

繪圖楊文廣征南 卷頭

第一回 盧花王定計增孝王還魂 第二回 盧花王保本狄青掛帥印
第三回 文廣關竹茶大戰老英坤 第四回 吳金定臨陣楊文廣被擒
第五回 岳松又遭綁 盧花王講情 第六回 金定又臨陣打敗副先行

卷之三

第一回 楊文廣回營吳劉一投宋 第二回 呼延慶求救楊文廣征南
第三回 狄青起出馬劉愷應臨敵 第四回 楊文廣征南卧鳳山被困

繪圖楊文廣征南目錄

卷之一

第一回 楊文廣征南吳金定下山 第二回 楊金花點將張排風討戰卷之四

第七回 周靈子討戰楊文廣臨敵

第三回 狄東美點將楊文廣打帥 第四回 張排風大戰潘芳將逃走

第一回 豆錦姑下山打救吳金定 第二回 吳金定回營大戰壽州城

第五回 狄貴妃上本仁宗爺准奏

第三回 楊文廣被擒豆錦姑連救 第四回 大破壽州城妖道請黃靈

卷之二

第五回 黃靈子下山大擺迷仙陣 第六回 紅靈子盜寶私出金光洞

繪圖楊文廣征南卷之一

第一回 楊文廣征南

吳金定下山

一個個 指望成名占鰲頭

有福的

西江月開來書房悶坐

談論歷代古今 為官為宦名成就

無福的

堯舜禹湯是聖人

周朝八百餘春 枉費功勞一世求

求利的

不講楚漢爭戰

不說隋唐梁晉 晝夜切思錢和鈔

做買做賣掛心頭

單表宋朝仁宗君

緊接上部奪印 東奔西走脚不住

不辭饑寒把利謀

這首西江月叙完後有古段相隨明公不嫌耳聽在下

掙的家業萬貫富

命運薄

慢慢的道來 言的是

一毫一絲不能收

看起來

人生世上似蜂蟬

名利二字莫妄求 功名富貴由天定

何苦的

求名的

也有文來也有武 勞勞碌碌分外搜

人常說

朝斯夕斯功不休

大受十年寒窗苦 自古豪富數石崇

後人談論赴東流

英雄士

跑馬射箭日夜謀 細細想

漢時文章今何在

你能我勝爭魁首

晋代衣冠成古坵 世界若無名合利 西江月罷言歸正傳話說仁宗皇帝在位天下荒荒
到把那 富貴功名一筆勾 不安賊寇四起狄青掛了帥印在教軍場比武楊金

古聖王 治世綱紀成虛話 花私自奪印犯了滅門之罪綁赴法場問斬多虧

就是那 古書史典不用究 蘆花王保本地穴內放出楊文廣領定合府男兵

如此尊卑無上下 英雄豪傑那出頭 女將大鬧汴梁城俱在上部書說的明白按下不

堯王立就花世界 至到如今幾千秋 提且說王勇潘芳被狄青所差領著聖上旨意

一朝天子朝一臣 興廢存亡無了休 又領精兵三千前去搜拿天波楊府正行之間你

上場先說開書段 再把宋朝說根由 看那旗幡招展劍戟橫空竟扑天波府來安心要

西江月 五代殘唐一盡 陳橋兵變國興 擒文廣活捉金花潘芳在前王勇在後忽然想起

大帝真君把基登 楊門歸了大宋 楊家富貴來了滿心歡喜一催馬趕上前去與潘芳

太祖太宗歸位 三帝真宗駕崩 同行 這王勇

傳至仁宗登金龍 天下荒荒不定 趕至近前開言道 都督在上你聽言

咱今一上天波府 活該你我時運佳的利害想當初達兵過關元帥郝炎通先鋒張盤

文廣他今年又小 金花是个女裙釵他二人英勇蓋世率領達兵百萬戰將千員困于

他倆未必敢展手 前去如同捉蝦蟆臨淄何困你我二人頭一陣

楊門本是無窮富 而且又是宰相家 鎗挑先鋒張盤將 二陣標打郝炎通

有些金銀綾羅緞 珠寶玉器由咱拿 怕的是 文廣金花兄妹倆

功效兩全得雙手 加官封職多榮華 一怒出馬了不成 別人英勇猶小可

潘芳聞聽把頭點 賢弟說些糊塗話 提起个 楊字我就先頭疼

文廣英雄過五霸 未必咱能勝過他 正是那 王勇潘芳說著話

滿腹驚慌心不定 跳躍歡喜代擒誇 藍旗跪倒報一聲

王勇大笑說潘大哥你好不濟咱憑聖上旨意又二將說話之間藍旗回報兵馬不可前進來至天

願精兵三千我看楊門如同網下之魚手到便擒有何波府門首王勇聽說速傳軍令與我把天波府

難哉潘芳說王弟你知自逞其能還不知楊文廣四下圍了王勇在前手指天波府一聲大喝楊門

的使從快報與楊門得知今有聖上旨意叫他出來俺楊家太甚何不跳下樓去敵他一陣先銜其銳氣
受綁進朝若是牙崩半个不服一怒馬踐天波府後報于少爺姑娘得知再作定計這排風將樓來
片瓦不留 怒一怒
閃開打一飛腳望下就跑王勇正然對敵忽聽窗

烽火焚了天波府

大小男女把命傾 响噫舉目望上一看 只見那

不管老幼刀下死

殺个孩牙不留情

樓窗兩扇一齊開

跳出一个女裙釵

正是王勇啣大話

敵樓上

骨拐頭兜似柳斗

紅白花兜頭上代

氣殺了頭張排風

青臉紅髮多醜陋

倒穿一雙男人鞋

上部書說的明白張排風掛了先鋒印來至大門以

好似天降妖魔鬼

東海夜叉出水來

外只見府門關閉才待回去取鑰匙門外人喊馬

王勇觀罷那女子手執鉄棍雙足落地大喝一

嘶轉身打一飛腳上在敵樓以上望下一看只見無

聲奸賊往那裡走看你張姑娘到了王勇聽說

數人馬將府圍住閃出一員將來出言無狀十分

前來仔細觀看了頭好不驚唬人也 那了頭

凶惡了頭觀罷詈一聲狗奸黨逞你的威風欺

渾身香油並醬醋

火燎皮肉成了疤

大喝一聲如雷吼 手提火棍好惡扎 連忙迎進前去殺在一處

必是鍾奎來顯聖 不就是 這個奉旨欽差將 那个天波惡梅香

朱八戒的老媽媽 天波府裡出好漢 這個鎗刺火光現 那个棍打無有光

怎叫了頭辱磨牙 王勇觀罷多醜陋 這個急急催坐馬 那个騰步走的忙

拈拈長鎗動殺法 府門以外動了手 二人戰有數十踉 惱怒了頭醜梅香

不知誰勝誰被殺 明公要知後來事 二人戰有數十回 張排風心內自思有心再合他

下回書裡再找吧 交戰幾個回合他在馬上急忙我在步下艱難倘

詩曰楊府來興兵跳出張排風 王勇去交戰不知誰輸贏 若失誤大事怎了不如我早早給他个利害我好

四句荒言提過書接上回且說王勇觀罷了頭形容上殺場打救太太了頭思罷兩手擎棍使了个烏

一聲吆喝好醜婦焉敢冲撞你老爺的馬頭快忙龍擺尾的故事照著王勇打去王勇忙架過了頭

受綁省的你老爺動手排風聽說心上火起不用一見將棍抽回又使了个烏鴉投林的故事向著王

分說舉棍照王勇頂梁穴上就是一棍那王勇架過勇的胸膛上就是一棍那王勇一時不能招架一棍頂

下馬來哎喲一聲吾命休矣 只只見

刀打落塵埃將虎口震破鮮血暴流潘芳著忙不敢

响了一聲著了重 跌下他那馬烏龍 交戰催馬就跑那三千甲兵見兵主敗走各人去旗拋

一陣昏迷面更色 鮮血不住流川平 鼓棄甲曳兵抱頭奔逃這排風混殺三軍不提那潘

才待邁步取首級 後陣潘芳催馬行 芳敗走多時方敢回頭看了一看那了頭十分兇惡

潘芳催馬來好快 再把了頭明一明 踴躍了頭似猛虎 殺的个个叫黃天

張排風將王勇一棍頂下馬來才要取他首級忽 只見尸骸堆滿地 血水流的成了灣

然抬頭觀見潘芳從後陣上耀武揚威吶喊搖旗 潘芳看到失機處 鐵石人聞也膽寒

他兩手拿著利刀縱馬前來高聲大叱好醜奴怎不 人說天波出好漢 話不虛傳是真言

論理豈不知你楊門千條大罪當該受綁進朝才是 文廣金花多勇猛 燒火了頭占人先

竟敢擅殺大臣排風聽說並不答話舉棍就打潘芳 押下潘芳且不表 再把排風說一番

用刀架住那棍在刀上只礮的光火亂爆歷來潘芳 潘芳敗去不提且說張排風混殺三千兵卒一會

也是一員虎將只是氣力不加這了頭一棍把潘芳那 收棍回府見了文廣金花說奴婢奉命做了先鋒

要去劫救太太走到大門正待回來討取鑰匙忽聽 吩咐家將快出府 及早追赶莫遲停

門外人喊馬嘶奴婢上了敵樓往下一看只見一起人 天波府 風魔班狼白額虎

馬將府圍了閃出兩員將來百分惡狀出口傷人奴婢 歡乍簾飛架上鶯 汴梁忽然干戈動

聽見氣他不過跳下樓去冲他一陣兩員將官打死 乾坤大變亂烘烘

一員敗走一員殘兵四散逃走欲待趕殺恐其悞了楊文廣率領家將出了府門一聲高叫張排風何在

大事因此回來見少爺小姑請罪文廣聽說心你領家將三百名跟我上西街將巷口把住不可走脫

中大喜說道你既殺退兵將應該封賞何罪之有 潘狄二人若違吾令割你頭上首級謹遵號令又叫

楊文廣 金花你到東街把巷口搭住不可走脫潘狄二人次

聞聽此言心歡喜 不由大笑兩三聲後進棚捉拿潘桂祭旗

這是昏君活倒運 狄青老兒該無能 先殺狄青把仇報 再與昏君把賬清

差來欽差軟弱將 可惜那些眾官兵 金花答應遵兇命 又命了

連個了頭打不過 還敢臨陣來冲鋒 了頭排風眾家丁

文廣吩咐一聲五百家將分為三路一个家弓上弦刀目下作鬼兵卒聽說跑至中軍帳前報于狄祥出鞘吵响了聲喊出離府門走下來了

得知狄祥聽的此言一聲分付放炮迎敵兩邊聞聽

文廣這才傳下令 家將聽說不敢停點着火炮只聽的咕咚一聲炮响紅旗一展騰出一員將

手舉令旗只一展 大家三路分了兵來楊文廣抬頭一看認的是狄祥这个冤家下面分解

金花小姐往西殺 文廣他也往西行 第二回 楊金花點將張排風討戰

兵將各處俱塞滿 盔甲照的一派明 西江月 玉兔金雞西墜 江湖綠水東流

火光飛起耀日月 馬跑好似龍飛騰 茫茫人換幾千秋 萬古江山依舊

汴涼那些軍合民 个个見了膽戰惊 壽夭窮通是命 榮華富貴前修

說那楊文廣正煞冲走忽見許多鎗刀劍戟 堪堪白了少年頭 生死誰知先後

密密挨排將那巷口攙住文廣勒馬提鎗一聲這首西江月叙完後有古段相隨明公尊坐細

大叱說挽巷口的兵聽真快報你家兵主得知急聽在下慢慢的道來 言的是

速退兵閉路我好探望太太倘遲悞就叫你們 盔上鳳翅接三才 甲掛龍鱗密密排

袍披鱗豸團花綉

大帶玲瓏馬腦胎

狄祥觀罷楊文廣

往日英雄少三分

寶劍出匣龍戲水

柄錘掛鞍一旁歪

未曾動手爭勝敗

心內驚慌戰兢兢

弓彎玉扣他全把

箭插狼牙壺中裁

強打精神把敵討

不能敵住鎗一根

背插竹節驚人膽

一匹馬跑在玉階

二人戰了三兩蹀

文廣時下要捉人

手使大刀擎虎腕

頭前大旗左右開

插下杵白鎗一桿

把个狄祥就活擒

鎮守殺場安邦將

有仇冤家撞陣來

文廣法場得了勝

目下救了老太君

文廣觀罷大叱一聲好狗才你竟敢攬我的去徑

詩曰楊門是梁棟拿人非尋常文廣出世掛印征南唐

快忙閃路饒你不死若牙崩不字叫你目下傾生狄聞言叙過書接上回方才說的是狄祥看見楊文廣

祥聽的聲音响亮舉目一觀就認的是楊文廣心中暗想我若與他對敵明知不是他對手欲要逃

只見你

走又恐兵卒恥笑正在兩難之間楊文廣那馬到近

馬歡人勇甚超羣

威風凜凜唬殺人前狄祥一見強打著精神問了一聲來將何名快忙

氣吐紅霞三千丈

好似天王跨麒麟通報文廣說你少爺有名家住無宣府天波府

楊門五代元孫文廣便是正來劫救太太你是何人 少爺定然劫法場 一羣鼠兔狗賤輩
焉敢阻我的去路狄祥說你就是楊文廣麼你這 同在朝中害忠良 今日咱倆仇見仇
膽也不小你不知你楊門罪犯千條力不能救還敢來 那個豈肯用商量 縱有百般巧言語
陣前耀武揚威我不通名你可那裡知道我的利 少爺鋼膽鐵心腸 合你結下仇合恨
害吾乃天子詔討大元帥狄老爺四子狄祥是也 比比手段誰弱強 俺既入了虎穴地
今奉旨意鎮守殺場你若知時務及早下馬受 拿你狗頭祭祭鎗 文廣說罷前後話
綁進朝見駕文武自有情理還得全其性命不虧 狄祥唬的似篩糠

你楊門的名你若是執迷務要作反你且看朝廷且說文廣言罷兩手搥槍分心就刺狄祥著忙用槍
法力奴天若擒進朝去悔之晚矣文廣聽說大笑來架誰想文廣這一杆槍好似穿山大蟒避世蛟龍一
一聲說你這賊子能言巧語誰呀受你的哄哩般那刀蓋在槍下只崩的渾身皆麻狄祥不由的一

楊文廣

叫聲狗子雙瞎眼陣心酸起來了

今日不必弄賊腔

你若不說實情話

狄祥滿眼流著淚

哎喲哎喲兩三聲

人說楊門兵將勇 先前我也總不聽馬啞啞趕下去了

今日這才遇著他 方才知他是英雄 文廣伸出拿人手 揪住狄祥勒甲條

手使一根銀戰杆 好似東海出水龍 兩背一齊用上力 提過他那馬鞍韉

大刀全然架不住 我命必定眼下傾 咕咚摔在流平地 揚面朝天跌一交

昨日疆場魚漏網 今日難脫鳥入籠 兩邊即忙上繩鎖 抬到上邊馬後梢

馬快鎗急人又勇 俺想逃走不能行 豪傑活捉狄祥將 三軍拋鎗放下刀

正是狄祥危難處 豪傑提回馬白龍 文廣馬上活捉了狄祥那些兵卒个个下馬跪倒口

說的是文廣見一鎗沒挑了狄祥不由的心頭火起大稱少爺暫且饒命小的有話告稟俺這些兵卒當

喊一聲照著狄祥又刺一槍那狄祥唬的軟筋速馬日都是老老爺帳下所管自從老老爺去世久存變

往帝頂了一膝捨死忘生而跑文廣大罵狗子我看亂之心想念楊門無人今日見少爺如同撥雲見

你也不是我的敵手待要把你一鎗刺死恐怕玷污日情願跟隨少爺前去走走文廣聞聽大喜說

我的花鎗待我捉个活的祭祭鎗罷把馬一催那你等既念前情也是一片忠義之心既是如此說

來收拾器械換了旗號同我本府家將把住巷口 向前喊喝問聲高 你是那的一女將
等令旗一展大家一齊動手衆人答應謹遵少爺命 竟敢疆場逞英豪

令文廣分付已畢率領家將竟扑殺場而來還稍狄虎觀罷一聲便問來將是誰擅臨法場金花大怒
代狄祥不提再說楊金花冲殺西街正殺中間有一好狗子昨日你在演武廳被你姑娘將你父子雙雙
枝人馬攬住去經小姐閃鳳目一看只見兩杆紅旗打下馬難道今日你就不認的我了我乃楊金花
分為左右旗下閃出一員將來小姐觀罷冷笑一是也今日要來捉你祭刀你還敢前來問我狄虎
聲你這個狗子昨日江場饒你不死今日又焉敢阻我聽說金花二字那頂梁穴上頭髮一乍真魂七魄俱
的去經狄虎正自把守巷口猛然抬頭看見那街然去了

頭有許多的馬其中閃出一員女將來了

狄虎聽的說一聲

唬的渾身冷似水

只見他

貌壓西施體態嬌

金花女子甚凶惡

焉敢疆場合他征

十指尖尖拿鳳刀

人間那討風魔女

及早我快逃命罷

撥回坐馬往後行

想必王母赴蟠桃

狄虎觀罷金花女

小姐一見冲冲怒

罵了一聲好好種

壓下綉絨刀一口 頂頂坐下馬能行跟隨前去劫救太太小姐聞言大喜你們既然如此
赶上狄虎抓住帶 兩手豈肯善放鬆先我將家把守巷口不許走脫狄虎一人待我前去會
擒過那匹胭脂馬 咕咚摔在地流平同兄長救出太太一齊興兵小姐分付已畢遂即代
家將上前齊動手 兩背一齊上了繩願家將捎著狄虎抬著眾家奶奶的披掛竟扑殺場
小姐活擒狄虎將 唬壞合營眾兵丁而來這且不表且說監斬官潘桂蘆棚正坐忽見鎮
說到此處住下罷 歇歇喘喘眾我零守兵卒一眾抱頭鼠竄面目失色各自脫衣丟刀四
第三回 狄東美點將楊文廣打帥 散奔逃就知楊門作反來了

詩曰好个木桂英掙斷鎖合繩 汴梁要作反太君不從
潘桂一見著了忙 舉目抬頭四下張
聞言叙過書接上回且說楊金花走馬活擒了狄虎那些 个个丟旗拋了鼓 遍地俱是刀合鎗
兵丁一見捉了主將慌忙上前跪倒口稱姑娘忒動怒 有些人馬似蜂擁 殺氣騰騰遮太陽
俺眾人一見楊門被冤就有變亂之心爭奈楊門 來了紅白兩員將 看那光景大不祥
無人照管所以不敢作亂今有小姑前來我等情願 想必他是楊門客 領兵前來接法場

狄祥狄虎兄弟倆

敗陣必定一命亡在馬前就相似小羊羔吃乳一般跪在地下全不起來

今日我若不逃走

必定目下有災殃金花又聞言詈了一聲奸黨你與狄青同謀誰人不知

汴梁家家閉門戶

可待叫我那裡藏回頭叫了一聲家將把這奸黨與我綁了回狄虎餐

若是逃跑死的快

不如歸順去投降刀家將遵命說話之間楊文廣從左邊轉來叫聲

慌忙出棚忙跪倒

拉住小姐馬絲繮賢妹愚兄正然要捉這个奸賊不料賢妹已擒將

只見張口饒舌的

唬的打戰面焦黃他三人剝去衣服綁在棚前咱先去見了太太然

叩頭在地如搖蒜

口口聲聲叫姑娘後祭旗興兵小姐說正合吾意他兄妹二人竟扑椿

不是小臣敢得罪

國老狄青心不良極而來且說木桂英在椿樞上只見三軍去旗拋鼓

高抬貴手饒了罷

休要合俺論短長塵土飛空就知救兵到了

小姐見此抵咀笑

巧丹青 桂英舉目觀兵丁 四壁起來一窩蜂

畫不出這奸形藏

殺氣騰騰冲霄漢 塵土飛到在半空

且說潘桂哀告多時小姐一見滿面笑不提那潘桂

遠遠來了二員將

認的是

金花文廣二姣生

叫聲太太有了救罷領着兩個孩子到了太太面前一齊跪倒口尊太太

扭扭膀背鎖繩崩

打个飛脚跳兩跳小孫救遲乞恕不孝之罪太太聞言一閃殘目看見

太祖長拳拉四平

綁的法場命難保文廣說我的兒誰吩咐你來法場作反我只說滿門

有人救我去爭榮

正是桂英心歡喜遭害叫你兄妹二人回上河東隱姓埋名省的絕了楊

文廣金花催走龍

門根代你今違令前來損軍折兵分明是叛國

話說木桂英見了文廣金花齊至心中大喜遂將之徒了

繩鎖掙斷站在法場文廣金花一見滾鞍下馬跪在面

你今救了全家命 違旨叛國天不容

前口尊母親為兒救遲望乞恕罪桂英用手攬起

狼心野性難拘管 散放欺君任胡行

說我的兒來的正好我且問你殺場俱有兵將你二人

難會朝中眾臣宰 死後何面見祖宗

如何到此文廣說狄虎狄祥潘桂俱被捉拿綁在桂英聽罷臥將起來叫聲文廣金花你看太太赤

棚外桂英說冤家你到也英勇只怕太太忠貞未 膽忠心性氣剛強咱縱然劫了法場他不肯善饒你

必肯依待咱先見太太聽其示令然後行事桂英言 我的兒你各人乘馬提刀法場兩頭站立待我自己看

守法場我看誰來動手如今天將午時若是下來旨話說二家老爺速走一回馬到南清府門棄鐙離鞍
意全家赦免是咱一家造化太太也得其歡心若是却叫聲校尉你替俺啟奏千歲就說是苗包二人前
救無有就是昏君自取之禍了那時再却不遲尼妹二來探望千歲病體還有大事啟奏校尉不敢怠慢
人領兵而去桂英伸手將自己包裹打開披掛停當隨到內宮門首傳于侍女侍女啟上千歲千歲聽說
提刀上馬就如天神之壯鎮守法場 即傳御旨選進二人隨旨來在宮內御榻之前雙

不言桂英守法場

再說苗包宰相臣膝跪下口尊千歲臣早造朝叩望千歲來遲望

法場之內辭別後

心忙意急似火焚乞恕罪千歲說遠勞二位皇兄前來問安何罪之有

苗爺說

楊門女眷皆不善一聲分付宮女看坐二家老爺說小民不敢領坐這

包爺說

枉費太太一片心一來探望千歲的安二來叩辭千歲好歸故去千歲

苗爺說

將來勢迫要作反聞言失一大驚說二位皇兄何為以小民稱之又要願歸

包爺說

自取之禍莫怨人故土願皇兄明以教我

二人談論來的快

來至南清王府門 包爺聞聽心慘切 苗爺一見淚交流

叫聲聖主仁千歲 仔細聽臣訴根由騎馬快走俺二人跟隨先到法場安置一番然後進朝

我主萬歲忘情意 狄青老兒記前仇尚不為遲千歲聽說速離龍床穿衣整容分付看馬

楊府太君滿門春 拿來問罪斬割頭伺候兩個校尉將馬扣備停當千歲同兩家老爺一齊

潘桂領旨作監斬 狄虎就把法場守上馬出了南清宮門首領著一羣青衣正然待走只

蒙正諫主身問斬 老臣保本把官休見滿街上兵民亂跑不顧四避將街攔住千歲一見

五世江山目下喪 山川草木盡怨悲失一大驚

千歲不把社稷救 汴梁城中血水流 看見人民紛紛散 滿街以上鬧聲喧

苗爺將楊門被害萬歲不肯赦免楊門女眷有 眾人唬的膽裂碎 佳人抱女又携男

變亂的情由說了一遍千歲聞言只唬的面如土色叫 母子我尋聲切切 夫妻不見淚漣漣

聲皇尤唬死小王了若昏君聽信讒言殺害忠良逼 秀女蓬頭赤足走 男女不顧齊並肩

反楊門江山就喪在眼前如今天將午時只恐小王趕 千歲見此心害怕 不由勒馬停住鞭

救不上如之奈何苗爺說千歲當速出宮不必乘輦 盧花王正走之間看見眾百姓个个逃走父子不顧

將街撓住千歲著忙收住逍遙馬說吾乃南清宮太駕 一人無福萬人殃 少男美女身被搶

到此爾等意欲何為百姓聞言个个下跪口稱千歲 金銀財帛一掃光 無奈逃走暫躲避

有所不知俺這些百姓都是汴梁居民今因皇上 得藏頭處把頭藏 百姓訴罷遭反事

聽信讒言要斬楊府滿門家眷文武諫言不聽蒙千歲聞言渾身汗流勒馬回頭說二位皇兄若這等

正呂老爺問斬苗包二家老爺草職休官潘芳王看將起來江山已是傾了九分九了小王焉敢前去苗

勇請旨願兵勦殺天波府被楊文廣兄妹出府爺說千歲不必作難楊門不過是逼反非是他

率領家將打死王勇敗走潘芳折兵六千到了法的本意千歲可先到殺場勸他兄妹不要動手然

場活捉狄虎立擒了潘桂馬蹙了汴梁達人便殺好後進朝保本立求赦免聖上若再不從可差狄青

不利害的緊咧千歲爺呀 出馬千歲只管前去有老臣保駕千歲說二位皇兄

不久的 樓臺瓦舍成灰炭既然敢保駕當速前去不可遲留一聲喝退百姓

汴梁城中作殺場 老幼必遭馬蹄踐 催馬而來

少壯難免刀下亡 皇帝有道萬民樂 頭前走的賢千歲 跟的登雲步月卿

杯水潑死萬里火 一身挽住八面風 招乎金花說賢妹今有南清宮千歲至此我想苗包
 片言解散心頭恨 兩脇捕翅馬騰空 二位老翁是咱楊門的恩人况太太又不叫咱強劫咱
 三人加鞭來的快 殺場不遠咫尺中又不肯受死正煞事出兩難咱今趁此前去聽其指令
 法場來了賢千歲 那一時 倘他進朝求救赦免前愆豈不美哉金花答應謹
 罷了狄青老奸佞 遵兇命二人鬆開坐騎並馬出營提他不著再說千歲

話說兩家老翁一同千歲往法場而來看了一簇合二家老翁在街頭等候忽然抬頭一看只見人馬
 人馬攔住去徑千歲心中吃驚苗老爺喊聲說道閃開正中閃出紅白兩員將來有讚為証 但只見
 天波府的兵卒聽真著借口傳于楊門兵主知道 走金腦冲天殺氣 素銀盃耀日耀光
 就說南清宮駕臨苗包二家老臣到此速請講話 唐貌鎧征雲密布 連環甲一片寶光
 兵卒聽說不敢怠慢跑進中軍跪下稟上兵主得 大紅袍花綉千條 素羅衣罩體服裳
 知街頭有南清宮駕臨還有苗包二家老翁到此 橫珽玉柳腰細紀 黃金帶玲瓏砌糕
 等候文廣金花聽說是千歲到此心中大喜伸手 打稍弓珠觀金鑲 如月弓素照花囊

紫金標剜心摘膽

連珠箭一塊青剛

四句閒言提過書接上回且說千歲觀罷唬的面目更色展眼之間

雙黃劍蟄龍出水

粧金鏑火焰赤黃

他兄妹馬已到了進前服望千歲把頭連點了幾點叫聲千歲

打將鞭斷筋折骨

龍虎錘敵將難防

你乃當今親王俺乃臣子本當下馬叩頭臣乃有事在身千歲

渾紅馬穿山跳澗

白龍馬跨海過江

你本是

帝王之家行殺害

綉絨刀神驚鬼懼

白銀鎗定國安邦

那管勳臣萬件功

斬滅家眷你不管

俊多姣天下少有

俏魁元蓋世無雙

殺俺滿門不留情

叫人近忠不近孝

真正是

金童玉女臨凡世

宜自盡孝不盡忠

君臣名分丟開手

美貌男女降戰場

千歲觀罷兩員將

你既無情俺無情

鎗刀林中對了罷

唬死南清蘆花王

說到這裡歇息罷

君則敬來臣則忠

賢千歲

下回書裡再說詳

往日恩德今日感

再要相逢萬不能

第四回 張排風大戰潘芳將逃走

文廣言罷一節話

唬煞南清宮內龍

詩曰楊門英勇將精忠定華夷運衰時不正反被奸臣逼千歲聽說唬的魂不附體並不言回答包爺一聲高

叫楊將軍暫且息怒聽我一言奉告你今日違旨越禮請了 千歲爺

不過勢力逼反損兵擒將原非出于本心今千歲到此一 心忙意急恨馬慢 龍腹之內自己商

則為的社稷二則為你楊門被眷被冤將軍忍耐料 賢王金殿來求赦 再表失機名潘芳

等片時此時又沒有殺斬潘秋之將正好解救收功等話說張排風把潘芳殺跑來到午門以外欲待見

千歲朝見聖上叩駕討赦管叫你官復舊職饒恕駕心中自思又沒見文廣金花之面難以回話正在

前愆若再不赦再不反不違將軍意下如何文廣說當猶疑之間忽有兵卒報到說楊文廣兄妹二人

今無道信聽奸佞不念忠臣務要盡斬他既無情俺出了天波府活捉狄虎狄祥收了他三千兵卒聲

豈有義這一來原是與昏君算賬若是千歲乃仁德聲要反潘芳聞言借著這事不用宣詔竟至金

之王既替俺啟奏也是千歲一片好心既是老先生鑒望駕叩頭

吩咐晚生敢不從命那楊文廣慨然作了一個人情千 潘芳金殿忙跪倒 奏明萬歲且聽聞

歲方才放下心懷叫聲將軍既看小王面上待小王速 疆場打死王勇將 然後敗走俺小臣

進朝去求救苗包二位皇兄多多奉托在此奉陪 三軍兵卒殺個盡 不久馬蹠汴梁城

秋門兄弟兩員將 雙雙一齊歸了陰 仁宗天子開言道 皇親你也太欺心
劫了法場要作反 楊門將勇似凶神 楊門今日作了反 擒將傷兵又損軍
萬歲若不發兵將 殺進我主午朝門 江山堪堪目下盡 你怎還推不知聞
皇上聞言打統戰 喜壞合朝武共文 領兵帥印爭著掛 有禍還要累寡人
話說潘芳秦罷合朝文武个个心歡惟有仁宗心中害 秋青聞聽皇爺話 唬的好似吊了魂
怕一聲高叫兩邊愛卿那个為朕代勞敵撓楊家一 又是心疼第四子 又怕叫他征楊門
陣連問數聲並無一人答應仁宗著忙說秋皇親何 渾身打戰汗自出 伏伏在地不動身
在秋青上殿跪倒口稱萬歲為臣見駕仁宗說秋皇親 叫兩邊 誰人敢敵楊門將
如今楊門作反損兵折將劫了法場堪堪殺進午門 情願摘印出朝門
朝中無人敢去迎敵如之奈何秋青故意問曰楊門列位看官秋青掛著帥印豈有不知之理只因在教軍
何人作反仁宗聞言心中不悅說秋皇親為何故 場中父子五人還勝金花不過又知文廣有萬夫不撓之
推不知

勇所以故推不知他見仁宗命他出陣只得奏道萬歲

臣已老邁不能敵攬楊門合朝王侯又多楊門親眷他中本來無一能將惟有孟虎他還充得一飽仁宗叫道
不順助楊門也就罷了焉肯聽臣調用仁宗一聞此言一聲孟將軍今有大禍臨朝何不出征與國家分憂孟
不由的心中驚慌起來了 這纔是 爺在左班中聽的明白心中暗暗的說道好一个奸賊俺與

仁宗聽了狄青話 不由著忙吃一驚楊門四世有親你豈不知有我的上差俺去與楊門迎敵
好似高杆撒了手 又如拋錨斷了繩 這却如何是好低頭一計說有了不免拉上奸賊與我
渾身出汗篩糠戰 罵聲奸賊老無能 回去面走疆場先殺奸賊次後再助楊門一膀之力主意

你曾說 誅斬楊門除禍亂 一定遂出班跪倒口稱萬歲不是為臣不出征去真乃不
禍亂臨門你不聞 既知楊門無對手 是楊門的對手
為何招災惹禍根 既無定國安邦力 孟爺跪趴開言道 聖主萬歲在上聽

不該興起毒害心 仁宗爺 天府楊門眾寡婦 普天之下最有名
瞞怨狄青不中用 老賊唬的走真魂 丈廣金花兄妹倆 他與別人大不同
話說狄青見皇上怨恨于他老大的著忙口稱萬歲朝 汴梁城內無敵手 微臣有何大本願

若是不差狄元帥 何人前去敢出征 正是狄青為難處 黃門官來報一聲
情願舍命陪他去 不是狄青去不成 話說狄青正在為難之時 黃門官奏道 南清宮千歲駕
仁宗聞聽把頭點 奸賊聞聽戰兢兢 臨仁宗說宣進朝來 黃門官傳出旨意去 千歲上殿參拜
且說仁宗皇帝聞聽把頭點了幾點 狄青聽說唬的已畢 龍墩上落坐 仁宗說皇兄 今日臨朝有何事故 千
渾身亂戰 仁宗說狄皇親孟將軍說的他也是 一八一歲聞聽拿了余太君 滿門問罪 合朝文武諫言不從
騎如何能敵 挽楊門須得皇親相陪 方可無慮 狄青所以馳馬而來 我想楊門南征北戰 與我家苦掙江
聞言心中害怕 說萬歲爺呀 山立血功三千有餘 一个个為國身亡 雖然有些小過 亦

狄青跪趴開言 叫 萬歲爺呀 在上聽該赦免 為何聽信奸臣之言 不但不赦 反將諫言
合朝這些文共武 那個不是受皇封 臣拿問這如今文廣金花 兄妹二人造反 誰人敢去
別人為何皆不去 偏叫老臣去出征 阻撓先君造業一場 不料想斷送你這昏君之手了
昨日斬臣兩個子 今日又擒二姣生 賢王說著怒冲冠 咬牙切齒語聲喧
為臣年老人一个 苦苦要逼我性命 俗眼不識忠合佞 心昏不能辨奸賢

手濁傷盡忠臣義 耳濁偏聽讒臣言 狄皇親 武舉未必比他能

逼反楊門誰解救 敗國亡家在目前 一國元帥不出馬 那有能將去出征

千歲這一些話說的仁宗面紅過耳說皇兄有所不知奈 千歲言罷一些話 狄聲垂手不出聲

太君隱藏好漢斬將奪印意欲反國伴件是實如千歲說昏君狄皇親不敢出馬朝中別無能將快

何可不問罪千歲說他隱藏楊文廣原為一家之望恐忙放赦還有幾分可保若再挨遲社稷就傾在眼前

怕奸賊絕他楊門之後就是金花小姐女扮男裝去了仁宗說依皇兄怎樣教法千歲聽說了一個救字滿心

奪帥印太君實係不知你說他意欲叛國他那滿門歡喜說萬歲爺呀

家眷何故受綁受辱他既服綁可知他是忠良了你 你救他 欺君犯上無罪過

還要趕盡誅絕如今將文廣兄妹逼反這合朝文 救他抗君不責究 赦他損兵又折將

武那個是他的對手狄皇親你可前去阻撓麼 萬分過處一筆勾 苗包二位復爵位

想你這 狠難敵插翅虎 蒙正加級五鳳樓 千歲言罷赦中意

千丈大蟒不成龍 楊門輩輩扶國手 仁宗依奏連點頭

十歲言罷仁宗有意不從又無撓將前去迎敵且恐傷了老爺一同放起跪在地下三呼萬歲這十歲展開聖旨
十歲的臉面無人解救此禍只得曲從從十歲之言遂即刷高聲朗讀

赦旨遞于十歲十歲接旨叩頭大駕出了朝門乘馬加 奉天承運皇帝詔曰先帝立基楊門進朝累建奇

鞭往法場而去這且不提單說秋青見聖上赦了楊門心 功實屬朝中之勲臣余太君懸絕尸片于府門藏良

中又惱又恨又羞又怕好不難為人也 他喜的 材于穴內斬將奪印實有累國之罪滅門之愆朕

法場不殺姣生子 惱的未敢氣不平 念老令公為國身死羣子盡忠陣亡功高如山

畫虎不成反類犬 怕的是 難以言盡赦免過愆仍賜太君龍杖玉印封文廣為

楊門掛印命必坑 為義子殿下增孝王追習父職呂蒙正與苗包二位

且說秋青無奈歸班暫且不提話說十歲頂著聖旨泉 官復舊職須至詔者欽哉謝恩

在街頭見苗包二相同文廣金花並馬而立十歲說一家皇千歲請罷旨意呂蒙正苗包二位老爺以同楊門家

兄同公子小姐速到法場將良眷放起前來接旨四人眷一齊謝了聖恩又來叩謝千歲

聽說喜從天降慌忙到了法場將太君合太太們呂 眾人一齊謝千歲 太君一見心喜歡

開口尊聲賢千歲 待咱恩德重如山 詩曰 無事論宋朝楊門是英豪 出來楊文廣 江保的軍

上殿保本將俺救 一救老幼得命還 俚言叙過書歸正傳上部說的是潘桂狄虎狄祥正在盧

無可相報高厚意 願千歲 棚受綁三箇人也顧不得羞恥忙說道千歲爺呀快救命

福壽雙全身體安 這千歲 罷千歲說這是你自取之禍不怨別人若非小王前來馬

不受禮拜望下轉 用手相攙頂禮還能全其性命眾校尉快將他們放將下來校尉聞言

太君叩謝千歲又去叩謝三家老爺彼此拜罷太君遂即挑開繩鎖將三人放起三人一齊謝恩這且不表

領眾女眷前至龍棚更衣這且不提話說千歲抬頭一話說千歲方將三人放開忽聽的金鈴响曉抬頭一看原是

看見潘桂狄虎狄祥俱各綁在棚前千歲同二家老爺邊關的報馬從法場以旁而過千歲忙打發楊門滿春

故意問曰那邊綁的不是潘兵部與狄公子麼三人回府去了自己同三位老爺回朝交旨也且莫講却說

一見千歲也顧不得羞恥說千歲快救命罷說到此邊關報子到了午門報與黃門官黃門官就將毫王

處住下下回分解 作反之事奏與仁宗仁宗聞報心中正自驚疑忽有盧

第五回 狄貴妃上本仁宗爺准奏 花王與學士呂蒙正苗包二相前來謝恩交旨仁宗傳旨

俱各賜坐坐定遂把豪王作反之事說了一遍蘆花本府去了這且不提且說仁宗皇帝回了後宮有狄妃前
王說萬歲龍心萬安

蘆花王

未曾開口帶笑顏宗就把朝政說了一遍狄妃聞言就哭起來了

萬歲龍心且耐安

目下有了楊文廣

狄妃聞聽流痛淚

不住一陣放悲聲

那怕毫王來犯邊

就差文廣掛帥印

眼望仁宗稱我主

小妃有言且聽明

殺他个

片甲不歸亦不難

一行哭著一行講

萬歲在上聽真情

蘆花王

聲聲說是楊門好

兄長被殺不償命

還怕父親活不成

苗包二相滿心歡

君臣議論多一會

身伴聖駕無體面

小妃怎不悲怨聲

日落崑崙黑了天

仁宗聽罷狄妃話

開口便叫愛梓童

話說君臣四人正然議論天色已晚仁宗說既如此仁宗說梓童你說大國第一國舅被殺無人償命這
明日早朝定奪仁宗言罷離了龍位回宮而去苗包是一定之事無可挽回你說國老性命難保却是何故
三家老爺同呂老爺跟隨蘆花王離了大殿各回狄妃說萬歲呀說我父有性命之憂狄虎狄祥未必亦就能活

狄妃流痛淚 又把萬歲尊 楊門與狄姓 冤仇結的深 父親亦是武將

既然是 文廣掛了元帥印 狄妃巧言萬歲尊 小妃有言奏聖明

我父兄 也得隨營把陣臨 文王初次立基業 請了八十姜太公

若有小過犯了罪 必念舊仇害大臣 年邁怎掄鎗合劍 治的周朝八百冬

小妃一件掛心事 看起來 春秋時 燕丹公主有一子

枉在宮中陪聖君 狄妃哭著把話講 名叫孫賓號百令 自幼習文不習武

仁宗開言說原因 他與那 東齊王子定太平

狄妃言罷仁宗說 依你說楊文廣掛不得帥印了 狄 三國有個諸葛亮 不用掄鎗去出征

妃說若叫文廣掛印 我那父兄死無葬身之地了 仁 咱朝楊門掛帥印 南征北戰不安寧

宗說既然如此 你也不必啼哭 還叫國老掛印就是了 我父可以掛的印 為什麼

但恐怕不能取毫王之勝 狄妃說聖主豈不聞幾輩古 不叫楊門作先行 狄妃巧言說一遍

人俱是文官掛印 武將聽差不能勝的 敵人何況我那 哄信天子昏朝廷

仁宗說既然如此就叫國老掛印楊文廣去掛先行狄妃不寫完叫宮人張掛午門列位你說榜上是什麼言語聞言連忙謝君起的身來坐在仁宗懷內千嬌百媚連上寫着奉天承運皇帝詔曰狄國老征西有功堪作元个情形叫人難以傳言仁宗又是好色之君被狄妃帥之職今日毫王作亂朕封國老為總督招討大元帥引的慾火大動二人遂即寢龍床之上就行起那雲雨義子殿下楊文廣為前部先行保國侯岳松為副之事來了

怨不的

世人俱聽枕邊言宮人把皇榜掛在午門以外各府聽事的家將一見回

自古至今是一般

君妃二人睡了覺府報信這且說天波府的家將回到府中到了銀安殿

這段美情實難言

你思我愛睡一夜上把那狄青掛大元帥印文廣作先行的話說與文

銅壺漏滴四更天

廣文廣聞報不由一陣好惱用手就望金殿一指罵

話說仁宗與狄妃睡到四更時刻狄妃說萬歲就刻了一聲昏君方才說了一个昏字上只聽的吐通一聲早刷聖旨叫我父掛了帥印點齊人馬好向南征仁我倒塵埃地上氣絕而死

宗聞言速整龍衣命宮人看過文方四寶將征南榜

楊文廣

要誓昏君未出口

氣堵咽喉倒在塵 家將連忙叫不應 家將聽說不急慢 拉馬拿刀鬧喧喧

速報內邊奈太君 桂英即忙往前跑 王重陽 分付侍女看披掛

郡主一行叫孫孫 太太齊至銀安殿 云秀英 手提大刀縐眉頭

守著文廣哭連聲 重陽氣的雙眉縐 老太君 守著文廣只管哭

元英就把婆母尊 文廣氣死銀安殿 木桂英 哭聲蛟兇代心肝

何不金殿我昏君 家將拉馬牽門外 太君開言把令傳

說的是眾家奶奶痛哭不止云秀英說婆母昏君既然話說太君合柴郡主木桂英哭的目瞪口呆迷不管別的無情咱就無義今將文廣氣死不如咱就反了罷秀英事情此時氣壞了一個使女名叫張排風說老太太合說了一個反字那義子楊龍說八奶奶言之有理 少奶奶們不用只管哭了少爺已竟氣死大少爺說

義子楊龍 聽說要反 叫聲家將 不必瞪眼反了咱就反了罷

速速備馬 快拿劍杆 給你千歲 執報仇冤 說起張排風 他就算是歪一見文廣死 哭壞眾奶奶

開刀殺人 莫論長短 他就上了火 叫聲眾太太

依我說

先我昏君與奸佞文廣是個什麼主意來至天波府門首見眾家將一個

再殺祥虎二禍害

把他滿門殺個淨個頂盔貫甲也有牽馬的也有抬刀的忙成一片眾家少

去找昏君說明白

他有將軍眾武士奔跳下馬來岳松便問楊府家將說你們這個光景是

鐵棍一舉誰敢來

一怒殺了昏皇帝代作什麼哩家將說眾位少爺還不知道麼如今廟

他有何能去安排

排風聲聲要作反聖旨還是秋青掛印我家千歲作了先行千歲聞聽

忽聽戰馬鬧咳嗽

來的是 此言氣死在銀安殿上大少爺要反專等太太號令

岳松委華人兩個

周奎焦仁氣滿懷如今太太們與太君守少爺只哭還未分付下來哩眾

陳茂孟強兄弟倆

相隨著 眾豪傑聞了此言齊聲說道好好好這主意不差

木青本黃二英雄

為什麼 眾人聽說好好好 大家同心合他敵

眾家公子一齊到

秋青掛印氣不衰 怕什奸佞狄國老 一齊闖到他家里

且說眾臻英只因秋青掛了帥印文廣掛了先行眾

合家給他開了刀

眾人聽說也使的

家臻英隨聽差這些人皆有不服之意都來打聽楊

殺他一個淨打淨

全殿再把昏君提

西宮抓出狄家女 把去衣服剝了皮 一齊哭在銀安殿 又把太君口內稱

昏君合咱降降咀 給他一個脖子 齊眾英雄痛哭不止 岳松把淚止住說眾位太太到底有个

若是再弄皇帝款 俺叫他 什麼主意哭回子活了他麼眾太太哭的昏昏沉沉那

一同狄犯去歸西 眾人同音要作反 里還聽他呢楊龍跑將過來說太太奶奶不必哭了眾

岳松不言把頭低 家兄弟俱給我兄弟報仇如今將我兄弟粧殮收起

說的是眾臻英齊聲要反岳松把頭搖了幾搖說眾來咱就反了罷太君還未說話有家將來報包相爺
家兄弟暫且莫要如此先進去看看增孝王的吉凶再蘆花王來至府門柴郡主說我孫已氣死在此蘆花王
聽太君的命令岳松言罷進了天波府到了銀安殿上來與不來誰還迎接不成孟強焦仁見柴郡主無甚君
一齊看了看文廣果然身死眾太太齊哭臻英見臣之意若有作反之心說岳大哥蘆花王今日前來他
了這個光景也就放聲哭起來了 也姓趙不如先殺了他罷各執鞭往外去了

眾人一見文廣死 止不住的大放聲 說起孟強合焦仁 二人一陣怒冲天
几个連把賢弟叫 几个含淚叫長兄 一个手提月牙斧 一个拿住虎尾鞭

怒氣不息往外闖 再說王爺下彫鞍 君臣進了天波府 闖出孟焦兩個人
反身下了能行馬 府門以外留神觀 這個手提宣花斧 那個執著鞭一根
看見天波眾家將 拉馬提刀立兩邊 眼看千歲要廢命 下回書中說原因
包爺開口叫家將 急速進府把話傳

話說包爺聽說秋青掛了帥印楊文廣作了先行遂到了南清對蘆花王爺說了一遍君臣二人來到天波府議論此事到了天波府門首家將一見早去通報包老爺分付家將去報家將說相爺相令我家少爺氣死在銀安殿上太君合太太們痛哭不止王爺駕到早去報了包爺說千歲增孝王氣死太君未必能以接駕咱君臣就進去罷王爺聞言同包老爺就進府去了
蘆花王爺進府門 急急忙忙往裡奔

繪圖楊文廣征南 卷二

一个手提宣花斧 一个手執鞭一根
照定王爺頭上剝 眼看花在包爺身
君臣眼下難保命 岳松急急把話云

話說岳萬年闖將上去用鞭把孟強的斧子架住說好
魯夫千歲乃仁義之主天波府若非千歲盡作刀頭之

鬼了既然包爺同千歲前來何必這樣無禮孟強說

暫且饒他一時看他見了太君如何安排盧花王唬的渾

身打戰說包先王保駕要緊包爺說為臣還不能保

繪圖楊文廣征南卷之二

第一回 盧花王定計增孝王還魂

詩曰粗魯是孟強 焦壯也不讓 不是岳松到罷了 盧花王駕只得太君保駕就是了 無有事了一行說著來至

四句閒言叙過書接上本說的是盧花王爺同包老爺往銀安殿只見楊文廣躺在地下眾女眷痛哭不止

門裡正走只見門裡闖出二個人來

君臣才進天波府 闖出焦孟兩個人 楊千歲還未曾死眾女眷聞聽此言止住淚痕說包

王爺一見放聲大哭包爺上前一看說千歲不必哭了

先生增孝王怎麼未死包爺說他滿面通紅怎麼
就死了呢
楊文廣
二目一閃叫昏君
只顧貪色失了正
一口濁痰吐在塵

包爺觀看楊千歲
滿面之上還通紅
怕的是
萬里山河屬別人

明明白白是中痰
眾人何必動哭聲
奸賊狄青挂帥印
就不該

真是人慌無有智
因此老幼痛傷情
我作先行把他尊
無事尋非拿問我

把他扶起捶捶背
自然不死就復生
公報私仇問罪深
明明要把我來害

包爺說出中痰話
提醒靈山木桂英
為君不正出亂臣

急忙扶起姣生子
拍了前心捶後胸
包爺說楊千歲不必煩惱南清宮千歲到了

文廣咽喉一陣响
待不多時哼一聲
楊文廣
聞聽此言睜虎目

話說楊文廣被木桂英前心拍了幾下後心捶了幾捶
看見王爺面前存
慌慌忙忙跑將起

那咽喉之中連聲响唬待不多時一口濁痰吐在地下
虎目之中淚紛紛
他把王爺讓了坐

叫了一聲昏君你可氣死我了
率領老少跪在塵

文廣將王爺與包老爺讓的坐下領著家眷跪在殿 王爺隨營保高祖 那時到了山雨狼

面前參拜已畢太君合眾女眷回了後宅文廣跪在殿 黃道吉日不出馬 黑道日

面前說千歲臣子之命必死于狄青之手了王爺說他縱 差我高祖臨戰場 高祖父子臨了陣

然挂了帥印你作先行他怎麼就害了你呢文廣說千歲 後來受困山中央 差我七祖去取救

豈不聞 太祖皇帝坐汴梁 被潘皇 定計亂箭將他傷

聘請高祖定家邦 北國銀宗打戰表 我高祖 李陵碑下送了命

掛印奸賊老潘皇 我高祖就把先行做 我祖捨命回汴梁 若不是

一時高祖着了忙 他上金殿奏一本 南清宮裡老千歲 楊門未必在朝堂

太祖不肯准本章 臣子若把先行做 狄青連幹那一章

蘆花王說道你那高祖奏的什麼本章太祖因何不准 文廣訴罷前後話 包爺一旁開了腔

楊文廣說道千歲爺呀你請聽了 包老爺說千歲楊千歲之言極是狄青掛了帥印不但

奏的潘楊有仇恨 公報私仇心不良楊千歲性命難保宋室江山還恐不安穩呢蘆花王

說增孝王你且起來本藩保你無事就是了包爺說

差了那

靠山王子胡守廷

既然如此楊千歲還不謝恩文廣叩頭謝恩起的身來

想保楊門無有事

那知害的甚苦情

說千歲有何主意還求說于臣子知道蘆花王說本

那時何受卿與潘黃定計連呼千歲都害了千歲

藩有老主賜的一柄金絲四面鏢上殿管君下殿管臣本

你想不靠山王子還不中用這校尉就管住元帥不成

藩差一校尉隨營而去那奸賊若不拿問你便罷若要

想當日

靠山王子不中用

拿你呼校尉用鏢打這個奸賊文廣說千歲這個主意

校尉怎保我殘生

文廣說罷一些話

是不中用的

王爺冷笑兩三聲

文廣又把王爺尊

這不介意却不中這蘆花王冷笑了兩聲說依你說來校尉不能保你

當日潘皇掛帥印

我的高祖作先行該小王保你去麼包爺說楊千歲還不謝恩等著什

高祖懼怕懷仇恨

老王爺

麼呢千歲既說保你前去豈有慌言之理文廣聞言即

願作保官隨大營

楊門該遭奸賊害離坐叩謝蘆花王說包先生小王幾時說隨他去來

王爺染病南清宮

那時千歲無及奈包爺說千歲說校尉不中小王隨你去罷常言說的

好君子口裡無戲言千歲既然說了就往征壽州走
黃門官來接王爺駕 進朝奏了宋仁宗
走一來保眾位臻英無事二來還來為的大宋江山
仁宗聽說王爺到 口中不言腹內惊
兩全其美有何不可蘆花王本心不願征南無奈包
自覺榜文有些錯 還怕王爺不容情
爺已叫文廣謝恩說包先生小王叫你証住了本蕃就
仁宗害怕難出口 金殿傳旨宣皇兄
遂營保護眾臻英一遭岳松聞言說眾家兄弟快謝
賢王領旨金殿上 跪倒玉闕呼聖明
千歲龍恩文廣岳松同眾家兄弟謝恩已畢王爺話說蘆花王上了金殿口稱萬歲小王見駕仁宗說皇
說你且回本府小心聽奸賊的號令本蕃要到金殿奏兄平身指揮快看榜墩指揮聞言就將榜墩看過王
知聖上言罷離坐出了楊府眾臻英送的王爺出去爺謝恩就坐仁宗說皇兄見朕有何事情王爺說小王
遂辭了文廣各自回府而去這且不提且說蘆花王有心隨營征南不知聖上意下如何仁宗說皇兄之意
出了楊府往金殿來了
甚善朕叫狄皇親掛了帥印楊文廣掛了先行朕又

王爺辭了眾臻英 要上金殿見主公 思他兩家原有仇恨設若狄皇親公報私仇逼反楊門
乘馬來對午門外 又辭治國包正卿 那時怎了皇兄隨營十分妥當朕賜你金牌一面上造

如朕親臨賜你空頭宣二十二道赦罪旨二十道賞罰聚將鼓打了三通眾將們一齊前來聽令

殺新任憑皇兄宮人看過酒來朕與皇兄餞行

老賊狄青上將台

聚將鼓打開咳

仁宗爺

未曾開口笑吟吟

朝中文臣不關係

忙了汴梁武將才

先與皇兄把酒斟

隨營征

受辛苦

即時披掛不急慢

大小三軍一齊來

不可遭害眾黎民

蘆花王

岳松相隨楊文廣

後根一將本姓柴

尊聲萬歲莫憂慮

小王牢牢記在心

孟強焦壯俱來到

木青木黃兩邊排

王爺金殿把話講

忽聽大炮似雷音

一些眾將皆伺候

單等元帥把言開

話說蘆花王正在金殿與仁宗講話忽聽的三聲大炮响

將台一上往下看

狄青閃目觀明白

曉王爺說萬歲大炮已响定是元帥爺將起身小王前去

也有醜來也有俊

也有白來也有黑

看看元帥的動靜遂辭聖駕往教場而來這且不表

一个好似天神像

站在兩邊實在威

單說狄青代領狄虎狄祥到在教場上了將台一聲分

狄青觀罷心暗想

這些英雄个个魁

付放炮擂鼓火工司不敢怠慢放了三尊大炮把那

我今掛印為元帥

早晚將你性命追

分付兩邊將名點 劉文進

休仗著

增孝王子體面大

速來唱名叫一回

你算聽差一先行

叫聲應聲是正理

狄青帳下有一个兵部侍郎名叫劉文進一聲叫道楊文

為什麼

裝模作樣瞎咕嚕

廣聽點文廣在將台以下聽的提名叫他他就心中不服

你不尊帥令是非禮

一捆四十算可情

並無答應劉文進連叫兩聲奎元心下好惱詈了一

狄青將台弄帥款

文廣手指動無明

聲劉文進我把你這箇狗官你不過是个兵部侍郎狄青言罷文廣用手一指說好一个老賊本御要合你

我乃聖上義子而且是國公後代不叫我聲千歲也該叫講个情理還未曾出口你還說本御的錯過麼狄青聞

聲先行怎麼提著名字叫我文廣一行詈著上了將台言冲冲大怒說好小輩難道本帥有錯不成文廣說

說元帥不必喊叫了狄青說好一个大膽先行本帥點名你這老賊休要強口本御不才是聖上勅封的義子

為何不應想是有欺我之心不服之意麼 殿下休說是劉文進是个兵部侍郎就是作元帥

狄青將台怒冲冲 詈聲無知小畜生的也不該提名叫我

本帥連叫你不應 想是心裡氣不平 文廣說著繡雙眉 詈聲狄青老奸賊

既作元帥該知禮 文廣不是你叫的說起楊府名文廣 真也算的是英豪

你掛征南元帥印 怎如我這王位職 一行說著伸虎腕 抓過狄青老奸曹

你不明理胡亂叫 我是前來叫訓你 隔著一張大公案 伸手好像提小貓

狄青聞聽心中惱 兩邊快綁莫遲挨 說到此處住下罷 下回書裡說根苗

狄青聽文廣這此言語不由的大怒說好大膽的小 第二回 蘆花王保本狄青掛帥印

輩死活不知竟敢欺辱本帥兩邊武士與我綁將下 詩曰狄青狗佞奸 怒惱將奎元就把將台闖 合賊頑一玩

去斬首示眾武士答應一聲齊往上闖文廣說好狗四句提綱叙完書接上回上回說的是楊文廣隔著桌

頭誰敢動手武士聞言不敢近前狄青說小輩你反了手把狄青提將過來就如拿小豬的一般摔在塵埃

塵文廣說好奸賊滿口胡說本御是義子殿下你竟 吓唬摔在塵埃地 那時不肯將他饒

聲聲提名辱罵是你反哪是本御反呢你且給我過 昨日咱在教軍場 來了金花女扮男

來咱倆面君看是誰是誰非說著說著一伸虎腕隔 年長不過十三歲 兵法學的件件全

著桌子把个狄青摘溜過來了 二哥在他刀下死 大哥中了虎尾鞭

何況是

十五六的男文廣

好个奸子名狄祥

只尊父親聽言良

俺近前

只怕性命難保全

那楊門

丞相包崔將他向

這個無臉忍了罷

報這仇恨難上難

還有蘆花老奸王

汴梁難以把仇報

這狄虎

看透不能把仇報

只得忍耐到南唐

差人送信毫王主

賊子狄祥便開言

就把這

大宋江山賣外邦

話說狄祥站在一旁低聲說道父親莫要煩惱這場

把咱仇恨對他講

定然出力將俺擲

虧吃了他的罷等到南唐之時看看毫王的勢力如

那時反到汴梁地

去拿色催開大腔

何周子翹的武藝怎樣若是毫王兵少將寡周子翹

再把苗呂齊殺害

南清宮裏殺奸王

武藝不佳咱就滅了毫王站了壽州領兵回來奪了

那時報了冤仇恨

我看看

汴梁方能執報前仇若是毫王兵多將廣周子翹

楊門逞強不逞強

正是父子把話講

法術高強咱就投了南唐借著他的兵馬反回汴梁

再說那位蘆花王

報仇雪恨就不難了

狄青父子在將台上議論這且不提且說岳松接見王

爺遂把狄青點將報呼喊楊天廣怒闖將台與狄青吵話說千歲言罷文廣謝恩起的身來與王爺上了將
 關之事說了一遍王爺說道你且平身代我上將台看來王爺台只見狄青一痛一點領着狄青狄虎跪在王爺面前口
 方往前走大廣未至近前隻膝跪下口稱千歲臣子接駕呼千歲老臣接駕未進萬望千歲恕罪千歲說狄皇
 未進望乞恕罪蘆花王說曾孝主你與狄青爭氣也非親平身可曾點將了麼那狄青說千歲莫要提起點將
 一人之過元帥提明叫你只因你是他的先行你不該怒闖這元帥作不的了王爺說這是為何狄青說先行不付
 將台抗違元帥之令以後若再如此本著就不管了 將為臣吸呼打死了哩王爺笑道皇親不用說了你二人

王爺開口笑明明 這事你也作的村 爭氣之事本著已竟明白這事非一人之過皆係前

提名叫你作的錯 不該將台把理分 愆所致一行說着了將台千歲說元帥請坐狄青告坐坐

元帥先行不和睦 怎麼管叫來三軍 正位王爺在東邊坐下列位見官敢說蘆花王爺怎麼倒

仇恨不記才為正 進心前去定乾坤 坐偏坐狄青倒坐正坐列位你就無見唱戲的麼諸葛亮

千歲善言勸一遍 文廣又把千歲尊 點將劉備為君也是諸葛亮坐正位劉備在旁閑話不必

王爺言罷將台上 看見狄青一奸臣 多說且說王爺方才坐下一聲叫道劉文進何在劉文進前

來參駕王爺說好一个大胆兵部侍郎你可知罪麼劉文進 殺斬存留任我行 自管点將興人馬
聞聽此言就知是為叫楊文廣的名字連忙說道為臣知罪 我看那个不依從 王爺說罷一些話
王爺說你既知罪本當責治爭奈發兵甚急若是斬你子 狄青坐土吃一驚

軍不利暫且記你的死罪去劉文進謝恩而起王爺說就這点狄青慷慨說這事有些不好我只說合為帥有生殺之權走在路
將可也罷了狄青說為臣点將恐眾將不服王爺說聖上恐怕逆生法暗害天廣既蘆花王隨營這是也既難行了咳万歲
眾將不服賜了本蕃金牌一面隨營征查以防眾將元帥只管爺呀既叫老臣掛帥為何又叫奸王隨行是何主意
点名那个敢不服呢 狄青低头心想 仔細思想不作聲

王爺一旁開金口 叫聲元帥你是聽聽恐聖上當今主 真正算是糊塗龍
今日領兵征南去 本蕃領旨也隨營 你差老臣挂帥印 原本為的是親情
金牌一面聖上賜 言語寫的最分明 身為元帥本尊貴 凡事由着我自行
上寫着 御駕親臨四个字為何又差奸王子 這件事情我不明
萬歲皇爺親口封 倘若眾將違號令莫非怕臣無能耐 路上勞苦受霜風

差了奸王陪我去 與我同行解愁容又嘗了幾聲奸王你明明是怕本帥記仇聖上已經命
萬歲若存這中意 為臣不稱這番情我挂了帥印你總然跟了我去豈奈我何若到了壽州先
路上奸王他作主 我的仇恨幾時清把你這奸王現于毫王只怕你就不能為他作主了

奸賊思了又犯想 想起王爺計牢籠 王爺又說隨營話 狄青心裡不耐煩

奸賊狄青反來復去想勾多時猛然醒悟說是了什麼是 暗誓奸王楊文廣 我叫你

怕兵將不服隨營往南分明是怕我報殺子之仇難為楊門小 去是容易回來難 領兵到了壽州地

輩前去管束與我奸王呀奸王你可錯用了心了 亮王相近把營安 差人南唐送个信

奸賊狄青心發恨 暗誓奸王錯用心 盜賣你的錦江山 先害小輩楊文廣

你縱隨我南唐去 你也不能保楊門 再把奸王獻首璧 再叫你弄王子勢

一怒先殺奸王子 你可怎還顧別人 待要逃命無處顛 狄青不言心打算

奸賊拿定大主意 用心一會枉勞神 定要報那殺子冤 王爺又把皇親叫

話說蘆花王又把征討的話說了一遍狄青聞言暗暗 快快發兵征叛番

狄青正然暗誓千歲千歲說皇親目下南唐反邊邊關

三千精兵起了行 一路上

報馬甚急就該急速點將發兵才是狄青不敢怠慢展開印

逢山開路急速走 遇水疊橋把路平

簿又要点名這劉文進就不敢提名叫了說正先行楊千歲付先

這一去 夾山谷前安營寨

定國侯楊文廣合岳松連聲答應說個侯元帥站在台下狄

先合吳坤賭對爭

青問道眾將齊備不成岳松說久已齊備狄青又叫道旗牌二家奎元去後劉文進又叫安國侯孟治國侯焦聽點一言

官將罪條喊出旂牌官手指令箭一聲喊道馬步的聽真末了台下孟強焦壯齊答道有哇

看帥老爺的令下点名不到退前落後交頭接耳器旂只聽答應似陳雷 來了焦孟二英奎

不齊者新箭中不明臨陣收妻遭害黎民隊伍不齊挫亂這不就如馬午將 那个好似猛張飛

軍對畏鎗避箭者一概俱斬旗牌官喊罷狄青說正付二齊至台前將弓打 末將聽差不敢違

位先行你二人領兵三千逢山開路遇水填橋不可有候楊狄青觀罷焦孟將 行動聲音實在威

文廣岳松一齊應聲得令 老賊台上即分付 奎元台下聽明白

台下面 二將答應不消停 率領着狄青說孟將軍焦將軍為左右監軍一路上小心謹

慎若有違悞斬首示眾二將答應得令劉文進又叫振
立化太安廢了命 宗保掛帥去征西

殿侯振國侯聽点穆青穆黃連陞答應有狄青說你兀
四帝仁宗坐金殿 封的元帥本姓狄

第二人在後營催軍逃行若有違悞軍法無情二將齊應得
代罪征南楊文廣 夾山谷內收隻妻

令劉文進又叫陳茂蔡勝周全元魏華聽点那眾將應有荒言提過書接上回且說狄青將各路將官吩咐明白各人領命而

得令狄青說你皆作營頭如有罪過軍法無情眾將一去狄青又分付放炮起營只聽的三聲大炮响囉囉武揚往走

齊答應而去狄青又分付放炮起身只聽的三聲炮响喇喇連天下來了
狄青一聲傳號令

鼓角齊鳴耀武揚威往南走下去了不知以後如何且看下
大工答應不消停 点上三軍驚人炮

回分解
咕咚咕咚似雷鳴 狄青老賊下將台

第三回
文廣關竹茶大戰老吳坤 忙了那些馬步兵 旗牌披總排着隊

詩曰宋朝太祖立帝基 楊門父子保華夷 恭將遊擊抖威風 手提戰杆上戰馬

關的幽州折大半 高關潘黃官楊七 也有提着刀青銅 几个懸鞭乘坐冀

李陵碑下令公死 落下楊景他自己 幾個插箭上能行 校尉相讓王爺駕

同着奸賊老狄青

陳茂柴勝同茂華

腰中束着皮挺代

背後插着令子旗

還有那

狄青二子小奸佞

一隻快靴穿足下

兩腿慌忙走的急

走些峻嶺不平路

過些大江把船撐

頭前探的軍情事

全仗此人把話提

狄青為帥與人馬

夜住曉行不暫停

南唐以內兵合將

前來報子元帥知

飢食渴飲往前進

一匹去探跑進營

有座峻險竹茶山

夾山谷前甚不寬

說話狄青統領大兵一路上飢食渴飲夜住曉行非是一日那日催

滾木雷石兩邊擺

松林暗藏將幾員

軍正走只見一匹探馬跑至藍旗以前一聲喊道探子報事

弩弓葯箭一齊發

風吹草動喊聲喧

藍旗官即忙跑至狄青面前口尊元帥今有探子未見

強兵上將無其數

縱是神仙難近前

狄青說叫他前來藍旗叩頭起的身來一聲喊道師爺

兩家元帥守此寨

兵多將廣勢如山

的令下探子進營一言未了只見探子往裡跑來怎麼探事

探子從頭說一遍

老賊腹內打算盤

有蹟為証

思想不能把山過

怎到南唐壽州關

只見頭代烟毡帽

身穿短甲單青衣

若有先行楊文廣

怎責宋朝錦江山

探子報罷狄青暗思想既有竹茶山阻路一時難道壽州不能得見周子翎而且有楊文廣這小輩怎能盜竄宋朝江山這是奸賊心中之言不曾出口又把探子問了這鎮守茶竹山的元帥姓什名誰探子說兩家元帥一个姓吳一个姓劉俱有萬夫不撓之勇却是小事還有二位女子是仙家門徒狄青說這到茶竹山有多少路呢探子說還有二十里之遙狄青說在去探來報子叩頭而去狄青下了坐騎一聲就叫旂牌官傳下令去就此安營下寨旂牌官不敢怠慢一聲喊叫帥老爺的令下就此安營下寨大小三軍齊聲答應得令只聽三聲炮响把行營安下怎見得有西江月為証

西江月

一枝令箭方傳出聲即忙進了大帳案前打躬狄青說你可知罪麼文廣兩下裡裁下門旗 三軍馬上吐虹霓說未將何罪之有狄青說征南平寇所幹何事既有茶

四下裡開列陣勢 五色旗各安次序
 六紳鎗整整齊齊 七彎弓軍前湊手
 八翎箭壺內堆集 九差人常常打探
 十寶的巧用機謀 狄青傳令安行營
 荒了三軍兜郎兵 東方甲乙青旂號
 南方丙丁一片紅 西方庚辛白人馬
 北方壬癸黑甲層層 中央一片黃金甲
 狄青大帳安中營 王爺寶帳安後寨
 奸賊傳令叫先行

且話說狄青坐在帥帳一聲叫道正先行進帳楊文廣答應一

竹山截住去路你既坐先行為何不平了寨呢正是

文廣上前把身弓

元帥你且息雷霆

狄青未開口面上代怒色

口叫正先行如何候了差

汴梁兵消賊寇

早已先去把賊平

既做先行當平路

茶竹山上有二賊

竹茶不是汴梁地

才等元帥把令行

這個山賊你不滅

等着本帥把你催

文廣說了這夕話

怎知老賊要發兵

畏賊怕寇當大罪

何罪之有推不知

文廣言罷狄青說你是胡言此處到壽州百里有餘就成

仗着欽封王子勢

明明又把本帥俱

了南蠻之地了麼本帥免你死罪你上竹茶山前見我文廣

要挪先行楊文廣

不知吃虧不吃虧答應請令出了帥帳到了自己大帳一聲就叫眾三軍拉馬抬鎗

話說狄青吩咐武士要挪文廣眾武士連聲答應未到迎前文伺候軍士答應一聲拉馬的拉馬抬鎗的抬鎗文廣札傳當營

廣說元帥且息這怒莫發虎狼之威未將還有話說你有來了

何理文廣說自汴梁起兵一路上逢山開路過水疊橋這些 文廣披掛出帳前 匹馬單鎗去平山

並無阻撓若是汴梁所管之地有了賊人截徑未將早已 三軍抬過銀槍杆 一個軍士把馬牽

平了這竹茶山是南唐之地因此無去等元帥號令 文魁元順也上馬 來了先行岳萬平

話說文廣正乘上馬岳松出了自己本帳見文廣全身披挂就要上

馬叫道楊文弟意向何處文廣說元帥有令命我竹茶山拿

賊岳松說探子言道竹茶山是南唐要路有兩家元帥一名吳坤

一名劉慨俱是有名上將吳坤二子一女二子一个景堯一个景舜

俱有萬夫不撓之勇女充金定乃白蓮聖母門人劉慨的女兒劉

香春與金定是一師之徒你一人前去少吉多凶愚兄放心不要

與你前去文廣說無有新令怕他加罪岳松說你且少等我楊文廣正

去掬羞言罷進了帥帳不提且說文廣提鎗上馬鬆了繮環

叱咤叱咤上竹茶山來了

催離白龍征戰馬 銀白大槍在手

看見大營連聲響 響聲奸賊老狄青

未曾一夜歇人馬 叫我一人去出征

這一去吉凶不保 還怕江山不太平

我若有了好合歹 不能堂前把孝行

一行想着一行走 抬頭看見一山峰

楊文廣正上馬走走了二十餘里只見一座高山攬住路

奎元馬上看舉目觀明白 細看這座山長的實在成

山頂錦雲起孔雀山裡飛 怪石如猛虎馬猴走來回

山坡五色石明顯 青紅黃白合赤黑

聽見花吐流來水 只見古松堆下堆

又見樵夫石上立 採藥之人把蓋提

岳松去見老狄青

文廣外邊上能行

頭上金盔着手按

身上俱是黃登登

背後斜代銀束銅

一口寶刀代腰中

又見樵夫石上立

採藥之人把蓋提

文廣正然觀山景 大旗兩杆半空虛 先人對我也說過 滅門之恨實難容

平川之地立大寨 槍刀戟劍四下齊 我若反到汴梁去 方才足了願平生

祈下軍卒上下看 文廣叫聲似陳雷 年是花甲六十歲 人老氣衰不能行

不提文廣把山叫 在把吳劉二人提 與你來把此山鎮 仗着女兒有神通

不提文廣叫山但說吳坤劉愷在此安寨二人大堂飲酒叙話劉愷 怎如你堂前有二字 能征慣戰是英雄

說督弟李王有反書下到汴梁我想汴梁天子無有不發兵之理 劉愷說的服老話 吳坤又把兄來稱

當年我祖河東立就基業又被巨印所害我父前來投了李王我聽先父 吳坤說哥哥放心大宋天子不發兵來這就罷了如若發了兵

之言長想報仇至今有來實能了 來我不殺他个片甲不歸非為將也

劉愷未開口 二百淚盈盈 先祖立基業當日在河東 吳坤這個開言道 出言叫聲劉大哥

有个郭雀兒 他要把基登 鉄嗣無有了 立了柴世宗 等他下梁人馬到 軍馬臨陣就是我

巨印篡了柴家位 他就把我先祖平 不用堂下二犬子 小弟上前發發潑

來至壽州這幾載 李王駕下把臣攬 陣前跑跑青宗馬 我也掄掄棍鉄朔

雖有能兵巧將到 管叫他見五閻羅 再把文廣云一云

惱惱殺上汴梁去 大小三軍不能活 話說文廣正在山下討賊只聽炮响三聲一將出營來了

怒怒殺了宋天子 保扶李主人王佛 文廣留神看的明 打量對面一英雄

那時我的功勞大 大哥報仇值什麼 護心寶鏡似明月 扎的几股勒甲繩

吳坤仗着雄威大 小卒報事把話說 頭代兩條雉鷄尾 身上柳葉甲三層

話說吳坤見軍卒跪道說山下好相一員宋將聲聲討戰吳 生就一个血盆口 兩支獠牙唇外生

坤一聽此言只氣的心思精神迷亂魂魄上升即時吩咐三軍 虎尾金鞭插背後 一口寶刀代腰中

拉馬抬棚只見他披掛整齊提槩上馬炮响三聲下來了 躡山跳澗青宋馬 兵鈇大槩在手

三聲大炮出寨門 竹茶來了名吳坤 好似温神下了界 又似靈官下九重

只說自己比人勇 怎知道 手提非連刀一口 恰似當年柳展雄

天外有天人外人 保指望下山要得勝 看罷對面來的將 用槍一指喊連聲

不想來了有能人 按下吳坤且不表 叫聲山賊急送死 免的老爺把氣生

吳坤一聽文廣話 用子一指苦一聲那本是說書的回頭並無交戰且說吳坤見他恰似空中落

小輩不必發大話 管叫你一命吹了燈下白雲平地捧出瑞雪一般

二人說了幾句話 二馬相交一下冲 吳坤留神于細觀 打量楊府將魁元

這個過來擺虎尾 那個掣去耳邊鳴 頭上銀盔生殺氣 身上凱甲玉連環

這個跑開青鬃馬 那個急急催白龍 護心寶鏡似明月 勒甲五道紅絨繩

只聽噹啣連聲响 馬蹙塵土看不清 代着彎弓如初月 剗插刀翎甚威嚴

二人來往好幾蹙 勝敗不分說不明 背後代着銀束鋼 砂魚鞘盛鋼連環

若知二人勝敗事 下回書裏講分明 追風趕日白龍馬 一杆銀鎗担戰鞍

第四回 吳全定臨陣楊文廣被 貌似潘安如宋玉 好相列國將伍員

詩曰 楊家出英雄 槍法有奇能 先行是文廣一把中 吳坤觀罷楊文廣 用梁一指便開言

荒言說過書歸本傳且說吳坤下的山來觀見文廣袍甲是素槍吳坤說道掣下不死無名之鬼急急的說你名來文廣說首賊聽真馬皆白列伍方才言道不是他二人大戰了一回麼明公不知吾乃大宋天子親封增孝王平南先行姓楊名文廣字是聖

僧首賊為誰快通名來吳坤說你聽了

首賊你且住了口

細聽楊爺對你學

吳坤開言把話說

叫聲小輩你聽着

看你不像斯文輩

明明是个混二哥

老師就是吳元帥

李王駕下功勞多

那知宋王多有道

待民如子定山河

羽林軍師麾百將

仗着吳坤混鉄梁

敬德如賓不二意

楊門受祿四輩多

再叫一聲楊文廣

我把你主說一說

那似堯王稱唐後

妖道于洪發了潑

宋王就是趙匡胤

關蕩好賭把人訛文廣說當日太祖南唐避暑又被妖道因任拿去了五王侯

不該篡了堯王位

不該害死他大哥后姚國母周武王侯劉氏太太滅了于洪太祖仁德之君不肯消滅

到此如今即了位

鞭練托着他意着堯王將壽州讓與你主也該年年進貢歲歲來朝誰想妖道

李玉本是真唐後

比着你主聖德多下山侵犯中元下反表以進汴梁今奉命來伐反寇你就該聞

我勸你把唐來順

同與你主定山河風雨迷迷敢前來順說投降之言慢說就是封官就是你主

強似你南征與北戰

動手怕你不能活讓位我算他祖上之祖也是不坐的了

吳坤勸他歸順話

惹的文廣把話說

文廣說着怒冲天

用槍一指使開言

宋王有道是明主 敢比堯舜二聖賢
文廣暗想毛賊猛勇恐勝他不住又想吳坤有兩個女兒俱

你主本是賊逆叛 不該集眾又反邊
有萬夫不挽之勇如此他二人下山父子一齊下手那時我定吃

莫說封我官位大 少爺不給他坐祖先
虧不如先殺此賊再作道理主意已定在背後拉出一把銀束

文廣說着有了氣 氣的吳坤眼圓翻鋼
束照着吳坤背後便是一下那吳坤架之不及將藥付後

催開跳湖青鬃馬 舉起大朔把陣担
把身上箭一探只聽的呵以的一聲打的吳坤抱鞍吐血大敗雲

文廣說上雲馬言氣鬃馬百圓翻鋼道吳坤竟敢害我的主子看我生擒了哇 提起小將楊文廣 他也算的小英豪

爾等照着文廣頭就是一槊文廣急架相還文殺在一處 不知槍中加上鋼 要平竹茶賊南苗

二人疆場催征馳 你強我勇分死活 鋼打吳坤敗了陣 文廣豈肯把他饒

文廣使開銀鐵杆 吳坤舉起混鉄槩 催馬搥鎗後面趕 只見雷石往下飄

鉄槩不離靈蓋天 銀槍不離心頭窩 不言文廣往後趕 再說吳坤把命逃

眼前就是閻君殿 不知誰去見閻羅 劉愷急速來臨陣 來了金定女多拔

二人江場百餘堂 文廣心內自揣摩
文廣止來追趕又見三軍放箭這才不肯去趕連聲叫苦

不提且說吳坤敗進營門搬鞍下馬來至大堂劉愷問 打父之仇必當報 會會宋家將奎元
道賢弟敗回來了麼吳坤說叫他打了一鋼劉愷急急吩咐說的是金定聽吳坤之言只氣的眉目翻提刀上馬出了
拉馬抬刀這且不提且說吳坤回至書房連聲叫道疼死我寨門只見劉還不曾上馬一聲叫道伯父不必去了代我

吳坤被打敗陣還 進了書房只叫喚下山禽他上來便了劉愷說你自去我放心不下同你前去
連聲呼叫罷了我 後寨來了女婢娟言罷三聲砲响出了寨門下山來了

聽父連聲說罷了 急急出門移金蓮 烘天大炮似雷音 劉愷金定出營門

來至書房開言問 爹爹如何身不安 五色大旂定左右 咧咧連天不絕音

吳坤說是宋將勇 小輩年少兵法全 劉愷說宋將槍法好 務必子細加小心

江場被他打一鋼 打的為父實難言 催馬將官上前走 後有一位女釵裙

吳坤說是小將勇 楊家槍法不虛傳 金定拿着刀一口 左邊代着劍一根

金定聽說宋將勇 柳眉直立杏眼睜 心想去報父仇恨 到了山下變了心

叫聲家將看刀馬 姑娘臨陣要下山 把他仇是丟在外 一眼看中楊門根

金定下山且不講

文廣舉目細留神

女大思春真不假

見了文廣忘了父親

頭前一員金盧將

後有一位女釵裙

不言金定看文廣

再把魁元云一云

頭代復鳳冠一項

兩條雉尾生錦文

時才文廣把他看

不過是

身上細甲生殺氣

好似和番王昭君

走馬觀花不知深

如今來至疆場上

坐下一匹桃花馬

殺人寶刀于中存

勒住戰馬看了个真

巧手丹青也難畫

不言文廣暗思想

再把金定云一云

恰似三國女釵裙

好像仙女臨世上

金定小姐催戰馬

上前觀見對頭人

月裡嫦娥面前存

君瑞也把鶯鶯戲

金定這里留神看

上下打量倘即君

牡丹亭前呂洞賓

莊王巫山夢神女

面如梨花初放蕊

天庖飽滿有福人

文廣今日遇美人

若與此人諧連理

眉清月秀如呂布

這樣俊俏好難尋

臨陣收妻怕滅門

文廣看罷金定女

月老早把赤繩繫

情愿于他作夫人

用槍一指把話云

金定看着文廣好

目不轉睛定了神

話說文廣用槍一指說呀臨陣的女將你明明的是來對敵怎

麼勒馬不動呢金定自心中暗笑道論起你打我父親一錘還怕想壞嫂合哥別人思你還好受
你姑娘當來報仇我看你年輕輕的一个小命我若動手就想壞你的同心婆金定自此把人戲
苦了你這個小孩子了
文廣叫聲你莫多說

金定開言笑哈哈依頭偷看俏皮哥美金定正然說戲金定又見文廣用槍一指說了頭不必巧舌

叫了一聲小孩子你可聽着姑娘說有你二爺取你命來言罷催馬拉槍分心刺來金定用刀架起

我今下山來臨陣疆場以上發發潑說是孩子你若惹的姑娘動怒孩子你就吃了虧了文廣道

說起我這刀一口也是跟着聖母學好你了頭太也無理看槍一行說着又是一槍向金定迎面

追魂取命不輕便動動手來有死活刺來金定急架相還殺在一處

看你年輕是孩子姑娘心中暗酌摩一男一女動槍刀二人催開混海蛟

我本是聖母門人心慈你一个是宋朝勇將一个是女中英豪

口不吃齋心如佛姑娘刀殺他的命一个是祖傳槍法一个是聖母寶刀

家中哭的無奈何你家哭壞姐合妹聖母門徒吳金定敵住文廣槍一條

二人大戰疆場上 金定不由心內焦 有心不把他來配 女大無夫恨爹娘

我若敗宋朝大將 才真聖母門人武藝高 十思萬想心不定 忽然一計上心上

想到這裡下毒手 只怕小將把命了 今日使使迷魂藥 要拿宋將上山岡

就怕文廣廢了命 二女怎麼驚風交 若知後來成親事 下一回裡再商量

金定留神看他這一杆槍猶如大蟒翻身一般咱思想怪不 第五回 岳松又遭幫蘆花王講情

的我父叫他打了一朝我雖然是仙門之徒怕敵他不住又 詩曰 文廣槍法能 又被迷魂藥 害怕命難保 不料配賊紅

有心把終身大事許與他人又怕劉伯父聽見恥笑不免閉言叙了書歸本傳上回說的活捉了文廣叫一使女前

我拿他不活的代山上去綁在花園叫了一環與他傳說成 去順說主意一定把迷魂丹取出把刀使了一個舉桃上壽照

親之事他若許了這們親事還再罷了如若不應親事 看文廣就是一刀文廣隻手舉槍方才架過這一刀金定

我把他交與我父親之手就是了 將兩湊的文廣近前將迷魂丹撒在文廣身上文廣打了一

這才是 金定大戰楊文廣 他還偷着看俏郎 个冷戰覺着自己身上的精神就減去了一大半強打精

金定疆場有心配 又怕伯父笑一場 神催馬搥槍分心就刺金定一刀一架把楊文廣的大槍

架出去四十餘步了

金定架過銀戟杆

一行交戰心生計

照着文廣撒下去

只說身上無有力

強打精神往上闖

仙門之徒不用講

金定伸開描花腕

把他按在自己馬上

白馬空回宋營去

催馬來至營門外

三軍急急來繩鎖

將他送進花園去

親自殺他不肯饒

聖母之徒藝不操

文廣聽的金定話

口說不怕心肉毛

急急取出迷魂膏

如若死了楊文廣

文廣怎知中藥苗

開口莫說未來事

且說狄青一奸曹

迷迷胡胡把戰交

且說付先行岳松進帳討差

同文廣去破山來至大帳見了狄青打了

槍照心窩去的牢一躬

尊元帥未將討差出馬與先行文廣同去狄青說你好

用刀一架鎗丟了大胆

的岳松本帥有事于你何用討差岳松說竹茶山是南唐

輕輕拉過馬鞍橋之地

有吳劉兩家元帥鎮守

雄兵也不知多少正先行二人

一馬跑定小英豪前去不能成功的了

岳松進帳怒氣粗

這一件事我不服

金定女代着文廣手提刀

探子探的明白了

竹茶元帥本姓吳

放下文廣小英豪

他有兩個英雄子

一人就當百萬夫

把他捆个牢人牢

還有一女叫金定 他是仙家一門徒 吩咐兩邊刀斧手 綁了岳松帳外誅

習就道徑法術廣 而且槍刀他更熟 兩邊一聽不敢慢 上前又把他抓住

文廣自去把山破 怕他一去命烏乎 又把岳松上了綁 死在几桌也不服

倘若江場廢了命 付印先行有若無 秋青坐上開言道 殺你號令重軍卒

末將陪他去出战 不知元帥心何如 抗令出馬不遵理 明明是把我欺夫

岳岳聲聲要出馬 秋青這邊氣長吁 將他推出帳以外 割下頭來獻于吾

秋青說是你回去 等着本帥把令出 眼看岳松要廢命 蘆花王爺來的速

岳松一聞元帥話 一聲叫道眾兵卒 岳松一見王爺到 上前就問王爺萬福

與爺抬刀去拉馬 要同文廣去征服 話說岳松一見蘆花王的駕到上前問了萬福就將那自己討

岳松一言出了口 惹的秋青心生毒 差之言說了一遍蘆花王爺說將軍放心本蕃要見元帥問个明

奸帥正在帳內坐 傳令人把岳松呼 白言罷進帳而未

叫聲岳松好大胆 本帥出令你不服 王爺來至帥帳中 叫聲元帥老秋青

今日平蠻征南去 怎麼又殺將岳松 岳松一見攔住他 又叫元帥不只聲

狄青說並無臣的令 他不該私自去出征 心中一陣發急火 狠不的一時至山中

二人方說岳松話 探子跪倒把話明 似看他像猛虎跑 又似出水一蛟龍

口尊帥爺不好了 竹茶活捉正先行 只為文廣被擒去 帳內急壞付先行

狄青聞言心暗喜 又把探子叫一番 狄青安座不言語 忽然一計上心中

竹茶拏去楊文廣 急急去探死合生 仲開龍腕拆令箭 列位軍士你們聽

探子叩頭出大帳 狄青又叫付先行 相隨岳松去出陣 大小兒郎俱有功

你要私自去出馬 本帥有令你要聽 王爺傳令不怠慢 慌了三軍馬步兵

竹茶探聽天廣信 你去把他救回營 不言三軍要出馬 氣壞元帥叫狄青

岳松這才出帳去 蘆花王爺把話明 狄青見他傳出令 再叫王爺你是聽

叫聲將軍止住步 元帥差人同你行 元帥讓與王爺坐 為臣不管來營兵

王爺說出差人話 狄青不言不出聲 王爺一見狄青怒 開口又把王爺稱

本蕃今日發人馬 元帥不必把氣生 今年二十九八歲 過了青春鬢如霜

現有欽賜牌一面 如朕親臨受皇封 有心與他成連理 謀作冰媒去商量

小王與你代勞罷 叫聲狄虎合狄龍 還怕此位心不順 那時怎殺俏皮郎

你們領兵到山上 誤令定斬不能容 好叫我心思不定 左右為難無主張

再叫孟強與焦壯 你們也得在後行 忽然一計心頭起 軍卒前來報短長

說的孟強焦壯狄虎狄龍岳松代着三十兵卒上竹筏而來 叫聲姑娘聽其詳

不言且說吳全定把文廣捆在花園吩咐三軍你們不可 山下來了宋朝將 口口聲聲叫姑娘

在此前去看守寨門等我自己發落于他 全定一聽吳成話 吩咐抬刀馬背上

全定自己進了房 不由一陣好淒涼 言罷出了房門外 提刀上馬走的忙

不言不語心不悅 一陣一陣煩思量 不言全定上了馬 再把劉愷說端詳

思想此人天生俊 比着別人實在強 劉愷正走寨門外 觀見山下人一邦

槍法比着別人勇 文武隻全少年郎 五色大旗分左右 有的是青紅赤白黃

旗下出來一員將 手提大刀在身旁 外面絲袍巧女綉 扎奈几股紅絨繩

金盔紅甲照人目 催馬加鞭上山岡 牛角彎弓如秋月 斜代幾支箭刁翎

劉愷怯敵要上步 只聽催至疆馬場 虎尾剛鞭代背後 一口寶刀鞘內盛

不言劉愷要臨陣 再把岳松說當場 躡山跳澗渾紅馬 斬軍誅將刀青銅

且說岳松領了孟強焦玉秋虎秋祥來至山下正然討敵只 只見元湏面如棗 恰似那雲長之子叫關興

聽三聲炮响帥旗閃出來一匹白馬上有一人年紀六旬雖 眼前若是雞寶峯 就相殘唐高寶同

說人老也有些殺氣觀罷開言便問苗蠻通名好作刀下 觀罷岳松實實勇 口說對敵心內驚

之鬼劉愷未至陣前抬頭一看見對面的敵將不過二十上 強打精神用刀架 小輩竟敢問爺名

下他的披掛刀馬真正令人可怕也 且說劉愷說小輩聽了 老爺就是劉元帥

劉愷子細觀分明 看見宋朝將英雄 劉愷就是我的名 子翎軍下騎雙馬

頭代藍緞扎巾帽 赤許許兩雉鷄翎 李主駕下把臣稱 小輩既問我的姓

穿着一身黃金甲 前心寶鏡似月明 你是何人對爺明 岳松說既問聽真了

岳松打馬把話云 聽着千歲說个真 南唐北宋爭天下 少年敵住老英豪

姓岳名松就是我 宋王面前去稱臣 那个手若無了力 一夢陽台卧荒郊

你女擒了宋將去 為何不把陣來臨 皆因擒了楊文廣 二人大戰這一遭

你當速速回山寨 放回先行楊將軍 一時難分勝公敗 各人覺着藝不操

如若不肯把他放 代着人馬殺山林 岳松這才心生計 背後取出鞭一條

不論老少與男女 斬草除根不留存 葉肉吊果下了手 打的劉愷發了毛

岳松說的欺他話 劉愷叫聲小面人 岳松把劉愷打的反身下馬 說是苗賊起來交戰

話說劉愷用刀一指叫道 小輩我若不生掣子你你也不和爺對誓 劉愷扒也扒下起 閉眼等着吃他刀

兩員大將老與少 二馬又如混海蛟 岳松馬上面代笑 苗賊起來把命逃

二人寶刀高來往 要在此處逞英雄 我是大良真君子 高抬貴手將你饒

傍邊就是閻王殿 錯了眼的命難逃 回去說于你的女 放回宋將才為高

咧咧直响鼓又响 兩下三軍鬧吵吵 劉愷一聽岳松話 起來就往山上逃

一行走着心暗想 仁德還是大宋朝使罷如若不然馬關連山去殺你个孩牙不留金定說你

劉愷正來把山上 觀見金定女多姣 與楊文廣是什麼親情呢俺是三輩結義生死兄弟

金定又把伯父叫 叫聲伯父對我學 金定說如此文廣是他的仁弟了

劉愷說是打一仗 他的刀法比我高 但只見 金定馬上把話提

刀內加鞭將我打 打的伯父魂魄消 再叫將軍你聽之 既然結義知心友

金定一聽敗陣話 不由一陣發了毛 一路同伴去歸西 一行說着面代笑

說至此處住一住 下回書中選接着 把个岳松氣的亟 叫聲了頭太無理

第六回 金定又臨敵打敗付先行 拿你抽筋剝了皮 催開慣戰渾紅馬

詩曰臨敵戰馬歡 各人要占先 將老力不足 英雄無少年 照着金定頭上劈 金定催馬迎上去

開言不提書歸本部上回說的是吳金定下山來至疆場大喊 急急動手來對敵 不言岳松戰金定

一聲叫道宋將休要狂言你姑姑到了岳松說好你蠻子活捉 再說那 文廣受綁花園裡

宋將就是了頭你麼金定說然岳松說你去把楊十歲替 吉人自有天相照 春香小姐來的疾

春香又把花園進 代領使女叫香菊 字名誰因何綁至此處你快說明來 應我家姑娘教

二人正然把花看 驚動文廣耳內虛 你不死楊文廣說既然如此你聽了

文廣抬起頭來看 觀見來了一花枝 文廣聽說淚汪汪 叫聲了環聽其詳

頭上梳着盤龍記 兩朵金花玉鑲的 祖居就在大唐寨 令公我祖保宋王

眉又清來日又秀 唇紅臉白又似菊 祖爺掛帥父被甲 王母郡主王重陽

文廣觀罷番安女 不由一陣心裡思 當日破過天門陣 釋氏太太我的娘

不言文廣心猿動 再把春香提一提 我的名字楊文廣 本是代罪征南唐

春香一見樹上綁着一員官 府上前問道這一將家住在那 仇人狄青掛帥印 叫我一人破山岡

里姓字名誰怎麼綁在這里 文廣一見番女來問不由他 頭一陣鋼打吳坤敗 二陣過着女紅粧

目不轉睛直看番女就忘了說話 春香見他不語只見羞 不知他有甚法術 渾身無力難搵槍

的面紅過耳上了花亭 叫使女香菊來問姓名香菊領命 把我擒進山寨上 這才綁的樹身上

下了花亭來至文廣面前問了一聲將軍家住那里 姓氏 好心姐姐放了我 不做忘恩負義郎

說罷家鄉與來歷 香春花亭自主張 文廣一聽了環話 腹內不由暗了靈

話說香春自在花亭聽的真且自叫道了環了環來至花 有心應下這件事 傳出好說不好聽

亭學說了一遍香春說了環你前去如此如此罷 再說不應成親事 又怕不保命殘生

香春把話說一遍 了環前去作媒紅 無計奈何應了罷 叫聲梅香姐姐聽

一心與他成連理 無人順說還不成 今日我把此事准 成親之我也應承

一來仁宗洪福大 二人文廣紅鸞星 香菊一聽文廣話 笑嘻嘻的上花亭

不言香春自言語 了環香菊明一明 來至亭上開言道 叫生姑娘把喜生

香菊來至花樹下 叫聲將軍你要聽 將軍那里准下了 稟于姑娘你知情

姑娘要救你的命 你得應他事一宗 香春一聽了環話 急急下了看花亭

姑娘有話難出口 差我前未作媒紅 來至芭蕉一樹下 親自于他開鎖繩

你若應了這件事 一筆勾消無話明 叫聲將軍跟我走 全定知道了不成

倘若不准這件事 一刀把你脖子平 一行走着把話講 再叫將軍要你聽

只因將軍多俊秀 我才救你命殘生 馬上加鞭催走龍 來至山上下了馬

姻緣本是天成就 千里雖遠也相逢 將馬交于手下兵 前行來至綉房裡

二人說話上前走 來至香春秀房中 急急又把衣來更 再叫了環名秋桂

不言二人房來進 再說金定戰岳松 你于姑娘點燈籠 自己來至花園內

二人殺了百十鐘 金定心中巧計生 看看文廣影無踪 不知何人把他放

取出走線錘一個 照著岳松下絕情 此處無有外人行 想是西院劉姐姐

嗖的一聲打了去 打中岳松左膀中 看他俊俏放了生 看看無人回里走

岳松吊在馬下地 上來焦孟二英雄 又進自己綉房中 出言又把秋桂叫

一齊催馬往上闖 才把岳松救回營 你可見了那俏公 秋桂說是我未見

金定一肘天色晚 而且有事在心中 想是西院劉香童

這才撥馬回山寨 怕的是 且說秋桂對金定說必是西寨劉姑娘把他弄去做點話也

花園將軍喪殘生 心裡想著楊文廣 是有的金定問道做點什麼話呢秋桂說也無有什麼別

的一定是推車去了

救命之恩浮流水

去赴幽冥見閻君

定然香春看他好

叫他去把小車推

小姐忙把主意定

事到臨頭難藏身

白使心機把他綁

你且不能把他得

香春聽言腮含笑

將軍只管放寬心

說的金定紅了面

立時就把眼氣黑

合他一師同學藝

我的刀法似他人

金定說你可說的我心上了

他不害你由自可

他若害你無處尋

金定開口把話云

叫聲了環你聽真

出乎爾者反乎爾

豈肯叫他害將軍

我今去要楊文廣

他要還我把話云

花園說的那句話

今世因來前世姻

說話出了房門外

去我劉姐問元音

文廣聽了一夕話

意馬難拴動了心

不言金定出門去

再把文廣云一云

就是我還無吃飯

香春開口把話云

文廣到了綉房內

再叫小姐聽个真

叫聲了環去作飯

香蕙答應出了門

雖說今日救了我

金定差人把我尋

一見使女出門去

香春上前把話云

金定前來把我找

救我一場白用心

近前拉住文廣手

卧床一上說元音

百年之歡非一日 初苗得雨遂了心 說罷出了房門外 大門不遠咫尺中
且說文廣一見香春迎前真是三生幸也 用手開開門兩扇 連把賢妹叫一聲

一行說着上床來 香春這才把口開 妹妹為何不早至 此時來到因甚情

這個頭盔摘了去 那個換上紅綉鞋 金定不言上前走 來到香春住房中

這個花香情無限 那個心中好快哉 見他東西不住看 香春又叫賢妹聽

二人一片好美景 小門一外有人來 今日來在姐處姐 坐下二人把話明

此時金童來至香春門口 姐妹落坐未開口 秋桂錦帳看的清

金定來至大門外 唬壞香菊人一名 話說了環秋桂掀開了錦帳見被內有人又把被一掀開口說

叫聲姑娘不好了 門外來了吳金童道姑娘哪這不是那一個麼

香春一聽香菊話 叫聲情人你要聽 帳內播出楊文廣 金定一見動無明

金定又來把你捉 妾身前去將他迎 惡狠狠的往上闖 腰中取出劍青銅

將軍你在屋裡等 錦帳以內隱身形 文廣吓的直打戰 手無寸鐵怎相爭

香春來拉拉不住 只得又把賢妹稱 文廣起身掣起劍 叫聲了頭你聽知
話說香春上前拉住說賢妹你且聽了 劉氏香春你的姐 如今成了我的妻

未曾開口羞答答 叫聲賢妹聽根并 狠心又把我來害 你姐那邊依不依

只因大事未成就 今在花園去救他 這個人情做了罷 不可拿刀動劍的

如今已經成夫婦 豈肯叫你殺去他 一師之徒姐合妹 莫言是妾休說妻

香春拉住金定于 金定姐說姐你太差 王侯之家身容貴 現居增孝王子職

金定說道你的大事未成你也不該受用現成的我要不因此 文廣說了一些說 金定故意怒不息

事他早已作了刀頭之鬼了 金定又把姐姐叫 小將說話太無知

金定說着怒不息 姐姐做事太也奇且說劉香春一見他二人的光景他可就不拉了

你要成了終身事 看着人心比自己 金定這才移金蓮 掄起他的劍連環

宋將是我擒來的 你就不該吃獨食 文廣一見不急慢 急急掄刀往上躡

金定只往床前湊 文廣已經穿完衣 金定說他太無理 他說金定理不端

二人說着有了氣 一刀一劍在上番
 眼下却是閻王殿 刀來劍去耳邊鳴
 手上無刀歸陰去 眼刀一短赴黃泉
 只見二人齊動手 不知那一个占了先
 要知二人後來事 下回書中咱再言

繪圖楊文廣征南 卷三

繪圖楊文廣征南卷之三

第一回

詩曰 婚配非偶然 姍娥愛少年 明是來尋夫 假意把臉番
 閑言不叙書 接本傳上回說的金定與文廣二人動手香
 春才見他二人且有情意 他這才出言叫道 賢妹莫叫
 他跑了香春代着了環 出了房門來至窗下不提且

說金定文廣在房中相打金定心生一計把劍扔了一聲怕是哥哥回山寨他知其事不遂心
叫強人你將我殺死罷一行說著卧在地下只是不動姊姊你把主意定嚴寔去處藏將軍
手了做事不容羞死人

把刀一扔卧在地 開口叫聲小強人 金定說怕二兄去 劉香春

來來來一刀殺了 宋朝之人無良心 說是賢妹你收心 愚姊且有嚴寔處

文廣一見如此竟 他才拋刀把話云 還有一事未說真 雖說與他皆夫婦

你不殺我我怎殺你 抱著金定女釵裙 無從拜過天地神 金定一聽香春話

床上放下金定女 用手又去解衣衿 叫聲使女聽我云 急急去擺香合案

一言難盡交歡景 香春窗外聽的真 拜了天地果算真 了環就把香案正

早知他為這件事 故意又來詈將軍 夫妻這才來拜神 拜了天地方落坐

說罷又把房門進 只見金定整衣裙 軍卒進房把話云 兩家少爺回來了

金定面紅過了耳 開口這才把話云 金定聽言走了魂 他若問我擒來將

我用何話對他云
他若問你推了我
自有主意莫費心
賢妹你且回寨去
我要把他哄个真
金定回到西寨去
拋下香春把話云
了環取个文方寶
寫詩八句哄父親
封皮一上書四字
元帥親拆自思尋
香春寫完書一卷
香春答應回房去
移步來至後寨門
轉个灣來抬頭看
只見書房面前存
急忙進了書房裡
聖母今日把書遺
元帥親拆再思尋
二人開口把父尊
上罵著
字字行行寫上邊
兄弟二人上前打躬使禮口叫爹爹免回來了吳坤
觀見著
女大當婚真不假
說免吓周軍帥令你前去做甚景彛說爹爹聽道

吳劉二女來配婚
宋將有个于香春

月老早把赤繩係
兩家元帥細留神

姻緣本是前生定
天差道妮作媒人

此事劉慨到願意
不知吳坤什麼心

開言就把女兒叫
你去放下楊門根

劉愷他

不言劉愷出書館

再把吳坤云一云
吳坤正在書房坐

走近景彛合景彛
上前與父使下禮

今兒前去把武比 吃他一場好大曲 金定來至書房內 景堯開口把話提
 被他場上傷幾下 兄弟被他打幾下 景堯說你把宋將抱住怎麼發落金定說哥哥那宋
 他說道 粗飯布袋白食祿 將不是易來的呀

押馬肉燥怎封職 景堯說罷一些話 金定開口戰欣欣 連把兄長尊又尊

吳坤又 把營中自己事提 皆因父親伸了鋼 小妹才去把陣臨
 自你二人去之後 有一宋將來對敵 寔指江場仇恨報 不想宋將槍一根

為父下山去臨陣 被他打了一鐵尺 江場撒下迷魂藥 把个宋將脇淋淋

景堯說 劉家伯父可臨陣 綁在花園芭蕉樹 要吃他的肝肺心

吳坤說 他也敵陣回來的 忽然宋將又討戰 小妹二番把陣臨

羽時多虧你的妹 上來宋將在山裡 錘打宋將敗回去 天晚太陽入昆輪

現時他在花園內 芭蕉樹上綁的寔 回到花園殺文廣 大樹一上沒了人

景堯一聽這些話 吩咐去叫金定的 說是香春叫了去 不知他是什麼親

半真半假說一遍 二人說話認了真 南唐只顯兩員將 吳劉不得立大功
才要去找楊文廣 劉愷下書到了門 不如咱去歸大宋 好與楊門作親情
劉愷近了書房落坐方說聖母下書來到吳劉 景堯說了一些話 劉愷大笑好幾聲
楊三皆親吳家父子齊聲說好 劉愷一聽此言心中大喜一聲叫道秋桂請你姑娘來拜

吳坤這才念書揀 笑壞吳家二弟兄 天地入了洞房一夜不言且說景堯景舜二人叫人把文
上前叫聲劉伯父 弟兄二人把話明廣請入書房待以酒宴吳坤劉愷相陪飲酒之間把
今日協了楊文廣 也從知道他的名投降之言商議停當寫了順表付于文廣文廣看了一
立掃足有三个月 打了許多衆英雄遍酒罷出了寨門直叫軍卒拉馬過來軍士聽言不
遇著一个楊文廣 方伯這才落下風敢怠慢不一時將馬拉過文廣上的馬來下了竹茶直
這才回至壽州地 去投元帥周子翎奔宋營而來不多一時來在宋營叫道 蓋旗官上裡
學會折仙一抱劍 英雄堆里稱奇能去報知元帥說我破了山寨回營交差軍士不敢怠慢
因此汴梁下反表 仗著軍師周子翎進了帥帳雙膝跪倒口尊元帥正先行楊文廣回來

了狄青一聽只氣了个雙眉直立二目元睜

文廣一聽狄青話

開言又把元帥稱

藍旗說是文廣到

狄青又把氣來生

未將被他協了去

順說二蠻在山中

好一狗官楊廣將

明明是把元帥噓

一是天子洪福大

二是元帥大威名

叫聲藍旗傳出去

命他進帳說分明

吳坤劉愷南唐將

有心欺暗來投明

藍旗一聽元帥話

急急出了大帳中

降書順表俱寫下

元帥親自看其情

出了大帳開言道

叫聲千歲聽我明

文廣現出投降表

狄青這才看分明

元帥叫你進帳去

叫你進帳去說清

上寫著

元帥親差親自看

文廣一聽藍旗話

舉步即往帳里行

下有二字是謹封

展開帖皮仔細看

邁步進了大帳裡

見了狄青打下躬

字字行行寫的清

上寫吳劉百頓首

元帥在上臣有禮

今日破山轉回營

狄青元帥仔細聽

我在南唐身為帥

狄青一見文廣到

開口又叫正先行

坤有一女十八冬

劉愷一女交二九

被你女蠻協了去

怎麼能得又回營

又是那

白蓮聖母一門生

不曾嫁主配婚事

今日許于楊先行

將門之子當知律

將令更知君令嚴

聖母叫人送書揀

內有詞句在其中

臨陣收妻全家斬

你有何理對我言

說是姻緣前生定

配于文廣在朝中

兩邊武士把他綁

綁出帳外用刀慘

因此二人許了他

小將不敢送天行

列位文廣前兩回不服他綁還要打他只因臨陣收壽

又想到

豪王不是真命主就服了綁了聞言不必多提且說狄青吩咐兩邊將他

大宋天子仁德公

棄暗投明坤心欲綁了武士一聽此言不敢怠慢一个个手提繩鎖闌將

不知元帥應不應

狄青看罷用手指上來把文廣拉倒在地五花大綁將他綁起來了

好一大膽正先行

臨陣收妻滅門罪

狄青大帳怒冲冲

兩邊快綁正先行

順了南唐把我唾

推出帳外莫違悞

悞令與他一系列同

狄青看把降書用手一指說好一大膽先行明是歸順

武士一聲不敢慢

上前抓住正先行

南唐還敢乍降書表

文廣只得服了綁

武士一齊往上擁

狄青帶怒便開言

叫聲大膽先行官

綁了先行楊文廣

不由腹內暗叮嚀

寔指望

蘆花王爺把情講

那个大刀是青銅

後跟景堯合景聲

那知奸賊不依從

狄青二次傳將令

又象是

李梅方良又下生

急急推出莫消停

武士說是有有有

這個手使槍一桿

那个抱著鋼熟同

推的推來擁的擁

文廣一身是繩鎖

對馬並行走上前

看來還是內親情

亡命旗飄半空中

吓壞了

還有吳坤合劉愷

二人後邊慢慢行

建軍孟強合焦壯

還有先行名岳松

披甲免郎無其數

能征慣戰淨英雄

大家去把人情講

老賊只是不肯聽

一路人馬真威武

刀槍滿路土玃空

文廣眼下要廢命

只聽的

只因綁了楊文廣

所以來了一些兵

馬跑擺動些金鈴

竹茶來了兩疋馬

二位佳人如動手

殺个山崩海水紅

馬上騎著二英雄

若問來了那兩個

要知道

來到救了救不了

金定香春人二名

這個好是鐘武宴

下一回

南唐交兵方知情

那个又如李玉瓶

这个大刀象門扇

第二回

呼延慶求救楊文廣征南

詩曰金銀一世不必求 一旦無常萬事休人是鐵鎖關的長探官奉了呼千歲之命到大路探
 榮華富貴終無了 圖王霸業不到久聽大兵以來千歲命我下書到此說罷將書呈上秋
 爭盡世間名合利 尸離骨散做骷髏青接書分付下邊款待下書之人來使去了狄青拆書
 世人都是夢迷汗 不見荒郊壘壘坵觀看

宋江山仁宗命狄青掛了帥印南征王楊文廣為正先 狄青拆書觀其詳 書內言詞不同常
 鋒之職岳松為副將焦玉孟強為左右建將周奎周元 上拜元帥皇國丈 拜上千歲蘆花王
 為前部將軍其餘隨營聽用蘆花王隨營征南一 本藩奉旨鎮鐵鎖 臣命不吉病落床
 路向南進發中途响道官報說前有竹茶山擋路狄青 反國元帥不守法 軍規不正太猖狂
 分付安下大營狄元帥升了行軍寶帳正欲差人破 三軍闕外搶民女 去去放火燒民房
 竹茶山寨忽中軍官跪倒帳前報道盡邊王呼千歲 大病難愈怎出陣 無奈盡是民招殃
 差使來有大事求見元帥狄青說命他進來說話中 早聞大兵出汴國 日盼不到我自忙
 軍去不多時來使進帳跪倒口尊元帥大老爺小 近日聽說兵來到 屯在竹茶一山崗

無奈差人下哀表 萬望元帥細思量 往邊關去了不表再說狄青一聲叫道正先行聽令聲

千萬分兵來救護 防守邊關擋鶴王 答應說在狄青說拿我令箭去破竹茶山上賊寇文廣

狄青看罷邊關表 腹內暗暗拿主張 領命而去出營搬鞍上馬往竹茶山來早有婁羅報知

且說狄青看罷書內言詞心中自思有心不發人馬前去 吳劉二帥知道吳坤有一女名喚金定下得山來拿去文

又怕到在邊關難見呼延慶有心命文廣領兵前去又恐廣鄉在芭蕉樹上又下山來正遇岳松二人交鋒兩合被

無人破山正在兩難之時忽然想起一計兩全其美記上 金定戰敗回營去了金定見宋將敗陣急急回山花

心頭一聲請道千歲進帳蘆花王早至大營狄青接著圍去我文廣以不見了上部書內言的明白劉愷有一女

上坐恭拜畢狄青尊道千歲盡邊王下書至此求免名呼香春救去拜為夫妻金定也為終身之事二

救本帥有心煩勞千歲去走一起不知意下如何蘆花女定計哄住吳坤劉愷商議投宋吳坤有兩個兒子

花王說就依元帥為王先走幾日須要好好看代文景堯景燁聽他妹子許配宋朝楊文廣滿心歡喜說

廣狄青說焦孟二將聽令你二人帶兵一萬隨千歲前道父親伯父言之有禮

去邊關守護城池二人應道尊命千歲上了車輦 二人開口笑面揚 齊說中國比咱強

鶴王李賀偏邦國 怎比天朝為上邦通山賊又來詐降罪加一等岳松道怎見私通山賊明

周鈴子是一妖怪 那不歸正保鶴王是真來投降怎說詐降

咱今趁早歸大宋 免的後來惹禍殃 總就是收妻應該斬 你也該開格外恩

劉愷吳坤全願意 打發文廣下了山 岳松要救楊文廣 老賊狄青氣滿胸

給他降書與順表 拿回營去說其詳 開言又把岳松叫 仔細留神聽我云

文廣聽說把山下 來到大帳把口張 我命你倆平山寨 到在那時

且說文廣回營進了大帳打躬導道元帥末將不才被擒 他在山上戀賊女 你在山下放賊行

在山上順說反將歸降不知元帥意下如何狄青聽了暗 貪君之祿不報國 你們作了反叛臣

自說道我只說死在山上他又回來了老賊一時想出一 分明不扶我的令 誰能與你嚼舌根

計傳令三軍綁了先行推出轅門斬首眾將上帳保救 今日不斬你們倆 往為元帥管三軍

狄青不准岳松急忙上帳問道元帥為何要斬先行 狄青越說越有氣 叫聲三軍聽我云

狄青說他臨陣收妻犯了軍規因此處斬而且私 快快與我將他綁 打發他們早歸陰

這時奸王不在此 焦孟二將也不存 香春正在後房閑談兵書武策忽聽了環說道二位老
開言又叫兩個子 來了龍虎兩個人 爺下山去救宋營內的楊姑爺去了他二人聽了此話說了
狄青復又開言道 你兩分付仲三軍 環你說打救楊姑爺是為何事了環說道為何什麼臨陣
大帳門外立法場 若殺先行兩個人 收什麼就要斬首金定說到底收什麼呢說這胡塗話
不言狄青要斬將 再說那 叫人甚是著急香春說道有是臨陣收妻該斬你就不
竹茶山上女釵裙 知道那有這樣呆了頭金定說若是這事咱二人必須前

話說竹茶山兩個元帥議論歸宋之事等文廣的回音去才好香春道如此事不依遲就此快快走罷了環備
不提且說宋軍个个聽說先行官被斬各兵都知哄哄不馬抬刀二人各自拉馬搬鞍仗鏝直奔宋營跑下來了
斷齋聲說道斬了先行咱去竹茶山報信吳劉發兵到此 好一个 竹茶山上女英雄

救了先行要緊不言眾兵亂講再說山上兩個元帥候信不 若去宋營救先行 鞭鞭打馬急如箭
到命裏羅下山打聽了說要斬先行之話飛馬回山報與元 蹬蹬梨花快似風 馬走如飛來的快
帥元帥聽報立時披掛正齋代領妻兵下了高山再說金定 馬走快是蹄生風 正催坐駒加仔細

眼前無數盡軍兵 兩個主將出了帥 說是搶 去了先行人兩個

還有兩 少年小將更英雄 殺了無數眾兵丁 至今大兵還未退

原是景堯合景彗 吳坤劉愷亦威風 還要我咱罷賬清 老賊聽說不出馬

他兩並不論長短 一直進了宋營中 吩咐三軍把刀迎

正逢軍士要開斬 兩個先行眼不睜 秋青正在中軍帳內若殺先行忽然蓋旗報道有兩

只聽大炮連聲响 惱了兩個殺人精 個女將損兵折將進營來了秋青就要出馬才至營外

這時兵卒亂了隊 霎時之間乍之營 遇見兩個兒子說將兩個先行搶去兵還未退要我咱算

藍旗進帳報元帥 營外來了二女兵 張秋青不敢出去吩咐各營兵士不許枉動齊放刁翎

殺了軍士十幾個 眼看闖入這老營 護守營盤要緊哪

狄青聽報一些話 頂梁一上冒了風 秋青這裡不出營 怒了竹茶山上兵

叫聲代馬心害怕 口說抬刀心担驚 站立營外高聲罵 罵聲狄青老無能

上馬才出轅門外 遇見龍虎二弟兄 你既掛印為元帥 為甚麼

臨陣不來比比能 正要妝龍算不臨陣 開言少叙書接上回且說竹茶山發兵來搶去兩個先行

我這就著大炮烘 狄青聞聽心中怒 劫了法場還要與狄青算賬狄青無奈只得提刀上馬

拉馬提刀出了營 正遇劉愷營外罵 來到陣上遇見劉愷正然罵不絕聲狄青一見氣的他

狄青一見眼睛紅 手舉大刀攔頭砍 三尸神暴跳五靈毫氣飛空一提消霜馬直奔劉愷而

劉愷大刀往上迎 他二人 來二馬相沖撞了個對面他二人並不答話狄青舉刀便

大戰江場百十合 不分誰輸與誰贏 砍劉愷急架相還殺在一處了

要知後來一切事 下回書裡聽分明 這狄青 一腹豪氣冲雲霄

第三回 狄青怒出馬劉愷惡臨敵 使開他的青銅刀 劉愷誰言英名大

詩曰東風解凍清水透 三陽開泰春光厚 難敵老賊這口刀 他兩個江場逞威風

桃花映水紅光秀 真可笑談白鷺嘔 吳坤山上心內毛 劉兄難勝狄元帥

扶青鷗鶴閑打對 蓑衣斗笠無新舊 狄青刀法果然高 看看劉愷要敗陣

不戀金章和紫綬 看罷山青觀水秀 忽聽人馬鬧抄抄 旁邊跑過兩匹馬

原是景堯合景堯

山上又來人兩個

吩咐收兵要罷戰

竹茶山將不肯饒

定是二位女多姣

一齊催馬往上關

金定拿去小狄虎

香春打吊狄龍刀

要拿狄青去開刀

馬走如飛入了隊

景堯活挾狄元帥

周全周元落荒郊

劉愷這才得脫逃

狄青一見說不好

狄龍有心要想跳

香春緊恨不能饒

一人難擋四口刀

正是狄青招圍困

上前一鞭打下馬

吩咐三軍綁的勞

來了周全

周元龍虎四英豪

且說狄青父子被擒三軍大亂這吳坤在山坡上看的明白

奎元哥們戰景堯

龍虎哥們戰多姣

狄元帥被擒逃走了二將三軍大亂吳坤說道宋軍不可

宋營軍士齊納喊

竹茶兵卒喊聲高

動轉此事只為的先行之事才拿得元帥父子三人等到山上

這才是

馬臨江場難罷戰

必有信來軍士聞聽齊聲說尊命這且不提再說周全

將逢對手難脫逃

景堯戰住狄元帥

元投荒而跑急急打馬一時走有十五里之遙二人收住馬回

龍虎不敵二多姣

眼看看

頭觀看

宋軍難擋竹茶將

老賊狄青心內焦

他二人

退出江場將馬停

兄叫弟來弟叫兄 元帥作事虧天理議回營之事婁羅進來言道有請二位先行三人聽說

不該興意斬先行 惱了竹茶山上將離了書房來在前寨看見狄氏父子俱皆被綁丈

一怒發來多少兵 今日救了楊文廣暗暗思想說老賊如何受綁吳坤見了文廣岳松

元帥被擒必項生 咱倆却上那裡去來到寨前便起來讓坐他二人方才落坐文廣故意惊

山賊必破大宋營 哥倆思想無處奔慌說道元帥為何被綁快快將元帥放開劉愷早會

猛烈一計上心中 何不去投邊關去其意說慢著這老狗可惡與我推出殺了省得暗害忠

好與千歲把信通 二人投向邊關去良在使奸計岳松上前擋住說不可千萬莫斬我國元

要與賢王說分明 不說二人投南去帥留使謀定計好害我等吳坤說要依我將他殺了

再把竹茶山上明 到也干淨文廣說看晚生薄面將他饒過咱好回營

且說竹茶山上兵將擒了元帥父子三人綁在山寨吳劉才是吳坤說依你二人說來只得饒過吩咐婁羅將老

二人吩咐將狄青父子綁上來婁羅將他三人推上大寨 賊放綁

吳劉二人說請宋營倆个先行來議事文廣岳松正 吩咐快放老狄青 占死了文廣與岳才

忙將狄青來讓坐
臊的老賊面非紅
說罷四人下大寨
狄青聽說暗膽惊

依著頭來上邊坐
旁邊坐的狄虎龍
兩個先行把話講
元帥在上細耳聽

吳劉二人忙站起
桌案以前身打躬
今日回營把兵點
明日南征壽州城

只尊元帥莫見怪
起過今朝這一宗
軍中不可無主將
兵要無主必亂營

忙叫景堯合景舜
又叫倆个女花容
事不宜遲快回去
不要耽悞大事情

你們上前謝元帥
謝過今朝綁拿情
文廣說罷意欲走
狄青聽了滿口應

四人使禮開言道
狄老元帥你是聽
文廣說了回營之話
狄青滿心歡喜就要下山
吳劉說慢

不該出斬楊小將
不該要殺將岳松
著咱這條下酒筵與你三人解
和我二人還有大事相求
不知

不是人馬去的早
兩個將軍活不成
尊意如何狄青不知甚事
無耐只得入筵酒飲之間
劉愷說

他們要是被你斬
如今豈能又得生
前日老漢被岳將軍打下馬來
並未損殺與我
他說呀我

你代先行回營去
再不許你使故董
放回楊將軍我豈能失信
是我蒙岳將軍之德
回與吳

若把你們再來害
一刀給你脖子平
兄商議放回楊將軍
聽說元帥要斬他二人
我弟兄二

人念宋營有大仁大義之人為何處斬因此搶來二人 不言狄青犯思想 劉愷聞言把話明
 挾來元帥我早有歸宋之心怎耐無門可入今借此機且說狄青正無胡思亂想不定神思劉愷說元帥不願
 會情願投在元帥帳下聽用狄青聽了有心不收又怕意麼狄青說豈有不願意之禮但只是先行應允就是
 不中代說收了文庸之仇又難報了他可左右為難老夫無有不應之理劉愷說如此受咱大家一拜說罷傳
 起來了

難壞老賊名狄青 腹內展轉暗調停了秋元帥

知後寨香春金定景堯景舜滿山嘍兵齊來叩拜

有心不收竹茶將 十个狄青活不成

這才是 竹茶山兵改歸宋營

有心收下這些將 殺子之仇報不能

難壞了狄青老奸宦 吳坤分付從擺筵

一概俱是他膀背 真是我

景舜執呼堯抱瓶 劉愷吳坤來勸酒

眼中刺來肉中丁 待說不將前仇報

大家一齊飲劉伶 酒過三巡菜五味

是我這 枉費心機一場空

二宴站起二先行 口尊元帥該回轉

左思右想不如意 前後思尋甚難情

營內無人管軍兵 狄青聞言忙站起

就此告辭要回營

五人營門下了馬 這才進了老中營

筵宴已畢文廣站起言道天已不早何不趁早回營才 狄青坐了元帥位 二先行面前身打躬

是狄青聽了就此告辭吳劉並不留連說元帥回去明 狄青欠身忙讓位 兩邊坐下二先行

天領兵下山入營狄青引了二子出了寨外有人拉過馬 元帥開言把先行問 明日如何往南征

來五人搬鞍上馬下了山寨直奔本營走下來了 狄青坐了中軍帳議論征南之事文廣說明日兵發鐵

歡乍了 狄門父子三個人鎖闕在議狄青說就依將軍之言分付三軍聽點曉諭

馬上加鞭事在心 只說去進幽冥府各營明日兵發鐵鎖闕各營各哨俱已點過日已沉西

惡鬼成了行善人 先時已經入虎口用了晚飯各自安歇不表再說狄青回了本帳掌上

也是山 神管著他不能吞燈燭自己坐在帳內罵聲文廣我把你這狗娘養的早

心好到處人欽敬 聞名也怕果是真晚隄防著我罷那時到在南唐見了反國元帥周鼎

狄青行走甚得意 遠遠望見大宋學子議論害了文廣出了大患定是這個主意呀

兵丁出來接元帥 看見來了二先行 老狄青 坐了中軍計牢籠

思想好把外國通 見了南唐周劔子到來狄青說有請吳劉二人進帳吳坤劉愷進帳躬

咱們二人叙交情 他要果然神通大身施禮尊聲元帥發兵南進我等願効犬馬之情願

殺了文廣拿岳松 然後再殺蘆花王前去狄青說如此即時發兵不得有悞吳劉尊令出

領兵殺進汴涼城 殺了昏君仁宗主營吊山上嘍兵三千隨在先行隊內往南進發狄元帥

那時我也坐龍亭 正是老賊賒打算分付放炮拔營

忽聽樓打二更 過了二更交三鼓 這狄青 三軍放炮拔了營

大帳睡下老狄青 不多一時到四點 人馬滿路亂烘烘 人馬駝駝往前走

交了五鼓天大明 威風糾糾向前行 馬跑塵土遮紅日

一夜過了合營兵丁俱各用飯已畢來見元帥元帥 風吹藍旗飄半空 鎗刀劍戟光繞日

吩咐五營四哨精騎外委个个聽點四路軍官八路督 啦啦吹的振耳鳴 頭前文廣領著隊

兵齊來聽差一聲令下一个个都到元營參見元帥已畢 後跟兩個女花容 還有吳坤合劉愷

狄青分付兵發鐵鎖關有藍旗報道竹筴山上降兵 景堯景舜二弟兄 先行隊內添兵將

文廣這回更威風 行程正逢三月景 第四回 楊文廣征南卧鳳山被困

日暖風和大野青 陸地見些遊子唱 詩曰 蝸居茅屋對山青 時至來春色色新

河內冲船老漁翁 片片白雲春山上 高林雀鳥葉中驚 樵子 最喜的是

點點青鷗在水中 入庄又見兜童耍 吹面不寒楊柳風 雖然斧担不離身

過村看見女花容 曉行夜住不記日 强是朝班聽曉鐘 若把水秀比山青

饑食渴飲奔前程 急急趕奔南路去 船小舟輕最怕風 將眼睜 色色青

不久要到鐵鎖城 正走之間藍旗報 但只是 紫陌紅塵一片青

跪在馬前報一聲 面前有座高山寨 進有藍旗報道前二十里路有座卧鳳山山上有个肖豹

山高巔岩甚威風 上有要兵無其數 是个好將能有萬夫不擋之勇文廣聽了賞了藍旗藍旗

一杆大旗飄在空 上寫卧鳳山一座 上馬去了文廣一聲高叫景彗景堯聽令二人提馬前來

山上為王是女兵 說到此處住一會 說尊令文廣說你二人領要兵三千前有卧鳳山山上有寇

歇歇再把下回明 你二人前去平寇二人答應領了三千精騎前往卧鳳山去了

文廣傳令安下行營

狄青說命你二人代領本部兵丁前去破山今夜發兵急

楊文廣

一聲令下安行營奔到山下與二位公子合兵處夜間攻山不得有誤三將

大小兒郎將馬停

此處就是平川地領令出帳點齊人馬只往卧鳳山來了

前有大溪後無林

前有河水好養馬

這才是

吳劉二人起了兵

後無山林不藏兵

三軍埋鍋造了飯

寅夜之間奔前程

二人馬上閑談論

先行進了老元營

見了狄青忙開口

狄青行事太不公

初次就行這樣令

前有山寨把路衝

卧鳳山上出賊寇

夜晚如何破山峰

不知山上有什麼將

擋住去路悞途程

我命景堯合景彥

不知婁羅精不精

賊人不知強合弱

代兵去平這山峰

大略他們難以破

山上路徑摸不清

正是二人說長短

元帥還得令發兵

狄青聽了忙傳令

來了二人小英雄

吳劉二人進帳中

吳坤劉愷進帳內二人正說狄青之過舜堯二人來到馬前吳坤說你可

狄青面前打一躬

用了飯無有二人說聽探馬報道又發兵來並未用

飯待父親到來一全用飯劉愷說安營一聲令下扎了大山高林茂甚威風 他們連走代觀看
營三軍俱用了晚飯天有一更之時正當三月十六月色輝離山不過半里零 樹木風响似虎吼
煌劉愷說咱領老賊之令今晚破山可去探聽山上動靜 四人有些心內驚 這是四人該有難
吳坤說景堯景輝代馬咱三人上山觀看山中動靜你 一步走入是非場 只顧觀看山上景
劉伯父在營聽信回來再作商議劉愷說我同你前去道上埋伏未看清 不在山上為過寇
偷看山勢如何遂傳令三軍不許亂動四人一齊出營上馬往 八成就把性命傾 劉愷馬上低頭看
卧鳳山走來 前有一物把路衝 劉愷說是且慢走

他四人

大帳之外上了馬 這裡必有埋伏兵

若去山下看動靜 四馬如飛來的快劉愷說不要走了此處必有埋伏還未看見麼吳坤說理
遠遠望見一山峰 明月當空看的準伏在那里代我擋他一陣舉起斧就要臨敵劉愷說不是
這座山寨大不全 山上婁兵來回跑埋伏兵將何用着忙那前邊路上有一物豈不是埋伏吳坤
必是打更帶尋風 四人月下觀山寨說得了枉為了大將這等膽小山道之上山石甚多就是滾

在道上怎見是一物的埋伏呢劉愷非是山石原是個理

忽聽林內打梆鈴

聽見梆响說不好

伏景堯景舜上前看過若是山石就罷不是山石不可動

那邊必有埋伏兵

議論之間留神看

他二人上前看原是一個死羊劉愷說不必動他遠路過

樹林之內有人聲

忽然跳出人八個

去景堯景舜提馬從旁邊過了走有一箭之地站下吳

來到此處看分明

觀見馬上四員將

坤說死羊怕甚東邊過去了我走正道將馬一提倒在死

大家開口罵一聲

你們走著你們路

羊跟前把斧頭倒回用斧柄往空一挑可就不好了

因何悞咱拿大虫

說著八人往上圍

老吳坤

挑起死羊往空扔

照著四人下絕情

忽聽叮噹响連聲

死羊崩出三支箭且說吳坤將死羊一扔崩出箭來幾乎傷了性命幸虧他

箭杆一上帶响鈴

四位英雄仔細看三人離遠些若近時准傷性命劉愷說這是拿虎的埋伏正

死羊背著一張弓

不知定下甚麼計在此講忽林中出來八個人罵道因徒東西放路不走將虎

此時四人心內驚

劉愷說是知道了貪給扔了劉愷吳坤景堯景舜如何受得這些話說該

准是有心拿大虫

四人正在不解意死的奴才我等寅夜過山你等弄下這樣埋伏幾乎將

性命傷在你暗箭之下還敢強咱麼八人聽說心中大怒且說這三人逃回山去眾人一見說等你們抬虎來呢三人仗著他人多往上闖來使又就刺他四人那里容得槍說不好了大王果曾睡著不曾眾人說還未睡呢三人聽了刀并舉殺在一處一場好戰呀

不知死的楞頭青 拿著凶神並福堂 久就殺上山來了

這個使又迎面刺 那個使槍執前胸 三人開言道 大王在上聽 說起人四个 行事也太凶

仗著人多膽子大 一个一個顯其能 手使刀合槍 見面消停 不多時間 五位盡傷生

吳坤劉愷忙動手 堯舜二人現威風 四人能戰騎駿馬 手起刀落命就傾

四人敵住人八个 斧起刀落冒血紅 殺了弟兄人五个 眼看殺進大帳中

槍刺槍挑只一陣 打虎人兇性命傾 大王快快把山下 若是晚了不留情

八人殺了正五个 還剩三个逃了生 肖豹聽說氣乍肺 他才提鎗上能行

去上山中將信報 報與肖豹得知情 婁羅拉馬寨門外 燈籠照的滿天紅

這回上了高山寨 準備肖豹下山峰 肖豹急急催戰馬 霎時來在戰場中

二老二少將奎英 大王觀罷開言道 必得上前問一問 問問他

來者快報你的名 抬頭窺見四員將 多替來了這些兵 見了吳坤心害怕

且說天交三鼓肖豹帶領嘍兵下得山來闖入江場站住未 口尊聖上身打躬 弟子肖豹犯何罪

曾聞言吳坤提斧大喝一聲那里的小小毛賊竟敢擋路肖 免你死罪壽祿增 你在山作賊搶民女

豹聽了向對面借着月光觀看敵將威風的緊哪有西 殺人放火作經營 去今收了這山寨

江月為證 吳坤聽說心暗笑 叫聲肖豹聽分明

西江月 此將身材高大 馬上端坐威風 老爺一一對我明 你今改過問天良

身穿紅袍面棗紅 好似朝前關公 吾神容你去逃生 如要不得我神令

此人上陣能冲鋒 只因天下無定 目下叫你活不成 肖豹聞聽心中怕

肖豹觀罷將吳坤 口內不言心內驚 連連答應我應從 肖豹聽說回山去

我今夜間來臨陣 遇見昔日美髯公 來了鐘全把話明 假粧神仙哄寨主

想是老爺來顯聖 少主吉來多主凶 那里有那關聖公 明明人充你就怕

他救趁此把你賺 肖豹聽了鐘全話

無名大火往上攻 罵聲野賊真可惡

為何來把我欺哄 我今要是饒了你

總不姓肖本字更 肖豹思想越有氣

馬入江場要行凶

豹聽了鐘全之話說小輩假冒神聖哄我真來無禮莫

坤笑道我雖不是關公我這斧比老爺那口刀還利害呢

罷舉斧便砍肖豹知道不是神人舉鎗架過殺在一處

好不利害呀

這吳坤 那肖豹 平日却有千合勇

今日心內却膽寒 細想不如敗了陣

必須好好守住山 等至天明排隊伍

好拿他 四個一齊去上山

肖豹想著要敗陣 吳坤不放他歸山

使開他的加鋼斧 肖豹招架只怕難

正是肖豹命難保 來了月華女婢娟

這回月華把山下 拿去了

歸宋父子四員官 說至此處住下罷

歇歇咱再說其詳

第五回 二魁元投關焦孟將探情

詩曰 深田靜坐對茅齋 舉步閑遊上古崖

悶向爐中看煉藥 閑從山下掃松柴

黃毛猛虎堪為伴 白面猿猴獻果來

獨坐夜深觀皓月 逍遙勝似立金堦

詩罷書接上回且說肖豹與吳坤大戰江場未見高低
景堯景舜上前搃鎗就刺鐘全看的明白三个人把大王圍住
他怕馬來至江場擋住景堯景舜二人劉愷見了便催馬提刀
趕來舉刀照鐘全砍來鐘全便使刀擋住三人殺在凶惡之處
各顯其能可就紅了眼睛死戰江場一陣好殺呀

這些人

江場一上動了手

入了卧鳳山寨中

肖豹傳令把門閉

明爐打鐵一般同

鎗來刀架叮噹响

他們想進萬不能

劉愷說是咱回去

斧去鎗迎冒火星

六馬盤桓多一會

大家回在自己營

此時天已有五鼓

使壞肖豹小英雄

有心與他走幾躡

金鷄三唱大天明

押下這裡且不講

播著鐘全了不成

低頭一計有有有

再說南朝周子鈴

此時何不下絕情

手中鎗法改門路

且說南唐豪王用了周子鈴一心要奪宋室江山兵發鐵鎖

五虎斷門刺前胸

吳坤覺著鎗法改

有盡邊王呼延慶擋住不能前進大兵屯在鐵鎖關周鈴

子與呼延慶打了一仗受了盡邊王一鞭打的周鈴子鼻慶病體全愈日間與千歲商議破反兵之計救兵如口冒血大敗回營呼延慶進了城內傳令三軍守關多何不到千歲說量竹茶山有多少兵將能擋我數萬之倫灰瓶火藥滾木擂石晝夜小心三軍答應尊令延慶眾延慶說不如差人去探為何大兵不到正說此處有吩咐已畢回在府上見了夫人細訴陣上妖人之事蘆夫守城的蓋旗報道城外來了兩個小將要見千歲延慶人說妖人困城明日妾身出城見一堆雄說罷日已西沉用說知道了蓋旗出去延慶呼焦孟二弟全我一到城上了晚飯秉上燈燭延慶說了一聲不好昏迷不醒夫人就二人尊令來至城樓往下一看只見將怎樣打扮哪知多日不出陣今天冷然出馬又與妖道惡戰使了一身汗 滴樓一上用目瞧 城下站立兩馬鏢回府卸甲冒了風了自己調開二九衛生寶灌下方省人 馬上坐定二員將 面貌一樣眾同胞事夫人方才放心叫三軍將免戰牌高掛妖人長長要戰 這個跨下白龍馬 那個騎的馬白毛蘆氏無法可施聽說汴梁發兵來征南唐急急命去 這個手使銀戰杆 那個使的丈八毛救元帥狄青命千歲前去鐵鎖關看南唐兵將如何 這個白緞扎巾代 那個白緞綉花袍千歲代領孟強焦玉奔至鐵鎖關早來至關內呼延 這個身高有丈二 那個馬大人又高

越觀越看無二樣 巧手丹青也難描

延慶觀罷開言問 那里來的訴根苗

周全周元尊千歲 洗耳聽咱說分曉

自從鶴王進戰表 狄老元帥將兵挑

增孝王爺楊千歲 前戰先行殺氣飄

出京走了三個月 數千途程路遠遙

人馬趕奔南唐路 藍旗中途稟的毛

他說那 竹茶山上有大叛

兵多將廣殺氣高 元帥聽了急傳令

曉諭三軍與將校 竹茶山下安下寨

元帥大帳把兵挑 正副先行一聲叫

前去山下把兵交 二位先行去出馬

山下來了女英豪 拿去先行楊千歲

鋼打副將敗陣逃 先行山上收四將

又收兩個女多姣 回營見了狄元帥

山上之事從頭學 元帥聞聽動了怒

綁出帳外要開刀 竹茶山上聽見信

發來無數眾軍校 吳劉父子人四位

最難惹的女窈窕 搶去正副先行倆

元帥營內發了毛 反將急急來要戰

元帥無奈把兵交 過場走無二十躡

將元帥 搶過他的馬安喬

兩個兒子去解救 他父子个个也未逃

咱們二人難支持 陣上失機却也逃

軍中無帥兵自亂

此時不知怎麼招

正是他

二人說了這些話

過來焦孟二英豪

要去大營探軍情

出關走有十五里

眼望城下留神看

原是周家二同胞

西方墜落太陽星

二人心想要吃酒

焦孟二將看是周家弟兄吩咐開關延慶說慢著他二

進了村庄酒店中

吩咐老三快炒菜

人你們認得麼孟強說認得延慶說既然認得放他進

好酒拿來兩大瓶

一時吃完就算賬

來一齊來到帥府見了蘆花王二人拜了千歲王爺問

二人出店旁路行

仗著自己膽子大

大兵未何不到二人這般如此細訴一番蘆花王聽了這

不管早晚就登程

家人催馬頭引路

些事情罵道狄青行事太奸獨過甚此被擒焉能與

他們後邊馬不停

一夜走有四更鼓

你留命回言說安定二侯前去探聽竹茶之事諒來

寅行夜走趁月明

人馬一宿未住走

二位先行不能喪命大兵必來狄青吉凶難定探聽

夜月有景不俗同

淡月星輝添長景

明白速來回報焦孟二人領命去了帶了手下家丁

可意白雲合輕風

林鳥啼處烟霞盡

二十餘名向竹茶山晝夜趕奔前程走下來了

五更滴漏到天明

說不盡夜晚行的景

樹頂山頭日早紅

不言觀看此營寨

再說三軍報事情

他二人趕奔路途帶了家丁二十餘人行了一夜日出東方

外邊來了人一點

盡騎大馬象似兵

之上衆人腹中饑餓尋我集店買些酒飯食用一帶

九成準是山上將

十成來探咱的營

山川不見庄村急急催馬前進

賊頭賊腦一齊看

指手畫腳亂烘烘

大家一齊催走龍

川山過嶺奔前程

二人看罷此營寨

劉愷聞報這些話

山中林鳥聲不絕

河內白鷺將翅騰

傳令帶過馬走龍

劉愷出了行兵帳

心急不觀一些景

緊緊加鞭催能行

遠遠望見一股兵

兩旁兵卒十餘个

正然駝駝向前去

忽然閃出一座營

首將兩員黑與紅

馬上加鞭安喬掛

營門以外旗兩杆

此處不象宋家營

月牙大斧安喬橫

一匹黑馬如墨染

一个劉字有四尺

一个吳字四尺零

一匹紅馬賽歡龍

看了一回要放馬

數杆小旗安四角

寫的宋字且真清

吳坤後邊把話明

說是咱們去出陣

焦玉看罷知道了

就知吳劉投宋營

見个高低並雌雄

二人才至江場上

又來堯舜二弟兄

吳坤說咱倆去交戰

殺一個

山崩地裂血水紅

我倆與你助威風

弟兄二人領命去

且說焦玉說了一回二人知是宋朝將官回來與吳劉說

來到陣前問一聲

你是何處發來將

知劉愷說焦孟二人我相也聞名但是他從何處來的

却因何故至此中

真假虛實對我講

他們議論之間焦孟二人拍馬而來到在近前開言便問

張王李趙報你名

焦玉孟強開言道

你是那里來的人馬在此安營為何吳坤說俺投宋

二个小兒細聽明

俺是平西二員將

大將吳坤也適纔二个小將那是老漢二個大兒子

東京汴梁有門庭

老爺大名叫焦玉

那位老將姓劉名愷投宋征南此處山賊阻路故此扎

定國侯伯楊大名

他是你大爺本姓孟

營安寨平滅草寇不時大軍就到你是從那里來

安國侯伯有大功

你等何處人共馬

的要向何往孟強說欲到竹茶山探事聽你說來即

為何在此扎大營

正然江場來盤問

是竹茶山將官不知先行現在那裡吳坤說先行在後

馬擺鸞鈴振耳鳴

要問那裡鸞鈴响

二十里安營說罷二人進營下馬有衆人一齊俱各下了

卧鳳山上來了兵

這回肖豹把山下

坐騎這才進了大帳劉愷景堯景舜吳坤等大

家見禮儀孟二人謙讓一會俱各入坐吳劉問道二位胸前一對狐狸尾
 胸後斜插雉雞翎
 將軍從何處起身走了幾天二人言道昨日午後自邊白緞羅裙腰中繫
 紅緞大襖色鮮明
 關來的走了一夜方才至此還未曾打尖呢吳劉吩咐臉似桃花未搽粉
 柳葉灣眉眼似鈴
 擺筵速速備來不多時酒飯全好二人坐了首席下耳帶金環翡翠墜
 緊挑烏雲不朋鬆
 邊吳劉相陪酒飯已畢安派破山之策正說之間忽通官鼻子櫻桃口
 玉米銀牙硃唇紅
 聽炮响大家出營觀看只見他
 杏眼元春生殺氣

但只見 跑開幾匹馬能行 玉腕擎刀就行凶 要知後來一切事

馬上將官未看清 蜂擁嘍羅無其數 下回書裡再告送

隊伍排開果然精 二杆大旗分左右 第六回 大破卧鳳山兵發鐵鎖關

當中出來一股兵 出來一匹桃花馬 詩曰 小船兒又無舵 數片蘆蓆搭撒破

有一桿 綉花紅旗飄在空中 釣得魚兒兩個 閑時拿上市間貨

馬跑如飛來的近 原是一個女俊英 飲罷香醪醉且卧 寬懷曷

我獨樂

乾坤有分神仙破且說景堯來至江場說道你少爺的戟不挑無名之楊柳詞一首叙過書接上回吳劉焦孟大家觀看山人報你名來肖月華聽見這一聲到也洪亮留神觀看來上兵勢隊伍雁翅排開閃出一員女將好不威風的緊哪 肖月華 打量對陣少年郎

是他們

觀罷來將女群紅 雪煉人馬賽如霜 手使丈八方天戟

跨馬擎刀殺氣騰

三寸金蓮牢踏蹬 背後插著劍銀壯 騎一匹

光光玉笋提疆繩

觀看之間來如箭 似箭如雲追風馬 帶一頂

馬臨且近便知音

眼望大營高聲喝雪白銀盔亮堂堂 白緞戰袍千朵花

那個敢來比比能

堯舜二人要上陣護心寶鏡放亮光 觀罷一回開言道

吳坤就把將令行

吩咐景堯擋頭陣來的小將聽其詳 你是那里小孩子

須要小心賭輸贏

景堯答應上戰馬上陣還未退奶黃 公公喝喝相回事

一直闖到江場中

大喝一聲驚人膽拿的銀戟那們長 看你形景可不善

高叫了頭報你名

不知交鋒強不強 問我姓肖月華字

再問就是你相姑娘 景堯聽了一肚氣
罵聲了頭少發狂 少爺姓吳名景堯
不用勞叨弄巧腔 說罷使戟分心刺
月華架過不慌忙 月華使刀迎上去
景堯使戟上邊川 刀砍戟迎叮噹响
戟刺刀開兩下慌 二人大戰二十躡
月華心下自思想 有心再戰三五躡
大家俱來我怎擋 虛砍一刀敗下去
小將催馬趕的忙 月華一見心內喜
手拿一物空中揚 景堯只顧望下趕
抬頭一看臉下黃 有个小兒拿著鎖
將他拉到地當陽

對陣吳坤氣紅臉 手提大斧把馬冲
大喊如雷聲不住 大膽了頭敢稱能
揚起大斧往下塚 月華舉刀往上迎
他們回合百十躡 月華祭起捆仙繩
走馬拿去吳老將 劉愷催馬把陣冲
未上三合又拿去 孟焦二位把氣生
二人來戰月華女 肖豹鐘全催走龍
雙雙來戰孟焦將 忽然又來眾裏兵
有名頭目百餘个 俱都是
能征慣戰好英雄 頭个頭目祁窩藻
弟兄二人夏云桐 三名梅文合梅武
還有馬蛟合馬龍 王文治本是武舉

號叫夢樓楊大名	來了任義與丁鳳	又是一匹黃毛兔	亂放逍遙來交鋒
田雨後跟小馬明	下邊頭目不用講	金定香春頭引路	後跟正副二先行
表全那有那些工	這夥頭目把山下	走馬如風入了陣	不用分說動了凶
下山要把大營平	打一衛來又一果	岳松銀垂空中舉	捶落山賊冒花紅
將二人圍住不透風	他倆個	金定香春刀輪動	撞見敵人脖子平
久經大敵不侶虜	卞斧輪開顯奇能	文廣銀鎗如怪蟒	兩手搥開蟒騰空
任他們頂天的將	豈能擋住這些兵	孟強焦玉難招架	正在為難無法冲
衆人一齊往上闖	兵刃齊舉似飛星	左冲右闖出不去	猛然殺進二花容
月華小姐要祭寶	忽然大炮振天庭	復又闖來楊文廣	後邊又來將岳松
要說那里大炮响	宋營至此扎下營	亂殺亂砍只一陣	殺敗山賊逃了生
營中跑出二匹馬	哪喊搖旗一窩蜂	陣內出來焦孟將	悶壞正副二先行
前有兩匹胭脂馬	隨後又來雪白龍	他們怎麼來到此	吳劉四人那里行

只顧冲鋒難說話 只得冲殺不消停 卽三軍帶馬三人搬鞍上馬奔卧鳳山而來
 山賊漸漸敗了陣 不見吳劉人四名 宋營出來二花童 卧鳳山下去逞雄
 不言宋營逞威武 再說月華女群紅 來在山下叫小卒 稟報稟報快稟明
 看看敵兵來的勇 傳令一聲收了兵 稟你主將那女子 叫他出來好交鋒
 且說肖月華有心奪寶擒拿敵人忽然來男女四將殺法 若要遲悞不出陣 惱了奶奶不留情
 利害急忙傳令收軍兵馬回山而去焦孟二人與文廣岳松說道 殺上山去拿肖豹 再拿月華野汗精
 二位來遲一步我二人性命難保言語之間進了大營三匹馬 嚶羅開言讓進陣 未曾開口面帶驚
 進了帳中大家落坐金定香春一見帳中無有父子四人陣 尊聲大王說不好 山下來了二位女奎英
 上亦未有心內著忙只見文廣問曰你二人因何至此吳劉四騎著兩匹大紅馬 手擎二柄刀青銅
 人那去了二人回說是俱被那个了頭拿上山去了有个公口口聲聲把咱罵 一些言語甚難明
 子被風刮去無有踪跡金定香春聽言只氣的杏眼元睜 他叫小姐親出馬 比比武藝是誰能
 柳眉直立咬定銀牙用手指定卧鳳山潑口大罵二人 嚶羅稟了一些話 肖豹氣的眼睛紅

且說肖豹回上山來將吳劉三人就要斬首鐘全說不如此
 海棠花馬一色紅 肖豹這裡未看到
 暫留他三人之命而且山下將官太廣聽說殺了三千休與咱
 金定香春把馬迎 見了肖豹就動手
 正議之間喫羅報道山下要戰肖豹吩咐將他三人暫代下
 那管皂白合青紅 手起刀落急又快
 去代馬一到山下 肖豹鋼鎗忙來迎
 二女大殺肖寨主

這肖豹

上馬下了一座山

來了文廣正先行

走馬活擒小肖豹

瞧見對面二佳人

上穿石榴紅大襖

又令三軍綁進營

山上來了鐘全將

下繫牡丹綠羅裙

長春花系絳搵九古

金定上前又相迎

二人陣上走一場

腰帶一張扁豆弓

菊花金盃雙鳳翅

香春飛鏢下絕情

照着鐘全扭了去

綉球花盃綵向日紅

楊柳身子梨花面

鐘全陣上吹了燈

結果了

玉笋尖手如春蔥

杏花眼晴眉如月

志勇兼全一員將

暗箭難防性命傾

櫻桃小口珠唇紅

玉木銀牙排兩行

江場死了一賢士

山中來了惡花容

芙蓉滿面帶春風

綉絨大刀如門扇

綉絨大刀分門路

刀刀有路武法精

一人党住人三个 祭起那条捆仙绳 一人党住人三个 祭起那条捆仙绳

金定空中出聖手 拿来月華捆仙绳 金定空中出聖手 拿来月華捆仙绳

月華一見心中惱 了頭又有多大能 月華一見心中惱 了頭又有多大能

祭起一口清云劍 搖頭擺尾象龍形 祭起一口清云劍 搖頭擺尾象龍形

金定着馬旋馬跑 月華跟着不放松 金定着馬旋馬跑 月華跟着不放松

一時跑有百餘里 等時未在大都城 一時跑有百餘里 等時未在大都城

把他们 寄在大都且不表 把他们 寄在大都且不表

再說山下那些兵 再說山下那些兵

且說文廣一見金定跑了只當有什麼計策看看無了踪跡急急且說文廣一見金定跑了只當有什麼計策看看無了踪跡急急
傳令焦孟二人與副將前往卧鳳山殺去隨令香春代兵二千傳令焦孟二人與副將前往卧鳳山殺去隨令香春代兵二千
破山自己以為接應四人尊令而去一直攻進山口打開寨門破山自己以為接應四人尊令而去一直攻進山口打開寨門
殺了頭目千多名嘍囉死的無數其餘盡皆投降香春人殺了頭目千多名嘍囉死的無數其餘盡皆投降香春人

後寨放出女眷自去迎命不表再說他三人找着劉吳三人善報惡報理相通 要知后来一切事

解去絕鎖將金銀銀足搬下山去將吳劉三人送出香春 下回書裡聽告送

也送去了岳松傳令唵羅將山寨架火唵兵將天架起這 第七回 周鈴子討戰楊文廣臨敵

回火起烟生好凄凉人也

詩曰

炎天六月薰風爽

卧鳳山上烟火生

烟冲霄汗似雲騰

垂楊堤畔長來往

榴花映日荷花長

數截脩成一時了

千層樓閣被天烘

聚宴几處笙歌响

興來垂釣網收網

画樓彫柱成灰炭

樓台廳廡盡變紅

強是姓字題金榜

堪笑樵子不如俺

看起來

耀武揚威不可想

肩上担柴汗直淌

多不趨少不趨

你看這

往日不與今日同

五湖四海隨波長

他想高上無今日

不料人被人家平

漁家事叙罷書接上部說的破了卧鳳山火焚了山寨天

這就是

萬里山河花上露

家回營交令見了狄青將破山之事說了一遍將肖豹綁進

富貴榮華風肉燈

善惡歸終全有報

天帳狄青一見就要開斬文廣岳松孟強焦玉講情留他性命

狄青說他自己為寇心懷不仁斬他不虧何又留他做武夫難免無惡名肖豹坟前無人祭甚推出斬首不可有誤三軍推出營外又結果了一个不第一他担不孝名站山為寇又叛國善之人又為不忠第二宗不忠不孝真萬惡

這也是

作惡之人不善終

這是狄青見得明

勸人老成多好學

無頭之鬼歸陰城

逃魂只用三聲炮

學那松和四時青

今日除了此處患

取命就是劍鋼鋒

昨日山上稱孤寡

免得富家心胆惊

省得客人不敢走

今朝作鬼赴幽冥

十軍隊內為首將

去了殺人斷狂虫

營外斬了肖寨主

萬馬營中報奎英

臨死還在十軍隊

軍士拿頭見狄青

狄青吩咐扔出去

歸終尸橫萬馬營

從今再不為王位

扔在溝壑山凹中

傳令就此拔營寨

已後難將孤寡稱

花花山寨空如地

大小三軍不消停

庭閣樓台盡凋零

看來成風不如我

且說狄青吩咐斬了肖豹拔營南進直奔大道而來

誰然不好現在生

總然英名傳萬舌

老狄青

傳令拔營三聲炮

馬步兜郎起了行

越着狄青起人馬

開花野草堆能看

直奔南邊壽州城

越成幾樣花草名

頭代鳳翅擊芍藥

論走也得三五日

書內那用片刻工

眾兜郎

身穿凱甲老來紅

正走之時人未振

探馬兜

碧桃鮮花造了反

迎春山河不太平

飛星流水報事情

人馬不可往前進

牡丹花的旂一面

雞冠花開好行兵

到了邊關鎖鎖城

海棠花隊伍三軍關

梨花兵卒亂哄哄

兵馬正走响道官馬前跪倒啟老爺來在邊關十里亭了

五相棠棣俱招討

粉團花兜為先行

狄青把虎腕一伸傳令扎營後有詞為證

副將木杳與人馬

八殿山茶調領兵

大炮連聲分子母

兜郎成烈如猛虎

九月金蕭經霜打

撲着石榴大通行

地相東西南北中

法按金木水火土

吼以花兜吹洋號

老來少花在家中

左青龍 右白虎

前朱雀 後玄武

老來少花在家中

茉莉花安鑾葵花鏡

生鐵鑄成救命錘

豹皮造就花腔鼓

關烘烘

三軍馬過古花營

又牙麻角護衛營

報馬來回起塵土

馬如龍 人如虎 掛甲三軍逞威武高喝有請呼延慶走入大帳狄青接進禮相謙讓同
旂幡飄飄日月昏 鴉雀不敢空中舞歸座位延慶說元帥年已過邁千里迢迢不辭風霜
狄青老將坐中軍 筆與南唐爭鬥賭勞帥數萬之眾而來多有辛苦了狄青說為國竭力
話說狄青安營一舉有藍旗報說蘆花王爺到狄青馬敢辭勞

聽報急急迎出帳外參拜一舉同入大帳蘆花王坐在上邊 老狄青

未曾開口把話談

眾將參拜一舉各歸本帳不言再講蘆花王說狄皇親功高 口尊千歲聽我言

因為毫王不守分

了本御耳聞竹茶山又得數位英賢看起來是元帥用我主萬歲把旨傳 欽命老夫掌帥印

兵仁德太大纔有這知名者就投帳下聽用真乃是德厚內有多人要奪權 為仗聖上多寵愛

流芳真來可賀真來可敬狄青聽了有些著忙心內發愧才命老拙把兵遣 出京來至燕州地

面上生羞半晌開言說道臣無庸之夫有何生色感動他 那里有座竹茶山 上邊有些能征將

人此不過我主洪福南唐該滅才有這天助之力二人言語有倆女子更難纏 將咱先行獲拿去

際中軍說報盡邊王爺來到營外狄青說請兩邊聲 又放先行回營盤 臨陣收妻犯規律

軍法一欺豈容寬 這次要容他的過文廣微有小錯你就要殺總有大過斬了他本御也是
別將必說法不嚴 因此我才要正法與你這奸賊算賬蘆花王說了一切言詞老狄青聽
綁出營外將刀冷 並未有人把情講了面黃如土一言不發心內暗自說這怎等得知等至南
天至午時炮振天 竹茶山上發人馬唐先拿奸王送禮然後再合文廣那小冤家作對
將咱先行搶上山 那時我去將賊擋 他奸賊 心中暗暗細思忖
老漢又被他人拴 綁上山去就要斬 壞意歹心奸計毒 不良心腸時不退
多虧先行把命全 大家一齊作團套 謀國肺腑日長存 長行想害楊文廣
強逼投降才下山 這老賊 那時方趁老賊心 蘆花王爺奉欽命
隱惡揚善一些話 蘆花王爺答了言 專管狄青一個人 狄青自己心暗恨
話說蘆花王說狄皇親言之差矣本御金殿言的清白先 可恨仁宗這昏君 及然叫我為元帥
行命本御我管不與元帥相干先行總有大過還有本御 為何叫他管著臣 等著南唐咱再講
呢為何背著本御就行斬殺之令眼內無人這等可惡 我把江山暗送人 見著毫王他的將

咱就靚面細平論

山河世界全在我
迎風本藩不能相陪就要告辭秋青說此千歲美意老

得了天下平半分

先殺花王解解恨

漢全收說罷延慶告辭而去不表蘆花王見盡邊王

然後去殺那昏君

秋青老兒暗發恨

去了吩咐文廣各回本帳文廣去了千歲吩咐御林軍站

一心要將大宋吞

長言說

輦長隨官答應侍候千歲上了輦將官都送千歲說

能傷十個真君子

不惹忌妒一小人

免眾將歸帳日已沉西用了晚飯免即定更已畢各營安

蘆花王說了他的病

老賊懷恨存在心

排守營不表再說秋青坐在中軍帳便叫秋龍答應在

今日坐下通天恨

別人誰曉他壞心

秋青說你看各營三軍安息不曾秋龍說俱各安息了

從今後

秋青要使不良意

秋青說我命你南唐下書今夜回來才好秋龍答應是

報應循環不理論

押下奸賊狐亂想

秋青說你去壽州下書通知周鈴子就說明日交兵叫

盡邊王子把話云

周元帥親自出馬老夫有事商議我修一封信拿去

蘆花王說透秋青之病秋青默然不語暗生計較延慶

給他說罷提筆刷刷點點寫起來了

說秋老皇親領兵來此本藩敬備羊羔美酒與老大人

上寫著

秋青叩首四个字

叩拜南唐周元戎 兩國相爭興人馬
因為江山動刀兵 我將山河讓你去
一木難枝不能行 只因仙長使妙術
拿住我朝人幾名 第一都是楊文廣
他有武藝鎗法精 還有一個呼延慶
該有副將叫岳松 吳坤劉愷吳景聲
他們南唐投宋兵 江場逃走吳金定
如今不知影合踪 一外別人全不怕
除此幾人無英雄 將他大夥全護住
仁宗江山坐不成 老夫情願為內應
敢保馬到就成功 不是老夫說大話
朝內文武早說明 狄青寫罷忙封好

回頭又叫小狄龍 這封書信交給你
南唐去見周子鈴 今夜回來莫遲悞
別人知曉命有傾 狄龍答應說知道
自己拉馬出了營 一直向南催戰馬
鞭鞭打馬蹄不停 南唐離此百餘里
一時怎到壽州城 書中言過三兩次
中途却有反國營 相離邊關三十五
安下五座大老營 狄龍走馬來的快
月夜看見有了兵 遠遠吶喝唐營將
恐怕三軍放刁劍 說是狄龍來到此
稟的國帥老元戎 就說宋營來的將
元帥所差有事情 反卒聽說急去稟

進了妖道大帳中 雙膝跪在中軍帳
口稱主帥在上聽 營外來了人一個
言說他名叫狄龍 宋朝天子稱國舅
他父國老是狄青 欽命征南都招討
兵馬大帥掌元戎 命他到此有功幹
要見主帥講細情 妖人聽說狄龍到
傳令叫他來進營 反卒說了一聲請
營外走進小狄龍 見了妖道忙跪倒
袖內取出書一封 妖道接書看一遍
鼓打三更就點兵 手執令箭高聲叫
五營四哨馬步兵 前軍荆柯有殺氣
後軍晁晁更威風 左軍庫奎是好漢
右軍就是將畢增 許多眾將不必講
急傳令箭點起兵 大兵發到宋營外
一齊殺進大營中 忙了先鋒楊文廣
帶願眾將往外迎 兩下冲殺對了面
殺了个 尸橫遍野血水紅
說到這裡住下罷 下回書裡再說清

繪圖楊文廣征南 卷四

繪圖楊文廣征南卷之四

第一回 豆錦姑下山打救吳金定

參透先天道理祥	草間穴內煉純陽	當日國老將書下	算來如今半載零
牽得白虎西崗卧	鎖住青龍北海藏	這從那日興人馬	來至中途屯下兵
姹女道行須謹計	金公不放性猖狂	曾上關外去討戰	見了一陣敗回營
偃月爐中鉛水化	自然丹成遍身香	呼延慶的鞭真重	打得我這渾身疼

詩罷且說狄龍去南唐下書來至反營與妖道見禮落
 坐周靈子說國舅不辭月夜之勞而來貧道治下酒宴與
 國舅迎風狄龍說多承仙長美意怎耐元夜得反回歸
 須早備漏消息反為不美妖道說夜尚早呢方交三更
 而且歸路不長馬行一時即至如何著忙狄龍說無故討
 飯了妖道說不必太謙即命擺筵一時酒菜擺上二人入
 筵周靈子把盞彼此謙恭已畢二人開懷暢飲

制筵讓酒把話明 奉丞國舅小狄龍

內應全憑你父子 邪法不於正法同 住下這裡另改處 提提金定女花童
單等天明我臨陣 必將文廣性命傾 且說那日卧鳳山下大戰來個女將蕭月華祭起飛劍
言語之際四更鼓 四更一點營鷄鳴 吓跑吳金定一時來在義都乃是南唐地界一座古城內
狄龍告辭說要走 妖道相送出大營 有一將姓竇名元字天章南唐上將與周靈子不睦歸
飛身上了黃標馬 又向來路奔途程 了故里不受鶴王管轄手下五千精兵還有戰將子貞
電閃雲飛來如箭 大營不遠面前迎 竇天章年進五旬無子只有一女六歲被風刮至九功山
甩鎧離鞍下了馬 進帳來稟老狄青 玄妙洞九祥道姑收為門生今已十年武藝精通刀法
老賊正盼大兒子 抬頭看見是狄龍 無二兵書戰策排兵布陣無一不曉五行遁法皆會這日
一見狄龍開言問 南唐元帥怎樣行 洞中正觀兵書九祥道姑命他下山尋父去投義都賜了
狄龍說是依咱計 臨陣要擒正先鋒 九件法寶東帖一封取名錦姑錦姑辭師含淚下山拌為
父子說話交五鼓 大夫將飯造熟成 妮姑形像路上訪問義都不日到了進城尋到府門稟明來
三軍五更用戰飯 好與南唐大交兵 由父女相認入後宅見了他母居家團圓竇錦姑喜問

倦同着了環花園遊玩來了

朱綱隨隄烟波碧

花陰映在五雲端

山中學藝正十年

終日玩耍古洞間

佳人進亭細觀看

上有一層更可玩

今日歸家閨閣坐

不作針黹與刺鸞

二人又把重樓上

初入高閣用目觀

白日看書夜演武

綉虎描龍他不貪

精奇點綴非凡比

前臨河水後倚山

除此一外無別事

心悶又叫小了環

一間樓閣多寬闊

四方八面有欄杆

咱去花園觀花景

了環聞聽更當先

下通蓮池近河水

綠翻荷葉遠碧天

來在垣邊開鎖

進園又把門兜關

忽然間

微風細雨繞一陣

觀見了梅花香老熏古

碧草春深耐步娟

雷閃交加震翠山

雨過初晴清風起

這就是兔走鳥飛韶光換

斗轉星移景色闌

晶堂堂雲開又見天

天上彩雲霞光現

歸時寒食清明節

眼看要到炎熱天

碧水池邊草色鮮

佳人正觀庭園景

園北有個蓮花鳥

在那花亭北塔邊

馬擺鸞鈴耳內喧

舉目留神觀仔細

楓林相近蓮河岸

浪靜波消河介宣

馬跑如飛到垣邊

前面原是一女子

後追亦是女嬋娟 頭里女子相害怕 就知女子有妙玄 展眼之間月華到
不住回頭向下觀 連人帶馬冒大汗 二人大戰圍外邊 錦姑一見有了氣
盔甲歪斜不顧鞍 錦姑觀罷抬頭看 趕定殺絕太不端 脫了外邊紅大袂
有支飛劍空中懸 怪不女子這等怕 摘去頭上翠玉簪 紅緞小鞋從更換
飛劍要落保命難 看此光景得打救 八副羅裙扔一邊 頭上烏雲挽又挽
見死不救非是賢 忙向頭上取法寶 腰繫一條大紅絹 上陣不用騎大馬
拔下一根如意簪 照著飛劍扔了去 殺人不使劍連環 借著土遁出圍外
打吊飛劍落平川 這纔收回自己寶 如意金釵空中懸 眼看金定無了命
開開樓窻高聲喧 那位女子休害怕 下回書頭看周全
破了他人寶連環 金定只顧向前跑 第二回 吳金定回營大戰壽州城
忽聽半空有人言 昂頭向上看仔細 茅屋任意多蒼老 山路崎嶇賓客少
樓窻看出女嬋娟 又見飛劍吊在地 走的是青山隱隱 愛的是綠水濤濤

春花開的早 夏蟬枝頭叫 寶錦姑 見事不平心火攻

黃葉紛紛秋又到 白雪飄飄冬來了一怒就把鋒來冲 手拿寶貝金如意

歎人生容易老 總不知 尋一座富榮拋了耕讀漁樵 擋住月華女花童 月華一見氣紅眼

閒詞叙過書歸上部且說寶錦姑庭樓玩賞忽然跑來 大罵多事混賬虫 為因什麼破我寶

一匹杏黃馬上二女盔甲斜面色如土帶着驚慌 姑娘豈肯把你容 我寶你破未找你

是回頭向空中觀望錦姑不解望上一看見一支飛劍眼 你還與他來交鋒 你們非親又無故

看要落下來那女子性命就在傾刻了忙將金釵祭起把 相隔南北未比知名 初次見面將他救

寶劍打落塵埃又見一女趕來舉刀便是一口殺在一處 明來欺我太無能 說着舉刀樓頭砍

錦姑見敗女難以招架脫換衣服手執金如意迎風扔去 錦姑金釵便來對 他們戰在熱鬧處

有六尺多長道中出圍來在馬前說道敗陣之人退後帶 自己要想自己贏 月華假敗使法寶

我替你擒這趕盡殺絕之人全定聽了閃在一邊他二人並 祭起一口罩金鐘 錦姑見他祭起寶

不答言交手戰在中心 如意金釵往空扔 釵環月化寶一件

月化又發寶一中 一柄金鐘空中起 紅日沉西要歸宮 了環拉著兩匹馬
直向下來甚是凶 錦姑一見忙念咒 二女扯住女俊英 拉拉扯扯花園進
鐘向回去妙法靈 月華著忙說不好 了環拉馬入前庭 三人來在綉閣內
神鐘回來命必傾 借著土遁去逃命 又與月華解開繩
錦姑那裡肯放鬆 演習他的透地鎖 且說錦姑救了金定拿了月華一齊帶入綉閣解開鎖月
遁中拿來女花容 一旁走了吳金定 華覺著羞愧一言不發寶小姐說通纔鬥寶多有得罪小
暗誇此女有神通 征南要有這位女 奴與大姐陪罪月華說是不才無能何言得罪錦姑笑道
那怕南唐百萬兵 准被妖人有敵手 二位因何動此等殺法我與二位前緣也故此纔得聚會不
廣他誇口也不中 金定思念不用講 知二位貴姓居家那里二人這般如此說了一遍錦姑聽畢
錦姑出言說分明 這位大姐跟我走 說道二位貴庚幾何金定說我十八歲月華說我十七歲了
我今有話要說清 金定下了能行馬 寶小姐說兩位都是姐姐了小奴十六歲咱三人百里
跪謝小姐救命情 言語之間天不早 相逢三生之幸今天拜為姐妹金定滿口應承月華

早有此心說道小姐說好便好錦姑聽了吩咐了環就
擺香案三人拈香跪在天地桌前告神靈
全定祝罷忙站起
月華跪倒地平川
奴家年長十七歲
居家蘭州城南關

三人同心三結盟
要學關張劉備三
那年宋朝平關地
兄妹逃在卧鳳山

意秉成心結昆仲
樣比昔日桃園賢
先父歸泉辭世去
留下兄妹孤又單

吳氏小姐忙跪倒
綉口忙開告答天
哥哥肖約二十歲
性情粗魯太不賢

奴家一十單八歲
壽州城裡有門欄
咱們結義情無改
同氣久達性不違

名叫天章字殿元
祖父南唐為總督
意壞心奸神目電
准被雷擊染黃泉

父親吳坤近投宋
皆因我那結髮男
月華祝畢洪誓愿
錦姑跪倒便開言

一母生我三兄妹
兩位兄長我居三
空中有神去過往
保佑在結義女嬋娟

配夫卞梁楊文廣
現為先行來征南
大姐吳氏肖二姐
老三是我二八年

我今結拜二姊妹
愿同死生不二般
上亦無兄下無弟
二老父母在年殘

若有三心並二意
歸宗臨死在軍前
父名天章五旬外
我母梅氏未生男

今日偶遇前緣也 愿作同胞生死緣 三妹恩深何日補 叫我心中真為難
如有虛心合假意 死化膿血三伏天 錦姑開口尊仁姐 自己姐妹何太謙
明心見性神前祝 也有愚來也有賢 勝敗得失常常有 人非絕地命不損
此刻各人盟心愿 只恐後來應前言 你我該有今一日 何言報恩在他年
他們盟愿已完畢 同入後宅去問安 止言樵樓起二鼓 錦姑又把寶貝觀
拜了錦姑父與母 紅輪西墜落崑山 這柄神鐘給二姐 原物又歸主人歡
三人回入綉樓上 早以擺成杯與盤 全定還了套仙鎖 擊碎金鐘杵法還
秉上燈燭全入筵 開杯暢飲樂語喧 月華九口金鐘罩 壞了一口就全完
三杯五菜飯食畢 了環又把茶來端 不覺三更到半夜 三人却在一處眠
全定用茶自思想 未曾出語笑臉含 五更鷄鳴天將曉 丑未寅初亮了天
眼望月華呼賢妹 咱們仇敵變義緣 三人起來忙梳洗 用飯完畢日三杆
一天未歸你山寨 我亦未得回營盤 一宿之事敘過清晨起來梳洗用了早飯全定告辭強

留不住月華也是如此二人拜辭了天章夫婦了環拉馮錦
 姑相送出城到了郊外囑咐二人道二位仁姐有難之時
 我有靈符你二人各帶一道言之我必當時即至說罷交給
 二人全定說賢妹請回送友千里總有一別錦姑尊命
 他們洒淚而別錦姑看著無有踪影回了家內不表再
 說全定月華來到卧鳳山日已末了大營不見山寨
 盡瓦礫成灰炭了二人見此光景知是破了山寨全定
 不覺怎的為何月華傷感心痛淚下如雨

月華見景好傷悲 心似油煎淚雙垂
 思想樓閣廳與厦 象簡傘屋化飛灰
 墻垣如今成瓦礫 畫柱凋樑似炭堆
 這想殺人不由已 空生枉念天不隨

看來循還真是假 作事不可將天面
 因我逞威悞大事 不該去將姐姐追
 大略我兄命難保 秋青老賊心更黑
 殺了兄長麼如此 燒壞山寨我無歸
 全定又把賢妹叫 何必如此苦傷悲
 你今且隨愚姐去 南唐路上走一回
 月華說是我不去 看透紅塵半古枯
 世事如雲飄然去 人情似風把我吹
 爭名奪利我不想 圖壩之人誰是誰
 從此歸山不算晚 陰陽賬目我不推
 細仙繩鎖交給你 還有一柄神金鐘
 妹妹今日贈此寶 表表結義好一回

說著下馬又跪倒 拜了姐姐把山歸 來自已帳內披掛停當吩咐帶馬抬鎗兜即答應馬到
 金定下馬請他起 月華遁去如飛 文廣提鎗上馬而去不表且說蘆花王城內用了早飯來
 金定不見月華面 口氣吞腹縐雙眉 至大營升了金頂黃羅寶帳一聲叫道正先行楊文廣
 不如一陣去吁氣 痛碎肝腸心也灰 進帳岳松聽了叫文廣急急進帳參見千歲王爺說楊
 金定嗟嘆時多會 日已早來更鼓催 先行何在岳松說元帥差他南唐討戰去了王爺聽說
 打馬趕奔南唐路 一人二馬脚不隨 出了大帳來至元營狄青接入參拜舉升了帥位並不
 南唐相離百餘里 今夜想到除非飛 點將王爺說狄皇親為何不發人馬靜坐帳內這等安然
 金定見月華遁中歸山自己思想上馬向南趕路兩匹馬無事狄青說令正先行前去打探兵勢如何明日再戰高
 不大隨脚有心投店庄村又少只得信馬前進不表再說依暫歇兵一日王爺說明白了照前在竹茶山之計又使出
 宋營五更用了戰飯狄青坐了寶帳一伸手拿過令來為王豈有不知的營中常探來往不往為何叫他探
 箭一枝高聲叫道正先行何在一聲答應在文廣上帳打事明是叫他敵擋妖人頭陣要害文廣一死還來巧言
 恭狄青說拿我令箭一到反營擋一頭陣文廣尊令哄我這遍言語正對老賊奸心有些變色千歲一見景

想知是老賊有了鬼病一伸龍腕拔令箭一枝便吳景
堯劉香春周家弟兄狄龍狄虎各帶妻五百前往反
營進發暗探先行文廣助他一陣衆人尊令而去
你且不必拿問我
暫時我把奸賊容
單等文廣不回轉
你想逃生萬不能
狄青一時有了氣

這王爺

不論長短把令行

蘆花王子仔細聽

文廣反營廢了命

座上氣壞老狄青

開言又將千歲叫

怪他無能武不精

為何他死不容我

老臣無用早說明

為何不守行軍律

大王行事太不公

朝中有人官好做

來在此處亂遣兵

不記前朝一輩古

枉我為帥不能行

他即為將我為帥

周亞夫屯兵細柳營

宣王駕至兵不動

他不冲鋒誰冲鋒

今天你來欺負我

宣王進營問其情

亞夫言是軍規如此

老狄不是好惹虫

隔著拔出青剛劍

宣王尊他會調兵

千歲混亂軍規法

照著千歲下無情

要知後來一旦事

怎為臣叫把令行

黃金玉印給千歲

下回書裡聽分明

替臣帶回東京城

王爺聞言心中惱

第三回

楊文廣被擒寶錦姑達救

兩輪日月走如梭

四季光陰漸漸挪

催陣炮响與鑼鳴

風飄旌旗遮日月

何必朝中爭名利

名利之人事非多

三軍响喊貴蒼空

按下宋軍反營奔

榮華富貴終歸去

一旦無常怎奈何

再說文廣正先行

催馬來至反營外

不如趁早修仙去

得跏磨處且蹉跎

正遇妖道周靈子

營盤以外排隊伍

詞罷書接上回且說蘆花王傳令秋青不悅要交帥印千

專候文廣小奎英

紅旗排成蝴蝶式

歲說不必此等行事為王再就不管了口誰如此心內說

兩杆黃旗在當中

立刻旗開出二將

道文廣回來萬休矣事要不回來叫你難逃公道不言千

金盔金甲黃登登

分為左右兩邊站

歲暗算老賊再表眾將尊了千歲命上馬去了

又聽炮响震天庭

催陣鼓响三兩回

眾將官

亂撒征駝出大營

旗下竄出老妖精

坐下騎的梅花鹿

帶領三千掛甲兵

各持兵器跨上馬

三使一把劍鋼鋒

頭帶五佛冠一頂

刀鎗劍戟一片明

好像一群下山虎

身穿八卦袍大紅

急催梅鹿走如箭

比似天上六丁星

炮响連聲驚天地

來至陣前把話明

話說文廣來至陣前正遇妖道排隊燕翅排開當中兩妖人刺來妖道架過符籙對手戰在垓心

杆大旗三軍明盔亮甲刀鎗劍戟一要時從旗下窺出兩道人妖法果然高他與文廣把陣交

員來頭帶佛手冠身穿黃金凱背後插五根帥字旗緊劍法鬆來鎗法緊難擋文廣鎗一條

九股繚護心鏡朗如秋月襯著玉面吞頭獸足登虎頭妖道暗誇宋將勇鎗來鎗去真難招

戰靴面生千條殺氣眉含百歲威風正觀之際又從陣角再戰三合並兩蹙又怕小將他脫逃

下跳出一個人身坐梅花鹿鹿上正是那周靈子頭帶五忙向腰間取法寶晃魂幡在空中搖

佛冠身穿八卦錦紅袍手持青銅鎗腰藏豹皮囊後背文廣迷足白龍馬渾身被擒沒處逃

大葫蘆囊藏風火桶一提梅花鹿來至陣上文廣一見道人歡喜心內樂去了宋營一英豪

高聲言道來者果是周靈子麼妖道說然也小輩莫纔要旋鹿回營去忽然人馬鬧吵吵

非就是楊文廣你主帥命特來護拿爾等小輩盡塵土飛空冲霄漢數杆大旗隨風飄

敢前來自送性命文廣聽了火向心頭起惡從膽邊生來將多廣凶又猛兜即响喊聲音高

罵道妖人有何本領出此狼言欺人這等撒野極鎗照當先出來一女將手使青銅偃月刀

列在陣上就動手 妖道一見縐眉稍 周奎周元往上闖 擋住妖人不放鬆
 罵聲無耻狗男女 有何臉面把兵交 二回又來吳景堯 為勝狄虎合狄龍
 你們投宋又到此 我今豈肯把恁饒 景堯不來由還可 這妖道

且說周靈子使晃魂幡拿去文廣纔要回營忽然又 一見景堯填氣胸 別人戰我還罷了
 來無數人馬當頭是香春妖道說你們投宋又來交戰你 以徒戰師禮不通 心一轉念把計生

主帥爺豈肯容你說著舉劍砍來香春用刀架過 不如將他一齊害 將他眾人一火烘

妖道一陣心火生 掄開他的劍剛鋒 說罷就要放出火 香春早以知其情

惡心一動妖意起 口念咒語法寶騰 袖內飛鏢扔了去 正中妖人他天靈

空中飛來鍾一柄 照著香春下冲來 打的妖道這冒火 敗陣而逃回了營

香春一見忙念咒 拘來五鬼半空中 香春一見道人敗 吩咐眾人細聽明

五鬼奪鍾回裡落 香春得鍾不交鋒 妖人敗去不必趕 占且咱就將其停

回頭又叫眾英俊 你們上前擋妖精 且說妖人敗回營去升了寶帳拿一令箭叫道晃晃畢增

何在一聲答應在周靈子說拿我令箭帶兵五千前去迎敵
 未分勝負與輸贏 香春舉刀來助陣
 二人尊令披掛正齊搬鞍上馬來在陣前畢增當先高
 晃晃鎗把馬冲 未用分說動了手
 聲喊道宋將聽真稟知投宋反叛吳景堯叫他前來受
 刀戟交架令人驚 刀似飛雪寒徹骨
 死言還未了對陣上跑出一翼馬來正是景堯二人並不答話
 銀戟如龍出水中 戟刺刀開乒乓响
 鎗刀並舉殺的驚怕人也 刀劈戟對响叮噹
 強中還遇強中手

他二人

將場一上對逞能 各人逞能空不容
 虎惡逢著獨虎惡

各保一主要顯名 畢增大刀鳳展翅 風虎雲龍鬥雌雄
 香春心中生巧計

景堯長鎗蟒騰空 大刀砍來寒光透 口念真言寶騰空
 祭起神鏢空中舞

長鎗刺去帶冷風 刀砍鎗架不漏空 晃晃一看魂赫崩
 此時晃晃無了命

鎗刺刀迎賽寒冰 刀刀砍的天靈蓋 來了道人老妖精
 念動咒語幹回轉

鎗鎗刺的是前胸 手慢一時難保命 赫壞香春女群紅
 幹回急下桃花馬

眼遲手慢活不成 大戰將場五十躡 土遁之內逃了生
 那幹落在馬身上

死了這匹馬桃紅 妖人一見心內喜 英勇蓋世了看來別將不中用了元帥就發兵命國舅
復轉將令又催兵 人馬一齊往上闖 前往反營打救先行纔是狄青遲埃半晌說日午錯明天
把宋兵圍的不透風 陣亡周全合周元 再作偶處千歲聽說即忙開金口說道狄青此時不必違等
擒去景堯人一名 三千眾將死真苦說了為王以盡明白你父子私通反國真而且了

獨賸狄虎與狄龍

旋馬回來把信報

蘆花王

未開金口氣滿腔

報與他父老狄青

狄青聽報心內喜

說是狄青太不良

前情後事皆一樣

滿面生歡長笑容

一旁氣壞賢王子

可疑之事費思量

今早單差楊文廣

龍眉緊繃瞪雙睛

明說探事到南唐

暗裡你使勾連計

且說狄龍與狄虎回營報與狄青狄青聽了暗喜心內說

其中難哄我孤王

要說你未通反國

道好了文廣被擒方趁我意不言老賊暗喜再表蘆花王聽

三千眾將皆陣亡

景堯不弱二國舅

說氣的渾身亂戰面如金紙開口說道狄皇親初與反將交

先行武藝比你強

他們被擒反營去

戰損兵折將得無一歸單單就兩位國舅回來可見二國舅

獨獨回來二公郎

奸賊你也想一想

這事怎等你參詳 為王叫你發兵將 桌案放着書兩章 說罷將書忙呈上

西扯東拉弄虛荒 救兵救火差多少 千歲接書看其詳

還說明日把我撞 清清白白要造反 蘆花王正說狄青之奸從土中出來了一人認的是春春

暗害忠臣心更張 千歲說着心中怒 拿着兩封書子呈與千歲千歲一看封皮上有狄青二

遁中來了女姣娘 見了千歲忙開口 字更加細心觀看急急拆開留神細詳

滿面驚慌訴短長 說是王爺事不好 千歲爺 拆封從頭細細觀

咱國元帥順反王 小奴遁中陣上看 至上往下看週全 字跡全是狄青寫

二位國舅大猖狂 二人停馬不交戰 口氣都是狄青言 言說狄青違書信

還殺自己眾兒郎 土遁又將反營進 上拜毛王稱大賢 今日狄青送書至

想救先行楊家郎 看看反將衛的緊 千萬王爺來反邊 我國不如當一日

無法動手難主張 三番又把寶帳入 朝無能將與忠官 非是老拙不忠國

心想要去殺反王 正遇毛王他未在 因為蘆花王子奸 混亂朝政欺天子

要謀仁宗錦江山 色呂二賊同一党 且說千歲看了狄青的通反之書怒怒大聲叫道岳付
仗勢欺我父子三 因此咱纔投外國 將吳劉二將何在齊聲應道在千歲將叛國之賊東美父
咱國內 君也昏來臣也奸 子拿了衆人聽了忽然闖上帳來手持兵刃要拿狄青父

千歲看罷又開口 叫聲元帥且聽言 子他三人見此等光景不如先下手為強咱將奸王殺死免後
指望殺我投外國 現如今 惠舉劍就砍香春在旁用劍架過衆將闖上前來狄青

事漏情出只怕難 心高過天不如已 父子一見紅了眼睛惡殺想逃本營衆人雖言人多不敢

吉人天相在循環 怪的南唐作了反 傷他性命他們惡殺闖出營門後邊衆人追趕正至門又

却是老賊亂江山 這封看完又拿過 聽嚙鈴所响迎面來了金定香春說姐姐快拿元帥不可跑

此書日期是昨天 原是狄龍親送去 了他三人全定聽說祭起細仙繩套住狄青衆人拿了龍

計議殺人在陣前 陣前先殺楊文廣 虎二人綁進大營金定下馬三軍帶過金定這進帳畢

再殺奸王不費難 千歲看的心好惱 靜不知後事下回分解

大罵狄青狗佞奸

第四回 大破壽州城妖道請黃靈

颯颯金風諸葉墜

東籬菊盡黃金翠時想起義都臨行之事實錦姑給他的靈符急忙用火

惟有松柏青不退

也不裡

焚化不言再說錦姑正坐綉閣一陣狂風捕在懷內

所得空中賓鴻淚

三朋四友終朝會

坐在房中將書觀

一陣狂風捕面前

俺笑漁翁真嘆累

連陰久雨浴如油

掐指尋文仔細算

就知金定把我搬

不如我

日間美酒差差醉

去到上房拜父母

告明來歷離家院

詞罷書歸本傳上回說的金定來在本營拿了狄青父

換上武衣緊皮袋

鐵尖皮鞋足下登

子三人大家進帳一齊問道那裡去了兩三日了金定如何長

九件法寶身邊帶

頂上別根如意簪

短一一說清不表再說千歲吩咐將狄青父子打入水籠命

行走借著金光遁

一時來至壽州關

人看守不表金定問眾人言道先行何往香春說被周靈

細看原是反營寨

南唐大旗營門安

子拿了去了金定聽不知如今性命在否香春說不知此

無心觀看眾反將

急急趕奔宋營盤

時前响聽說人今日不能喪命金定聞聽說為何不去打

金光遁法真奇妙

急如箭發快似船

救香春說小妹一人難以行事況且妖術難擋金定一

抬頭睛見有兵馬

又聽人多鬧喧喧

大略必是宋朝將 不如上前問一番 二人進帳落了坐 旁有女兵把茶端

趕上前來問一聲 你們可是宋朝兵 且說二人用茶已畢日已申刻排上酒晏香春金定相陪

錦姑未收金光法 象人不見廣聽言 飲酒之間錦姑開言問道姐姐相邀有何見教如今怎

無人這是誰問話 錦姑答應在這邊 不見月華姐姐呢金定聽問滿眼流淚長嘆了一口氣

去了遁法人得見 齊說正是為那般 說妹妹不消問了

錦姑說是問個信 吳氏金定可回還 吳金定未語先哭淚殊流 妹妹聽我訴根由

眾人說是方纔到 大營之內把事談 昨日咱三分別後 來至卧鳳犯了愁

錦姑說你去傳稟 就說他妹到此間 山寨火焚羅兵了 可叫他往那裡投

長探聽了來報事 跪倒平川把話言 思想前後無歸路 他去修仙當妮姑

南唐來了一仙女 要見夫人叫我傳 任憑姐姐怎麼勸 心如剛鐵不回頭

金定聽報說是請 長探出營說根由 纔要拉他入了遁 鹿要世事他不究

錦姑聞將營來進 金定迎接笑臉含 言語醒世驚人膽 名利二字他不貪

不知他今歸何處

怎不叫人心內愁

寶錦姑

錦姑他把話兒說

錦姑聞此心不悅

淚似雨下不能收

小妹一人全應着

救我姐夫回營轉

昨日三人同結義

今朝失散各懷憂

捐代救來吳大哥

說話之間太陽末

他去歸山修仙去

難免臨終作骷髏

酒飲完畢拉去桌

營中起了定更鼓

二人悲傷多一會

香春解勸且息憂

三軍打了定更鑼

錦姑告辭反營去

且說香春勸道二位不必這等傷感用酒罷你三人同心

急走如飛金蓮移

腰中未帶三寸鐵

結友連我之聲不給如今月華出家了你們悲傷晚矣二人

仗著囊內寶貝多

金光法道疾如電

方纔飲酒酒至半甜金定說道妹妹愚姐請你前來助來至反營話不說

隱身法免反營進

我一膀之力打救你姐夫回營恩當重報錦姑說姐夫被妖寶帳之內找妖魔

只見妖道上邊坐

人拿去了香春說還有你大長凡呢金定聽了這話越發

兩旁站將真威我

着忙就要出馬錦姑說不必如此等至黃昏小妹一人前去

銀盔銀甲似白鶴

不用人說我知道

保管成功

他兩宋將何用說

忙念真言與咒語

丁身之法動不得 瞌睡蟲子放了去 延慶領兵奔反營 中途聽見文廣聲
 座上迷睡老妖魔 又念二便解鎖法 聽見說話大哥叫 不見有人心內驚
 景堯文廣又得活 二人一見鎖自吊 明明聽見楊文廣 白白兩眼看不清
 弄的二人怔哈哈 莫非兄弟喪了命 此來顯魂半途

且說錦姑使法丁住眾將迷睡妖人救下二人收了隱身 這是延慶心中話 並未說與外人聽
 法說二位快去逃命我有靈符貼在胸前快闖出營去二人 只是打馬向前走 文廣又把話兜明
 手提寶劍逢人就殺見人便砍並無一人攔擋出了反營來 小弟說話未聽見 仁兄必是耳朵聾耳
 至中途遇著金定香春吳坤劉愷焦孟延慶等七人帶 為何只是不言語 揚面不理為那宗
 領五萬之眾前來接應怕錦姑獨力難支故此發大兵 延慶聽了魂唬吊 頂樑骨上冒涼風
 而來呼延慶掌令當先他們一見呼延慶不知何為文 大睜二目真發怔 開口又叫眾軍兵
 廣說呼大哥帶兵何往延慶聽是文廣聲音大把光 人馬不要往前走 就在這把裡兵停
 明不見人形一時疑起心來 延慶扎住大兵眾將上前問千歲為何半路屯兵延

慶說只聽人言不見人面不知主何吉凶衆人聽了一齊來方纔醒悞此事意
女子賜咱法隱形
在前面齊聲言道是妖是怪快對人言文廣說俺是
不知那來一女子
法術高強有神通
先行回來怎說妖性衆人聽了各個驚不止說你是
不說中途楊文廣
再表反營女群紅
先行咱怎不看見呢
放走宋朝兩員將
要把妖人性命傾

文廣聽說一夕話
如夢睡醒纔得明
如意金釵拿在手
照著妖道下絕情
懷前扯去符一道
衆人得見他身形
寶釵舉起不要緊
寶劍落下冒火紅
大家看見文廣到
好似明珠落掌中
手起寶落一聲响
驚醒妖道瞌睡蟲
都問怎樣得回轉
怎麼出了反賊營
睜開妖目仔細看
面前站著一花童
文廣說是我解
適纔去個女花童
拿著寶劍站身起
覺著渾身骨頭疼
妖道瞪著眼睛睡
反將個個不作聲
且說錦姑一心將妖道打死不略他煉成銅鐵背玉石腰而且
站在兩邊身不動
木凋泥塑一般同他是高龍修成大道又投金壁風為師煉成數件寶貝因
劍斬反將無人擋
殺人無人把咱衝
此命他下山扶南唐平宋今夜埃了錦姑寶現出原形

頭光繞目錦姑見他站起才要動手只聽噯呀一聲化文廣又把金定叫

為元龜入土而去不表錦姑見妖精去了來在桌案前去斷反將他去路

一看妖人形體以在元神走了錦姑看見還有寶貝在豹全定領命南路去

皮囊內他連囊帶寶全帶在身邊回宋營而去半路文廣領兵反營闖

遇見大兵前進錦姑收了遁法見了全定說姐姐快快緊緊相隨名岳松

領兵前去劫營妖道被我打死全定聽說對文廣言一直殺進反國營

道將軍急速破營文廣聞言提鎗上馬帶領眾將闖驚動頗牧老元戎

反營進這回可惜南唐眾將死得好苦也

寶錦姑回營把信通告誦宋將去劫營忽聽營外炮响聲

反營無了周靈子今夜准能成大功就知宋將來劫營

文廣聽說忙傳令叫聲二萬掛甲兵快去擋住大宋兵

一齊去闖反營寨須要用力把營攻宋兵殺進大營中

只殺反將齊叫苦

你領三千精壯丁

不許放走鶴王人一名

寶氏錦姑他隨行

延慶後邊為接應

三軍兜即齊吶喊

此時驚動那一個

先時冲了錦姑寶

正在大帳點兵將

不用人說我知道

忙叫孟軻合韶虎

自己提刀忙上馬

殺的兜郎叫苦聲 連殺反營十七座 頗牧他果用兵精 傳令一齊要逃走
死的三軍數不清 殺的天昏合地暗 沖出重衛上南行 人馬闖出亂軍隊
殺的火把也不明 尸橫滿地如山岳 忽聽後邊馬鈴鳴 當是宋將來追趕
血水成河遍地紅 頗牧一見說不好 原是晃晃將奎英 纔要說話未開口
一人難擋這枝兵 叫聲韶孟兩員將 迎面來了一股兵 當先原是兩個女
咱且回上壽州城 坐騎二匹馬桃紅 綉絨大刀如門扇

說的是頗牧見宋兵來如潮水周軍師不見而且又是 未曾殺人帶血星 頗牧提馬刀掄動
錯手不及大營已破三軍已亂看看就贖自己本賬 大戰二個女花童 孟軻韶虎往上闖
三千軍將兩員戰將孟軻韶虎其餘大小營盤盡破 又來晃晃人一名 正是中途來打叉
眼看宋軍殺來頗牧急急傳令本部兵丁列開一字 忽拉拉來了大宋兵 打一圍來又一果
長蛇陣快快回上壽州孟軻韶虎聽了說馬隨頗牧回逃 把南唐兵將圍個不透風 想走一人萬不能
頗元帥 軍規不像周靈子 困住頗牧一些兵將 要知後來一旦事

歇歇喘喘任在聽

法故意的說道反國人能入地不言就是專天子

第五回 黃靈子下山大擺迷仙陣

竇錦姑

明知奇門不肯言

深山古洞藏妖仙 畜類煉成妙法玄

故說入地與專天

南唐之人本領大

如意打死周靈子 魂遊山洞訴苦冤

勝強你們生中原

快快收兵回營罷

千載道行付流水 修受萬苦與熬煎

明日好上壽州關

全定聽了錦姑話

黑風洞裡搬師弟 黃靈下山報仇冤

半信半疑在心間

誰言未把地內入

聞言少叙書接上部且說南唐元帥頗收逃在中途迎

可也未見面上天

未上天去未入地

面來了一股宋兵頗元帥就知不好把令箭一擺眾將向西

不見反營在那邊

悶的全定難猜解

北進去頗收使奇門遁兵法令箭向乾坤閉門兩指眾

錦姑開口把話言

反營已被該回轉

將入了閉門宋將看不見了且說全定正迎殺反將一

唐將已敗也該還

按下這裡先不表

時之間反將一兵一卒也不見吳全定說怪哉怪哉怎

回書再把文廣言

麼反兵不見跑就沒了踪影竇錦姑明知是奇門且說楊文廣岳松孟強焦玉劉愷吳坤景堯香春呼

延慶等連攻反營二十七座殺的那些反官不計其數文
廣說道我著鶴王殺了免長干戈尋偏營盤不見鶴王
忽然一夥兵起文廣一提白龍馬趕來正趕之際見將

往西北一拐人馬不見了心內吃一大驚

楊文廣

緊緊追殺南唐兵

忽然不見影合踪

相離不過一里遠

一時兵馬那裡行

文廣發怔心內想

想必靈子在營中

必是妖道使邪術

一路人馬歡如虎

三軍兜即開烘烘

因此我才不見兵

正是文廣心思念

霎時來至大營內

各離凋鞍進帳中

來了全定女花容

開言又把全定問

見了千歲一一稟

王爺聽說喜滿胸

你可看見南唐兵

蘆花王見眾將回來一位不少心中歡悅開言問道文

且說文廣追殺反將忽然不見迎面來了吳全定文廣廣聞你被擒得回真是天護佑也文廣說仗千歲洪福

燈籠火把向回而來

一聲令下回大營

馬步三軍向北行

此如此細訴一遍岳松說敗將不必追趕就此收兵回營

交令文廣傳令收兵回營三軍兜即不敢遲慢一路

收了此時眾將來向岳松問道反將如何逃脫文廣如

說命你斷反將的歸路為何放賊進去錦娃急忙說道

反將遁甲逃跑怎說是放走的呢文廣忙傳令將兵

托衆將救護而且還虧專仙女使法治走妖人纔破了樣樣全是當日景
反營十七座營盤因此回營稟知千歲蘆花玉聽說左觀右望全不差
破了南唐兵將傳令各營也不必安惠夜已四更未了靈子為難山頭立
就制延慶賀衆位將軍占且不表再說周靈子魂出妖道看見黃靈子
本營直奔黑風山金光洞求師而來且說金壁風洞中黃靈看見周靈子
正坐只見一股冤氣沖入洞來就知周靈子來了急只見師凡形體改
使白雲遮住洞門到此一看不見古洞一時之間說起難來了你去南唐保鶴主
妖道來在黑風山 看不見洞門在那邊妖人聽問等師弟
但見那盤道是舊路 山峰依舊是當年自從那日南唐去
在此修道三千載 一時迷路為那般汴梁有個狄東美
莫非錯走黑風路 莫非悞入別處山為凡作了督元帥
若要不是金光洞 蒼松古柏在此間鎮關元帥呼延慶
王教傳受一對莽

那去了金光舊蒲團

古石山峰舊日天

看見黃靈滿心歡

叫聲師弟淚如泉

不覺一陣痛心酸

道行全招染黃泉

因何落的這三般

聽我對你說週全

扶保李賀錦江山

勾引鶴王去反邊

願兵來至壽州關

王教傳受一對莽

我想破關不費事

雖知小兒更難纏 子聽說不覺淚下說道如何師父好恨心哪

初次與他去交戰

埃他一鞞渾身酸 周靈子

聽說洞門被雲封

後次我拿楊文廣

宋將俱都敗陣還 知道師父太恨情

千辛萬苦修成道

回營要殺楊文廣

宋營來個女嬋娟 扔的不值半文同

真魂不散來至此

不知使的什麼法

救去宋將攻營盤 你老又把洞門封

不能報仇還罷了

為兄冲了了頭寶

打去道行數千年 封上古洞未那宗

妖人越說越悲嘆

妖人說罷流痛淚

黃靈一臂也傷慘 洞內出來道紅靈

洞中出來紅靈子

且說周靈子來至山中不見金光洞門自覺心慌忽見來

見了妖道把話明

了黃靈子二人見面以禮相見黃靈說師兄落的這般光周靈子悲嘆不止從洞中出紅靈子來說道大師兄為何

景為何不進洞見師付呢周靈子說為何不見洞呢黃靈這等傷感周靈子說不消問了紅靈子說師兄不用說

子說道此離洞門不遠怎看不見黃靈子一望只見白雲如了咱師付早與我言過說你該有一切永遠也不管你方

玉擋上古洞說師兄師父將洞使白雲封住如何是好周靈纔不叫你進洞打算叫你遠走是我苦苦哀求師付

師付纔叫我出來叫你進去

望求師付發慈念 報報弟子這場冤

他說不管你的事

賴動殺械結惡緣

千看萬看須要看

千萬要看師徒緣

又說苦修非容易

熬煎煉性更是難

師付要不把仇報

宋將笑你軟弱仙

難以修得成大道

不值什麼化灰烟

妖道說的報仇話

壁風聽說繡眉尖

說你愛貪富與貴

與凡爭名保江山 全壁風聽周靈子還想報仇把眼睛一瞪罵道畜生無

爭名未成反害已

千載苦功盡消然 知你師弟與你講情命你進洞不許提起報仇之事你

你要不想把仇報

容你進洞說根由 道口不離此事真來可惡

妖道聞言將頭點

這纔進了洞裡面

全壁風

未曾開口怒冲冲

見了師付忙跪倒

低頭無語淚含流

罵道畜生禮不通

想入我洞仇別報

壁風一見開言問

你被何人把你損

要想報仇萬不能

妖道聽說一些話

一女不知名合姓

挨了他的如意簪

起來進了後洞中

妖道入了後洞中

如意金簪煉成寶

打壞身體三千年

又來紅黃二子靈

紅靈說道要出洞

黃靈也要下山峰 商量偷着把山下
要與師兄報冤恨 當時按下且不講
說說宋營大事情 殺豬殺羊制酒晏
慶賀三軍馬步兵 大吃大喝三天正
蘆花王爺把話明 吩咐快把狄青帶
下邊答應推進營 二次又叫吳劉將
本御命你去進京 押解奸賊三父子
帶領三千精騎兵 本御早以修下表
一到京城找包公 叫他領恁把朝上
金鑾殿上交狄青 老賊交於仁宗主
殺剛存留任他行 說罷交了三道表
又叫長隨官一名 你今也隨他們去

同上金殿見朝廷 長隨答應出寶帳
吳劉二人出大營 千歲親敬玉杯酒
囑咐路上保太平 吳坤劉愷說尊令
千歲不用細叮噓 劉吳帶領三千將
押解三人奔東京 將他留在中途路
再說營中一些情 千歲又把文廣叫
帥印你掛掌元戎 文廣聽了說不敢
學淺才疎馬能中 不必推辭快接印
怎麼推辭也得應 文廣這纔忙跪倒
拜過王家印一封 拜過帥印開言語
尊聲眾位要細聽 末將沒才掛帥印
還求眾位指教明 又讓千歲居上位

末將今日要點名 千歲說是你上坐 你今領兵南唐去 有句話免聽告訟
帥不離坐古今同 文廣入了元帥坐 壽州城內能將廣 而且還該有妖精
眼望千歲說不公 伸手拿過花名冊 拿了你去不要緊 可惜數萬眾兵丁
數萬兵丁要點清 眾將拜罷新元戎 你要想著為元帥 你把姨娘叫幾聲
文廣坐上把話明 管你平安無有事 管保馬到能成功

且說文廣拜了元帥大印又點兵將明白將實錦姑請 不是我今說瞎話 真而且實不虛哄
進大帳拜謝了救命之恩以千金相謝破反營之功錦姑 錦姑說了戲耍話 提醒千歲自在龍
說道楊元帥何言千金謝我此來為的吳姐姐靈符相邀 開言又叫實小姐 王有心事要你聽
而來微使小術治走妖人教你回營全為結義之情 有心認你為義女 不知小姐可依從

錦姑開言笑吟吟 尊聲元帥仔細聽 錦姑聽說忙下拜 連把王父尊又稱
小小孩兒掌兵將 十六七歲作元戎 千歲伸手來拉起 女兒不必這等行
姑娘何用千金謝 我為吳姐一拜情 從此咱稱為父女 你須隨營把南征

你且回在金定帳 聽令行事再進營提親隨命寶小姐同去二人去了二日當旗報道義都送

錦姑尊命回帳去 再把元帥說分明親來了千歲說元帥快去迎親言還未了送親人以到

大帳之內傳將令 起兵去破壽州城大營擺上香案二人拜罷天地寶天章見了千歲言

要知後來一旦事 下回書裡說分明道我只一女承王爺厚意尊他帥付言許你國元帥為

第六回 紅靈子盜寶私出金光洞 婚他要征南回來望千歲叫他到義都看看也就罷了

黑風山下出妖精 要與宋將比雌雄言罷含淚告辭千歲留他不任只得由他去了再言各營

滅了一個周靈子 怒惱紅黃二子靈 賀走欽晏三日文廣傳令起兵一到壽州

私自離了金光洞 投奔南唐壽州城 楊元帥 傳令軍營三聲炮

擺下陰風五絕陣 害死宋朝將奎英 咕咚咕咚又咕咚 三軍兇郎二十萬

聞言少叙書我上文再說蘆花王聽了寶錦姑與楊文 旗幡滿路把日蒙 岳松先鋒頭前走

廣言語之中漏出情意之言又思寶小姐神通廣大去南征 中營輦上蘆花龍 上打綉龍黃羅傘

反必得此女成功他便認為義女修書一道命金定上義都 兩杆龍旗飄在空中 還有一對龍鳳扇

英武英紗英照英 全瓜月斧朝天蹬 訴原由鶴王聞聽 宋朝有此能人把周靈子打死又折損數
 銀戟銀鎗繞眼明 仙人掌兒正四對 萬兵寸心如刀攪放聲大哭
 狐尾長鎗排幾層 仙人掌兒有八個 鶴王聽說損出聲 不由泪下似雨傾
 別的執持不用明 文廣馬上催後陣 只說平了宋朝將 不想傷了自己兵
 相伴三個女花容 帥字旗在空中舞 早知他國有能將 豈肯能把這心生
 塵土馬踢貫鎗空 兵馬駝駝南唐奔 弄巧成拙白費事 還把軍師一命傾
 武夫抖抖更威風 論走也得三兩日 誰能替他把仇報 修煉千年往費功
 書中那用片刻工 正行中途人來報 畫虎不成反類狗 心生妄想盡是空
 來到南唐壽州城 文廣傳令按營寨 也怪我的想頭大 想吞大宋錦江山
 三軍兜卸不消停 按下扎營且表 鶴王哭罷多一會 班中出來幹國卿
 再說南唐逃走兵 越部出班忙上殿 口尊千歲聽臣明
 且說頗牧帶本部兵丁從奇門法逃回壽州見了鶴王細 咱國兵微將又少 不如早早想調停

趁早快修降宋表

還是拿貢與進封

且說庫奎荀古二人正論無法敵擋宋軍長隨官跪倒

荀古奏罷納降本

李賀心內道愿從

銀安殿奏道午門有周軍師的兩位師弟求見千歲鶴

說是就依丞相奏

庫奎上殿尊主公

王聽說急忙傳旨將兩個妖道宣上銀安殿二妖打稽

為何又要納降表

豈不叫

首鶴王賜坐二妖謝坐鶴王抬頭觀看二妖怎生打拌

宋將笑咱太無能

何不招聚英雄將

鶴王觀西二妖仙

形容古怪不非凡

挑選能人好英雄

天外有天是俗語

頭上全挽雙抓髻

面貌却是不一般

人能還有能奎英

庫奎出了招軍計

一個黃臉像楊戩

一個黑臉似靈官

荀古又把將軍稱

你說招兵是良策

黃臉拿著鏈兩把

紅臉拿著一對鞭

豈不知

此事正在急難中

黃臉身高丈三五

紅臉也有丈二三

倘若宋軍來到此

誰此前去擋宋兵

黃臉森牙生唇外

紅臉牙牙唇外邊

大兵要將城圍困

那時怎麼招英雄

同長兩個大鼻子

眉惡二目流流元

正是二人論長短

來了妖道紅黃靈

看罷二妖面貌蠢

口尊仙長聽根由

仙鄉居在那一處 什麼洞府那座山 長在古洞吃草子 久在深山吃荇黃
道號怎稱對我講 如今修道幾千年 如今逢着肉馨味 美酒相襯肉味長
鶴王問了一夕話 二個妖道便開言 二妖一見自斟酒 急端酒盞脖子揚
黃靈子聽了鶴王問他道號急忙答道貧道是黑風 有此好菜禽與獸 有此豕鷄共羔羊
山金光洞的全壁風門徒黃靈子他是師弟紅靈子皆 妖人初次吃酒肉 肉膩咽喉酒滄腸
因師兄周靈子被宋將扔了三千年道行我二人因此下 正是二妖貪酒肉 皇門官來奏本章
山二則助千歲之力與師兄報仇鶴王聽了替周靈子 城外宋兵將城困 啟奏千歲拿主張
報仇之言滿心歡喜開言問道仙長吃葷吃素二妖說且說鶴王聞奏宋軍困住四門嚇得面如金紙眼望二
今天下山要開殺械一概吃葷鶴王聽說傳旨擺筵孤妖說道仙長如今宋軍困城仙長可有退兵之策紅靈子
王與二將迎風內侍臣尊首筵席齊備鶴王說仙長請二妖說貧道出城見一高低頗牧上殿說道仙長且慢宋軍
謝恩這纔入席 方才到此安營下寨並未來城下討戰况且仙長酒在滄

二妖一齊入筵席 初聞五葷滿鼻香心之時總有妙法玄機只怕難以施展

頗牧阻住紅靈子 開口復又叫大仙個妖道看了地方鎮物俱各齊備法台搭完妖道
宋兵誰言把城困 打量難破壽州關當夜作法二妖上了法台參星拜斗請神拘鬼布陣
仙長一人去討戰 難擋宋軍百萬千 法台上來兩妖道 布使符水請神仙
今日仙長歇一宿 明天交兵到陣前 四方八面旗安妥 中央就將黃旗安
二妖聽罷頗牧話 黃靈妖道便開言 鎮物安畢靈符畫 硃筆膝黃畫符玄
黃靈子說元帥你言宋將多廣貧道叫他死無葬身 書罷靈符用火化 黑雲密布冲上天
之地那怕百萬雄兵管叫他化為灰烟但只是得著一 此時驚動那一位 靈消寶殿王靈官
座平川之地週圍用二十丈八方按八面黃旗中央搭一座 一見黑雲就知道 仙是金光洞內仙
法台高要用丈二方也用丈二台要四面選用八盞狗油 有心不尊妖仙法 違慢法旨頂水寒
燈亥用青黃赤用碧黑五杆大旗其餘所用之物貧 不敢違旨得去見 霎時來在法台前
道全帶來了今天我要擺一座迷仙大陣但看宋軍有 開言便把法官問 靈符相詔為那般
何本願能破我陣鶴王聽了傳旨命頗牧帶著二 黃道開言尊神聖 無事不敢請大仙

我今擺下迷仙陣 命你把守鎮中間 溫帥北門去把守 東門黑虎趙玄壇
 須要用心把新陣 違吾法旨打水山 金叱西方陣門子 木叱東門震位安
 靈官答應尊法旨 妖人生符化為烟 哪叱北方位居坎 馬大漢他其正南
 二道靈符冲天去 來了天兵眾將官 黃毛童子中間站 大聖看守中央旛
 頭走天王是李靖 金叱木叱哪叱三 天將齊三四法旨 自站一方陣裡邊
 還有楊戩馬大汗 溫元帥來與玄壇 黃靈子拘神已畢向紅靈子說道師弟呀在此拘請陰
 黃毛童子孫大聖 一齊騰雲下了天 兵為兄去請九霞九鸞仙姑說罷竟往雲洞山鸞洞去
 撥開雲頭齊聲問 站在雲頭尊法官 請驚幻聖母不表再說紅靈子拘來九千陰兵八方安排
 靈符相招為何事 妖道聞聽把話言 八千中央一千安排已畢又請來八位鬼王各站一方未表
 今請尊神為護陣 各站一方聽根由 且說黃靈道請來了驚幻聖母絡繹仙子二位道長
 天王南門看來將 放進不許放回還 領一十八家門徒來在陣內與黃靈道見禮已畢一同
 二郎去罷西門鎮 看守宋朝眾將官 進陣護守黃靈子披髮掌劍拜了四方噴了符水立

刻黑氣冲天鬼哭神嚎真乃凡人破膽神仙担驚紅
 大家一齊催戰馬 刀鎗劍戟人怕驚
 黃二妖一見陣內鬼神俱全吩咐重將看守巡地二妖
 塵去飛空天地暗 殺氣冲霄把日矇
 出了陣外來至宋營門外高聲叫道報事兒即聽
 衆人想拿二妖道 怎知道入了他的計牢籠
 真稟你家先鋒得知就說南唐討陣速速出來付死
 二妖來在陣門外 暗罵這些該死精
 若要遲埃殺進營來與你一卒不留當旗聽說報與
 你今要進我的陣 叫你九死無一生
 先行文廣文廣聽報急忙提鎗上馬迎出營來遇見
 正是妖人暗發恨 宋將追趕來的凶
 妖人正然叫罷並不答言殺在一處不上三五回合二妖轉
 妖道一見心中喜 轉灣入了陣九宮
 身就走文廣遂後趕來這可不好了
 宋將緊緊隨後趕 悞進妖人惡陣中

二妖轉身回裡走 文廣追趕不放鬆
 這些人等追入陣 展眼不見紅黃靈
 相隨香春金合定 還有錦姑女花容
 陰風捕人驚徹骨 冷氣颼颼寒似水
 孟強焦玉亦在後 副將岳松催能行
 霎時之間天地暗 不分南北合東西
 亂撒征陀都來到 要拿南唐二妖精

鈔本呼家將 卷首

有那淨山王呼延至星扶國真是為天下樂業四方太平只呼
必星只為他父呼延贊大破天門陣身亡仁宗登了大宝甚是
感嘆故此又叫呼延至星承襲王位天子十分寵用那知何該
國家變亂也是天意該當仁宗天子有個國丈姓龐名文乃是
西宮龐妃之父奸妃名叫多花生得真有沉魚落雁之容閉月
修花之貌天子愛如珍寶那知龐文與呼延至星素有舊仇若
問他兩家有何舊恨听在下便交代

都只為 龐文夫妻人二個 夕下三個子親生

忠孝節義不等閑

天宮造定禮當然

奸佞只知長為惡

那晚報應有循環

不信且看呼家將

也是讓住害英妻

丟息刀兵劫運滿

那正方能並收緣

凡句提綱表通開演一部抄錄通俗北宋中興呼家將全傳此
書表的是宋仁宗在位從當初楊六郎威鎮三關平伏了塞北
後便是海晏河清天下太平又有危高閣大學士包文正開封
府令正理朝綱武有天波樓無佞府余老太君楊家的寡婦還

長子龐龍次龐虎

第三個

叫作龐約是老生

雖然三人俱方惡

惟有龐約惡又凶

他雖然

年交一十單八歲

倚仗勢力任胡行

別的事情全是小

第一他

專以好色恋花容

那天街前欺百姓

拉於氏女把婚成

淨山王

夕下也有子二人

生來愛打根不平

長子名叫呼延善

他的那

字表守用武又京

次子名叫呼延濟

字表守信更英雄

二少爺

看見狗子於幼女

不由怒氣把心攻

二人齊把龐豹打

奪下了

民女差人送家中

是日仁宗將朝散

西宮內

一全奸妃飲列伶

狗子回家生悶氣

那知一命赴幽冥

龐國丈

君妻二人齊暢飲

不竟天晚秉上灯

龐多花

有心替子將仇報

又知他家有大功

惧怕勢力不敢開

面代春風呼萬歲

小妃有本奏朝廷

仁宗代笑開言問

因此本

生出妙計巧穿籠

父子定下胭脂計

說道是

不知梓童何事情

龐妃付又呼我主

他把愛女獻朝廷

龐多花

一心替弟將仇報

皇帝在上請听明

明日個

三月二十單八日

天子寵愛在西宮

又封龐文為國丈

他父女

東嶽天齊他降生

小妃當日親許愿

我要去

正好商議害英雄

天子收了龐多花

封為西宮父為國丈

皇家外加文華殿丞相

獻供焚香表虔誠

一保我主江山固

之我龐虎虎封為皇國舅外加正付總兵他父子忠日思想

不知萬歲准不准

只因為

仁宗代酒中穿籠

報仇就只是輕易不敢下手一則怕淨山王他家功高魯呈天

那知道是奸謀計

一心要想害英雄

听見這

子寵愛二則龐文一生最怕龐高閣大學士包文正包老爺知

奸妃之言腮代笑

點頭不住口内应

既是修好还香愿

道包公与呼家是通家之好故此不敢輕奉忘動因此担攔教

这件事

朕當豈有不依從

奸妃開言把恩謝

月有餘活該有事只因包公三載未曾回籍担墓時值三月中

暗：欢喜在心中

又倍有

仁宗令到二更尽

包公上本告假回家祭祖奸佞可就得了念頭想出一條妙

這晚安寢睡朦朧

一宿晚京我不表

到次日

計進宮与女兒送信

仁宗天子把殿升

聚集文武將朝設

奸妃他

龐國丈

巧定一條良謀計

暗給奸妃把信

忙：打扮不消停

次日天子五古設朝辦理國事暫且不表單說奸妃忙、打扮
下馬邁步走進去 上了大殿拜金粧 拈香畢

晚日就有旨意傳出說是明早西宮龐娘、要到東嶽廟拈香
雙夕跪倒將頭叩 恭拜討世武成王 行礼已畢剛站起

諸事齊備伺候奸妃上華宮官彩女隨駕天子又命二國舅龐
才代要 吩咐家將送回鄉 有他家丁來稟報

虎保駕前住前邊的蓋駕擺開出了朝門直扑東嶽廟而去方
說廟外 來了西宮龐氏娘、

才表過此乃是龐文之計因為他素知淨山王也是年、今日
淨山王才要吩咐回府忽見報說余有西宮娘、駕到前來降

必到東嶽廟拈香他要借此為由謀害忠良的性命
香呼延丕顯聞听不敢代慢連忙邁步下了大殿往外相迎前

且不说 奸妃竟奔東嶽廟 再表忠臣淨山王 去接駕心想着急、出廟恐是離的遠便好迴避各自回府那

年、必到東嶽廟 他總是 意衷忠誠去降香 知出了廟門正、的撞有鳳華難以躲避忠良無奈只得在路

但願皇爺多永固 八方四海樂安康 這位令 傍鳳華以前背有臉双夕跪倒口尊報名說且呼延丕顯不知

也是這定該有禍 事由天定不非常 清辰早起傳出命娘、的鳳駕來到有失迴避身該萬死今在駕前請罪言畢叩

合家將 大家伺候拜神堂 家將領命不代慢頭在比龐多花聞听奉目現看正是忠良呼延丕顯料有妙計

一齊打点走荒忙 先到那 槽頭偷好馬能行以成心中大喜

拉出門外等忠良 呼延丕顯冠代委 淨山王 一見忠良心大悅 知他中了巧機關

出門接過馬係江 認蹬班鞍上了馬 家將跟隨在兩傍 我當如此這般樣 看他如何對我言 龐多花

只因為 他家功劳甚是大 忠且赫、把威揚 暗說兄長仇准報 今日里 他想脱进实在難

此書剪新無多敘 淨山王 登時來至古廟堂 想罢故意冲、怒 大罵奸賊罪色天 你敢欺辱娘、駕

你这賊

實在萬惡罪如山

呼延丕顯聞此話

時才話表淨山王賄見龐妃吩咐中宮官人等要打他車侍衛

忠良暗自吓一跳

並不知

此話從何起來由

一齊上前動手忠良心中不悅這位命生來的心直性烈仗有

娘、動怒主何原

只得付又將頭叩

為目說

自己的功高連忙站起身形元睜二目望看左右威吓說箇等

不知何罪犯天彥

惹得娘、動怒怒

無故降罪目怎當

住手想我本藩身居王位豈有不知剛常大礼目欺君罪礼當

奸妃他

聞听不由微、嘆

滅滿門之罪娘、用這利害言詞誣賴於我叫目如何担當得

起龐妃聞听说你這胆大奸賊你說你未曾調戲於我此乃時

你丈夫子將你冤

你竟敢

胆大松把歹心安

為何不守国礼仰面視君难道這也是假的嗎吩咐官官只管

知道我今來还愿

你先思自在頭前

東嶽廟

打這箇奸賊中宮官答应逐步上前奉鞭照看忠良無頭無臉

你先到此將我等

胆大色天暗使奸

冲撞鳳輦我不恼

乱抽亂打、得忠良冲、大怒用双手遮攔說道不尋誰敢動

為什麼

調戲君妻行不端

我豈不是昭陽院

手說有話上前一遞也是他在氣恼之間不由得就要还手

也與国母一樣般

你竟敢

欺君萬惡調虧我

宮官俱是奸妃吐咐過的賄見呼延丕顯住前逐步他等一齊

廟門以外車人現

我今若是饒過你

你想、

退後抬鳳輦的宮官也都是受了計的看見車人擁到跟前他

国家法度在那边

奸妃越說越有氣

吩咐左右中宮官

們不能成慢輕、的將鳳輦放下故又一番扳倒在差把箇奸

給我把

這個奸賊重、打

然後在去面見君

妃捧番在地一齊四散就跪呼丕顯看的明白把一位忠良吓

車人聞听齊答应

一齊束手往下掄

照看忠良齊乱打

得京挺不止

只氣得

淨山王怒髮冲冠眼瞪元

得京挺不止

淨山王

一見不由吓一跳

明知中了計牢籠

那里还敢在此站

急忙

搬鞍上了馬能行

宮官領首去不多時只見奸妃走上金殿只見他珠冠不正危

忠良繞路不代慢

要到朝內見朝廷

且不言

袍撕碎玉代撇拆仔細一看粉面之上真有血跡拜在金階痛

呼延玉呈繞路走

再把奸妃明一明

計策以成心暗喜

哭不止口尊我主快与小妃作主言罢付膳在地宋天子不曉

時間他也不消停

珠冠也就摔在地

頭上青絲髮蓬松

其情甚是京疑連忙望下便問口呼王妃這事為何你去燒香

只听得

回手捨崩撒玉代

用力撕袍連响聲

還慮為何這般光景是何原故細細從頭奏与我朕知道奸妃

自己揚手抓粉面

惡恨

橫心咬牙忍痛

聞所未從說話他先眼中往下流洟口尊我主听小妃從頭的

中人上前扶鳳華

奸妃吩咐轉回宮

中宮人

細奏

一齊領命不代慢

抬起了

卷儀一齊往前行

龐多花

未曾開言先落泪

他罢皇爷萬歲尊

進了東華門一座

宮官啟奏宋人宗

說到是

若問小妃這件事

真正是

冤枉冤哉氣死人

西宮娘將香降

行至半路轉回程

不知這是怎麼樣

今日奉旨還香愿

又秉虔誠把香焚

那知道

回進朝堂放悲聲

珠冠摔碎危袍破

面有血跡代傷痕

剛纔走到天齊廟

尚未下輦進山門

那知遇見騎蹕事

也不知

此事因何怎麼生

奴婢特來奏主公

惡賊果然胆色身

万惡滔天真少有

說來這是事新聞

仁宗聞知吓一跳

龙胸中

暗省忙吃一驚

淨山王

呼延丕显先在廟

他等妾妃到來臨

連忙坐上傳聖旨

快些宣來見孤旁

這一名

迎出廟外行無礼

把小妃

攔住任义乱胡行

宮官答应忙站起

急忙往外行

天子在上面神看

不遜之言調戎我

當有軍將与黎民

我小妃

不多時

進來奸妃女花容

不知他是何人使

拉敢如此起欺心

叫人問他名何姓

罕住問罪將恨伸

自知他是全不怕

自己反是嘆吟

半晌開言陛下問

叫一聲

梓童由神你是听

走上前

伸手來拉我的手

小妃躲閃一回身

你今且回西宮去

朕當一定有調停

管能叫你順過氣

他把袍代全揪住

揪扯的

袍代全然碎分

寡人將他按法行

奸妃聞听心暗喜

知道良謀巧計成

他說他家功劳大

任又而為誰敢噴

多虧了

暗：他把呼賊罵

看你揀起恁飛禽

昏君他

中多官官与侍衛

他等動手打賊臣

將他圍住才得便

这是听信我的話

料你能逃命殘生

想罢磕頭將恩謝

小妃方能來見君

言罢付又流痛泪

扒伏在

急忙

站起身形轉回宮

天子正要傳宣召

金奎大殿地埃塵

去宣玉皇將英雄

且只見

黃門奏事双夕跪

今有净山王恭見

听有更竟危心怒

這奸妃一路哭訴

說仁宗天子是一位明君可也被他哄信

特領啟奏主至明

仁宗爺

萬歲皇爷口内称

听有更竟危心怒

中公不然酒色二字

怎麼專悞大事仁宗只為喜愛處多花容

又把奸賊罵几声

撕碎愛妃冠袍代

出朝門

还敢前來見朕穿

顏美貌百般寵愛他

才敢定此計謀要害忠良呼延丕显的性

傳旨宣來休代慢

宮官領首那消停

領進忠良面朝廷

好漢上殿忙拜倒

命閑言不可多叙

且說仁宗天子听了奸妃之言只氣得在室

不多一時來的快

為目前來見君主

天子一見冲：怒

周手一指高声道

坐之上危面焦黃

口中大罵好箇大胆逆党倫礼皆無我朕看

說道是

不由丟名程上攻

空座上

周手一指高声道

的是呼延贊的分上

故此叫你世襲王位真乃天高地厚之恩

可惡奸賊那住声

寡人那些亏負你

你竟敢

周手一指高声道

那知你竟不知倫礼

任义胡行朕今若不殺你國家王法要他

可惡奸賊那住声

寡人那些亏負你

你竟敢

周手一指高声道

何用

宋天子

越說越忙越有氣

口中大罵不住声

胆大包天任胡行

可惡奸賊那住声

寡人那些亏負你

你竟敢

仁宗說朕當年看你父之面並不曾輕代与你線叫你世襲王位那知你枉行送倫之事長街之上調我皇妃你竟還敢前來見朕只問你該當何罪淨山王聞听向上叩頭口尊我主此事實、屈死為臣想臣總有天胆也不敢行此送倫之事自尋滅門之罪此事只因臣年、今日必到天齊廟拈香今早進廟焚香已果線然出廟正遇娘、鳳輦來到臣迴避不及只得駕前請罪那知娘、不容分說着人就打為臣才避禍而逃是實並無別故

淨山王

含冤付又将頭叩

口說皇命闕至恩

快把這送倫奸賊斬在朝門

言罢向上將頭叩

為君馬政行此事

坐上的

快把這送倫奸賊斬在朝門

天子暗、心發恨

不知誰假誰是真

看這光景無此事

快把這送倫奸賊斬在朝門

想他非是那等人

素日行為多剛正

馬能一旦就變心

快把這送倫奸賊斬在朝門

若說是

果然無有這件事

愛妃豈有恨忠臣

快把這送倫奸賊斬在朝門

他等素日無仇恨

大料有

內中一定有原因

快把這送倫奸賊斬在朝門

想罢宣上賊龐虎

佞党拜倒地流平

天子說

快把這送倫奸賊斬在朝門

朕命你保娘、駕

原何大又不由神

如今此事只問你

快把這送倫奸賊斬在朝門

快、啟奏朕聞知 到底此事因何起 好党見問把話云

只見他 未曾說話將頭叩 口尊萬歲主當今

臣保娘、進了廟 淨山王 實係萬惡胆色身

廟外截住不叫走 言詞不正且我君 他說的

言詞為臣難細講 娘、一見怒生嗔 吩咐官官將他打

大家團團反送臣 娘、方得脫身走 皇爷不信問軍

賊龐虎 奏罢天子冲、怒 傳聖旨

誠定然沒有此事目言已畢請主定奪忠良奏罢伏府在地天
 子聞听心中暗想說王苞之言也為有礼說道既是卿家這樣
 言請朕將二人交三法司審明回奏忠良謝恩站起归班三法
 司把二人領去中三公三法司乃是刑部正堂都察院左都御史
 大理寺正卿表過此書剪斷也是天意定呼家該當有禍三
 法司官都与龐文私通老賊又挨次送了中礼三人受賄不能
 不依有龐文那管不得淨山王的死活乱動非刑拷打總而言
 忠良受了無限之苦總不肯屈招

奸賊

却与老賊是一党

百般仗义乱非形天子說只因呼延至显大胆欺君因此怒髮冲冠奸妃說我主

一則只因受了賄

二則間

因惧勢力怕西宮何必如此動怒奸党為惡自有國法按律治罪倘若氣坏庞体

怎奈忠良不屈認

中人商又設牢籠

庞国文

那迷了得說有吩咐宮城快摆宴与皇爷解悶喊中彩女領了

假作虛詞作台認

口說好漢尽应承

四人一同商議定

命登時摆宴君妻归坐宮人巡酒此是奸妃之計要害呼家滿

暗給西宮托信通

次日一齐去上本

三法司官奏朝廷門不往讓酒天子又在至怒之間此時剪断君妻飲至二更已

愣說是

呼延至显全招認

調戏庞妃是实情

後奸妃把天子灌了個大醉庞多花一見心中大喜

天子看罢招詞供

在坐上

連把奸賊罵儿声

惡奸妃

一見仁宗酪丁醉

不由欢喜在心中

既然審明情不做

朕知他是委屈情

代明早

有語口把萬歲叫

吐妓音

我主皇爷細听明

小妃胆大托命問 呼賊可惡任胡行 他竟無礼且欺主心 豈不忍無奈事聞天意 不敢洩露只在不知 並不多言別的

如今一概尽招承 不知皇命怎么办 望主說与小妃听 官員更不敢多言若是包公在朝也無此事 因天又該当好

仁宗此時代了醉 听说怒氣把心攻 說道是 漢命該如此宋朝該有鼎沸之乱 聞言少敏且說宋天子听了

此事思諒真可恨 我朕豈肯把他容 定要將他問立斬 龐氏之言連說有禮但則一見這深更半夜時 叫誰去監斬奸

朕当心中氣才平 奸妃听言心大悅 付又跟說尊我主 妃說萬歲別人前去恐怕其中有弊 須派国丈前去監斬定無

既然萬歲归他罪 千萬不可等天明 若是明辰將他斬 差錯

惟恐怕 透則其中有變更 奸党他家功劳大 宋天子 聞听此言將頭点 不由面上代春風

我主恩深把他封 到明辰 倘有變更如何好 口說愛妃真有礼 你的這 調陳之言实在通

唯到他願喪殘生 怎見得 他就不敢身謀反 此事就派国丈去 速去斬奸雄 宋天子

若生出 篡弒之心了不成 依小妃 醉眼迷胡傳至旨 庞妃欢喜樂無窮 内侍領旨往外走

越有夜晚将他斬 方才能勾保安寧 不知妃言是不是 似箭如飛不消停 不多一時来的快 老賊庞文宣進宮

我主三思方可行 仁宗此時八分醉 听說話 剪而明 此時天子身代酒 又因氣恼把心攻

含了呼了就答应 深恨呼家如切骨 也不管 他家素日有何功 明日個

奸妃他是恐怕明日有大臣保奏 第一是丞相王苞在者 素知 急令庞文去監斬 埃遲恐怕有變更 領旨出朝不代慢

余太君楊家他們乃是世交 甚厚太君若是前未仁宗不能不 国丈早朝未交旨 老賊不由樂無窮 天子未提辱家口

依奸妃那里知道余太君此時有見之明 早知呼家該遭此劫 他的那 心中又把巧計生

虎賊借勞設牢籠 出朝上馬忙回府 代有虎虎与虎虎

還有那 心付家人二十個 御林校尉五百名

手捧至肯上了馬 這時候 不過剛交吉三更

直扑淨山王爺府 捉掣家口問典刑 奸賊他

所為害恨將執板 楊得义徑前行 按下虎文先不表

再把呼家明一明 自從早間得有信 真個是

合家忙亂不安寧

且說淨山王妃馬氏早間聞有風信不由悲痛不止差人打听

後來听说交三法司審問夫人心中有忙料有此事不好忽然

想起原与虎家有仇今日之事定不可解可喜二公子守信未

從在家三日以前奉父命去上太行山括香去了府中只有大

公子守用母子二人愚心不知三法司審問口供的只供如何

差人打听天晚回來稟報說王爺受了無數的非刑並無口供

如今三法司放了虎虎竟把王爺收監他們入朝見駕去了馬

氏王妃听見此話就哭多苦少

馬語命

眼望公子開言道

叫声兒要你所聞大虎文代領軍兵未拿家眷去見朝廷

且說你父未屈認 賊人未必肯相容

旧日之仇今要報 置青鞋鏡拉放松

夫人說 我先快些去逃生 公子口把娘親叫

蒼天佛爺那住声 天倫今日身遭難 母親難保吉合山

叫我孩兒怎逃走 單人独手去逃生

不知看光景而行 馬夫人 代泪開言將兒叫

為娘对你講分明 你趣有 夜間打扮百姓樣

明日五更混出城 急速逃往蓮化去 投奔你那外公

前者他曾未進貢 給咱啣下一封書 你拿書信投奔去

路途申 可以能勾保安寧 休管家中吉凶事

你在暗中細打听 如果是 遭逢不測你快走

倘若無事在回程 不然一家全遭難 那時節

你想逃脫万不能 公子聞听無其奈 連忙打点不消停

那知道 剛然脫衣才要換 收起書信為能行

就有那 門上家人未稟報 說今有

馬氏夫人真有先見之明日料到此處才叫他兒子逃走大公那管上下男共女

真可嘆

三百餘口全遭擒

子雖然改扮百姓搞好了他外公的書信如何忍得剩下父母前後一概全搜遍

內外再無一個人

他這才

自己逃走正在難割難舍母子痛哭之際只見從外進來了探探解出府往外走

不由欣然喜在心

將門封鎖忙上馬

事的家人報說今有國丈龐文代為無數軍兵聲言奉旨拿我直朴十字大街心

表這此書無京敘

話要勞叨不成文

們的滿門家眷小人在暗中探听的明白他等時下日到時未

龐國丈

一心要把呼家害

所為消仇把恨伸

重振夫人公子早作準備馬氏聞听只吓得粉面焦黃口叫我所仗天子傳過音

他這里

並不按例等辰時

兇果然不出為娘所料你可快些逃去罢不然奸党未時只也無芦棚与席屋

只有五百御林軍

一個

怕难以逃走大令聞听真是万分無奈只得拜辭母親這母子弓上弦末刀出鞘

一層

鎗刀映目似麻林

痛哭代泪往外而去公子恨有心腸逐步出門那知刚到街前

也無淨街羅与炮

也

只見灯燎火把照如白昼一樣蜂擁而至吓得呼延守用不田

王爺前來旧動手

可伶這樣斬大目

出了一身冷汗抽身從黑暗處潛步而逃這話不表且說庞賊

一家共在一處存

只听悲啼声振耳

領代軍兵未至淨山王府口中喊嚷說奉旨拿呼延丕星

總有那

見者之人誰敢言

的家口言罢叫發了声喊一擁而入見人田拿首而明說他把

家：開門緊閉戶

彼此

忠良的滿門老少上下人口男女共是三百三十一口尽都上

只是無法前去救

那個敢惹龐皇親

天又該当初教到

忠良造定命归陰

老賊吩咐快動手

龐國丈

一心要把冤仇報

拿了呼家眷滿門

好利害

令人現看吓冒魂

宋公老賊龐文一心要報前仇仗有天子的那道旨依說把淨山王連斬龐妃又叫他呼家滿門家眷一概抄斬日使明日天子酒醒日說天子醉後傳的旨依是可靠的過去所以連一個規矩全無別說是一家王爵功臣的滿門日是文武官員但有一二品的賊分犯了法也不能這麼容易說斬日斬一則是老賊報仇的心卷二則他怕有人保奏三則也是呼家滿門該當如此天又造定如何能改開言少致且說龐文此處北門十字街這也早排安當諸事齊備他把呼家滿門家眷拿到又把淨山王拿來一齊用要動手忙吩咐開刀忽然仔細一看不由得吃驚暗說奇怪

老賊住

才然吩咐叫動手

付又仔細看分明

不由龐文吓一跳

但見那

內中缺少兩個人

不見公子在何處

守用守信二弟兄

只因為

方才府中多忙亂

綁拿之時未留神

他兩逃走多不便

自己胸內暗沉音

原何二人不在內

大料其中有原因

今日里

走脫狗子不大緊

不能斬草除根

倘然他等生又念

到只怕

後來必定要由神

有心我把他等問

又怕京勅來朝日

担誤了

功夫有人前未救

反為不美更費心

別者之人全不怕

只怕楊家余太君

他与呼家五代好

天子還有怕三分

還有那

王丞相与寇丞相

他等全是好賓朋

倘若聞知這個信

必定要

上本保奏見朝廷

我今不如先動手

然後再找他弟兄

大料可也去不遲

必須如此這般行

老賊想罷不代慢

吩咐手下快動刑

劊子手

聞听連忙日答

一個

如狼似虎那消停

老賊吩咐一聲動手好害害中劊子手誰敢代慢一齊掄刀只

听唵咄哈又一陣吼响真是鬼哭神毫声音振耳好生的凄慘

又蒼看此時乃是五古黎明之時陰風慘慘火把灯煤不少被

風刮的昏暗連的竟全不亮淨山王面對馬代只說罷了哇

了此仇若不能報我在九泉之下也不能冥目我呼延至呈死

的好生不明老翁說罷也不言語依頭等死此書寫新那消一

刻的工夫一門三百三十一口不分老少男女是主是朴全点官報說中文武請駕臨朝奸妃令人傳話出去說天子只為
坦陰而去

真可嘆

忠良滿門遭屈害

欢喜因文老龐文

昨日着了氣惱吃酒不多竟有大醉如今尚近未醒不能臨朝
文武若有本章占且押明日再奏重公昨晚斬呼家滿門難

此時天交東方亮

墊記有

守用守信兩個人

道說日無一人知道不成斷無此礼有那胆小之官不敢多言

只得先去交主音

連忙上馬入朝中

派兵將

奸佞之人與龐文皆是一党誰肯保奏恐有忠良夜間趕未上

看守死尸加仔細

言罢忙去見君

心中他又生毒計

本也被奸妃全都阻當回去

還想要

謀死呼家拜孝根

兩個冤家去逃走

此乃是

書礼非是多交代

言归正傳表前文

必須加意仔細尋

知若是

苗下只怕禍不小

奸妃傳出這道音

氣坏合朝中忠臣

個個全無心不忿

他等必要把恨伸

少時我見天子駕

必須得

人人心中怒昏君

無奈何

只得散朝回府去

這般如此這等云

老賊主又安排定

鞭打馬奔朝門

大家從此尽恨心

不言合朝文共武

再說龐氏女叙裙

按下龐文來見駕

再表龐氏女叙裙

陪看仁宗全飲宴

宮中等到天明亮

一名官官跪在堂

說道是

他落的

天子大醉有十分

揀到危床去安寢

今有太師親交音

如今等候在宮門

龐氏奸妃心大喜

奸妃暗喜在心

他等候

外面消息不肯睡

忙吩咐

快些宣来老皇親

宮官傳出龐文到

竟听他父信与音

一直等到五更後

有一名

父女見面訴原音

龐文他

說明一從從前話

宮官報事跪倒身

殺了呼家眷滿門

田只走脱兩個人

但不知

龐多花等候他父的信息只等得天交五古恭明鐘鳴古响宮

他等去向那边存

呼延守用与守信
特来請旨去追尋

龐多花

聞听不由吓一跳

登時粉面如淡金

鈔本呼家將 卷二

口內連說不好

這件事

走脱狗子了不成

奸妃付又生巧計

命父去点御林軍

急送的

四下我尋二狗子

吓坏呼門輝孝根

自奉母命去逃难

慈心的

命令公子敢不尊

出府遇見兵合將

少爷有忙吓吊魂

迷了

自己心中多伶便

黑暗之处况藏身

暗說天明好逃走

那晚得

滿城之中乱紛紛
要拿人

老賊龐文对看奸妃說云不見呼廷守守信弟兄二人的踪
影龐多花吓的京疑不止只說比乃禍根万不可容留父女
又定巧計龐氏叫他父亲代了玉林軍兵去到四下里去退尋
只管声言奉旨若天子醒了只賴說是醉中传的圣旨定志
賴得過去老賊心中欢喜那敵代曼忙云朝代領兵丁而去
他可那里知道大公子呼廷守用逆母命孫作百姓模樣而去
逃难剛到云府碰見官兵少下虫杰平小他乃文武全才之人
身体伶便胆壮心在急忙將身形一影躲黑暗之处怕上

路而逃可喜軍將具了未曾看見老賊龐文竟店記有杀他
不孝有三後大 我逃走 我家可以有後承

滿門報仇的心券拿了家口就扑赤坊及至斬完天已大亮他
万般莫云云奈 假扮百姓跪云城 我虫說

又去入朝父女商凉亭老賊云朝撥兵这是慢了多大的工
占时可以得活命 投奔造化找外公 但有一件多不便

夫比时天有代交午正的时候少早早就混云了北門順有大
路远逃逃朕内定 荒張未曾拿益費 这都叫我怎兼行

路进去老賊龐文他在各門查同北門的門軍稟報说有呼琴
这冤仇 不知何時才得报 全是庞賊罢我坑

公子今日剛開城門时見扮作百姓橫兼逃將云去小人我善
最可恨 庞多花 狗賊奸妃实在凶

手云令不敢攔捕与他只是不知二公子的踪跡老賊拿听連
我弟在外不知曉 誰去与他把信通 他在外

忙代領軍將云開跡自踪跡扑有東北的大路往下返赶
此刻要是回家轉 若是回来了不成 越想不由恨又怕

且按下 龐文父子提兵將 往下返赶小英宏 這少爷 二目滿；哀泪痕

書中單言呼延普 大公子 守用忙；往前行大公子呼延守用一边走路一边思想一往之事想起父母心

云了城門扑东北 順大路那能消序 這少爷 中伤感又想自己去上逆化投奔外公馬昆路远逃長朕中缺

心急又怕人未赶 兩脚如飛快似風 不住回頭朝后看少益費也是难心又想兄弟呼延守信前到神山降者以竟是

惟恐后尚有返兵 英宏思量心内慘 不由一陣好伤情脱难之人可怕他在外不知京中的消息自投羅網也是惹卦

这正是 云无去故遭橫禍 從天降下福惡又恨龐文龐多花父女空以妻計不知以此仇可能得报前恩；

父母遭層不能雇 其可嘆 國家白；喪殘生後想；真；心中难过不由得痛泪交流又怕後有返兵赶来

我到有心死一處 怎奈母命敢不应 母亲說 还得忙；償路

這正是

荒忙之間難擇路

只得急往前行

老者聞听他罢少爷上下打諒了打諒這才開言說豈敢

脚不亭留以飛快

順大路

直扑东北那烟亭

等駕不知有何事故元何這表荒張少爷說我因避難逃生絕

走了一日天色晚

只覺勞乏肚肉空

只覺得

了一日未至貴處只因缺少費用一天未見茶飲夜間又安

飢餓難當心荒亂

遍体酸軟不安寧

少爷不覺啼一泫

身之处欲求老伯周濟老者聞听又把少爷細看了一

自己有些暗吃京

忽杰台頭朝前看

不由欢喜在心中

看他虽杰是百姓的打拾急祭天生的相貌貴重福相非常說

見前面

乃是一所大庄院

十分豐富大不同

是被雅之人天晚安处身何不清近惟舍一叙公子聞听他

少爷付肉暗想

你着這

此庄到甚却豐盈

也把着打諒了打諒見他生得慈眉善目料云別又說一声

我今何不投了去

入庄見景在生情

我一處

多謝只得跟他往里所走

良善之家住一夜

明朝一早再登程

英玄想罢不代量

呼守用

跟定老者往里走

二人走進廣良門

步履以飛快似風

不多一时将庄近

肉目仔細看分明

進了佛堂忙行礼

同归坐

只听老者把話云

但只見

左右人家将門閉

具是紫扉冷清

代喚他把小哥叫

老朽索来你叫真

我看你

单有一家門戶大

又只見

門前站立一老翁

形容不是平常輩

安非平善丑俗人

不知從何来到此

少爷連忙走过去

面对老者打一躬

這少爷

声言避難王何因

貴姓高名何处住

說与小老我知道

未曾開言聽代喚

他罢老丈口内称

小子奉求一件事

我老漢

只有奇謀救你

不可漏藏請放心

望乞老丈你含容

老者聞听留神看

他這里

呼延守用開口話

他這里

付又肉目細看神

肉目打諒小英玄

現睛老者人慈善

他与别者不同尋

看光景

一派忠直非歹意

这少甲

未曾開言而代春

貴姓高名真；有罪

口中連；呼老伯

我晚生

这老者

見向付又開言道

他把公子口內稱

只為家門運不幸

說未實；可傷心

小生非是名華

些小之事休掛慮

我敬你

小；青春是英名

言未去代根基深

我祖名叫呼廷賢

與國報劫喪了身

可冷去代忠良后

一但合家尽傾生

因此我

净山王

呼廷不显是我父

不幸去故迂奸臣

不避干係將你仇

何必用你礼謙恭

若問小老名何姓

合家改門全遭害

一家子

三百余口尽归陰

請自留神在上听

我也非是名華

在此居住務庄農

我是得便处活命

乔庄改扮作黎民

直走了

若要是

提起先祖与先父

也曾为官在朝中

一痕未曾停住脚

此时方能到貴村

只为缺少安身处

小老姓王五十岁

王天成

三字便是我的名

因以上

特未借宿到府門

府上之事我尽晚

只因內有一段情

只因那

以書剪斷並不旁叨重叙公子便起底根由对有老者一；從

龙圖季士色丞相

与我相交是賓朋

常；提濟令先祖

頭說了一遍付又站起打弓失礼只說拜求老伯周济；晚

乃是大家幹國忠

不想今遭奸臣害

我这心內好不平

生正在苦難穷途有日若得飛遠定感恩不尽言罢二日落

劝公子

不必憂愁將心放

小老心中有穿危

泪老者聞听口中嘆氣說道原來如此公子但請放心不必担

且在舍下將身洗

慢；的

在想良策滅奸臣

憂就在我家隱藏避難料云方磚說有分付家童快备酒飯速

公子聞听心大喜

出席拜謝身打弓

以書中

；請公子吃用哦家人領命登时备来二人端坐少甲呼廷守

总是剪髮去帝叙

处；皆是剪髮而明

公子住在王宅內

用席間便向說晚生曾蒙老伯大恩相代只是尚未領教老伯

一夜去詞到天明

次日清晨剛梳洗

有名家人走上所

說員外 此事真，禍不小
代領軍將各處搜查倘若來時了不成

龐國文

弄無是奴仆下人誰不吃人肉茶飯豈有不明邪正之禮此事不必員外多慮王天成聞心中大喜当晚去調到了次日一早員外與公子呼延守用剛然起來梳洗以畢就有家人來報只見他從外跑上草堂氣喘吁吁口中說道員外下大事不好了今日有^大師^龐文進奉當今方歲聖旨代領軍將各處來搜查呼延守用堪^在禹庄不遠小人忙^忙跑將回來稟報員外王天成一並安人夫妻及了還有大日呼延守用听了此報具了啼得京疑不止

公子呼延守用說明一徃被害之由員外聞听嗟嘆不以說道

這一名

家人報罢去房去

啼坏老少三人

公子只管放心古語吉人自有天相何愁不得雪恨將來自有

比比登時去主意

只吓得

呼延公子面如金

報仇之日說有又把安人傳將云來也对他說明其中的元故

員外自忙說不好

只說此事了不成

当真那

安人說我這里喚作王家庄相禹汴梁堪有百里之遙料去妨

老賊來时搜到此

只怕公子命難存

老者正然心焦

碍大夫冷聞听連^連致謝不覺天交二古員外說公子走洛勞

只听好汗把話云

有語閑言呼老伯

不必有忙掛在心

乏理者早^早安歇說罢命人在書房之內搭鋪作查伺候王員

細想那

老賊尚未到此

大料今日未能臨

外他又分付合家仆妇長工人等千万不可信揚走漏风声

何用京宜別憂慮

代晚生

立刻登程就起身

人奔說員外但放宽心似这等的忠良令被奸臣所害小人我

速走高飛去貴府

何俱奸虎搜上門

我只求

相贈盜費民數兩

去投奔

逆化可以縣奸巨聲我兒听我为娘对你言来

此德只好他日报

倘得拿賊把恨伸

我若能

老安人

見向他把兒来叫

听我为娘对你言

天怜可能將仇报

定然答报老伯翁

員外聞听去其奈

只为仁宗行去道

信死那

西宮龐氏女婢娟

只得应允取白良

其实难捨英去

二月之中哀泪痕

去故他把忠良害

大胆死又老奴奸

淨山王

說道是

公子何必这兼薄

小事何必掛在唇

呼延至显多忠烈

他合龐家素有冤

父女定計將他害

但愿你能够仇报

我老汗

現賄方能把气平

人：不念在心間

賴說忠臣將他戏

臣政君妻行不端

老者之言还未尽

只見安人面代春

他对有

宋天子

信以为真下传旨

拿回忠良三代夫

公子含春開言道

說我有計哄龐文

呼延守用心大喜

說有口供就定罪

这件事

令人实：氣炸肝

善伯母

有何良策快云

綁了合家老共幼

男妇共是三百三

不拿主仆把刀食

可喜进坐大公子

大門口善老伯母不知有何良謀能救晚生脱难但得不遭賊

手生：世：不敢有怠安人付又代哄說且先公子不必有慌

呼延守用小英友

昨日提到咱家内

你父向热把他怜

怎想奸城不放寬

你且少等片刻我到後面去：就来好汗聞听会奈只得在

只說是

藏在咱家可避難

说龐文

堪：不久到座前

你爹？

前同有員外等候不表且說王老安人不敢代曼忙：来至在

方才却有人来报

与真他若查到此

公子残生保不全

他又懸卦心不安

为娘想了一条計

後面進小姐王金連的绣樓之内小姐告事樓上正坐忽見母

来前未連忙站起安人归坐小姐見礼坐在下边代哄等声母

有心打發叫他走

因以与你来商議

这了个係你得担

这了个係你得担

来在上不知老人家来到女儿的房中有何事故安人見向叫

可以能勾把成賄

因以与你来商議

这了个係你得担

这了个係你得担

这了个係你得担

老安人

剛然說到這句話

這不就

眼睛看見王氏女

天成生

端莊執巾眉超群

向坏佳人王金蓮

忙止步將弓打 小姐早以站起身

不由得

安人說罷這些言詞小姐口尊母親以語孩兒有些本朋爹娘

粉面通紅還一礼 偷看呼門拜孝娘

見他生得多聰俊

要救呼廷公子女兒乃是閨內的幼女元何叫我也但什瓜干係

果然品骨不同尋 虽然生就福多大

却是二目有泪痕

呢安人說只要你應允為娘自有一番道理小姐說諸凡之事

比此的

見礼已畢香归坐 只見安人面代春

母亲交付女兒敢不從命安人大喜說為娘意要把呼廷公子

叫声公子休憂慮

你不必

愁腸只愛放寬心

代上樓來男孫女庄你二人同坐針指虎文未全丈随机应便

事不宜池休代曼 只怕虎威我上門

這就時

見景生情我料定能將他哄過

咱就忙忙改扮起

又叫使女中仆入

取过妝盒綾花鏡

老安人

說罢这条良謀計 又叫小姐把話云

又听那

安人開言把話云

既是爹娘心想甚

設机謀

誰哄奸賊老虎文安人命使女取過粧盒扶持少甲摘去包巾脫下拱袖与他梳

梳了个吉川好衫裙

公子改庄已畢大家觀看真似女子一

想要各教志良後

分付孩兒敢不奔

以書中

梳了个吉川好衫裙公子改庄已畢大家觀看真似女子一

却是剪斷会重叙

当时欢喜老夫人

下樓回到前所去來只為少甲生的貌美这一打孫任他是誰再也看不云來但

对有員外誨元因

一全公子到後面

吳宏丢奈後面跟是一件没有耳稟眼兒難代鉗子中入一着為雅玉小姐說這有

老夫妻

俱是着上呼小將

要与女兒配昏姻何妨公子可要忍有疼痛在耳上用繞帕包盖万岳妨碍虎

他才定下一条計

並不誨

男女受授不相親賊忌有天胆他也不敢护造人家的幼女但是罗裙可得往下

呼廷守用將樓上

豪杰奔目由神有

这少甲

穿才好到是一件要緊之事諸事已畢少甲臊得面紅过耳

口尋伯母並小姐在上魚池改扮侍當是內中還有一件大事不便的

送少尹

面代羞慚開言道

只說還有事一宗

老賊分付中軍兵 男女老少一八行

快與我搜查我

全不許

晚生自幼學武文

我還在

書房之內把書改

女流之規全不懂

針指活計更不通

倘若

被那老賊他看破

只怕還是用不中

小姐聞听開言道

他把公子口內稱

此事只愛將心放

奴家可保丟事情

你雖然

不會女工不知禮

順有跟隨我來行

看奴怎來你怎來

收運里

還有妙計巧牢籠

不怕奸賊他查看

愛保退去將合兵

少尹他

聞听只得各各應

全仗賢姐救殘生

書中不言王宅事

預先准备等奸本

再說龐文老奸本

代有軍將那前傳

代軍將

順有大路往下趕

苦相追不放松

換內按戶采查看

他那是

晝夜巡查不相容

聞得黎民千百姓

家：男女不安寧

從容那

軍將連偷代有拾

聞了一日又一日

這日不過晌午錯

走進了

大王村內看分明

踏見廣良門一座

老賊龐文一路之上查看呼少尹的踪跡投巡前來這一日天有午錯之時趕到大王庄看見以庄十分豐富不由的心中大喜胸中暗說我以搜查的予為由得的資才實不少你看這一座村中到也甚實豐富定是才主不少正當搜索想罷傳令軍將圍庄中軍領命將庄圍住前後庄口俱个不放一人出入嗚呼那姓百姓家：聞門閉戶不知何故老賊馬上現着但見庄中人家甚多惟有一處宅舍甚大前面乃是一座廣良大門暗說我今何不先從這一家查看：是如何想罷找了一個本

外人向了一回这一家姓王是位員外名叫天成有人叫門長
工通東員外知道王天成聞听果是老賊查到門首忙通將
出來在老賊的馬前跪倒口尊老尸在上小民王天成不知老
谷駕到有失迎接今在架前請罪屍文說王天成年外谷應說
有小民伺候老賊說我且向你本相非走別人我乃当今太師
西宮國丈逆奉圣旨前來搜查淨山呼延丕显之后呼延守用
守信二人一路尋來人說藏在你這庄上若是真在你家你可
速放他出來我必重賞

老狗賊 他在馬上高言道 叫声鄉民仔細听

你家真有以二子 快些尔 放他出來莫消停

太師必定有申賞 奏知皇上把你封 你若走

迷而不語藏家內 既敢反叛罪不輕 礼在全家俱同斬

那时后悔用不中 員外聞听將頭叩 太師連下那住声

我小民 奉公守法此处住 祖傳數代務庄農

從委半点狗私處 我怎敢 與心胆大札胡行

抗藏呼延宅中后 相下此話我不明 昨日里

小民听见人談論 都是我 呼家老幼尽傾生

我与他家非素故 豈肯收留禍患生 何況說

普天之下皆王土 率土之賓豈不明 呼延他家行大逆

礼应合家把命坑 誰敢將他藏家內 倘若查出了不成

太師尸 高明遠見如秦鏡 相特贊我細恩情

定是大人暗害我 这事小民真冤枉 过耳之言尸莫听

言罢付又将頭叩 老賊馬上怒冲冲 用手一指高声喝

說道是 老賊胡言我不容

屍文听了員外之言一声嘶喝說你是一派胡言不用巧办推

詳我今須当進去搜檢若是我查出未定要将你千刀万剐

員外聞听並不有慌还是代咲開言說太師尸不信只委請

進搜查也好放心老賊聞听下馬交付員外叫他在前引路到

了前所屍文归坐叫他把家內之人不論老少男妇全点喚來

換有次序查看兩得合家慌乱比比不安叫过一个一个

过的代在一傍令人看守起來全点着便点了数目這才交付

員外引路入內去搜查

這老賊

外邊圍困風不透

前後左右在各房內

寢室內圍全不愛

花園馬園代客所

所有的

值銀之物偷代拾

弄回找了三三遍

口弄太師巾在上

特來回話請史行

一路上

面生可疑不識認

如今里外全查遍

想勾多時生巧計

站起身來下客所

派人跟定王員外

中軍將

里外細細神

磚行圍入着分明

一概不只好共反

箱柜具要打鬧者

你若走

這才一同轉前所

我等內里細找尋

屁賊又听心暗想

文信具說身在此

我料有

元何套有影共踪

如此而行礼才通

說道你等快肉路

入內各處細搜尋

奔進內院找尋人

一任他

書齋合房並內戶

園將進去細留神

得便下手不留情

不依他使用棍棒

見屁賊

並去搜有呼家後

自己展轉在心中

庄中有个小小英童

史是狗子以肉存

這老賊

想罷时下不代曼

代我來去看分明

這老賊

後面跟定那相容

人搜有更好如若搜尋不見蹤容兵卒偷盜可也少不了他的

分尔今听中軍說是搜了及遍並套踪向因為他要來自入內

未搜也可作个收场又得自己放心此時王天成万幸奈只

得由有他作殘跟定奸党付又入內查着仍是箱柜具个打開

細着查了一遍未至綉樓以下屁文站立便問中兵說以樓之

上你等搜了沒有中兵說小人等方才向过王天成他說這是

他的及个女兒所居之地在上作女工針指小人等未曾上去

查着

中軍卒

回說未曾樓上着 屁賊聞听動去名

用手一指高声唱 說道是 你等必打了不成

本園奉旨拿反叛 軍民誰敢不尊听 我乃是

領旨欽差如天子 便宜行事任意行 別說綉樓不叫上

就是王府也不容 定是樓上有无故 我須親自看分明

說罢时

眼望員外說到路

老者忙口內應作這个东西無奈只得混用線連不多时把半扇綉花鞋那尔

虽然危危心恐懼

王天成

不由心中担怕京納成魚弄尔撒喇小娘瞞見不由暗祭嘆

肘中暗把老天拜

吉凶只在眼然中

以樓上

小英玄

手解鞋帮渾身战

心下慌張面似金

現有呼家門中後

好万全靠老蒼窮

虽然将他男粉女

虎城上樓瞞見我

总讓殺

肋生双翅也难養

老賊看破大村生

合家性命全不保

难免具在刀下坑

小姐一見心將咲

低言只说休怕京

猛犬向

这时时

但愿虎文瞎了眼

便是仗祖有威灵

听見樓板不住响

知是兵將把樓登

二人偷睛观仔細

員外担京去其奈

他只得

引領狗奸把樓登

一奔閃目者分明

但見上表人不少

看来到有十数名

老賊虎文跟在後

一齊迈步不消事

这话按下我不表

見前款

引路乃是王員外

後边跟定老賊玄

再把那 男扮女庄小英玄

且说大甲呼廷守用一同小姐王金蓮二人樓上正坐早有使

女稟报说是虎文代兵来到把使女了怀俱各叫去查着后又

听说有兵進來各處搜查啼得少甲目瞪痴呆抖衣而战只見

小姐不以為然而面上微含咲口呼公子請放宽心大事云碍

有奴在此我敢保你平安去事你只千万随我而行说有一伸

玉腕打從活汁色尔之內取出了一支大红假子綉花鞋那尔

遞与少甲叫他假庄作活英玄接过来肘内暗说我可如何会

家將圍隨到樓上

比以的

一同動手不消停

箱柜打開賄一遍

咕啾啾嚙嚙連声

王金蓮

佳人一見不代曼

故意有忙吃一京

坐在床上高声向

说道你等是何人

为何胆大行去礼

私入綉樓罪不輕

箱柜內

多少金良才共宝

也许你等混播養

清平丑界来打抡

必須当

送官治罪礼当通

小姐说罢这些话

虎文向听動去名

他这里

早以拿自首神省

瞞見了

一真一假二花容

比以对坐将活作 不由恁气把心攻

都只为

见他仍是伴，不彩以时老成，兀站在那楼板之上，他却

暗见公子不是女 内中显漏事一宗 眼望员外南言道

史晴仔细观，那真假双女子二人床上对面坐，史晴打扮

说道是

好一个大胆苍生了不成

俱是这酸果体，看品貌全然生得清秀，不由胸中暗夸，只

说果然好，双个美眉的女子，看未却不过二十之内的年纪，怪

不得王天成不叫人上来看，看原来他这双个女儿，生得这等

如花似玉，自然他轻易不肯使人暗见，老成正然胸内讚美，猛

又仔细一看，但见里面坐的那个女子，更房变色，代有京慌，恁

不由心中一颤

老狗倭

然後史晴观仔细

打谅真假二叙，棍

佳人王金莲只为心中早有安下了巧计，他的胆大心宏，自大

外边这个多胆大

虽然他

天生美貌却代，嗔

说法碍正，只听那些军将一齐断喝，说你休得大京小怪，此位

说话刚强，架子大

昂然稳坐不动身

生就的

乃是汴良当今天子的国丈太师老下，逢奉圣来，搜反叛公子

柳眉查眼多俊俏

肤肢嫩娜体，恁温

並去半点可宜处

呼延守用守信，恐在你家阮藏，因此各处寻找，奉公主王金莲，乃

里边那个可宜心

恁恁西眉生，得俊

恁恁他却不同，寻

是聪明的女子，天生成的伶俐，同一卷十见，头知尾，恁恁是个

天生成

眼大眉粗，黑又恁

原是武将后代，根

闺阁中的幼女，真乃是见人说话，见鬼他就跑，咧，剪尔，明小

一条手帕，将头罩

遮住他

一对大耳，却生，翰

姐是有一个唯主义，他才如此而行，今听中军之言，说道原来

又且面上，恁脂粉

鼻梁高大，趣，夸唇

他身上

如此既是这等，恁你们查看，如恁之时，有活在海，佳人说罢

虽是綢緞裙合袂

怎奈他

骨格壯大本是真

老賊眼力真不錯

他竟能

識破我等計牢籠

為何相个閨門女

再者他

只得与他真嘴破

言山二字任卷窮

这老者

还有一宗可疑处

变貌变色而乃金

付又代咲闹言道

太師連：口内称

若问小女房色变

只为看见老庞又

有心要藏去处躲

有尔无故在其中

本来此事令人怕

走谁一見丢不索

还真好

二人虽说見過面

庞城他却未留神

他本是

未云閨門一幼女

终日樓閣作女工

乃今对面难相認

公子他

自大他是暗担心

一个生人不能見

每日里

谁要暗他万不能

恐怕庞文他看破

果杰那

今日太師駕到此

又有許多將与兵

冒杰向

老成一眼他着見

不由怒恼而去喚

各執器械將接上

他心害怕是真情

别说他是一幼女

手指有

呼廷守用把話云

就是男兒也怕京

那有什么无念故

太師怒罪且寬容

老賊庞文手指大呼呼廷守用眼望員外王天成代怒唯言說

王天成道尔女子他也是你的女兒宏員外代咲點頭說不錯

說我还有話向你

他为何

这老賊听口内呼

也是我的女兒庞文闹听不由微：今咲說道只怕未杰是真

員外付又闹言道

太師在上請听明

都只为

他今无何这等变貌变色是何无故与我快再老賊說有付又

幼年父母将他貫

愛似珍宝一般同

诸事由他不拘管

把員外一指只見他双眉直立二目噴眼却把員外吓了一跳

他这才

得意懶恣正花容

王員外

听言不由吓了一跳

心内自忙吃一惊

員外說以是他知小之时收生貫養由他的性免当为男子

他的那

自己胸内說不好

此事应当了不成

扶養長大这才如此的老奉今日暗見太師的大駕來到他又

害怕都只為從來再也未曾有見這些人到家之故萬望太師 若非奉旨來到此 想近內內萬不能 我們乃是園中綉

斧怒罪說罷付又叩頭老賊點頭說這也罷了而且起來是員 却與男兒不相同 豈肯去故將人伴 此事難以把命從

外卷應貼起身形龐大說你的話豈以此恣奈以時恣也令人 你恣說 我的妹子生的丑 這話實：禮不通

唯佳本相越看你這了女兒不似姐妹就是品貌可也不對弟 分明你今安及又 假說 奉旨任義胡亂行

一見了本相就是害怕也不當這等穩益大坐真正缺了調教 只說搜查呼門后 暗中你把反意生 叫我們

快些叫他二人下床走：我着員外聞听不由得啼了一跳 下床走与你觀看 難道誰還怕不成 我們若不將床下

名員外 同听付又開言道 丟奈起齒把話云 大畧你 心內一更還不平

叫声我鬼你姐妹 快：的 走下床來莫消亭小姐說罷回身走至公子的跟前用手一拉叫声林：你下來

我為太師駕到以 不知何故心害怕 一时间 走几步先咱們給他賄：又有何妨不用害羞你也別害怕這

可就忽略這件事 實：該當罪不輕 快：替我來請罪 乃是當今的國丈皇亲太師可怕什麼呢小姐說有他可在前

拜求相下望寬容 小姐開言做冷笑 見他貼起扭身形 边遮搭公子的花裙川的又長慢：下來少不得担京害怕拿

眼望着 老賊龐文開言道 太師連：口內稱 指有走了几步仍又同坐佳人又望龐文說太師你可看見了

休得見怪不必惱 我民女 有句良言你听明 你也不必疑心我的妹子原本不是亲的他才比我小三天內

你豈官高為丞相 又是國丈太師公 我們家 中有个元故你听我对你細：言真你便明白其中的就礼

豈会有犯國法度 南門度日在家中 你今日 一派淨用羊頭撞 他把那 太師連：口內稱

果真心去真胆大 並不懼怕老奸臣

若提妹子根合底 我及原非一母生 叔今日

實不相瞞告訴你 望乞息怒請听明 他父非是去名輩

現在朝中生公卿 原与我父多好厚 故此二人拜弟兄

只为他 奉旨回家去拜祖 小姐居留我家中

我們姐妹見了面 原是我 不放小姐轉回城

又因妹子身得病 他父难以代他行 故此才

留他与我同居住 等候他父轉回程 这是才好心胆怯

因以面色黄又青 又因他父累又胖 状如膀乍体慙凶

常言说 養女相夸活不假 生免相母一般同

故以他才身蠢笨 不与那 肉肉切女一兼行

提起他父你道晚 可考天下尽闻名 他官拜

龙番南的太学士 南封府内有余程 未因未民行忠正

色括二字是他名 老贼闻听这句话 不由心内暗了字

肘中说 我总以祸不能小 若要

他若是自知此事可就了不成

鈔本呼家將 卷三

上回書在下也曾表過王小姐他是天生的聰明伶俐龐文未
來之時他可日想下了這個主意只為素知朝中的奸佞沒有
一個不怕色丞相的只是天子也要懼他几分才用色公吓嚇
龐賊龐文听了小姐之言果然啼了個京疑不止肘中暗說我
的這場大禍惹得實實不小色黑子若是知道這背干休善果
這可如何是好又說有殺頭如此這般，，這樣方要想罷故
意哈，大笑說原來如此我說呢這位小姐乃是色丞相的令
愛呀下官不知多有得罪來是小姐你才說的這句話可到不

錯養女適父色相命你看這位小姐披我賄真、他合他父色 听言只得強陪笑 他又把 太師連、口內道

丞相是一個模樣尔一点、也不錯說有又望員外代笑口尊 今日來到我舍下 真為万幸駕來臨 真乃是

老鄉紳你為何又不对下官早說別說無有呼家之後就奔我 達華生輝多祥瑞 實是光彩親寒門 別說此乃奉圣旨

也不肯造次員外回說豈敢此是太師的天恩少不得等候色 旧便駕到敢不遵 何言打擾兩個字 這樣言詞我怎禁

大人來時我對他說明叫他親到太師的府門拜謝高情老賊 這些個 賞賜矣、不敢領 只好改日再謝恩

聞听啼了個魂飛魄散連、摆手說不敢當、說有又望 只求寬容休見怪 方才這 小女無知話語村

心腑的家將耳边吩咐了几句言詞家將領命去不多時用盤 老賊聞听哈哈笑 叫声鄉紳你是听 時將才

子托進了滿、一大盤金良老賊代笑開言講話 原是下官多冒杜 你我全休掛在唇 這乃是

老奸賊 付又代笑開言道 眼望員外把話云 与他姐妹兩個人

叫了一声老鄉官 你快些 收過我這金与良 王員外說小氏恁有天胆也不敢收太師的賞賜虎文說不是

薄礼不堪須担代 送你二位金千金 都只為 我給你的此為下官方才冒滑了二位小姐作為見面之礼不

無故打撓未京動 千万心中莫要嘆 本相原是進至肯必推辭員外只得收下書中剪断奸佞告辭代領軍將出門上

实、非出我本心 想你為人多慈善 下官又日知開馬而去這話不表且說員外王天成送出奸佞回房公子連忙

我今要 告辭你我咱再會 說罢束手面代春叩謝就要換衣服進命員外說且慢老漢今有一言你可听我

員外聞听氣又笑 他附內 暗罵奸佞老賊巨 細講

我女兒 梁真胸中智不小 靈言吓啼老虎文 王員外 代笑有語開言道 公子面神你是听

今日我們救了你 我小女

多說哄過賊奸党 內中却有一宗

被人聞知多不雅 我有一事要你應

老漢反到落臭名 故此与你合商議

你若是 不賺小女容貌晚

你日常在我家住 大畧省

公子聞听這句話 暗卜打算在心中

血海冤仇無曾報 我定婚姻禮不通

他把老伯口內稱 多蒙大恩如再造

這一番 恩德本旧難吞報

但有一事多不便 千万的

晚生父母剛被害 一門老幼尽傾生

天大之仇我不報 豈敢在外把婚迎

言罢毛腰打一躬 員外回言說不怕

一言說來你旧明

員外說公子你可知道俗言男大当婚女大当嫁正礼应该完

是他定此計草寇婚之後报仇也不為你不孝安人在傍連下點頭說道好話呀

到後來 公子你多滿門被害古語君子人报仇十年不晚我劝你与我

不然你今脱難去的小女成親之後你旧更名改姓南取功名作了高官好去報

方保彼此有光榮仇旧是東奔西逃也不過為的是本身不死將來難以雪恨自

原与公子配婚姻古有言不孝有三無後為大這讓你自己不能报仇还有你的

可保平安無事情不豫可以指望老安人的這些言詞把一位呼延公子一但問

附內說 提醒

想甚多時開言道

平生父母一般同 員外他把屠書看

此情論礼得應承 改名呼作色可定 大王庄內隱藏身

莫要見怪望寬容 即日按下先不表 另講別人把話更 書中再言二公子

這樣的 呼言守信明一明 道母之命速查慮 代領家將人二名

我今有 降香已畢回家轉 走了約有十數日 未到神仙進翠峰

在路上 一路上 現山玩景樂無窮

晚行夜宿招商店 家將伺候小主公 他主仆

三人回香非一日 直扑那 汴梁大路上前行

此書中 表過剪斷無中叙 公子無耐只得應

捧蓮那 良辰吉日把婚成

這一段

那日走得高不遠 高家不過兩日工 這此處 傳行天下地方官担着干係故此分付我們未往之人要問明

地名喚作分水堡 西方墜落太陽星 主仆投在旅店內 去板

一齊跳下馬駒危 小二接去拴欄內 三人走進上房中

彼此的 淨面吃茶用飯酒 不覺想樓定了更 一夕言詞还未冬

主仆才代要安寢 店小兒 進房面上代春風

眼望公子閉言道 他把少爺口內稱 殺小人 登時之間顏色變

特未領教一件事 望乞對我講分明 公子聞所開言問 嚇壞家將人二名

說道是 不知你有何事情 喚勾了 多時見他身活動 口吐悲声泪直傾

店小二說實回少爺的話我未領教不為別事是問少爺三位不住只叫父合母 一但問 無原無故赴幽冥

是從何處來的高姓大名我們好罵賤薄交官二爺說我們今打發孩兒還香愿 怎知你等把命坑 可教我

晚不過在此住上一夜明日一早回走何用如此你又去報官作孽身一人投何處 南北東西少親朋 再者平生怀忠义

什麼小二代笑口尊少爺有所不知此是昨日才添的這個現宜肯造反亂胡行 大料定有好巨害 還有原故在內中

矩若說開店長例乃是半個月才到衙門點卯昨日有地方老 這公子 只為心中疼父母 自己口內訴實情

爹差人前來分付叫我們每日前去只為京中淨山王呼延蓋小二在傍聞此話 不由得 他的心中喜又京

這反調戲了西宮娘娘皇上大怒將他家一門三百三十餘口暗說原來他日是 天意該當我立功 店小二

各皆斬首就說跑脫兩個呼延守用呼延守信各處查拏因此暗了他便淌出去 報与本地官將兵 公子實是無防備

不多時

闖進了無數的軍將拿人那惹惱

的是自己何不前去云首起有他們不妨這一報了官將他們
拿住不但自己無事巧了還能得些賞賜到申想是那散代慢
只見他越看主仆哭啼之間他便悄悄溜云房來他連店東也
沒有告訴一直云了店門竟仆街門而去在下表過此處分水
徑乃是一所大鎮店為有京都又近也不過一百數十里之遙
甚是繁華這里有文武兩座衙門文官是本县的知县武官一
員守備可喜县衙高得甚近不過半里多路不多一時來至
县衙門首

二爷呼延守信总因年轻之過今年他才一十六歲缺少智畧

店小二

刘申來至县衙內

一直迈步往里行

只准心疼父母信口吐云真情又想父母于素之間心存忠义

每月二次菜点卯

何况說

相离不远亦街鄰

豈肯行云造反的事来目戎君妻此定是被人所害只准悲啼

街中之人全激怒

迎上前來問元因

齐說是

他把店小二可旧忘了兩名家將他們看見少爷悶倒心中一忙

你未定是文名册

快交先生禀具等

今日住了多少客

也用忽畧了此事竟被他逼将云去这個店小二名叫刘申外

快些細对我们云

不知可有这来客

內中可有可兼人

号尔琉璃脚原是佃澄落戶在此店內傭工他二公子如此光

刘申他

見向有語呼列位

仔細留神細听真

景又听了那些言詞不由的心中又京又喜京的是可巧二我是时的前來報

方申位

村送一件查事情

爷呼延守信今日投在他們的店內官府聞知恐怕有禍喜在中別客先莫講

多少不必執在心

單說这

末尾來的人三個 他却是 二仆一主近店門倚老下派些兵來幫助才好

穿代打排多單立 他與別者不合尋 俱騎者 且按下 這名捕快將兵調 守府衙門送信音

高頭大馬代兵刃 却是滿面代灰荃 我目睛有心疑慮 書中單言捕頭役 這個人 名字叫作万得功

谷山故又向元音 元來不是別人等 正是呼家后代根 派人去後不代慢 代領夥伴十數人 各持者

騎年紀 大畧不過十五六 堂一表貌超群 短棍麻繩與鐵尺 挂勾套鎖與剛拳 跟定刑申仆旅店

双个仆人也不大 生旧的 身形高大似凶神 一齊這步不消停 不多一時到門首 大家一齊往里擁

因此忙來稟報 車位快去把他檢 如不然 再說那 呼延守信二公子 正在房內慟傷心

差是被他逃脫去 可怕无外把他尋 車役聞听這些話 兩名家將把他功 說道是 公子暫且免傷情

只听得 内有一人把話云 此事未知真合假 过耳之言豈信真 你便是

車役聞听内中有一人乃是捕快頭尔開言便向說此話可真 這等啼哭声不住 恹坏身体了不成 旧便真有这件事

琉璃脚說我的老下這也是頑的嗎我可馬敢撒謊捕快頭尔 人死豈能再付生 老甲以竟枉天去 恁讓啼哭也不中

說既是如此事不宜遲代我前去連忙把他手下的車夥計喚 咱主仆 还是商量准主义 此子該當怎樣行

齊到有十二三个人代上自己所用的兵器才代要走付又心 今晚此店也難住 請看 小二不見影头踪

中一想暗說不好若听列申之言說他兩家入生的凶惡况 还怕他心裏多意 你我才滿真情 倘然他

且他既是将門之後定然武藝高强倘若我去拿他不住反為 若是前去將收報 勾來衙役勾收兵 你我勢孤難拒捕

不美想了多时連忙打散一个夥計說你去到守府稟知請守 不如主仆早登程 呼延守信聞此話 猛烈醒悟心内明

又見他

止住悲聲將頭點

說此話

他的家

就在此處分水南

离此不远教里零

快去備馬能行

今晚定然他家住

明日里

再他商議怎裏行

公子听了家將之言說道有禮連忙點頭說既是如此你且快

料他必定將尸救

一定必有巧穿危

二公子

去備馬這有一件這如今你教主仆可投往何處而去才好

呼延守信聞此話

連：点首口内應

說到既是這般裏

我之件不如你两个各自逃生去罢我自己要回家去打听

咱旧快支莫消停

此时天晚有二古

可喜東方明月星

：此事到底是真是假也好放心两名家將并说公子此言

这一名

家將才要去備馬

猛然聞听吃一京

差矣想这事焉能是假既然是上天可怜一身在外这可旧是

听得外面人呐喊

齐说道

不知他在那房中

神天保佑少下如何又去自投罗网再者小人等自幼感蒙老

小二回说上房内

中人迈步往前行

呼二下

下夫人的深恩代为子侄一差恐今遭此横祸正当保获少下

聞听不由京又悔

知道未者是夜兵

连忙回手提宝劍

逃难幸有自雇生路之礼

取出純剛二刃斧

家將也把刀未取

他主仆

常言道

家貧才把孝子現

国乱方能显忠臣

一同迈步往外行

我等受恩豈可报

这时候

那有自己去逃生

二下呼延守信年虽不大原是將向之子武藝高强平素在家

奉劝公子休苗志

你我旧此懷登城

这此地

最愛打少报不平死文之子原是因他起故此氣死这才结下

犹如龙潭一般着

咱須早去虎穴中

云了旅店再商议冤仇今听外面吵嚷知是有人前未拿他不由大怒拔出宝劍

东西南北任义行

小人自然有处去

我象無事保出要往外相迎兩名家將也非無能之輩一个叫作江漢一个叫作

我小人

有个同胞亲兄长

他在此处有声名汗彪二人都都拔虫腰刀迈步在少下的身後通云為外借

看灯光月色看的明白夜兒原來是十几个捕快各持兵刃刀
鎗棍棒勾杆子鐵尺圍將進走店小二看見少尹云房進忙開
言說就是他車人聞听誰敢代慢

車捕快

听言時下不代慢 一齊迈步往上冲

彼此口內齊聲喊

當先的

乃是頭役万得功

用刀一指聲大叫

那个勾尔你是听

我向你

可是呼延內中後

快对我講分明

說了实话統过你

放西你等去逃生

言若夫委說不肯

呼你立刻把命坑

这边的

捕快信口說大話

公子聞听動無名

大叫一聲氣未我

真正是

癡犬無知惹大虫

今日不把尔等滅

胸中這口氣難平

呼二尹

說着他把身一跌

躍至人群那相容

手擒玉劍撲頭砍

照定捕快下統情

少尹俱是苗情又

不敢輕易傷官真

明知道

官兵官役未拿獲

豈肯与他動手征

意要奪門好走路

如若

傷了人命了不成

那知他等不肯退

貪功圖統不放松

不由的

代要輪劍下死手猛点抬頭看見兩名家將早用版刀砍倒了

主仆三人心息息

車捕快

了志勇抖威風

那知公子心一惱

英雄射下把心橫

才代要

砍死他們好走路

猛听內外鬧烘烘

却是守府素來到

可怜這

小豪庶要想脱逃可怕不能

兩三個人知道此事難以兩交去耐輪開寶劍照定捕快頭
爾万得功樓頭就砍万得功見二口的寶劍為頂門不遠招架
不及說声不好連忙把身一閃小谷的劍從他的頭邊削將下
去只听哧的一声把个耳朵給他削去了万得功哎呀一声痛
疼痛當回身就跑中殺看見頭目有傷一奔往乱主仆三人得
便往外就圍那知尚未走到店內猛然看見店外灯笼火把照
如白昼原來守備代兵未到先把店內派兵堵住

中兵一齊聲各庄 登時向 守備跳下馬安心
才得返步往里走 付又抬頭看假真 但只見
從內跑出人三了 斬昂氣傲不全尋 頭前之人年切小
看來不過十數春 绣花孔巾頭上代 绣代双靛左右分
身穿角 紅緞看袖團花绣 朕赤獅蠻代一根
落威鳥靴登足下 天生的 人品端嚴不同尋
面如官玉一般兼 眉布目即耳生倫 只見他
手持寶劍往外圍 兩名家將後面跟 主仆三人恰似席

都只為

守府听見人來報 說有呼家拜孝報

宏料

真如惡怒更似鬼神

現今住在方家店

县衙內

捕快前來送信音

守府者罷就知半少的這个定是呼延公子連忙返步上前攔

請他派兵相幫助 听言豈有不經心

連忙的

指用手中的剛刀一指一声嘶喝吸那了知尔少往前圍有你

親自代領一百兵

又把器械代在身

忙上馬不代慢

守府者在此想要脫離你是怎得能勾我且問你：是呼家

緊催駒奔店內

一百兵卒恨在後

火把灯笼一大群

的什麼人快！對我說明你老中便好放你進生走路呼延二

剛走到

店內以前接住馬

抬頭拿目細看

中听他這里早以看見了守府代領有百十餘名軍卒攔住

听得店內人吶喊

在馬上

連忙交付馬步軍

劫住去路二口中大恚那有工夫与他各話氣分！的一声

說尔等

一半堵住店內外

一半跟我去拿人

大叫說道尔等肉路說有手輪空劍往外就圍

小英雄

心中想进活性命

主仆早奔逃程

武艺平生心直性傲不肯服人一則貪功的心勝二則他心中

豈肯与他未查话

白：他

在以此推選担候工

思忖不地方上有事又官衙内之人与他送信指彈若果将人

一声大叫撞上去

只说肉路讓下

手輪有

放走他的干係不小故以心内自急以死相敵他可那知道以

双拳利刃扑守府

盖顶楼頭下绝情

守備一見不代更

是二下苗情只想逃走不肯伤他性命曾且与他未往避南等

忙用刚刀往上封

只听咯当一声响

架将过去往前冲

候得便走路送活不表且说捕快頭尔万得功他被呼延二尸

两个入

付又回身封了面

守府吓下勒各名

把他的左耳削去忍有疼痛代有伙计進云店外看見守府与

明欺二下年幼小

他把那

秒英云那放眼中

少尸動手他的心中起想

对面交还有刀刺

少下速忙用劍逃

他二人

这捕快

自己奪呼心暗忖

展转遲疑在心中

店门以上交了手

刀劍交加惡相爭

中兵一見不代慢

以子果然多利害

如若是

被他脱进了不成

一奔尔勇堵闹事

上前圍住二家将

却想擒拿立大功

越以天色还未亮

守付与他賭胡爭

我必須

这一个

守府也非去能靠

以人却莫是英云

这般如以去賴情

料他定中计罕危

我若将他擒拿住

刚刀使開門路巧

未往的

刑砍劈利果杰能

这件功劳真不怪

不然倘若天明亮

想要拿他万不能

但是难勝二公子

家传劍法門路精

他若是

万得功

想罢时下不代慢

哎呀不展耳朵疼

手中有枪共馬

守備早以赴幽冥

也因公子尚情义

暗把伙计却找到

把巧計

对着他善尽說明

两个入

这才不見槍共鹿

乘人前所奔欢喜

各有酒汁那消得

介尔在

这个守備名叫王振邦在未作过展师麾下的牙将本未有些

四面預備安排定

单尊有

擒拿公子小英雄

這話暫且先不表 單言捕快万得功

他這里

了不過半箭之地可就入了圈套

分派已畢不代慢 他也怒勇往前冲

幫助守府奔動手

二公子

一心想要進活命

那知入了計軍寇

暗与守備把信通

守府正杰難取勝

心中急與不安寧

扑有黑暗性下赶

只听他

口内叫喝不住声

今听見

捕快設計心大走

暗与黑頭口内亞

大叫狗賊那里跑

你想進生万不能

这少甲

不肯恣性忙撒步

故意尔

将身一恍转身形

赶了不过一番遠

那知暗处有伏兵

正赶之間帶一跳

扑有大路往下敗

公子一見歪心中

心想有

兩傍崩起儿根繩

絆住双腿奔用力

大家用尽力去穷

趁此机会好走路

那知中了鬼吹灯

他扑黑暗大路赶

二爷他

並去留神与防備

不由有忙吃一索

那知道

大禍臨頭入了軍寇

被他一掖站不住

这小甲

身形一仰响咕咚

呼延二甲急去武藝高強胸藏智略一則年少二則他乃王爵

一跌栽倒尘埃地

兵役人等那相容

一了了

之子还不明白外边的人情世路三則聖記有进生那知此事

跑上前未忙按住

大家动手不消停

絕徑肯綁忙拴住

誰敵之計暗見守府敗走他便一声大叫罵声狗賊你惹进生

守府一見去去穷

登时知惧也未到

不由跌去在中心

可是怎能勾说有逐步隨後性下追赶这声响喊少甲原是一

个捕快

奔把二甲揀架上

未見頭目万得功

个忌语所為指揮兩名家將跟他进走那知二人被那軍圍住

守備回身性上馬

代兵卒

擒拿家將入二名

听却听见只是不能分身公子会耐也只好各自在命性前假

知县时下不代慢

先押呼延二相公

進衙門

又追赶也是活该当有一伤大禍守備王振那单扑黑暗之处

立刻他把堂未生

代上英衣向日供

審明便得将索解

而行少甲大喜他也找那黑暗之处便好趁空尔进走那知赶

友与那

因文苑丈夫老賊衣

也是小甲不該死

京勤一位惡魚星 這且按下先不表
王守備捉拿家將明一明

再把那

縣衙而來門前下馬上大堂與知縣相見言說走脫兩名從人
知縣名喚段不濟乃是龐天打下的走狗今日呼延守信再是
他的衙役拿住的便得撥了這了賊一同守府升堂中衙役人
等排班而傍伺候只听得知縣說你我礼當向？狗子的口供
他是從何處到以昨日龐天帥的來文吩咐說是脫逃了呼延
守用呼延守信弟兄兩了今日這個人可不知是守用明還是
守信王振邦點頭說係是縣令的善意又往左右兩言說把反
叛之子押上堂堂听審

段知縣

分付左右中衙役

快代反叛莫滿傳

衙役兩旁齊各應

不多時

押上呼延二相公

知縣坐上往下看

打涼年少小英宏

只見他

穿代打扮多体面

品格云幸福不怪

年紀不過十五六

軒昂氣傲是天生

身受繩綁檢二背

面垂懼色甚無奈

上堂來

站立當中不下跪

仰面朝天望蒼穹

知縣着罷開言道

叫一聲

反叛留神你是听

上堂為何不下跪

快，與我通姓名

你还是

且說守備王振邦拿了呼延守信他把公子交與知縣代去他
又代兵前未捉拿江琪下彤兩名家將此時天还未亮而了人
已知他家公子被獲不由心下有忙吃一大索不小安心惡戰
只得破死的往外相冲杀將生去二人再想主意救小主書
中表道而了人並非能之輩方原志有主人不肯自去
進坐如令已知小主人被人拿去他們又急又氣一齊怒用可
就來將云去落荒而走書中按下不表且說守備見他二人進
脫天色微明只得收兵而回查了金傷了十儿名兵役他也到

呼延守用是守信

你如今

却往何方那里行 眉頭枉為真么好漢

你家為何身遭反

須當從頭細說明

你今日

這真么

說罷一住這些話

知县前听喜在心

若是对我说实话

本县不肯把你輕

我定不能難為你

自己心中將佛念

這說是

這伴功勞真不輕

好！送你上京城

你若和迷言支吾

本县一定不相容

昨日太師捎來信

分付叫我細留神

打听那

定然要

叫你说云安情話

不說我就動非刑

呼延守用与守信

務要捉拿他二人

若把他們齊拿往

你的皮肉枉受苦

這得是

至尾從頭訴真情

太師保我并府尊

今日拿住這一个

也真此事列未臨

知县說罢一夕話

下面氣坏小真么

二尸他

明日里

這一解到東京去

太師欢喜定是真

回身扭頭開言道

他把拘官叫一声

你向老尸名何姓

真么不能并知府

我愛保

八成必要作州尊

可要你

酌意留神細听明

他今既悉全照認

我却不必動怒噴

我今晚

二尸說狗官休得逞強你向老尸的末愿我就說与你知道

且先收在監牢內

明日一早就起身

我听守備押了去

又有何妨想我家世伐忠良我父身為王爵忠肝赤胆你為何

料他未必敢不送

叫他給我稍封信

寫明其中就里因

叫你少尸是反叛再者我乃王爵的世子一身又犯法之事

太師下

一見定然心太悅

升官一定准十拿

豈肯跪你我家不幸被奸佞所害自有蒼天查照你少尸定有

拘官想罢不代慢

眼望有

守備開言把話云

報仇之日如今我既被獲遣檢何具一死惡漢說云名姓這又

说他既悉說实话

大料不假定是真

咱如今

有何妨你少尸案是净山王的二世子付姓呼延名清字表守

可也不必將刑動

暫且送入監禁中

明日我要煩大駕

信如今話以对你說明也是任你而為你家少尸若是皺了的

老尸將他押進京

速！送進太師府

交与国丈老皇亲

老下大駕可依從

便真是

完了你我二人事

却不知

用心查拿呼門後

所為是

討了歡喜把官升

守備王振邦他也知道國丈龐文乃是知縣的仗主馬散違扭

抄錄之書委申叙

處：皆是剪而明

先犯這

与他忙洗末將愿往知縣大喜連忙寫了監票當頭交付牢頭

英宏奉旨細察暗

但見令人心涼哉

里面慘：越阻風

把二下呼延守信領下堂去暫收監牢又囑付夜間須當小心仔

各處牢房囚人犯

一了：鴉雀不動鄧都界

恰似地府一般回

細不可少上了形且苗神有守牢頭領命而去這話不表且說

啼啼啞啞拉鐵鍊响

受刑之人口內呼

這少下

守備王振邦告辭知縣回轉自己的衙門分派手下的兵卒明

自幼生在王府內

何曾到過監禁中

見此光景魂不在

早便好起解

且按下

守備告辭回衙去

分派手下步軍兵

不由得

豪傑一陣好傷情

明日早晨要起解

押送那

呼延公子進汴京

二下呼延守信自幼生在養下來何曾進過監牢一邊跟自牢頭

書中單書段知縣

未知賍官段不消

送到了

往里所走一邊看見監中那番光景不由心中悽慘來到中層

守備出衙中歸坐

查驗衙役與兵丁

被傷之人齊候賞示一間牢房門首禁卒將門開：把少下推擁進去二下奉目

先傳調養鴉家中

諸事已畢將堂退

忙：用飯飲茶更現看但見里面有一舖土炕他們把英宏放在土炕之上早把

這个賊

越思越想心越來

急：忙修書一封頭上扎巾与他揪將下來仍在一傍把頭髮拴在炕上一根木

修好差了一人一个

送与那

守備衙內不消停榻之上双脚拴在下面一根椽子之上可憐小豪杰双手又受

這些言詞不細表

上寫並非是他能

這真是

有那真是一動尔可也不動杖打完必中人往外而走

平策卒

收什完畢去房外

回手連靴代上門

心中大怒只听他高声大叫把活云

扣上了吊用道

門首外

留下一个守門人

牢頭这才去監去

这话按下且休云

且说那

呼延守信二公子

不由一阵暗伤心

猛向想起父合母

一門被害命归陰

去被快遭奸人害

一家老幼尽喪生

却可喜

我邦漏網身在外

母命神山把香焚

只说佛保脱死

那知道

身在此处又遭輪

明月解入京中去

一定也是命難存

我的这

血海冤仇以何報

此事定是老冤文

我家与他有就恨

定是奸賊怀在心

他女西宮多得冠

天子喜愛当宝珍

必定是

他们父女定奸计

全通为忠蒙圣君

将我一家全都害

这叫我

去到何处把冤鳴

少尸想到伤心处

不由二月泪淋

小豪杰

越思越想心越恼

大放悲声吐惨音

少尸只為心慘切

原本苦惱是真情

此处高声哭又喊

那知京動一个人

隔壁尔

牢房之中人听见

不由的

鈔本呼家將 卷四

眾公二爺呼延守信原是泪出恻情，因是他年少自幼投生，憤養如何受得這般的苦處，在這牢房之內，前思後想如何叫，他不憐先想合家一門三百三十餘口，盡作刀頭之鬼，况父親素日亦胆忠心，那有別意，又被奸人所害，又想合朝之中，就是龐家有仇，這定是龐父女定計謀害，又想自己滿網，此乃是神人護佑，原何此處，我又遭擒，被獲明日一定送入京，不亡生死也，誰是死猛，又想起方總公差那哥之言，哥呼延守用他也逃奔在外，可不知是真是假，難料若說不真，知縣不能那樣問我。

可不知如今哥已在於何處，又見監中這番光景，我自身受這等苦處，種口不一，樣因此傷心，他可就放聲大哭起來，一邊哭，着口中大叫說：「老天哪！蒼天想我呼延守信原何這哥的生命，苦我父身居淨山王爵，原是我祖亡於國難，天子方能叫也。子襲父職，一生是講忠孝，原何給他這等一個收原結果，是這哥血海冤仇，可叫何人去報這小爺哭的，真是令人可憐，那知警動了那牢房之內一位坐監的好漢，聽了哭聲，不由的心中大怒。

小英雄

只為心悔將聲放

那晚驚動那房人

聽言不由心不悅

這好漢

髮下冲冠動無名

若問此人名何姓

聽我在下細說明

這個人

祖居就在此處住

分水村內有門庭

自幼父母全去世

一母生他二弟兄

有個兄弟身在外

聽說目下在京城

這個人

說來却到是好漢

但他行事不通情

生成兩膀力不小

諸般的

兵丹武藝無不通

今年方纔三十歲

並無妻室把婚成

自幼尔

不愛習文最好武

單學了

兩把銅錘六路精

天成相貌多凶惡

面如藍靛一般同

生就的

紅髮紅鬚如鬼怪

二目閃閃賽過燈

獅子鼻子血盆口

口內獠牙唇外生

身形高大多雄壯

約有八尺有餘零

只為他

終日胡為不為正

最好吃酒飲劉伶

吃酒寔口不說埋

他一生

專意最好撒酒瘋

平日他還最好賭

輸打贏要頭一能

可街上

門張他算這收稅

誰人不給他就楞

因此合座無人惹

他算這

此處獨霸第一名

簡而明說他是輸打贏要滿街上混說你若與他講打可又無

人是他對手打官司他又不怕假如有人將他治到了街門之

內挨了打出去立刻就找了這個人去他打了不算還得給他

銀子你若不給他把你合家傢伙都給你摔了希爛得磕頭

哀求他方罷了這都是他的惡處還有幾宗可取之處眾公

也聽在下細表

這此人

一生吃軟不服硬

在外專打報不平

雖說是

各舖之中他收稅

他却也看好與忠

老邁貧寒與孤苦

還有那

實誠忠厚與公平

他是一概全不要

單找豪富大經營

若有那

忠正些個還罷了

最恨是人行不公

惡堪見他遠處躲

土豪遇見魂噴噴

借此眾人將他怕

淨街大賊行人稱

他自己

起名他叫賽周楚

到也自己任縱橫

只為前者惹大禍

用酒灌醉送街中

段知縣

人家定計將他哄

他一拳

吸呼傷人命喪生

這總把他捆監內

上文前來定罪名

進監代有一個月

算來二十餘日工

雖說身在牢中住

他比家內要安寧

合監中

禁子牢頭不敢惹

翻臉無情他就楞

監中規矩他盡懂

你要想

暗算於他萬不能

此人姓下叫卞豹

提起他來無不驚

今日裡

無事房中正要睡

公子啼哭語高聲

將他惊醒他不悅

所有之言盡聰明

他聽動起高聲叫

說道是

禁子胆大了不成

淨街太歲卞豹一聲大叫說禁子呢狗娘養的快些給我滾了

來賽周楚這聲喊叫真不亞如打了焦雷一般把那些牢頭禁

子俱個噁了一哆嗦說不好老爺子又要發彪喇這不知又

是那個得罪喇說着一齊跑來將門開走將進來代笑便問

說太歲爺原何你老人家嚷起來喇叫我小姪們有何分付卞豹將眼

一瞪罵聲賊攔的們衆人說別頑笑有話請說卞豹說你等全

都知道你太歲爺在此安寢那樣囁咐着你們不許驚動又把

他娘的嚷嚷起來是何原故想是你們又想挨我銅錘了麼衆

禁子聞聽一齊噁的驚疑不止口中救月尔一般口叫太歲爺

你老人家別動氣若聞哭的這個原故聽我小姪告稟

這一名 禁卒未語先代笑 他把太歲口內稱

非是我等敢胆大 無故的 啼哭喊叫把駕驚

此間隔壁牢房內 方纔送進人一名 他乃是

反叛之子遭拿獲 明日押送進京城 是他胆大真可恨

房內啼哭放悲聲 驚動太歲爺的駕 這是惡賊罪不輕

求太歲 高抬貴手將他想 念他是個小英童

無知論理是該打 且想他 不知爺在這房中

代尔小姪我過去 先用巴掌把他撈 我先給

你老人家出已氣 言罷回身就要行 卞豹一見說且住

禁卒連忙口答應 當下踞住不敢動 好相伺候姑祖宗

只見他 垂手侍立聽示下 卞豹開言問分明

說他所為什麼事 他却在此 住在此處有門庭

姓字名誰年多大 今日所犯何事情 不知他

為何這善聲悲痛 快些對我細說明 似此賄來非好漢

丈夫不肯有泪傾 此人定是無能輩 他比你

太歲爺千萬不能

卞豹說孩子們你等說是與不是這個人算不得好漢你們看

你太歲爺進監這是二十餘日那一天我又哭過一回常言說

得好殺人償命欠債還錢好漢作了好漢承當雖然砍下頭去

不過是個碗大的疤痂何怕之有快說他為着何事這名禁子

聞聽高聲說好哇 太歲爺這個話說的真正不錯他可那裡比

得你老人家呢 不說理的因攔的卞豹將眼一瞪說你罵那一

個呢 禁子代笑說他呀 口無故惊醒太歲爺的美寢豈不
是不說理麼真正該罵

這一名

禁平未語腮代笑

太歲連口內稱

若是此人因何故

他今日

進監為何敢悲聲

聽我小姪仔細講

你老人家自然明

淨山王

父姓呼延名丕頭

這是他的子親生

只為他父身造反

一門盡在刀下坑

是他得便逃在外

此處被獲入監中

等候着

明日一早將京解

天光一亮就登程

相求太歲爺恩奈

他在此

不過就是一夜正

千萬你老休見怪

只當把我小姪疼

說着話

代笑他先施一禮

深口毛腰打一躬

卞豹聞聽心暗想

自己不住暗沉音

呆夠多時開言講

見他大笑不絕聲

說道是

誰人管他這些事

聞言一概我不聽

只為你我說閑話

我却到

忘了一件大事情

你等快口去辦理

若是遲慢了不成

賽周楚

腰中取出銀一錠

說你快去莫消停

禁子反到唬一跳

却不知

是何原故是何事情

禁子只聽卞豹說忘了一件大事情叫他快口去辦不知是什何
事又見他從懷中掏出了一錠銀子不曉得他是什麼意思
如何敢接他的銀子可不是好接的連口就問道太歲爺你
老人家忘了什麼大事 又取出銀子作什麼卞豹哈哈大笑
說你們不曉得今日你太歲爺要請你們因擡的們吃這些酒
這些禁子們他腹中暗說好俊口頭語爾想必合他爹在家裡
也是這們一個說法想罷代笑說罷太歲爺這是那爾的巧說
呢 想是你老人家想喝酒 此事何難代我小姪打去孝敬

孝敬你老人家下豹說不必你們因擡的們那個銀子沒有良

心那個肯吃你們的酒呢。禁子暗說我們的銀錢沒有良心你

的銀錢可有良心不是說來的就是搶來的又聽下豹代笑說

你們不曉得不然今日我也不請你們這些因擡的吃酒今日

乃是你太歲爺壽誕之日。禁子看着大笑把脚一踉說怎麼着今

日太歲爺壽誕之日。這個酒可真正當喝你老人家為何不早

若是如此說來你老人家可別動代我磕個窮頭尔罷說着

跪倒在地下豹哈哈大笑說道罷了好小子咱是自己爺們

不磕頭也罷

我在監牢你伺候

我心是口過不去

我總還席將你請

大眾彼此飲杯巡

衆牢卒

此書剪斷無多叙

想你們

今朝是我壽誕辰

快些接我這定銀

今日乃是我的請

聞聽誰敢將他扭

這牢卒

終朝每日盡孝心

因此上

連去快辦酒合菜

誰說不飲我就擇

只得接銀說謹遵

去不多時走進門

用油盤

此時天氣却不早

好漢看見酒合菜

牢卒代笑開言道

太歲一定抽了筋

不多時

今日太歲爺破鈔

我等上還沒拜壽

對着那

下豹說不必磕了

蒼應大家站起

兩傍炕上也有

怎麼少他娘的

那個夥計方纔

守信

托進許多酒合菜

堪口的

不由添歡長笑容

你等快去哄衆人

牢卒開聽忙答應

他把衆人齊哄到

小煙們

大眾全薰拜在塵

衆人開言把話云

下豹一見哈哈

大眾全薰拜在塵

下豹一見哈哈

大眾全薰拜在塵

大眾全薰拜在塵

大眾全薰拜在塵

擺在下豹面前存

一輪紅日往西沉

眼望着

那個要敢說不飲

大步如飛走出門

大眾全來如飛雲

彼此開言把話云

說着話

下豹一見哈哈

大眾全薰拜在塵

大眾全薰拜在塵

大眾全薰拜在塵

大眾全薰拜在塵

大眾全薰拜在塵

大眾全薰拜在塵

賞望乞太歲爺恕罪

賽同楚

聽言點頭哈口笑

說你此話到通情

官府酌派應從命

皇家的

王法誰人敢不遵

但是內有一件事

這却叫作瞎小心

那一個

呼延守信年幼少

何況被獲又遭擒

自受繩索牢拴定

將他鎖禁在房中

再者房門又鎖上

料他揀翅也難騰

又何必

外邊又用人看定

真正叫我笑破唇

非是太歲說大話

這件事

交付與我一個人

只管叫他來吃酒

有事全然我擔沉

何況說

那屋這里聽得見

太歲生來耳最真

快喚他來休遲慢

不然此酒喝不成

你等乃是人七個

七仙難度老壽星

單口的

就是短他人一個

雙眉緊皺眼圓睜

說着口已上了氣

大家着忙吃一驚

眾人一見心害怕

他不來喝理不通

只見他

眾位牢頭也無奈

先就口中連答應

說完去把那入喚

進房來

好漢一見氣纏手

牢頭忙已出去把那一個也喚將進來下豹一見這才歡喜哈

口大笑說快活口真他娘的湊巧怎們你們這些因據的七

個也使不得九個也使不得單口是八個這總為八仙慶壽真

正有趣快把酒來斟上還有一句話分付你們太歲爺一年方

能運等一次壽誕今日甚是歡喜你們不可叫我生氣必須大

家吃個盡醉方休那一個若是告辭不喝我就打你們這個因

據的好是好心請客千萬不可辜負了你太歲爺一片好意

這好漢

言罷復又哈口笑

眾人聞聽個口嘆

但有氣來不敢使

還必得

勉強人口面代春

素日俱被他打怕

誰敢冲撞半毫分

再者他

有日若是出了獄

懷恨他定把眼伸

誰人可也吃不起

因此總是敬天神

牢頭先把盃拿起

禁子執壺把酒斟

放在了

好漢面前開言道

太歲連口口內連

先飲這杯祝壽酒

但愿你

福壽綿長不老春

彭祖活了八百歲

你還多活二百年

千年你老還不死

還得活

一萬多年纏趁心

腹中暗說總不死 留着挨罵與眾人

賽周楚

聞聽不由哈口笑

連忙接過酒一盞 只說此話說得好

言罷將杯放在唇

一氣飲干將頭點 衆牢復又把杯巡

說道是

你老再吃第二盞 小姪還有話來云

雙喜臨門在眼下

不久的 天子便要開大恩

聽說要放交天赦

眼下就要到來臨 大歲爺

明日便能出牢獄

永不再進監禁門 卞豹聞言心大悅

只見他

一聲大叫喚人魂

牢頭所為的是奉承好漢叫他喜歡總說明日皇上定然赦放

你老人家出了監可就再別進來了那知這句話說得不好咧不

得不好你老人家不必生氣怒我說錯了從另說法卞豹說不

好牢頭聞聽噁了一跳口遵大歲爺小姪尔這句恁不好若

是天子赦放你太歲爺出了監不能與你們在一處可有誰人

買酒買肉孝敬我咧叫我吃誰衆人間聽暗說好哇這算是你

有了落虎了^{讀了}吃我們定咧復又代笑說原來你老

人家是捨不得我們咧這也無碍

衆牢頭

一齊復又腮代笑

大家開懷齊暢飲

一個口

說口笑口有精神

只知奉承賽周楚

那知好漢另有心

不多時

紅日歸宮天色晚

衆人告辭把話云

大歲爺今日千秋過

小姪我輩盡沾恩

此時已是天黑暗

我等要去把牢巡

少不得

明天一早再謝膏

言罷站起要動身

卞豹一見雙眉皺

只見他

二目圓睜面代嘆

口中大罵狗男女

這等無知可恨人

我方纔

也曾對衆分付過

盍醉方休可聽真

如今還有這些酒

為何推辭要起身

那個再說走的話

我定剋眼抽了筋

大歲爺

將酒代人無辜處

誰人不慮用拳墩

衆人間聽這個話

又見他

此時吃的有八分

無奈一齊又歸坐

只得陪他飲盃巡

卞豹他

暗口心中又思想

好漢却是等時辰

掌燈飲到初更後

衆牢卒

個口吃的醉薰口

東倒西歪身亂恍

坐卧猶如是架雲

卞豹復又開言道

說你們

快與呼延守信放牢門

衆公你說衆牢頭禁子的這個酒有個吃酒頭沒有雖然說是便宜酒白喝這比赴鴻門宴喝垓王的酒還利害開口尔只說將酒代人並無惡意又說誰人不喝打你們個因據的衆人俱是被他打怕了的又見他此時亦有八分的酒意誰不害怕都知道他喝醉更不講理那個不怕無奈只得從新歸坐牢卒點了燈來牢頭說太歲爺我們不是告辭不喝了天黑咧我們得去巡一巡為恐有不測不是當要的賽周楚聞聽復又哈口大笑連說不怕口口太歲爺方纔說過有我在比俱在我的心上

難道說還有人敢進監來偷東西不成牢頭說我們不是怕人來偷所怕是隔壁尔房內的呼延守信他乃要緊之人我們故此担着惊怕好漢聞聽復又大笑說我到忘了你們快到那邊的房門開口衆人聞聽俱個嘎了一跳說太歲爺給他開門作什麼尔豹說只為我聽他哭的甚是可憐想他乃是一個小口孩重餓了正口一日我心甚是不忍你們把咱這個酒菜架些前去叫他吃了仍把刑俱代上監門鎖好你我咱再吃酒你們也得放心今日定要吃他娘的一夜

衆牢卒

聽言不由心一跳

却又不說不應

又聞尔豹開言道

說道是

尔等快去莫消停

就說太歲爺的話

叫他休要放悲聲

既然他

身為男子稱好漢

貪生怕死不英雄

砍了頭去莫要緊

豪杰豈怕死共生

敢作敢當人遵敬

莫與婦女一般全

你就說

太歲爺給他酒菜

叫他吃飽莫担惊

勸他吉人有天相

只要他

奈心等候有救星

他若不聽我的話

叫他立刻赴幽冥

這好漢

所言盡是機風話

衆禁卒

他尋聞聽俱不明

你老人家都是一樣

無奈只得替答應

拿起酒菜往外行

到這邊

送與呼延二爵主

開門下鎖不消停

少爺不知其中故

我有上古人一個

他却與

你老人家一般同

暗口納悶在中心

此時正在飢又渴

暫且吃用把飢充

此人自幼多義氣

剛強委果是英雄

每日裡

那牢卒

對他說明那些話

二爺感念不絕聲

嵩憑走闖為活計

世人見面無不悚

人家開鋪他取稅

不多一時吃完畢

牢卒們

仍然與他代上刑

誰人不給他就楞

雖然驍勇多利害

他却也在也不欺生

鎮門復回正房內

來見卞豹楞英雄

只說他

他平生

最是吃軟不吃硬

為打人間報不平

他又有些閑言道

叫聲尔等仔細聽

我今還有一件事

南山打過斑斕虎

也不過

三拳兩脚把命坑

你衆人

不許違扭要依從

我今還有一件事

斬蛟是在北橋下

因此就是英雄

當先時

賽周楚說還有一事尔等不許違扭衆人說不知太歲爺又有

什麼分付好漢說這裡的酒還不少若是這樣說法何時纔能

吃得完備今必須行令方能吃得有趣今日乃是太歲爺的壽

誕之日我這心中甚是歡喜你們可將太歲爺當作個比樣件

尔要說一輩古人與我聽口如若我要飲三杯說得要是不好

我打因攘的三個皮錘衆人聞聽內中有一個要討好尔也搭

着他代酒尔口尊太歲爺小姪尔先說我有一輩人也都是合

這一名

牢卒代笑呼太歲

在上留神仔細聽

剛強委果是英雄

世人見面無不悚

人家開鋪他取稅

此人自幼多義氣

剛強委果是英雄

人家開鋪他取稅

誰人不給他就楞

雖然驍勇多利害

他却也在也不欺生

他平生

最是吃軟不吃硬

為打人間報不平

南山打過斑斕虎

也不過

三拳兩脚把命坑

斬蛟是在北橋下

因此就是英雄

當先時

他同蛟虎為三害

只為忿志這般行

改邪一心務了正

習文習武保朝廷

皇上一喜話了去

賞給高官爵祿封

到後來

此人平賊亡國難

天子蓋廟塑全身

他與你老一般樣

據我睛

真正還是一樣同

此人姓周叫周楚

可為千古有聲名

這禁卒

剛然說到這句話

卞豹聞言口內呀

說你這廝真該打

這個人

比你太歲不通情

說你這廝真該打

卞豹說你這個因撞的是滿口胡言誰人不知你太歲爺叫作
賽周楚呢 將周楚來比我理當打你三個皮鑿我今開恩折了
酒吧 快飲三杯你們衆人也都得陪三杯吃了再講衆人內有
一個不吃就打無奈飲了三杯內中一人他又開言說太歲爺
我有一個古人他與你老人家一般一樣卞豹說你這就是與我
說了如說好我便吃酒這名說這個古人說來真是無人不知
無人不曉

若提起

這位古人名頭大 世人無有不知聞

真與你老是一樣

等我說

管保不錯半毫分

家住山東兗州府

東河縣內有家門

生成的

面如藍靛一般樣

赤髮紅鬚可怕人

武藝高強力不小

手使大斧似車輪

自幼曾把私蓋賣

後來棲身入綠林

有他的

朋友約他劫黃楨

綠林之內奪盡尊

瓦崗寨內為寨主

他稱為

混世魔王管衆軍

殺的場帝心內怕

楊陵一見冒真魂

到後來

四馬投唐歸順李

身作國王大唐臣

他與太歲是一樣

並不差

半點分毫却是真

若問此人名合姓

姓程喚作程咬金

這一名

牢牢之言還未盡

卞豹代笑把話云

說你這廝真胡鬧

一派的

盡是滿口把真噴

魯王千歲位不小

他與別者不同尋

我可如何比得上

此話說的不合心

本富用拳將你打

怎奈我

方纔也曾開過恩

如命也把你來恕

酒菜還要飲三巡

這一次

還是大家一處飲

誰若搖頭打斷筋

衆人間聽不敢扭

不多時

個口吃的醉昏沉

淨衝太歲原是安心用心灌他們說得是也罰三杯說的不是
也罰三杯他本沒醉故意尔粧作代酒的樣尔人皆知他是
醉使不理他說叫誰喝那一個不敢不喝剪而明說那天不過
二更將盡代交三鼓之時他把衆人俱都灌大醉酩酊個口被
此被身形一恍這兩條腿也麻了那個舌頭也直了齊說道太
歲爺我們喝不得 我得打個盹尔總好說着話也有躺下的
也有出去摔倒起不來的剪斷結說衆人全都醉倒睡成死人

一般彼此呼聲振耳好漢下豹一見不由的心中大喜他還那肯怠慢

這下豹

一見不由心大悅

眾人都入計牢籠

好漢一見不怠慢

連忙的

兩膀一攢力無窮

雙手整定磁膝蓋

只見咯嘴响一聲

他把那

手肘搖斷扔在地

伸手又把腳鏢捶

英雄原來力不小

這好漢

生來寬口力不小

執燈邁步往外行

來至這邊穿房內

這好漢

攢住鐵鎖不消停

單背用力也掙斷

進房舉目看分明

睜見那

呼延守信二公子

擱在坑上直挺口

頭髮拴在樁子上

二背牢拴捆麻繩

雙足也在下面却

身形想動萬不能

睜他的

年紀不過十五六

生成貴重福不輕

雖然二目代着泪

都只為

思想合家慟傷情

並非貪生他怕死

豪杰原本是英雄

這下豹

看罷不由心不悅

這樣之人遇難星

連忙動手不怠慢

一心要

營救英雄出火坑

走上前來忙動手

先與好漢解麻繩

二人商量逃活命

賽國楚

猛然想起事一宗

不由為難心犯想

他這總

復又開言細問分明

英雄賽國楚下豹他給二爺呼延守信把頭上青絲解下脚下

的繩子也解開身上的絕鎖全然開放少爺坐起口尊壯士尊

駕貴姓高名你把我的刑具私下開放不知何意下豹口呼

公子我非別人我乃王爺駕下家將下彪之兄我名呼下豹素

舍弟言提王爺忠心貫日不知何故滿門遭害今日公子在此

被難所說之言在我那裡聽得明白只是無計可救故此生出

這條拙計用酒把他等灌醉你我趁此逃走二爺聞聽他心中

大喜原來壯士之兄下彪兄長舍弟隨我去降香自己回到店

中我被官兵挈住他同將垠二人不知生死存亡如何多水壯士相救可不知如今咱是怎樣出去監牢下約道無碍我自己有計我今所思的不知公子貴體如何可曾受刑否二爺回荅且喜未曾受刑下約說既然未受刑出監何難之有監中之人他俱醉倒外面却還有人把守監門却是走不得你我兩個人須得越牆而過我也頗曉微藝不勞壯士費心只求你在前引路罷了

這好漢

下約聞聽心大悅

說道如今咱快行

英雄說罷不代慢

只見他

用手提起那盞燈

邁步如梭往外走

回到自己牢房中

一概的

行李東西全不要

找着兩口利刃鋒

所有燈燭全吹滅

此時還未交四更

可喜今夜天清亮

一輪明月正當空

回到了

這間牢房低聲叫

說道公子快登程

少爺早把頭巾代

恍了恍

虎體彪軀抖威風

下約遞過刀一口

二爺接過手中聲

兩個人

繞過獄神堂一座

賽周楚

留神仔細看分明

暗見殿後牆可上

不由歡喜樂無窮

又走去

搬張高桌放牆下

他把公子叫一聲

你我就打此處上

那面便有路可通

我先將你送上去

我有飛檐走壁能

我隨後

自己能夠上得去

過牆便好去逃生

公子低言說多謝

也自好

另日再報這番情

好漢回荅說不致

何必公子你過稱

賽周楚

言罷刺下不怠慢

托送公子把牆登

會武之人胆量大

這少爺

彪軀勸力那消停

二爺呼延守信雖然不會飛檐走壁會武之人胆大心雄與

那軟弱畜生不全又有托牆送跳自然不覺費力賽周楚乃是

常走黑道尔更不用說二人跳過牆來真是並無費力賽周楚

兩個復又跳出衙外扑着小路而行走得離衙行有一里餘

多路到了一處三岔路口下約殺住脚步口呼公子不知你欲

投往何處而去二爺說原無路我今欲要到邊關可去投奔那

楊元帥那裡藏身只是路遠缺少盤費但不知壯士你往那裡

而去你只顧救我難道你就不怕勢利相圖

賽周楚

聽言不由叫公子

此事只管放寬心

你既要投楊元帥

這一個

主張却到甚高明

我就送你一同去

我腰內

現有白銀數十兩

堪夠你我一路行

我是孤身人一個

並無別人牽挂心

你我全行多方便

但只還有事一宗

我有個

朋友他在前面住

他家存我二百銀

還有兵刃鏢一對

也放在

他的家內一處存

代我來防身體

你我便好把路行

你順着

此路扑着西北走

前面有座密松林

先在林中等候我

千萬獨自別動身

去的急來亡的快

取來便好一同行

二爺他

點頭答應說從命

二爺說罷把路分

不言下豹取兵刃

還有他

二百餘兩盤費銀

且說呼延二公子

豪氣邁步往前行

順着這

西北之路一直走

步履如飛那消停

不多一時來的快

這少爺

走進林內看分明

呼延守信走進林內此特天交四更將盡等了一個五更還不

見下豹前來不由心中着急暗說奇怪方纔他說來甚快原何

還回來莫不成有了什麼吃事不成還是我聽錯了不成他

又囑付我千萬不可單走倘若天明被人見了那可叫我如

何是好英雄越想心中加急燥走也不好走不走也是不好正

在着急之間回頭一看不由噁的京疑不止却原來是有人

聲吶喊燈籠火把一片大亮有人趕將堪亡的追下來了追得

相離不遠

守備王振那天交五鼓代了五十名官兵來到縣衙為起那呼

延守信入京誰知行到半路碰見知縣說半里下豹救了呼延

守信二人一同越獄而逃守備也是吃驚二人代兵這總不

住追趕

段知縣

他對守府說詳細

守備他也吃了一驚

因此二人歸一處

代領着

兵役人等那消停

順着路徑往下趕

吹風呼哨一般同

知縣他

馬上不住連踪脚

只說是

煮熟鴨子會飛騰

寔已可恨賊下豹

他把狗子放逃生

你這賊

真已這總坑了我 現成知州不能升
太師若是知此事 不能升官還是小
知縣只怕運要拐

我今日

若是赶上挈住你 碎刷干刀氣終平

思忖來至松林外

有軍卒

稟知此處有人形

影已分付快已趕

打從後路走似風

既知縣

聽說有影相人行

莫要輕饒善放鬆

有人拿住我重賞

若是放走求相容

軍卒領命不怠慢

誰人不愿正功名

這好漢

看見後面追兵到

不由着忙魂嘎惊

腹內暗已說不好

如若

被他趕上了不成

一則此處不識路

不變南北與西東

二則問

孤身一人無坐騎

單人難以與他征

三則堪已天明亮

有個眼目更難行

此時難以等卡豹

只說獨自去逃生

這少爺

想罷復又觀仔細

回頭閃目看追兵

堪已來到松林外

少爺他

忙已撒步轉身形

真林林後順路走

兩腿如飛一般同

衆明公

這支追兵從何至

須聽我

在下細已表分明

此是二人逃出獄 半晌未曾叫開門
令人打門將監進

牢卒個已醉昏沉 知縣一見嘎一跳
喚醒代怒問原因

總知道

卡豹設定穩軍計 救出呼延後代根

知縣嘎的魂在外

急忙已

令人各處細搜尋

看見高泉墻下放

這總查出影共踪

急忙他

傳齊三班出衙趕

此時天已交五更

那便守備也來到

代兵卒

是為起解好登程

來到與衙才知曉

緊已的

一齊在後追下去

呼延守信心內惊

腹中暗已說不好

倘若

被兵趕上了不成

也是英雄當如此

天意造定不非輕

只顧逃跑怕人趕

那知道

遇一件自古罕然希奇事情

鈔本呼家將 卷五

罢二人一同到了西禅堂把卞彪江琪二人喚起来彼此相見
 雖說不能細講各把一姓之事體一說了一遍列公請想這
 了工夫就擱多太公子在松林之內這才等的着了急喇他們
 三了人即至說到如何公子現在林中等候同行的話天色已
 竟發了亮了也是活該主僕不當見面三人忙一辭了和尚一
 同出廟到了林中一看那有呼延公子的踪影順路一看但見
 空垢飛空三人彼此吃這一驚非小

三了人

一見彼此吓一跳

大家着忙吃一驚

卞公好漢卞豹他這了朋友乃是一了廟中的和尚英雄未至

卞豹口中說不好

大家幫助莫消停

公子此處遇追兵

廟前趨牆而過喚醒和尚要出了他的銀子双鐲代在腰間又

你我快些跟下去

江琪相攔不放行

賽周楚

到他的住房之內要打點那細軟之物只听他說卞兄昨晚有

說着迈步就要趕

你我何必趕了去

公子一交無事情

兩了人前來投宿說是打從東京來的我把他們讓進時未細

有言二位請听明

批我現睛這光景

公子一交無事情

看他們面目光慌又與貧僧打听于你內有一位說是你的令

這定是

公子在此等候你

不見兄長轉回程

弟名喚卞彪我也不知是真是假將他二人留住說你現在監

哨見官兵追趕到

他不定

遇見追兵賭闖征

中他們說明日要去看你今未得甚妙快去與他們相見好

定然順路往前跑

落荒各自去逃生

若不是

漢聞听心中大喜說他們現在何處和尚說現在西禅堂呢言

追兵為何趕上去

如不然

定是公子進了生

二人聞听說不錯 依你如今怎樣行

江琪說

這好漢

只為原本不識路

心慌又怕有追兵

若要依我愚拙見

此事还仗大長兄

引着公子繞路走

行走堪：天色晚

眼看看

那輪紅日早歸宮

前面却攔着分明

暗中打听休露面

再看公子吉共凶

錯過宿頭要處住

不由心內暗吃驚

這小爺

如若

不曾赶上逃脫去

你我三人好登程

站住身形苗神看

隱隱望見一盞燈

一座高樓前阻路

公子若被他赶上

咱再商議設牢籠

再行幫助札正通

小爺歡喜在中心

思想既有燈光亮

何不前去看分明

若是公子有不測

咱再商議設牢籠

如若

必定是

庄村之家人居住

借宿一夜明再行

明處作事多不便

恐在暗地好成功

二人聞听將頭点

大料定禁苗我住

暫存身

明日一早再登程

三個人

商量已定那敢暫停

小爺想罷不待慢

緊：迈步不消停

不多時

三人說定一同繞路去到前頭劫路觀看這話不表且說二爺

走進庄中苗神看

有座宅舍蓋的精

頭前廣梁門一座

守信被兵追趕不啻南北東西見路就走即至天亮跑出約有

双扉緊閉少人声

四面牆垣高又大

猶如瓦窖一般同

七八里路回頭看見追兵離遠这才將心放下小爺他還不敢

這小爺

看罷止步高声叫

他把庄主口內稱

怠慢順西大路往前飛跑可喜腰中还有几件值錢的東西若

小可是來求借宿

会故的

前東京動望寬容

到了集鎮之上变了價賣了吃飯到曉間須投僻靜的小店安

借住一夜求航待

明日一早就登程

這好漢

歌逢人問路去上边關投奔元帥楊宗保此書剪斷小爺在路

一連叫勾三四遍

不聞里面有人声

連忙用手來擊戶

走了三四日那一天因貪趕了路途到了天晚那知錯過了宿

只聞得

吱吱里面响声鳴

頭小爺心中暗想

頭小爺心中暗想

二爺呼延守信在外面叫了數遍不見有人答應只得用手拍

門那知剛一伸手那門左右開放小爷借扇星斗之光往里一看但見大門之內有層二門。以外靠牆搭有一了窩棚里面透出灯光小爷暗想里面有灯必有人走進大門來到窩棚跟前但見鋪着席。上坐了一个老者。老者见了二爷忙叫的站起来說你是何人那里来的為何一声也不言語你就進來了豈有此礼

老者他
又把前言說一遍
你要借住命必坑
我們这里有妖精
不由心内好不明

这好漢

听言付又現仔細

借扇灯光看分明

这件事

說起真了不成

見他年有六旬外

賄打扮

却似一了老院公只听老者說我們这里叫作齊家庄。中有家鄉宦當日作過

看罢付又開言道 老丈箇神你是听

我小可

礼部侍郎官印齊文喜因為告老回家我是他家的院公此處

乃是貴府來借宿 只為貪心趕路程

錯過宿頭天色晚

是所空房只為里面常關妖精会人教住我家員外命我在此

去故京動望寬容 方才曾在門前叫

多時不見有人應

看守每日若到晚間妖怪他必显形任意混鬧只為我的耳聾

因此上

大胆入門見老丈

因見此處内有灯家中不能作活我就討了此差你来借宿如何住得我是露出

望乞相留住一夜

明日里

不到天明我就行死去的人了才在此處看守賄你小。年紀為何在此送命我

公子說罢不待慢

扫地毛腰打一躬

只見那

功你早去罢此時正是妖怪显形的时候到了

老者往前走两步

說是

你再從頭說我听

这老者

說罢從前這此話 公子大咳不絕声

寔不相瞞足下你 老漢寔在耳聾聾

二爷他

開言有語尊老丈

你這話

說得有些欠聰明

朗曰乾坤清平世 怎故如何有妖精

你的這

二爺呼延守信因出于年少不肯信那几句话把了老蒼頭

言詞有些人難信 此話只好哄愚蒙

你不借住我不惱

的氣說上來了賭氣子說你要進去若被妖怪害死可別怨我

用言搪塞禮不通 既是空房無人住

何不作了整人情

二爺說那是自然你就領我進去老者說誰有那們大的胆子

你箇我

在此院中住一夜

我看

送你進去我在这還害怕我是不進二門檻的要去各自進

妖怪他是怎樣形

既為堂曰男子漢

如若

去里边是所空房任什麼沒有還怕你偷了地上磚去不成二

冤信邪魔枉英雄

老者聞听心不悅

好了潑性小後生

爺又說此時明月未出你到給我了火兜呀老者說也罢把我

我的這

一派寔言他不信

金石相勸不肯听

的這盞灯笼借給你罷說着回手取將過來遞給呼延守信二

反到出口褒貶我

此言可惱禮不通

你既愿意要惹禍

爺接過來才代要走只听得老者說你先站住咱們有話總得

非是老漢把你坑

二爺聞听微曰

開言有語把話云

說在頭里你這一進去碰見妖怪他若把你治住是喊叫救人

若被妖邪將我害

喪了命

死後不能怨別人

別說我的耳朵聾听不見就是听见我可也是不啻那怕妖怪

老者聞听這句話

心中有氣不能云

又見他

把你吃了吃我全不啻二爺聞言又氣又嘆說任憑怎樣不用

轉身往里他就走

老者說不好此事應當了不成

右現賄但見好後一所宅舍

這二爺

奉目留神現仔細

見此宅舍蓋的精

進了垂花門一座

順着那

石子甬路到大所

兩旁遊廊多齊整

左右兩座月樣門

這小爺

打從過所穿過去 又有天井院一層 也是當中排甬路 門上老者說是一所空房原何這樣款式也別管他我且進去
只聞一陣異味馨 却是兩旁奇花草 芝蘭丹桂秀氣噴 胸中也好明白想罷一手執燈一手掀簾走將進去奉起

小豪杰

奉起燈來現左右 不由心中吃一驚 燈來一照更加詫異

但見此地非凡所

不亞如

朝廷內院似皇宮

這好漢

奉起燈來留神看 更加詫異心內驚

兩旁配房高又大 尽是琉璃瓦極成

彩畫的

房中裱糊如雪洞

古董玩器滿屋中

硬木桌椅花梨案

五色莊嚴多華麗

比起那

前邊却是大不同

滿屋內

諸般陳設件件精

一進門

當中乃是樓一座 蓋造細巧甚鮮明

小英雄

當中是架穿衣鏡

空中懸掛几對燈

古銅三式案上擺

迈步就把台階上 用手高擎奉起燈

當中榻扇分及右

瓷瓶插定孔雀翎

白玉盤中盛佛手

左右玉磬與金鐘

雕刻精緻巧玲瓏

當中却把竹簾掛

一對金勾左右分

只見那

當中懸掛一軸畫

海馬朝雲筆法精

小豪杰

看罷不由心詫異

不敢迈步往前行

兩旁還有一付對

但只見

筆法墨跡果高明

看此宅舍非俗比

他與那

俗常房舍大不同

小爺拿燈現仔細

心中誇獎不絕聲

上聯是

不由自己心暗想 展轉思量在心中

這件事

詩書至寶為家訓

下聯是

景物奇珍立門庭

想來定是多奇怪 此處莫非是仙宮

我家雖然稱王府

好漢付又回頭看

胡梯安放當在中

四面上

想比他

這所宅舍也不能

滿牆俱是名公筆

有詩有賦各不同

正西乃是詩書案

松文古定並七星

二爺呼延守信看見院中這番光景不敢松入心中犯想此處

滿堆典史古文經

一邊掛定一口劍

只說真乃怪事情

不是凡人所居之地我家稱為王府可也 沒有這樣華美方才

這小爺

看罷付又心思想

只說真乃怪事情

此房可是何人住

这不就

活口闖坏小英雄

萬事那如閑雜

下聯是

一身似入廣寒宮

兩支虎目不勾使

自己不知看那宗

迈步又把胡梯上

左邊掛扇八俊馬

右邊福祿壽三星

桌案上

腹中說

再到樓上看分明

擺定一付女用物

賄未費中價不輕

當中是架綾花鏡

此時小爷的兩支眼睛可不勾使的咧滿屋的陳設也不知

鏡簾綉鳳与金危

兩邊双捧通宵熾

粉粧盒兒与花瓶

賄那一宗兒好咧腹中說这件事真正奇怪方才外面那了老

瓶中捧

孔雀翎与珊瑚樹

古銅罇罐与銀灯

者說這是一所空房里面鬧妖精無人敢住為何里面又是這

銀盤托定磁蓋碗

還有那

茶盤托定細折盞

了光景其中定有原故代我再上樓去看了明白英雄想罢順

空中也把宮灯掛

那番雅景令人驚

二爷他

看樓梯往上走不多一時上到樓上付又牽灯空晴觀看

付又扭頭回頭看

閃目留神現正東

有張大床排山放

這好漢

樓上秉灯現仔細

但見上面甚鮮明

好漢他

連忙走過看分明

比起下邊又一様

這一番

景象實令人驚

二爷呼延守信他

這此時把那鬧妖精的話早就忘了奔着這

三間兩明分一暗 也是陳設滿屋中

硬木的

盞灯亮賄

這了看那了越賄越喜越看越愛也不知想賄

桌椅條凳般般有 諸般器皿件件精

也是滿牆名公画

什麼好咧腹中暗想

看此光景這樓上好似如人所居之地既

截斷乃是大圍屏

當中也掛一軸画

却与下面大不同

是如此我却不当在此

付又一想說不怕雖有這些東西怎奈

画的是

丹鳳朝陽春富貴

鳳落丹山是別名

樓上舍人我何怕他

可恨外邊那了老頭子信口胡言說里边

兩旁却有一付对

比起了

下面言詞更名公

有妖精作耗世間那

有妖精居住這樣齊整的房舍再者此時

呼延公子留神看

這口誇獎不絕声

上聯寫

天有二鼓我進來

這等平日原何還不見一點形相

英雄思

付之間走至那張床前見是一張楠木作成的細床小爺定睛
仔細一看口中連口誇獎
打開箱看分明 原來不是別物 却是如女之三宗

這好漢

口中不住連稱讚

只說委果沒妖精

英雄一見忘心看

全都是 綉花小鞋裹脚帶

還有油綠大汗巾 牙床之上里边存

兩边也有金勾吊

賄了賄

百子帳幔看分明

小爺正自心犯想

忽听楼下有人声

這好漢

英雄伸手忙撿起

奉日箇神看的真

但只見

吹灯忙隔窗外看

原來是

雨个女子往里行

床上鋪定錦緞褥

紀典靠枕放当中

手鋪兩床紅綾被

前边的

却是了坏提灯走

后边的

却又令人睡蒙龙

小爺看罢不代慢

只說这事又不通

是位小姐美芳容

小英雄

他在樓上說不好

看起来

不相有那妖邪怪

却似如女住屋中

这件事

後悔肩忙那敢停

但是如何人不在

我心中

再也不信有妖精

公公你看正人君子行事与那些淫邪小人就是兩樣二爷呼

此事真个闹坏我

总然有

延守信走路旁又怕後有追兵正在借宿进了人家这等的

鬼怪精邪也該露

原何不見影共踪

又說別管这些事

一所宅舍看見这些陳設說不尽那些古董玩器雖然喜愛並

閑言少叙說正宗

我先在此打了盹

天明便好赶途程

不眼饒这要比起如今的人夫略看見这些东西房中又无一

二爷他

說罢連忙一回头

塵埃放下那盞灯

了人豈有不起意的巧了还说肥猪拱門是天賜我的若是被

伸手一揪紅綾被

才代要

番身放倒虎彪形

人拿住到受罪的時候他才後悔早知道我不拿不唾呼延二

忽然被中有一物

好漢摸着軟濃

好漢他

爷非是那等之輩自知自己劳乏要在床上打了盹兒又見被

双手拿起箇神看

色被色定看不清

忙站起来床上放

褥是女子的東西他还怕不干净伸手与他往里一擦那知擦

出一宗東西原來是了紅綉子色被双手打開掌灯一點閃目
 觀看起首又給他色上扔在床的里边他可不睡咧坐在床
 上思想暗說我在这床上睡不得这就講正人君子各别另樣
 中公你当这色被里面色的是什么東西原來是些綉鞋果脚
 等物二爷更知道此處乃是女子的所居之地豈肯在他的床
 上睡竟自己坐在床沿以上不由心中犯想

这小爷

坐在床上心盤算 暗、展轉在腹中

我日後

若不雷恨氣難平

只說此事真奇怪

叫我的

腹内暗、好不明 二爷前思後想把他的陳事給他勾起來咧心中怨恨龐文那

說有妖怪又不見 半胸不見影共踪

只有些

不是他父女定計謀害我滿門三百三十餘口 這如今我雖

如女所用諸般物 此處寔難把身停

有心出去走了罢 漏網孤身一人寔是會處可投連了安身之地全會兩名家將

此時到有鼓三更 出門可往何處去

更深夜半怎樣行 卞彪江嶼也不知身在何處前日身被拾獲若非卞豹設計搭

我有心

就在此處存一夜 又想其情不甚通 救此時解進京都定作刀頭之鬼我若不報此仇誓死九泉之

細看房内这景象

狠不似

会人居住那般形 下也不瞑目

倘若

人來撞見如何好

有口難言說不清

这小爷

思想不由長嘆氣 左右总是心不寧

叫人問住伤了臉

豈不就

面上討愧少光容

此時正是交半夜

只听得

外面鼓打正三更

既稱豪杰奇男子

非礼不作是英雄

恨只恨

好漢忙把身站起

隔窓望外看的明

但只見

當院之中多明亮 一輪明月正当空 月照紗窗人寂淨 礼这是你家看門之人叫我進來的我料此礼可也說得過去

只然鴉雀不聞聲 欲代要行思去路 更深夜半怎登程 好漢正然思想猛見樓下院內有灯光一洗又听有人說話却

想住任 此處又怕人撞見 臉面之上少光容 是女子的声音小爷暗說不好你看如何果有女子前來此時

正在省急為難處 狂听得 呼口外面起了風 我却該當如何是好

刮得花枝樹木响 豪杰一見吃一驚 腹中說 这小爷 不由一陣心忙乱 只說委果有人來

此事果然真有信 風來与我把信通 彷彿真有妖魔怪 細听声音是妇女 好漢他 腹中暗口犯疑猜

当真此地有精灵 英雄思想不怠慢 連忙迈步轉身形 不知他是何處至 令人心內不明白 這時候

把那盞 灯笼放在桌案上 連忙側耳往外听 他方回來真奇怪 我須准備設安排 不是人未還是怪

空睛隔窗朝外看 把那口 腰刀抽出手中擎 不由懸掛在心懷 若說是人去此礼 那有這樣女裙釵

准備要聞妖店性 真若未時好战争 準備看 半夜里 還不回家真胡鬧 少調失教決不該

多時又听去動靜 小爷暗想任心中 只說原何又不見 若說他是妖店怪 料他定把樓梁上 便好安寢入陽台

这件事 令我心中好不明 英雄正然心犯想 心中却是怀鬼胎 來者他可是英才

二爷呼延守信影住灯先手內執刀准備要与妖精敵鬪那知 是人是怪須防備 細口看 把那口

那風刮了一陣一點動淨全去心中暗想原何又不見動淨了 腰刀手內穿拿定 提防女子上樓來 又听下面人說話

况想必我今日可也別走可也別睡就在这樓上坐他娘的一 却是女子把口開 今日你我回來晚 叫我寔口掛心懷

夜天明走路如有妖怪我就与他抵鬪若有人來我就合他分

不曉得

那人今夜到不到

看這樣

却是偷睛望外看

仔細閃目看分明

但則見

他若來到好安排

又听一人闌言道

鶯声兒

從下走上人雨了

果然真是二花容

一了提灯頭里走

如連把姑奶奶尊

助你只管將心放

我保平安安禍灾

形如使女一般同

年紀不過十五六

面貌就相玉芙蓉

這了人

他若來時還罢了

咱算完全這一差

但則見

不如後邊那了好

風流俊俏是天生

他若不來交給我

代奴家再去一盞定問了明白

兩道蛾眉如新月

皎滴

一双杏眼水伶

姑奶奶請想世界上那有那樣巧的事情可免的咱們今日

真如慧胆一般樣

小口櫻桃点朱唇

頭上的

回來這些兒就來咧斷無此礼這一了又說也別管他那些兒

墨染青絲黑又亮

耳墜金環黃登

身穿一件紅綉袄

閑話咱們且到樓上看也也好放心說着二人一齊上來二爷

上單披風响金鈴

百褶官裙腰中計

小上金蓮三寸零

呼延守信在上面听得明白不由心内着忙說不好上來了常

細看來

不亞仙女臨凡世

恰似嫦娥下九重

言說得好男不合女聞我須得找了地方躲避才是光棍

猶如西施一般樣

好比那

三國貂蟬一樣同

行不出去礼的事來原本是我私入人家的綉樓听此言語定

小爷他

正自暗看二女子

忽听得

非妖怪不要被他們看見盤問与我寔是去言可对我暗處暗

燕語鶯声又把話云

却了妖怪真是反掌現殺之易

却了妖怪真是反掌現殺之易

這英雄

想罢時下不怠慢

他先毛腰軟滅灯

連忙退步將身閃

這小爷

他在床後隱身形

二爺呼延守信正然誇獎這了小女子生得這等美貌真日的
 世界少有大有料廣寒仙子月展嫦娥可也不過如此正在思忖
 之間猛听那女子分付那使女叫他把灯点上看一看他來
 了会有小爺可也不知道他們說的是誰不由心下看忙暗說
 不好這一來我得出去見他們咧不然若是被人搜出來成何
 体面英雄想罢才代要迈步又听那名使女講話口尊姑奶奶
 何用尋我大爺他定是沒來如若來時見咱們來到那有不出
 來相見之礼那了女子聞听便在一旁椅子上微冷笑說把
 你這了蠢了頭請事全不當神方才你我未嘗上樓之時我見
 上面一光亮似有灯光這如今你我上來可不見咧我疑樓上定
 然有人也別管他來也不來你自与我快上的照上一照尋找
 也好放心是那名使女答應忙用他手中的灯笼把桌案
 上通宵紅烛引上照得樓上大亮猶如白晝的一樣提灯尋找
 這話不表且說呼延守信他在床後听的明白不由的心下着
 忙那里还敢代慢

小英雄

听言時下不代慢

腹中却是暗吃京

只說過却總得見 若不然而 被他搜着少光容
 想罢忙把身一轉 床後迈步往前行 口中說
 二位休來不必找 有我小可在樓中 公子說罢這句話
 這不吓坏二花容 主仆彼此吓一跳 一齊着忙吃一京
 那女子 一見連忙朝後退 登時粉面顏色更
 樓桃口內說不好 那了了 使女他也退身形
 听他口中高声叫 叱吃吆喝喊一聲 說道是
 有了賊了快拿住 若要是 救他逃生了不成
 公子聞听急摆手 未語開言代春風 尊一聲
 二位莫嚷休京怕 听我在下稟分明 不可拿我當賊盜
 請坐代我講其情 此事實不怨我 却是外面老蒼生
 我小可 却是上了他的当 方敢大胆到院中
 二位前來難迴避 委其奈 方在床後隱身形
 望乞海涵你寬恕 言罢毛腰打一躬 又說是
 等我說明其中故 在下立刻就登程 两个女子聞此話
 他二人 一齊打量小英雄

主仆二人听了二爷呼延守信之言将他上下打量了打量那了女子寔是大道非常並去避諱仍然坐在那里椅子之上面对英雄開言說你既不是賊盜原何跑在这綉樓上来呢有何分办你可細細的對我們講來若是說得有礼放你逃生若是話不通情定然将你拿住送官治罪公子聞听控背躬身連声答應只說是二位听稟

只因我 听說不明緊着問 叫他向我說分明
備宿一宵会有罪 你这話 有些非礼甚不通
他說非為別的事 有了原故在其中 这此處
是所空房去人住 而且里面有精靈 小可不信他的話
定要進來看分明 二位若是不凭信 这不是
老者給我的这了灯笼

这正是

正人君子又一様

他与別者大不同 好漢說二位那了老院公是了聾子這話對不對他若不叫我

呼延守信忙控背

这小爷

自知翰礼行不通 進來我又焉敢扭入总因是他不好詎映于我二位若是不信

頭也不抬開言道

他把二位口內稱

好漢他

这不是他給我的这了灯笼嗎可以為凭再者還須把他喚將

恁有强暴不敢使

悅色和容代春風

此事並非我的錯

進來我敢与他当面一對如今話已回明总是小可冒撞望乞

全是外面老院公

是他虛言哄了我

他說院內有妖精

想罪小可告辭說着又打一躬迈步往前走只听那了女子

我小可

祖籍原在京中住

汴梁城內有門度

開言說你且慢走奴還有話問你小爷聞听付又站住說道不

只為神山把香降

事完畢

回家從此路上行

知何事下問

錯過宿頭去旅店

宝宅借宿是寔情

我对眉

只听那

女子坐上開言道

只把那人叫一声

門外那了老者講

他說却是不敢應

叫我快走別惹禍

休得花言使巧办

你要想

職哄奴家万不能

只說此處住不成

少若延遲多不便

性命殘生定要坑

你說卷頭哄騙你

是他叫你入院中

这句话

你却可以賴的過 但是還有事一宗 你既說你非賊盜 乃是作好漢防身之物 若問我躲避吹灯的原故 乃是我現樓

為何腰代二刃鋒 見我來時你又躲 藏在床後隱身形 上這番光景 我在此處不使欲代要走 聽見你們來到 挡住樓

你聽見 我們二人說要找我 你方故意設牢籠 門我不能走 心想隱在暗處 你們上來 我再下去 故此将灯吹

假捏虛言想要跑 心想着 支吾過去 好避生滅 那有別意 我這全是實話 惟天可表 在下 還是告辭 女子聞

似此机關何處使 你想瞞我枉用工 再者你 言微口冷 唉将身站起 挡住公子說 你且慢走

還有一件可疑處 原何預先吹滅灯 难道也是他不好 這女子 付又相攔說 且慢 暫且休走 你莫行

我家那了老院公 一句話 問得公子干張口 奴家還有話問你 今日里 必須要你說 了明

會言可对不作声 又听女子微冷咲 只說是 私人綉樓這件事 暫且莫論 且從容 不啻你

与我快吐實情 說了實話 還罢了 若不實言 我不容 是賊是盜 全是小 奴家有件大事情 說明 奴家有道礼

你家姑娘會武藝 何怕你這小英雄 定將你用繩子綁 敢保叫你樂会穷 你才說你京中位 父居身在汴梁城

送到那 本處衙門問罪名 史然叫你說實話 可不知 家在何方 那門位 還有貴姓 与高名

不說一動動非刑 到那時 你的心里 別後悔 令尊令堂 可在世 你們家 还是為官作經營

劝你莫若讓分明 二爷聞听這些話 登特問 你們弟兄 有几位 必須对我說了 清 你的那

急坏好漢小英雄 青春几合 年多大 可曾完婚 娶過親 說明 我定有道礼

中公 你別瞞這了 女子問的 这几句話 史甚是有礼 二爷叫他 就是真賊也 稀鬆 女子說罢 這些話 又把了好叫一声

問的張口 結舌 心中急燥 呆了半晌 这才開言 說我腰中之刀 看坐來 請他 那边坐下 講 你再前去看 茶莫

說罢他先归了坐

只听得

那名使女口内應

忙把坐位安对面

提灯迈步轉身形

只見他

順着胡梯將樓下

去到厨下把茶烹

按下使女我不表

單講呼延小英雄

听言不由發了愣

自己腹内暗調停

腹中說

蒼頭之言真不假

大料着

這兩了女子一坐必是精灵

鈔本呼家將 卷六

乎公你听这話問的邪行不邪行賊不賊的到也不要緊問起
 家務事来咧把話說到這了場中給坐給茶吃他的這了話問
 的應了一句山東話他是大有深沉且說二公子呼延守信听
 了女子之言他的心中可就有些疑惑怎麼說呢誰家女子見
 了生人有這座說話的問家鄉住處姓氏名誰作何生理這還
 似乎可以問了父母弟兄手足也為使得那有閨門幼女望眉
 不認得的男子問他娶了妻子沒有若是正經女子如何問的
 出口来不由得自己心中有些了犯疑若說他是了妖精邪魔

寔。可又不露形相。這可叫我怎麼回答呢？又說有了我就信。

求借寶庄住一夜

明日里

不等天亮就登程

看口兒。關河與他胡謔。一回說完我看是怎麼樣。然後我再拿

二門以外過令价

就是那了老院公

那知他

主意看此光景。定然是應了門外的那了聾老頭子之言了。他

為人不正將我哄

他說宅內有妖精

又說空房無人住

准是了妖精了。我雖然與他說話暗中。我却留點兒神才好。倘

誰我入內真不通

幸遇千金駕回府

望乞寬恕把我容

若被我賄出破綻。我就是給他一刀。把他結果了。完事。當真他

把在下

若放出府情難報

必定傳揚美賢名

若是了人。此時已有四更多。咧我就再合他說了五更不等天

公子口內雖講話

他的那

二目却是暗叮嚀

亮我就走路。豈不是好。就是這了主意。少爺想罷。眼望女子假

偷睛細看那幼女

見他滿面代春風

听罢時

意代笑。開言講話

香腮含笑將頭点

又把君子口內稱

奴家還有一句話

小英雄

故意未語腮代笑

口尊二位在上听

咱二人

彼此商量可應承

若問小可家中事

听我把

一性情由細說明

二爺呼延守信一邊說着話。他是偷看女子的破綻。見他並不

家住汴梁東門內

大街之上有門庭

我的那

露半分妖態。又听他說。還有一件事情。二人商量。不知是有何

家父姓呼稱員外

母親龐氏把奸行

所生弟兄人兩了

事連忙便問說。不知千金又有什麼分付。女子說。想你托入奴

小可居次有長兄

開設一座綉織店

一家四口度光陰

的綉樓。總讓你說的天花亂墜。可也難脫。去罪。我這如今可也

我在下

今年才交十六歲

尚未匹配把婚成

不能白日的。就是這樣放你而去。我有兩條道路。任憑你自己

秦母之命還香愿

我這是

回香特地轉家中

挑揀二爺說。不知是那兩條道路。請講明白了。女子未語。他又

路過寶庄天色晚

缺少旅店把身存

無奈何

殊唇含笑

那女子

若問奴這兩件事

我若是

說來曾保你就明

輕配與人你今若肯私休肯作我母的半子之勞父母終身有

乃是私休与官罢

四字任你揀着行

二爷他

靠他的百年之後我家這分家財可也是你承受你看如今樓

听言不由心不解

只說此話我不明

私休二字怎麼講

上並無他人我所性就將言詞对你說明奴家名叫胡月仙平

官罢也得說了清

若是作得當如命

若是無礼我難應

生李過文武之藝詩詞歌賦皆會十八般兵刃無一不能女工

女子說

若問官罢兩字

將你拿送到衙中

針指可也休提你若不嫌奴的貌醜咱二人可便成就百年的

為何拉入内宅院

從官府

中將你問罪名

良姻奴非不知羞恥只因我的父母年邁終身全靠之過這可

有話當堂你去講

私下奴家全不听

這可就

就是私休二字

叫作官罢兩字

若問私休狼易容

奴也非是會名輩

此乃是

官罢私休四了字 兩條道路任君行

我父當朝作公卿

他的官職寔不小

也是姓胡叫胡翁

決不相強免尊意

這此時

允与不允就說明

家有万貫多豪富

膝下缺少子親生

就是生下奴一了

女子說罢這些話

見他含淚面通紅

二公子

再會有

同胞姐妹弟合兄

如今父母年紀老

聞言不由心大怒

會名拙氣往上攻

口中不言心暗想

百年會人給送終

這如今

上緊托人擇佳婿

暗把了頭誓几声

那有這樣閨門女

丟恥丟羞了不成

以為半子作螟蛉

怎奈並無人入眼

這樣的

我有心

立時之間番了臉

又竟自己礼不通

天下虽大少英雄

尊駕你

今日未得寔然巧

無奈只得押口氣

他这里

还是悅色代和容

你听我

对你細講分明

未曾開言腮代咲

他把千金口内稱

多感蒙

這片高情寔難報

你不肯

見責反到目垂清

這女子

越說不由心大怒

一勇氣壞小英雄

人活世間非草木

好歹賢愚豈不明

論禮說

暗說真正套此禮

批我說

這才叫你惹事情

這番見愛當如命

內中却有事一宗

非是小可不知敬

批我賄來心明亮

此女一定是妖精

世街上

大胆寔然不敢應

常言婚姻犯父母

自行私意禮不通

那有這樣套恥如

羞愧全套不正經

我不要你定要嫁

等在下

明日回轉我舍下

稟知父母听示行

死乞白咧把婚成

准是妖邪來變化

我今不可把他容

就是千金姑娘你

也不當

自己專作此事情

這此時

有心番臉就動手

他又說他武藝精

也須稟明父合母

彼此臉面有光容

我小可

再者還有一件事

他既是

妖邪一定法術靈

此話說得總是禮

私下寔不敢輕

女子聞听心不悅

倘然我若非對手

動手難保輸與贏

那特節

只見他

怒氣紛：動了云名

再若被他治住我

可就難保命殘生

我今須當這般樣

女子听了呼延守信之言不由心中不悅微：冷咲說我方才

大略穩：可成功

這叫明鎗容易躲

定然送他赴幽冥

原本对你說的是官罢私休兩條道路你既不允婚姻寔是想

這二爷

想罢時間不代慢

暗：順手取剛鋒

要官罢這有何難我就把你送官治罪就是說着只見他蛾眉

故意堆欢腮代咲

又把

千金連：口內稱

緊皺怒氣冲：只說我到是一片好心不顧羞慚对你說出此

不必含嗔休見怪

小可還有事一宗

你听我

話那知你反捏酸真正可恼寔对你說了罢你若應了咱們是

要告明白咱再說

色管理正又情通

說着搭訕身站起

万事皆休你若敢說三了不允管叫你後悔已遲任你忌有

好漢暗：使牢籠

躡足潛踪朝前湊

兩下相罵一步零

豪杰他

慌忙時下不代慢

手內提刀奔敵人

也不管

好歹掄刀朝下剝

他这里

蓋頂接頭下了絕情

真真的是一个正人君子他与别人大不相同做如要是如今的人別說不肯應親他还滿處里特意找尋这个撞扣兜往里進步这一个要是听见那一个有这們一点楞縫兜他可自己就报怨說这了樣兜的好事情我在也是遇不見的他那知道叫他遇見到了那受苦之處他才後悔已竟錯了他又番道口來說怎在这了事情单上的碰肩我了呢你找嗎他不碰你碰誰此乃關文不必多叙且說呼延守信穩住了女子冒然接頭就是一刀剝來女子一見会有防備見刀臨近吃了一京口車說声不好

呼公呼延守信此特心中大口的醒悟他是看透女子是了妖精他方動手怎說說請想世上也有这們大臉的姑娘嗎与

那女子

見刀臨近心京怕

連忙撒步閃身形

一个沒有見過面的生人当面就說婚姻人家不允他还不知

表遇此女原合武

他的那

本領高強體態灵

想他也說的出口來我要嫁定了你咧所以少爺暗透他咧知

这刀被他躲過去

呼延守信却放空

英雄他

他是妖邪就便真是人若是這樣会恥会羞之女可又要他何

一怒使得力氣猛

向前一探吃一京

急忙挺身回頭看

用再者还有一件少爺他也想過後味來咧过樣一所体面的

不由怒氣把心攻

看見女子往外走

扑着棧門往下行

大宅舍焉能竟是他們主仆二人居住的道礼故此好漢用話

少爺他

急忙迈步隨後趕

口中不住罵妖精

把他穩住要用暗刀伤他上回書在下表道二爷呼延守信他

看你可往那里跑

今日你

想要逃生万不能

早知你

終日在此將人害

房舍俱占任胡行

這好漢

聽見女子高聲罵

胆大小輩你是听

今日你既遇見我

這就是

你的惡貫要滿盈

暗入內院來行竊

你還敢

與心万惡枉動凶

你想脱逃不能勾

定要追你命殘生

少爺今

若非是我解的快

定然在你刀下坑

我今日

必須此處除了害

到看我可英雄

說着便往樓下赶

若不追了你的命

胸中這口氣難平

說罢忙掄古銅劍

脚踹胡梯响咕咚

不多一特到樓下

豪杰奪目看分明

扑通好漢下絕情

蓋頂接頭往下砍

光華一道奪天灵

暗見那

女子牆上拔寶劍

抽出二刃手中擎

豪杰他

一見不由心大怒

無名之火往上攻

並無回言往上走

少爺他

緊相隨不放鬆

暗見純剛兩不遠

急忙

一橫利刃往上迎

二人一同出房外

天交五鼓月当空

見女子

只听咯嗒一声响

磕在圈外那消停

一摆刀

來至院中將身站

用劍一指語高聲

口中大罵賊小輩

對面交還砍了去

那知女子休態伶

休看他裙釵女

真正是

胆大色身了不成

委果高強武藝精

小口金蓮站的穩

跌踰跳躍有奇能

呼延守信把那女子赶下樓來見他把牆上的那一口古銅劍

兩了人

當院之中交了手

刀劍交加賭鬧爭

拔將出來跌出門外二爺也就赶將出來此時天有五鼓月色

一个門路多妙巧

只見他

删砍劈剝快似風

当空照得明亮看得真切少爺仔細一睜也不知那了女子他

一个更又玄精透

削耳擦腮閃電同

一个是

是什麼時候脱的衣服此時身上裙衩全然会有他另換了一

忒透女子他是怪

一心他要除福星

一个只想成婚配

了打扮到也十分紫襯見他用劍一指站在当院天井之中口

兇事会成氣滿胸

因此俱是心大怒

兩了人

内大書

齊心併力要見輸贏

二爺呼延守信他這此時更加醒悟泰透女子是了妖怪他可

從牆上

摘下兩口七星劍

拔出牢在手中擎

如何這肯輕饒善放總想將他除却怎奈那了女子他的劍法

付又迈步往外走

行至了 當院之內語高聲

高強一時之間不能傷他英雄不由心中急燥努力相攻女子

大罵小輩休去

不可胆大逞威能 此院內

只為少爺不應婚姻又用暗刀傷他更加大怒二人彼此愈勇

你來撒野下不去

豈肯容你枉行凶 定要拿住將官送

刃未劍架劍砍刀迎一來一往在月光之下鬧了五六了回合

酒當車口問罪名

說着他也扑上去 手拿雙鋒劍七星

不見勝敗這話不表且說那使女奉命下樓來烹茶他却

照空了

呼延守信接頭刺 好漢一見用刀迎

是烹茶原是腰將下來讓他人說話下面待了半晌忽見兩

略咄一聲架過去

這豪杰 暗口看忙吃一京

了人一番下樓院中動手見他家姑娘不是那了人的對手不

此女原來也會武

今日可怕了不成 我乃是

由的心中大怒 這一名 使女一見心大怒 連忙迈步不消停

又添上

這了 定要難贏

只說此人真會禮

寔口的

胆大色身札不通

二爺呼延守信此時他的心中有些着忙腹內暗口說聲不好

這等可惡難饒恕 叫人心氣不平

他會故

原來這了了頭他也會武竟這了了 一時之間我就不能取他

托入人宅還講橫

敢與姑娘動手爭

賄他本領原不錯 之勝何况又加上這了了古語常言三拳難打四手

益怪在此逞其能

看來姑娘非對手

倘有疎于了不成 條好漢可也打不過人多付又想說道也

使女想罷不代慢

上前幫助方為妙

看他揮翅怎飛騰 是男子漢大丈夫豈怕這些現在事已至此胆小也是不中用

忙的

迈步走進綉樓中 不如與他們一死相拚俗言邪不能勝正一正能尅百邪何怕

之有少爺他想要把精神抖起輪動手中那口剛刀招架兩口
寶劍

這好漢

捨命橫心掄利刃

迎敵二口劍雙鋒

豪杰他 直奔門首走似風 剛然來至二門口
猛然抬頭吃一驚 從外進來人不少

只听叮咄不住响

三了人

彼此用力那消停

主仆二人齊忿勇

双輪寶劍不放鬆

他三人

惡战又有五六盞

还是难分輸与贏

此時堪口東方亮

英雄又喜又吃京

京的是這二女子

料想未必是妖精

若要是

妖邪此時天代亮

豈不躲避去藏形

若是真正二女子

他却又

種口豈漏是精靈重公你说這可如何是好却把汗真吓着

又有這等好武藝

令人心中心好不明

喜的是

个入难勝两个女子好容易盼到東方大亮心想何必与他们

東方發曉天快亮

堪可走路好登程

何必与他來惡战在此云云故的厮杀別管他是人是怪各自走各自路也就

白在此柱用工

我今不如走的妙

何苦去故死战争完了事

好容易解脫開了回身迈步往外所走後面的两个

這少爺

想罢特下不代慢

故意忿勇往上攻女子不捨追趕云來剛杰行走

到二門猛一抬頭但見打棧外

照定女子掄刀剝

誰得他

忙用宝剑往上封面擁進一簇人來俱是稍長大汗到有五六十个各打灯笼火

少爺抽刀身一轉

虎彪迈步轉身形

只見他

把照得明亮見他们彼此手中俱拿着輪刀棍棒器械等類往

扑肩外面就要跑

二女一見那相容

一同迈步往外趕里所闖常言光棍说不云没礼话来知道都是本家的人來咧

明知此乃自己之錯故此害怕怎知道是自己之錯呢上人

自幼尔

遇見神人來点化

庄作討飯一貧民

家的家内來借宿暗進人家的綉樓他先動手用刀傷人家的要度姑娘將山上

原是他

夫妻两个不放心

女子这豈不是自己之錯这如今看見了这些个來只当这苦由仙真家中住

後花園内把身存

傳授了

都是本家的尸們知道了信息我來拿他的又知自己礼愧小姐兵法並武义

胸中智畧勝男人

後來放回仙山去

故此害怕暗說不好心中一急此乃前進云門後退云路正在合家感念这番恩

圣母臨行苗名姓

聚云山上苦修真

不得主义之間忽听对面的中人一齐乱嚷說員外老尸快來

彩霞洞

彩霞圣母是道号

特疼慈悲到几坐

看罢果点不錯又見当中有个老者口中答应他慌張过來臨走还由一封字

上寫着

今日今時看元因

难看中你说这群人是提那生來的此一个老者他又是谁好上叔存不敢動

方才格放到如今

老夫妻

听我在下慢上交代

就知女尔命不小

疼愛真如掌上珍

今朝乃是看書日

这一位

老者他却非别个

乃是此地有名人

老員外

这才前來我上門

当日在朝為礼部

他却

為官清正秉忠心

中位听我这些话管保还不明白这个老者作过礼部的侍郎

只為告老回家转

一心他要樂天真

他的那

姓齐叫作齐文善安人安氏小姐名叫齐美容跟着聚云山彩

腹隱經論才知廣

家私豪富有金良

就在此处為鄉紳霞圣母学得文武精通齊鄉紳夫妻愛如珍宝不肯輕易許人

家中驃馬打成群

田園不少房屋廣

但只却少拜孝根又且圣母苗下的那帖東帖上寫着開封的日期說是姑娘的

老夫妻

夕下就生一个女

直正美貌賽昭君婚姻俱在这聯東帖之上老夫妻二人叔存叔有二年还多每

今年方交十六岁

这姑娘

情性純良体態温日心中懸掛要看容易聘到今日乃是開封的日子齐老夫

妻昨晚安歇一竟睡到鴉叫說天已五古并得是今日的日子
咧咱們快些起來觀看

老夫妻

只為懸掛將帖看

全不慮等天明

還有兩個女花容

找一找

可有佳婿影共宗

那知剛点到門首

迎頭碰見小英宏 見他執刀往外走

身後面

原本叔了二年半

真正是

每日記掛在心中車長工人等都是員外告訴過他們的說這此去乃是去我呼

連忙扒起奔淨手

燈光之下拆去封

上寫首

門之後是了年輕的後生故此他等看見少甲一齊大嚷說員

今年今月並今日

京中來到一英宏

伏姓呼延名守信外看來果點不錯是這了元故書禮表過言歸正信且說老

應該徒爾把婚成

他乃淨山王之子

久後將來福不輕員外奔文善看見呼延守信果點在此不由心中大喜又見他

他必是

予先投到空房內

看完湏當去接迎身後還有兩個女子不知是誰不由心中吃異連忙高声便問

倘若挨遲多不便

你若是

將他放走在難逢說那位少年你可是呼延公子麼老者這一声問不大之驚他

夫妻着罢不代慢

登時之間喜又京

喜的是

把对面的男女三人俱各嚇了一跳

今日这才心明亮

圣母果有先見明

今朝方能得佳婿

奔文善

站在面前高声問

男女三人尽吃京

呼家原本有名聲

祖上為官誰不曉

耿上扶國秉忠心

二尸不由心吃異

連忙的

奉目由神看分明

京的是

说他先奔空房去

早知那里鬧妖精

当先乃是一老者

穿代休面是富翁

只見他

倘点他若逢妖怪

如若是

受了京慌了不成

髮鬢昏白多慈善

年有花甲有余零

細睛他却不敢認

忙忙分付家人等

還有長工与短工

一个口

元何知我性与名

正代開言他要問

猛听身後噫一声

各持刀鉞与棍棒

打上火把与灯笼

同到空房前来看

不由把

忿勇豪杰嚇一跳

回頭閃目細丁寧

原来是

两个女子全不見

影儿抄儿往後行自己逃难遇妖精闹了半夜的话也都細儿說一遍奔下闻听

少下回身他旧赶

对面上

啼坏员外与長工又是欢喜又是京疑又是嘆息忠良被害又听公子說你我有

一齊也都跟在後

进门跑到当院中

这时時

話少時慢上再真先把此处到儿我儿妖精要緊

東方發曉天明亮

不用灯笼着的清

晴見二女身一恍

他二人

言語自己訴心事彼此心中这才明

早已不見影共宗

明儿全点鑽入地

不由豪杰發愣怔奔下付又闹言道

他把那

公子連儿口内称

他付又

奉目細望左右胆

更有希奇事一宗我在这此房原不好

当真里面面有妖精

因此上

楼台一概全不見

净剩下

溪破不堪房二層数年無人敢居住

看守是了老虎公

今日遇見公子你

好汗实儿心不解

恰如作梦一般同

呆獸儿

左心胆大与他争

将来你必福不小

方丢受害被他坑

東賄西望說奇怪

此地委果有妖精

員外一見闹言道

果点是

百邪再也難取勝

這句言詞实在通

見他满面代春風

說你可是呼公子

因何故

奉劝公子不必我

且隨我

舍下商量大事情

来至此的有何情

呼延守信說不可

賄儿你我好心明

不点發悶心不安

請放心

二下听见老者之言呼他的名姓虫說吃京怎奈他却是面上

有我在此全不怕

不点發悶心不安

現有鈴刀当鋏鑷

員外闻听難連扭

代咲料云多义口尊長者元何知我小可的賤字我在此遇見

連忙分付中長工

形跡一同到下去

不过三尺有余零

挖了一个大深坑

妖怪了奔下闻听他果是呼門之後不由心中大喜連忙上前

按省那

立時間

挖了一个大深坑

忽点間

与他見礼訴說名姓奔文善便把彩云圣母苗下東帖的情由人多自点多急快

元時席目着分明

忽点間

忽点間

忽点間

都对他說了一遍少下这才心中明白也把他昨日晚借宿並二下站在坑上面

忽点間

忽点間

忽点間

忽点間

只听咯当一声响

振的那

長工兩手木又疼

有一事京人劍靶之上全志整省名姓堆劍靶的是齊美容左

大家又把土撮淨

少卅上面細將睛

他睛見

劍靶的是呼延守信齊員外一見不由哈大咲只說真乃天

这宗物件心發悶

只說希奇怪又精

申人都心吃異

賜良元說省又往坑中一看但見里面还有一朝東帖員外伸

都說是

这可真是件希奇古怪事情

手拿起打開一看但見上面有字知是仙机不敢同申現睛連

忙合上等到家內設摆香案拜过再看此書表过剪斷為妙員

外命人拿上了宝剑將二卅請到家內進了書房先命人說摆

上香案員外与二卅拜了仙東一同二卅呼延守信这才展開

定睛觀看

齊文善 一 二卅呼延守信 二人彼此用目觀

但見上有硃紅字 一行 仙机密寫得全

上寫侍即齊文善 苗神仔細看端詳 我乃是

彩霞圣母苗至宝 二劍收存有千年 唯劍賜給齊氏女

徒尔常配腰間 劍賜給呼延守信 建功立業代仇冤

你二人 休要輕視兵價宝 别当凡俗等閑觀

二卅俱有会穷妙 用首時 才知委果不非凡

常言人多好作活夫家这一動手那消頓飯之工劍有三四尺
深呼延守信在上定睛細看此处理着一个石匣中人一見彼
此全志心中吃異員外令人連忙搭將上來但見此匣不大不
過三尺多長一尺多寬將土担淨上面漏云硃砂紅字齊員外
一同呼延二卅現看但見上面寫的是遇信而開四个大字二
人看罢彼此大喜英宏亲自上前動手輕並不費力打開觀
看但見里面並無别物只有两口宝剑二卅拿起拔云鞘來觀
看只見原來乃是松文古定二劍此劍却分雌左仔細一看却
宝剑雌左為一對 千里姻緣一線牽 兩了人

速速良辰成婚配

就在此

隱居不必上邊閑就住在这齊家庄等候机会报仇到也清閑自在這話按下暫

改姓更名奈時等

昨夜晚 且不表

呼延二尸埋名姓 書改節目把話更

兩丁女子非妖怪

乃是本地中狐仙 山人命他看守劍

且按下

呼延二尸埋名姓 書改節目把話更

故义才把你來纏

見色不貪真君子 果点不愧奇男

再表大尸呼延普

他在那 大王庄上隱藏身

你二人

若是不听仙人話 衬到臨頭後悔难

住道堪上有一載

那知有件事事逢 王金連

报仇湏等十二載

若要問 雪恨还湏再三年

身怀六甲堪要產

員外安人喜云穷 那日正是十月洩

謀事全凭人智畧

成事却是任凭天 從此後

王氏生下小英童

三朝員外起乳諱 自己思想在心中

空房之中只管住

太平云事保安点 二人看罢仙東話

今日里

乃是我的寿誕日 此乃天賜一丁名

齊鄉宦 满面堆欢把話言

何不叫作呼延慶

老安人 又把員外口内称

看罢仙東齊文善代咲口呼公子此乃天緣老夫高攀不知你

这丁名尔虫說好

内中还有事一宗 此乃是

尊意如何二尸口中嘆氣說我洩門之執未报若是如此而行

頭生尔怕存不住

代我將他許為僧 跳牆的却不施捨

实点愧見先人与泉下齊尸哈哈大咲說仙東之上罵的明白

我再与他起了名

叫他圣僧好不好 这才能勾保安寧

此乃天意連扭有衬你可还有什麼推辞呼延守信聞料有

叫你們

啣口管保養得住 定点勝祖又强宗

推脱不过只得依允員外大喜又把安人請將云來說明元故

底下兄弟还不少

定点是 一年一丁不脱空

也是欢喜連忙設酒接風賀喜後擇吉日完婚家下之人都称

安人樂的难閉嘴

王氏佳人臉非紅 王天成

少尸為秀姑尸有人向他名姓只說他叫齊秀只此小豪杰可

忽点想起一件事

不由老者皺眉拿 思時多時開言道

望大月

他把疾婿口內稱 可喜你今生下子

剩了我

姪媳婦身守寡

夕下却有子亲生

你我還演設牢籠

倘点机関藏不密

那時節

咱就將他送過去

與我那

姪媳婦作螟蛉

大禍滔天了不成

改名叫作王三汗

如此方能保太平

呼延善

王天成望有大月呼延守用叫声疾婿我看此子生得有些異

大月守用聞此話

點頭連口內應

一家彼此商量定

相俱点不相你们夫妻兩了你看他乃是豹頭環眼眉目熊眉

那知又有大村生

老賊龐文心不死

他在遍處訪与尋

面目趣黑这小子長大我料他定点濁愣咱是不得不防千万

遇見了

能人名叫諸葛玉

外号人称寨卧虎

实話可是对他說不得的过了一年二載李說話的時候管着

占羊呼延門中後

仍点在

大王庄內隱身形

你们还叫不得父母不点若是走漏風声与你大有不便咱这

老賊暗把朝來進

悄悄潛身入西宮

他与那

如今不得不早為防備

奸妃父女同商議

用酒灌醉宋仁宗

誑哄皇帝寫假旨

王員外

說罢一往这些話

呼延守用心內明

二次來

大王庄內我英公

連点點頭說不錯

岳父的

言詞实礼上通

昨日在下說道这了節目有位所書的老者就問說你说的这

吐付妻子王氏女

須要牢計在心中

王金連

却呼家將与我們听的那大上坎古尔詞可就對我們听那

連点點頭声答应

翁婿分付敢不遵

員外付又開言道

古尔詞上呼延慶不是过继与人乃是王天成叔下作了他弟

又把疾婿叫一声

我今还有一件事

与你商量点後行

三个尔子起名王三汗你说的為何不对申公請想在位俱是

这此子

还得在生一條計

过继云去礼才通

明公怎說避難之際不可叫他逆了倫如今以此之事多有那

我有了姪尔多忠正

可怜他

去幾一命赴幽冥位又听見有这们一个礼尔到說那等人家就是如今我們草

木之人方也不肯如此列位若听我这抄録通俗之書不用抬
枉万也不与古尔詞野史一差

此乃是 幽文不可多交代 話要勞叨令人憎

申公总是細詳礼 兩兼尔 那丁通未誰不通

不点如何叫野史 野腔無調信口噤 常言道

諺書為代闲且臊 云非醒目哄愚蒙 也得说云人凭信

处上还須要通情 常言書文戏在礼 云礼如何警明公

咱把这 散言一概挨靠後 書中单表老奸宏

仍代三千人共馬 還有那 狗子龐虎与龐虎

所為叫他未帮助 搜查父子好分兵 云离了

汴梁皇城不代慢 緊上奔馳往前行 直林大王庄一座

自己暗想在心中 此次前來別容空 到了庄口就扎营

令兵丁 先把此庄圍果住 不管好歹往里擁

分派龐虎与龐虎 叫二人 一个西来一个東

料他可也云处跑 除非揮翅会騰空 这一次

必須挨門按自戶 仔細搜查把功成 老賊思村主义定

催促人馬叫快行

鈔本呼家將 卷七

書中暫且不言老賊龐虎代領兩個狗子二揆大王庄連夜趨行
奔逐程再表員外王天成一全大率呼延守用翁塔二人只為
今日乃是呼延慶的三朝之期商議怎麼樣的既必正在講論
之間只見有一名家將慌慌張張從外跑將進來見他跑了個
張口結舌連話也說不出來咧只是双手乱摆口尊元外爺與
姑爺又不不好咧王天成並公子俱各吃一大驚不小不知
何事員外便問何事這等京燕不用着忙慢慢的講來那一個
家丁喘息了喘息說今有國丈龐文代領數千人馬又揆大王

庄兜來咧高此不遠也有之數里之遙大料又是來捉姑爺下此番他也無良策

只吓得

唇似綻葉面如金

落咧只為上東庄上去取租子被我看見我方急急跑將回來只說生兜剛三日

就有這樣禍來尋

這老賊

稟員外與姑爺須當早拿主意准備才好翁塔二人閒聽此報

實實令人真可恨

前者被我誑哄去

連那安人小姐俱各吓得顏色更變驚疑不止說聲不好這一日他又我上門

可叫夫主何處呆

可往何處去安身

次乃是措手不及這當如何辦理安人說既他兵來到分付了

這小姐

更加為難担驚怕

夫妻情重本是真

环快快給你姑爺梳洗把姑娘的衣裳換上叫他極作女子好再說大爺呼延普

他的那心內着慌到萬分

擋這龐文成衆使女答應只見員外王天成連摆手說道這開言尊聲岳父母

不必憂思免洩淋

我小婿

一次男扮女粧那是白不中用

如今想起一件事

小婿我有一門親

我今要想投他去

老員外

吁氣他把安人叫

你這言詞欠聰明

到那裡

可保平安禍不尋

前次女婿男庄女

哄信了

奸佞國文老龐文

王天成說不知妾婿你要投往何處而去呼延普用說我也曾

女兒說是色公女

吓的他便送金銀

這一次

稟過岳父母我有一位外祖姓馬名昆他在遵化清唐國玉

他又領兵來到此

內中一定有原因

料他今來准不善

真王駕下為官前歲我的外曾到南陽前來進貢到我家探望

豈可付又扮奴裙

老賊定然不肯信

機關不密往勞神

家母留下書子一封說道日後我家若是有人去遵化可把那

倘然是

被他識破如何好

怕咱合家命難存

封書信代上若有關隘度口盤問以書為憑無人攔擋此書現

安人閒聽回言道

若依你

這却該當怎樣行

在我的身邊如今事在緊急小婿只得前去在那里住上幾載

員外回言無主意

登時急的汗渾身

王金蓮

打聽朝中的音信倘若龐賊的事敗我家再去出頭慢慢尋思

報仇之計

我後來 還杖此子把恨伸 王氏金連聞此話

呼延守用 說要投他方去

急壞母女兩個人

只見他代泪含悲把話云

安人他先開言道

叫一聲

夫婿留神你聽云

小姐聞聽丈夫之言不由二日落泪口尊公子你今前去避難

我的女兒招贅你

我們二老靠終身

夫婿你

須當想着家中之事想我父母俱各年邊將奴招贅與你元是

我家住了方幾載

怎忍拋却兩分離

勸你再想別的計

指望半子之勞終身有靠那知一年的光景付又分離你這此

不必他方去投親

且在此處埋名姓

還是設法哄龐文

去天保佑生下此子但是才交三日咱又分離你這此去不知

但能勾

神天保佑瞞過去

合家團圓過幾春

何日才得重逢見面說避難是理但是我們三口人無與靠

呼延守用問此話

他那里

岳母連連口內尊

這也只好任你去罷

小婿原想權孝道

恐被龐賊杖身於

我小婿

王小姐

說到此處心悲痛

不由泪珠往下傾

恁死一身不大緊

連累二位老年尊

我去不過三二載

有心還要往下講

只聽那

買外開言叫一聲

那時依旧轉回程

堂前侍奉有令愛

休將小婿掛在心

我兒不必心慘切

此事原出無奈中

恍然是

這好汗

回頭對王氏真

叫声夫妻你听真

夫婿要上清唐去

叫他早早快登程

倘若遲誤龐賊到

幾句言詞託付你

你若果

應允我便感大恩

被他撞見了不成

書要簡斷休重叙

安人小姐不消停

拙夫去把災難躲

父母夕下要留神

你須當

急忙忙

打點行李與路費

叫人快備馬能行

時常替我言解勸

不諱懸掛免泪淋

還有孩兒呼延慶

不多一時俱得安

一家火

難捨分離泪盈盈

乃是你我後代根

也必須

小心扶養加仔細

又聽公子開言道

岳父連連口內稱

我小婿

這一投奔清唐去

老人家

必須着人暗打聽

頭觀看

年年有來進上貢

可以稍書把信通

倘若

這好汗

聽見鑼聲吓一跳

連忙舉目看分明

上天可恰逢御赦

或是屍賊他仰玩

我使可以回故里

只當龐文他來到

因此上

小爺着忙心怕驚

一家團圓又相逢

倘若夫不從人愿

報仇全憑小雲僧

但見衆人將庄近

睛來好似一窩蜂

頭前是

長大了

叫他清唐將我我

我留一物作為憑

開路銅鑼分左右

不住敲打响連聲

後跟蕭靜與迴避

好漢說着一回手

取出

一塊玉配在手中

清道藍旗飄在空

金灰月斧朝天鐙

格漏粉棍緊跟行

遞與金蓮王氏女

小姐接來代腰中

又聽負外閑言道

捆綁手

提定繩鎖如惡虎

個個奮勇果英雄

說道是

夫婿快快早登程

黑紅帽子持板棍

割子手

頭撞單根雞鷄

王天成說夫婿諸事以畢快些走罷馬上有銀三百兩可以勾殺神付体多凶惡

各穿綁紮是大紅

六個人

你一路的盤費公子無奈只得拜辭岳丈岳母又別了妻子臨指定開劍刀三口

上面俱有龍布蒙

八名家將分四對

行再三的吐付拜託員外安人照看他的妻子這些言詞俱個俱各騎定馬向危

一個身背上方劍

先斬後奏御口封

不必細表員外安人吐付他路上保重大家洒泪好漢他狠着

有一個

背定勅書皇王賜

鉄卷也在里邊盛

心腸出門上馬直扑西村口而去可喜龐文尚未來到不言員

一人背定丞相印

還有個

背定聖音在當中

外安人回房等候龐賊且說呼延守用單人上路在馬上回頭前打一把三沿傘

下邊臨几文曲星

八人轎

不住往後觀看實實難捨那知走得尚還未出庄口猛听對面內坐志良如黑虎

令人一見胆戰驚

奉旨回家去祭祖

嗷嗷有鑼聲响亮小爺吃了一驚只當是龐文來到連忙抬今日限滿見朝廷

老爺一心思故里

特地前來拜冥朋

這也是

老賊龐文該倒運

今日里

他要想欺安良善

要保個

無事平安可怕不能

黑虎玄壇一樣那有半點文風之態令人見者害怕可不曉得却是包藏八斗學富五車經綸洵附衆百姓一見人人誇獎個個點頭齊說果然名不虛傳都說老翁坐得黑我們還不信今日一見果伸其然看這一端的品貌再也不想不到他老人家善斷踣跪無頭公案不言衆多軍民百姓稱讚且說大爺呼延守用他見包公近庄口當是龐文前未吓的他驚疑不止

這好汗 看見包公心害怕 只當來者是龐文 隱在了 避靜之處細留神

衆公你看包老爺行動這是何等威嚴原本他老人家的官高

連忙旋馬圍坐季

英雄他才放下心

連忙的

爵顯明皇王封的無處可封原本功勞太大不用提那別的事

看着大轎走過去

順着大路走如風

直扑清塵遵儀去

情卑說這一宗皇上找不着生身母親是他給我回來的這可

一催征駒出庄外

這話按下我不表

再說無私銖面王

算得起是天功勞無怪這等行事閑文不表且說忠良包公只

一心避難去投親

未至王宅說住轎

令人去叫廣亮門

為奉旨回家祭祖這是打從家內限滿進京見駕行肯行到去

不多時

張龍趙虎前答應

口內連連說謹遵

處地面忽然想起故友王天成在此居住特地來拜因此進庄

張龍趙虎前答應

二好汗

只听得

招得那些軍民百姓不分男女老幼携男抱女俱各出來觀看

下馬上前將門扣

里面驚動衆僕人

只听得

也是老爺的名頭特大了他們只當怕希希罕兜的一般爭先

啾唧一聲門開放

長工他

代咲開言問原因

不知何故開言講話

張龍趙虎開言道

俱是東寺西代春

說你去

色丞相

代咲有語呼美契

本相言來你是聽

速速稟報王員外

今有龍圍包大人

特意進庄來拜訪

只為奉旨回家內

天子的

龍恩命我拜墳堂

長工閃听來轉身

進內報知王員外

老者房內正傷心

一年限滿回朝轉

見駕交旨進汴京

想你我

都只為

思想愛婿疼愛女

一旦之間兩離分

二人原本多相契

本相時時卦心中

敬你為人多厚道

不知何日來相會

一家中

三口俱是泪淋淋

處事忠正又公平

因此特地登門拜

前來看者老先生

聞聽長工來稟報

老者忙忙正衣冠

止住了

不知你

可有什麼為難事

原何面上代憂容

泪痕接出大門外

閃目仔細驗假真

看見包公下大轎

何不對我本相講

你的這

泪痕滿面為何情

王天成。迎上前來把話云

員外見問長嘆氣

大人連連口內稱

若提起

可怕丞相動無名

只為大人去祭祖

轎王天成忙忙往前緊走幾步口尊老夫人在上小民王天成

朝剛大變大禍生

萬歲爺

寵愛他便將人害

父女暗設計穿籠

仗著愛女在西宮

不知大人駕到有失遠迎今在駕前請罪說着深打一躬欲行

大禮色老爺代咲摆手口呼老賢契你乃忠厚的長者與本相害死一條游天柱

原是故交因此特地來拜何必多禮王員外把色老爺讓進廣色公間聽這句話

氣得黑面赤通紅

在堂上

一門老幼刀下坑

亮門上了草廳王天成又要行禮色大人不投禮畢歸坐下人含嗔有語呼美契

但不知

此話說得我不明

本相我却聽風信

衣裡根由何為情

本相我却聽風信

獻茶茶罷格蓋色老爺猛然看見王員外面有憂容泪痕未干

但不知

衣裡根由何為情

本相我却聽風信

本相我却聽風信

本相我却聽風信

色老爺說本相却道聽見人言但是不知其中就里原來是被

龐文他

想是看破言返問

小女他更不吃驚

龐文所害你可將那起根由對我細講王員外說此事只為龐只為素齋相爺講

常誇講

淨山王爺烈又忠

妃去上東嶽廟拈香淨山王也去還願二人撞見龐妃就在街故此小女他大胆

要救呼延小英雄

他說道

市之上自己撕破冠袍拆破粉面上殿奏本他說淨山王臣戲此人乃是色相女

父與色相是賓朋

只為小姐身有病

君妻天子不信真假發往三法司審問非刑苦考怎奈姜王不能隨父一仝行

留在我家全我住

吓得龐賊魂吓崩

肯屈招他等朦朧乞奏天子大怒命龐文代兵夜晚捉拿呼延

連連的

託我休對丞相講

又送金銀禮花紅

滿門家眷時不容欺綁到市口遭誅可怜一家三百三十餘口別家挾人他放槍

在我家

反到細近禮謙恭

盡作了刀頭之鬼也是上天護佑不絕忠良淨山王的兩個公不敢多言忙辭去

呼延公子得安寧

我小民

子俱得活命逃在外老賊心還不死代兵追趕大公子呼延便將公子招為婿

一載生下小英童 今日三朝要慶喜

守用可就逃至小民家內

那知龐賊狠又凶

又領人馬來搜檢

吓得那

那公子

逃至小民我家內

訴講被害內中情小婿着忙那消停

小民間聽心不忍

收留他

商量何處去逃生

員外說事多巧神天保佑我家長工去上東庄早得消息忙忙

那知龐文隨後趕

代領三十御林兵

追至了

回來稟報公子害怕方才備馬而逃去到遠方投親奔眷避難

大王庄上行萬惡

假言奉旨任縱橫

挨門按戶搜公子而去是我一家難捨悲痛分離因此不想相爺來到這就是一

先到舍下我家中

公子着忙心害怕

原是小女說穿籠往之情員外說罷只氣得忠良剛須亂扎銖面生嗔一聲大叫

他把那

呼延公子男扮女

代到樓上作女工咬齧好好賊氣死我也此是老夫不在朝堂任你這個奸媿為

惡謀害良少時你不來便罢如若來時若不叫你死無葬身之運忙他
地你也好心還是不改

色丞相

越說不由心越想

大罵奸賊不住聲

既遇見色丞相才把奸雄魂吓驚後話暫且先不表

又叫一聲老美契

這件事

不必擔憂你怕驚

再把那

義胆忠肝文曲星官明一明

今婿比去投親眷

料他無事可安寧

常言道

吉人自有倉天相

定有團圓兩相逢

等我回朝去上本

保秦公子無事情

員外聞聽心大喜

占起毛朕打一弓

說道是

全仗相爺恩答報

一門感仰到末生

分付家童快設酒

咱與恩相好接風

色公他

並不推辭也不讓

家人領命不消停

就在客廳茶開坐

且說王員外分付家童擺酒剛然調開桌椅放下盃筋聽得庄
外炮响驚天知道是龐文來到安營的砲响王員外面對色老

才然放下快與盃

猛聽得

庄外咕咚一聲响

爺講說口尊大人庄中炮响此乃是龐文老賊來到這可如何

轟天大炮似雷鳴

原來是

老賊龐文他來到

是好色老爺為為冷笑我本相正要他來美契今婿一去你這

與狗子

分兵兩下安大營

二揆大王庄一坐

如今並無怕處老美契何必着荒等他來時你須如此這般

圍得水洩金不通

又來揆查呼門後

那曉得

如此說本相自有道理是王員外答應心中大喜二人歸坐

此次前來有灾星

巧遇龍圖色丞相

想要平安准不能

家人進酒一公暢飲王員外忙令家人出去把色老爺的驕馬

老賊他

並不歇息人共馬

代領軍將數十名

人夫一並打執事的眾人一公讓到場院之內都有酒飯大門

以前淨悄無人又把廣亮門緊閉這話不表且說老賊龐文到花柳一聲門開放

他這裡

舉目留神看分明

了大王庄吩咐大狗子龐龍代領一千把往西庄口二狗子龐龍見軍兵人不少

密密襟襟不透風

這長工

虎代兵一千把往東庄口自己代領一千人馬並不歇息立刻一見不由心害怕

付中着性胆戰驚

開言便問呼眾位

入座挨門接戶搜查狗賊心中暗想胸中說去歲我來之時查不知板戶為何情

軍卒見問開言道

說你快去莫消停

到王天成的家內看見一個女子生得異樣目光景定是男扮

今有那

國丈太師爺來到

叫你家快接迎

女装王天成他說乃是包黑子之女寄在他家我却有些疑惑少若挨邊多不便

如若是

大師見罪了不成

今日不如還是從他家揀起這番近去我是先扑綉樓千萬莫長工聞聽不怠慢

轉身邁步走如飛

急忙忙

要叫他再行哄過

報與家主王員外

色相聞聽動無名

坐上不住為冷笑

老奸姪

想罷時下不怠慢

催馬直奔廣亮門

叫一聲

美契留神你聰明

不多一時來的快

行至了

門首收住馬能行

色老爺聽龐文果真來到不由氣往上撞眼望王員外口呼美

睛見双扉窄關閉

老賊分付手下人

說你等

契你去見他須當如此這般這樣我今若不送了這老賊的性

快些上前將門扣

叫他家主快出來

就說本相來到此

命大料還是依然為惡王天成答應小民尊命說罷站起身形

令他速速快接迎

少若接遲打進去

一定見罪不相容

邁步下了草廳來至門外舉目觀瞻果見老賊樓馬占在門首

報兵丁

聞聽一齊聲答應

皇親分付故不聽

這一次代來的人馬不少竟把這樣一座庄村搭嚴又見他騎

連忙上前將門扣

只聽得

吧吧不住連聲响

在馬上怒冲冲員外看罷腹內暗笑只說好個老賊今日我若

裡面長工開言問

何人擊戶快說明

又聽見

不叫你大大出丑你也不知我的利害老者想罷忙忙走至奸

接馬頭以前打了一躬口呼皇親老爺太師在上小民不知駕所言不由哈哈笑
到有失迎接今在駕前請罪不知今日代願人馬來到小庄有此話說得真可笑
何責幹
代把那
皇親連連口內稱
這件事

老員外

故意他把龐賊問

奸佞聞聽怒沖沖

太師爺

此話說得好不通情

見他馬上微冷咲

他把那

大胆老狗罵一聲員外王天威他仗着色公爺與他撞胆再者呼延守用又沒有

去歲本相來到此

你敢哄騙把我蒙

我前來

在來三來一家分離老頭子他是一肚子的氣說說話只然是

搜查呼延門中後

守用守信二弟兄

你家隱藏他們兩氣撞的聽了龐文之言也就面上代怒叫聲太師這些話你說

你說沒在你家中

你把反叛扮作女

真正胆大了不成得好生不通情理你一張口就說我與反叛全通我家隱藏着

你說他

乃是色極學士女

使我本相贈花紅

呼延門中之後你也不去仔細想想思想我與他家非親非故

認作是實回京去

到如今

說來却是一載零

為什麼藏在我家再者呼門之後乃是男子為何我叫他與我

昨日我令明人算

如今還在彼家中

因此上

女兒全在一處他本實係是色丞相之女住在我家將心比心

本相我又來查看

可恨你這老蒼生

原何設計哄騙我

俱是一理難道你的女兒常常漸與男子一處不成麼此話真

思量實是法難容

快些現出無話講

再想隱藏怕不能

是豈有此理

你與他

你等全照是一黨

你全反叛是全通

王員外

對面說罷這些話

氣壞國丈老奸雄

再要支吾說不肯

官叫你

老賊合家命定坑

見他馬上聲大叫

說道是

老狗胆大了不成

龐文越說心越惱

双眉緊皺眼元單

王員外

你敢出言傷犯我

真是不要命殘生

叫左右

快把老狗與我打

只聽得

軍卒一齊口內應

叫你死而無怨定要問你滅門之罪看你還有何言折正說着

個個發威不怠慢

真如驍虎一般同

一個個

吩咐軍卒快些進去搜查衆軍答應才代往里要去老員外

抄袖控拳扑上去

要打年高有壽翁

員外一見說且住

故意兇着性上前攔擋說且慢太師爺揀不得這一次你要進

又把皇親口內稱

休倚勢力欺百姓

處事按理要通情

去可怕大有不便

長言說

皇王剛刀雖然快

不殺無罪衆生靈

老奸倭

一見不由心更怒

大罵老狗你是听

你今若要打了我

到只怕

情理之上不其通

既無隱藏浮家後

為甚麼

攔擋不叫我搜尋

雖然要我殘生命

恰如蒿草一般同

但則是

何況本相是奉旨

私下你敢說不尊

員外說

令人其不私談論

怕說皇親理不公

以大欺小傷無故

我的女兒出了聘

今日生下小外孫

產房相爺不可入

傳言落下歹聲名

請息雷廷奈全怒

不可如此這般行

我怕沖犯老皇親

與你無宜多喪氣

故此不敢請入內

我家中

當真若有他家後

就死黃泉也閉睛

龐賊說

一派胡言就該打

定要進內看假真

當真無有誣賴我

打了我

小民實實是屈情

說着又要朝里走

員外他

復又相攔把手伸

傍人也是心不分

皇親枉自作公卿

老者說罢一夕話

只說千萬休入內

還有一事請聽聞

小民的

這不就

氣壞奸倭老奸雄

妻子今日他交連

先生囑咐忌生人

累次揠掩不叫進

有人沖了也不好

龐文聽了王天成之言為為冷咲說本相豈肯倚仗勢力欺探你也喪命定遭瘟

百姓你既如此言講我且占恕你這老狗的性命代本相進去

你若要

攔攬若是不叫走

立刻便要打斷筋

快檢快檢我也與你一個心服口服若是揀出呼延門中之後

你若要

立刻便要打斷筋

立刻便要打斷筋

立刻便要打斷筋

立刻便要打斷筋

吓的他

不由得頂梁骨上走真魂

直往裡走一邊走着心中暗想說我想王天成這個老匹夫前次把他呼家之後藏在他的女兒綉樓之上今日我須先從綉樓裡起省得費多的事想罷他是來過一次的知道院中的道路一直的竟撲綉樓他可實不知道小姐王全連自從他與大爺成親之後可就不在樓上居住早就移在下面上房之內樓上從新打掃裱糊改作佛堂喇老賊凶神一般登梯上了樓舉目一看瞞見一宗物件吓了他個魂飛魄散驚疑不止

老奸佞

舉目一瞞魂吓吊

不由着忙胆戰驚

龕裏面

懸定法相聖仙容

高香焚燒在炉中

都只為

龍布搭在上而蒙

因此他方吓一跳

龍布搭在上而蒙

此物從來不看情

乃是天子皇王賜

仁宗賜給老色公

龍虎狗頭劍三口

心中可也不怕驚

見了他

每常不作虧心事

認得是

仁宗賜給老色公

心中可也不怕驚

見了他

每常不作虧心事

員外王天成假意攔攔他是安心叫龐文設疑招他生氣兇當中心乃是龕一座
他更要進去喇好叫他合色老爺盤桓盤桓龐文作夢免再也
不道有個在上風兜的在此若是知道就便此處真有呼延門看見兩傍有物件
中之後在此他可也是不敢去見他一生氣下了坐騎下人接知道此物不非輕
去親自當頭邁步惡狼狼裡就走眾兵卒跟隨在後員外一
見他又假意驚慌但等國文爺進去不得這一次可比不得前
次小民方才言過一則小女自在廬房二則老妻他又交運登
命的先生分咐說是生人今日不可入內若是充着了不成俱
與太師爺不到可作遺瘟喪氣老賊那里肯聽他也不思邁步

龐文他

一生就怕色丞相

見面好似遇大虫

王員外

一心要戲賊奸媿

龐文聽言便吃驚

又且自己心有病

想他耶

自己作事甚不明

暗說不好我快走

這一場

禍事真真可不輕

常言百邪難侵正

邪而迂正自然驚

這老賊

聽他之言不用講

真是黑賊轉回程

當真的

胸中暗暗說不好

這事應當了不成

此物原何此處放

若是老色他在此

見面一定不相容

他們二人多好厚

定有情由在內中

莫非老色他在此

那可活活把我坑

定要議問老合生

後悔自己行的錯

不該前來惹禍星

那黑賊

他的為人多利害

從來作事不順情

恨只恨

諸葛正他哄了我

白白枉斗賽卧龍

當真我若將他遠

只怕那

想脫于淨萬不能

他說呀廷門中後

還在這

大王庄上隱藏踪

付又一想說不怕

我須如此這般行

老賊他

無故上他這個當

誰我前來碰硬丁

我今日

想要有語開言道

眼望員外問分明

此物因何放在此

回去若是饒過你

這口惡氣怎得平

想罷復又開言道

快對我

從頭仔細講其情

還有一事快說明

依你若是這樣講

色相定在你家中

龐文說這不是色丞相的御刑麼原何放在此處王天成見問

王員外

為咲點頭說不錯

如今現在在前廳

面上代笑口尊太師有所不知前者小民也曾對着太師言過

龐文說

原何你不對我講

員外說

色丞相乃是小民的故友方把小姐寄在我家與小姐一合居私事我怕誤了公

再者也怕你不信

太師更要動無名

住太師不信此御刑色丞相若是走到何處定要供在誰家佛如今說出也不晚

咱如今

閑話休提辦正宗

堂之內只為丞相奉旨回家祭祖今日限滿回京前來看望小先請搜查門後

然後二位再相逢

還須請出色小姐

民因此將這御刑放在此處

請觀看

言罷回身就要行

王員外說完轉身才要走早以看出龐文變貌變色面有恐懼奉旨回來去祭祖

今日里

限滿四京面朝廷

他才說這個話反到要去請色小姐說好叫太師爺觀看言罷無意打從此處過

看看敝友盡朋情

多感承

回身故意兜要走龐文一見吓了一跳一跳他可如何敢叫他去請鄉紳天成王員外

留住本相代茶更

又將小女交付我

去連忙相攔說道不必不必既是色丞相在此我二人一載有才待起身要進京

聽說皇親駕到此

特地前來念尊容

餘未會理當早相見才是說着邁步才代要走只聽下面的樓

又聽說

皇親要看我的女

說他乃是反叛生

梯响曉有跟龐文上來的家將稟報老賊說太師爺色丞相來

下官聞聽担驚怕

因此上

特特前來領教明

了老賊聞聽就如耗子見了猫一般吓得心中亂跳細細觀看

怎見他是呼家後

那是對說以為憑

我如今

老奸佞

扭項回頭觀仔細

看見忠良文曲星

要與皇親一處走

押定小女去進宮

當殿請駕駕親御覽

連忙回身腮代笑

只見他

躬身邁步向前迎

請聖旨

看明收他好定罪名

口中連連呼丞相

大人貴體可安寧

你乃是

色老爺說我色極乃是一点忠心為國無人不知無人不曉色

奉旨回家去祭祖

相別一載有餘寒

今日想是未見駕

生叛逆之女龐文聽了這幾句話詞吓的他魂飛魄散只得面

限滿交音進汴京

有失接待多有罪

乞求勿怪望涵容

上代咲口尊色老大人此話不是這樣言講都只為大人回府

老賊他

言罷迎頭施一禮

控背弓身打一躬

祭祖不知此事的根本聽我下官細講便就明白此是只為淨

忠良一見忙還禮

老爺他

鐵面也是他風青

山王呼延必頭胆大色天私行叛逆臣戲君妻有亂綱常聖上

口內回答說不敢

皇親何必禮謙恭

我下官

大怒將他一門抄斬不想他的兩個兒子呼延守用守信逃脫

在外下官尊奉聖旨追尋去我有人報信說在此處大王座上

藏身因此下官代兵此處揀我

此乃是

尊旨代兵來到此

我却是

挨門按戶細留神

查至鄉紳王宅內

看見小姐令千金

原是我

下官不知是令愛

多有失敬愧在心

忙各不堪一份禮

幾兩黃金與白銀

不敢造次回京去

至今正正有一春

前日里

又有言官上一本

他說呼家後代根

仍然還在此庄住

萬歲爺

不由龍心大動真

怪我不官沒查到

聖旨又派我來臨

這一次

古語常言是真難以抵換是假懶入公門老賊龐文此番前來

命我必須加仔細

挨門按戶細搜尋誰敢弄私不准情

元是听了江湖術士賽卧龍的話說是呼家之后还在大王庄

只得各處要留神

那各敢言令小姐

他是反叛後代根

上他才又領人馬前來何曾又奉聖旨仁宗何曾知道此事他

此乃是

大人誣聽錯怪我

這樣言詞我怎禁

見了色老了心中發毛元是自己有愧叫忠良几句話竟逼得

說罷付又身控背

色老爺

听言假意面含嗔

他信口胡圓他便假是奉旨他却是在忙中有錯他既聽聖旨

說道原來有聖旨

色葉得罪老皇親

既然是

你可就是欽差他乃龍圖閣的太學士一品丞相之職所有奉

奉旨欽差雖敢扭

那個臣子敢背君

我既身為大學士

音前來到色有不迎接之礼色先了這一迎接那知把惡賊龐

見君不恭罪重深

快求請出萬歲旨

代我恭拜聖宣王

文吓的他登時魂飛天外身体乱抖自己作的鬼計此來搜我

鈔本呼家將 卷八

乃是做音暗說如今是賊他要叩拜可叫我拿什麼給他觀看

戰死在

殺場乃是臣之道

萬古才能有英名

光賊為難了多時無奈只得回荅付面上代笑說下官遵奉

雖說捐軀將身喪

他在那

凌烟閣內画形容

的是萬賊了口傳的圣旨色公聞听將臉一沉面上代怒不由

天子並未將他負

恩如倉海一般全

封他是

得冷笑說你竟是滿口胡言這樣大事天子焉有口傳圣旨之

世襲淨山王爵位

子孫輩之無改更

呼延丕顯襲替父

礼老夫雖不在朝京中之事尽情一概知曉想那淨山王他家

礼应用命報朝廷

赤心全忠方是礼

他却胆大行不通

世代忠良呼延贊亡与國難全忠而死那有反逆之意此事明

起亏心

臣我君妻天倫逆

此事那了不知情

明是有那無天礼的奸党禽獸一般的狗倭將他陷害蒙蔽君

非是誰人將他害

三法通

審問一概尽招承

王還要赶尽殺絕故此天子也不管老親年返苦勞叫你累次

來獻廟前行無礼

護駕軍將是詔評

並非是

前來尋找

何人無故將他害

實是罪尔礼当行

大人為何將人罵

色丞相

言語不歹村有俏

罵得奸倭臉非紅

這若是

天子聞知了不成

又是羞愧又是惱

氣得他

登時使把顏色更

脫文說色大人你想下官這話說的是与不是色公聞听付又

有心羞作他又怕

欲代不語少光容

代勾了

冷笑說壽相並非是裙帶上掙的官免處有不知臣子当忠人

多時他才問道

口把大人叫一声

此話說得不在礼

子当孝之礼怎奈這口惡氣令人難評奔相此時定要急二回

老夫有些欠聰明

你今提那呼延贊

亡与國唯把命坑

謝我妻細一查二此事我想淨山王家定有屈情我与他查出

可知道

既為人子应当孝

臣子扶國要尽忠这个礼未我若不将他用劍剝為肉泥倘藉狗奸任他在皆后

武將若是臨軍隊

及下里

交手難定吉共凶這能反到恥笑

色丞相

越罵不由越高興

冤賊此時沒楞怔 早日深知此乃是你们父女定下的机謀要送他一家人驚嚇

面前当有王員外

還有那

及家之将与内丁 帶那知天不絕忠良之使逃脫呼延守用守信你要趕盡殺絕

不由臉上冒了火

這等言詞怎樣禁

只氣得

代兵前來尋我假傳圣旨倚此為名各處傷殘百姓代為搶护

半晌付又開言道

白面羞肯代怒喚

叫声色公且別講 那知遇見本相室肯将你輕視善放你可知官不入民宅之語

休得任义乱胡行

你与他家是一党

言語之中孔不通 麼冤文說色公而我住口你才罵了半日元何你又說是我害

滿口里

混罵胡言情可惱

我今乃是奉旨臣的他们你这明之不是罵你因丈太師麼再者你說官不入民

休說你身官爵大

常言道

王子犯法与民合宅 你在這王天成的家何幹色老了付又冷咲說本相未曾為

此事非是别人奏

乃是西宮應貴人

此乃是

官讀書之時就与這鄉伸王天成交好不然也不能將女兒寄

鳳駕親自調陳奏

為親皇了才動喚

你敢背後傷因母在他家難道你家田無親故冤文他見色老了那個樣兒是動

此罪真有海樣深

色公聞听哈之咲

付又開言把話云了真氣叫不由心中害怕他想越式光要溜又說罢了之之你

只見他

用手一指雁回犬

跌面含嘆氣分之既捆搗不叫我搜查反叛我就不找代我回朝去交肯說有返

你這老賊真胆大

在本相

跟前鏡古敢弄唇步就想要走色老了一見知道他想要脱逃如何肯放一把手

此事明之本是你

巧使机謀害良臣

傷了他

拉住叫声奸賊你想要跑是怎得能勾

一门三百數十口

還要趕尽除却根

我今若不全說道

色丞相

拉住奸賊袍共代

口把奸倭罵几声

也不伏

色某明鑑果如神

你想脱逃不能勾

咱二人

必須把話要說明

色公說代本相与你說透叫你死而冥目你他家有仇本相

你說你搜呀門后 本相捆搗不叫行

我如今

任你前波各家找

如無有

我再与你把賬清 特地前來見相了交令

言把高聲叫馬汗

還有王朝人二名

与本相

二好汗

說罷退后歸班占

色公聞听怒氣冲

將這老賊拉下去

誰若捆指我不容

先与銅劍將他斬

于指屍文高聲罵

把你這

欺心胆大老蒼生

然後我再奏朝廷

張龍趙完人兩個

你等快去美須停

向他可有呼門后

你的軍將查查明

只向你

代領首

老賊他的兵合將

還有兇部馬步兵

事到如今有何办

快言來与我听

屍文見向怕又慌

合宅前后去尋找

細看

可有呼家影共宗

他把色公叫一声

罢了真可恨

你真胆大了不成

有特自管叫他綁

搜完前來稟報明

四好汗

倚仗首

你有勢力欺負我

我的職任也非輕

一齊答應不代慢

先說趙虎與張龍

代領家人將樓下

我女現在西宮內

我乃是

皇親國丈太師公

軍將那個敢不应

前去搜查呼門后

個却是胆戰京

你敢這樣作踐我

令人實是氣難平

倘若

再表那

英雄王朝與馬汗

上前揪住老奸雄

娘之聞知這件事

一定不肯善相容

我這回朝就奏主

推之推之往下走

色先

這才撒放把子松

定要將你問罪名

別說我今沒有罪

就有小過也有情

一今天成王員外

后面跟隨往外行

彼此一令將樓下

你应当

看有天子與國母

不該這樣逞其能

來至了

單廷之上站住身行

色公聞听這些話

不由得

無名怒氣往上攻

色公推角尾文到了單廷之上

等候多時但見張龍趙完二人

說你乃是何等輩

文不通來武不通

一心要把忠良害

無處不搜無家不找

令們他尽行搜遍並無呼聲

之後

父女巧定計穿窬

那知今日與見我

是你活該狗命坑

無處不搜無家不找

令們他尽行搜遍並無呼聲

之後

父女巧定計穿窬

那知今日與見我

是你活該狗命坑

這位了 越說不由心越怒 一揚手

吧一聲呂定了奸賊臉上下絕情

色老了聞所說我把你這老奸賊本相打你就莫了麼還要將
你側為兩段你才之道後悔說有王朝馬汗快把御刑同側與
我請下來哦王朝馬汗二人答應連忙去請御刑先賊一見他
這才有了忙咧連忙改口說色大人你也不可真急如此別說
我沒有什麼大罪但便真有個不是你也當看着天子與娘
的分上才是色老謝听不由為之冷咲說色某既有先帝后
奏之权我还怕什麼天子娘之忠良說有便他暗之望看員外
王天成送員外一見心中發又連忙相揖口尊二位太師不
今日活該老賊屍文該當運倒他被色老了几句戳心的話說可如此

王員外 代咲連之呼二位 太師全然勉動喚

其罪全然都是我 我小民 我与二位請罪名

說罷扭頭忙付 手下伺候小家童 說快去

正脩酒席休遲慢 家人答應轉身形 屍賊一見不代慢

將机救計要脫身 說通你先休脩酒 本相還有大事情

既然是 色大人他不見性 我得送進汴京

如何敢 此尚欲宴担咲工

前只然他的臉上难受雖然心中害怕少不得也得分尊之
好哇那知剛一分爭可回應了俗語咧咧嘴已到了臉上咧黑
老了雖是文臣生得完背高大真如一支黑兜一般常言身大
力不亏格有忠良了氣急咧這一黑巴掌打的着实只听吧一声
只打的老賊半邊臉立刻腫將起來口中大嚷只說好哇打了
我個好打之我乃奉旨欽差你冲敢打我罷了之好打之入朝見駕奏至旨

說有話

答里答証往外走

色公永是不作聲公上驕頭前執事排間直扑庄外而去

單說忠良文曲星

員外在后忙跟送

老賊他

得出羅網喜無窮

此書中

不表元外回房去

怎樣秦秦老奸雄

胸中暗將佛念

莫我死而又伏生

急忙在

坐在轿內心暗想

愚林那

也不管

廣量門前上了馬

傳令提營速撤兵

代領兩子惡狗子

必須查明情與敵

全殿之上對分明

也不管

入京前去請進營

又与女兒去護諒

高諒他要害色公

天子准本不准本

立刻色某日行形

側了奸党除因害

且按下

老賊回京先不表

再把元外明一明

朝堂之內保安寧

思想之間天色晚

四方燈落小桃紅

送別雁文回所因

見了那

色公他把相了相

歇息一夜不相表

本地官元來伺候

相了住存公館中

老賊這一回京去

定要乞差此事情

他必危樓去上本

歌息一夜不相表

進了皇都汴梁城

鴉鳴五鼓又登程

可不知

相了尊又怎樣行

那天不過晌午猶

進了皇都汴梁城

這此時

色公聞所不由微之冷咲說奸佞今日此來乃遵假傳聖旨私

天晚不能去見駕

明辰五鼓面朝廷

老尸不敢先回府

下而來他如何敢上本章方才我本有心要將他剝為兩段怎

只得住在館驛中

家將伺候了下驛

上房之內把衣吏

奈他的情敬未盡故此暫且將他放走本相立刻也回京細

忠良他

心中只想秦奸党

想諒向誰去打听

細查一查他是怎樣害的那淨山王全家我訪得真實便好將

事若不實難上本

定然要

立刻追他命殘生

他治罪色老了說聖日要起身王元外尚住代版書中剪斷色

欺或小了秦不動

那算勞免反無功

黑了也

公用雲王元外拜謝今日之情並托相了替他全家報仇忠良

正然思想將茶用

家將跪倒地流平

說有展白二位到

了出了廣涼門所有之人自然是全都用了酒飯在外面伺候色

色老了

听言心內喜無窮

眾公你說來者二人是誰乃是仁宗天子駕下的兩位鎮殿將軍一位姓展名招字表雄飛天子封為玉貓他乃色老了救命之恩人可為患難的朋友是老了的一位盟弟那一位姓白的名喚玉棠號錦毛鼠乃是五鼠五位之內的好汗二人可都是先行大道如今受了天子之封忠心扶國書札表明且說色老了聽說展雄飛白玉棠二人前來不由心中大喜分付有請家將領命去不多時兩家英雄往里所走色公迎出廝外三位色公說不知何事只使矣弟動怒展雄飛他飛祀上東岳廟了見礼为坐下人献茶之罷已必只听展雄飛面上代咲開言

講話

只听那

展招有語開言道

他把仁兄口內稱

今作敵假捏招詞蒙哄天子大料定是宮中的密計傳出了一

自從回家去祭祖

堪之的

這是一載有餘零

道至音叫他呼延滿門刻不容欺連夜行抄斬可恰一門三

我等無日不掛念

聞得今日轉回京

因此上

百三十餘口全作刀頭之鬼可喜上天不絕忠良之后逃脫二

我等特地來相會

兄長寬恕未嘗迎

言罷一全錦毛鼠

子呼延守用呼延守信老賊他心还不死又在宮中領旨出朝

二人毛朕打一躬

色了还礼說不敢

你我何必礼謙恭

赶了兩日也不知追到何家而固幸未赶上回到城中他把淨

我恩兄

回家也是常想念

今日方得兩相逢

山王一门老幼不分男女上下三百余口之尸共墓一坐改內

說有吩咐叫摆酒

驛館內

到也便當供現成

其名為回城故暗之派人看守如若有人祭掃使以呼延門中

旧在這

驛所之上調閣坐

手下伺候不消停

三人共桌全為坐

彼此的

開懷暢飲酒到飽

只听展招開言道

眼望畫了叫仁兄

自從你

奉旨祭祖出京后

朝堂生出事一宗

說來令人真不忿

叫我心中好不平

色公聞听呼矣弟

但不知

何事須當細說明

降香路過淨山王呼延丕置奸妃回朝自己看傷打碎冠代誣

賴淨山王臣戏君妻當今天子不信叢在三法司審問他等通

一休問罪前日他又代頌數千人馬一全他的兩個狗子所說一全玉猫聞此話
去上大王庄又去搜查呼延門中之后昨晚才回可不知是何三人獻到黃昏後
音信

我小弟

一見心中實不忿

幸喜元長到未臨

到次日

兩家好汗各回府

單表忠良文曲星

因此趕來言曰禮

請仁兄

把此情由詳一詳

忠良無故遭虛害

令人心內好不平

色光了

聞言不住將頭点

他把二位口內稱

此時我也得有信

只為限滿轉回程

大王庄上去解友

遇見龐文老奸雄

他把那

大王庄中行批詐

假傳圣旨把人坑

声言搜查呼家后

兩村頭

俱有軍卒扎下營

村中有家王御官

与我乃是好賓朋

因此上

且說賢且色光了听了玉猫展雄冠錦毛鼠白玉堂二人之言
心中这才明白其中的旧里安里兩家好汗告辞色公送出驛
館忙之修本安心明日是要鎖定了龐文喇一宿晚景無詞到

他在王家撞见我

愚兄堂肯拉相容

是我一手將他打了次日五鼓連忙起來冠代已必代有王朝馬汗張危趙完四

有又這他命殘生

又想未知其中細

只得容他先進京家汗請有本章出驛館上馬直奔朝堂而本不多一時未至

既然

二位对我言曰禮

明日我去面朝廷朝門忠良奉目一看不由心中吃異但見朝門緊閉黑不知

我在当殿全說透

立可回

打發奸賊命歸陰何故附內暗說元何此時还不開放朝門事何元故
你說

二位不必心不分

此事交与我弟兄

錦毛鼠

這是什么元故元是老賊龐文打從大王庄被打逃回天色以

二位了

彼此歡喜在心中

且不說

晚散了軍卒又叫兩狗子回家他使忙之无馬進了內城下坐代了人馬前去我

李到了西宮門外元來他在路上可就思出一條巧計望看正然遊在去查問那知奉了人一名大淵湖

守營門的太監代喚口尊公之煩勞乞奏娘之說我要見駕太幸士與他是一党回家祭禮轉回京放著正路他不走

監說娘之如今正今万岁了架在四景樓上賞花飲宴你且少候一心偏要執道行官八民宅定有弊他反怪我礼不通

代咱家前去替你乞奏言罢回身而去見他去不多時說至上傳文他任大权高將我打罵的言語不受听

有旨宣你見駕老賊答腔跟隨內監到了四景樓上望架拜倒还有几句要緊話為臣不敢奏明他說臣把呼家害

說老臣屍文見架願墮下万岁言罢二日落泪痛哭不止仁宗他要托為臣上柳動柳形怕的是

一見不知何故不由心中吃異聖了听了危心怒降罪難保命殘生仁宗聞听忙追問

宋天子 仁宗一見心吃異 不知此事為何情 說不知 是何言詞只管奏明

望上望下問言問 說道是 因夫元何痛悲声仁宗听了老賊之言說道不妨卿為傳言之人何罪之有只管

你有什么屈情事 快乞奏我朕听 說着話 細奏不知色丞相說些什麼老賊見向付又向上叩首說道事

付又望下覲于細 賄見奸佞吃一宗 見他面上青又腫為臣謝主危恩听我為臣細奏 果然胆大多萬惡 我主在上納臣音

灯光一照紫又紅 見他向上將頭叩 口把皇尸万歲称 色文正 特之的 赶奔前來要面君

都只為 前次逆叛呼玉显 臣戏君要礼不通 他說他有一件事 呼延丕置身犯罪 他說此是怕不真

万歲將他問了罪 逃脫了 他的又個子親生 天子元何將他斬 他說他們是至親 呼延一向連屈害

前日老臣听有信 他在大王座內中 為臣的

他一心 要替親戚把恨伸 先把為臣劉兩段 有這道聖旨冤家父女的罪過不小的到底捨不得妻兒的今日

然後打進牙朝門 拿住那 西宮娘之臣的女 听了鬼文這些靈詞不由心中暗想肚內說細听國丈的言詞

他用劍刀剝碎身 全殿彈間皇上駕 為臣就要盡不真 只怕此話是慌色卿素懷忠義朕才那等淫寇與他的今日如

金臺殿上自稱尊 還有言詞好几句 為臣實之記不真 何說得出這樣話來有心說他是假細想黑賊的戾氣可却是

只為心京我怕死 只催逃命未留種 臉上傷痕還不算 也未可定言雖如此明日他若來時朕當如何辦理他雖不敢

我的這 身上正有一身 只怕為臣難保命 冲撞我朕鬼文如何能使他的对手想了多時生了一條巧計

八成只怕要為陰 我只求 萬歲皇上給作主 这才叫人緊把宮門關閉

不然一定命難存 老賊說罷又叩頭 仁字了 宋天子 想到此處不代憂 少付宮官莫消停

壁上拿听心暗沉 閣前朝門守把守 色文正 明早來時对他云

重公仁宗天子乃是明君前者殺斬淨山王滿門家眷三百余湏得這般這樣諛 有本接來莫向門 重宮官

口不是出與本意元是鬼犯用酒將他灌醉鬼文與三法司領旨而去不細表 再說天子宋仁宗 又把鬼文留宮內

全通假作招搗趣有天子酒醉氣奏仁宗說了一句這了賊真站在黑面院藏身 書中再言色丞相 站在朝門後愕怔

正可惡該當重之治罪鬼文借了這一句話老賊教下口去把 代多時 下馬令人將內叫 家將各各語高聲

淨山王一門連夜抄斬后来仁宗酒醒便向此事鬼多花硬賴說道快把門開放 如今有 危畜學士色大人

就是萬歲傳的旨意不然要觀之父萬無這等大胆一則仁宗祭祖回朝未見祭 早朝特地來面君 只听得

具也忘了不知是傳了這道旨意無有二則若真要是說我沒門內有人來講話 高叫門外細听真 快些回去不用讓

今日里

要想見駕枉用心

只為皇了身有恙

宋天子

慢閃龍目現仔細

字一行一馬滑清

有旨今朝不見人

須等候

十天方才理國政

上馬色極三頭首

臣今有

兩道奏陳奏朝廷

不受朝奉全朝臣

不由得

一奏我主皇了祭

听錄屈斬有功臣

每日里

忠良心中大動喚

親自向里南言道

久惡偏害失朝政

可比當年九倍君

紂王曾把担樞寇

既是皇了不登殿

有本督我轉奏聞

这可使得快講

武王一怒起大軍

出王寇過褒姒女

戎弄諸侯起村根

皇門官

連聲答應說謹道

既有本章交給我

燭後烟

只為要萌一声嘆

才把江山一旦傾

替你乞奏面聖君

我却还有一件事

大人保

武王廣養施女

他把那

子唇刺眼又摘心

仔細百神請听云

開宝明甫遭屈害

社稷一但也無踪

請問了

皇門官說這朝門乃是上了封的不能開門接本你犯奏章可

打從城上繫進來黑色先了答應皇門官上了皇城用繩子把

日晒國王因何故

却為郭氏一叙裙

楊帝身遭五花綁

色公的本連繫將上去先了進了朝房坐等回音這話不表且

可惜一代帝王君

從古至今伴之事

江山傾素是婦人

說皇門官下城把本轉送西宮二宮接進來在仁宗天子架前

無敵殺害忠良將

怕只怕

合朝文武寒透心

解倒口尊我主在上今有危番大孝士色文正前來上本章只

二本臣奉覆國犬

無端謀害棟梁臣

常言說

說我主有音在先不曾與他開放朝門將本接來呈与我主御

上天再無絕人路

奸賊还想翻后根

假傳圣旨兩三次

覽天子傳音接上未 哦 官械接過打開闕在危書案之上仁宗

提兵攬抗象黎民

指称搜拿呼門后

暗中窺取全共銀

拿日子細觀看

若似此

奸党欺心行万惡

國家王法在何存

為臣的

本奉圣主該萬死

捨命無非要屍文又是准了就得給他屍文当真若把國文交給他准了的黑賊他

皇下若是准了本

生之不忘這片恩

若是不准臣的本今是給我朕把他切了仁宗天子坐在宝座之上甚實為難忽然

情願辭官作良民

仁宗看罷獲了榜

附中說

想起一事說道有個宋徽宗將文編派他且到京外多去些個

這件事我當如何難懷了寡人

日子回來在作道札昨日先娘之曾有御旨一道奉朕差官四

員去上界洋蓬萊島南海落伽山西岳天竺寺此地玄極宮進

香還慮合不把這四靈全然派他一人前去料他正走三五載

的工夫可也不能回來可保屍文的性命不死回是這個主意

便了

重公在下表遍數次仁宗天子乃是明君冤屍妃無非是愛他

宋天子

偏心護向屍國丈

忙替太后把旨傳

的花容月貌殺淨山王的滿門自己也知道是錯這如今返悔不分付太監休遲慢

將此旨

降給色丞奏返延

來到成了騎兇之式今日自知禮愧所以怕見色公心想閉門官官願旨出宮去

交給皇門把內官

皇門官

可以將他摺將回去又可以救下屍文料色公上本也不逼上到城頭高聲喊

他把忠良口內宣

包公走出朝房外

是交音謝恩的言詞那知他竟是奏皇上的本章要屍文他去双夕跪在地平川

接下旨奉留神看

不由無名挂上躡

治罪不由心中又京又恨京的是上駕准本便罷若不准本他

這老下

口中連：長吁以

附內奪呼五六番

要辭官如何捨得他去起的是本上駕的這些比樣俱是些罵我今上本奉奸党

元為是

定國安邦大奸奸

名不朽的皇帝心中為難暗說這道本章我朕可是准與不准若那知太后多奸善

又把這道旨又傳

這分明

乃是四人办的事 天子他 一旦交我官一頁 又是这等喧声叫氣

此家山路遙遠 未回我得六七年 我色某 这色丹 代咲他把忠良問 老了付又打喧声

有心抗旨說不去 棄斬屍文也日難 今我若是遵旨去 口中只把色典叫 我的兒 听我对你講分明

奸賊一定又弄权 罢了二二無其耐 只好從正秉心處 你有從小伏侍我 老夫為人你知情 你老了

那不是 出力報効將忠尽 好多只是任憑天 威蒙至是將官作 一点丹心秉赤忠 從來不知怕通事

我且回府歇一日 再思想 另設良謀巧机関 管打人間報不平 天子有過我也向 方能掙到此前程

想罢分付回相府 恩諒回靈去賄山 此書中 我当初 办過多少天大事 事人見我無不京

暫且按下色丞相 再把那 内司色典言一言 皇親國戚我敢斬 也要叫他赴幽冥 郭槐俱各喪殘生

皇色先了有個得用的内侍名喚色典此人乃是自幼兒在家伺 何怕屍文是因丈 也娶叫他赴幽冥 今日里

候老了之人甚是得用只為當日色公斷在色典仗侍過老太后 是我上本恭奸佞 还奉天子行不公 心想差刻將賊斬

无娘之進了宮分付仁宗天子大小賞他一個官職依語說的 不管皇上应不应 用劍將他劍而既 好与忠良把恨伸

宰相門前七品官這話不錯仁宗道了无娘之音又准可封 有誰知 皇了一心將他殺 不放心賊出内宮

了色典充為六品的即官官雖如此他可还是仗侍色公這日 朝門不問挡住我 我今日 並未能夠見朝廷

他見老了上朝回來進了書房为位坐定愁眉不展永是喧声 侍者出来須有恙 太監不叫見朝廷 明之的

叫氣色典連忙上前代咲低声使向口尊老了今日上朝去奈 这是安心將賊獲 我德有力也難行 無奈將本道進去

屍文小人大胆請問老了不知天子是怎樣的音又无何老了 那知事非怪事情 天子给我一道旨 叫我回靈還愿心

說此事

太后娘之角派我

這件事

或是施文不該死

或者是

淨山王該命為罪

叫我該當怎樣行

為何好犯忠良害

老了查看可知聞

色與鬼

我免天子的這道旨又說是太后老娘的酌派叫我老夫朝東話語不多說的好

洋連萊島南海落伽山西岳天竺寺此地玄極定這四靈數萬鐵面登時代春連點頭說道好

望的這程淨走我也得几載的工夫論理俱是與同辦事但有

一件我若離京行賊更行為忠我若抗旨不去天子定與我怪老夫沐浴將衣換

難道這是施文還不該死不該淨山王那樣忠良就是這等白色與口內連答應

白的被他陷害細想斷無此理因此山老夫我好不煩惱

忠良了 說罷付又吁口氣 只叫色與犯話云 象公前部書表過色老了過陰是有个幽間祝這个祝頭乃是

先了何必心養悶 我小人 斗胆多言了美喚 當日老了在陳州查糧的時候巧斷人間茶金公手的致空只

這事想來當如此 我料一定是前因 這如今 用沐浴了身體身穿朝服枕上這个祝頭立刻進道陰曹色公

小人有个愚拙見 色管能犯皂白分 施文他把忠良害 頭次用他的時候可是心中不信式了一式委說把正事办完

此事人之恨不平 天子反到將他發 宮內如何把他發 可是叫鬼把老老了追回來今日色與提醒鬼這可是他一

了今何不查底賬 到陰曹 見之幽冥中問君 前次老了叫鬼追回來今日他还是要叫老了丢了臣尔他為

向一向 他們定知這件事 可把青紅皂白分心中解恨問文不表

且說那

忠良沐浴更衣罷

內書房內把身存

本相前去見之因夢有事情

色與神遊進向枕

放在了

床頭之上撒轉身

先了有語開言道

說你夢事要留神

若有那

文武官員來到此

有事改日會衙門

就說本相身有恙

一概免見等明辰

色與口內連答應

代咲躬身說謹道

他附因

却是情之不住咲

我勸先了去過月

前者先了那一次

我記得

却是被鬼趕來睡

今日定然還遇見

看你吃京不吃京

且不說

色與一傍心暗想

再表忠良文曲星

扁體躺在床榻上

頭枕幽間室貴珍

仙家至寶多奇怪

真妙多端果是真

先了他

自覺似夢非是夢

那知却是遁陰神

恍之忽之來郊外

但只是

四座却多來往人

不知此事何所在

自己納悶在心中

賢臣了

正然思付無主意

但見走過二名人

代咲上前叫靈生

先了到此何事情

色公問听留神看

不由欢喜染无窮

說道是

你等二人來的巧

快願我

鈔本呼家將 卷九

話說包老爺枕在幽閣枕上似夢非夢來到一處曠野荒郊之地正然不識路經不知此是何處忽見對面走過兩個人來但見這二人怎生的打扮俱是一樣頭代白高飛稜巾身穿着白布單衫腰討麻繩每人手中個持一根竹杖面似紙灰血色全無光脚無鞋老爺認他是兩個地方鬼忠良大喜他們說星主到此何路忠良代嘆說道本相要見那十王查看一庄大事來到此處失迷路經正不知從何處而去可巧與見你等二人快些引我前去二鬼卒各應說既是如此請星主在此等等代我

們各一匹坐李前來路途甚遠星主如何能走包老爺大喜說如此甚好只是難為你們二人了說罷只見有一個轉身而去見他去不多時拉了一匹坐李前來二人扶持老爺上了馬他等一個在前引路一個後面跟隨一同前往所走一邊走着包公悶目往前觀看但見走不遠歸了大道路上也有行人來往却與陽世也彷彿是一樣前次只為高登云打死魏神龜一案還有問奈散之事來過二次這是第三次願：也知地府的規矩老爺只仍跟二人躬着早入城中見十王便好早明此事

包老爺 一邊走着心犯想
 仔細想我包文正 一點忠良扶社稷 一生敢作敢應承
 如若是一生敢作敢應承 如若是一生敢作敢應承
 包某我 包某我
 皇爺一惱降下罪 皇爺一惱降下罪
 只怕是 只怕是
 只勝早見十五面 只勝早見十五面
 早把情由問各明 早把情由問各明
 自己展轉在心中 自己展轉在心中
 只知道 只知道
 權衡勢力全不怕 權衡勢力全不怕
 皇親侯伯與王公 皇親侯伯與王公
 包某一定不相容 包某一定不相容
 也要奉奏不留情 也要奉奏不留情
 舊死黃泉也閉睛 舊死黃泉也閉睛

常言忠臣不怕死

想為人

死後總要有声名 令人稱恐那無非是勸善而矣今日包公此來他與別人不同

全仗玉賜劍三口

先斬後奏御口封

想當日

那些個話抄錄書言弄不著大概在位的都是明公那個書肉

那坏他的官不小

我敢收他一命坑

萬登皇親誰不怕 還有書文應列位富真的要听七十二司不難我送你們太們

也在劍下喪殘生

還有駙馬陳世美

也在劍下陰司城 一個决好的主義別听書或是曠東蘇廟去或是花幾個大錢

這等人

俱比龐文職不小

全喪包某手和中買一本李翠蓮大轉皇宮家里唱省頑去舊仍應了常言話趨

何怕老賊人一個

一心要

面見十三問各清 書離戲書幾趨書但只見內中有文在下非是一偏胡云亂編

只用查看真底細

情由一概問各明

回來立刻拿奸倭 我有一個礼尔今要交代交代眾位請聽何手與礼

我若是

不斷龐文氣難平

泉明公

禪靜听我言交代

常言戲礼書要文

包公暗說少時見了十五問明此事回來定要把龐文那個老 遊司却是因勸善

他與咱

陽世不差半毫分

賊劍他兩段方消我恨天子如若不准我在當殿辭官回歸我 七十二司十八獄 未定是假還是真

總讓

的段里總然不作此官有何得難老爺忠心想 往前往前所走眾 果然雖有這件事 焉肯容人閑散心

叫你白睛又白看

公書文戲礼無礼不能成書若到古人詞上不論是誰若要是 那知一派亂胡云 包公今日到地府

他與別者不同尋

提到陰司的事必從十八獄所過要叫這個香立刀山的下油

陰司內

却是三等三股道

三股喚作天地人

鍋的還有什麼碓搗磨研的雙冰鋸解鴉肝狗咬血湖池等類 金橋銀橋通天界

為大道

或是成仙與成神

此人若是好人定要叫走金橋銀橋此人若是一個壞人必要 總讓凡人多行善 不成仙體也難臨

並非是

他陰司受罪行好事的得了好處使人歡喜作惡的遭了報應 捨過月未他舊走

豈知道

和尚挑去賣錢文

七十二司十八徽 那股路通地徽門 為地道

行善之人近不去 要走還是作惡魂 近道里面舊受罪

要想出來枉用心 永墜輪回遭了報 俗語萬世不畜身

人死了 話休先說善與惡 先領他去見閻君

必須當中路上走 為人道 見了閻君听示音

他說道橋升天道 誰敢違背說不為 那才能

走着金銀橋兩座 那人從此却凡塵 閻王說道走地道

那可說 水墜輪回地徽門

眾位在下忘談請想是與不是 今日包老爺此來也不是升天

來咧升天還早咧走不着金橋銀橋也不是受罪來咧也走不

着七十二司並那十八徽他老人家的所作所為這陪子算是

不能往那股道上去咧還有老人家說五殿閻君是包公老爺

呢請問包老爺未曾降世的時候有五殿閻王沒有那又是難

道說那一位壞了任呢還是與他父母丁憂呢那話真正豈有

此理

且把這 閑言少叙書歸正 在表忠良文曲星

跟定二鬼往前走 一路上 思想從前舊事情

正走中間台頭看 靈魂前面坐座城 老爺在

馬上有語開言問 說你二人仔細听 前面不知是何處

快對本相細說明 二鬼見問腮代笑 齊把星君口內稱

那就是 陰司枉死城一座 前次也曾到城中

可是責人多枉事 如不然 就是星官沒看清

十五舌在城中住 奉請星官快行 我方才

也曾令人前去報 少時一同定來臨 忠良聞听把頭点

付又舉目看分明 睛見對面人來到 一對童穉飄在空中

不多時 兩下相隔離不遠 睛來却是人四名

執旗二人年幼小 却原來 乃是一對小孩童

後面跟定人兩個 天生相貌惡有凶 賢臣定睛現仔細

不由的 滿面堆徽代笑容

但見二人一個黑一個穿紅穿黑的面如鍋灰肉似烟燻青筋

鼻大鼻口潤一部剛須穿紅的面如赤火也是大眉眼粗獅

子鼻子漏着火盆大口一部紅須尤如赤線二人俱是大肚子

堆疊穿的七品官服腰板象板個人手中拿定一本簿冊一本
上寫着個生字一本上寫着死字包公一見心內大喜認為是
十五殿前掌生死簿的判官穿紅的名叫崔環穿黑的名叫李

狂

忠良爺

包公看把心大悅

認的乃是二判官

陰司執掌生死簿

他二人

名叫李玉與崔環

胸中暗說來的好

省的包某我近聞

到不必

入城去把十五見

就對他等二人言

要道他那生死簿

自己尋查仔細觀

我就早去回京去

好銅龐文狗倭奸

包老爺

思忖之間離不遠

兩下彼此到面前

崔懷李玉不代慢

在馬前

一同控背要行奈

口內一齊罵星主

今日又仍會為考

小官等

不知架到失接代

聖乞休怪把罪寬

言罷一弓打到地

包公一見面堆歡

馬上擺手說免禮

我今特地到陰間

都只為

一事不明來請教

要與十五問根元

既然是

此處與見你們兩

省的本相我入閣

快給我生死簿

代我來

查明便好轉回還

判官連忙逃過去

包公接來自己現

瞞了一邊發了愣

在馬上

不由的法乍冲冠服爭元

包公只為心疼忠良被害恻恨奸倭此時恨不得立刻把奸臣

用銅丁了給那忠良報了仇恨方才合心元是要見十五之面

如今在此見了執掌生死簿的兩個判官又捧着現成的生死

簿拿過來查：舊得咧何用費事早。回去好治奸党之罪他

可忘了上次過陰自己要查，生死簿碰過一個丁子今日是

要為除奸倭的心毒一特怒甚又碰了一個丁子剛然與這兩

個判官見面傷合人家要生死簿查看兩個判官不敢違扭一

全双手呈上老爺先把那生死簿打開一看從頭至尾瞞了一

邊但見上面白拉：的連一個字也無有不由的心中不悅也 就此快行真遲慢 隨小官 一同去進在死城

不言語又把死字簿打開從頭睃了一邊也是如此黑忽忽的 見了十位王爺駕 請把情由細說明 我家的

一個字沒有不由心中大怒說好兩個大胆的小官你們敢戲 王爺一定有道札 那特在看不費工 聖乞星官休見怪

要我本相麼在環聞听代笑口尊星君小官二人尊奉我家的 還求寬恕占相容 在環說罷這些話 付又深：打一弓

十位王爺之命特來迎接大罵我家眾位王爺現在閨內立等 包老爺 听說他的話近札 馬上無言不作声

總有天大胆子不敢戏要星官爺包公說你二人既非戏要本 真也難以將他怪 原本是 自己冒撞礼不恭

相元何與這無字的簿册現有在环面上代笑口尊星君不必 半晌馬上開言道 既然如此快：行 二判官

動怒了聽我小官告稟 一齊答應說尊命 在前引路那消停 不多一時來的快

只听那 判官在环身摺背 他把星君口内稱 列城下 但見十王一齊迎

小官奉勸休動怒 這内中 却有屈詞一段情 包老爺到了城下閃目觀看但見十殿閻羅一同迎接齊：正

此乃兩本生死簿 天下無教眾生靈 俱在這 正個東主璋一位也不短各按次序兩傍站立瞞見包公入閨

總册之上全注定 在也不缺少一名 豈有面上無有字 一同向前相迎口稱小玉等不知星君駕到少失遠迎接代來

有個原故在内中 天機密：誰敢漏 若有差池了不成 遵今在星君駕前請罪包老爺在馬上早以看見了十王好生

常言說 幹何事來思何事 在位某正礼才通 威嚴体面

豈能善與別人看 我二人 若是尋私了不成 包丞相 舉目留神現仔細 打諺幽冥十殿王

星君既要查因果 聖乞恩奈且從容 請大駕 齊：正：多體面 看起來 陰間到此陽間強

俱各是

平頂冠在頭上代

重珠英落亂飄陽行一同進了幽冥地府上了森羅殿十五讓忠良上坐眾公非

身穿春袍分五色

一對綠

一對紅白黑與黃

是在下多言方才說過書札說書無札何以為書讓道此處在

腰中訂定白玉帶

烏靴粉底各一双

見他們

下又得分說：十五讓包公上坐黑老爺坐的起這個坐論

恭：敬：來接代

每人手內秉圭章

面目有丑却有俊官職他走人王天子駕下的龍圖閣大學士太子太保又是開

身有短瘦有高長

年紀却也非一樣

各有修練耐肉藏封府正堂外加太師丞相之職比十五的官職不小論權衛他

有生得

面如官王一般樣

黑頭五柳点肚腔是文四星降世礼當上坐閔文不叙且說十五一同包老爺坐

有位生得多凶惡

恰好似

重瞳項羽楚霸王定只听頭殿閔君秦廣王先就開言講話

他把星君口內稱

面似鍋底黑又亮

龍眉虎目有神光

滿部的

只听得

頭殿閔君先講話

他起星君口內稱

剛頂乱卡如鐵線

令人一見心內慌

有位年老多慈善

不知駕到陰曹府

只我等

所為軍國事一宗

面似花古甚純良

眉長過寸遮二目

須似銀苗亞賽双

忠良見問開言道 只為列位在上听

想應素

還有位

藍臉朱眉真可怕

龍腰虎背果非常

赤胆忠心扶社稷

匡扶我主宋仁宗

官居出品飛不小

有位面紅如赤裏

就有那

黃面金腮甚端方

這片星恩別當輕

礼當捨身吞報主

臣則盡命算為忠

個：相迎齊控背

彼此邁步走慌忙

包公看罷不代慢

我知是

袖手傍觀不知世

枉受皇王爵祿封

下生季

上前相見十殿王

文官不會臨軍陣

迂與我

不能出馬去戰征

包公下馬見十殿閔王一齊控背相迎說声不敢包拯有何德

只好秉正查奸佞

如有不法我不容

豈容他

能有旁眾位相迎使包某斤當不起言罷十殿閔羅讓包公前

警我聖主行無道

謀害同僚乱胡行

如有此等應我管

如若是 不為除邪祀不恭 枉在朝中吃爵祿 又所害之事十王聞所不由的一齊哈哈大笑

情如畜類一般全 都只為 今有一宗不平事 十殿王 聞言一齊哈哈笑 連把星君口內稱

乃是奸党害賢臣 我主乃是仁聖主 這如今 我今也有幾句話 星官等 仔細留神着意听

被奸黨必行不公 元是包某心不認 一心我要滅奸雄 若是說透內中故 不言而以自然明 想你我

天子偏要將他護 紫把龐文藏在宮 使我有智難下手 陰陽俱是一個札 那有差錯不能更 身在那

我胸中 這口惡氣怎能平 想是奸党不當死 陽間自知胸腹下 陰間孽竟總得明 奸臣他把忠良害

必是忠良命當坑 因此特地來查看 看眾位 自然是 今人現看氣難平 那曉陰曹無容讓

須對本相細說明 天意造定不非輕 陽世間 呼延必頭遭了害 你還要

包公說我想天地無私神目如電世界那有這等之事當真的 龐文藏在深宮 仁宗偏要將他救 是他陽壽还未終

忠良應當被奸臣害個滅門絕戶不成陽間不能拿他治罪陰 拿他治罪又不能 豈知內有因果報 是內中還有一件事

曹定有陰報你等眾位管天下諸類眾多生靈呢生死之叛大 常言且等惡貫滿 自然雪恨把冤鳴 前因後果怎能更 我呼延環查冊簿

料萬無差錯故此特地前來查看：：當真若是忠良當滅奸 此乃是 星君一看你說明 才知 陰司絲毫不能錯

佞當與包某也不敢担天行事秦廣王聞听坐在上代笑點頭 星君一看你說明 才知 連忙的

說道是星君元來為此事而來但不知那家忠臣被奸臣所害 比起陽間大不同 包公聞听心大喜 本相我便好遵行

這個奸佞他叫何名字星官对着我等說明可命崔環查與 面對十王打一弓 說道只求速查看 快些查與星官看

星官過目包公說非是別人乃是淨山王呼延必頭被國丈龐 十五點頭說從命 分付崔環莫肖亭

判官連：口內應 只見他 用手一拍有了字

包老爺 接來看不由得目瞪口呆似啞如聾

眾公此書說道此處又得分說：幽冥閻王我才淨表頭殿
秦廣王提說那九位方顯作書之人不知道那九位是誰表通
抄錄不比古詞野史胡拉亂扯抄錄通俗之書焉能漏空令明
公心中發悶那不自給說書的錢了麼還是糊塗提尔

- 頭殿秦廣王 二月初一日聖誕
- 二殿楚江王 三月初一日聖誕
- 三殿宋帝王 二月初八日聖誕
- 四殿五官王 二月十八日聖誕

把那簿冊用手一拍吧的一声响亮
此書乃是閻文还是不必多叙且說判官崔环听了分付見他

真乃是 仙家果有無窮妙 寔與人間大不同
判官一拍生死簿 立時聞 後果前因分的明
上邊顯露朱紅字 字：行：寫的清 可就是
單：只有這件事 要賄別故萬不能 未來天桃非尔殘
等閑淺漏了不成 判官崔环不代曼 双手恭敬在上呈

- 遞與那 為國忠良包丞相 果是希奇事一宗
- 包老爺 忙：接過留神看 仔細從頭用目了
- 賢臣爺 至尾從頭腦一边 不由至上發愣怔

- 五殿閻羅王 正月初八日聖誕
- 六殿變成王 三月初八日聖誕
- 七殿泰山王 三月二十七日聖誕
- 八殿都市王 四月初一日聖誕
- 九殿平等王 四月初八日聖誕
- 十殿轉輪王 四月十七日聖誕

方才明白內中故

才知道

前因後果不能更

包老爺

言罷一住這些話

十五一齊口內應

難怪奸賊把忠言 人力焉能扭天行

在坐上

只說星官休多慮

陰陽報

自然一概要分明

手中托定生死簿 莫：無言不作聲

十五一見開言道

若到奸徒時運敗

善惡一定是真形

一則問

齊把星君口內稱 不必遲悞心犯想

我等拙言仔細云

可顯天地無私向

二為警世度重生

三則當為星官你

這如今

星官自知內中故

其中却有事一宗

方好天下顯威名

包公聞听心大悅

忙：控背把身弓

天机千万休洩漏

如若是

差池你我罪不輕

說道是

既是如此這樣講

此事全仗你眾公

快：請回隨天意 不必焦急心不平

淨山王

包某就此辭眾位

在不敵

有違台教扭天行

呼延必頭強遭害 暗中一定有阮情

只等奸賊惡貫滿

老尹說罷忙站起

邁步下殿那消停

十五在後齊相送

那時節

善惡昭彰可便明

下殿付又語高聲

分付判官人兩個

在环李玉你是听

話表十五說罷包老爺聞听連：點頭口說既是天意包某焉

快下的

退回星君回陽世

二人聞听口內應

敢去為扭天事今以心中明亮只好等他運敗之時在為半里

頭前還是確一對

二判官

一同引路在前行

言雖如此可有一件地府陰曹孽竟分明可知是前因後果分

包公邁步跟在後

出了鄆都一坐城

那知道

毫不差善：惡：之說怎奈陽世三閻衆生百姓自知速報現

剛然走出城門外

出了蹊蹺怪事情

前來尚未有一里

報人：看見忠良被奸賊謀害俱有不平之氣还往十位冥王

只听後面起狂風

包公回頭往後看

只下得

若到善惡分明之時乞賜陰報使那些庸愚之輩以出不平之

吸呼我倒地流平

才好方顯有陰陽俱無差錯

話表包公爺別了十五頭前还是一对童孺引路在环李玉兩

名判官相送只是沒有馬咧又不好意思的開口只得步下而

只說包相還我命

為什麼

斷送我等赴幽冥

行那知出了鄆都城走不足一里之遙忽然兩名判官並那一

只當今生難見面

我們白喪命殘生

誰知道

對金童全然不見宗影老爺可就下了一跳胸中暗說十五分

你今可也未到此

想要逃生萬不能

快些還給我等命

付他們叫他二人好生送我回去元何半途而去正在遲疑之

說罷一齊往前冲

包公一見京又怒

不由法乍動無明

問忽听身後有風声响亮到得令人發毛不由的回頭向後面

明知道

來者乃是三個鬼

方見豈肯善放松

一看下了個魂飛魄散什麼元故但見身後咕嗒：有三個

因為他等身為惡

方把他

同劍正法礼當行

人可是六個半却尔三個半却俱有兩条腿用脚走路三上丰

乃是方國除大害

既為臣子當盡忠

今日里

却各沒有腿用手為足走路可會後話一齊叫包文正听你可

方見他們未要命

包某不可心内京

當言百邪難侵正

乘了麼你用同劍將我們劍為兩段只當是今生今世不能方尔

這老爺

想到此處把心橫

見那知此處相逢快：还我們性命

果公包老爺乃是天生星君下界何怕邪崇想他三人乃是罪

包老爺

一見不由魂不在

仔細因目驗分明

而當行以正國法前來要命此為以邪歸正何怕之有故此反

看見來爾那三個

真正是

對頭冤家狹路逢

到站住身形等着他們有位明公就向說你体提這件事情少

前頭乃是龐國舅 此人名字叫龐龍

第二個

特在講先把龐文害呀廷必頭的是情包公看了一面生死簿

也是皇親朕不小 葛登云是他的名

郭怀乃是第三個

到底是何因果說方我們听：便將我就先說這一宗此乃當

俱在包公劍下玩

俱是一劍分兩段

不想今在此處逢

初耐王羅姐姬之特耐王造了一坐鹿台姐姬要叫他子孫共

因此上

三人一同來要命

口内喊叫不住声

享天下的席筵變作仙如仙姬被武王黃老爺看破放火燒了

他巢穴因此成恨

一齋動手圍住起那消停

武成王

去了黃明與周祀

燒死一窩狐狸精

內有一個逃了命

他又在

深山之內苦修行

修了數千數百載

直至宋世才降生

龐多花

就是狐狸他托化

仁宗被用在西宮

呼延必顯非別個

乃是付符叫黃明

封神榜上無名姓

降生累代作公卿

可是也

天殺造定該如此

循環二字不非輕

武成王爺圍住大

他乃是

東嶽大齊有成靈

狐狸不敢將他惹

一怒他才害黃明

包老爺

包老爺心想邪不能侵正一正能克百邪下呼：：他們可就

心中雖有氣不平

却也不敢扭蒼穹

只等過後切運轉

走咧那知道六個半切鬼他們更不怕一齋上前圍住纏繞這

陽間方顯奸與忠

因此辭了十王駕

要想還陽早登程

老爺不由的心中着忙一声大叫說好可惡的鬼索你竟敢傷

冤家劫住他要命

那知這見此事情

回身用手只一指

我包某麼這声喊呼声音不小且說包與目送老爺枕上幽聞

這老爺

不由無明往上生

說不尋

枕他可就不敢離開左右一則候老爺回陽二則他想看前日

陽世王開身為惡

包某正法礼當行

撫敢大胆來作耗

作了一点不要緊的小不事老爺責備了他一回他今日方才

這件事

包某豈肯善相容

老爺之言还未盡

調唆着老爺過陰心想上次老爺過陰是叫鬼返回來的今這

那知眾鬼惡又山

赶到跟前不代慢

扑向前

一次定然还是如此故此不敢離左右等候請老爺的動靜他

等報仇正在一傍坐等只听老爺一声大叫說好可惡的鬼索

志良他

目下雖然遭厄害

日後報應自然明

你教傷我包某麼包與尔心中大喜精說有音尔又呼息返回

你方知道有善惡

但則見

眼下難以滅奸臣

來咧說着連忙起來上前口尊老爺不必着忙有我小的在此

快些打点休代慢

明日你我就起身

雖然說

言罷伸手輕：尔把忠良抽扶起來見老爺坐在床上不言不

四山為首还香愿

到處也可尽忠心

外省事故也不少

播就相喚醒的一樣柔：歎：只是發愣心中却是暗：的思

也當包某我去巡

包與聞听忙答應

主人分付敢不尋

想方才之事

内司礼

忙去打点休重叙

次日賢臣拜聖君

賢臣爺

自己暗想心思忖

只說循环果是真

那知天子还不見

以紫紫開午朝門

包公無奈登途路

包與一見不代曼

急忙：

走將過去把茶斟

按下這

為國忠良表別人

老爺用罷接去盃 只見包與把話云

為老爺

象公在下表過抄錄之書不比古詞野史處：無去錯了之處

小人胆大將爺問 你老人家才過陰

不知可曾查着瓜

前幾回淨提包公之事還有大爺呼延守用未曾交代自從為

呼家老爺恨可伸 忠良見問長嘆氣

叫声我尔且听真

了大王庄直休遵化大路而行在路全丈馬昆那封書字算為

我老夫

特才去把十五見

面对他等問元音

路引曉行夜宿那日到了清磨関此處就是真玉王的那交界

全然查明其中故

果然是

因果二字不同尋

入関又走了三百里近了尊化城剪斷絕說先見他的外公大

天机不敢輕洩漏 只是便宜老龐文

少不得

都督馬昆老達子只當他的外孫是來看他來咧見面不由大

老夫我得等聖旨 四山还愿把香焚

你也不必多言問

喜那知後來提到他家滿門俱被龐文所害是來投奔阮歲的

洩机上帝必動嗔 總而言之抄百語

善惡自有神見真

話馬昆聞听又氣又痛一心要替外兒報仇次日一早代領小

爺上朝也是天意該當玉真王見了呼延守用生得不俗家道

他又去了十年正

為什麼

音不通來信不通

不幸番王不由心中不平一心要發兵替他報仇方馬老爺商

眾公請想這個礼

自然無信到家中

呼大爺

請願把他招為付馬大爺只為心想報仇的心券若是招了付

他在清唐招付馬

所為報仇為借兵

玉真番王不叫走

馬還愁國王不借兵力他不成他便依允原指著招了付馬他

好汗不敢担岳翁

當初未曾提此事

若提前妻事不成

好借兵報仇那知國王無子不忍方愛女分離只管應允永不

因此水也無音信

大王庄上來付信

國王開知必不容

發兵今年支過年：支後年一往就是八九年光景了真是

又不敢向公子講

怕他知道走了風

每日里

話說的好只怕不離不怕不長呼延守他在清唐國住了九年

管他只叫王三汗

本名喚作王聖僧

活該這日當有事

大王庄上的呼延慶可就長成一十一歲

與見了

一件蹊蹺怪事情

活該這日當有事

這正是 光陰似箭如梭快 春來夏去秋又冬

每日里

去到學堂把書攻

話表這日呼延慶只為先生拜客教季背了早書先生就放了

單言小爺呼延慶 每日里 去到學堂把書攻

季明小爺貪頑信着步尔走出三里多路到那紅石山去頑耍

只為聽見季生們提過山後酸棗尔甚多故此前來那知剛到

山後只呼：：对面狂風大作

那知他和專好武 生得兩膀力無窮 別說是

生成相貌多古怪

身高六尺有餘零

天廷宝滿地閣豐

作文作詩詞合賦 看見書本胸代疼

雖說才交十一歲

面如锅底黑又亮

鼻直耳大福不輕

與他父母大不同 雖說才交十一歲 身高六尺有餘零

只見那

对面狂風扑人面

小爺奪目看分明

他的那 面如锅底黑又亮 天廷宝滿地閣豐

但見風中有一物

天生成

身形壯大猛又凶

豹頭虎目血盆口 生舊的 鼻直耳大福不輕

上下渾身如墨染

二月危争恰似燈

他的那

員外真愛如珍宝 安人小姐更現容 但則見

頭如柳斗一般樣

火盆口

四個獠牙唇外生

的力大代着一齊邁步往前跑去

舞爪張牙人京怕

身長八尺有余零

只見他

呼延慶

揪定虎尾他不放

猛虎努力向前行

將尾一攬一声响

一声吼叫似雷明

小爺看來這支虎

跑到一座山門內

他兩個

瓜足行動快似風

他却認是大虫

不由拍手哈哈笑

只說他到有威風

猛虎跑近一個洞

登時不見影共宗

公子占住現仔細

這一個

大猫睛來真不小

定然是個猫精神

閃目留神看分明

有心近去將他找

又想早轉家中

代我將他來拿住

用代子

拴上拉定轉家中

這小甲

正焦猶疑無主意

忽听对面有人声

料他一定准必鼠

千万叫他莫逃生

呼延慶

但見他

形容古怪另人京

思想之間不代慢

他反邁步向前迎

猛虎一見人來到

洞中走出人一個

但見他

天生成

登時坎卞那容情

將身一跌扑了去

那曉靈杰體更靈

西如紫蕭黑又亮

二目亞賽度金鈴

一生成

瞥見那

猛虎扑來心暗想

這個黑猫猛又凶

大鼻滴口又京怕

一部剛頂海下生

兩道濃眉如鉄線

忙把身形只一閃

那猛虎

向前一跌扑了空

鬚：飄揚乱朋松

一頂道冠頭上代

一道金箍放光明

小爺一見一展步

將拳一甩下絕情

虎助着拳一声响

身穿着

醬色道袍八外

黃緞絲絛計腰中

只見他

將身一轉那消停

水襪玄鞋登足下

身背着

一口空劍鞘中成

話表黑虎被小爺打了一拳只听一声吼叫回身就跑呼延慶

手執布塵不住恍

满面之上代春風

只听他

一見那肯容情說道你跑不能我还要拿你回家放在屋內給

對面有語開言道

叫了一声王聖僧

貧道在此等候你

我媽：掣耗子呢說着：一伸手他將尾把揪住到底他無有虎

跟我近洞莫消停

有件東西交与你

久後你好立大功

這小事
這件事

听言不由發了慌
有些蹊蹺我好不明

只說是

鈔本呼家將 卷十

話表呼延慶看見洞中出來的是了老道見他形容古怪不由心中暗想忽又听见叫他的名姓更加納悶只說是了老道原何他知道我的名字有些奇怪他又叫我跟他進洞我且不可跟他進去代我問他一問想罷關言說那了道士你認得我麼你知道我名叫王勝僧道人聞听不由微一冷咲說出家人不但知道你叫王勝僧我还知道你叫王三汗但是你還有了名字你还叫呼延慶只是你自己也不知道你且隨我進洞代我貧道還有別言对你細一講明這呼延慶摆手說我不跟你進

去你先忌得將話對我說明我才跟你進洞你是何人姓甚名 我有一言告訴你 你須去 看意苗神仔細听

誰叫我進去有何事故道人說我貧道非別人我乃云蒙山水 千万不許心悲痛 若被人知了不成 出家人

蕭洞鬼谷子玉祥之弟我名王教是也我在色頭山浩杰洞養 对你說明其中故 須當牢記在心中 日後也好將仇報

性修真只為与你緣特地前來暫在此洞居住用出家人的 若不違听禍必生 小爷聞听心中悶 他把仙師口內尊

脚力黑虎引你前來收你作了徒弟交你兵書武藝使你日後 但不知 祖師此話從何起 弟子心中好不明

也好建功立業你家还有天大的冤枉也須報仇雪恨小爷聞 二爷王教微一嘆 說道你 如何知道內中情

听那里还敢代慢連忙双夕跪倒說弟子肉眼凡胎不知老祖 我今对你說詳細 酒當違我法今行 你若不听我的话

仙駕望乞恕罪 你想要 脫難逃灾万不能

呼延慶 双夕跪倒將頭叩 他把仙師口內稱話表老祖說你非王家之後你乃淨山王呼延贊的後代你祖

寬恕弟子年幼小 我乃是 肉體凡胎望恕容名叫呼延必是該被国文龐文与他女兒西宮的龐氏多花他

不知仙駕應有罪 如今叩拜請罪名 酒仙爷 父女假空胭脂粉之計害死你家一門三百三十餘名口你父名

代咲開言呼徒弟 快些隨我進洞中 貧道有話告訴你呼延守用逃出在外到了你外公王天成的家內多亏你母

小爷答應把身平 跟隨仙師二洞主 進內奔目看分明空計將他男換女裝假說色公之女哄過龐文你的外公將你

但只見 到也清幽多寬濶 形与街市不相同父親招為門婿住了一載生下你來方交三日龐文又領人馬

老祖蒲團归了坐 小爷他 付又叩首把礼行前來搜尋呼延門中之後被色龍苗將他打回京去你父害怕

恭拜已畢一旁边 只听老祖叫一声 說徒弟 逃走如今去到清唐国去投他外祖馬昆 此書表過再不

重叙二爷酒仙他抱起根的情由俱对着这小爷從頭至尾細
的說了一遍

且耐等 時候一到好典兵 小爷聞听心大喜
連忙他 付又跪在地流平

这老祖

說罢一徑從前話

小爷聞听忙又京这呼延慶聞听付又拜倒多謝師父慈悲弟子感德不尽那老

一声大叫氣死我

苦了声

大胆胤賊了不成祖說你起来听我分付是小爷答應站起侍立一旁老祖說你

我家与你何仇恨

把我全家性命玩

我有日

今日回家内可也不必追問且先習練武藝李成時為師的自

若是僥倖拿住你

不剝千刀氣不平

小爷心中所恨怒点另有指教是小爷答應二洞主酒仙爷又問說不知你可愛

老道付又叫勝僧

你先不必心中恼

还有言詞要你听李什座兵刃呼延慶說師父既問弟子最愛双鞭王教說既点

你一家

全不对你說實話

有了原故在其中如此貧道我就傳你双鞭書要剪斷截說小爷就從今日為始

因你為人多性暴

而且你

一十一歲是孩童每日里到李房去非点卯而已暗口前來跟隨酒仙李藝一連

如何懂得埋名姓

对人言講走漏風

倘若

便是十教餘日

每日暗口來李藝

一連十教餘日工

被人聞知多不便

血海冤仇報不成

為師今日告訴你

呼延慶

他的那

神力去旁是天生

只為天意不非輕

日後雪冤全仗你

千萬耐性且從容

原本小爷尚好武

應運而生不非輕

真正是

这也是

你我師徒緣分定

貧道助你成大功

又且根基原不淺

實口性巧更心灵

十日全点通門路

你的來歷也不小

想天机

不敢对你細講明

專心習李去懶惰

那知那日來的早

忽点生出事一宗

你須打從今日起

每日到我此洞中

出家人

按礼却是不甚精

清辰進洞來李藝

閃目現睛吃一京

我把兵法傳与你

習李須當苦用工

操演武藝請戰策

这小爷

閃目現睛吃一京

閃目現睛吃一京

見洞內

老祖忽恁去踪影

連忙各處看分明 不得分身也未可定

自己心中胡盤算

盼想師父轉回程

前日後日找不到

那裏有

恩師半點影共踪

呼延慶

自己心中胡盤算

盼想師父轉回程

不由自己心暗想 想必在外去閑行

一轉身

只說想是他有事

不能勾

分身回轉此洞中

逐步出洞各處找 山前山後細睜睛

一直找到晌午錯

我今何不同家去

且到李堂把書攻

明日里

付又回至山洞中 還是會有仙師駕

小拳一陣好傷情

必須早日前來看

大料一准定相逢

小拳想要不代慢

叫了聲

師父原何扔下我

怎麼有始不全終

忙上逐步往外行

出洞下山回舊路

不由心中好不寧

既恁慈悲收了我

許下我

幫助雷恨滅奸雄

到李堂

他也无心吃午飯

总想師尊不見踪

交我兵書並武藝

这才十日有餘零

我的這

不多一時天色晚

眼看看

西方墜落太陽星

本領半點沒李會

門路全恁還未通

未何言詞不應口

小拳下李回家內

总是懸掛老仙翁

連晚飯

拋下我

不知你往何處行

他不吃就睡覺

做言有病体不寧

王氏一見心害怕

呼延慶說着他便大哭起來只說老祖有始無終那裏有這樣

交徒弟道禮許下叫我李兵法武藝几天的工夫我是還一點

兒本事可也沒李會你就走了叫徒弟如何捨得小拳哭了多

時把泪痕止住腹中暗說我師父乃是久修得道的真仙他也

曾對我說過他久不吃烟火之物能騰雲駕霧朝遊山水每

日前來交我本事全仗騰雲駕霧今日想是有什麼事情去了

說別的

還怕他母親京怕

因此信口胡答應

一夜何曾閉眼

好容易

盼到五鼓大天明

連忙扒起往外走

只說上李把書攻

王金蓮

問着你可好了病

小拳說

要好我得 outcomes 大恭

言罷忙往外走

步走如飛那消停

跑到山中進了洞

本日現睛魂吓京 老祖還是去踪影
見一物拿起現睛立怔一位小英雄

猛低頭

上有一聯束帖連忙毛腰拾起來打開觀看雖說平素不愛習
文念了多日的書篇這眼前的這兒了字可也認得但見上面
言詞不多寫的是

山人留字賢徒不必懸掛為師現在回轉扒頭山候你
身有大難之日我自差人解救領你前來細傳你兵
法武藝與國出力並報滿門之恨切記千萬不可對人
漏出真情你大有不便

話表小爷看罢呆歎只是發愣

呼延慶 手拿字帖發了愣 二目滴下淚涔涔

口中只把師父叫 老人家 一旦原何發狠心

拋下弟子归古洞 不如当初不來臨 你說你

傳我兵法共武藝 如今李得去半分 有始無終你不當

叫我如何把恨伸 满怀虽有报仇意 叫我可去靠何人

小爷他 哭了多時止住泪 只得迈步出洞門

去到李堂將書念 這此時 生記掛老虎文

总想殺他將仇報 處事仔細又苗神 果点他

中公抄錄之書處：总得分礼小爷呼延慶平素聞他原本有
此疑心他是王員外的女兒所生員外只說是他姪兒媳婦所
生之子過繼与他女兒的小豪杰長了那們大十一歲总沒
有見過他的爹：豈有不疑心的道礼今听二洞主酒仙王老
爷之言他的心中方才明白他乃报仇的領袖自然他的心中
总想要殺虎文雪恨用心李藝誰知師父忽然不見豈有不急
之礼一夜無眠到了次日那天才亮他就起來忙忙跑進洞內
一看還是不見老祖的踪影小爷又想要哭猛一低頭看見地

道依師父說的話

諸般事

再也不漏半毫分
德車鞭奪壘豈不熱鬧呢

清晨上李將書念

晴日在外訪信音

果听他

車頑童

听言一齊心大悅

了了歡喜樂無窮

有人提議這件事

都說奸党害忠良

該當這日應有事

俱說這了真不錯

咱們就

依着他這主意行

万事由天果点真

眼看清明相逼近

家口拜把把焚

看你生的多凶惡

黑眉高眼有威風

批我們

呼延慶

听言不由心一動

他要去上肉城

請來好相胡敬德

你就裝作尉遲公

小爷點頭說有禮

也是此事應該破

小豪杰

思忖會計可脱身

内中还得人二名

一了裝作車雄信

一了裝作李唐通

欲要回家先問母

此坎是在那邊存

又可巧

顧李生

說道我裝真現李

史旦說我裝車通

今日先生他有事

教李前去拜鄉親

小爷時下得了便

小爷聞听心大喜

索杰他

閃目左右看分明

還有那

全憲李伴一大群

屏中缺少鞭与壘

取進三根稱稱棍

連忙迈步往外行

從外邊

話表先生放了李中李生一齊出了李館齊至七神廟大家商

叫他拿在手中擎

車雄信的算作壘

叫他拿定在手中

可作什麼頑呢要不戴索哥頑罷又有一了說也不好咱們指

自己的

他又用手搬兩段

算作雌雄鞭二根

星日過月亮星好不好哇又有一了說也不好不如賣鈴兒

車多李生分左右

站在了

兩邊俱算手下兵

車頑童中李生之内有一了姓史的他名叫作史旦他

秦王先在頭里跑

後邊跟史假車通

只听得

說那都不好日咱大家伙兒作反頑罷這呼小爷說那都不

高声喊叫那里跑

史要追你命殘生

繞着大旗圍轉

好滿口胡說我有一了故事兒名為小秦王夜探金坊城胡敬

怒恼假扮尉遲公

叱咤一声如雷振

說道休京我主公

只見他

手拿半截高根棍

惡狠

小爷聞听黃了臉

这不就

立怔豪杰小英雄

前來救駕逞英雄

氣得他

臉面焦黃名動

不由惡氣把心攻

呼延慶手拿半截子秫稽扑上前來史李生回身用他的那

擺開手中秫稽棍

惡狠

不啻好歹混亂愕

秫稽向看小爷的假鞭就打你招我架可到像渣招的申李生

申人一見奔亂跑

登時散淨申頑童

小爷他

一吓大咲打看小爷忽点他把史李生的秫稽用左肋

剩下一人心暗想

默言言暗叮嚀

師父之言真不錯

夫住右手拿起假鞭大叫反叛休要撒野只听吧啦一声响这

句委果是寔情

有心回家去問母

他定不肯講寔情

一下子打在史李生的脊背之上打的史旦把手中的秫稽

我虽点

年幼乃是男子漢

不与幼女一般同

一扔把嘴一咧說我不与你頑咧說這們一声只見他哭了个

這樣言詞怎麼受

我必當

早為認父去归宗

不住

尋找我那夫倫父

男兒念智礼才通

小爷思想往外走

呼延慶

一棍打哭單雄信

咧着大嘴放悲声

一心他要轉家中

猛点听見人說話

小英雄

听他口内高声罵

說道是

好了万惡野畜生

連忙止步把身存

申李生是在七神廟的後边頑耍如今呼延慶要回家走至前

頑耍去非是取笑

頑耍去非是取笑

原何打我怪生疼

你本是

申李生是在七神廟的後边頑耍如今呼延慶要回家走至前

頑耍去非是取笑

頑耍去非是取笑

牆頭上塔蝎代子

有娘去个女兒生

冀堆上

面山門以前忽听外边有三了老頭兒坐在廟的台階兒之上

冀堆上

面山門以前忽听外边有三了老頭兒坐在廟的台階兒之上

灵芝到底兒是臭

河内關草水上萍

有站大王庄一座閑話講論呢

小爷站在門内腹内暗說代我听他一听他們說

打不住的空盤星

似你這等會根本些什麼言詞想罢隱住身子側耳聞听只听內有一了人閑言

你个李生評一評

聞听一齊哈

俱說罵的真好听說這不又到了清明了麼又該上坟燒紙咧你們說快不快過

聞听一齊哈

俱說罵的真好听說這不又到了清明了麼又該上坟燒紙咧你們說快不快過

聞听一齊哈

了一年又是一年只祈這个人口中呼氣說我乃是庶民百姓 叫作肉坵坵一座 此是國大起的名 三老者

草木之人会非是得道且過拿着那了赫日的净山王忠 外面之言还未尽 山門内 英雄聞听喜会穷

良之輩白日的就叫奸臣害 此特清明佳節可也会人敢去 暗說我今得准信 就此何不上汴梁 先到那

与他燒紙 肉坵坵上去燒紙 後找屍文把賬清 小爷想罢不代慢

这一了 老者有語呼二位 此事令我好不平 忙日的 回家内背母前去祭扫坵莹

都說如今有現報 依我賄 此話真日是虛言

當日净山王爺駕 呼延必盖有感風 可恰他

一門三百十数口 被人謀害命俱坑 至今算来十年外

白日俱喪命殘生 眼下又是清明到 誰去与他上坵莹 小爷呼延慶自從听见師父之言却說是暗日 打听今听见这

那樣的 忠良遭屈会报應 可見蒼天也不公 三了老頭兒說得甚是可憐堂日王位到了節全会人上坵又

这了說罢一夕話 那一了 一旁接言叫老兄 且是忠良被奸臣所害好不憐情小爷听见欢喜是坵莹有了

你的這話真不錯 我今还有事一宗 提起了 下落腹中暗說我想人生在世当下兒孫接續香烟原為逢年

呼延門中寔可嘆 令人一見好伤情 前日我把京来進 按節坵前祭扫我今何不前去祭扫日代着也在京里頭去

探親去入汴梁城 会心悞從東門邊 猛然瞞見万人坑 打听日老賊屍文如今他是怎应了光景若得了机会下手

見一座 大坵里面生荒草 我对别人細打听 我便可以伤了那了因撞的报仇豈不是好小爷想罢那肯代

原来不是别人等 里边埋 就是他家中尸灵慢忙日迈步出廟三了老者看見小爷出去知道是小孩子們

在裏面頑耍也不介意仍舊還是說他們的閑話免這了話也 母親永不說寔話 還有那 老爹姓王兩了人

不表且說呼小斧忙忙回到家內是什麼話免也不說小斧心 也只當我不知道 那知師父盡說明 我却道

中自有主意吃了飯免天晚要安歇抽空免他見王氏不在房 有心含忍將時等 奈我難受申畜生 他們混亂將我罵

內他暗暗的關了箱子偷了五兩多銀子藏將起來母子睡 那些言詞甚難听 我今先全人子道 清明應當去上坟

下一宿晚景會詞到了次日一早小斧又要百數了銅錢只說 倘若 天緣湊巧逢机会 殺了奸賊老虎文

走上李念書出了廣梁大門故意的繞了一丁灣免這才迂闊 那才稱我平生志 也不枉 男兒生在世間存

了脚步才离了大王庄竟扑着東京的大路所走一边走着他 小斧思想来的快 步走如飛那消停 他從那

的心中暗暗的思忖 清晨走到晌午錯 抬頭看見汗梁城 過了閑廟將城進

小英雄 离了大王庄一座 直奔西南大路行 小斧他 本目苗神細看分明

逢人就問東京道 恰好似 如飛似箭一般同 小斧呼延慶一路之上思忖想走的甚是急快那天不過午

一边走着心暗想 自己展轉在中心 只說是 錯的時候進了汗梁城岡目現看但見街市之上好生熱鬧真

可恨奸賊虎文 害我合家滿共門 師父對我說詳細 乃繁華無比若非天子建都之所焉能如此但見大路兩旁一

叫我暫且在心中 他說拘賊時運旺 難推冤仇把恨伸 百兩市行各樣的買賣俱有滿道車馬成群士農工商三教九

且等他 三年兩載時運敗 只有机緣巧來臨 流離口燥口渴來往不斷小斧在大王庄村庄庄虽点可不小

奈我总是氣不過 思想着 要殺奸党老虎文 如何能有这等的熱鬧就是逢集的日子可也不能如此英雄

我若不把仇來報 心中這口氣難平 可嘆我 到底年幼貪頑免本才十一歲是了孩子見了这等的熱鬧兩

又眼睛如何這勾使的不住的往那左右觀看

但只見

赫：揚：多熱鬧

來的是

這小斧

本是英雄年久小 正貪頑要情是真 當朝國丈老虎文

又怎見過這等地

今日里

這是初次到果臨 小斧呼延慶正杰尋找肉坵故小斧到底年少想不開肉坵故

看見此處多熱鬧

不由英雄喜在心

只見那

豈有在這熱鬧街上的通禮总是在這背淨之處他就知道在

二目不住東西看

購看諸般算新文

典當鋪對生藥鋪 東門內故此一邊購看熱鬧一邊尋找又想買燒紙香燭尋找

銀樓之上又換金

扭項回頭往後看

細緻鋪在緊對門 紙馬鋪那知猛烈一抬頭看見面前如全過會一般來了這們

酒樓上

酒旂高垂空中掛

里面滿坐飲杯巡 一群人馬到有一百還多前頭的執事俱全對子馬分：小斧

外面拴定騾共馬

鋪中坐

盡是公子与王孫 不知却是何原故連忙站住脚步閃在一旁仔細尋目留神往

處：挑錢聲振耳

不使破爛開的凶

又听得

前面觀看

叮咛鈔鈔齊亂响

當千當百用不中

襟貨鋪中貨不少

呼小斧

奉日留神現仔細

路边站立看分明

估衣鋪內顏色新

古玩鋪中有至宝

接次擺列甚停均

但見前頭人不少

浩蕩：

行動好似一窩風

還有那

軍器木器瓷器店

往來交易乱紛：

前頭四對：子馬

了：生成猛又凶

後跟着

一言難盡街市景

小斧他

東顧西看細留神

代刀武士几十了

還有家將十數名

鞭板鎖棍齊喝道

一心單找紙馬鋪

外代尋找肉坵故

曹記得

看來果然有威風

地面官兵齊接送

前頭開路把人烘

听言說在東門內

却是不曉那邊存

小斧正杰來尋找

當中是

八人抬定一乘轎

內中坐定老奸雄

忽点來了一大群

前頭摆定對子馬

後有從人緊隨

轎後之人還不少

一了：

俱有兵刃手中擎

眼紅眉

一直竟奔府中去 街上好似過朝廷 人有一件事領教不知方才過去的這一位官長他是何人原

鋪中之人奔站起

那一个 不遵主意立刻楞 何他这等的体面

小爷一見心納悶

自己暗想在心中

并不知

那老者

見問仔細面神看 打量豪杰小英雄

此人他是那一个

賄來定是有權銜

頭代展翅金龍帽

見他幼小年不大

他却

熊腰虎背有威風

身穿羅袍是大紅

袍上明金龍上綉

羊脂玉帶把腰橫

生成面目黑又亮

豹頭虎目是天生

看穿代

賄年紀

看来約有六旬外

面貌好惡是天生

虽然不算十分富

賄來家內定不窮

容貌虽杰生的惡

虽然他的年紀老

生就的

白面之中又代青

話語却是甚謙恭

老者看罢忙陪笑

回言口內尊相公

兩道立眉三角眼

銀鬚一部乱蓬鬆

暗說道

你想想

空不在此城中住

不知何處有門度

此人可是何人等

这样体面果不同

小爷想罢多半响

何云不知這一位

今日有事進汴京

此話委果是寔情

說何不

問行人自己明

我本在此鄉下住

故此領教老太翁

老者回言說不敬

中公請想呼延慶生在大王庄虽說离京不遠小爷長了一十

一歲他從未有見過這等樣的大官這还是他天生成的貴人

進城這是頭一次

此人非是別人等

說來寔是不非輕

家这要是那別者没見過世面的孩子保管还把他吓到見骨

他乃是

当今天子死国丈

他女現在是西宮

里藏看去咧閑言少叙且說呼延慶問了多時暗說有咧我何

官居太師為丞相

三法司

執掌刑命是頭名

不問日本處之人合他們打听

姓龐名文誰不曉

因此走動有威風

这小爷

看見路边有了老者小爷走將過去滿面代咲口尊老者我小

听言不由心大怒

惡氣名往上进

口中不言腹內罵

却原來

是那奸賊老畜生

我家滿門遭你害

去追龐文自己的心中付又一想暗說且住我現今表此原為

那知你我兩相違 我今若是饒過你

叫小爺

的是上放祭掃說奸賊在我眼前我今寔口的可是不能報

心中這口惡氣怎得平

仇一則我的年輕幼小虽有力量身上的武藝不精又是孤身

一人怎奈狗賊當時擋道人多勢眾如何能勾除的了他必須

想了妙法方可成功這如今少不得暫忍這口惡氣叫這惡賊

多活一日我还是上放等我祭奠回來我今日了也不回家去

喇可就住在這城內再想一個方法免傷這因獲的性命雪恨

也未晚矣

這小爺

心中想罷不代慢 暫忍惡氣在腹中

小爺呼延慶此時恨龐文真是如同切骨聽說方才過去的

是龐文他家的仇人如何不氣憤

只說便宜老奸佞

我上放 回來咱倆把眼清

你害了我滿門家眷三百三十多名口你這惡賊如今赫

揚 想罷付又回身轉

順着大路往前行

找不着

名你小爺今日將你遇見豈与你干休善罷我今若不追了你

肉拉故堂在何處

記得人說萬人坑

只得又往行人間

的狗命心中這口惡氣如何得平小豪杰心中發恨不肯露於

車找年高有壽翁

套句話免將人問

可憐不敢胡打听

面上還是仍舊臉上一代咲說道原來是因文皇親我說呢怨不

本地人

對着小爺說詳細

說在東北二里零

得這等体面我在家中可也曾听見人說過果然這話不錯多

城根以前角樓下

是一片

空地來往少人行

承指教說着將手一拱辭了老者抹身而去小英雄才代要走

不知你問有何故

小爺回蒼白打听

說罢時

搭里搭訕他就走

只見他

穿街過巷那消停

只听得

柜內扔錢响嘩哪

英雄看罢往里走

不多一時来的快

角樓不遠咫尺中

这小爷

上了台階進鋪中

一回手

取出他那銀五兩

奔目留神观仔細

眼看左右細留神

此處果是一片敵

放在柜上語高聲

說有事來買紙錄

只見那

少有行人影共踪

方近却是会房舍

蒙茅嫩草一片青

柜內之人口內應

走向前來观仔細

他先打諒小英雄

又缺少

榆柳槐楊会樹木

过派凄凉可憐情

見他生的多凶惡

原是年幼一孩童

年紀不過十一二

当中果有故一座

孤另

甚寔寂寞冷清

天生成

面似鍋底一般同

穿代打扮多緊襯

小爷看罢心暗想

此處定是祖坟莹

有心要

看来家內不貧窮

又听他

口內說是買紙錄

上前叩拜会錢紙

付又撒步轉身形

從新來至街市上

但有一件礼不通

柜上放着銀一塊

賄了賄

小爷他

本日左右細看分明

約有五兩有餘零

柜內之人心不解

他把相公口內稱

呼延慶付又來至大街閃目現看尋找紙馬鋪事途湊巧但則

不知你用什麼紙

多少銅錢你說明

小爷見說回言道

見街兩里有座四間門面的大紙店這座鋪子真正不小收什

可着這

銀子拿來莫消停

的好生齊整

鋪家原見他拿着銀子買燒紙心中詫異方才問他你要買多

这小爷

一見不由心大悅

定睛奔目看分明

少錢的紙呼延慶說你就可着我的這塊銀子賣給我

我把柜內

但見此鋪多齊整

但見此鋪多齊整

他与那

別者之家大不同

之人聞听他的話就錯了意

不由心中不悅面上代着怒

采色鮮明多華麗

采色鮮明多華麗

門面大匾在当中

代字号

高聲說給我拿開這塊銀今日是了清明大忙免的你來攬

三丁泥金斗大字

柜里柜外乱烘

俱是主顧來買貨

我們來咧呼小爷聞听他的言詞也就代怒開言說我拿着銀

子買東西怎麼撞你們柜內之人只當他是小孩子關着頑呢這座紙馬鋪比那几家子就差不多咧連掌柜的代管事的打雜說我們這里不賣那們些銀子的你上別處去罷

柜內人

只當小爷來取笑

只說不賣那些銀

的作飯的总归誰就是一個了人賄門而極修排咧排子快躺下

忙口免的你頑笑

這孩子

動不動免來哄人

上了一串不用多只用一場大雨可就落了架咧你可別看他

說着他便回身去

小爷一見氣乍心

堵氣子

的鋪兒小賣的東西比大鋪子還多着好些樣子呢他有沙盆

拾起銀子拿在手

轉身逐步出了門

說你不賣也就罷

沙罐子沙壺沙吊子沙鍋沙酒壺瓦盆瓦灯台瓦夜壺喪盆子

賣紙還怕斷了根

唧口噓口走出鋪

付又閃目細啣神

噓食確子鋪子里的掌柜的是了老西免久聞汴梁乃是天子

忽睛見

對面也是紙馬鋪

英雄仔細看假真

建都之苑來到此處作買賣三十多吊錢的本作了這了買賣

這樣買賣也不小

與對過

看來不差半毫分

二年的工夫往家里稍了四百多吊錢他把買賣可就闢了空

豪杰逐步走進去

柜上放着那定銀

那知道

咧各行里全該下賬咧今日晚上他就打算着要鎖門逃走

這一家子也不賣

小爷心中大動噴

暗說此事真奇怪

回家去又想這些東西拿不了正在這里為難心中盤算說這

買多不賣是新文

只得又上別處去

滿讓去紙也上故

可怎麼好別的販俱各好擔就是門口免這几了縫窮的他們

小爷他

怒氣沖口又去找

堪口紅日往西行

不依的利害不如跑他娘的去正点思想之間猛点看見這小

此事可是真算巧

英雄他

遇見一件事奇文

爷呼延慶走將進來將那一塊銀子放在柜上說掌柜的我打

拐灣又是一座鋪

說來寔是不同尋

紙馬幌免空中掛

紙鋪內之人一見這塊銀子不由心中一動又見小爷是十一

呼延慶

他又逐步走進門

二歲的小人免他

那心中沉音自己腹內不由暗口思想只說

此事真口的奇怪

舖內人

只說此事多奇怪

京的是為呼延慶

大塊白銀來打紙

按例應當罪不輕

喜的是

論禮昨日就當跑

趕這當子湊盤費

二不休來一不作

明朝五鼓就登程

想罷時

銀子可是都打紙

柜內之人不代慢

哄下銀子好走路

他把恼怒變春風

看見銀兩心盤算

不由得

看來是了小孩童

算是蹊蹊怪事情

童叟無欺四字字

明日關門要進去

我又想

那晚他來給送行

左不過是把人坑

回家定杰將福享

代嘆有語開言問

呼延慶

忙已打点不消停

明日一早回家中

付又有語開言道

暗口思想在心中

又是欢喜又心京

他拿着

我今若是將他哄

買賣須當要公平

今日就有机会逢

今朝可是又清明

俗語說

我今何不將他哄

至死我也不上京

他把大哥口內稱

點頭連口內應

他只苗

小岑一見心大喜

掌柜留神仔細听

我如今

有件事情要問你

可要你

鈔本呼家將 卷十一

兒連忙答應有口打点香燭包袱不多一時他就打点了兩
 大捆子呼延慶又問說掌櫃的你有大鑲大石沒有借給我使
 使回頭給你送來老西兒答應有口不用送來我饒給你使喚
 罷小爺又說掌櫃的這們些個紙可叫我怎麼拿呢 你可有棍
 子沒有借我一根我好挑着老西兒說有把我們的這根門閂
 拿了去罷小爺說那個過長過短如何使的呢 一眼看見幌又
 子 咧說這是什麼借給我罷老西兒說使得腹中說拿了去罷
 我左不過明日定然逃去

老西兒 想罷時下不急慢 手忙脚亂那消停

不多一時打点好 他把那 幌子遞與小英雄

叫他挑在肩頭上 但見堤留又搭樑 那些個

零件東西揣懷內 小爺一見喜心中 說聲少陪往外走

肩挑錢紙往前走 鋪中之人我不叙 打点五鼓就登程

此書中 單言小爺呼延慶 邁步直奔萬人坑

正走中間離不遠 但則見 對面來了一老翁

暗見小爺將身站 上下打量小英雄 只見他

小爺呼延慶說掌櫃的我這是五兩多銀子 你可不要少給
 了我舖內人伏笑說你放心罷買賣人是最公平的誰要是哄
 人他是王八腹中暗說這個誓我可敢對你起昨日我們鄉親
 早就給我代了信爾來了找的老婆見我二年沒有回家早已
 就嫁了人走說着快口打点什麼財童元寶都不要 把門神
 挂錢財神馬兒各樣本子賣不了的灶王爺 他給小爺全都
 打点上了連賬本子都不要 明日定要逃走不 又聽那小
 爺說掌櫃的你有香燭沒有着有你也給我打点上些個老面

年紀不過十一二

天生成

腰圍背厚貌驍雄

我对你言講千萬不可自惹其禍

面如鍋底一般樣

騰口殺氣有威風

看穿代

這老者

口直心快情性熱

專意愛管閑事情

賄來不過平常輩

隨常衣帽到鮮明

肩挑一担錢紙鏢

面對小爺呼延慶

笑吟口

有語閑言叫相公

不知此事為何情

此人最愛多管事

連忙閑言叫一聲

救孤雖然是行善

怎奈內有事一宗

各處的

他望着

小爺有語腮代笑

尊了一聲小相公

孤坟全拆燒化紙

千萬休上萬人坑

那裡好善必有禍

老漢有事領教你

你把那

情由說與老漢聽

千萬牢記在心中

小爺明知故又問

口把老丈尊一聲

原何你挑這些紙

不知要往何處行

你府上

說道是

我家救孤是為好

原倒說是有福星

不知却在何處住

令尊貴姓與高名

望乞指叫告訴我

老者復又閑言道

他把你

相公連口口內稱

呼延慶

見問止步把身停

你不曉得其中故

聽我老漢講分明

萬人坑

呼延慶正走中間聽見有個老者相問連忙止步也把那老者

打諒了打諒見他是個百姓的打扮生的眉目慈善不似歹人

的形相知道這必是愛管閑事的也就代笑答話說你老人家

問我麼你老人家有所不知我姓王我在南門居住只為我的

父母專行善終日裡見廟必燒香今日清明佳節就買了這

些錢紙善濟孤魂此是救孤叫我各處尋我孤坟燒紙老者問

聽連口點頭說若相這樣的善人真口少有但只一件你可聽

淨山王

呼延必顯是他害

合家三百九十名

盡被圖文一人害

俱個是

項上鎗刀喪殘生

尸首埋在一坑內

上邊却用土來蒙

肉坵坟

他起名免誰不曉

他連祭奠也不容

因此老漢囑咐你

你若是

燒紙可怕了不成

老者說那裡常有龐太師的人前去查看着是被他們碰見你
在那里燒紙化錢不啻你行好不行好立刻將你拿住可就當
作是呼延門中後代那便叫你有口也難分訴你今既是前來
行好你看上各處的狐坎不少任你去燒且記不可自闖其禍
要緊上說罷竟自而去小爺也就有挑錢而行那知道他們
兩個人在此說話有一家未過時的好漢在暗中偷聽此人也
是明見呼延慶挑着一担子錢紙他的心中吃異暗中他要打
聽一個明白如今聽了呼延慶他與老者說的那些個話這家
好漢他的心中有些個不信

這好漢

只為心中生疑惑

一心他要見分明

聽了小爺這些話

他却都是

暗上展轉在心中

只說此話我不信

世界那有此事情

就便是

他的父母好行善

救孤也是理當行

就該自己燒化紙

原何派個小孩童

我諒此言定是假

必有原故在內中

我如今

何不暗上跟在後

到要仔細看分明

想罷時下不怠慢

悄上的

跟定小爺往前行

眼看他

直扑西北那條路

兩脚如飛一般全

不多一時來的快

只見他

前行來到萬人坑

見他坑前放下担

將紙格在地流平

這個人

急忙他把身一閃

忙上撒步退身形

將身影在坑四內

却望對面細睜睛

暗上舉目觀仔細

兩耳留神着意聽

但見那

胆大小爺呼延慶

豪強敢勇是天生

站在那裡觀四面

暗了暗

並無一人影共踪

這總望坑裏騰跪

英雄大叫放悲聲

人強幼小嗓子大

只見他

二目流淚淚痕

那一家好漢他把身形扒在一傍一座小上的土坑之內前

面可巧又有一個小上的土堆可以擋住身形他望那邊看得

見呼延慶小爺在這邊可看不見他因此呼延慶東顧西望暗

了半天並無看見人他只當是此處没人他這總望坑上焚膝

跪倒二目流淚哭將起來口尊呼延門中祖先在上小孫兒呼

延慶前來拜掃

小英雄

拜倒二目流痛淚

心中慘切甚傷情

只聽他

口中不住高聲叫

呼延門中祖共宗

腹中說

原來他是呼門後

好大胆

小孫非是別人等

呼延慶

三字本是我之名

我父名叫呼延善

字表字用二弟兄

我叔父

名字叫作呼延濟

字表字信記的真

只為不幸遭人害

乃是國文老龐文

一門三百幾十口

盡皆殺刀喪了身

這也是

上天不絕忠良後

妻果空中有神靈

叔父預先逃了命

本親命

神山還慮把香焚

此時不知音信

殘生一定命運存

我的父

逃在大王庄上位

龐賊累次去搜尋

我母王氏生下我

三天父子兩離分

爹亡投往蓮化去

十年音信不知聞

這些事

多虧尊師告訴我

叫我牢記在心

不許對人提一字

只說是

日後可以把恨伸

今乃清明節時到

既為男子當上坟

因此上

偷來茶奠燒化紙

少盡些須一点心

往乞陰灵多保佑

早報冤仇斬龐文

乞求陰曹施灵應

收去這金合銀

這小爺

只顧口中來禱告

那邊之人盡聽真

小英雄敢入虎穴獨自前來祭亡魂

小爺呼延慶越哭越痛訴說那一往之事古語常言說得好房內說話窗外有人聽草上說話路上有人聽又道隔牆須有耳意外豈無人小英雄只顧叩拜坟塋自己哭啼那知一傍有人偷聽在說話的那一家好漢此人姓岳名朋字表與祖此人生來得面黃肌瘦一雙碧眼形如病鬼骨瘦如柴身形不過五尺宋朝年間七尺開外乃是中常人物似他五尺算是個矮子今年方交二十一歲本願高強武藝精通他乃是當日五朝大將岳元福之後代他的祖父岳斌作過水軍都督家傳的水手中

本領精奇而且這位小爺他是天生的一雙碧眼在水中能觀
諸般物件所以人給他送了個綽號叫作混海蛟平生為人
甚是機巧最愛打個報不平免可惜自幼父母雙亡一身流落
在江湖之內他在城外一位朋友的家內居住今日進城是為
城內還有幾個朋友也都是年幼的好漢那知剛一進城他就
碰見小爺呼延慶見他肩挑着一挑子錢紙不由的心中吃異
這纔跟他前來及至聽見了小爺那些個言詞這纔知道他是
呼門之後不由的心中暗忖

這好漢

聽了小爺一席話

自己暗想在心中

原來他是呼門後

今日裡

獨自前來上坟

假言放敵志不小

休看他是小英童

竟能夠

他把眾人全哄信

險些我也入牢籠

說來他的胆不小

單人獨自敢進城

雖說你是全孝道

只怕機關走漏風

論理說

叩拜已畢就當走

此乃龍潭虎穴坑

只顧在此身留戀

怕只怕

倘有差池了不成

我却也曾聽人講

提說當年此事情

淨山王

呼延必顯他忠烈

他家內

累次扶國有大功

口為遭逢奸人害

一家老幼盡傾生

將一門

老幼千百幾十口

彼此埋在此坟中

名為肉坵坟一座

說來真是可傷情

巡邏不許人來祭

若被看見定不容

這件事

思想令人心不忿

岳某心中甚不平

有心替他除倭寇

怎奈那

老賊實是有機焉

保護人多難下手

只好等候機會逢

細想來

此子寔然胆子大

岳某替他就怕悚

思想復又偷睛看

他這裡

仔細留神驗分明

英雄混海蛟岳興祖他到替小爺呼延慶就驚害怕復又偷睛

仔細觀看但見黑小爺哭了多時扒捋起來走過去把那兩大

捆紙張拿捋過來放在坟前把繩子解開他也不睜眼不過是

抖擻了抖擻虛龍了虛龍回手從打懷內取出了火鏢火石

吧幾下子將火打着圍着紙堆點着復下拜那知道是何談

吧當有事呼延慶當有一場大口的險

常言道

萬事由天不由己

處口定數不非輕

小爺他

原來天生胆子大

出犢牛兇不怕虎

上坟乃是全孝道

豈知裡面有福星

他以為

天理良心四個字

明欺黑爺年幼小

五兩银子端哄下

恁奈他是巧罕虎

挑了木

也是前家忙中錯

火焚帝錢性上起

付人口中未講話

還有合家中先灵

少令孫：一性情

只知拜掃焚化紙

這若是

原是天產大英雄

人當盡孝臣盡忠

責歛之人懷私意

自己私逃回家去

還有那

人間世物不甚通

打点貨物哄英童

諸般貨物全都有

自知化帝全孝道

將一把

小尸跪在地平川

二月流泪放悲声

快些來收錢金鈔

那知就有大福生

別人焉敢這般行

他只說

燒紙買的真不少

因有私債想登程

不啻暗裡把人坑

謹義廉恥一旦扔

他把那

兩捆銀幣却不少

小尸一樂不知情

那晚內中有事情

爆竹色裹在內中

只見他

口叫祖父与祖母

這不過

小尸呼延慶正然祝告只叫祖父祖母並合家之人快來收領

我的祭礼刮了旋風兒我瞞；又說孫：年紀幼小不能投拿

仇人報冤雷恨只好等我父亲叔父的音信等孫：長大了定

然要報仇拿住冤家父女就在改前灌一对人油大燻右消我

恨只求祖父的陰灵有感早得我父亲叔父的消息便好早；

幸喜小尸正然說有只听那一堆帝內前吧咕咚連声所响小尸

聞声只吓的京仗不止

呼延慶

正然祷告悲声痛

忽恁之同吃一京

連忙抬頭觀仔細

小爺他

閉目留神看分明

但見各處俱是火

紙堆之內响連聲

忙扒起

他把身形朝後退

站在那裡發楞怔

知道裡面是有炮

反到歡喜在心中

口內連口說有趣

這個頑藝果鮮明

小英雄

原本今年他不大

十一二歲小英童

只知頑耍是一樂

那晚的

眼下便有大灾星

暫且按下呼延慶

再表好漢名岳朋

正然在

暗處與他就惊怕

慮他早去登程

恐怕有了差池錯

那時節

難出龍潭虎穴坑

有心我對他言講

早出皇都汴梁城

總代要

閃身邁步往前走

忽聽火肉响連聲

也把岳朋嘎一跳

甯然聞

不知此事為何情

定睛留神觀仔細

又聽裡面响咕咚

總知裡面有了炮

火光烈焰四下崩

閃目又看呼延慶

只見他

滿面之上代春風

登時不哭他又笑

拍手口內喊連聲

只說頑藝真有趣

岳興祖

着忙說道了不成

岳興祖腹內說這個孩子真口胡塗我那裡本就替他執悚

盼他早離門此地總好那知紙內又有炮聲响亮這更得早走

咧在青天也代終黑咧還不出城你看他毫不介意反到大笑

還不想走路倘若被人知道前來拿你我看看你如何是好岳

朋正然說着只聽吵吵有人聲發喊又把岳興祖嘎了一跳

不願隱藏連忙站將起來舉目觀看但見從打左右冲來的人

真不少俱是官兵打扮各執棍棒刀槍諸般的器械擁來

你說這些人馬是從何處來的此乃是龐文自從包老爺去後

朝中無人可憐他更加為惡驕着天子在外任意而行這座肉
坵坎的左右老賊他早就派下人看守

老奸賊

只為難防呼門後

他又暗把巧計生

差遣心腹人兩個

暗口的

各代兵卒五十名

住在肉坵坑左右

相離一里有餘零

每日間

輪流不時人查看

觀睛坎前影共踪

若是有人將坎上

立刻拿獲不相容

時聽小爺呼延慶

肩挑錢紙路上行

半路尔

就有他等看見

暗口後面看分明

見他果然來到此

他們在

遠口觀睛暗打聽

精明與眾迥音信

大家彼此不消停

各執着

器械一全來觀看

那知又有異事情

他們相離坎不遠

只見烈火往上升

眾人本就心不悅

又聽大炮响連聲

眾兵卒

一心只想將功立

個口施威往前冲

口內彼此高聲叫

說道是

好個大胆小英雄

問你可是呼門後

你敢前來上坵壘

說着話

一全來到離不遠

各把器械舉在空

喊叫吆喝聲威唬

只說你 實言放你去逃生 你可是那呼門後
不說送你赴幽冥 小爺一見惊又忙 登時間
圍住了性傲剛強小英雄

眾兵上前把小爺呼延慶圍住了一個口聲言威唬說 那個
黑小子你可是呼家的後代不是好大胆你敢前來上坎得給
我快說實話我們斷不肯難為着你若不實言立刻叫你的性
命不保且說呼延慶到底年幼是個小孩子上坎前痛哭聽見
燒紙裡面炮竹响他又大笑說是好哇 他更捨不得走 咧只盼
裡頭運炮响瞞着他是一樂本來有個頑童兒只聽通的聲把
火崩的四下裡亂飛怎麼沒有個瞞頭兒呢 只顧揚着臉看大
星兒大笑眾兵來到他的跟前還不知道忽聽眾人威唬這總

抽頭觀看猛然見有百十餘人將他圍住個口手中俱執棍棒
刀鎗全是官兵打扮有在馬上的有在步下的為首當先有兩
個人一個使刀一個使斧騎在馬上與他講話叫他實說可是
呼家的不是小爺聞聽不由的又惊又氣惊的是他來上坎被
人知道天色又晚可怕難出重地氣的是老賊龐文將他一家
之人害死連攻也不許祭奠但有一件現被他們多人圍住相
問我可是怎麼樣兒答對他們呢 小爺正然低頭思想忽聽那
兩個人在馬上復又問話

小英雄 正然低頭心盤算 可是怎樣對他云
又聽二人開口言道 叫一聲 黑小頑童你是聽
方纔老爺問你話 原何不語未何因 難道說
你的耳聾沒聽見 快說休惹我動噴 姓字名誰何處住
誰人叫你來上坎 你們還有人幾個 可是呼門後代根
再若是 怎慢挨連你不講 叫你立刻命歸陰
小爺聞聽這些話 他的那 腹中暗口自沉音
只得與他講嘴硬 假作呆痴哄眾人 倘若

哄過他們好走路 早巳的 我好回家見母親

想罷有語開言道 假意堆歡面代春 對衆人

口內連忙呼列位 你等仔細請聽明 小可我在城外住

離闈三里有家門 家中父母俱在世 我家行善本姓全

我父母 前年一全生災病 是我神前許愿心

若是父母身安好 我情慮 各廟之內把香焚

若到清明這一日 城中各處放孤魂 果然是

孝心感動天合地 父母委果病離身 便當有言還心愿

敢不尊 食言失信哄天神

衆位請想神鬼的跟前如何撒得謊 少不得各處還愿見面

就是燒香正燒了二年還多今乃清明佳節城中放孤我見這

裡有座大坟知道此處叫作萬人坑定然是無人祭掃故此與

他燒化錢紙此乃是善事衆位何必嗔怪話已說明告訴你們

知道咧天也不早咧我要出城家去咧小爺說着只見他搭里

搭訕邁步就走

呼延慶 搭訕邁步想要走 二人一見那容情

在馬上 兵丹一指開言道 微巳冷笑兩三聲

叫聲頑童真胆大 小巳的 英兒你敢設牢籠

分明你是呼門後 想要瞞人萬不能 你只快巳說實話

我們放你去逃生 再要用言來支吾 叫你立刻赴幽冥

呼延慶 聽言不由心大怒 說你這人好不通

我說盡是寔情話 為什麼 無故攔我不叫行

什麼叫作呼門後 此言我好心不明 我的話

手你愛信不愛信 天晚我是要出城 誰肯與你說閑話

白巳耽候我的工 倘然若是回去晚 父母一定掛在心

我走咧 不如你們開扯賺 說罷搭訕又要行

二人一見冲巳怒 不由得 無名火起往上行

只說幼兒真可惡 料你不肯訴真情 必須得

拿住用繩上了綁 還得拷打用官刑 那時你總說寔話

好巳豈肯就招成 說罷一催坐下馬 舉大刀

形如惡煞一般全

這二人乃是老賊龐文的两名心腹家將這使斧的名叫刁奇

使刀的喚作王本二人都有幾合本願仗着主人的勢力終日
眼空四海在外作惡今見小爺呼延慶前來上坟料着定是爭
山王之後想立功勞又欺小爺年輕他不過是一個十二三歲
的孩子雖然生得雄壯就讓他會武藝高能是他的對手所以
不把小爺放在眼內但見惡恨已形如凶神一樣催馬冲到呼
延慶的眼前雙手舉刀蓋頂接頭就砍

呼延慶

一見時下不急慢

小爺原本體便伶

又有仙人親傳授

他本是

王教老祖一門生

雖說學藝日不久

奈他根行不非輕

他原是

尊奉敕命臨凡世

報仇領袖第一名

來歷寔已非小可

自然與眾不相同

看見大刀離不遠

小爺連忙縱身形

他往那

傍邊一躍躲過去

王本剛刀却砍空

使的力猛身一探

這個賊

吸呼栽下馬駒龍

復又接馬身一挺

惡賊征駝往前冲

他復又

旋轉回來心大怒

只聽得

口內吆喝喊一聲

大叫幼克真可惡

定要送你赴幽冥

說着他

右手又把刀一舉 照着小爺下絕情 呼延小爺不急慢
他總邁步往前迎 却是留神加仔細 二目睜定不錯睛

但只見

刀離自己頭不遠

這總邁步閃身形

將刀躲過身一探

伸虎爪

抓住王本斬將鋒

用力便往懷中掖

小爺神力是天生

叫一聲

拿過來罷快給我

不由王本把手鬆

被他奪去刀一口

王本他

又驚又臊臉通紅

小爺呼延慶乃是天生成的神力無窮靠那王本能有多大
氣兩刀俱個砍空自己可就知道有些不好忽被呼延慶將刀
抓住不由心下着忙心想雙手攥住用力可以奪的過來那知
好哇 輕已不費力氣竟自叫人奪去 剛當着眾人面不由的
又是吃驚又是臉上下不來連一個十一二歲的小孩子開不
過人家是赤手空拳又在步下兩個回合叫人把兵刃奪過
去不由的滿面通紅口中大叫拿我的兵刃來我殺了你吧你
說這小子是胡塗了不是叫人家把他殺了嗎 世上那有這等
呆人呼延慶一聞此言不由哈哈大笑說我送你兵刃罷說着

一甩雙手撲頭就砍

呼延慶

言罷時下不急慢 雙手一甩斬將鋒

照定王本撲頭刺

這個賊

一見着忙魂唬慌

手無寸鐵難拈架

只得馬上閃身形

暗亡的

自己腹內說不好

只怕殘生活不成

剛刀下來多急快

只聽略吹响一聲

代背連肩着了重

這一傢伙可不輕

可憐他

只為要想將功立

那知一命赴幽冥

死尸一仰栽下馬

那一邊

刁奇一見慌又驚

大叫一聲氣死我

好個可惡小英雄

你敢上

禁城之中來撒野

刀傷官衙命殘生

情如謀反一般樣

豈肯輕饒善放蕩

言罷馬上忙傳令

分付手下眾兵丁

去一個

先到各門去送信

晚諭他等快開城

再到帥衙太師府

速調那

人馬前來莫消停

大家將他先圍住

看他可往那裡行

眾軍兵

內有兩個聲答應

兩分頭

報信開城與調兵

暫且按下我不表

再說呼家小英雄

他聽見

刁奇傳下這一令 不由小爺魂唬慌 腹內暗亡說不好

今日裡

到只怕我的殘生保不成

小爺呼延慶聽見刁奇傳了這一令真是聽了個胆烈魂飛暗說不好若要如此言來只怕我的性命難保事已至此怕也是無益也只好捨命相拼仗我手中有這口刀與他們眾人拼對拼對全仗祖父的陰靈保佑倘若能勾得逃也未可定如若見事不祥我便就死在祖父的坟上也就完了小爺想罷要合他們橫心捨命以死相拼這話不表且說暗處的混海蛟英雄岳興祖他在一傍看得明白先是替呼延慶耽驚害怕後來見王本與呼小爺動手更加着忙誰知二人走了兩個回合王本

的刀就被小爺奪過去了只用一倒手就把王本砍於馬下岳
朋一見又惊又喜口的是呼小爺小口年紀果然不愧將門之
後不但胆大心雄而且還是本領高強殺得爽快暗口誇獎惊
的是某城之中殺人全謀反料他小口年紀現在天色將晚
這可叫如何脫逃倘然遭擒被獲性命一定不保岳興祖正
想之間又聽刁奇傳的那一令更加着忙暗說不好若要如此
說來又聞城門又添兵將黑頑童他的性命殘生眼然間有些
個難保

岳興祖

越思越想越惊怕 皆因好漢愛英雄

又且平生好營事 曾表過 終朝專打報不平

原本藝高人胆大 諸般武藝件件精 十八般

兵刃敢稱全都會 飛沿走壁也精通 餘外他還通水性

家傳寔是第一能 故此他的胆子大 見事一概不怕惊

心想着 這事要作他就作 外代敢作敢應承

可為天地全不怕 他一生 最喜交友愛賓朋

今日看見呼延慶 因此他總挂心中 暗地裡

他替小爺就惊怕 只說是 此人可怕命要坑

這樣之人喪了命 可憐他家世代忠 一家人

滿門盡遭奸人害 令人本就氣難平 此子他在遭不測

可算蒼天沒眼睛 岳某既稱英雄漢 扶危濟困理終通

我須要 設個方法將他救 不枉稱為好漢名

但恨一時無巧計 可叫我 如何辦理怎樣行

有心幫他去動手 但是難出汴梁城 我說走

却是無人攔得住 奈他難逃虎穴坑 好漢為難多半胸

忽然間 想起良謀計牢籠

岳興祖思忖多時忽然生了一計說有了我須如此這般

如此可以救他早離虎穴脫過此難平他的造化叫他自己去

關大料吉人自有天相倘能得其無事也未可定就是如此而

行英雄他把主意拿定復又望前觀看這話暫且不表再說刀

奇分付兵卒去到各門上送信叫開城門又到帥衙去調兵將

他這總將馬往前一催相離呼延慶不遠用斧把呼小爺一指

開言講話

這刁奇

用斧一指開言道

叫聲那個小頑童

你真可惡胆不小

禁城內

逞凶為惡任胡行

刀傷將官罪不赦

情如謀反一般全

我勸你

怯亡與我速受綁

運可保住命殘生

還可多活三兩日

不然眼下就要坑

如今四門俱緊閉

你想脫逃萬不能

雖說是

武藝高強是好漢

可也難出汗梁城

除非你會騰雲霧

如不然

肋生翅翅起在空

依我相勸運罷了

不然分付將與兵

不合你

交手饒舌多費事

只叫他等放刁劍

看你可往何處跑

總是英雄用不中

兩條道兒由你揀

快說應承那一宗

刁奇他

自知自己多不濟

武藝平常狼希鬆

他總對着小爺講

施展他

自己口巧與舌能

耗着單等兵來到

便好擒拿小英雄

那知道

呼延小爺多透漏

見此光景早心明

表過他非別人等

奉違臨凡別當鞋

聽了刁奇一席話

小英雄

暗已設下計牢籠

這位小爺雖然年少粗魯他却粗中有細聽刁奇說的話大料

着他必是看見方總我刀劈了那一個他的心中害怕不敢合

我動手耗着官兵來到我想方總我給了那人一個冷不防一

刀傷了性命如今我何不給他一個冷不防一刀再將這個狗

娘養的殺了他們沒有頭目定然散亂我趁空兒逃走大料可

就不難了是這個主意小豪杰想罷不肯怠慢而手將刀擦緊

暗已查劬口中說道狗賊你的這些話真是如同作夢的一般

我明已不是什麼呼門之後你為何賴我小爺他一邊說着一

邊邁步走的相離不遠又是那一着兒冷不防輪大刀照定了

刁奇接頭就砍

呼延慶

刀法原本沒學好

門路巧妙未學精

全仗兩膀有拙力

扭冷子

這一招兒算其能

方總砍了名王本

這又來砍這一名

那知道

喉難奪來撞一嘴

自己疑惑算精通

那廝刁奇加防倫

此次難已把功成

小爺他把刀一甩

耳內只聽嗖一聲

照定了

刁奇接頭往下剝

狗賊一見吃了一驚

急忙口

雙手舉斧來抬架 兩膀用力往上通

裹在了其內

只聽咯噔一聲响

架過了

大砍剛刀利刃鋒

眾軍兵

一齊施威掄兵刃

裹住年少小英雄

刁奇不由嘎一跳

只覺好漢力無窮

雖然是

棍棒刀槍齊亂舉

一心要

拿住孩童好立功

斧架剛刀封過去

振的兩膀木又疼

暗說幼兇力不小

彼此口內聲大吡

好個大胆小兒童

你竟敢

不說自己藝業鬆

不敢還手忙傳令

分付手下眾官兵

禁城之內來胡鬧

動手舉擗擅行凶

上攻你就當有罪

你眾人

快些上前休遲慢

務要拿住小英雄

那個敢到萬人坑

何況你又傷官將

真如造反一般全

上前人口俱有賞

我稟知

太師個口盡高升

似你這

罪大如山難饒恕

想要脫逃萬不能

若是有人不用力

退後一定我不容

眾軍兵

勸你早已快受綁

若不然

定要送你赴幽冥

聽言時下不怠慢

人口彼此抖威風

一齊忿勇往上闖

小爺聞聽這些話

不由無名往上攻

只聽他

裹住了

年少豪杰小英雄

口中不住高聲罵

狗賊尔等少胡行

混賴我是呼門後

刁奇原沒有什麼能奈古語常言一力能降十會小爺呼延慶

無原無故與我爭

我來救孤是修好

你等齒口不放鬆

刀法的門路雖然不精他是天生的神力無窮幸虧這是斧架

我如今

就與你們拼了命

就死黃泉也閉睛

剛刀若是呼延小爺用刀架他斧子定然給他砸飛惡賊心中

英雄越說心越惱

只見他

掄開利刃亂飛騰

害怕那裡還敢動手只得分付眾兵齊上只聽吵發了一聲喊

原本不精無門路

胡掄亂砍下絕情

不亞如

幾十餘名兵卒上前但見七手八腳長槍短棍一齊施威那一

風魔猛虎一般樣

磕當兵刃响連聲

眾軍一見心害怕

個不慮立功受賞倚仗人多打從四面上把一位少年的英雄

個口退後不敢冲

才奇一見心恐懼

只說頑童果英雄

只聽他

馬上復又忙傳令

叫軍兵

說你等快已的放箭莫消停

鈔本呼家將 卷十三

小英雄呼延慶此時心中又急又氣半分只怕全無心想我表
 祭掃乃是全其人之孝既焚被他們知覺將我困住城門已
 閉忽然進走萬也不能出去只好與他們以死相拼暗仗祖父
 陰靈保佑倘然進走也未可定就便死在此處這也莫展其人
 子之道我也不肯白死拉他兒子整背的人豪杰想到此處掄
 開手中大砍刀也不懂得得什麼叫作門路望着中人一路子胡
 掄胡砍別人的兵刃若是被他的刀砍我不是就斃了就是就
 折了只聽啞咚啞當一陣亂响中兵害怕不敢上前刁奇一見

有忙暗说这个黑贼果真利害倘或被他走脱如何是好不如
传令放箭将他射倒豈不省事想罢急忙传令分付中軍不必
与他動手快放箭着他如何拦架我善百人連一个小的
的小孩拿不住他豈有此礼哦中軍答应一齊領命再說暗处
的岳與祖他暗見呼延慶施永不由的心中大悅

岳與祖

时间肉目留神看

不由添歡長嘆容

我有話

你們仔細要听明

他見小斧呼延慶

这一路

施威委果是英宏

混海蛟岳與祖一边走有口中大叫一声你善中軍人等听真

付内連暗称讚

以子实然是英宏

真不愧

你们不要胡为居了好人你们要拿净山王的后代前去立功

将内之子忠良后

真是大胆有奇能

言罢如此这策講受賞也不斟酌此人乃是我的朋友我叫他打帝前来我

但他难以去逃生

正想付又抬頭看

不由有忙吃一京在后所走好来上攻你教是有眼无珠诬賴好人古语云明人

猛然向

听见刁奇傳一令

分付手下中軍兵不作暗事你家老尸才是淨山王的后輩呢

不叫動手且退后

听他说

叫人快放刁劍

岳與祖

一心要殺呼延慶心中定下計牢籠

中軍領命不代慢

人退后不肖事

一个

只说是

尔等全都瞎了眼不分真假直乱蒙

一齊抽弓又拔箭

一心要

用箭射死小孩童

人家姓金城外住

他与我

相交却是好賢朋

岳朋心中說不好

这事有些了不成

當真的

我叫他来化錢帝

帮住与我上攻營

你中人

若是中人齊放箭

比子非保命殘生

我今若不将他救

得賴他是胡口店

人家豈肯就应承

我今对你说实话

他的性命一空坑

再若絕此忠良后

天道安為不公

我如今

必須如此這般來

叫他脫身席穴坑

英宏想罷不代慢

迈前席步徑前行

連忙他将身一肉

好一个

侯义人尔美英宏

只听他

一边走有兩言道

他把官兵叫一声

你善前亭別動手

你等留神仔細听 怕死貪生非好漢 英宏敢作就敢應 愿受綁你等擊功受賞就是了 岳與祖洗罢对面的勾奇闻听

我必真 实是呼家内中后 家遭不幸遇奸宏在馬上肉目观看但見英宏他是怎生打珍

害我一門老共切 三百口 全都俱在刀下坑 逃忠賊 刁奇馬上現仔細 打諒英宏冒与容

拘賊尚还心不死 说来这口气难平 一心他还要害我 黄色色巾頭上代 有一条 青綢手帕把頭揮

赶尽杀绝不放松 遍地寻找呼延后 上收拜扣也不容 迎面打定象皮扣 而如金帛一般同 天生的

这菜狗賊真可恨 只罵龐文老畜生 細想你们大辛苦 兩道濃眉如血染 一双碧眼令人呆 凹面金腮死血色

吃錢粮 就該想有当报恩 為何那助賊为惡 大鼻相起嘴鮮紅 身高不过五尺外 年紀約有二十零

听他調遣主何情 似此行来谁说好 人一生 身穿肩 御身乃是黃土色 五采鑿代汁肤中

礼当剪倭滅奸宏 我今说出真实話 应当快把兩人松 外披一件青絹襖 打佃怪 蔭底翁鞋足下登

你们若不将他放 難免傳言落罵名 听我言 刁奇看罢心大怒 用斧一指喊連声 你是那

你等全然自去想 是与不是句然明 恍然官府派兵將 何处来的賊小輩 自我前未送殘生 混称你是呼家后

你只食 将我拿去把功擊 你安心 你安然 想是要救小兒童 將生替死冲好漢 自称你是他家后

岳朋說人生天地之間既為男子漢大丈夫礼当保忠滅奸却 令人真正气难平 你雨个

惡安良方是正礼助紂為雷那席吃食后世落人唾罵古語常 我就学去見朝廷 想来你们是一黨 代我先来结果你 送你早去赴幽冥

言愿与奸漢牽馬鑿壁不与賴汗子当祖宗你中人俱是天子 老尸一个也不容 双斧送你命残生 说罢忙催坐下馬

的官兵為何给那龐文驅使我劝你们快把我的朋友放了 然后我再杀那一个

掄大斧

昭定好汗下絕情

岳朋一見微嘆

我本走

真正呼延口中後

那人是我好賓朋

豪杰一見那消停

只見他

看斧烙近身一肉

放他只愛珍字我

你們好

去見虎賊把功擊

忙往旁邊內身形

躲過板斧不代慢

他也把

但是內有一件事

可怕你的武文松

不得領賞還是小

兵刀抽云手內擊

混酒蛟岳尸采過板斧把身上披的那件青絹長衣一甩回手

本領不濟難勝我

不信過來式一式

看是假還是真

使狀內取了对兵刃但見白忙忙明恍恍擊在手內刁奇旋馬

岳與祖

對面說罢一夕話

刁奇聞听氣滿胸

現看觸見岳尸這對兵刃不由得代性只因他不知道這是宗

明吹岳尸身涼小

交上手

料有自己空能贏

什麼東西二尺多長外乃是剛鉄打造三楞尔头上是光的越

因為方才那一斧

被他采過砍了空

這以肘

性下越粗中狀还有一个勾未以乃水中所用的東西名尔叫

惡賊更加心大怒

一碗坐季性上冲

也是狗賊該倒運

帚头鏢楊若是水中使用愛扎使扎愛勾就勾随义使用旱地

天义道定不能更

双手掄斧他又砍

岳尸兵刃性上迎

交季高奪敵人的兵器元是宗有用之物

用在手

勾子勾住奪過去

左手的

這刁奇

看罢不由心纳闷

不知此物叫何名

这一把昭定胸前絕情

暗付内說奇怪

你看那

這兼兵器限眼生

那晚內有无穷妙

只見那

双手高擊微冷咲

對面宰我席彪形

說走真正礼不通

我在對面說实话

那知你却不肯听

听他有語南言道

刁奇明砍岳典祖身才瘦小料他没有什么能奈方敢扑有動 况且斧被人奪去 現而今 手无兵刃怎交兵

手头一斧砍空被岳下辱过又割二斧岳下早已打了主义要 此时堪：天气晚 一輪紅日早回宮 黄昏日末成时候

定寨刁奇他暗見刁奇二斧砍来将西把扁头勾镰拐十字尔 对面却刻有的清 猛然抬頭看前面 对面来了一支兵

搭住性上相通只听一声响亮将斧架住真乃是手急眼快把 又只見 为首却是四元将 个个猛烈有威風

左手一番把斧用勾子勾住攢勁往里里一搜口内大喊你学 刁奇知是人去报 调来那 帮学那个小兒童

过来罢英宏的力量不小刁奇在馬上被他拽得身形向前一 也不管 来人是誰高声叫 前面之人仔細听

探岳下那肯容情将右手兵刃恶限：焰定贼人分心就刺只 快：的 前来投学莫肯停

听呀的一声也是刁奇命不该他只同岳下身形斜小兵刃小 刁奇他 正然口中声喊叫 猛听背后呼一声

兵力又扑恶贼他又在馬上虽杰斧子被人勾住还想要用力 这不就 又把恶贼吓一跳 扭项回头看分明

奔回猛杰见明恍：的尖锋利刃烁着自己的前胸扎来不由 啼得狗贼魂不在 只说残生我要坑 只听唳又一声响

的心中害怕说声不好一松手斧子被英宏夺去身子往后歪 他可就 番身栽下馬能行

仰扁头勾镰拐扎在后腰之上鲜血直流疼痛难忍哎哟了一声公你说这是什么元故呢元来是那呼延慶一刀砍死了王

声吸乎吊下馬來往前一冲啼得魂飞魄散那里还敢动手才本这刁奇他叫中兵丁放箭呼延慶心中害怕猛杰見身后面

代回馬要跑猛杰前一抬头见对面来的兵馬不少不由的贼肉出一个来来迎挡兵口说他是呼门之盾少心中是不解

人心中欢喜 反到纳闷站在一旁羞怔暗想真托此人真是我呼门之后不

这刁奇 有忙催馬才要敗 只为伤痕实在疼成我到要向他一向正在思忖之向忽杰看見刁奇中了那人

一兵刃奇焉就要跑去小口那青容情同此速忙迈步竟直奔
 上前未用手中大破刀焰定後背就破也是刁奇未能防备才
 将他砍于馬下混海蛟一見呼延慶还在以处不曾逃走又見
 对面未了许多兵将不由得英宏心中害怕
 岳與祖 有見小口呼延慶 在此他还未曾行岳與祖說你只愛自我生路去罷我在此处替你迎擋兵將等
 不由好汗心害怕 他对有 呼延小將把話明到掌上灯冠我有有計脫身不用替我憂心你有兵將已經未
 说你真好大胆 竟敢独自上攻營 我早知 到少若接池你再想走就怕費事倘有不測就怕白費我這一
 你是呼延口中后 因此相助你一功 名呼與祖本姓喜片救你之心呼延慶聞听才要再話只听对西的兵將已經未
 素知你家世代忠 我方官名搭救你 元是心中气不平 到还有那几十名兵丁虽然说是他们主將已死心中害怕如
 你看我 方才說的那些話 你若听見定志行 今又有兵將前來可以壯胆也都齊掄刀上前圍果呼延慶只
 那知你竟还不走 你还是 怕恋難离虎穴坑 得轉身迈步越乱落荒逃走且不表且說混海蛟岳明見兵
 你有又有兵未到 这比方才勢更凶 这如今 將未到呼延慶進走不由的心中大悅
 已竟天晚城門閉 料你難出這坐城 只好各處尋云路 岳與祖 英宏对下不代慢 手執兵刃徑上進
 我替敵將將與兵 呼延小將南以話 英宏心内這才明 他叉口内高聲叫 中官兵 你等少要徑前行
 只見他 連一打多說多謝 何日卷旗這番情 休得胆大來送死 听我对你真分明 大丈夫
 但只内有一件事 我于今 抛你在以我逃生 明人再不作情事 豈可改姓与更名 我是呼延口中后

似此豈是英宏汗 按礼說未實不通 岳與祖
 代咲搖頭說不怕 放心只愛你登程 料他這兵合將
 岳某豈敢在眼申 我自計脫身走 他中入
 想要程劫萬不能

因這不幸遇奸友

可恨那

龐文把我全家害只同方才有人前去付信说有淨山王之后前未上攻叫他們

今乃是

清明佳節祭掃

你還不准將坟祭代兵前來幫助拚拿這四人懼怕龐文的勢力不敢不來因此

又過有

你等中人俱不容

才將我

代兵急之前來四人之內惟有丁琪這個人粗魯有承無謀他

圍住相持奔勦手

彼此的

苦々相爭不放鬆偏又認得岳與祖知道好汗不是呼門之后因此見面他就大

你中人

若是依我良言功

快々退后是正經怒上前勦手

如若不听我的话

叫你們

个々難保命殘生

這丁琪

為人粗魯多性傲

隻手掄刀砍岳朋

我家大料全知道

代々是忠臣

一但向

好汗一見不代曼

忙用那

勾鐮鐵錫徑上迎

不幸遭遇奸人害

是誰聞知也仿情

還不許人將坟上

只听唬当一声响

好汗吓下不肖亭

連忙跑

你想情理通不通

好汗之害還未了

那边怒惱人一名

將手一番勾朝上

搭住丁琪利刀拳

單背用力怀中拽

只听他

一声大叫如雷振

逆忙催馬往前冲

听他口内喊一声

字過來把快給我

丁琪有忙吃一驚

口中連罵叛逆

真正是

死知死理了不成

只竟得

英宏刀諫真不小

概不由己把手松

你敢假充呼家后

將生替死主何情

說有話

刀被岳脊奪了去

吓的他

登時之間顏色更

兩下彼此高不遠

那將忙牽劍剛牽

昭定好汗接頭砍

付肉暗々說不好

岳奈旋轉馬能行

后面的

混海蛟

英宏一見莫肖亭

三將一齊全來到

彼此催馬往上冲

刀劍奇拳亂勒手

申公這支兵末得不少乃是千之中為首四將一个叫譚宏

名趙天福一个叫宗十一名丁琪他乃是帥府的四員付將

混海蛟

英宏施展躡合跳

一边動手心暗想自己展轉在心中

此乃禁地皇城內

汴梁城

許多勇將與強兵

四副將

大家商議安排定

立刻分開馬步兵

我今虽有脱身計

却是不可久站停

宋千禧友人两个

代領相

五百兒郎因岳明

外面再添兵合將

我想脱身萬不能

还是早走为上策

起天福与那丁煨

代兵五百不肖序

各打有

早日的

施展本領好脱身

不然倘若遭不幸

灯笼火把如白日

東南迎趕小英宏

書中再表呼延慶

弄巧成拙招哄声

英宏正然想要走

落荒急走往前行

一边跑有一边想

不知那向去逃生

丁堪南言说快赶那了小孩子

猛听得

四門已杰奔團團

这如今

揮翅難飛汴梁城

再者天氣是半夜

各处的

房屋一概点上灯

可喜明月当空照

亮如白日一般同

小丁他

俗語說套高人大話

此時心中京又怕

暗尋思在中心

京的是

此說他总有些惡心

天晚四門全團團

揮翅難飛這坐城

虽說那人將我救

且說這四將說你我只

却往何處隱身形

他家他肯收留我

想要逃走萬不能

逃走把兵分開一半

此物是

老賊屍文真可恨

害我全家刀下坑

正身之后豈有不好

連故不許人來祭

当真的

派下看守將與兵

兩支丁煨与起天福

有日我要守住你

万剎千割氣難平

這小丁

代領有一半分開的

那管南北与西東

正走之間抬頭看

呼延慶小英宏去了

呼延慶小英宏去了

思想之間信步走

那管南北与西東

正走之間抬頭看

見前西 有座高樓把路橫

必定銜舌費嘴唇 若被他們向任我 大料我命定難存

呼延慶一边走自心中益莫忽見前面有座高樓相控小英玄

探而言 孤身我在京城內 想要出去狂用功

到了妻下抬頭一看此處元來却是人家的一所花園以委是

前思后想无主义 不由時 二月之中淚涓涓

座玩花委后沿坐落在街上周圍群牆高大兩邊是兩道大橋

小口到底年紀幼 志諒焉能相大人 到了這

直通前面小口看有到也清幽四雇無人又見靠牆有一塊大

為難之時掌不住 不由慷慨就傷心 只說這却如何好

石英玄可就坐在石上歇息中間他自己已心內思想

此事乃是自已尋 若知此處逢困苦 再不肯

呼延慶 自己坐在石上想 不由心內暗沉音 冒險担京來上故

思忖他 今日特來將故上 吊吊人子一點心 呼延慶今是一个小孩子今年才交十一歲若說我國大清的

那知却有人看穿 真可恨 奸城國丈老虜又 話他還不懂事說雖哭也不相而今孩子未哭之先、就大嘆

若是不虧拯救我 我身一定要遭於 我如今 混鬧這小口也是无化二目之中落泪而已

若要逃走云重地 不知那人信与音 他对我说他不怕 且把這 閑文不可多交代 惹起煩絮非正文

自說能勾会脱身 言虽如此这業真 不知是假还是真 書中再表呼延慶 小口他 左右无路煩在心

批我想 总讓他的業業好 天晚怎能出城門 二目之中流下泪 後悔不該來上故 坐在這

若说空言他是谎 细看他 无景不怕半毫分 右上一正志心悲痛 猛然回头吓吊魂 耳內只听人呐喊

若托真有出奇能 不敢誇口那来云 又思想 吵、不断乱分、 火把灯球如白昼 火光明亮似昼明

我今可往何处去 城中少故又无亲 滴被巡夜来查問 细听、 这走人馬还不少 容、擁、一大群

眼去之間萬不遠

堪：的

未到小丫面前存個吃慌性旁边一閃漢云一條路口岳了不敢代曼步走如死

小下此時心京怕 不敢交手想脫身

他想有

仍扑東北死路而去宋十譚云不由又喜又惱喜的他扑東北

單人独自難敵衆

若要走

交手一定被他擒而去惱的是被他一圍而走

富真若是被掌住

後生一定要歸陰

无奈何

双員將

二人一齊心大悅

那知好汗計牢老

即忙看身將身站

返步如飛頓墻根

直扑前邊跑了去

見他直扑死路去

兩個人

忙催坐季那肖率

進兵隨後也來臨

抄有影尔趕下去

緊：就在后邊跟

大叫小輩那黑走

苦：相逼不放松

只說是

這一段

節目抑下先不表

把話換更另有云

死路可以把他殺

一心想要立件功

且說好汗岳與祖

書中再言岳與祖

莫么他

手擒兵刃擋半軍

兩腰如飛快似風

直扑東北逃下去

出心逃走易登程

思想脫身他要走

忽見丁堪把兵分

留一半

好汗他

未到此处有股道

安心地展本領能

追趕小丫呼延慶

一半在此把他擒

不由莫么心把想

走不多時留神者

這好汗

借有月色細睜睛

說此事

只好托天仗有神

看了多時心大喜

連忙站住席彪形

他反到

岳了暗想我今用棋影之計殺了呼延慶那知狗賊將兵分開

一声大叫休來趕

你等個神仔細看

老甲非是呼門后

叫我難以取券這如今只好听天由命任憑他的造化去要我

只是愛打恨不平

他家悞遭奸人害

一門左切尽喪生

也該早：云城為是莫么想罢將手內席頭勾廉楊擺開了口

他家的

后入前來把故上

你等刁惡不相容

中大嚷：你等快！肉路滾你老下過去說有真似瘋魔的猛

是我仗義將他救

放走那

化席偷祭小英么

席酒醉的蛟龍一菜往外就圍那些兵卒一了：人皆害怕了

你等一心氣恨我

苦：相跟不放松

大丈夫

豈肯受綁被你捉

我如今

情愿自己赴幽冥

酒乃穿肠药

色乃刮骨刀

谁叫我全管闲事

自作自受礼上通

你中人

财乃损人苗

气乃无名炮

且先站住要休赶

大家仔细看分明

好汗说有不代曼

凡夫逃云此

非仙即是道

忙施展

他的京人葵葉那消停

功居此事清

可消并仙道

且說英宏說完要施展自己的本領云城怎肯怠慢

殘碑表过且演正文 列位此處東南角上乃是一条水道英宏

送英宏

愁眉之时不代曼

就要施展本領能

岳與祖常入城早已知道此處打這水門而去直通外面的

他這里

住前緊走三五步

未在絕地把路橫

殺賊河好汗入城遊玩若是天晚俱是送水門出去故此未殺

這豪杰

身邊絕地人怕

吳宏反到心安平

呼延慶之先他可就打其下了這个主意后面的宋千禧宏二

中官兵

堪相离却不遠

英宏射下不肖亭

人知道此處有水阻阻挡乃是一条死路故此以為可能成功

只見他

說就在以失陪我可要登程

这才苦追趕他們那里知道小将岳朋可為水中的魚虎方

得个混濁蛟的外号他在水內能睁眼觀看諸般物件他等到

了以處聽見岳下那些言詞一齊心中大怒先就開言罵声大

胆小輩真正可惡你把呼家的后人放走我們正要你去

見太師交令豈肯容你自尋去城休得饒舌快些受綁說有催

馬上前相冲岳朋一見微冷咲說道你不與饒舌可也我沒

工夫與你們多說罷只見他转过身形返兩兩腰又要往前

緊走行到水邊大聲叫道老子去了說罷將身一縱向水中一
跳只听扑通一声响亮跳在水中而去
英宏他 不由欢喜在心中 行至城外到了岸
背淨之處既身形 上岸回家且不表 再把那

这好汗

自幼学会京人藝

水中本领秦夷尤

城中軍兵明一明

平人見他跳下水

彼此对

一有大喊不决声

岳朋上了岸把身上的衣服收拾了一回独自回家这话不表

奇说那人跳下水

你我快搭莫肖亭

说有话

再说城內官兵只说岳平投水而死混打捞了半夜不见踪影

大家上前不代曼

奋把挽勾入水中

一同打捞混乱挽了

猪肉只得回了宋平潭公二人只得代兵去我这天福丁

七手八脚乱烘

書中不言平軍將

再说好汗名岳朋

二人同寻偷祭上坟的里小平这话書中可也言再不自再

跳在了

水中他却用力

双手一按脚一登

说小平呼廷慶被兵追赶順有这長墙往前跑可喜月光明

沉在水里身一轉

只听得

水声花拉响一声

亮有得真切只見往前越走越窄走了多时忽身身后吵有

一跌便有一箭遠

直扑南口往前行

岳與祖

人追赶回头一看小平吃一大驚

那用三跌並兩跳

英宏肉目看分明

他看有

呼廷慶

猛杰拍头朝后看

不由有忙吃一京

早就来到水閣下

勾廉鉄拐代朕中

伸兩手提開板

但見追赶兵不遠

那些了

火把灯球照耀眼明

兩膀用尽力无窮

只听得

花即一声水声响

亞似蜂擁一般

不知可有多少兵

小平他

將板提開肉身形

打送当中跌过去

暗下的

見此光景心忙乱

付中暗叫養窮

只说这可怎么办

云了索都这座城

人不知来鬼不晓

仍太还在水中行

被他赶上了不成

思諒想我呼廷慶

今日前奉上故

一則天晚行人少

二則背巷路不通

因此再也无人見

我只说

既为人子当尽孝

那知反到惹灾星

小爷他

一边思想不代曼

两脚如飞那肖亭

看罢不由心暗想

他的那

付中展转自沉音

跑到前途无了路

无奈何

顺墙来转又往东

前后相程无处走

前走无路后无门

倘若

走勾又有十数步

往前奔目看分明

不由得

两下彼此合一处

槐一一定被人矜

我今何不色上树

小尸时同哪一跳

恰似炮打与雷烘

元来也有兵来到

望有墙内看分明

若是无人跳过去

占且采避隐身形

各打火把与灯笼

偏以此路又狭窄

前后堵

等他们

过去我再云去走

不志性命定难存

想要采避万不能

小爷想罢不代曼

急忙

迈步如兔往前行

你说这可如何是好身后退兵相离不速前有逃兵而来而边

来到树下将身站

松了刚刀把手伸

抱住了

前后皆有官兵把小爷堵在此处

树挺浑身他使劲

色将上去细苗神

可喜里面无人影

呼廷慶

被兵堵住无云路

登时吓的面如金

他付又

跳到里面把身存

前进无门退无路

左肘间

小爷急的汗浑身

呼廷慶上回書表过甚矣淘气上樹乃是常事跳牆也是俗事

偏以此處路又窄

並無岔道可登程

急的他

所以不用費力三跌兩從他可就扒將上去繞至牆头上往下

連忙拿目現左右

兩邊現有細苗神

俱是高牆全不矮

瞞了瞞但見好一座大花園借有月光看得明白里面各養的

一丈數尺有余零

付又仔細往前看

不由英宏喜在心

花叢樹木俱有又有一座玩花臺暖閣涼亭假山子月牙河一

他看見

前面靠牆有棵樹

枝梢密；沉陰；

共全有但只並無一人在此小尸看見心中大悅連忙輕；送

才交清明木生葉

長就的

枝頭高大密森；

牆上下來付中說這可不怕了；

半邊搭在牆头上

形如傘蓋一般同

小英宏

他們全沒有見我在此處避一避代等他們走過去我再跳過

再走

呼延慶

想罢何人留神看

見此光景可愛人好這不就嗚呼院內人一群

呼延慶

越有不肉心大喜

高聲叫

信步由江往前走

備有那

月光朗亮看得真

明月當空如白昼

光華一派亮如銀

有那些

亭台實是多清雅

小戶越看越去神

繞過月牙河一道

假山却在面前存

只為貪玩園中景

別事全不挂在心

穿過了

假山往前觀于細

連忙止步站住身

暗：着他嗚一跳

他把那

付內尋思踏沉音

只說不好我快走

元來看見一群人

又只見

玩花亭上齊觀看

當院還有一個人

月光之下操練武

手中持定鞭二根

見他未往跌進跳

兩道光華上下分

只听得

忽、風聲不住响

門路轉奇本領真

正恁要到熱鬧處

見亭上

人言口把吳弟善

你且停手先讓教

說有他便一蹤步

跳在了

當中玩耍两条鋼

又有一乍也未陷

口叫仁兄與吳弟

我也相陪散、心

說罢拈勒鈴一桿

彼此施展抖精神

鈔本呼家將

卷十三

妙黑爺更加欣悅愛看後又添上這了要銓之人又是另一宗的好看細睛年紀都二十之內光景好似弟兄一樣生得品貌軒昂体面非常少爺越睛越喜那里還肯走兜兜睛呆咧睛只管睛也就完咧偏他還要叫了好兒且說那三位演武的少爺正在月光之下弟兄們操練兵刃猛鬧亭後有人高聲喝彩叫了一了好兒不由全然吓了一跳連那亭子上的几名家人也是吃京害怕三人收住兵刃一全迈步奔往亭後觀看

三了人 奔扑亭後來觀看 彼此閃目看分明

只見他 乃是一了小英雄

中公怪不得如今听踏戏的也叫好兒那是少爺呼延慶苗下睛見黑爺呼延慶的此情总是出于少爺年幼本是一了十二三歲的頑皮自己看来不過十二歲却到雄壯有威風

也不想自己是了落難之人如有追兵心中又急又怕無奈相是平民百姓樣不知他 私人院內有何情

这才跳進人家的院中躲避礼者嚴密才是还怕被人看見他若說他是來偷盜 又敢大叫語高聲 不由三人心不解

偏要嚷睛熱鬧免睛案咧叫好兒原本是先見那了要鞭的他聞言有語問英雄 說你是 何人胆大私入內

就喜欢不究竟自把自己之事一概忘咧腹中暗想此人這兩真可惡了不成 定是暗行來偷竊 我們這

把鞭与我師付教給我的門路到不差上下正看之間又見一府中你敢乱胡行 且說少爺呼延慶 現睛演武喜心中

了跳下亭來要了一回双劍更比那了要鞭之人門路精通至 一時間 只為睛得高了興 这才喝彩失了声

自己可也知是錯 不由後悔心內京 聽見三人將他問

少爺低頭不敢呀 只見他 不肯答言回身走

氣坏三位小英雄 只說這廝真胡鬧 咱問他

原何口內他不應 細想定是來偷盜 你想脫逃万不能

悶着你 不言寔然真可恨 豈肯輕饒善放鬆

分付手下家將等 快口拿住莫消停 動刑拷打將他審

說出寔話再施行 只听那 數名家人齊答應

一丁口 趕上前來那消停

數名家將听見主人分付誰敢代慢他們原是跟着主人前來

練武了口手內俱有兵刃一齊趕上前來大家高聲吶喊說呀

那了賊人你是那里來的是偷盜來了不是好大胆子告訴你

說這是公爺府哇你敢胡為既被三位少爺踫見你想逃走可

是怎得能勾說着一齊上前不容分說齊把少爺圍住果在當

中棍棒齊施大家動手少爺呼延慶一見冲口大怒

小英雄 一見不由心中忙 冲冠髮乍動名

也不言來也不語 只見他 忙口撒步扭回身

閃目逼神仔細看 但見一丁楞頭青 手拿一根柁木棍

十分吹乍猛又凶 蓋頂接頭朝下打 照着黑爺下絕情

這豪杰 將身一閃忙躲過 那人一棍却打空

不由自己身一探 呼延慶 木棍忙接在手中

用力便往懷中掖 單背一攢力去窮 那一丁

家將自身難由已 不由双手把棍鬆 却被英雄奪了去

照空別人他就拐 耳內忽听一声响 又听哎喲嚷一声

有一名 肩頭之上着了棍 咕咚栽倒地流平

少爺把棍又一甩 又照着 一名家將下絕情

這丁腿上了中 摔了一丁倒栽葱 趕過去

才代要把那丁打 氣坏一位小英雄 一声大叫氣殺我

小輩真口了不成 私人公府來偷盜 你还敢

動手伤人任意胡行

且說那丁使双鞭的小爺天生為人性格如烈火虽然不大年紀

才交一十四歲平生好武力大去旁一旁看見了呼少爺心中

忙口撒步扭回身不悅又見呼少爺一連兩棍打倒他的兩名家丁心中如何受

得不由氣往上撞一声大叫吡哟氣殺我也好了可恶的狗賊 雖說未曾着脊背 却还振動體態疼 不由更加名動

私進公府偷盜你還行凶枉敢動手伤人真可恨代你二爷 又把那 小輩連口罵几声 你敢狂為打了我

追你的狗命小索杰說罢擺開手中的双鞭趕上前來照定呼 小爺豈肯喜相容 我若今日饒過你 心中這口氣難平

延慶住下就打 說着付又掄鞭打 照定了 呼延小將那相容

呼延慶 一見時間不代慢 忙口撒步閃身形 呼延慶這一木棍把那一位性傲的少爺給打急咧 原本從來

見他只把身一扭 那一位 少爺剛鞭却打空 未曾吃過這樣亏自幼奴生慣養父母早已去世跟隨伯父成

只為使盡全勞力 因為氣怏怒滿胸 不由的 人愛如珍寶兩位叔伯哥口都得讓三分合府舍人敢惹今

一探脊背漏了空 自己百忙吃一涼 不由喜坏呼延慶被黑爺打這一棍振的渾身皆疼如何不氣滿胸口中喊叫

一輪木棍那相容 兩膀用力往下打 不管好歹他就楞 付又上前掄鞭要打那知呼延少爺更不說禮怒氣更火對面

这边的 少爺也非會能輩 鞭法門路亦李成 交還原來這位少爺也是面如鍋底肉似烟燻豹頭虎目比起

只因自己身一探 他却 有忙暗口細睜睛 呼延慶來二人彷彿一樣相是一對在這月光之下二人打得

猛見木棍离不遠 急忙回手用鞭迎 速將那 難解難分到也甚是熱鬧只見鞭來棍架棍打鞭迎兩位少爺

右手剛鞭只一摆 背在脊背閃彪形 眼前木棍朝下落 打成一處

耳內听得吧一声 這一棍 却是打在剛鞭上 花園內 二位少爺殺一處 月光之下賭鬧爭

這一傢伙真不輕 当真若是着了申 定然要 棍打忙用鞭來架 這一了 鞭打那了用棍迎

打了骨碎与断筋 只竟黑爺力不小 吓坏一位小英雄 不言二人來爭鬧 再表旁边二英雄 兩了人

彼此低聲來講話 二爺有語叫仁兄 你看此人真不錯 自古好漢愛好漢英雄愛英雄這三位少爺俱非無名之輩三

到也潑皮猛烈雄 三弟竟只難取勝 看他難以將他贏 爺的年少今年才交十四歲而且為人性傲故此他才爭先要

細聽他 年紀不過十三四 到與三弟兩相同 拿黑爺這位二爺今方十七歲為人仗義不似三爺魯莽這才

到底不知因何故 他暗自 跳進花園有何情 喜愛呼小英雄不應傷他性命大爺今交十九歲却與二位兄

若是私行來偷盜 不敢露面語高聲 但不知 弟大不相同真乃文武俱全熟習兩把金鋼乃是高傳門路外

姓甚名誰何處住 拿往須當問了明 暗來相是英雄漢 習一宗暗器名為五爪神抓三十步之內百發百中再不脫空

不可傷害命殘生 大爺聞將頭點 說道賢弟此話通 今听兄弟之言似有喜愛此人之意自己可也暗呼延慶雖然

你既然 喜愛此人交与我 咱就不必与他爭 年少是條好漢故此也未施展自己之能因此收起双鋼懷中

代我將他拾拿住 咱三人 就在亭上開口供 伸手掏出了飛抓鐵繩都是早已拴好忙忙向前走了几步一

問了明白咱再說 然後見景好生情 這少爺 边走看一边走口中高叫三弟退後代我若兄拿此小輩且說這

說有坏肉伸虎爪 取出一物往前行 叫聲賢弟先退後 位黑臉兒的三爺正與呼延慶鬧了多時不能取勝听見哥

我送他去命歸陰 三爺聞听身一閃 大爺時下显其能 叫他退後忙忙將身一閃大爺這里不肯代慢回頭對准將手

但見他 將手一撒声响亮 花哪 一牽照定呼延小將喇的一声早把飛抓打將出去呼延慶定

呼延慶咕咚栽倒地流平 是不防他見那位動手的少爺退後他便有意脫身要走只听

对面花哪不知何故才代回頭要走早見一道光華到了跟前 躲之不及又听吧的一声中在肩頭之上

吧一声

黑小英雄看了中

大爺熟習果然精

呼延慶上所看見這三位少爺相是世家子弟穿代的十分華

这宗東西多利害

如若是

抓在身上再不鬆

虎相貌生得甚是京人當中的面如美玉目秀眉清鼻直口方

中在少爺肩頭上

勾住衣服根又凶

这边的

兩耳生輪頭代白緞綉花如意巾身川白緞堆花箭袖袂腰間

少爺一見心大悅

忙用力的扯絨繩

時間罷了呼延慶

緊束寬代足登薄底皂靴好一表俊美人物第二位面如鮮血

站立不住仰身形

只听咕咚声响亮

豪杰躺倒地流平

約頭熊眉一双虎目鼻直口潤兩耳垂肩頭代紅緞綉花如意

中家將

一見彼此不代慢

大家按位那相容

巾身川紅緞堆花箭袖腰束寬帶登一双烏靴第三位与他兩

找了繩子忙上綁

那三位

少爺走上花所

位哥大不相同面如锅底黑而且亮兩道熊眉一双虎目獅

中家又

推擁好漢呼延慶

一同跟在後边行

子菓子血盆口頭代青緞綉花如意巾身川青緞堆花箭袖腰

三人上所拿归坐

花所上

早有家人秉上灯

計高帶足登薄底烏靴及右站定八名家將呼延慶看罢表過

三位少爺齊分付

叫声你等莫消停

快把

少爺心高氣傲平生不肯服人就在花所当中站定怒氣昂

那厮推來休代慢

我好拷打問口供

中家聞听齊答應

中家將一齊發威說道跪下。上面乃是鎮國公的三位少

推上呼延小英雄

黑爺進内現仔細

留神奉目着分明

爺快跪下講話呼延慶聞听不由微冷笑罵了声狗奴什

但见他

上面之人奔归坐

品貌生就有威風

底叫作爵主不爵主的全不知道你們敢叫誰跪下坐上的三

穿代打扮多尊貴

却与那

平等之人大不同

位少爺聞听一齊大怒只听下首那了穿黑的用手一指口中

少爺看罢当中站

反到合嗔声不叫

三人一見心大怒

大罵

罵一声

胆大小輩了不成

那一位

穿黑少爺多性傲 先在坐上動云名

用手一指呼延慶

口把那

胆大賊徒罵几声

你敢入院來偷盜

还敢与我強橫爭

這如今

被獲遭擒身受師

跪叩哀求礼上通

我們必點發恻隱

定點開赦你逃生

你還不跪發豪橫

惡口伤人罪不輕

這情由

思量令人真可恨

胸中這口氣難平

今朝若是饒過你

只恐怕

過後之人照例行

言罢扭項忙分付

家將備等莫消停

拿鞭來

代我追了他的命

管叫他

立刻前去趕出界

兩旁家將齊答應

主人分付敢不聽

連忙的

捧過虎尾鞭二把

又見那位小英雄

站起身來要動手

要打呼延小勝僧

當中少爺忙攔住

摆手而上代春風

只听他

有語附言呼三弟

息怒不可動云名

代我弟兄將他問

不怕他

不對我們細說明

那位黑爺聲答應

付又归坐不作聲

穿白的

少爺他又開言道

叫声勿免你是听

我今好言來問你

你若是

再要胡說我不容

穿白的少爺說道我且問你：的家住那里姓甚名誰原何黑

夜之間跳進我家院內意欲何為說了實話我空開恩赦你逃

生而去再要胡說須要動刑拷打与你：的皮肉白：的受苦

依然得說實話

這一位

少爺眼望呼延慶

並不動怒代春風

只叫快口說實話

空次要

開恩饒赦你逃生

再要胡言說去礼

殘生一定保不成

呼延慶

听言還是做口快

口把狂徒罵一声

你爺既点身被獲

此乃是我運不通

殺則存留全凭你

想我央求万不能

你老爺

今日若是伏了款

豈不繳尽好漢名

若問名姓我姓我

再問我

家住就在汴梁城

索問尔等多万惡

因此特到你家中

到要与

你們試：比一比

見了高低与輸贏

那曉你等多不濟

不敢与我見雌雄

也不知

用何東西暗算我

這件事

令人惡氣好難平

黑爺說暗算于人你們算不了好漢真是英雄一个对一个总

然傷我的性命我也心服少爺之言未及三爺大怒一聲喊叫年少英雄聞此話一奔連口內應分付押定呼延慶
說哎哟氣死我也這了小子真正可惡叫声大哥何必与他多大家迈步往前行出馬玩花亭一座穿過院戶兩三層
說還是動刑罷又听當中穿白的少爺說道我只為爹現在不多時來至代客所以上少爺閃目細睛睛

前所陪客我們在此花園演武不敢生事京動他老人家若是但見客所多齊整所上面亮如白晝盡是燈

知道又怪你我有付量方用好言相問那知他竟不知好歹一桌酒宴當中設二人對坐飲到伶看穿代

如此強暴這也說不得了二位賢弟咱們不必拷打于他依我品貌全点多体面官職一定准不輕少爺还是不下跪

之見莫若差人前去稟報爹知道請了他老人家前來任從昂然站立在所中且說坐間人二位看見了

老爺審問好歹也与你我去干不知二位賢弟意下如何呼延慶彼此的心下看忙腹內沉

二位爺 聞听彼此說正是 兄長之言礼上通 中公你道坐上二人是誰听在下細言此府乃是鎮國公府上

既如此休遲慢 命家人 速去稟報莫消停 首客坐位不是別人他官居吏部尚書右凌丞相之職老忠良

家將領命忙去報 前去回稟鎮國公 曹表通 寇准下首的他官拜鎮國公義烈將軍之職姓高名瑾像鎮國

此書從來去重叙 處上皆是剪而明 家人急去来的快 公高君宝之後乃是皇親這三位年少之人大爺名叫高真字

回報三位少英雄 稟報千歲爺有令 分付爵主叫遵行 表振卿只為天生足智多謀号称小陳平二爺名喚高昆字表

這時候 現在前所親陪客 不便前來問口供 振升号称小灵官三爺乃是鎮國公的姓兒高怀亮之子只為

叫把此人押了去 命我們 代他速到前所 父母双亡跟随高瑾名叫高奎字表振猛号叫小尉遲只為寇

公爺便好親訊問 審清也好定罪名 這三位 准時才在府听得人言今有呼家之後前來偷行祭担祖塋因

國丈虎文差人各處嚴拿但不知其中底細自己相府為不遠 寇准腹內也叮嚀 俱說此事多奇怪 不与尋常尋開同

故此到高府鎮園公爺留住待酒二位忠良正然談論偷上故 看光景 此人並非是賊盜 跳府牆定有別情

堂之事听得家將來報說有一了黑小玩童從後花園跳進院 細看形容非下品 大料有 史有原由在其中

內動手打人被三位少爺拿住請千歲發落二位老爺聞令 才听街上人談論 呼家後代拜故堂 俱傳他

人押來訊問中人把小爺押至所前虎勢昂立而不跪身強 乃是一了年幼子 言是黑賊小後生 直至此時沒拿住

被綁並套半點惧怕之意二位忠良一齊觀看 各處搜查無影踪 莫非他是呼門後 脫進避難縣將兵

二忠良 一同定睛現仔細 打量豪杰小英雄 他這才 越牆跳進花園內 被他們

見他生成多雄壯 却是了 十二歲小英雄 三人拿住上綁繩

穿代不過平常樣 到也齊整甚鮮明 賄年紀 高爺細想此事定是如此先問三位公子是怎樣拿住的此人

虽然不大志不小 昂点胆壯有威風 虽然遭扮身被獲 高貞就將小爺跳牆賄他們演武喝彩三弟動手後來拿住的

並套半點惧怕形 虎勢昂立所前站 狠像心中氣不平 問他不說實話过才把他送來的話一一說了一遍老忠良聞

又則見 三位少爺跟在後 上前齊把礼來行 听腹內明白八九付又聞言叫声幼兒你好套礼你是何人之

先見丞相名寇准 轉回身 後見他父鎮園公 子家住何方姓甚名誰原何半夜跳在我的院內还敢打坏

行礼已畢分左右 彼此控背把身躬 站住了 我的家人本爵問你須当你實言來我好教你早日逃生走

兩旁伺候听示下 再說二位文武御 高瑾坐上心暗付 路去罢

這位爷 心中展轉想其情 悶口不語自思付 鎮園公 高爺有語朝下問 只叫那了小英雄

本爵之言你懂

須當要

對我從頭細說明 高家乃是皇親可却与虎文不同世代忠良就是冠准丞相也

你若細把寔話講

放你立刻去進生

如若

所說過是了忠良与那色丞相是一樣既是如此我的寔話可

再不寔說瞞哄我

本爵一定不相容

必說你是來偷盜是說不說呢思想多時又說是再不可錯了主意他們虽是忠

按例處治罪不輕

打了還要搯在獄

活口餓死在監中 臣倘若要与虎文相好这些寔話还是說不說為妙

你的那

父母合家難見面

要想重逢万不能

呼延慶

他把主意安排定

不肯輕將寔話言

冠准一旁將頭点

他把那

幼免連口叫几声

扭身向上開言道

故意兒

假作痴呆傻又惹

公爷之言說得是

你的心中自去詳

我本相

眼望高爷与冠准

二位忠良老英賢

說你們

先把情由訴与你

須當苗神仔細听

此是鎮国公爷府

問我家鄉名合姓

仔細听我講根源

家住汴梁城以外

此位就是鎮国公

当朝皇爷高千歲

你虽年幼也知聞

出了東門再往南

姓王名叫王三汗

我家豪富有銀錢

我本相

官拜丞相名冠准

吏部天官保江洪

我父親

人称員外辭了世

死了到有好几年

你今若把寔話訴

我二人

定有主見另志行

我今進城投親眷

在路上

遇見強人把臉番

当真若不說寔話

公爷一怒你命坑

冠爷說罢一夕話

心中害怕我就跑

他們豈肯把我寬

他大家

这不难住小英雄

忠良付又往下問

小豪杰

一齊在後追趕我

我才跳進牆里边

你家之人不說礼

腹内奪呼口關心

忠良付又往下問

小豪杰

倚仗人多行不端

見面就說來偷盜

不問根由把臉番

冠准高瑾二位忠良說罢呼延慶聞听心内暗想說且住我当

这是誰家原来是鎮国公高君保的府我常日听我外公提過

情寔打倒人兩了

皆因為

事急出于無奈聞

不打他們他打我 總行好意枉徒志 誰知道

就是穿白那一丁 更不說礼胆色天 不知暗用什麼物

暗使陰毒治住咱 總叫我招來偷盜 這了名兒我不担

你們那 又是這等將我問 似這樣

勞里勞叨我嫌煩

呼小爺說這就是實話不用問了丞相聞此語微 冷咲說

好大胆頑皮死在眼下還敢不說實話今有面前虎因文不肯

干休挑我看來你乃呼門之後今乃是清明佳節你是偷來祭

扫坟堂被兵追起你才跳進公爺的花園之內我們如今沒有

工夫与你多言只用將你送出府去与虎文有話你對他說

看故意克分付說快 送出府去敵給虎文有話你對他說

延慶聞听不由得可就急明大叫了一声說道好老頭子

虎文若是要殺了我 呼延慶忌死不能干休善罢

呼延慶 到底出于年紀幼 原是一了小英童

畧他恁畧多廣大 怎關得 年老調和鼎鼎公

話不說多三兩句 都急性做小英雄 不由得

順口自說實情話 概不由己講實情 只当真把他押送

不由豁出命殘生 丞相聞听心內喜 付又假意眼圓睜

還代要 細 盤問報合底 有名家將走上所

望定高竿呼千歲 我小人 特地前來報事情

今有虎家二國舅 名喚虎虎与虎虎 他二人

代領佳人真不少 尽是營中馬步兵 把咱府門全圍住

叫我來報主人公 說有呼家門中後 從外跳進在府中

快 的 綁送出去就罢了 不点他去見朝廷

奏說千歲行不法 定点是 暗合反叛兩通情

快些出去將他見 說道不見不相容 便就要

闖進府門親搜找 我小人 故此忙來報事情

家將說罢一夕話 吓坏呼延小英雄 心中又急又是恼

冠丞相 在坐上付又開言問其情

冠丞相剛把呼延慶的實話詐將出來那曉家將又要報說是
 虎虎虎二人代兵搜查黑令高瑾聞吃了一驚非是免死
 原來小爺跳牆之時有人看見因係鎮國公府中人不敢托入
 忙到丞相府內去報知老奸賊龐文那知奸賊尚未回來只
 有虎虎虎在家二奸賊聞此言那敢代慢急忙差人等
 家丁前來先令人把公府前後左右圍住這兩丁狗子代
 領手下家丁十几丁親自要進府內搜查虽然如此到底懼怕
 高家再說又是老皇親國舅各還是公爵是以不敢深于造次
 这才令人先去通報二人在外面等候且說老丞相冠爺听了
 此報这才往下叫道呼延慶說你這幼兒還敢惡口傷我老夫
 你今可曾聽見今有國丈龐文的人馬前來拿你我只問你可
 講實話不講你今若肯實說我們念你乃是忠良之後也好設
 計救你当真再不定說我們可就要把你獻與老賊龐家父子
 一概不啻此時任你自己拿了主意小爺呼延慶听了丞相之
 言不由暗中的心中自忖說我如今再不定說此事有些不好

呼延慶

聞听丞相一夕話

不由思量在腹中

曾記外公常提起 他說道 朝剛之內中公卿
 頭位乃是色丞相 位中爵尊烈又忠 二位是
 位中王莖王宰相 丞相冠准第三名 他今既点這樣講
 我今何不講實情 倘若肯憐念我 可以保全命殘生
 當真的 把我獻與龐國丈 交與狗倖老奸雄
 龐文若是拿住我 我的這 殘生一定保不成
 想罢向上開言道 說你既問仔細听 我寔是
 净山玉的門中後 都只為 我祖被害赴凶冥
 一家三百三十口 一旦全点把命坑 常言說
 臣子忠來人子孝 今日節令是清明 少尽孝道來祭掃
 化紙特地拜故塋 不料我被人看見 勾來無數將合兵
 他大家 一齊上前來拿我 去見龐文好報功
 是我無奈將牆跳 被你們 把我拿住上綁繩
 这也是我當命尽 事急难以怨蒼穹 但則是
 合家冤仇不能報 总死黃泉不閉睛 話已說明休代慢
 殺剛存苗給了快典

呼延慶說這是定話對你們說了或殺則存留或是敵與虎文 看來年紀不算大 還是了 一十二三四歲零

我若皺一眉頭那就歇了我祖淨山王之名小爷言罢仍是低 寔不愧將門子 如今相了小孩童 高爷嘆罢腮代哭

頭不語冠准高瑾二位忠良聞听这才心下明白暗腹內誇 眼望着 冠爷開言把話云

英好萌這小二年紀真不愧英雄之後似這林之人再要被奸鎮國公生了惻隱之心眼望冠爷開言口尊丞相細現此子寔

賊所害甚為可惜忠良嘆了多時眼望丞相冠爷付又講話 不愧英雄之後小二年紀十分傲烈本爵念他是忠良之後

冠丞相

付又往下開言道

口把幼兒叫一聲欲要保他性命不知老丞相意下如何須當如此不知可肯成

既点你是呼家後

不知你

弟兄几了叫何名全此事

你家却在何處住 你是何人子親生

大略看

鎮國公

口內連呼丞相

在上當神請听明

上故非你人一个 也須細諫分明 小爷听说心不悅

可怜忠良死的苦

他的那

一門老幼尽喪生

叫老頭兒你是听 你今用言誑哄我 根底豈肯对你云

去故遭逢奸佞害

何人現見不伤情

常言說

这如今

我已遭捨身被獲

早已豁出命殘生

兔死狐悲仿其類

打看駟免馬也京

此子若再逢毒手

我才說出呼門後

任你們

殺則存留怎樣行

我等現萌忠要寧

丞相須當行方便

搭救頑童免禍星

豈肯連累父合母 一人作事一人應

我的那

休說是

此子一人心感念

久後豈不提恩公

家鄉往處休要問 再想說出不能行

說罢又將頭低下

再生之德非小可

对的過

呼延必显在天冥

閉目合睛声不响

坐上喜杯冠宰相

還有皇親鎮國公

賢公說罢一夕話

目視丞相不錯睛

但則見

二位爷

彼此點頭連誇好

此子委果是英雄

冠爷點頭開言道

千歲公爷口內稱

分付下官生慈念

此事焉敢不依從 但自內有一件事 須當計較方可行

現如今 外面龐虎與龐虎 現在外面候賢公

又把尊府全圍住 若對他 說是有不能行

二人定點不泄信 定要搜尋影共踪 而况且

声言此乃是奉旨 不叫入內不能行 可把此子藏何處

倘被他 搜將出來了不成 你若能夠將他救

下官能退他弟兄 高瑾聞听一夕話 由不得

腹內思量計穿窬

高爺聞听冠爺之言心中暗想說道是呀丞相之言甚是有礼

龐虎龐虎代領軍兵將府因住声言奉旨要進府搜查倘若搜

出那還了得又会嚴密之所可藏高爺正自為難又見家將前

來報事說千歲在上外面二狗子說千歲原何還不出去見他

再要延遲他們就要闖進來了鎮國公聞听此話心中更加急

燥只說這可如何是好正在為難只听小陳平高貞代咲說爹

不必為難既要搭救此小孩兒有條妙計不知爹可肯呢

小陳平 高貞原本多才智 聰明伶俐是天生

本來根基非小可 換天星 來保大宋錦江洪

因見他父行仁義 要救時延小英童 都只為

会有良謀多急燥 不住口內打嗝声 小爺只用眉一皺

立刻就有計穿窬 口尊天倫休憂慮 細听孩兒講分明

我不但 殺下此子他會事 敢保平安不受京

還能治倒賊奸佞 曾叫他 不死也得魂吓崩

見我父子他就怕 再也不敢任胡行 就便是

天子皇爺將他護 那怕他女掌正官 總得伏罪才罢手

不知爹可依從 公子之言還未盡 丞相先就長咲容

問說是 公子是何良謀計 快些說与本相听

高貞付又開言道 他說是 丞相苗神仔細听

須當要 這般這樣將他要 須得如此這樣行

總點護短不中用 管保虎賊把命坑 寇爺聞听哈咲

果然好了小陳平 好計可真不錯 如此龐文定喪生

客席上 中人正自同商議 又有人

前來稟報二位國舅闖進門

鈔本呼家將 卷十四

說道既是如此快去準備矣公連、把那虎彪虎接將近來令
 他二人好入圍套高爺答應本爵曉得正說之間只見又有人
 來稟報說事二位國舅等勾多時不見千歲出迎故此大怒不
 容分說硬行闖將近來時來稟報鎮國公聞听說聲知道了說
 我出去迎他喊家將谷應矣公急忙迈步往外面相迎高祖高
 昂高魁三位爵主把呼延慶代往后面而去行計不表也不
 說也準独在所中等候車說慎國公才運至二門舉目現者

慎國公

接到二門現仔細

忠良問曰者分明

意言語常言說的不錯有志不在年高無志空活百歲此話再也不錯

睛見狗子人兩個

正事那

虎彪虎二弟兄

小爺高祖今年才交一十九歲真為志廣才這奈妙計利害得很列

此時天有三更

各打火把與灯笼

又已見

位不信請聽自然明白這件情由舊連丞相魁準一踏是開俱

一輪明月當空照

亮如白晝一般全

看見虎家二狗子

會想不出良策當真不愧小陳平這個美就關文不敵且說高

一全硬往里頭行

高府家人誰敢擋

后頭跟隨將各兵

魁二位忠良听了高祖這奈計策一番無頭誇獎只說好計

矣公爺

睛見往前進几步

滿牆之上代春風

又見三公子小尉進高魁更加歡悅只叫兄長你的這奈妙

含笑開言呼二位

只把那

國舅皇親口內稱

計真、不錯我管呼那老賊虎文德、我在我手高祖說道本爵不知駕到此

本爵不知駕到此

少失迎接罪不輕

今特在

弟言燕如此你也不可冒撞總是依礼而行才是又听魁準二位駕前來請罪

首首毛腰打一弓

虎彪虎心不悅

虎彪虎心不悅

面上含嗔氣滿胸

只堪免送一札 龐虎口叫慎國公

說你問我人兩個

須得要

自又由神細听真

說道事

千歲元何無道礼

此事行得真不通

只為呼言門中后

今日來上肉垣攻

乃是個

休說我等是奉旨

旧便是

松下你可也当通

少小孩童年不大

不过一十一二春

偷祭反叛不大紫

元何來了這平响

你不出來為何情

吳公尸

实杰可患胆色身

官將軍兵人哨着

大家動手把他於

听言惡氣身控背

又把皇親尊聲

本爵只為身陪客

那晚得

黑小孩童凶又狠

竟敢拿捕枉伤人

談議國家事一宗

有欠來迎眾寬怒

望國旧

救我家將人兩個

府中的

刁奇王本尽归阴

二位海量請寬容

冲吾發出四員將

圍住斯亦在東門

眼着有

高尸說罢付又控背慎國公若非事為行計豈肯在這月個狗

子眼前如此下氣龐虎龐虎賄見高尸這般恭敬才覺氣平又

听忠良代笑開言尊聲二位國旧光降寒舍不知有何貴幹請

此人挑入水孟津

却被脱逃無踪影

兵將各處細追尋

到軍所代茶龐虎冷笑說道只然得道里頭我先情問吳公府

因此願兵來造府

我兄弟

特見吳公問元音

上可曹既藏反叛呼延必显的后代應快、献將出來我們便

当真頑童在府中

須当呈献主当今

千歲的

奸細他近朝見駕交旨高尸聞听假作吃京叫聲二位國旧何

這件功勞利当小

天子一定有皇恩

若事既藏不肯献

出此言好滿、的那里又有什麼呼延門中之后不知二位此

皇王一怒罪難容

這事良言全相告

你酌量

話從何說起

衬到臨头莫怒人

二奸佞

听言不由心不悅

面上含嗔把話云高千歲你可听明白我的话列此子可是有人哨見他從外面

姚近等府花園只為兵公你事皇親國戚重將兵丁不敢造次

同原有罪却無功

你不應此罷了手

我們為能善相答

才去捉為我門兄弟之道若依奉功等公快把黑小頑童獻

慎國公

高平奉听微冷快

只說真乃野事情

將出來我門代去見駕只怕千歲還要大人的高陞若事既藏

你不相答怎底樣

你到得

說与本爵我听

不敵將他若事搜出來千方不要后悔高老平奉听虎危之言

虎危說你知不敵

我要搜檢影共踪

如若事

不由的做冷快只說豈有此礼

搜不出來無話講

搜出拿你見朝廷

把你中問大罪

說起本爵好端端的在家那里又有什麼黑小頑童呼延門中

那時后悔也不能

高平付又冷快

說料你

之后

馬能胆大敢胡行

慎國公 只說此事真胡鬧

此話我好不得明高平故又不要開狗子生点氣你好近府中計說你且住我

那有什麼呼門后

硬說是

姚近高某我院中

家料你可也知道非比尋常堂公府一甲項長三夫肩生六

不知事誰親眼見

叫他說与本爵听

大狗子

背教入內去定事不要性命虎危大怒說道奉旨之事休說公

虎危拿听聽代怒

叫了一声慎國公

有批有証這些硬

府旧事王府那中扇生六背教拙說看回头分付了填宋平諱

令人心中好不平

你說沒有誰肯信

你要見証我敢应

雄趙天福等四員付將还有他的心附家將只說尔等只管近

旧事這

恨我来的双員將

宋平丁填人二名

去此乃奉旨有怕处我軍人各原高平假作有急動怒又說我

看見是他人及个

还有那

本地守汛將合兵

這公府難敢托入定追了性命說看自身手相欄虎危虎一齊

一二人說怕事假

這有數百有金零

尋駕你

上前杜住說道會近去有事有我二人一箇承管城中各原往里日關

还能賴到何处去

奉功不如早应承

应了有功沒有罪

二奸雄

分付軍將休代更

快去搜查莫消停

中人谷慶齊等令

一甲

狗夫人事猛又凶

虎勢昂，往里闖

高甲故又把格橫

限定了

此處正是內書房看光景本末令人生疑双門緊閉用員三定
休說虎虎虎虎不論何人着見無不生疑自然定要開，着，

將兩軍兵奔近府

先奔前堂代客所

着了無有往後走

近去賄，才能放心及个奸倖先望高了閃道此房這有什麼所

搜了一層又一層

廂房客所全不管

便要搜查影合踪

在忠良閃虎得京慌失色說道此處是書房及了狗子又說快

把那些

箱櫃都要打開着

搜过又往後邊行

些把員闖了我門好近里頭去看公了面上更加有慌且二位

來到后院書齋內

二狗子

一齊閃回看分明

因比閃開放不得的虎虎連忙日胡說到怎麼開不得呢高甲

但見此處多幽淨

却與別處不相同

但則見

回說這頭常有妖精作耗每，伤人白昼之間他日显形倘然

內書房門穿開閉

奸党偷人幸起灯

弟兄級此現仔細

冲撞了他那还了得及了狗子听言不申更加疑惑故此中大

不由疑惑在冊中

原來門上還有寬

罕，員定少人行

怒說你竟足滿口胡言清平世界那有妖精作怪大料有其

及個人

看要有語開言問

服望忠良填国公

中定然有弊你既不開難道我門日不近去搜檢不成事斷無

說你快把門開放

我門好

里面搜查小英童

此礼分付家將与我把員擗了定要近去看，我中人谷慶七

高甲假又相欄擋

又把固門口內稱

這開房

手八脚大家拔出腰刀上前動手高了付又攔阻說二位開不得

近去不得休見怪

虎虎使問為何情

忠良回說多利害

倘有不測如何是好東人那里肯听彼此掄開刀背只听喚吧

此房里頭開缺積

每，出来将人害

白昼就敢現元形

皆將員打落在地火把灯笼在前引路大家走近房中虎虎虎虎

二狗子

听言心疑更要欺

開房門

二人借看灯光拿目一看不由樂得眉開眼笑

賄見那黑小英雄喜無窮

二奸倖

借有灯光現子細

不由欢喜樂無窮

着見內有一人

元來是

十二三歲小英童 師府內報信說有一個黑小頑童偷來上坟祭掃

面如鍋底一般樣

鼻大口潤起眼睛

賄穿代

人却事來曾稍見此人見這屋內這個人正事一個黑小頑童故

却事常行衣合帽

倘在床上睡朦朧

中人進內方京睡

此及中狗子欢喜又恐不是這才令人上前照着了堪宋中趙天福

唬得自忙吃一京

忙、萬身將床下

往外迈步用要行

等四人領命一合上前現着拿起火把灯笼仔細一賄可不事

撈料

一言不語朝外闖

只想脫逃不叫

方才上這劫手的那了黑小頑童呢重人又看衣帽不錯正有

又個狗子心明亮

大料角

此人一定不非輕

之聞忽听黑中被人按住不得脫身口中大罵

連忙分付東家將

快些攔住這后生

休得要

黑小中

只為被獲心急

口中大罵不絕聲

令他跪了速拿住

中軍顧命口肉底

大家上前忙攔住

大叫好賊奸佞

龐文那

我把你這老蒼生

了、動手那相容

有說着你那里跪

想無逃生万不能

無故你犯忠良官

一門三百有餘家

全不分

說有話

彼此大家忙攔住

誰人不想立大功

主朴老幼男共女

一概俱家刀下坑

事人狠毒誰似你

揪住拉倒左挨地

乱哄

牢、按住不放松

豺狼野獸一般全

害人全家還不算

你這不準上坟

龐虎對東剛言道

叫声尔等仔細听

快過來

我口說

越擒可以得活命

那晚奸賊根又出

你等若神認一認

上坟可事這孩童

若要事他休釋放

趕急拿繩把賊

你竟事

絲毫不放

把他急、綁上繩

中人拿言新現看

一甲

偶然若能將仇報

心中才能惡氣平

罢了

李起灯來驗看

方才元事丁堪起天福

譚確宋中四員付將要討

劫去到太

那之危事枉用工

這怕為我連連累

奸賊未必肯相容

一心總要救我

好端、千歲這比冤屈害 你為何

叫我心中怎安事

說道快些押着走 猛然開 來了調神鼎獨自 他弟兄

小丫口內自言自語虎虎虎虎奪听不由又喜又捨喜的事拿住 一合相迎腰陪笑 有把丞相口內尊 問說此時駕在此

黑小丫听他之言当真他不錯捨的事、只罵他父分付東人速 有何貴幹為何因 他丫合春尊因日 二位有所不知奪

速上綁車人不容分說把黑小英雄五花大綁可日捆將起來及 我老夫 元而旗國公厚 來往相文勝似親

丫狗子因共眼望高丫冷笑只說莫公你這書房之中閱的好 今日下朝因無事 特來我 填國公丫缺壞坏也

俊奸怪請問你還有何礼說公丫見問不由滿頭含嘆說道你 我今又听一見事 有及偷上肉坵改 因此我

等何必多言想我高理只然有說詞此利天以五古正當上朝 特意來到國公府 一心要舍老皇親 得放手處須放手

之時不得本全你二人走、見了天子有話你我金殿上去 可知道 得統人地且統人

講高某自作自受何勞二公替我多慮 他丫說下官只為听二位因日大喜办了一件可心之事故此

填國公 高丫說罢一夕話 又丫狗子心內嘆 趕來相舍还有几句故回之責而二位見臉不知可賜光香

但事不敢多言語 皆因為 素知高家爵位尊 虎問說不知老丞相有何分付敢不从命他丫說道非為別事

若說自己是因日 公丫他也是皇親 因此上 只因填國公丫之事須念公僚為中可肯容放一線之路虎虎

不敢施威將丫惹 有氣只好存在心 暗罵高理老小輩奪听不由心中不愧說道老丞相此言英差此乃國家官是誰

可惡真正脾色身 見罵叫你認、我 若是鏡枉為人 敢尋思若依你等之言与我及家作丫見証方不愧丞相素

狗子他 相罢才代傳命令 分付手下將合軍之中才算赤胆忠心為主怎反与反叛說情好不豈有此礼

冠下順水推舟連合春点恭說蓮事吓国用之言說得真到只怕冠文父子殘生活不成
有礼下官身命

這也事

冠家活該多倒運

自足自滿逞威能
愿向又姓作証明

冠听言心大喜

呼冠下

明日里

只說着得胡恩賴 又家渾濁分不清

明日里

承相舍殿為証見 老先生素你最公

为国豈解現情頭

每思如何还算忠 冠下連說不錯

国用此話狠通情

明日里

舍殿見了皇下駕

以公為公礼上通

此刻天以交五古

僧可旧

速去真消亭

冠冠冠虎二人此時這是何等美的欢喜忘之冠下曰說的

奸賊兄弟拿此話 不由欢喜在心中

只當是

全事机鋒話語少時上了舍殿見了天子當真他旧可要公事

冠下這是表揚話 昨晚這事鬼吹灯

明日見了天子面

公办你估量着他还给誰留情關文不叙且說冠冠虎二人

豈肯留情善放松 此書表過多帶斷

大家打点往外行

代領軍將押着黑下他門兄弟一合承相冠準陪定高經一合

他車人

彼此收什將朝上

冠虎押定小英雄

出府上馬直奔長朝此時早有心想家將岔路去報与老賊冠

代領手下兵合將 真扑長朝去兇駕

右陵承相換国公

文知道老賊得信任也到朝堂伺候仁宗天子并殿這些言

出府一合奔無焉 真扑長朝見仁宗

二狗子

詞俱不細表且說這日五古三天子登殿只听鐘古其响仁

得又伴多高性 那知眼下有难星

這一見駕不大驚

宗皇下駕并九五文武百官恭駕行礼已畢各按品級

归定只听展上傳宣說道有本早奏無事散朝聖駕回宮言還
未及只听文官班內有人答應說道有哇臣未見駕說有越中
出班端代擦袍上了金展駕前拜倒說臣龐文見駕應我主万
歲仁宗天子陛下現着見是西宮國夫不由心歡喜金展代
笑往下開言口呼太师不知有何本奏老賊見問付又朝上叩
首口尊我主在上端前為臣之事容臣細奏

老龐文

朝上近礼將失叩

口把皇尸万歲尊

龐文天才奉諭云

為臣的

只為見駕未啟奏

請皇尸

老臣上本非別事

却只為

呼延必頭送叛臣

龐文奏罢叩頭在地坐生的仁宗天子奪听庞心暗付說道

臣戲君妻犯國法

我主皇尸勃怒嘆

把他的

朕想当年呼延必显冲犯慶地龐氏朕因酒醉听他父女一而

一家滿門齊問斬

旧是脱逃两个人

正是反臣親生子

之詞屈杀淨山王的合家良眷至今心中甚是后悔怎奈其虎

為臣各外細搜尋

遍訪守用与守信

怒其在外事村根

之勢追悔無义那晚龐文他竟心还不死心十数年来还是处

那知道

今朝果然生出事

有人前來偷上坎

处道心定要奪拿呼門之后当真今日自有他家之人前來上

正事呼言門中后

這个入

說來實胆色真

坎拜掃備文被兩國俱捨反令我笑不能不照前番由理也罷朕須記這朕

乃事一甲年幼子

坎前化紙把香焚

被官兵

這差審問一箇中但緩可緩之處朕當格外施恩方豈不負功臣之义

着見上前將他射

他竟胆大傷將軍

刀砍杀死數十人

宋仁宗

只為當出一時錯

証斬呼家滿共門

天晚四面閉城門

那晚多人攀不住

本領高強本是好

如今醒悟心后悔

到底鬼

庞心恰念有功臣

到底尔

攀孤力強難敵中

趕在而逃要脫身

兵將大家將他趕

說起來

此子武义果超群

竟能逃近慎園府

為臣二子恨在后

追到了

慎園府見名高瑾

那晚他說不知奪

臣的二子親搜我

搜出也好來見君

高瑾藏賊他不獻

不知却是主何因

听说今有呼門后 幼童化紙束上坎 也是他 那高瑾宣上屏来一開便見分明仁宗拿听才要宣高瑾問

運敗依做肘不濟 偏被尸又遭拏 朕須如此這般表 話听朝門以外喚 御古响曉此古名為冤古若非有什在大

更改格外開至恩 想罢性下開言到 眼望好倭老施文 事不敢學古如善振打此古者理当問罪天子听了冤古之声

說通是 委果鄉家能治事 為國憂勞真近心 不知何人拏動不由心施吳忙 降旨查問只見黃門官来

既把叛臣拏拿任 可不知 情由是做还是真 啟奏駕前跪倒口尋我主在上今有填國公高瑾他說他有天

他既藏入填國府 高瑾不献定有因 莫不事 大的冤枉擊勅御古臣来啟奏仁宗听是高瑾更竟吃异

敢而反叛同一氣 不然是友还是親 鄉家可曾知詳細 宋天子 仁宗皇尸心納悶 降旨速宣鎮國公

快 啟奏朕之奪 虎城見問將天叩 又把皇尸口內尋 內侍卷展不代更 急忙 願言迈步那消停

這件事 千真万真非是做 言来高瑾胆色身 臣子两个代来揭 去不多時果得快 宣近忠良老英雄 願國公

既藏叛臣他不献 他也被 臣子两个代来揭 此事真了不成 無元無故何仇報 倚強押弱乱胡行

現在朝門等候旨 万歲宣来問元音 為臣的 也不知 為臣而何仇報 叩請皇尸問个明

情愿面而他对 何况里面有多人 朕正皆明雅抵当 仁宗拿听心不解 宝莹上 只得細問其情

因此臣方敢見君 仁宗皇尸拿此話 宝莹上 說你有何冤枉事 同何如此這般形 為何

付又開言把話云 龍文說了一个剛邦硬 証現有呼家之后被尸馬能是做再者 不上屏来见我朕 枉擊冤古罪不輕 不知何人欺了你

曉曉还有右陵丞相冠準也在的府內看見為証只請我主把 快 啟奏我朕听 可知國丈恭了你 說而逆叛又全通

你家中

沈有呼延門中后

乃事一个小孩童

虎虎虎二國日

他弟兄

真乃任义乱胡行

元何你不将他献

朕問你

怎養得到你家中

打於家財臣不恤

不該傷人命殘生

硬敢說

快把情由從實奏

若有虛言法不容

高老尸

高魁類是呼門后

叫入解了不相容

立刻開口用要斬

閉言付又將头叩

口把皇尸每一声

為臣用為這件事

定叫去他染毒冥

救命多亏冠丞相

方才保住小孩童

實、屈死無處鳴

無故要把臣來害

可憐他

令手下

立刻解來見我主

為臣無奈只得屈

父母皆無染冤情

可憐他

还要把臣也上貫

一合肩

來見陛下面朝廷

高尸說此是只為昨日天有出言之時右陵丞相冠準到臣家

可憐臣佳欲父母

孤若伶了火人疼

往皇尸

內商議開那西下作亂之事不亦真假這件國事談至天交二吉

虎恩須給作了主

着他祖父有微功

似此無故遭屈害

右丞相才代要是不想西宮二位國日虎虎伐願有無教从人

可在何處訴冤情

忠良說罷將头叩

這不立証宋仁宗

硬闖公府不分內外声說奉旨呼延門中之后硬說藏在臣

宝坐上

沉香羊胸開言道

口把高理叫一声

家不容分說裡外乱搜混我以此為題將積勳的舍良細軟之

太师奏你通報送

沈藏下

反逆之后在家中

物尽行打却而去這还不算与要那呼門中之后他二人面上

你泰國日打於你

將你佳尔上了皂

這件事

自忖愧羞恼成怒硬把臣的佳尔高魁上解他類呼延門中之

准如其中假合真

寡人須当着分明

你的佳尔朕識認

后还要將臣似此賄養分明以文皇尸的二位國日西宮的勢力倚強押

快宣上殿莫消侍

展上侍衛奔卷底

立刻代上小英雄

弱方教如此胡行任义

慎國公

說有付又將头叩

口把皇尸万歲普遠

不日立証仁宗有直虎

老虎文

一傍現看魂不再

老虎文

一傍現看魂不再

宝坐上

陳平大尸高禎他兩尸高昆三高魁他們雖然身上無
 戰乃是皇親國戚又是公爵之子比不得別官之后唯見皇
 上他門三人逢時按節必須要入朝叩節給天子太后因母叩
 安皇尸常見面因此大尸高禎才定此計就是那廐家父
 子可也見過但是一件一則乃是黑夜之間二則高魁換了常
 行百姓的穿代三則他與呼延慶二人的身才面貌定不差
 上下又有譚雄趙天福丁琪等四將對証說上攻的黑小頑童是他
 定李尸高魁受綁之時故又先說的那些言詞俱是大尸高禎教
 給他的慌亂之詞廐廐虎虎又尸狗子可就中了巧計把他綁
 縛前來仁宗尸只為听了及下里之言不亦真做自然是要親
 自看一看可就明白咧這才傳旨又命高官把廐廐虎虎二
 位因用宣來叫他掣代上來掣住的那一个上攻的黑小頑童
 我朕過日看一看可是高魁不是高上官答廐廐虎虎出朝去
 不多時只見廐廐虎虎兩個狗子押代有高魁一齊上展拜倒
 口乎萬歲三声仁宗天子仔細一看不由心中大怒

口尊我主尸在上	我臣子	特地前來見主公
皇尸快就我的命	不然殘生定要坑	二因用
硬說我是呼時后	無故夜至我家中	將我上綁就要斬
救命多亏寇先生	功他先來奉茶至駕	請肯然后再行形
我臣子	不知我犯什麼罪	叫我立刻赴幽宴
可恨臣子年幼心	求皇尸	看我祖上有微功
開恩赦免寬恕我	生一世感恩情	這小尸
說把他又將头叩	坐上氣怀宋仁宗	書中再說廐廐虎
正是皇親高家后	那里是	打諒被綁小英童
不由皇尸虎心怒	肘中暗又吃京	呼延門內子親生
廐廐虎虎二因用	這禍惹得真不輕	暗呼声
高瑾豈肯松依從	他家世代功劳大	為何你將他上綁
你為何	作事粗心不仔細	却再別者大不同
我朕可也難救你	高瑾他	無故將他綁一繩
天子正然心犯愁	又听高魁語高聲	未必輕饒善放松
只听他		

他却是 暗：由神細看分明

且說老成虎文他在下面却也早以看見又听了高奎的那些
言詞不由又氣又怕氣的是他又尔尔子生是粗心這場禍關
得真不小你門無故的把這了小冤家捆綁前來那高瑾起
肯善便依从老成正然心中害怕只听仁宗天子坐上代怒望下
開言呼声国丈老成吞店說臣虎文天子說你泰高瑾家沈藏
逆叛呼延門中之后就是此人成老成听得京疑不止付又上
前叩头

老成文 听見天子將他問 唬得登時顏色更

望上不住將头叩 他把那 万歲望了口內尊

此是非是臣的錯 俱是虎虎狗虎虎 也不知

怎養去到漢国府 怎養上綁到朝中 陛下只問他門及

大料一定有別情 說罢不住將头叩 仁宗付又問分明

叫了声 虎虎虎虎二国旧 你要由神仔細听

你門怎養將他獲 怎養的 捉拿這了小頑童

須当細細从头奏 若有虛言朕不容 二狗子

此時早已魂不在 跪在塵埃战京、 暗：胸怒由員將

只說他等把我坑 若非他門告訢我 焉能把這大禍生

又了人 正然思想無主义 听見問話魂飛京

無奈向上將头叩 又把那 万歲望了口內尊

若問此事根合底 听我為權啟奏明 却只為

昨晚天有初古后 奔奔獲報相府中 說呼延門中有成

暗：的 前來_偷拜掃攻堂

根人乃事师府四員付將名呼丁堪赵天福譚雄宋千說有一

个黑小頑童乃是呼延門中之后前來上攻動手伤人杀了無

数的兵將越增挑入漢国公的府内臣等二人忙代兵將到漢

国府進内搜查到了内書房見門用貫定為臣生疑那高瑾他

說有妖精不叫開着臣等不依硬將鋪褥拚着見此子自孽他

是呼門中之后臣元不識認問那四員付將他門俱說不錯這

才將他拿來臣等雖有錯拏之罪奈因是他自己通說那有別

情打劫他的財物之事只求我王開恩赦罪言罢付又叩头

二狗子

言要付又將夫叩

只說求主赦罪名

這些言詞非是假

還有那

右陵丞相作証明

寇準也在他府中

曾替高瑾講人情

斗為臣

着些情面將他放

臣不巡思未敢反

我主若是不憑信

問：寇相老先生

天子開言忙傳旨

你等占且把身平

又宣那

丞相寇準上了展

案前拜倒老疾公

仁宗叫声右丞相

我寡人

有事相問老愛卿

昨日可在填國府

國用之言可是真

你若是

知情須當從寔奏

朕語着

卿家之言定口供

寇尸見問呼陛下

此事為臣尽知奪

都只為

為臣听見人談論

農智高作字黎民

因此去到填國府

夜間去我填國公

商又怎義啟奏主

怎兼滅寇把賊平

誰知道

那天不过三更尽

因用虎虎与虎虎

代願無數兵命將

声言說

奉旨搜我小頑童

臣見他將高振猛

硬行上綁不相容

為臣的

相助因旧說的好

官事官办不當情

因此為臣不敢管

並不知 他等所為何是情

寇尸說此是寔是為臣親眼看見可不知他等所因何故想來

素日及家必有臣治言把叩夫在地天子不由虎心大怒又是

疑惑古語常言天子至尊莫过無礼雖然心中想要獲問因旧

怎奈此事寔難覆庇細想寇準的語說得清楚想必是他

及家素有暇治正代要再問虎虎虎虎只見黃門官上

展拜倒口尊我至今有虎圖關大孝士包文正丞相

奉旨回山还應今日限滿回京現在朝門候旨為

特的前果啟奏 宋天子 听說來了包丞相 不由虎心吃一京

登時喜坏名寇準 還有那 老將高瑾填國公

暗：只把虎賊罵 你今惡貫滿了盈 總讓你

天子偏向將他殺 包公一定也不容 着你可往何處跑

安翎掉翅怎起騰 包相寔是来得巧 真乃狹路及相逢

還有那 在朝忠良俱欢悅 单：唬坏老奸雄

只說這可拔了我 老夫的 性命殘生今要坑

此事元何這義巧

驚滔之中未上風

包黑子

他若知道這件事

豈肯于休松相容

心中只恨二狗子

辦事粗心不着明

誣綁高奎闖大禍

得罪皇親慎因公

元本就

有口可推難辨

按礼应当罪不輕

添上黑賊名包拯

到只怕

父子殘生保不成

不言老賊心害怕

再表天子宋仁宗

坐坐上

也替他等就京怕

知道包公秉赤忠

辦事從不現情分

若如此是豈放松

總讓國父得活命

難保虎與虎危

無奈何

忙傳旨賞包公

黑老子

早知道這伴情由入劫無名

鈔本呼家將 卷十五

眾公色老翁奉旨去四山還愿去了十年這才回來論走却到走不了這日子怎奈老翁乃是文曲星降世臨凡奉勅命下界來保大宋山河本是一位為國忠良到處愛管閑事去這十年那里是前去還愿正是四方巡邊遇見事務舊攬所以方能担候日期去的時候天子原本又無賜他日限老翁方才去了十年在外可也辦了許多大小之事俱是蹉跎古怪的公案那口狗頭劍刀也不知切了多少人咧昨日回來住在城外只因闕城甚早忠良心中納悶不曉何故命人前去打探早把呼延

慶偷來上坂被兵困住逃入慎國公府龐龍龐虎錯認高魁的
這此情由一概打聽明白心中發恨只罵龐文說我老夫只為望乞皇爺開聖恩
赦臣少侍君王罪 仁宗聞聽滿面春

陰實查明前後果方能容你多話幾個年頭我不在朝你這
老賊更加胡行為惡如到惡貫滿盈的時候我老夫豈肯輕饒
說道卿家多勞苦 到四山
還愿一路受辛勤

善放老爺心中發恨這才入朝前來見駕一則交肯二來要看
天子怎樣發落急急入城到了朝廷黃門官與他啓奏正遇仁
反怪賢卿你不好 朕當馬能那等昏
有前良臣非明主

宗爺在那里為難本救無計護救國丈父子這又聞色丞相回
朝更加担憂半胸無奈只得降旨說道快宣色卿上殿見駕
明君豈怪有功臣 又望着
內侍傳宣說賜坐

黃門官 遵旨口內連答應 急急忙忙站起身
色老爺叩頭謝恩站起一傍歸坐 衆公 仁宗天子駕下可就是
兩個人體面文曲星官色老爺還算是第二位天子金殿賜坐

下殿出朝那敢慢 去宣那 赤胆無私鉄面臣
頭一位是誰呢此位水不隨朝若要有事前來見駕並不行禮

見了忠良色丞相 說道皇爺降御音 宣大人
碗頭只把龍頭拐杖點上三點便為恭拜天子還要站起龍體

速速去把龍顏面 黑爺答應把旨道 正正烏紗忙端帶
相連此位不是別人乃是天波晏無佞府的余太君除此這二

懷抱牙笏後面跟 黃門官在前引路 二人邁步入朝門
位再也無有別人這般體面開文不表且說仁宗天子龍面含

忠良爺 走上金殿行國禮 執笏當胸拜在塵
春眼望包公講話

口內連連呼陛下 說為臣 今日方得見聖明

久別龍顏十年正 時時刻刻想在心 都只為

宋仁宗 眼望包公開言道 龍面含春叫愛卿

只因母后多好善

許下了

四山還愿拜神靈

黑爺所辦十年之事天子一時之間如何看得過來而且心中

朕恩文武無可靠

素知卿家有才能

我寡人

正然記卦呼龐兩家之事那有閑心觀看仍在寶坐之上金殿

方將此住著派你

朕心方能保安寧

一去不覺十年正

代笑叫聲色卿你乃朕之棟樑寡人方把你重用畧來所辦之

多受勤勞路途

快把一路沿途事

慢慢奏給我朕聽

事一定無差朕到有心細看此本怎奈愛卿路上受風霜多有

寡人好

按功與卿加封贈

不負辛勤理才通

勞之寡人賜假一月卿先將本章留在朝內回府歇息等我寡

色公見問尊陛下

問為臣

沿路之事請聽明

人慢慢觀看色公聞聽早就恭透天子之意黑爺豈肯容讓口

為臣去了九載半

四方數百路途程

雖然說

尊我主說聲且慢

遵奉懿旨還香願

却遇多少怪事情

為臣身受皇恩重

宋天子 仁宗本是穿龍計 一心想要救龐文

寢食未忘報朝廷

人子尽知全其孝

臣子豈有不懷忠

不容色公多講話

寶座上

先就連忙施聖恩

各處里

必要留心自查訪

若有那

不住誇講色丞相

只說你乃棟樑臣

不臨朝

朕官污吏我不容

惡霸強徒欺良善

我為臣

賜假一月叫回府

是怕黑爺要搜尋色公豈肯這樣走

更不輕饒善放鬆

一時之問難細奏

其本一道焉得清

聽旨他偏不動身

憐透天子心中意 暗把忠良氣炸心

請皇爺

聖鑑天才俞玉攬

言罷復又立身形

這老爺

復又弓身呼陛下

臣還有本奏聖君

取出其本不怠慢

雙手高上往呈

近御官忙接過

為臣四山還香愿

在駕前

久別龍顏正十春

急急的

轉上龍書那消停

昨日方得回東轡

日色垂西天未昏

彼時問

色公呈上其本侍臣忙忙接過放在龍書案上這道其本乃是

便要前來朝我主

面見主爺奏原因

那晚紅日未曾落

早早關閉禁城門 不知原何這樣早 管理城門是何人

為臣的 見主欲要將他問 改國例

何不說與我知聞

色公說道想我主乃是太平華夷開城闕城各有時候俱有老

例原何昨日關城太早但不知是誰當此任要問他原何更改

國例仁宗聞聽未及答言只見五門節度使忙忙出班先與天

子行禮後才恭拜丞相口尊老丞相在上下官身為五門節度

使下官雖當此任怎奈昨日關城非出下官之意色公說既在

其位必諱其政你當此任你若無令誰敢作主節度使說道老

丞相之言雖然有理但則是昨日只為西宮二位國嫗在城中

有事傳下命令叫閉城門聲音奉旨下官敢不遵命色公說道

既事如此將軍且退節度答應退步歸班忠良又望天子開言

口尊陛下不知昨日何事爺上降旨差派西宮兩家國嫗闕城

仁宗畧難隱瞞只得說道只為逆叛之後前來偷上坟瑩待凶

為惡閉了城門方好將他拿獲仁宗意要答救龐家父子這才

把這關城之事應承起來不說龐龍龐虎乃是假傳聖旨怎知

色公他是不肯饒放

色丞相

一心要我賊奸黨

他偏不用明言講

自己自圍擇干淨

假傳肯意自己應

明知道

只是不能生與面

只得仍納風火性

逆叛他是何人等

畧來逆叛一定凶

仁宗爺

擅敢殺人待不法

言來此人非別個

此事寡人我不惱

微微冷笑兩三聲

黑爺天生多才智 辦事與眾不相同

又知道天子護向狗奸雄

智令節度吐真言

方把龐家父子供

只說可救賊奸黨

仁宗偏護賊父子

那一個

又把皇爺口內稱

不知為惡怎樣行

不曉可有人多少

說道却是一個人

傷害了

正是呼延門内生

擅自行凶法難容

站起虎體離坐位

節度使

天子還是將賊獲

那曉黑爺不相容

不由忿怒在心中

臣子又敢怒朝廷

但不知

閉關城門拿不住

身在何處隱藏身

聽說乃是小英童

我朕多少將合兵

偷上坟

色公聞聽心大怒

圓睜二目瞪環睛

一扭項 丑見龐文賊父子
黑爺怒髮沖冠大動無名

不由的

擒拿色公又問可曾將他挈住仁宗說道幼童甚是萬惡不知現在何方尚還未曾被獲色公聞聽不由微微冷笑言道既是一個小小英童任他虽有存孝之勇城中精兵堪有百萬勇將千員焉能拿他不往此事為臣早以深知爺上本是聖明之主仁慈之君豈能有負功臣此事全然是那胆大奸佞吉惑聖聽私行法旨為私仇謀害良將為臣早以查明十年前以前臣未見駕上本是原要斬奸賊我主相護緊閉宮門拘之不見為臣無奈只得遵旨出京容他多活十個年頭今日他是賊的惡貫滿

色老爺聽見天子之言不由奔的心中更加大怒忙忙站起身盈又犯在為臣之手

文曲星

色公越說心越惱

鐵面之上怒沖沖

下臣想呼家自從那淨山王呼延讚起首因破天門陣亡於國只說我主休偏向

聖天子

行事不可不公平

難他家乃世代忠良不知所犯何罪我主龍恩今以逆叛二字此事為臣全知曉

起見根由盡皆明

臣感蒙

呼之仁宗說道此事只為十年前以前卿家回鄉祭祖不曉內里萬歲皇帝龍恩寵

封為學士職不輕

既食君祿當報主

之情呼延丕顯不念朕之龍重私行不法臣戲君妻朕方將他全仗鋼劍御賜刑

言過此物無偏向

不敢尋私不受情

治罪一門抄斬不畧他的後人胆大色身撞進京來偷祭拜挽

恨奸賊

知道原何還不改

又犯為臣手扣中

禁城內任意行凶故此龐太師方命龐龍龐虎兩個國攝閉門臣問爺上一件事

就是那

皇親高瑾鎮國公

世代保國誰不曉 一門老少懷赤忠

無故的

崇仁宗

心中早悔當日錯

又愛龐妃女花容

被搶家財遭劫害 又綁高魁小後生

先害呼家人人慘

這才作成騎虎勢

不照着

前文辦理不能行

全家盡在刀下坑

如今又把高家害

也是黑夜任胡行

偏偏又把西宮愛

只得要護他父兄

這如今

似此說

那消三年並二載

滿朝忠良一旦空

光棍難說無禮話

何況天子是朝廷

此時難護皇國文

皇帝說那呼必顯

因為他

臣戲君妻有罪名

天子如今須要公

面對合朝文武

皇帝難以不公平

理當滅門該問斬

殺之可理正應

請問命

暗叫聲

龐文龐龍並龐虎

受劫休得怨朕公

高家又犯什麼罪

難道他又戲了正宮 色公一言不大緊

此事色極他不讓

誰叫你

父子行事狠又凶

仁宗坐上臉非紅

你說這是什麼話 黑老爺平生胆大若是生了大氣什麼樣的

寡人只好賄機會

得相救處再說情

仁宗爺

話語他全說的出來 當日呼家無原無故一門遭劫說他戲了

却是渾濁分不清

依卿怎樣完此案

何不對朕講分明

西宮難道如今高家又是如此遭劫他又戲了正宮不行天子

問賢卿

只要依理從公斷

條陳我朕無不聽

坐上雖是臉的滿面非紅 有心要降黑爺之罪怎奈色公說得

色公見問呼陛下

這件事

依臣色管理上通

有理不能挑他肚中只罵黑賊真是一張利口 怎麼罵起我寡

國文無故將人害

殺人可恕理難容

應把他

人來了表過仁宗乃是明君此時正悔當出酒醉之後錯又因

父子綁出朝門外

一齊開刀用御刑

救他一門無有罪

喜愛色公十分寵幸豈肯見他之罪反到龍面含春代咲眼望

被害之人死必睛

雖在陽曹心中悅

定然是

色公問話

生生世世感恩情

色公說道殺人者償命欠債還錢又道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

宋天子

坐上低頭垂龍梗

兩傍邊

如此而行不但文武欽服皆說我主聖德就是那天下百姓俱

位位忠良長歡容

說我主國法無私不看親遠並無偏向方顯有道之君無不感

色公這一望着天子要殺龐文父子所有合朝文武忠良無不歡喜個個生春俱都暗暗說好這可要除大害這件事情錯過

念龍恩不盡忠良說着忙忙一擦袍服雙手持笏拜倒金殿之

上仁宗天子一見不由命的龍心着忙暗說似此睛來龐家父子寡人有些難以護庇

色丞相誰人能勾天子若是不應可怕有些不行今日可要與

那淨王家報仇雪恨呼家被他害得滿門絕後何人聽之不痛

只說我主開恩典

呼家一門挨靠後

無故遭劫冤枉事

雙膝拜在塵埃上 又把皇爺口內稱 細思量這段情 他父子多活十歲今日是蒼天睜眼奸賊的惡貫滿盈我等好

開封府內掌刑名

色丞相

鎮國公

休說是

惡人永遠無報應

雖說陽壽運未終

若不以公行公道

有負皇爺爵祿封

言罷往上將頭叩

仁宗聞聽榜榜枉

文武忠良齊起愿

書中單言色丞相

在班中

不由聽言魂吓崩

跪在塵埃拜朝廷

一心要剗奸佞黨

哀求皇爺宋仁宗

低頭無言不作聲

且說龐文他父子

可怕今朝命要玩

色黑子

坐上的

天子為難垂龍梗

低頭無言不作聲

朕中暗暗說不好

我看朕逃萬不能

越想越加心恐惧

有心要護賊父子

又恐怕

文武衆心說不仁

果然心毒意又恨

望上只把天子看

單問仁宗怎樣行

又恐怕

文武衆心說不仁

二目禿禿似鑿鈴

望上只把天子看

單問仁宗怎樣行

又恐怕

文武衆心說不仁

文武衆心說不仁

有心不護皇國丈 散朝怎樣進西宮

愛妃怎樣對他講 真真難壞我寡人

一時驚的臉非紅 左右思量難解救

仁宗爺

坐上無語不大緊

看見天子不降旨

不由的

早以參透其中意

不由忠良早已明

此是天子不愿斬

還是心中護奸雄

又把皇爺口內稱

既然爺上不降旨

等為臣

剛了佞臣來請罪

忙站起身吩咐說快快請過御賜刑

見了那

某公 忠良色老爺比不得別人書理總得多說明白不然恐怕

天子着急心不定

明公挑錯假如三國志上都有兩段節目一段乃是董卓威逼

龍心之內好不寧

漢主帶劍上殿一段乃是曹操威逼獻帝勒死董妃的這都是

色公下面暗暗偷睛

獨霸奸臣不容天子作主方能留下罵名傳與後世若似今日

文曲星官氣滿胸

色公爺見天子坐低頭不語不降旨意不由大怒硬行站起身

明知道

來不降旨意就自己硬作主要剛定了龐家父子 似乎這也

黑爺時間不怠慢

彷彿威逼之刑可是非也此乃忠良爺的功勞蓋世天子將他

為臣今朝也要行

封的無的可封許他如此而行原本權衡其天位與天子所差

說罷了

有限方才之言說得明白黑爺說道等着為臣斬了龐家父子

再來請罪此是老爺胆大行事從不怕死之故再者預先可也

幹過這個勾當許他先斬後奏假如天子說斬許他攔阻天子

不斬許他殺定 故此方留美名傳於後世書理不可錯了再

者還有一件黑爺的家將張苞趙虎王朝馬漢以至內司色興

俱是天子封過官的老爺上朝也許他們跟進朝來賜候因此

忠良看見天子不降旨意老爺一怒這才站起彪軀邁步下殿

吩咐跟他之人叫抬御刑銅劍要銅龐家父子手人人聞聽

齊聲答應

衆手下

龐文唬得魂不在

連忙邁步向上跑

不住叩頭尊我主

冤枉冤哉何處明

這如今

今日若是劊了我

若提昨夜高家事

為臣帶人親身去

錯認高家小英童

就便是

還求皇開恩赦

老賊說着連叩首

仁宗天子聞此話

寡人對你講分明

聽言一齊聲答應

只聽他

上殿跪倒地流平

萬歲皇爺在上聽

臣殺呼家是奉旨

色相着派臣之錯

總死在

証綁高魁小後生

乃是龐虎並龐龍

說他是那呼家後

錯拿也不該當死

定感念

雞呼碎米一般樣

眼望色公叫愛卿

太師雖然應有罪

彼此邁步往上行

七魄悠悠棄空

求爺快給臣作主

皇爺旨意敢不從

為臣實實有屈情

九泉之下不閉睛

也非是

只為聽了手下話

臣子方能綁上繩

原何就要動御刑

皇恩世世不非輕

坐上的

暫且停噴聽朕旨

錯拿人

寡人對你講分明

也不該當坐實

色公聞聽爺的心中自忖暗說且任十年以前老夫為着何事

也曾去到陰曹去見十殿閻羅查看前因後果龐文這個老賊

今日原不當絕天子既然護庇奸賊我當如此這般這般這樣

而行一則警教警教倭虎二則也好與那鎮國公出氣三則稍

解老夫心頭之恨忠良想罷口尊我主在在龐文謀害呼家的

滿門良眷三百三十餘口爺上龍恩替他遮掩如今又害高家

原何陛下又說無罪

色丞相

一心想要治奸倭

口把皇爺萬歲稱

龐文罪惡真不小

如若是一不斬權臣理不公

仁宗聞言腮含笑

金口一張叫愛卿

並非是

朕當偏向皇國丈

他今原本有屈情

呼顯言必行萬惡

戲我君妻黑不通

昨夜間

就是錯綁高振猛

本意龐虎與龐龍

並非龐文他之意

卿原何

定要將他動御刑

寡人既然為天子

處處豈有不公平

卿家你

還要三思從公論 朕當旨意須要聽 色公聞聽呼陛下

爺上龍真不輕 既不如垂恩赦大 為臣那敢不聽從

但則是 內中還有一件事 也要皇爺細說明

呼家之事挨靠後 此乃是 陛下開恩爺上應

如今綁拿高振猛 不知應當何罪名 誰知道

就是白白擡過手 空把應將綁一繩 仁宗回言說無碍

此案朕也有調停 保管和平無差錯 官叫那

兩姓無屈盡歡容

天子說龐龍龐虎兩個娼爺原本俱各不識高魁其罪俱在丁

琪宋十等四員副將身上方能錯綁高魁朕今開恩並不降罪

四員副將之罪把他四人一概職入軍卒隊中効力各罰白銀

千兩共為四千令那高振猛拿去以為折屈之費再叫兩個國

娼龐龍龐虎親到鎮國公的府內前去陪罪卿意下如何色公

聞聽口呼陛下我主龍意聖鑑雖是但只內中還有一件龐龍

龐虎兩個國娼在那鎮國公府內明以搜查呼延一心想入門

中打搶財帛難道就叫嚙家白白失去不成想來似乎斷無此

色丞相 口呼我主爺上想 大料無有這事情

白叫他門打搶去 那豈不 屈了皇親鎮國公

國家豈有那樣理 還得開恩顯聖明 仁宗爺

所言却是無其奈 說卿言的道也通 代我寡人問一問

吩咐內侍莫消停 快宣高謹見來駕 內侍答應說遵行

宣上了 鎮國公爺忙拜倒 呼聲萬歲主聖明

不知照臣何聖諭 宋天子 代笑開言呼愛卿

只為龐家二國娼 粗魯冒撞任胡行 無故的

去到你府行不法 總有那 手下將軍任胡行

盜了卿家財共寶 此罪實實真不輕 我寡人

開恩減罪須問你 你若應承朕就應 叫他陪補卿家你

愛卿須得把他容 不知失去多少數 快些說與我朕聽

鎮國公 聽言不由心大喜 朕中暗暗罵奸雄

老賊你 今日犯在我手中

終日父子訛良善 我今豈肯善放鬆 說少了

那就便宜他父子 必須如此不可輕 忠良想罷不怠慢

皇爺在上請聽明

此事我主龍恩重

但則見

還有一件不算公

高謹說道我主在上想我為臣世代扶保我國身受皇恩自臣龐龍龐虎國甥兩

一偏之見不可聽

錯拿人

曾祖身為付帥起首這些年來代代相傳俱是省吃減用幾倍他賴付將人四個

難道他們瞎了眼睛 此罪如何賴得過

子的功夫好容易把數十年的俸銀米兩攢了三十餘萬今日何況還有事一宗

從容打搶罪更大

竟叫賠銀不算公

雖然無曾盡行被他盜去可也去了一半還多細軟頭面衣服

如若是

依臣說來還得打

付將却道無罪名

等物共失二十七箱龐文在一傍聽得明白腹內暗罵高謹

常言軍聽將令使

他二人

若不分付難敢行

好老匹夫你真是個狠戾戾呀再說仁宗天子聽了獨翁之言叩求我主依臣奏

殿前立刻就動刑

也警教

心下為難待勾多時眼望色公叫聲卿家可曾聽見若依我朕文武眾官齊知曉

再也不敢任縱橫

每人應打四十棍

之意可令兩家國甥各賠銀五萬兩買其二入無罪卿又如何

這件公案才算清

爺上要

准本請駕就降旨

快快啓奏

色丞相

聽言不由心暗笑

腹中不住罵奸雄

把他們帶進開封去動刑

聖駕也好早回宮

皇爺若是不准本

今日是你該倒運

這算是

父子三人時不通

我為臣

論理可當擡過手

但我還是氣不平

雖然說

二賊花費十萬兩

却是皮肉未挨疼

還須每人挨頓打

以後不敢再行凶

也與眾人解解恨

不可便宜二畜生

黑老爺

想罷時問主意定

又把皇爺萬歲稱

仁宗天子聽色公之言要把兩個國媾每人重打四十大棍不

呼延慶

聽言連忙雙膝跪

叩謝公子救命恩

由龍心有些不甚愿意欲待還要說情只說賠了銀子也就是

高瑾代笑說請起

你本是

忠良之後世代根

了何必還要打呢後聽黑爺還是要打就在金殿之上立刻現

況且你雖年紀小

智大心雄本是真

因此上

打如若不打他要代上開封府去他打你說那是頑兒的嗎豈

本爵我才敬愛你

定計治倒老龐文

快把你家情由事

肯把兩個國媾交給他去收什曉得在寶坐之上連連的點頭

對我從頭細細云

老夫我還有道理

送你出城好脫身

只說是我朕准本我朕准本書要簡斷仁宗立刻傳旨令那殿

曾表過

此書前斷無重叙

小爺滔滔講原因

前待衛立刻把龐龍龐虎各打四十大棍那知道平家殿前待

把那一姓家中事

對公爺

至尾從頭盡言明

衛也都深恨佞虎四十御棍全都給他們二人格上喇只打得

一概全然說一遍

公爺聞聽暗沉音

附中說

皮開肉綻血踐崩流打完放起二人一全謝恩天子散朝龐文

既是他父身在外

清唐國內有至親

畧着可以忘碍

父子回家去湊銀子送往鎮國公府高謹見了色公道謝還有

有日能勾把恨伸

可喜此子年雖幼

竟能盡孝偷上坟

冠准也都謝過黑爺回衙鎮國公代子回進府內仍與長子商

他又說

他來家中不知信

一定全然不放心

諒怎樣打發黑小爺呼延慶出城府內留住不得倘若走漏風

還得早設良謀策

好令他

早早出關轉家門

聲被奸賊知道禍事不小父子齊在書房之中提起金殿之事

想罷復問大公子

叫聲吾兒你聽云

還須你

不由越想越加可樂越說越喜彼此哈哈大笑公子命人這才

再定一條良謀計

令他出關把家臨

你看龐文在到此

把呼延慶代進書房也對黑小爺說明大開金殿之上呼延小

公子聞聽面代春

點頭連連說道有

請爹爹

爺聞聽忙忙跪倒叩謝

不必憂心免勞神

鈔本呼家將

卷十六

小陳平口尊爹爹此事不難送他出城仍用換影之計令他扮作三弟的模樣騎上三弟之馬孩兒一全二弟倍他出關多代家將跟隨頭出北門到了關下只說身有貴幹大事誰人敢攔送出數里之外天晚我們弟兄方四何人又敢盤問公爺聞聽大公子之言不由心中大喜連點頭先令下人脩飯叫黑小爺吃飯便好出城走路這話暫且不表且說老賊龐文父子回家屈着心腸先得打點銀子送往鎮國公府不由心中越想越加心中惱恨

老奸賊

越思不由心發恨

胸中暗暗罵公

我如今

須當設條良謀計

還叫黑賊離汴京

細想黑賊真可惱

今日里

這虧吃得真不輕

我再設計害高瑾

再領兵將早出城

再到大王庄上去

我家與你何仇恨

狠心實實把我坑

白令那

定與老賊把賬清

不但把

王天成他一人害

高瑾說我銀十萬

還打龐虎與龐龍

我若不把仇來報

定要合村洗個清

方能消出胸中恨

但則是

心中惡怎得平氣

還有匹夫名高瑾

硬行誣詐更無情

一時無有巧穿籠

老賊正然心憂悶

走進寨將人一名

這件事

總然不恨別人等

只怨王家老畜生

報說是

兵部司馬黃奔拜

龐賊聞聽長笑容

王天成

若不隱藏呼家後

我老夫

只說此人來得巧

分付有請我出迎

家將答應不怠慢

豈能無故領大兵

困住大王庄一座

遇見黑賊兩相逢

急忙忙

站起邁步那消停

身公你道來者這個兵部司馬是誰此人名叫黃文炳他與這

今夜晚

太師暗把朝堂進

去見娘娘到西宮

龐文甚是交好二人乃是一党的老賊聽他前來分外的歡喜叩求悄悄上密本

把此事

暗暗保舉沐邑公

忙忙接迎出房見禮姓坐下人獻茶已畢只聽黃文炳他開言叫他各處催糧草

黑賊豈敢不遵聽

這一去

說下官只因今日看見了二位國甥受刑特地前來拜望龐文一年年載又不定

數月焉能轉回程 咱再商量當理

說聲豈敢可恨色黑子倚仗權勢苦與我父子作對吃他今

容我慢慢想牢籠 不知此計好不好 龐賊聞聽長笑容

日這等一場大虧正思此仇難報不想大人駕到老夫奉求與

說道是

大人天才真不錯

我老夫

我設一條妙計還是要把那色黑賊打發出去才好然後便好

遵聽就是這樣行

謀害高瑾我這還要上大玉庄去把那王天成老狗害死方出 龐文聽了此計心中大喜只說依計而行忙忙吩咐家人擺酒

我這胸中的這一口惡氣 二賊對坐歡飲天晚方散黃文炳告辭回家龐文暗進西宮悄悄

黃文炳

聽言不由微微笑

太師皇親口內稱

與龐妃說知此計悄悄回來龐多花到了晚間枕邊傳言密奏

下官今特來奉拜

就所為

今日國甥此事情

天子仁宗依允 泉公在下當說仁宗是位明君原何聽這枕邊

散朝我未回家轉 就去我那養卧龍

他說是

之言起不成了昏君非也只為此事重大天子細想真得色公

如今現有呼家後 勿論還是在正東

准在大玉庄中住

前去方得放心只說愛妃保舉之人不錯到了晚間清晨仁宗

太師遠去莫消停 若愁色公他在此

我也有計叫他行

升殿宣上色公欽派此差黑爺也想此事重大想要親自前去

昨日里

聽說西下來上本

農智高作亂統大兵方安事情緊急不敢担格時刻到了次日解駕而去不表單說

范仲淹有些難招架

要上本

請兵解救見朝廷

老賊龐文見他巧計已行色丞相起身而去不由心中歡喜不

盡忙忙又差家人又把黃文炳請進府內

老奸賊 龐克公離京去 不由歡喜樂無窮

連忙又請黃文炳 兩個人 付又商量計較行

龐文代笑開言道 大人委果好牢籠 色黑子

這一出京離了眼 竟刺高瑾鎮國公 不知怎樣將他害

大大還須展才能 司馬見問尊國丈 暫把此事且消停

我下官 橫是總有良謀策 且先不必挂心中

到是先我呼家後 大王庄 還當親去走一禮

換過尤恐生吃事 錯過機緣怕難逢 老龐文

聽言點頭聲答應 忙忙挑選將合兵 這次代兵一萬正

心腹家將代八名 又恐一人難作事 領上龐虎與龐龍

二狗子 棒耨養了好幾日 雖無全好止住疼

因此一全跟了去 父子們 暗暗出了汴梁城

也是天意該如此 造定劫數不非輕 大王庄

合庄黎民該遭難 俱被奸賊把命坑 龐文督兵不急慢

出關直朴大路行 要把此庄全洗淨 奔走如飛快似風

老奸雄 又來換拿呼門後 再把那

呼延慶年幼英雄明一明

書中暫且不言老賊龐文三換大王庄之事再說小爺呼延慶

跟着高貞高昆假扮高魁混出汴梁北門到了一處避靜之所

高貞令他換上自己衣帽不然怕人生疑高魁收馬送他騎坐

呼延慶連連至謝也是活該高魁只為喜愛呼延慶二人心投

意合方把心的馬追馬送他那知呼延慶二上坂受困遭圍多

虧此馬報信方得活命後話不表再說四位小爺難捨分離高

珍勸他你我相見有日不必留戀你今正在難處理當隱姓埋

名不可出頭我等有日前去看你言罷三人洒泪分別高家二

位小爺閑遊至天晚回府不表書中單說黑爺忙忙回家走至
安人先叫外祖母 又對員外尊外公 還有母親聽我講

日落方至門首小爺昨日日本是私下而行兩天一夜家中豈不
今日咱須說個清 終朝你等瞞着我 實言不對我告訟

尋我合家亂成一處王金蓮哭的死去活來王天成急得出來
怎曉得 我全知道家遭害 一門老幼刀下坑

進去不住嘆氣正在門前盼望只見一馬如飛直奔前來眾人
我父逃難來到此 我外公 收留家內隱藏身

亂嚷都說你們看看馬上不是小相公回來了好了好了不用
那知奸佞不相容 我父無奈清唐去 十年音信全不通 我丁來

我丁王天成一見不由又喜又怒說道你這孩子是往何處去
我因前日是清明 暗上汴梁燒化紙 少盡孝道拜墳塋

了怎麼去了兩天一夜呢真真該打你這又是那里來的這匹
大馬呢快快對我細講

大馬呢快快對我細講

呼延慶 聽問不由腮代笑 連忙跳下馬能行
心內着忙暗暗調停 剛然說道這句話 三個人

舍春口內尊外祖 若問我 請到家內再說明
員外王天成聽了黑小爺呼延慶的一夕言詞不由心內納悶

言罷他先往里走 把馬交與小童童 分付說
不知是何人對他說的這般情由連忙問說這是何人對你說

與我好生將他喂 少了草料用拳榜 一邊說着走進去
的這事事故小爺微微笑道叫聲外公你老人家有所不知我

員外跟隨進房中 直到屋內來見母 王氏觀睛喜又驚
有一位師付他乃是一位活神仙他乃雲蒙山水簾洞鬼谷子

忙問道 昨日你往何方去 兩天一夜不回程
王禪老祖之弟名喚王教現在色頭山養性修真能知過去未

員外安人齊來到 都說是 我孫快快講其情
來之事減而明告訴你老寮所有起底根由之事我是全然知

小爺見問不急慢 送夕跪在地流平 眼望着 道了

呼延慶

安人先就走幾步

一伸手

拉住黑爺小英雄

口內只把孫來叫

二目滔滔淚直傾

我只說

我孫你還年紀小

言明就恐走漏風

那曉你更智謀大

更比別人分外伶

既然知道其中細

對人千萬別告訟

想我們

萬般也是無其奈

暫且埋名隱藏形

耐性耐心等你父

去上那

清唐投你祖外公

一心他想將仇報

拜求國王借將兵

必須要

捉拿龐文父子女

肉坵坟上祭亡靈

方才你有一句話

快快說明與我聽

你去兩日單一夜

你說你去上汴京

祭墳塋

不知是真還是假

速對我等講其情

小爺見問腮含笑

又把那

外邊連連口內稱

既然要問其中細

代我孫兒細說明

但則是

我若說出別害怕

果真我去拜墳塋

受了一場大驚險

可為死內又逃生

若非有人將我救

我孩兒

要想殘生萬不能

此書雖是簡而明說小爺就把上坟之事怎樣遇見岳朋後來

怎樣逃入鎮公府內高瑾怎樣上朝色老爺怎麼打那龐龍

龐虎高公子怎麼送他出城贈馬之事一一從頭至尾細細說

了一遍員外安人一仝他母王氏聞聽彼此唬得魂不付體齊

說冤家你可真真胆子不小若非遇見這些好人解救准死無

那話雖如此不可不防龐賊的耳目甚眾你可再也不必出門

了是小爺答應自從以後黑爺仍就上學念書一連數日忽然

那日清晨只聽庄外咕咚有大礮驚天又把合家大小之人唬

了個驚疑不止

只聽得

大王庄上响大炮

合家全然吃一驚

不知此事因何故

急忙忙

差人庄外去打聽

忽見家童前來報

氣喘吁吁顏色更

只聽他

口內連連尊員外

又有大禍了不成

今日還是皇國丈

代領無數將合兵

又把村庄圍困住

四面全然下連營

也不知

又為何事來到此

出入不准放行

小人特地來奉報

這一次

更比前番分外凶

員外唬得渾身戰 吓得安人政變形

王金蓮

定是凶多吉少

佳人聞報聲報怨 口內不住恨連聲

聲聲只怨呼延慶

玉員外

要想去把龐賊見

安人小姐才放鬆

冤家無故惹禍星

好端端的招災禍

祭掃什麼祖先塋

只說此去無甚好

必然是

少主吉來多主凶

定是他

大意才把機關洩

對着龐賊走透風

老賊此來多不善

只為前次遇色公

今日里

這才又來將庄困

這一次

這才真真把人坑

必是想要將仇報

見他准准有禍星

員外也是心害怕

可有雖來相答救

何處再去找色公

佳人他

到此無奈把心橫

說道你們休憂慮

替我不必担怕京

越想越驚心中怕

不由涵涵珠泪傾

員外安人齊悲痛

常言說

是福在也不是禍

是禍想脫萬不能

彼此瞞怨小英童

眾人正然心恐怕

又只見

富貴窮通全是命

諸般事

一概全凭老蒼穹

從外跑進小家童

一家夫妻父女正在驚怕之間只見一名家童由外慌荒張張

叫入綁拿押了去

那到面上少光榮

不如憑我這條命

跑將進來口尊員外爺今有龐太師差了兩員將官無數軍兵

我就出庄走一程

只好任命由他闕

兼去見見老蒼生

把咱的大門堵住說道太師爺有令叫你老人家快快前去相

若要是

命不當絕得活路

還可依舊轉家門

見如若去遲要把合家不論上下男婦老幼盡行都要鎖去特

著真難死該命盡

總讓我

不去也是保不成

來稟報老者聞聽心內更加着忙不由躁腳捶胸只說這可如

說着二目流下泪

大家彼此放悲聲

三個人

何是好少不得我去見他一見安人母女聞聽心中害怕只說

正然傷心齊留戀

又見跑進小家童

口尊員外快快走

那可如何去得畧那龐賊定然懷記前仇此番若是前去見他

不去他等不容情

員外聞聽往外走

迎頭遇見將合兵

氣壞了豪傑小英雄

齊把那

王老員外鎖了去

這不就

老賊龐文這次代兵一萬前來差心尉家將到了大王庄前將
庄困住心中自忖說今日此番前來我到也不必入庄只用把
庄困住將王天成那個老蒼生傳來細問他一問若是好
的把呼家之後獻將出來便罢在若支悟不獻我當如此這般
；這樣把此一庄之人不分男女老幼行用火燒死一絕
心中之慮縱有呼廷門中之后在內也是活；燒死奸佞想定
主又這才差遣邱五劉強兩個心尉家將代了一百軍卒來傳
老員外等候多時不見員外出來心中動怒闖近門內又要動

手員拿剛至二門迎面遇見王員外從院內走出尊眾位
不必動怒不可擅自入內我小老不正是王天成所得老太師
呼喚小老不正要前去拜見邱五劉強二人聞听一番西上合
嘆說你為何這樣慢養；的說着扭夫分付軍卒說是上員衆
軍卒一齊上前動手吃啣一声把老員外員將起來押着員外
出門而去自從龐文代兵來到早把合村的軍民百姓吓得家
家閉門處；閉戶早京動了小戶呼廷慶正在李堂攻書得了
這个消息小英雄在暗處留神情；的打听動靜這話不表且
說老賊龐文手下的家將

且按下

黑小英雄呼廷慶

既在密處暗打听

心中各自拿主义

在表那

龐文手下將合兵

押着老者王員外

推；權；往外行

不多時

出了大王庄以外

來到龐文大營中

一齊近帳見奸虎

家將跪倒稟奸雄

老賊正在帳內等

忽听家將報說情

說到是

今把王天成拿到

老者跪倒地流平

向上有語開言道

他把那

太師連；尊又稱

小老特來恭了架 拜見來道其寬答

却不知

傳喚小人因何故 啣求對我細言明 龐文坐上開言道

呼聲大成你是听

只問你

為何沈藏呼家后

你須細：要說明

今日里

若肯招成說寔話

可保你

富貴榮華享惡業

龐文說比着你可不必支悟了快：的獻將出來我保你立時

功名顯耀若不听我之言呼你立刻狗命不保老耆聞听付又

向上跪是二日流淚口尊太師尸在十年之前上祭過兩次小

民家中全然搜遍元是無有為何今朝太師尸又是這般相同

可令小民如何答对龐文聞听付又冷笑只說你來哄我前次

我來若非迂見包黑手閑氣那日早舊完了此事焉能等到今

日你今寔說便罷若不寔言只怕老狗命有此唯係員外聞听

付又向上叩首口尊太師尸在上不可屈枉好人我小民雖是

庄主寔：不知那是呼延門中之后老賊大怒用手一指口中

大罵好个該死老狗好言問你如何不相分付左右方我拉下

去打

老奸賊

坐上分付就呼打

只听下面有人聲

伺候之人往上跪

一个：

如狼似虎一般全

上前搬住玉員外

那个輕饒肯放松

拉倒了

帳下時間不代慢

奔起大棍加勁撈

一棍起來一棍落

只听吧：响連声

打的老耆声大呼

太師連：口內稱

可怪我

小老今年六十六

無元無改受官刑

總然今日打死我

你要想

叫我屈招万不能

元本不知其中事

令我台前怎樣症

旧便是

打死不過臭塊地

也是含屈赴幽冥

說着不住流恸淚

苦坏年高有寿翁

一連二十無情棍

肉綻皮開骨鮮紅

坐上的

龐文一見心自付

不由思量在肘中

只說老狗真万惡

若大的

年紀竟會擬佳刑

這纜重打二十棍

竟自还敢不相成

我今日

打死老狗不大緊

反到慢事了不成

老夫我當須如此

料他轉趨也唯恭

二不休泰一不作

罵老狗

想我輕饒万不能

龐文生下毒計只說我今何不如此而行看是如何在作道理

老賊安心想要放火燒庄暗把員外殺害傷其性命地在情

差人假扮強人四面放火洗了此村眾人死對証只有呼延門

中之后也准在內喪命那才干净便天子知道難以見我之

罪二則聞色黑子回來可也無處可查老賊想定主又那肯代

慢

老賢契

相劝还是献的好 不可胡塗心要明

你在若是流不献

我老夫

立刻連：回汴京

我也不肯难為你

旧将此事奏朝廷

若要

天子皇中心一怒

可怕賢契了不成

不但淨你人一个

到只怕

合庄安然万不能

老鄉官我老夫之言是方不是要你自己去想老員外王天成

老奸賊

龐文想罷主又定

坐上假又代春風

听了龐文之言二目代泪口尊太師老甲在上小民寔：不知

眼看左右叫手下

說尔等

快：前去莫消停

此事若有馬肯替他受苦早旧献將出來請賞言罷付又叩首

方我挽起王鄉官

伺候之人口內

連忙的

龐文一見暗：切盡只罵好一个老匹夫你既不招這可說不

上前扶起王員外

龐文開言叫一声

口呼鄉官休要恚

得了休怪老夫心狠想罢付又開言說道既是如此分付左右

听我对你論分明

只因此事是奉旨

老夫怎敢不遵行

且先将員外王天成代去押在後營之內好生看守等我只有

因此上

兩次三番來到此

特此搜查影共宗

發落

有人說雜你家既

算定我在你家中

綽号稱為似卧龍

眾手下

一齊答在代慢

代下年高有寿翁

八卦陰陽是在准

我老夫

去到後營我不表

在下說

因丈龐文老奸雄

政而方才追問你

若有还當早招成

不但你身無有罪

暗：傳下一道令

分付龐虎方龐龍

大狗子

献方天子定受封

一則身榮得貴顯

二則可免受官刑

代領心付人四个

馬步尔郎二千兵

紫：把總東庄口

來往不許放人行 龐虎也領四員將 馬步兵丁二千名

把守在 西庄口外攔住路 挡住行人下連營

自己代領兵將等 擲營在 高準之處去覓風

專等天黑去放火 要把黎民一齊烘 又命人

情：預備柴草 老賊委果報又凶 按下龐文安毒計

在表里口小英雄 暗處院身現動靜 各自留神細打听

聞聽說 外公被人拿了去 小口着忙心內京

更加留神待信探 有誰知 多時不見轉家中

英雄不由心懸掛 付內思量暗叮嚀 定然是

老賊龐文待他害 不然為何不回程 細想此事是為我

我今藏身禮不通 何不出去去赤一陣 大料可以退敵兵

這小口 想罷之時不代慢 情：的

持兵刃上馬出庄來馳大老營

小口呼延慶天生的胆大心雄從不怕事並不知道什麼叫作

利害今早上李聞听庄外炮响心中可猜明白八九知道定是

龐文追尋前來便猜：的藏在密處打听消息听说把他外公

負去不由吃京放心不下等了多時不見回來心內有些着忙

細想此事是為自己所起今日不可藏類禮當出庄大赤一陣

前日在那汴京我方那些官兵動手又見他們也不過都是如

此全是些無能之輩但有一件此事不可告訴母親知道若是

对着說明一定攔擋准：的不許我出去我今須當瞞着母親

一並外婆消：的出庄殺他娘的一个渾河血流方出惡氣小

口想罷暗：先到家內溜到外房窺聽一下听了听母女二人

抱頭相哭王氏口內不住報怨与他說他無故去上汴京上坎

走漏風声方才招出此禍可不知他如今在何處叫人去找我

延慶听了多時忙：回身到了馬棚之內也不及備安旧將馬

籠馬拉出棚來說道今日既是出庄退兵願得兵刃我可拿件

什麼東西殺人恩付之間奉目一看但見有一根拴馬樁子此

乃是松香木的小口一見心中欢喜

呼延慶

騎見木橋心大悅 忙：迈步那消停

走至跟前恰伸手

攥住了

未提動，力無窮

拔將出來留神看

更加歡喜在中心

但則見

身長若有五六尺

粗細看來似茶中 忙了一掂還可用

畢竟微黑還算輕

提在手內拉坐季 急：迈步往前行

忽然間

付之一想說不好 若楚南門去不成

母女聞知定翻拍

我須從

后門出去礼才通

想必回身往裏走

七足潛踪戶不啼 把坐季

拉出后門不代慢

飛身跳上馬向龍 兩腿一跪烏銀馬

四蹄如飛快似風

一直竟扑西庄口 一心要去嚇老營

這小尸

正是不好兴歹 都管外边多少兵

不多一特來快快

來至了

老賊龐文大老營

果有當盤欄徑路

不再懸懸繩懸埃 燕舍若不奈奈終

付中惡氣怎待乎

小尸想罢催坐季 凶如惡虎往前冲

相驚着

營內不遠声叱叱

狗賊讓路尸要行

呼小口如今成了兩句俗言初生的積家不怕虎長初騎角來

反怕狼也不管庄口的兵有多少催馬鞭控前冲只有看見營

盤着了氣仙全然不怕口中只叫賊人破路讓爾小尸：近營

我赤龐文那个老因樓的只他無元無改的將因住把王員外

拿去好：放回万事皆休少若埃送尽作棍下之鬼

呼延慶

說着：不代慢 兩腿連統馬能行

也是眾兵無防備 不曾料然懶兒罵 被小英雄圍近營

双手掄開板木棍 不管好歹明亂楞

這見那

軍卒掄棍樓頭打 見馬打馬下絕情 一棍起來一棍落

只听吧：不住声 三軍不防吃了苦 放近這位小英雄

不亞如 風魔惡虎一般樣 凶神惡鬼一般同

打得軍兵分：亂 一个： 口內喊叫乱奔奔

奇嘆利害說不好 好了凶惡小頑童 也不知

孩童他有多利害 拉敢獨自到營中 想是不受殘生命

自己前來惹灾星 讓你總是英雄汗 要想出去万万不能

說話間

一奇發威往上冲 倚仗人多抖威風

怎知小尸神力大 他的那 旅力元本是天生

眾兵圍住齊動手 亂奔刀槍那相容

兵刃一占松木棍 立刻飛在半空 兵頭一見心害怕

忙去稟報那消停 急：忙入中軍帳 在把那

狗子龍虎明一明

小甲冲營殺到里面此時軍將大意之過在也不想在口能有

這般胆大之人敢來自登冲營因此方被小甲殺入營内又想

此來冲營之人不過十二三歲的小孩子容易捉拿並未

放在心上怎知更利害這才忙：跑到大帳稟報且說狗子龍

虎專奉他父之令代兵二千戰將四員在面庄口外把守高

曉向好將強人前去放火營中正然坐落忽見一个軍卒跪倒

說報乞二國場老甲在上今有一个小孩子打後庄内出來硬

住外冲陷營寨堪：的殺透甚是利害軍將不能攔持被他殺

傷的兵卒不少不敢不稟軍卒報出帳而去

這一名

軍卒報罢一夕話

狗子聞听惱又

坐上有語高聲罵

說道是

好了胆大小頑童

振敢前來冲營寨

想是不要命殘生

畧着他

定是呼延口中后 送死前來圍連營 我當速去拚捉护

万不可放他行 現在汴梁城以外 有人偷去上坟

却也是 軍卒將校稟報我 說是一个小頑童

跳入高理花園内 我弟兄 聞听忙代將力兵

大家圍住鎮國府 近内搜查影無踪 可恨那

老賊高理真万惡 竟敢設下計穿籠 這可我們二人

錯仰高奎見朝廷 天子本日龍顏怒 巧包黑子進了京

我父子 及手齊喪命殘生 还是天子替憐情

真：黑賊心太恨 一頑棍 打的我似真不輕

也是父親心不死 心疑又請似卧龍 果然他

妙算無差准又准 真是朱亮一般同 他說呼延口中后

仍在此处脱身形 若批軍卒才稟報 他說道

是今年輕的小頑童

龐虎說此番定是高理那老匹夫他把那个上坟的黑小子

既藏起來就了我們若干的銀子賄：的將那上坟的小頑全

放回來定而無疑还是那个上坟的小孩子圍營如今我先把

這小畜生拿住回朝之時在方老匹夫高瑾算賬狗子想必傳
令分付軍將人等大家跟我前去捉拿圍營的黑小子

小孽連：罵几戶 你敢動手殺軍將 想是不要命殘生
分付那 四員家休代慢 快給我

拏拿這胆大的孩童真消停

快給我

眾兵將

一齊吞吞不代慢

大家一齊往外行

跟隨狗子出大帳

接兵刃

一同跨上馬能行

龐虎內目往前看

定睛仔細驗分明

果然見

大營之中分：亂

不由惡氣往上攻

忙在頭前催坐奪

後面跟定將合兵

行了不過兩箭遠

正迂黑戶小英雄

則見他

好似一支風塵虎

手掄木棍往前攻

狗子接馬留神看

見小戶

穿代打扮在形容

青色包中頭上代

一條青絹把頭纏

天生成

面如刃鉄黑又亮

濃眉相襯目如鈴

獅子鼻子火盆口

天廷飽滿地格平

身穿可体青絹袂

綁身箭袖武將形

下穿青

紅袖中衣亮當輝

五色鑿代計腰中

一双快靴登足下

騎一匹

烏雄戰馬猛又凶

手持一條松木棍

亂打軍卒馬步兵

一个：

亂吹奔逃東西跑

誰敢攔擋把路橫

龐虎看把心大怒

鈔本呼家將 卷十七

奔上前勿要將他拿住回城好見天子定身高瑾那了老夫并
賤陪我銀子还是小事我定要打他四十大棍方出心中之氣
誰人拿住定有重賞家將還有健將兵頭有戶名瓜了發成
香催生李倫兵刃喊叫么喝一齊相冲要拿小P掌功受賞

眾兵丁

一齊領命催生李 亂放任它往上冲

比此口内高声叫

說道是

好了胆大小頑童

你蘇無故來送死

单人独自回軍營

總讓

日是一條英雄汗

暮你揮翅也难泰

營中兵多將又廣

事達湊巧狗子龐虎有見小P呼延慶年紀不過十二三歲手

小：英兒有何能

劝你快：速下馬

不然狗命一定玩

持一條大棍猛烈非常山如猛虎狗子身上微有些本領却也

說話間

大家一齊冲上去

亂牽兵刃那相容

暗出來人的武又高低見小P手中的本棍雖說不精却是十

困住小P呼延慶

一了：

刀槍齊上不留情

分猛烈打的軍兵真是一棍一个無處裁朵東西亂跑龐虎一

小P一見氣破胆

不由無名往上攻

只听他

見心中大怒眾公怎在方才又說事達湊巧呢元來跟隨狗子

口中大呼氣示我

倚多為卷不為能

豈知小P全不惧

的四名家將內中有認得呼延慶之人旧是前日在汴梁城內

管叫尔等命尽坑

帮助奸党賊為惡

欺押百姓任胡行

偷上肉坵坵近鎮國府的那了黑小子頑童稟報龐虎：

無改的

來把大王村庄因

拿去庄主王太公

聞听心中不悅說既是如此今番千万不可令他逃走你们一

是你小P心不忿

因此上

來找龐文老畜生

若不打他一頓棍 心中惡氣怎得平

小英雄

那知道 狗賊倚多未群戰

大家為果方我在

說着掄棍不住打 迎擋西來又擋東

架刀迎鎗如飛快

他們人多何足惧

但則是

我的兵力太希松

兵刃叮啣連聲

人雖不精力氣猛

人：被傷渾身疼

木棍寔然不趁手

未必今日我能當

倘若

但則見

內中粗京一件事

怕只怕

有了肉錯好共夕

那才活：把人坑

罢了：真罢了

小P有敗無有營

小P呼延慶天的力大掄開本棍架迎鎗遮擋眾人的兵刃若

是硬在小P的棍上不是碗飛却是虎口崩烈乃勝酸麻奈因

一件不便小P使的是一條本棍被眾人的兵刃砍剝日砍了

大眾定然往下赶

他眾人

必要追近我家中

無幾刀痕有些不甚扶手小P一見心中着急暗說不好木頭

不禁破倘若砍坏如何是好可怎忘殺人好汗想罢不由更加

我方他們拼了命

總死不過我一名

小P想罢双眉

氣恼掄開了木棍不管好歹一路混打崗將起來

呼延慶

一怒掄開本棍

胡掄亂打眾軍兵

呼延慶一來是一個小孩子

不知輕重到這時候被眾圍住他

烏雞馬跑如驍虎

米往的

宗尾乱乍似坎龍

可真急喇只因自己有些武

又兵刃又不伏手之過事到其間

怎奈木棍不濟事

猛然睛見吃一京

棍被那

少不得免強抖搜精神掄開木棍

亂打軍將龐虎對面看的明

剛刀消去好几塊

週身之上有刀痕

自己胸中說不好

白不回的又京又怒京的是小P

驍勇眾人拚拿不住睛着令

今日可怕了不成

我今一怒將兵退

便好答曰我外公

人有氣只罵好个

小畜生真正可惡這些兵將還拿不住他思

抖搜成風那消停

更竟心中恨奸雄 一急豁出殘生命

他付又

准：的連喜我的母

外婆也怕要受京

到不如

總讓

我 敗陣逃回庄中去

狗賊未必肯相容

村之間忽見家將之中有一名被小口一棍打的腦漿崩裂 應忙：飛奔東庄口而來書中在表狗子虎龍奉父之命代領

元來是

小口只為心急

抖搜精神往前冲二千入馬四員心付家將在王庄東庄口把守尚等夜間扮作

好汗一見心大怒

連忙的

催馬相冲想立功強人睛：的放火烧庄正在帳內坐時候只見一名軍卒近帳

忽見小口掄棍打 忙橫兵刃往上迎

那知道

跪倒說報乞大國田老甲在上大事不好了今有大王庄出來

木棍來的多急快

英雄使尽力無窮

只為橫心捨了命了一个黑小頑童不過有十二三歲單人獨馬冲出西庄口來

這一下子真不輕

正：中在頭頂上

只听吧的响一声殺入營內二老甲代兵攔住被傷的兵將不少十分利害二國

打了个

腦漿崩裂桃花濺

嗚呼哀哉一命坑田老甲捨拿不住命我小人前來稟報請大國田老甲速：代

身形堆在安喬坐

只听得

咕咚吊下地流平

兵前來那住才好特來稟報龐龍聞听又京又怒忙開言說道

龐虎一見冲：怒

將牙挫碎眼元睜

只說是

怎麼這里有丁黑小頑童又說是了想必是偷上肉坵坟的

這个前輩真可恨

十分胆大了不成

竟敢傷我一員將 那个黑小頑童定在此處居住

情如謀反一般同

若不与他將仇報

心中惡氣怎得平

大狗子

想把之特不代慢

分付軍卒莫消停

二狗子

說着馬上忙傳令

命手下

此處留兵一半守

命家將

夫則代領守住營

快調兵將莫消停

專等天晚好放火

扮作強人把事行

他自己

龐虎見此光料這些人馬捨拿不住這黑小頑童又見小口

代領將兵正一半

出帳忙上馬勾龍

串庄直往西庄口

傷了一員將更加大怒在馬上忙傳令說你等速去一个到東

要來檢戶小英雄

不多一時臨切近

狗子抬頭看分明

庄口報方大國田知道速遣將前來捉拿小輩或有名軍卒各

但則見

建將兵丁奔動手

因定一个小頑童

見他凶如一丈虎

論大棍

來往相冲猛又凶

龐龍看罢忙傳令 叫人圍住莫放鬆

軍將們

一齊吞盔碗戰馬 困住英雄响氣精

乱拳刀槍孔又砍

了：愈勇那相容 小尸一見冲：怒

咬牙切齒瞪双睛

掬開了

手中那茶板木棍

据架秦柳左右冲

我無一盞茶時候

小豪杰

猛然現魂吓吓京

棍被剛刀全削爛

怎樣交鋒打戰征

二狗子

龐龍龐虎心大怒

軍將了：尋尋絲

人：尽把成風抖

一齊全來往上攻

齊說看你何處跑

想要逃生万不能

灯特回

急坏小尸呼延慶

只說是

我今日可怕殘保不成

表过抄錄之書處：不能漏空此時淨提在外之事还有庄内之事拉下無曾表过老安人一同王氏金蓮母女二人也得提叙：自從員外王天成去後母女甚是放心不下一則思卦員外怕有不測却又不好令人前去打听：二則又恐怕兵將近庄倘然在要按門挨戶搜查要把呼延慶搜查出來那便怎个方也一家人的性命難無奈只得悄：去到李堂我尋呼延慶那知代勾多時總也不見員外尸回來母女二人本用悲痛不止又有那个我呼延慶的人回來稟報說小尸没在李堂並不知道他的去向母女二人聞听吓的京疑不止不知他往何處去了又所得大家在院中丁處尋找了多時不見宗跡不由的母女更加悲慘正然納悶之間猛見一名長工慌：張：跑近房中來報見他京慌失色跑近門來氣喘吁：口尊安人小姐可不好了今有小相公單人獨自奇了一匹黑馬掣了一茶木棍自己出庄外圍敵營去了听说此時現在被官兵困住只怕凶多吉少特來回報安人小姐知道早拿主意要索母女二人一圍此報彼此吓的京疑不止

他母女

聞听此報魂吓吊 面目交黃似淡金

只使父母如此受累可叫為尔的心下何忍佳人說着不由的

一奇目中流痛泪

不由的

彼此懸卦不放心

泪流如雨老安人泪痛如梭叫声我不快：不可這般的言講

口中报怨呼延慶

真：無知胆包身

料着你

你我怒罵龐文那个老奸老滑害得我们方能如此只求上天可

小：孩童能多大

寔是慳惓性情昏

你可能有什么症又

恰若待你父把他支吾過去三汗尔在能保得無是而回即是

井底之蛙差几分

你敢独自出庄去

冲营胆大惹龐文

我們造化何必自怨自己我這如今到是恨你丈夫曾說他往

倘若是一差二錯怎应好

可叫我等靠何人

我料准：必遭矜

消唐國去見外祖求借人馬前來报仇雪恨他曾言過大者不

身上無有京人說

這一去

倘若是一差二錯怎应好

道三年二載即速回來元何一去十年開外还不見他什应音

龐賊一定他要審

加刑拷打向元音

倘若是一差二錯怎应好

信來到

冤家吐出真情話

一家尔

老幼一概命难存

老安人

說着付又長嘆氣

口内不住打嗝声

母女越惹越害怕

四目滴：滾泪津

無奈何

此事令人猜不透

大畧着

定有元改在內中

差人暗把音信探

住人梢：出後門

前去打探我不表

不然元何十年正

音不通來信不通

我怕他

王氏有語叫外親

占且停悲听我講

外親仔細要留神

路途之中生吃并

那才活：把人坑

佳人聞听將头点

批相我

此事家門多不幸

無改的

母親之言果高明

為尔也是這樣想

不由心中担相京

天降非灾衬來臨

咱如今

也無肉心多慮了

且說現在此事情

這時候

一概全煞在敵營

王氏說此事都只為女儿的命苦

父母在大王庄上居住好端

爹：孩儿人及了

這時候

等他們

的日月只為收留丈夫之過惹下龐文累次三番前來撞

且能保得都不死

便是蒼天有威風

等他們

等他們

祖謙但能得活命 咱在高堂怎樣行 他們若是遭不測

你我母女也傾生 此事占且休卦念 只好差人去打听

老安人 听言點頭說不錯 我尔之言礼正通

言罢付又差人去 暗：的 出庄探打莫消停

母女房中等候信 高听傳說吉共凶 且按下

庄中之事且不表 在說黑甲小英雄 受困連囚身無力

只得先強購闹爭 又战頑飯茶時候 小豪杰

暗：着忙胸内寔

表過呼延慶未得真傳元本武义不精全憑拙力仗着坐下馬

快這如今手中的木棍被刀削爛有些使不得用這可怎樣爭

闹不由的心中有些害怕胸内說道這可如何是好只說仗着

我的本領可以殺退奸党那知兵器不仗使用被這些狗賊們

用刀給我削爛我在方他們殺砍会子定把這條木棍給我削

了一点尔不剩赤手空拳如何爭闹有心回庄必定連累我家

内之人还是不如早：的杀開一条血路占且落跪而去我在

作道礼

呼延慶 一心想要脫身去 双碗坐下馬能行

掄開破爛松木棍 也只得 抖搜威風往上冲

那知竟是自費力 軍符豈肯善相容 明欺他

手中木棍難使用 人：胆壯又心雄 一齊圍果四面指

怎肯輕饒善放松 彼此口中声大叫 喊嚷声吓小頑童

細想來 胆大包身真可恨 你敢独自鬧連營

此時休想逃活命 除非是 認母指胎在降生

說着大家往上果 奔在四面把路橫 呼小甲

一連圍過好几次 不由的 听見此話恼又京

自己胸中說不好 今朝寔：了不成 這些个

狗男女們人不少 四面相挺不容情 你瞞眼着天色晚

西方紅日要归宮 我若當真出不去 可怕殘生必炕

小豪杰 一急更覺身無力 渾身的

汗似瓢潑性下淋

小甲只說這可罢了我這今日我定准死無救罢了：只好

我捨我的這條命罢英雄想到其間也得免強努力呀往外相

冲如何殺得出去正在着急之間猛見正西之上軍情忽然大
 乱不知是何元故見眾人一乍：全都不顧征殺東藏西躲四
 散開花不由英雄大喜一边動手招架眾人的兵刃暗：偷睛
 觀看但見打從眾圍一外圍近及了人來前頭之人是在步下
 後邊之人坐跨战馬一乍使的虎頭勾鷹拐一乍手搏及把銀
 鏢當頭之人頭代黃色包巾一條青絹勒緊通面打着个冲
 浪鼻子疙疸身穿土黃緞箭袖袍英雄足登薄底快靴生成面
 無血色及道紅眉一双碧眼二十余歲的年紀呼延慶騎罢此
 人不由的十分欢喜

呼延慶

看見此人心大悅

豪杰立刻抖威風

來者此人非別了

正是那

慷慨仗义美英雄

前者上坟身遭困

蒙他拯救在汴京

這個人

姓岳字表岳典祖

好汗之石叫岳朋

混海蛟名是緯號

只為平生水勢精

汴梁上坟他救命

今日又來救殘生

黑小甲

付又騎見那一个

也是一位小英童

年紀不過十五六

天生的

威風方象不相同

身高約有七尺外 軒昂氣傲令人京 頭代著

白緞扎巾紅英擅 豹頭虎目似明星 鼻直口方牙排玉

天廷包滿地格疊 白緞箭袖真可体 五色奎代計腰中

手搏着 兩把銀鏈真不小 閃：光華亮又明

坐李一匹銀宗獸 生旧的 似雪如霜号白龍

黑甲看罢心暗想 不知此人姓與名 只見他

擺動双鏈如虎豹 更比別人分外凶 赤近重圍離不遠

川白之人高声叫 听他口内呼師弟 快先恨我上山峯

我尊奉

師付之命來尋你

一句話

立怔了呼延小符猛英雄

重公 这个穿白使鉞的小卞是谁呢此人姓赵名叫赵勇字表

赵耀祖

眼望岳朋言道

他把仁兄口内称

耀祖他还有个哥一名唤赵忠字表光宗乃是赵善之后大卞家师也曾对我讲

把他那

根由对我尽说明

平生好文学成经论满腹才高志廣生成美如潘安恰似衛价他家之事我知晚

大王庄内有门庭

叫把他

所以人送了他一个绰号叫作玉天王二卞生来力大无穷最

便好习学武艺能

只愁与他会会面

好习武三年以前被色妖山浩杰洞的主淫仙王教王老卞度

奉求是日同我去

岳朋連口内应

上山来学了又把銀鉞武艺精通绰号丙灵公自幼父母双亡

双个人

商量已定齐打点

今日二人辞赵忠

大卞赵忠执掌家国道颇可勾弟兄俱最爱交友住在汴梁

大卞分付保重

赵耀宗

在家等候转回程

北门以外五里之遥也莫鄉村内弟兄二位终日習文講武

赵耀祖

岳朋搬安上了馬

岳朋端喜步下行

结交了岳朋苗左家中居住三人甚实投机这日岳與祖在汴

直扑大王庄一座

村庄内

打尖用飯又登程

梁城内救了呼延慶回到赵家村对省赵忠赵勇二人说了一

走的堪天色晚

一輪紅日代归宮

来至了

遍弟兄俱大喜齐说这才是你我作好汗的本等礼当安良剪

大王庄离不甚远

二人闪目看分明

看見前面人不少

恶二卞赵耀祖又说前者我师付对我講说是又给我收了个

團庄一代尽連范

远又听人呐喊

二人闻听吃一惊

师弟正是呼家之后叫呼延慶师付又说三月二十日该有

並不知

前面厮杀因何故

却又难以去打听

一场大难叫我前去救他上山不可忘了我是牢記我正

比比不由心中闷

赵二卞

馬上開言叫一声

杰不認得此人現是岳兄与他見面是日奉請同我前去岳朋

兄去暫且止步

小弟有语对兄云

岳朋闻听将身站

说去者容易可不知他在何処居住赵勇見问付又開言講話

赵耀祖

也旧接馬收支履

趙耀祖

也旧搂住馬白彪

偷近汴梁將坡上

傷損兵數將與兵

今日你又將巷圍

趙耀祖樓馬對首岳與祖口尋兄去你看前面扎有一座連宅自我其死送殘生

看你可往那里走

想要脱逃万不能

又有馬吶喊可不知是何元故混海蛟岳朋見問說此可我好

二好汗

聽見此言心明亮

不由名往土坡

却有些明白這必是呼延慶汴梁上坡走漏了消息被那老賊知是小將才受困

呼延慶

定是遭圍在內中

龐文知道他在此居住領兵前未捉掣字是庄中有人前未二人時下不代慢

齊掄兵刃那消停

洋外面

拒捕才有如此喊叫之声旣是如此你我必汲上前速去一齊施威往里闖

病魔惡席一般全

軍將原本无准备

觀看口口自杰明白再者旣是先師說他有難叫你未解救與人也都想立大功

都要投掣呼門後

不隄防

他定是凶多吉少

送外杀近二位英宏

岳與祖

有語開言呼二弟

此事咱當看分明

軍軍將大家只雇圍困呼延慶都至少下的才上用了工夫

若不是他还罢了

咱也談

鮮圍相救礼才通

谁不想立功買好尔实不曾提防送外有人動手往里冲杀

当真若是呼延慶

倘有差池了不成

你送奉

混海蛟岳與祖摆開他那又把席旣勾鏹拐連扎代勾代打真

師爺前未將他救

他若吃亏少光榮

趙勇聞將旣点

真的令人难以招架丙灵公趙耀祖的兩把長鎚只听吧

兄去言果高明

旣是如此這義讓

你我須当快行

吧連声所响一鎚一个真比几車子还快只打得那些軍將一

二好汗

说罢付又朝前近

馬步相冲快似風

了哀哉叫苦四散開花一齊口中大讓說不好了外边有人

不多一時臨且近

未到了

重圍不遠細睜睛

了杀近未了说完四散奔走二人杀入重圍內岳朋一抬旣

果見軍兵齊忙乱

口中大叫小祇童

你前日

看見呼延慶不由心中大喜告訴趙勇聞听他便高声大叫

趙耀祖 听说那是呼延慶

他才高声呼师弟 我二人

劣兄遂奉仙师命 前未接你上山拿

休要省忙别害怕 快些随我往外闖

靠着他等有何能 那了若是不怕死

这少下 说省摆闹锤双柄

書中在表呼延慶

不知道 此人他的名合姓

忽点看見岳典祖 少下他

知是他等未相救 内中一定有别情

提岳师付两个字 未着想必是师兄

差人接我上山拿 想必此人他旧是

呼延慶 想罢这里不代慢

口中也把师兄叫 充認得

说道我旧恨你走 言罢连忙抖威风

三好汗 彼此施威那消停

不由欢喜在心中 少下呼延慶催闹坐下馬紫口恨字混海蛟岳典祖与丙灵公

救应未迟往怒容 赵耀祖三家好汗一全往外相冲真不亚如三支疔魔的猛席

我劝你 恣醉的彪熊杀得官兵多口落馬滚口离安再说魔虎与魔席

何怕这些兵合将 二人在那一傍接馬观敵署阵看的明白先見那了黑小孩童

只得上撞見雌左 眼睛省旧要遭拚被技彼此大喜波又看見漫外面冷不防赤

凶如恶席一般全 近两个少年的英左一个在馬上一个在左步下竟把重圍闖透

听言不由慌愣怔 堪口的要把那了黑小孩童救将岳去两个狗子一見不由齐

元何口内这差称 都吃京说道不好了

口中答应心下明 二狗子 一見省忙心害怕 口中不住恨连声

又听他 只说大功堪成旧 也不知 何处来的两个人

师尊前者苗下字 想必具是呼门后 元何漫外往里冲 看光景

我旧与他一全行 兵将还怕圍不住 斌子脱逃了不成 想要连忙传下令

连忙馬上旧应声 令人去报老奸左 多付军将齐忿勇 不许放他去逃生

别着人小到会蒙 若有人 学住他等人三个 奏知皇下主圣明

恨字二人催战馬 谁人若是将他放 宁杰是 满门折尽不容情

军将闻听这道令 丁口害怕心内京 真果是

无有一个不奋勇
不由往汝沟夕形

彼此努力把路横
此時已竟天色晚

但是如何攔的住
堪上旧要掣上灯

心想着可以逃走那知道对面之上
有老成龐文代叙省四員
偏將一千軍兵攔住去路汝面返兵
趕到往上一果前面向前

三位下

一齊奔云重圍外

个上喜歡在中心

一冲此時前汝加攻天黑云月
虽有火把灯球到底比不得白

順着大路往前走

汝的

龐龐龐不放鬆

日之間竟把三家好汗冲散呼
延慶趙耀祖二人坐下有馬双

分付軍將往下趕

行了不过數里零

那知道

了人还相离不遠岳與祖是在步
下英宏被人馬冲得可旧轉

老成龐文代叙此信

连忙代叙一千兵

他等对面攔去路

了方向咧不知东西南北仗省
自己的本領混砍胡杀各處里

汝面返兵往前擁

三位好汗难招架

登時之間各西东

找尋呼延慶趙勇二人这话不表
且说丙灵公趙耀祖一全少

这一時

天黑夜晚云月色

又只見

呼延慶又被重兵圍住兩了人捨
命往外冲杀付又杀到一

大王庄东村口大火燒的一片紅

處趙二下原是奉師之命前未接
迎師弟保菽相救方才冲散

可旧將他啼了一跳如今付到一
處他可如何再肯离開只得

小心保菽二人並力好容易杀將
云来越省黑檀之間兩了人

落荒敗走重官兵官將左汝綽省
影尔往下追趕那知道趙耀

祖此處路熟引省呼延慶抄省小
路而行炮了个云影云宗二

人直扑了正南上色既山的那股
道上而行畧省岳朋的本領

高強可也不能有什么差錯若是
逃將云来必点左汝追趕故

此二人也不等候也不尋我竟自而去

又何必 只是掙抖枉勞神

且按下 二位少下登途路

邑改山去見師尊岳朋想罷連忙施展本領用那吹吡燄耀之法且战且走便闖

書中再表龐國丈 老賊他

一見時下大動喚出了重圍邁開及腿扑首樹林背処旧脆龐家父子一見人

連忙馬上傳將令 分付軍將与三軍

说道是 大怒了生嗔只说好可恶的三了幼尔闹了这等半日伤了

三了如今逃了 定是呼門沒代根

如今单剩这一个无数的军将连一了可会曾碍住令人打着灯笼火把油松各

务要穿省才越心 必汲勒刑将他问

便好招云那二人处寻找那有宗影龐文大怒正找中间只見大王庄内火起老

若把他 守住便好回京去

也好放火把庄焚城知道是假扮燄盜的军将放起火来不由一愣想说如今

军将领命不代慢 那一个

不怕国丈老龐文既是放起火来我当退兵不可在此存站不杰使人生疑说我

老奸倭 他说之言如圣旨

那了说声不敢再再烧了百姓包黑子回来字杰见怪又是我的晦气城倭想罢

大家恣勇性上果 一个

齐把抡刀棍棒掄 借令退兵押省員外王天成回转汴梁而去这话不表也不说

岳下十见心大怒 好汗连忙抖精神

一必里 岳朋我密处既藏等候月光上未便好走烙此百只为烙生

摆开双拐掄兵刃 自己心中暗沉音

如今三人失了伙 过書中单说安人一全王金莲母女二人聆望音信

叫我去姓何处寻 大料他等云閃借

不能被救与遭拚 且说那 安人小姐人及了 坐至房中等信音

看光景 军将虫杰圍住我

二人字是逃了生 佳人懸卦奴生子 还有那 有寿年高父天倫

我今还不离重地 到只怕

少有差池衬未临 不知生死怎成美 母女实不放心 不由得

越此天黑云月色 他等观眺着不真

岳某正好脱身走 一齐悲伤流疼泪 眼看天黑到黄昏 忽見家人前未报

鈔本呼家將 卷六

如今又有滔天村 到只怕 你我主卦要归阴

门外来了人一伙 了了猛烈似凶神 俱了是

臉上全用彦色抹 穿代打扮似怪人 手中俱执枪共斧

口口声声要金良 不多内外往里闯 母女俱

闷报全杰啼冒魂

安人小姐本旧心中十分的难过这一听见怪人前未打枪一

齐俱把魂啼冒安人说既是如此快把金良打点些了给了他

们叫他等快去罢旧说我家此时有天大的冤屈正杰气处

说道巷中乱多口 喊杀连天声不住 探听会人敢云村可诉说不料大王们又未挽擾人心俱是肉未的难道说惶

并不知 员外下的音合信 相公性命存不存人他们旧没有惻隐之心了

大料准是没有死 如不杰 军将一字找上门 甲扑归 听言大家不代慢 一奔打点那消停

母女二人因此报 更加遇卦双个入 常言说 尚未端云房门外 忽听得 外边似有脚步声

是福再也云双到 是村没来不单临 这了可旧是勾受 安人牵目苗神看 不由省忙吃一京 但只見

那知又有难临夕 但見炮近人一个 却是梅杰叫探春 送外闯近人不少 了了又了往里擁 穿代打扮多真美

只見他 气喘吁吁彦色变 二目呆口面似金 俱有兵刃手中游 全用彦色塗了面 恰似鬼怪与山精

只听他 口中大叫说不好 安人小姐请听真 近门来 彼此不好共歹 一奔动手不相容

也不問去不問短

照定了

了环休如下绝情快在四面去放火

中军卒

一齐卷应不相容

只听唬又一声响

梅香栽倒地流平

先抱了

登時之間全有起

烈焰着的扛天红 吴情叫人抬女子

小口了环结果命

安人小姐魂啼京

啼的两腿齐登战

出了庄

走近了一座破庙之内他要胡行

站立不住仰为形

母女全点栽在地

气堵咽喉不作声

他母女

双双啼倒坐埃地

两命全点一但坑

小姐金莲小当死

到後来

还受富贵享华荣

口内微吐还有气

安人却是赴幽冥

这也是

天意造定当如此

人力岂能扭苍穷

可怜寿活花甲子

俱说是

你看此女多美貌

我当如此这般行吴情王恩这两个狗贼可是真真的我省要作死二人都是一

不可伤害他的命

沃把他

代出庄外阮为形了美尔的心意俱个看上了王金莲咧你也不对我说明我也

分付军兵齐放火

等他菜醒定回生

旧在过

不对你说破二人素日还是很好的交情结过盟烧过火拜过

庄外寻个避净处

我定与他把婚成

他若要是依了我把子吴情年来他是哥王恩是兄弟所以吴情他先出主意

把他暗代近汴京

他若不送再动手

我未再将他命坑叫兵卒四面去放火军卒领命早以预备下的柴草不用费事

二狗贼

不点而全一兼想

不由欢喜乐会穷登时之间着了了扛天红吴情看起火起又分付军卒说你们

不知自己该倒运

只说是

此乃天缘巧相逢把这一个女子抬上咱们快去追赶太师交令哦 中军兵卷应

只听那

会情他先忙分付

说道你苦莫消停才代要走王恩在傍听的明白腑中说怎应的他也有这个心

可不是自要你交情可有这件事情这可比不得良钱我可老口少口齐叫苦 男口女口吐悲声

不得人的等我问他一问说大哥这了女子烧死元何你又领火球直往那边滚 金蛇万道起烟云 那边也是无火焰

代省他走呢这是什元故吴情见问代咲叫声疾弟你我时火焰高山差几分 登时合村如麻乱 令人观睹可痛心

暂且不必细讲少时我对你说明白这了女子於兄之妻时再 只听得 希苗啾唧房屋倒 也是劫数命该因

让我看你是怎么一个说法说得合了我义便罢如不合我的此百不怨别人苗 都是那 万恶奸党老魔文

心之处没有什麽说的 我受叫你邪念会成于阳曹地府是自知此时行此事 要绝呼家没代根 也不受

这了主意到那时你旧知道我利害 报应循环未的快 暗有神仗查照真 此乃闲文我不表

且不说 王恩各自学主意 左表吴情恶城人 再把那 吴情王恩二人云

齐云广梁门一座 付又回返验假真 金莲王氏女叙裙 这一场大火真乃是利害打东西南北之上往里烧这可叫人

汤席之中全是火 烧将起来似火林 腾口烈焰难相救 居住男女老幼也有几百号人皆尽烧死逃云去的有限那消

房舍所堂一概焚 万贯家财会人保 百姓奔逃走会门 双三个时辰把一座大王庄烧成了灰炭厥一般这话且不表

真乃是 水火无情真不假 这差非灾人怎禁 且说吴情王恩二人代叙军卒看见火起之波一全抬定佳人

可怜多人云处奔 只烧的 悲声惨切贯满腔 王金莲顺着小路而去

只烧得 难雇手足兄与弟 子侄难以救双亲 二城人 抬定佳人代慢 顺着小路往前行

揀老扶幼云处躲 一了口 携男抱女走会门 此时约有二更尽 但只见 一輪明月往上行

走了約有三里路 吳恃閃目看分明 借省那 借省月光看的明白只見廟中人却不少是方才的那些強

月光看得多真切 真如白昼一般全 但見面前有座廟盜佳人心 中明白知道方才昏將過去被他們搶護到此只見

孤零零在路旁 墻垣倒坏多殘破 里面早以云道僧有兩了为首的賊人坐在供桌以前 佳人用手一指說我把你

又且這 此處乃是荒涼所 白昼可也少人行們這些狗強賊真正可惡我家与你何仇恨為什麼云云

吳恃一見心大喜 他的那 附中暗云論老窮故炮到我家打搶那還罷了元何動手伤人將奴的母親噉死

只說真這天緣會 此事实不非輕 你看這 狗賊呀你們的天理何存良心何在

古廟到也多清淨 正好匹配把婚成 狗賊想罷忙分付 這佳人 說省不由腮流淚 口内連云罵賊人

手下尔即馬步兵 說道你等休前近 咱在此廟等天明 我家与你何仇恨 為什麼 活云噉死我娘

近廟去 暫且歇云住一宿 明辰一早在登程 你等齐把天良喪 不受神仗查照真 若有日

軍軍領命齐答应 他軍人 一齊迈步近廟中 你等可犯遭搶殺 難免万剐刀碎身 元何又不杀了我

吳恃近展观仔細 不由面上代春尼 原素是 抬到這座廟里中 意欲為何快云講 对奴仔細挑说明

王氏佳人酥醒过 軍卒放在地流平 二賊齐在中坐 坐上的 吳恃問听微冷咲 他把女子叫一声

双傍站定軍軍兵 王氏佳人心不解 但见他 我若不說你不曉 你听我 对你仔細講分明

站起身形问分明 你老下 並非什麼強賊寇 乃是二位大將軍 未搜呼延浚代根

王金莲自被他們搶護到此酥醒过未睁开二目觀看不由得 逆奉太师龐国丈 差我們 未搜呼延浚代根

心中不解连忙站起身形定睛細看但只見原素是一座廟宇 听说既在你家中 因此我等困庄村 最可恨

你父賜藏他不獻 太師一見大動嘆 這本冰省我們奴 王氏金蓮閃此話 登時間 氣得二目赤通紅

喬粧打扮充畧林 杀你全家消惡氣 又命放火把庄焚 用手一指高聲罵 可惡賊徒狗畜生 想你們

都只为 老下聞恩怜念你 乃是一丁女叔裙 帮助龐文全為惡 犹如禽獸一般全 云云云故將人害

不忍傷害你的命 才对你 说明其中旧里因 还敢非礼乱胡行 卸去奴的生身父 我母被嚇赴幽冥

我还有心抬奉你 你若依得我聞息 我不但 这如今 你还想要护造我 上有神伏看的清

饶你这条残生命 还有幸到未临 你若不久也罢了 未曾奉义言此话 也不想 既取之上有苍穷

我叫你 立刻候生命难存 难道你家会妇女 你是何物把你生 想我家

吴情说料有你可也明白我的这话太师下原是交付我们叫一门尽遭奸人害 何人一見不伤情 偏你还把妇女戏

把你这一村全都洗净是我怜你是个女子不忍杀害这才把 狗贼呀 苍天岂把你未容 到是快口杀了我

你代到此处我今益会有别个情只为我去把一位夫人去死在黄泉也闭晴 这佳人 月骂不由声月大

世今要与你商谅你若愿义与我作了夫人我是你的造化我吴情闻听助会名 一声大叫气死我 好贱輩

不但不害你的性命受保还叫你享福不了吴情说了这些言真正胆大了不成 你敢言言伤犯我 不識抬奉礼不通

词王恩在傍听的明白附中暗骂好了个囚穰的好大想既哇这 你若是一 依了老下旧罢了 不久叫你把禽坑

真没有我的可咧狠好少時我若不把你祭了刀咱们奴枉是言罢站起来抽利刃 只見他 怒气冲口往前迎

把兀把第 王恩答言等一等 这件可情我不平 对我总得说了礼

且不说 王恩一傍心蜚怒 再表佳人女俊英 如不点 今日里你要想安点万口的不能行

吳情被佳人王金蓮這么一烙大罵不由的一陣名火起眉
你的言詞雖在禮 怎奈我 心內還有事一宗

上生烟忙忙站起打鞘内拔出剛刀惡狠狠的趕上前去要傷
我今年交三十二 尚未匹配把婚成 這一个

佳人的性命惡賊原來是假威嚇王恩一見心中不悅連忙
女子你當讓給我 如此而行禮才通 常言是大沒讓小

喇的一声也把朕刀拔將出來趕上前去拦住跪首乞情说你
不枉你我拜弟兄 再者官可沒官办 一人沾去不公平

先站一站尔動手不迟你方才有句话你说少時对我言講你
吳情他 听言付又呼我弟 此话说得欠聰明

到得告诉我明白了我好放心吳情見問代咲口呼吳弟難道
此可非比别的物 你为何 以杰開口与我爭

你还不知么只為劣兄今年四十五歲夕下乞兒乞女自送
古語兄寬弟要認 婚姻大可别当輕 孔圣人

你還不知么只為劣兄今年四十五歲夕下乞兒乞女自送
有書及句说得好 说的 兄則友未弟則敬

日我見此女到還罢了少有几分的姿色我才抬奉於他的
異姓有情非異姓 全胞乞义枉弟兄 又道是

是叫他結縭志烟给你养个姪尔你说好与不好那知这了女
三人全行小第苦 为何此事与我爭 不是哥上摆派你

子他竟不允真真的可气王恩闷听暗罵囚撞的说了个得呀
到底与与你年輕 世路人情全不懂 可情一概全不明

他要續拉我莫是白给他撈毛本未我可到依首咱们及旧是
咱二人 既在神前結过拜 五烛低馬无过空

添上真真的叫你说说了个輕巧想罢付又闹言口等兄去原未
是大车也难伏小 哥上的 言词教道你得听

你是这麼一个主义呀好真真的不惜奈是我还有一件可情
吳情说把一夕话 王恩闷听气滿胸 说道放你媽的屁

也得告诉哥知道才是你我弟兄也好商諒自办
你想要 将人填去万不能

这王恩 未曾闹言微冷咲 叫声盟兄你是听吳情倚首把兄把弟他是大王恩是小他餓占了人家的便宜

还要押派押人家也不想下得去下不去那里知道王恩

今日里

有心我若饶了你

我怕别人照美行

正煞一肚子的没好气正要发作这真他的运气低正正的碰

谁还敢拜把兄弟

也令那

傍人观瞻落味声

在衙子上法口旧骂说你的那些话全是放你妈的狗臭屁什

吴情之言还未尽

王恩不由脸通红

荡的他

么叫作朝北碗改我全不知道谁又看见刘闾法桃园结义旧

立刻休恼便成怒

云名恶气往上攻

口内付又方言骂

是有可也不敢比他老人家我旧知道你把我万可皆休

不住连口叫吴情

你今对重誇了我

併了罢

如若是合我之乎者也不怕尊驾过义恕我嘴骚我是混骂

与你定要见雌公

这王恩

只为心中有了气

云言不逊骂连声王恩叫吴情当省重人把他落急咧口内大嚷说付么叫作把

那有神前结拜义

受什么

结盟把弟与把兄弟把弟呀咱们併了罢谁要再提把兄弟我还是混骂好

吴情闷听这些话

不由云名往上并

只听他

让我咱们没事说省省只只见恶狠狠的扑上前来手擒朕

大叫一声气杀我

好了王恩也拜宗

你敢云言伤犯我刀照定吴情接改旧砍吴情一見也用刀往上相迎刀碰刀只

这番情礼怎相容

未曾要起这番义

也该想想有前情听咯咣一声响亮架将过去吴情心中暗想说王恩这个狗畜

你当初

没有吃川亏那了

没有川的精打精的他真是急咧兵中狭窄鱼有月光到底尔不甚明亮倘若被

我不结拜央求我

恨不得

受省盟兄叫祖宗他伤省那还了得不如云去去与他动手大料省我也不至于

我才用力提拔你

这才引见相府中

那时侯

不是他的对手

打骂全杰由着我

连一声尔也不哼

如今为了这件事

这吴情

想罢时下不代慢

连忙回身往外行

法口你旧骂把兄

古语杀人情可恕

万般只是礼难容

忙忙跪云伏屏外

站左了

当院之内看分明

只見王恩往外赶 苦口相迫不放松 赶上未 乃是呼延守用之妻可怜我家一门被害不能报快丈夫前去

付又掬刀接既刹 吴情连忙用刀迎 二人俱是冲口怒涛唐国借兵並云音信只为我尔呼延慶偷上肉坵坡惹下此

全杰不肯松当情 真如杀了父母亲 仇敵惡战在院中村魔文赶尽杀绝代兵拿去我父不知生死殃尔闖将云未可

他二人 刀未刀架叮咛响 月未俱各眼晴红又不晓存亡奴又被这狗贼扞护前未要行苟且可巧他双个

军兵一見不敢劝 在兩傍 彼此金都哨吹声城争闹起未但愿他们仇命俱亡弟子定杰答谢天地佳人正

書中再表王氏女 他在屏中看得清 不由的 说中间只听外面咯咕咚似有一个栽倒之声连忙回既往

腑中暗上将伏念 他却是在 肚内祷告叫苍穹外一看果有一个栽倒在地 恶城云情动了怒 恼恨王恩特云情

鬼使二成番了臉 外边动手及相争 常言说 原来是 又动了 番臉绝义与我争

二席相争有一損 必有一个把命坑 但能老天户庇我 云言不逊将他罵 又动了 番臉绝义与我争

双了一处赴幽冥 细想主也不能勾 总刺一个是对根 不由月想心月气 云名火起往上攻 两个入

必定他 还是要未护皂我 我要脱逃万不能 战了不过五六盪 王恩焉能勝云情 刀法微池手脚慢

有心趁此逃了命 又只見 外面是有那些兵 吴情一見那相容 恨近步去他旧砍 骸头之上中刚拿

他等岂肯容我走 鳥肯放我去逃生 这佳人 只听得 咯咕一声完了賊 死尸栽倒地流车

正杰自己心犯想 忽听门外响咕咚 内有一个了角了重 吴情这才消了气 又罵声 負义王恩小畜生

只見他 刀过云既顶冒红 你敢云言伤犯我 这可是你要绝情 你死在

佳人王金莲正杰面对仗相口中祝告低声说道弟子王金莲阴曹之中难怨我 谁人叫你恶争凡 说省迈步忙近展

故义面上冲口怒 刚刀一指王氏女 口叫女子你是听 見他們殺成一处附中暗說這到着了我的事叫等自他們有

你今日 依我咱们旧罢了 若不依送命必坑 已殺死了一个我再去殺那一个后王氏祷告之言这才知是

允与不允快口講 說慢了 立刻叫你赴幽冥 呼延慶之母不由又喜又喜如今看見吳情要傷王氏這才跳

王氏一見破口罵 大胆賊囚你是听 奴本是 將下來解救暗說此事真也恰巧好而烈之姓无怪生下好漢

名門之女名門婦 岂肯貪生把賊送 要杀要剮任送你 兒男說有忙打從房柁之上跳將下來喘的一响响亮又听

想我依送万不能 吳情閃听心大怒 他把狗賤罵一声 口中大叫說叫大胆狗賊拉救胡為有你老拳在此英雄声音

你当真 不送我旧杀了你 牽剛拳 洪亮嗓子高犬把王氏吳情俱各喘了一跳佳人哎哟一声棒

才要砍这新旧气坏了房樑之上的一位美英么 倒在地

惡奴吳情心想殺了王恩可是獻山振席一個好道之家胆子 把一位 义烈佳人摔在地 冒然元本令人京

最小容易吓唬他可那知道佳人非那平等好女子可比他更不 吳情喘的朝後退 却是 面目失色眼如灯

怕吓唬还是大罵惡奴被他罵的動了真氣只說賤婢好生不 惜有月光現仔細 打諛素素貌与容 只見他

知指李既然不允我用送你归陰上路說有奉刀扑上前來動 身形暗來不算大 不過六天有餘零 品貌生成黃又瘦

手作夢兒也不知道大殿房柁之上說有一個人呢只為天黑 二十餘歲正年輕 手執兵刃光繞睛 就是不知叫何名

无月此处路生而且身体又乏在此廟中歇息跳上房柁既睡 不曉得 此人從何來至此 自己納悶在心中

等候月光上未走那知早被重人吵醒英雄並不言語觀看 正然尋思心犯想 又听那 素素对由語高声

是見何事剪而明說二人之言俱各听見有心去殺了二人又 罵声狗賊真可惡 無法無天了不成 你老拳

方才明：全聽見 狗賊屍文老奸雄 主使你來將人害只听咯哨一声响 豪杰時下那消停 英雄的
又敢不法乱胡行 只說此事無人曉 那知命：我不容申兵近來相幫助 想殺賊人住用工 若先除了賊為首

这边的 好漢之言还未尽 忠豪奴 手下之人定吃京 牙灰羽翼何足惧 畧看他們全无能

吳情聞听那消停 因此上 鐵拐架刀不怠慢 單背用尽力无窮 那口朕刀不放松

申公你道此人是誰元來是混海蛟岳典祖自從被玉重圍落將手一番多巧妙 勾住了 那口朕刀不放松

荒进去怎奈天黑無月搭着路經不熟繞了几个灣子未至此 付性怀中只一掖 這手鐵拐下絕情 呂定了

廟有些身乏這才扒在房檐歇息昨晚被他申人京醒听見呼面門之上扎了去 又听口內喊一声 大罵狗賊那里走

延慶之母被誰如何容得那边的狗奴無情听了豪杰之言不吳情一看魂嚇崩 刀被咬住心害怕 見拐扎未更又京

由大怒 大畧看 棍架不及說不好 吃一京

岳典祖 指定賊人高聲罵 吳情听氣滿了胸 面門之上滴鮮紅

大叫一声氣死我 好一個 胆大小輩了不成這一句鐵拐正：扎在面門之上好漢使的力猛扎進去約有

枉敢多管爷的事 自我前來送殘生 何处的 半尺多深咬約一声英雄一抽兵刃死尸栽倒在地那些兵卒

賊徒在此將身避 我回送你赴幽冥 說有先叫申手下跑進殿內看見主將已死彼此心中害怕又听英雄一声大叫

快來捉竿別放松 外面軍卒各各應 彼此逐步往里擁說：申等申人所真老令乃是森林中的好漢路見不平殺死

吳情把 腰刀一摆扑上去 呂定好漢不決情個小輩各救這個妇人你等如有不怕死的只管進來与我比

岳朋忙把身一閃 又用那 鐵拐勾鍊往上一迎較比較

車兵卒

兵无主將自己亂

彼此回身往外跑

也不相避回身轉

處事一概尽听明

急忙

家爷慷慨將我救

有口也好將恩報

一見連忙也拜倒

請起听我講分明

在城中

只為路生天色晚

可巧与見姜伯母

大畧令郎回家內

若問名諱叫岳朋

付又聞言問一声

听言個个心京城

又道是

大家四散各逃生

迈步復又進店中

看見岳朋將殿進

双多拜倒塵埃地

望恩爷

定然難忘這番情

伯母連口內稱

前与令郎曾相會

身被兵將曾圍困

等月光

佛使天差一般令

定对伯母也說明

佳人聞听心中悅

誰敢与他比較征

人无頭腦不能行

岳典祖

王氏早已身站起

住人時下那消停

口中不住叫恩公

請由貴姓与高名

混海蛟

不必如此言太重

汴梁城內拜坟塋

小侄帮他救退兵

既睡歇息况身形

我小侄

小侄姓岳字典祖

他这里

此書剪斷並不重叙岳朋讓王金蓮站起便把那日呼延慶上

坟一並今日之事從頭至尾尽情說了一遍王氏這才明白付

又道謝口呼恩公既与小兒交好我也不肯過謙但有一件表

母子累次蒙恩那里还敢高權何況而且我近年少伯母二字

實禁當不起你我作了個姐弟罢了岳爷回荅伯母說那里

話未小侄既与令郎交后焉敢有錯也罢了既是如此我田稱個

孀母罢王氏實難推辭只得依允又說不知小兒可得活命岳

爷說他全有趙家二弟去上腿頭山叩見師尊去了天使我們

分散叫我在比相救王氏又說不知妾侄今欲何往岳爷說我

小侄无室无家元在趙家弟家中借住如今可也難回不知孀

母可有所归王氏見問目中垂泪說我家被虎賊所害父親被

他拿去不知生死存之母親活活啼死刺我孤身被搶至此事

到如今何處是我所归之地

王金蓮

說有付又流下泪 岳朋聞听面代春

口尊孀母休憂慮 这件事 只管開怀請放心 小侄有個粗主叉 我保孀母日起身 咱到那

鈔本呼家將 卷十九

爬頭山扑呼美第 老祖一見有仙音
不但母子得見面 王代聞听把話云

說多承

美佳這番高情义

怎奈我是女妇人

一則路上无蓋費

二則聞

有累美佳受苦辛

叫我王氏心不忍

怎奈蒼根這番恩

混海蛟

岳爺連日說不敢

小事何須多費心

事不宜遲咱就走

我這身边有路銀

現有賊人他的馬

媽母騎坐我隨跟

這小爺

說着走去忙拉馬

佳人騎定就起身

走了一夜天色晚

就在那

村店之中把身存

次日天明仍似走

那管這勞与辛勤

這也是

活該佳人當有堆

天宮造定不由人

那日走至高山下

路傍一座森樹林

從内跳出賊一伙

冷不防

搶去了烈又佳人女釵裙

昨日在下說到這改節日有伍听書的明公就問說這此書又与古兒詞不对王金蓮元是現音菩薩打徒火内救將出去後未这要專茶討飯方得母子相連我這抄錄之書也曾表過本不与古兒詞相同去說書是假總得說現音菩薩果然度救苦唯他老人家水跟有古兒詞忙亂編書之人若是編到為難之处便把菩薩可就請出來喇非是搭救別人專從搭救編古兒詞的關文不表專說混海蛟岳與祖跟定王金蓮那會晚夜順着大路而行英雄本是仗义豪氣慷慨忠正好漢自然与那

世俗之人不全一踏之上便候王氏真如自己孀親婦母一樣
那廝當神你是听 少往前來休送命 听我对你講分明
往人心中感激不尽在路上行程非只一日那一天走至路陽
我這里 此处不許人白過 誰想要

地面忽見前边有座高山阻路但見此山十分凶險暑來必定
枉走私行万不能

堆走岳爷自幼身在江湖之內何事不明暗見山勢凶險惟思
中佳卒齊說你們听見了沒有快把買路金良獻將云來饒放

說破王氏害怕並不言語自己却是暗了當神那知走得相離
你們過去我家三位大王有令只許劫財不許枉傷人命你們

山口不遠只听噹啷鐮声响亮樹林中擁出一伙人來攔住
二人若是中心遲慢可怕你們狗命不保英雄岳朋聞听不由

去路 的做冷啖回頭先对王氏開言口尊孀母不必京慌有我小

岳與祖 听見鐮声抬頭看 見有强人把路橫住在此先將馬代回一傍等候代我小佳前去退了他們借好

看来約有數十個 一人 俱是兵手中擎 上路王氏說道須拿好言合他們講說不可与他比較他的人

都是網巾頭上代 一條花布把頭凝 一個 中咱的人寡可怕不是他的对手岳爷答应說小佳曉得不言

身川短秋勒紅代 挪腿翁鞋足下登 当中為首人兩個 王氏担京害怕一傍接馬等候且說岳與祖他又迈步向前迎

更比別人分外凶 元來是的二頭目 步下无馬少駒危 了几步走得相離不遠用手中鉄拐一指口中叱咤說以大担

岳與祖 看雲之時不急慢 忙 逐步上前迎 毛賊清平世界開 乾坤天子宫塘大路誰許那等白登之間

赶過王氏頭前點 從腰間 取云兵刃攔手中 攔路劫搶只問你等該當何罪若依老令良言相功快了閃路

王氏一見心京恐 登時之間顏色更 只吓他 我們也非姓商客旋那有金良給你我們前庄探親偶從此過

渾身不住篩糠战 吸呼捧下馬能行 只听对面声大叫 你們不放入行是何道理

都只為

偶因有事從此過

要到前庄去探親

你只管打聽我們這里叫作聚雄山遠近前後沒有不知道的

你們劫住不放走

合我們

一定要買路良

你敢胡鬧又听那一個說那有那每大的工夫合他善沒吩咐

似此行為非好漢

如何能算森林人

批我說

俺平們大家過去把這個小輩拿了城中使兵齊聲答應只听

可為鼠竊真小輩

令人聞知咲破唇

若肯听功讓我去

少的喊了一聲一擁齊上

在下當感這番恩

如若不听良言語

定要招惹我動噴

秉倭卒

一聲吶喊不怠慢

彼此發威性上冲

如若足

變目可怕无甚好

會保你等命難存

個、手中掄兵叉

團住了

豪杰時下不放走

英雄之言还未太

對面上

氣得頭目面似金

岳朋一見冲、怒

不由无名性上攻

擺動了

彼此市口高聲叫

大罵小輩你听真

賈路錢

吊頭勾鏟一對拐

他与倭卒身相爭

在說這邊二頭目

或有或無我不怕

元何滿口亂胡云

話語連村代有俏

彼此本目着分明

睛見團住岳與祖

他保商量設穿卷

真、你真胆包身

今日豈肯饒過你

定送你去作亡魂

兩個人

一個叫作白大闊

綽号人稱根毒虫

我這里

三位大王多仁义

七糧買馬招义軍

一個号叫假显道

他的那

名字叫作高大生

替天行道旗上寫

終日里

劫財永遠不傷民

白大闊有語開道

叫声伙計你是听

偈二人

若是有人哀求苦

良錢不要半毫分

你这廝

奉命持地來劫路

大王吐咐語丁寧

只許劫奪財共室

真、是有色身胆

硬充老舍犯人村

說來你也难怪我

不准伤人乱胡行

可恨這廝真胆大

他反講硬犯充

請送你去見閻君

今朝若要將你怒

后未人

細想來

此賊令人真可恨

細想實難犯他容

台樣而行例可存

我想還有一件事

批我說

是該你栽立大功

又可云借胸中氣 代我言來你去評

依我說

毋全其美色會好 商量行得咱就行 高大生說什麼事

白大闢又叫仁兄 你看那邊那婦女

我因為

請見面貌與形容

白大闢說我因看見那個女我才想起這件事來前日咱家大

王哇呀你我一性你就忘了叫咱大家苗神細訪叫給三大王

我一位押寨夫人你看那個人生得好生齊正我又欲要把他

拴上山去我這功勞不小不知你又如何高大生聞所連擺

手搖頭只說使不得 大王且且且吩咐可是不許強求大

夫人二夫人俱是人家傾心願意送了來的非是拴奪你今如

此行為不大至緊我怕將來不但无功反到有罪很毒虫說你

好不明我想這個男女男子身体矮小畧來沒有什麼能為代

我上前可能結果他的性命借叫矮卒把那女子拴上山去把

他我個處處藏洗用言功他叫他依允了便罷不應我們做

要殺他但凡凡人的担子最小在把破話告訴與他知道只說

事包如此雖然你這不允也不中用可怕你的殘生一定難保

借把那

但凡婦人多水性

借在奉獻與寨主

有功實是你合我

你流倭卒拴花容

高大生

元本此話似進禮

也是佳人多有難

議定時間不代慢

擺開兵刃往上迎

高大生

只听吵的一聲喊

揪住馬頭拉有走

玉奇不易沒防備

被兵圍住不放鬆

好容易

破話對他全說透

我畧有

這件功勞真不輕

有罪是我人一名

我去殺那矮小漢

听见此言心一乱

一時間

嗚呼急坏將岳朋

暗：吩咐中倭兵

上前不管好共多

代領倭卒人數個

一個

喘得佳人大放聲

一直攔攔上山拿

不能切攔相答救

脱身便往山上趕

不允他也不能行

准：依允定依從

如若

只求目下相那助

可保誤誤把功成

也想貪財點頭應

懵懂他便就依從

兩個人

白大闢直岳岳祖

幫助倭兵此英雄

直奔王氏不相容

忙：迈步往上攔

此乃是

岳岳一見魂不在

眼看拴去女俊英

中倭兵

斧推滾木亂放刁翎

嗚一聲响亮刀唳勾鎌拐岳斧順便把手一反將刀咬住好漢
 用力往着懷中一代白大關身不由已向前一隨岳與祖正在
 氣惱攻心那里還分輕重還肯容情忙把右手的這把鉄拐一
 探身軀照面上扎來狠毒虫招架不住說声不好只听吃的
 一声所响正中面門之上英雄將拐一甩白大關的屍尸栽倒
 在地岳斧想要去把佳人搶回中妻兵看見頭目喪命不由人
 心着忙了心害怕那了还敢前來攔擋英雄大家回頭往山上
 就跑

好漢岳與祖正被那些妻卒困住動手英雄如何把他放在心
 上怎奈也是輕易不肯傷他們的性命忽見一了賊頭兇冲上
 前來幸刀就砍岳斧並不介意用勾鎌拐架將過去付面交还
 正战之間猛听王氏叫罵岳斧不由吓了一跳忙回頭一看
 不由啼得魂不付体睛見王金蓮被十几个妻卒圍擁上山而
 去英雄拋下中人往外就闖要去解救白大關豈肯容他去救
 忙一截攔幸刀又砍好漢不得脱身心中一急忙將左手鉄拐
 望着狠毒虫的臉上一點白大關忙用腰刀向上相通只听咯

妻卒 一見頭目將身喪 不由着忙心内京
 彼此回身俱逃命 跟定了 那了頭目高大生
 圍擁佳人將山上 急坏英雄名岳朋 也不分
 好多迈步朝下赶 直扑山口走似風 口中只叫那里跑
 定要將尔巢穴平 好漢只為着了氣 苦一相追不放鬆
 那知道 趕至山口离不遠 妻卒一見那容情
 山頭大家奔動手 乱把那 滾木擋石往下扔
 英雄不由心京惧 如何还敢往前行 怎奈何

只得站在山口外

用兵刃

指定山頭喊連聲

口中不住將賊罵

想你們

有心將人送出去

偏的

他又傷了狼毒虫

胆大色身真可惡

欺心万惡了不成

大王知道也不好

自己也是罪不輕

高大生

老爺豈肯善相容

送將出來去話講

少要遷延不容情

萬般出于無奈中

只得進寨前去報

史要犯

巢穴拆毀賊殺淨

一丁不留都要坑

好漢越罵心越忙

在山前

指一画一抖左風

按下豪杰山口罵

再把妻卒中人明

高大生

捨了王氏心自忖

暗一思量在腹中

只說這可怎麼好

這件事

我却該當怎樣行

頭目高大生此時他倒沒有主意

先叫妻卒把王金蓮藏過

一邊站在山口看着妻兵推打滾木石塊攔擋岳朋自己心中

暗忖說道三位大玉早就有令分付我等下山只許劫財不准

胡行亂作傷害人的性命今日這件事情本是白大闢主意如

今事已作成婦人既可也捨上山來咧偏的他又死咧這了

小輩又利害堵着山口叫罵我這如今還是報與大王知道哇

還是不去稟報

這頭目

越想不由心發悶

自己為難在心中

有心將人送出去

偏的

他又傷了狼毒虫

大王知道也不好

自己也是罪不輕

高大生

為難多時說也罷

萬般出于無奈中

只得進寨前去報

連忙迈步那消停

按下頭目來稟報

再把山主明一明

三丁人

這日會事所上坐

一同歡飲酒刘伶

換盃推盃說又嘆

談講那

屯糧積草招壯丁

現今招得人不少

算來約有數千名

咱若是

但能聚成三兩万

我史起意把事行

殺上汴梁京都去

何怕当朝宋仁宗

讓他总有千員將

那惧能百萬兵

全凭看

劣兄我那錘一對

管叫他們了坑

我到不為奪天下

恨只恨

仁宗昏贖冤奸左

令我終日怀念恨

胸中這口氣難平

大玉

坐上說罷一夕話

二人回說此話通

兄弟三人正講話

跑進頭目高大生

進所向前忙跪倒

只听他

向前開言稟事情

頭目高大生上了分金所跪倒口尊三位大王爺在上山下來
了一人被小人等攔劫住要買路金銀誰知這了人甚是利害
他把白大關殺死如今現在山口外叫罵特來稟報三位大王
三王聞听不由一齊心中不悅惟有大王為人性傲听了此
報不由的不办真假他先大怒一声怪叫哎氣死我也何處
求的囚徒敢來太歲頭上動土我這里到不會教殺人他反傷
了我的頭目真正可恨我今若不結果了他的性命難消此恨
遂令人拉馬抬刀三大王口尊兄長常言割雞馬用牛刀小弟
不才愿去走這一盞

太寨主

坐上听言腰代嘆

又把賢弟口內稱

英在岳典祖細看山賊頭代紅緞扎巾上勒抹額双排雄尾身
川紅緞箭袖上綉團花腰計蓋代足下登着皂靴坐騎紅花馬

這了小輩真可惡

寔点的

令我心中寔難平

手使一条大坡剛刀年有三十余歲一部濃鬚到也有些威風

你既愿去將山下

我料一定將他贏

務必必要

殺氣堪相齊不遠妻兵扎隊岳令手中虎頭勾鏢拐一指

將他生擒拿進寨

不可容放去逃生

定与頭目將仇報

高声大喝說呀山寇少往前來有你令在此久等時我把

千萬莫要善放鬆

大王答應說知道

寔点何勞語叮嚀

你們這些該死狗賊既在綠林之內稱為英在好漢礼当濟困

說罢了

站起身形將所下

頭目拉過馬走危

扶危方是道礼因何托於人家妇女你們該当何罪好送將

山王接刀忙上馬

代領首

敢勇妻卒一百名

山來万事皆休如若不遵延管叫尔等俱各死在葬身之地若

出寨催季不代慢 直扑山下那消停

再說那

仗義英在岳典祖

正点罵陣喊連声

猛听山頭大砲响

又听罗声振耳鳴

英在奔目現仔細

望見山王往外冲

看光景

这枝妻兵有一百

个个体壯貌驍左

当中圍擁人一了

細睛来

穿代与中不相同

兩下堪上离不達

岳令仔細看分明

但則見

馬夫人高真威武

一口單刀手中擎

岳朋看罢声叱吃

說道是

山賊收駒少前行

苗一丁枉為好漢

混海蛟

賄見英在年不大

穿代平常如百姓

當頭出言多不遜

不由心中好不明

大王斧

終日積草招兵將

從來再不欺良善

傷了頭目自大闖

自己想去赴幽冥

我今日

說着一拍坐下馬

照定岳朋接頭刺

見刀臨近不代慢

岳朋用力那消停

岳斧說罢一夕話

生就的

並套殺氣少威風

手中兵器甚眼生

用刀一指高聲叫

在此高山行仁義

所為是

馬肯拉拴女花容

還敢胆大任胡行

見了大王胡思賴

若是饒你不大緊

惡狼

好漢一見氣滿胸

忙用鉄拐往上通

將手一反勾利刃

身體矮小病形容

短小身材代病形

站在了

細听言詞多詫異

那廝苗神你是听

輕易不肯害生灵

报仇雪恨斬奸佞

你这廝

堵着山口言不遜

令人可恼氣難平

後人也要這般行

上前掄刀下絕情

他這里

只听咯啞一声响

啞啞刀落地流平

岳斧把

吃的一声所响 啞啞滴鮮紅

右手鉄拐跟進去

只听

真是忙家不念家自点不忙岳斧這時虎頭勾録拐專降的

是長把兎兵刃英在熟習此物原仗是了麻力勁兎山王用刀

這把鉄拐向上一逆曉着剛刀順便將手

咬住好漢車背用力忙往懷中

一掖口中說你拿過來丟山王吃一大京不小原是不防好漢

身量兎虽矮氣力不小山王不由可就撒了手咧刀被岳斧

勾落在地好漢只為氣恼攻心要下死手那管輕重右手肉的

這一根拐跟將進去一則岳斧身材短小山王是在馬上勾不

看他的上三路如若不点山寇性命休矣二来也是此人命不該死这一句鎌拐只听吃的一声所响扎在左腿之上刚免眉皮肉不足一指的无景可就疼痛难当鲜血淋漓只听那山寇哎哟一声吸乎不曾吊下坐季馬步相冲撞将过去吓的山王胆裂魂飛手中没有兵刃伤痕又疼痛那里还敢動手急忙将馬旋回两腿把馬一疏直扑山口大败而回那跟来一百名助陣的姜卒丁丁看的明白暗見他家三大王大败也都一齐跟着就跑

方能进山口内 忙分付中姜兵 快打搗石将他搗
連一齐放箭刁翎 姜兵放箭抛石塊 恰如驟雨一般同
这不就 搗住豪杰岳典祖 好漢馬敢往箭冲
会奈站在山口外 指山頭 还是大罵不絕声
岳岑罵陣先不表 再把山王明一明 跑至了
大寨急跳下馬 咧嘴咬牙忍眉疼 一痛一拐往里走
上了分金聚義所 对眉二人說詳細 这不就
氣坏山王猛英杰

岳典祖

看見山王敗了陣

馬扑山口走似風俗語有言進門休問榮枯事觀看容顏便得知大王二大王

英宏心中更加怒

不由得

惡氣无名往上攻二人所上正坐等候三大王的消息可巧好見他去得急来得

大罵山賊那里跑

你想逃生万不能

好日的

快但是一件看他那番光景相聞敗了草鸡一般吡牙咧嘴不

送出人来言語講

老爺開恩饒放生

如若遲延說不肯用問可就知道定是打了敗仗回來表過大王為人做見

定要將你巢穴平

殺尽合山中賊寇

空叫尔等丁丁坑了这形景心中明白八九坐上開言叫声三弟原何这般光景

这好漢

罵眉迈步往下赶

苦丁相連不放鬆莫不是打了敗仗了麼三大王聞听不住的摆手搖頭口尊兄

山王連催坐季

恨不得

轉翅安翎飛在空長利害丁那廝当真不錯說着便把陣前交戰之事对眉大

那里还听人說話

直扑山口怎消停

好容易

丁王說了一遍

三大王

我倆怎樣交上手

對着二人說詳細
他把那 怎樣前去見敵人
失札之由盡說明

岳爺因這家山冠比起方才那了大不相同此人天生威武左
壯年有四十餘歲生得面如藍靛鬚紅髮赤形如鬼怪恰似山
精頭代藍緞扎中勒抹額斗大一朵紅綉蓋頂雉尾雙飄腦後

坐上氣坏大寨主

此人性傲本是真

只听得

兩道濃眉一雙怪眼獅子的鼻子一張火盆大嘴還有四了大

一声大叫氣死我

小輩真是胆色身

殺我頭目就該死

獠牙生於唇外身高足有八尺開外腰圍膀乍身川藍色緞着

又傷三弟罪更深

今日若是饒他命

枉在高山作寨尊

袖五色鶯帶計腰足登薄底皂靴坐騎青棕戰馬手使兩把銅

忙分付

姜辛快看鏹共馬

代我去把小輩擒

鏹明亮鏹頭免不小騎在馬上凶神相似岳爺看罢暗誇

姜辛答應不代慢

板鞍忙上馬駒尤

抬鏹拉過馬能行

鏹只說這了凶勇山冠說着迎將上去用手巾兵刃一指高聲

山王下所接兵刃

板鞍忙上馬駒尤

代領着

口把山賊叫你听

敢勇姜兵有二百

耀武揚威往衝

山頭放了一声炮

大吃

銅锣敲得不住鳴

二百姜兵齊吶喊

這番勢派寔在凶

岳典祖

指定山王声叱吃

有句話語你听明

京動了

山前英左岳典祖

豪杰奉目細睜睛

少往上来休前進

你老令

這道廟

睛見擁出兵一哨

看光景

睛來約有二百名

山王正点催坐亭

听言收住馬能行

此人姜果身不大

当中圍擁大寨主

細看打扮甚威風

若要是

奉目留神現仔細

打量豪杰相貌容

穿代打扮更稀鬆

比起方才那一了

威武左壯大不同

眼看堪不遠

还云六尺半文寒

面黄肌瘦形如病

那有殺氣賣威風

姜辛扎隊把身停

那家山主催坐亭

岳典祖

在步下

形似孩童会战馬

一对兵刃甚眼生

移步忙往上去

年紀約有二十歲

手執着

听他喊叫來說話 不由名往攻

氣分

是你妄言坏我之名大王豈肯饒你

口中大罵賊小輩 真胆大了不成 你從大王山下過

這大王

為人粗魯多性做

說話從來不容人

竟敢為惡乱胡行 不給金銀我不惱 竟自胆大狂行凶

並不細問其中故

登時間

鬚乍冲冠大動噴

殺我的

頭目名叫白大關

這件事

口罵小輩真可恨

誣造非言使欺心

你大王

肯把小輩善相容

山王說你傷了我的頭目還則罢了还有多少的妻兵这也罢了

今日若是饒過你

枉在高山称寨尊

定要追你殘生命

了為何你把三寨主殺敗真可恼大王特地下山會你一會

照定了

說着付又催戰馬

又把銅鑿手中掄

到要着：你有什么能為今日若不結果你的性命胸中這口

岳爷一見不代慢

看見了

兩膀用尽力十分

惡氣難平說着一唬坐下戰馬搖動手中雙錘直扑英在撲頭

只把彪軀只一閃

言來委果蓋趙群

蘇過了

就打岳爷一見連忙閃身躲過叫聲山寇暫且先莫動手老爷

銅鑿順便一探背

二目暗：細留神

料着山王力不小

有話問你山王聞听只得收住戰馬只說你有什么言对我快講

不肯招架怕錘沉

用勾去勾錘的把

全凭巧妙本事真

說完好去归陰上路岳典祖說若是綠林之中稱為英在好漢

只听得

咯啣一声搭住口

不由好漢就生心

專劫賊官汚吏土豪惡棍幫助貧窮孤寡孝子賢孫方能稱為

單背一使空旁力

往懷中

一撮忙又一撮身

綠林二字你們為何托於人家的妇女豈是好漢所為山王聞

口中大叫快給我

拿過來罢狗賊人

這一來

听不由冲：大怒只說小輩滿口胡言你家大王自占山林終

不由山王吓一跳

登時嚇的面如金

腹内暗：說不好

日替天行道並無妄殺無辜豈有托於人家的妇女之礼分明

忙也用上力十分

也往自己懷中掖

岳爷不由往前行

山王他 掄開左手錘一把

照頂門

砸下來岳拳現睛吓冒魂

古語常言一力能降十會岳典祖的氣力可就不小怎奈沒有
山王力大再者好漢是在步下山王是在馬上二則山冠是了
急勁免力更不小混海蛟心想着用勾子搭住望着懷中一掖
可以就能奪將過來那知自己寔丟山王力大被他望着回里
一奪反被山王代着往前一隨不由心下吃京那知山冠又把
那支手的銅錘照着頂門砸來岳典祖一見不敢代慢用鐵拐
招架吃這一京不小多亏身体伶俐忙將右手一番身形一閃
只听吃囉一聲把鐵拐撒將回去可也躲過了銅錘不由得吓

了一身冷汗腹內只說這了狗賊真正利害我今与他動手到
得小心仔細思忖之間馬步相冲撞將過去山王也是京疑不
止暗說這了小輩真不錯思忖之間二人重付对面這了个
也不敢勾他的錘咧那了个也不敢着寔的用錘打咧二人都
是各加仔細神殺在一處這話暫且按下不表書中再說山
上的二大王三大王兩家好漢自從大日王下山去後弟兄坐
在分金所上等音信只听二大王關言望着三大王口叫賢弟
關言講話

二大王

坐上有語關言道

又把三弟口內稱

弟兄有言要問你

必須要

对我仔細講分明

山下是了何人等

原何你会落下風

相咱們

大哥為人太性傲

再有差池了不成

对我說明咱再叙

也好商量計較行

三大王見問呼兄

二哥留神仔細听

我方才

下山見了那人面

問他原何扭行凶

伤了頭目猶自可

还不給

買路全銀罪不輕

他說山賊非好漢

枉在江湖綠林中

既稱是

英宏不該劫孤客 為何拵於女花容 我听此言心大怒
說他誣狀信口噱 聚左山 替天行道誰不曉 終日屯糧招義兵

我這里

起意不為奪天下

一心要

報仇雪恨斬奸左

小弟又對他說我這里如此而行來往行人那了不知何人不
曉每日知道還是竟要財帛不肯傷人性命豈肯拵於人家的

如女坏我之名真正可恨快給我的頭目償命說着我們二人

可就動起手來了与他一合未走但是那廝兵刃甚是利害的

因此我才大敗而回二大王聞听口呼三弟你先慢講方兄想

起一事我想頭目白大闢為人有些不端倘若是他背着你我

拵了如女也未可定此時何不問上高大生可以明白言罷立

刻分付把高大生喚來 或 姜辛答應去不多時把高大生代上

分金所向上跪倒二大王便問說道你們下山劫路原何拵於

人家如女今在何處從寔招來遲延立追狗命頭目見問向上

叩頭口尊大王在上此事不与我小人相干这都是白大闢出

的主意

高大生

心中畏罪將頭叩

大王連口內稱

这件事情別怨我

全都是

白闢單人自尊行

如今他又將命喪

大王聞恩免罪名

說罷了

不位向上將頭叩

二大王聞听問分

說道你休害怕

快口對我說寔情

因為什麼拵如女

可曾得來到手中

高大生

付又叩頭呼寨主

二位道神在上听

此書表過重重叙

這頭目

細講山下拵花容

一柱後頭說一遍

二位寨主這才明

不由得

鈔本呼家將 卷二十

二大王看罢叫声那尔妇人你家住那里姓甚名誰你的丈夫
 作何生理山下之人是你何人因何至此我這聚左山乃是替
 天行道後不佞故傷人不必害怕只管說明我更要送你下山
 走路王氏聞听不由心中不悅口叫強賊尔等私行為惡明
 日月朗乾坤輪於良人如女如今這又做意盤問根由你家
 奶有話豈肯对你等這些佞天理的強寇言講你們有日事
 犯拿到當官之日只怕全恁死恞葬身之地佳人說罢二目紛
 紛落下落泪

這佳人 口中只把山賊罵 二目滿 泪直傾

心中恹恹白大闌 怎奈已竟喪殘生 恁奈只得開言道
 快將女子代上所 頭口中恹恹答應 站起迈步那消停

只說尔等行万惡 到只怕 頭上青天必不容

不多時 代上金蓮王氏女 坐上山王細睜睛

有朝一日惡貫滿 管叫全恁尽喪生 尔平人

二人彼此留神看 細睜那 卽烈佳人女俊英

年紀不過三十歲 天生美貌大不同 但見他

心中方能把氣平 這是我該如此 到處全恁過難星

虽沒梳粧天生俏 杏眼之內泪盈 走上所來不下跪

坐上的 兩家山王听此話 肚中誇獎兩三声

粉面含嗔怒冲 站在所中垂粉項 坐上的

只說女子多卽烈 可喜他 十分胆大又心左

山王開言細問真情

被獲遭擒不怕死 还敢大罵不心京 但則見

他的形容不算蠢 為何好多也不明 好言相問他不懂 山賊因何供此位 不知他 為何供奉我公

惡口伤人真不通 有意治罪心不忍 又怕有碍來日名 想勾多時心醒悟 自己欢悅在心中 說道是

如若是 殺了這樣節烈女 怎算豪杰丈夫行 似此須當說寔話 料來有吉却無凶 佳人想罷開言道

忍氣又把女子叫 說住口 再若胡言我不容 叫声山寇你是听 尔等既要追問我 世代當朝作公卿

大王好心將你問 不許惡口把人傷 快口你 問你家 夫人我非別人等 尔等听來莫要京

对我二人說寔話 便好送你早登程 佳人聞听心大怒 輩口忠良誰不曉 只因遭逢奸臣害 滿門家眷刀下坑 我丈夫

仍点还是氣滿胸 付又回頭還要罵 忽点見 净山王 好几年來暗不通 龐文又害我的父

当中一物好伤情 佳人回身还代要罵猛杰向上一看但見兩家山寇却是一反 我母被嚇赴幽冥 我身有人相搭救 他与吾兒是一盟

一右兩旁坐定当中悬着一座大龕口内供着一了牌位前面 王全蓮 佳人剛点說到此 兩家山王尽吃京

摆着香炉烛台牌位之上刻着十了大字乃是 一同齊把身站起 又說是 你的夫主叫何名

净山王呼延千歲之灵位 佳人回說呼延番 字表守用是長兄 他有了

佳人一見不由心中甚是納悶反到吃了一京自己腹中暗

尋思只說此事好生奇怪 兄弟守信呼延濟 山王聞听那消停 二人一齊不代慢

只說此事真奇怪 到叫我 思量心中好不明 两了人 彼此的双口拜在地流平

王全蓮 看罢不由心說異 納悶思量在腹中

只說此事真奇怪 到叫我 思量心中好不明

兩家山王聽見佳人通出名姓乃是呼延守用之妻二人一奔
彼此殺的多熱鬧 兩人俱是逞威能 兩字人

跪倒說原來是大夫人來到恕小人等不知之罪我等身該萬
來回戰有七八盞 不分勝敗與輸贏 全點殺的高興處

死言罷不住叩頭王氏便問不知二位是誰請通名姓二人見
忽听江琪語高声 二位暫且休動手 不用爭殺請听明

問齊說小人等乃是老王爺駕下的兩字家將他名叫卞彪我
又說是 你我全是家自己 動手爭殺禮不通

叫江琪只為跟隨二少老爺神山還愿回京行至半路听说合
說着走的馬不速 兩字人 催馬未在正當中

家被害主休意欲脱逃那知店家出首勾引家兵把二爺拿去
用兵刃 架住二將鏢共揚 這不闊坏二英宏

多亏卞彪之弟卞豹却宰相救天晚失散我們三人尋找不見
銅鑼將軍心不解 性急的 好漢先就問其情

这才來到此處起散了本山強人我們就在此終日招軍買馬
為何不叫我動手 怎与頭目祭亡靈 所為何

欲要替主報仇在此一年光景招得妻兵數千糧草不少但是
你們反到來解功 快告訴我弟兄 江琪他

总不知二爺音信不料夫人今日駕到真乃万幸只是多有冲
見問代唉呼兄長 大哥你 在上苗神仔細听

犯望乞夫人赦罪王氏聞听連說既是自己之人二位快請
此書中 言過再不多重叙 比那野史不相同

起二人付又叩頭說謝夫人大恩言畢站起江琪說還有一事
江琪他 細把原由說一遍 這不就

夫人在此少坐代我二人下山把我兄長喚上山來奉請夫人
喜坏卞豹与岳朋 江琪說明原由岳朋卞豹这才明白大家一同下馬各通名姓

令佳入山便好同會
二好漢 言罷一齊將所下 上馬出寨那消停彼此請罪三人把岳爺請上山寨分付手下摆酒接風卞豹江

不多一待來山下 看見了 江坊動手二英雄 其具有妻子把王氏引到後寨齊說現在不用去找公子就在

此處居住差人暗中打听消息有何音信再作道礼王氏只得
應允暫住此山这且不表且說老賊龐文自從火燒大王廟代
兵而回行到半路思想王天成是个禍根不可代進城去总得
将他害死方好但是明口难以下手忽生一計便把老者放了
暗差家將半路殺死
也是老者時不濟
那知道
逃生偏又有禍臨

老奸賊

想出这条陰毒計

只說是

此為斬草要除根孫豹賜勇外盤費各自回家見了妻子說明李氏宰了一支鷄
如此神鬼不知開將鷄血抹在刀上孫豹又把王員外穿的衣服要了一件回去

暗差家將名孫豹

半路劫殺在松林

許下他

作為見証也把鷄血抹在上面去見龐文老賊大悅賞了孫豹

若要能把事办妥

回來賞你銀一封

孫豹領命心大悅一封銀子夫妻也就悄悄逃走書中暫且言講不眉那知勇外

当晚各自轉家門

孫豹他

對着妻子說詳細王天成行了几日盤費花光月令不濟那日走到天晚日色归

只說是

办事回來領賞銀

他的那

宮走進一座村庄之內進了村口不知此處高山相近夜間多

妻子李氏多賢惠

百般言詞劝夫君

只說此事会好處有獐狍野鹿有人在此張下大網勇外可就應了俗語兇喇頑

劝的那

孫豹醒悟变了心

夫妻巧定良謀計了一丁自投羅網

要放勇外哄奸友

到次日

老賊假意放老者

真可嘆

老者只為時不濟

月令依微本是真

勇外欢喜在心中

出營只說得活命

那知家內被火焚

偏到處逢灾禍

这也是

老者奔波命該因

午刻行到松林內

遇着孫豹此間存

才对他

自入羅網真可巧

只听咕咚栽在塵

老勇外

只想扒起还想跑 已早動兩旁的人 看守之人不代慢 蹄絆了了結寔員外口中大嚷哀告只說列位老漢原是悞心

上前現睛細箇神 只当打扇撞抱鹿 了了欢然面代春 走進網內望乞寬恕放了我罢中人聞听一了了彼此冷嘆並

說有音 關了張叫咱快打 看他跑了枉用心 不答言任你說破舌尖也是不理只說你先別忙等着我們員

說看上前掄兵刃 一了了 棍棒刀鎗手中掄 外少時動刑把你拷問 你才知道後悔言罢中人把這被

員外听言心胆战 吓的登時走真魂 這老者 难的老者架將過來推 推 走進村內行不多時來至一座

忙 口內高聲叫 列位連 不住聲 不可動手休要打 廣梁大門

不必着慌我是人 只為天黑無月色 心忙赶路因進村 中庄漢 推擁員外將庄進 不多時

都只為神走進網 望乞寬恕莫要喚 中人聞听這些話 行到一座廣梁門 這才有 大家抽架搭進去

彼此的 你言我語乱紛 內有一人開口道 問了問 老主却未在家 只因為

他先對中把話云 說道是 你看此人真胡鬧 去上東庄將席赴 大料不久就回程 這些人

令我思量好疑心 他為何 夜間自己跑進網 听了此言齊商議 这事該当怎樣行 只好暫且尋房住

料他一定是練林 進村要想來偷盜 这才被網纏住身 抬去吊在馬棚中 等候庄主拿回轉 再行拷打問口供

別信他 你我休要將他放 且將他 可怜這 老者年過花甲子 又且勞乏棒瘡疼

拿住稟報員外聞 這又被綁高吊 不由得 哀声不止口內呼

你說內中有這庄一了了坏老哥老員外可就吃了苦喇中人听 伤心二目流痛泪 思量只恨老奸宏 不住的

他之言齊說有礼大家上前不容分說網中抽出老者四馬攢 口內只把虎文罵 好了心毒狠畜生 今生大料仇難報

我命定在此處坑 一家再也難相見 只說夢里兩相逢

此時天有初鼓後 說有不由喉嚨痛 傷情難忍大放聲

聽見員外罵倭党 忙去走去那消停 看守之人動名

拿了打馬鞭一把 形似凶神怒冲口 馬棚中

此事令我好難容 想必自己要招打 代我先來把你榜

這了人 進棚拿鞭才要打 那曉得

京動了負屈含冤隱姓埋名一位英雄

棚外有一箇看守之人 聽見王天威大放悲聲 他哭將起來不

由心中不悅 找了一把馬鞭子進棚他就要打 那知早就京動

了一位隱姓埋名避難的好汗 只為聽見悲聲 慄慄切切順着

聲音我來觀看 忽見看馬棚家人執鞭連忙向前相擗 悄說

道不用打他 我才聽見他罵罵文話語有些又異代我聽他

听這人大料不是賊盜 必有冤枉你且退后是家人見是他家

的姑了分付不敢不尊口中答應而退 這家好汗站在外面望

里窺听只听王員外大罵說罵文 那我把你這箇老奸賊你害

得我好苦把我合家害盡了我家才見你坑死我 只為你這狗

賊与呼家有仇兩次三番到我的庄上着我喚延門中之后搜

不出來把我拿去痛打監禁南牢假又釋放暗地差人杀害放

火燒庄那知蒼天保佑孫豹施恩將我差我只說可以去逃生

那知命運不濟自投羅網被人當賊拿住吊在此處眼前性命

難保若不是你這狗賊害我老汗豈能此地送死先者說有伏

又痛哭不止且說外面听話的英雄听了這些言詞不由的呆

歎只是幾愕

這好汗 听言不由發了榜 自己暗想在心中

只說此事多奇怪 他的這 言詞令我好不明

他罵罵文由自可 誰人不恨老奸臣 為什麼

又提呼延兩個字 定有元由在內中 代我追去將他向

自然可曉內中情 英雄想罢不代慢 分付手下快掌灯

伺候着 家人口內連答應 掌灯引路在前行

看見天成王員外 却是白頭一老翁 高吊在

借灯光 高神內目細丁寧

馬棚之中身受綁

可伶他

二日滴之泪直噴

這了人

細看真似呼延普

賢婿守困一般全

好汗看罢問言向

叫声老尔他是听

所為何

其中一定有元故

哦是了

先汗想起此事情

吊在我家馬棚內

家住何家叫何名

快之对我仔細講

女婿也曾对我講

一世所生二弟兄

他乃是

言明放你走逃生

若有虛言共字假

惹我恼怒不相容

元長名普字守用

元弟字信也逃生

此人定是呼延濟

王員外

听言連忙回言道

他把君子口內稱

逃在此處隱姓名

他既答教盤向親

定是我訴屈情

快救我這殘生命

在若是

遲慢一定了不成

既如此

我就对他說實話

看他却是怎樣行

我今逃去躲難

無心身入羅網中

他家入

老者看罢身控背

又把那

君子連之口內稱

不容分說就上綁

這才將我吊在棚

此時淨身疼難忍

若問小老何家住

大王屋上有門是

我姓王

求君子

將我放下好言明

人皆叫我王百萬

天成就是我之名

年過花甲夕無后

那知却是禍害星

王天成說君子我乃年老之人如何受得這樣苦

望乞大茂

只有一个小女花容

十年前頭招門婿

那知却是禍害星

小老愛他是英雄

慈悲答教之

這家好汗聞听見他如此先景知是舍屈之人

这个人

到我舍下因逃難

小老愛他是英雄

淨山王了子親生

連忙分付家人把老者放將下來你等代他跟我到書房

問起他的名舍姓

原素是

一家老幼皆皆坑

逃脫了

至今不知生共死

那人前行近房坐下王天成進書房這才借有灯光仔細一看

困被國大雁文害

一家老幼皆皆坑

逃脫了

至今不知生共死

至今不知生共死

不由心中暗想說奇怪這了人他怎麼與我的女婿呼延守用

他們弟兄人兩了

元弟守信影無踪

至今不知生共死

至今不知生共死

至今不知生共死

一个模樣莫非我是在此作夢

常之差人去打听

招此門婿只說好

那知道

那知道

那知道

王員外

自己依頭心思忖

棚內不住暗丁寧

因夫聞听不相容

因夫聞听不相容

因夫聞听不相容

雁文德想斬草除根定是他聞有風信代顧官兵到我家中搜
查我把小婿男扮女裝說是色公之女將他唬走誰知后来我
家生下外孫起名叫作呼延慶剛交三日那賊又來搜尋小婿
却被色公撞見將他擋回隔了十年那知老賊他的心还不死
又來搜檢將我拿去便要呼門之后

雁回文

他与我呼門后

說無就用大棍撻

從外走進人一名

我晚生 說來非是別人等 今婿乃是我家兒
我名就叫呼延濟 字守信 聞風逃離汴京
在此齊宅招門婿 笑來十載有余零 終日里
打听无長音合信 怎奈彼此不相逢 若非今日遇尊長
怎曉其中內里情 二人正然未講話 但尺見

可恨老賊心太狠

他又把

房舍庄村一火焚

且說員外齊又善從東庄赴席而回聽見書房之內有人說話

將我代連京城內

收入南牢監禁中

他付又

進來相問三呼英婿此人是谁守信見向他將以往根由說了

做施慈悲將我放

差人半路害殘生

多亏此人施仁義

一通話不重叙員外聞听忙向王員外見礼大家為座齊員

放我速逃去藏踪

這才來至貴元內

只為天黑看不真

外連忙命人擺酒真是吹口之力家人擺好三人共飲吃酒中

也因為

道路生疎身體倦

况且心中胆怕京

間又叙起家務之事這才各人細說各人的根由元來二了呼

無心誤入羅網內

他象位

多賊將我上柳繩

延守信也坐了一子今年已經几岁明起名叫作齊明王員外

望求君子開恩救

救我脫身定感情

這就是

說好正与他哥已相對說三講三人飲到更深方才安歇王

小老一姓實情話

說雲跪倒地流平

二目之中流痛淚

員外可就住在齊員外的家內這後節目象公且記在下樓下

那人一見也傷情

也是眼淚往下流

用手忙擦有壽翁

不表書中有說道小了呼延慶自隨他的師兄向吳宮起程往

叫一声

尊長不必行大禮

莫要折受我晚生

上了爬頭山眼有酒仙二洞主王教孝蓋先用似箭日月如梭

不知不覺可就是二年光景

趙耀祖

上前忙向其中故

先祖他

呼延慶

眼有先祖李武藝

不覺二載有年客長嘆氣說道是此事言未可傷情

李氏雄雞鞭兩把

各樣的

請般門路各皆道

一全起勇人兩了

終日操練苦用功

請般的

苦寒二人全能受

那敢懶又不用心

餓來也吃松柏子

渴飲清泉當茶羹

那有鴉鴨至魚肉

神人最忌杀害生

每日里

砍柴燒火存飯

汲水種菜並澆松

二位小了無後悔

俱各是

苦心修煉武藝能

向來就把兵刃要

閑听先祖呼延慶

呼延慶

二洞主酒仙了王叔正然打坐猛了丁的這門一哭把呼延慶

常：想怨他父母

還有外婆外公

先祖明知不說破趙勇二位少了吓了一跳呼延慶時說不好你看先道了氣

只歎休要掛心中

將來自有相合日

一家可保兩相逢迷心的痲症咧好端：的他怎麼哭起來了既大料其中必有

你愛你

苦心存藝操練武

為師自有主見明元故正代要問呼延勇尚言代味躬身口尊是師在上你老

若到工成元滿日

我自然

打慶你等下山拳好端：元何落泪弟子大胆相向求恩師說明也使弟子等敢

二位小了因此話

誰敢違担不著听

這一天

心酒仙了見問伏又口中嘆氣叫聲徒兒為師吊泪不為別事

先祖滿圓正打坐

忽然想起第一宗

自己點頭双眉皺只想出家人自從列國春秋時直到如今我度的徒弟實：不

二日溜：泪直噴

起勇一全呼延慶

看見先祖懶傷情少可嘆你等連一了受享清福之人也是沒有俗言師徒堪比

父子我与你等相聚也是二年的光景今日全在一霎明早便緊記吾言休忘却
為師之言須要尊
趙勇他
要分離你叫為師如何不恠故耳弟泪二位小了所言也是一听言口内連答
多謝恩師教道恩
酒仙付又問言道
齊吃京彼此俱在駕前跪倒口尊師付在上弟子二人蒙師付度
呼延慶
徒兒仔細你听聞
明日你把高山下

上山來侍授兵法武藝恩深如海情愿永不分離不惹下山何請般也要你勇神
体回大王座上
千萬不必轉家門
用你老人家悲痛觀看也都一齊落泪祖師問听連忙摆手探淚扑洛陽大路走
有一書
机元奇運巧未奇

頭付又嘆說道不中不中誰敢祖天行事你們起來听我為師不可出頭且息奈
還有一步堆隨身
只等你
的細對你們言講
難滿笑消交好運
在想捉獲先鬼文
跟隨趙勇投親眷

二洞主

末語口内長嘆氣
分付你等且平身

你便是

双二奇邊喜未歸

听我為師言吩咐

必須要

仔細旁記在心

二位小了声答应

一全站起听示音

酒仙了

先祖說自他又取出了兩封來臨逼与二位小了叫他們各人

先对趙勇問言道

叫声徒兒你听真

你却不用多主付

收好執若到危難之家方祈問着二人接道收好付又叩頭書

凡事只是要面神

你的為人多冒種

弟一少要飲盃地

要勇斷當日表逼到了次日先祖催逼叫他們下山只說不要

不論他

何事忍奈休性做

不許强暴得壞人

候了机緣你等不必面忠后会有日二人聞听無奈只得拜別

等你師弟他起又

帮助他

拉拿侄覺滅叔臣

打点行李將馬備好趙勇馬上稱代双錘先祖賜了呼延慶兩

一為自己將功立

二則替他把握伸

此乃是

把剛鞭別在腰内酒仙親送他們出洞師徒不忍分離彼此洒泪

忠义双全人欽敬

也不枉

為師收你作徒門

先祖还是用言劝解只說后会有日两个入听言無奈这才拜

師而去

二好汗

不言老祖回古洞

爭定征駒將山下

一齊加鞭不代慢

說之嘆：存遠程

此乃是

三里也去堯花店

我這書上不能云

晚行夜往話也通

現山玩景樂心情

正多年

直朴洛陽大路走

只是彼此心內悶

只得往前催坐騎

猛然想起事一宗

洛陽地尚有門是

听言寒，無其奈

單說那

離洞方敢把季末

順着大路走如風

表過抄路多速快

古書今說通俗話

五里也去杏花村

先實話

路上方敢吃酒肉

二人雖然有心事

俱是好動不好淨

尊師命

不知何靈机会逢

心中思想不安寧

他有一位姑祖母

这才拉馬一同行 二了趙勇猛然想起他父有一位姑母出聘与苗光义的后輩

敢勇二粒小英雄 人為妻住在洛陽苗家庄當日在朝為官也是与那龐文不合

雨了人

路上無非說閑話 投小了想罢便对呼是慶說明也是欢喜只說如此甚好二人

却与古洞不相左 在路行程也非一日那一日不過正午的時候到了洛陽的交

差是勞叨惹人矚界但見前面有坐高山離此相隔不遠三四里之遠向了一向

閑言閑語怕費事 行人元春比家正是苗家庄但見此庄到也十分里足但則是

肌食渴飲免不了 小了往來不曾到过此家只得付又向人那是作過願天監的

不住的

苗家人人指引說那前向廣良大門便是 彼此內目看分明

怎奈出于在年輕 二好汗 听言一齊現仔細 是伴希奇怪事情

道遠散向任自行 那知遇見騎驍事 可算得 見門前

云奈何

仙言誰敢不尊听 果有廣良門一座 威武高大在路東 細看却是致扑華

就在那

趙勇忽然心一動了 环使女与院公 彼此口中奇喊叫 声音不住南哄哄

常言言人有天相 大料省 此事一定有救星

咱主朴

且到里面全商議

却是該當怎樣行願入內房起勇他先行孔呼延慶讓老安人不受一仝付又

繼哭也是不中用

那山賊

一定他也不相容歸空

二位不丁鬧此話

不由心內好不明

走至了

老安人

刀聖有諺開言道

先向黑丁姓與名

相離不遠由神看

趙勇有忙吃一京

只見他那姑祖母

元來他是呼門后

又向元何一仝行

這起勇

身形躺在地流平

不知却是因何故

見他坐起大救生

他把尊奉炸付命

到此之事也言明

付又開言呼祖母

只听他

大罵山賊真可恨

活：前表把我坑

快說元何放悲声

安人見向長嘆氣

叫声孫兒你是听

趙勇看見心不解

二小丁

一齊跪下馬能行

你的那

姑了依雁回夫

因此塔老还家中

趙丁呼声姑祖母

小孫前表拜尊容

不知此事因何故

回家他使拜了世

你的那

表叔夫担也喪生

老人家

如此悲傷了不成

且說趙氏苗老夫人被那些僕妇喚醒正然悲痛猛听趙繼祖

之言奉目現看見是孫孫趙勇不由又悲又喜叫一声我的兒

你從何處而來可不好了咱家遭了橫禍快：随我進來代我

細：对你言講二了答应說小孫还有一位师弟在此說有又

叫呼延慶逸不相見先安人說此位小壯士不知貴姓高名起

勇口尊祖母有話也是里面去講先安人點頭祖孫三人一仝

往里所走下人拉馬拴入棚內不表且說先安人把兩位小丁

鈔本呼家將

卷二十八

小卒他要我冥朋 連忙翻身下了馬 拉定坐拳往前行

走至了 斬犯橋前拴住馬 又把双斧代腰中

走上台階現仔細 他這里 閃目苗神看分明

府門那 双門緊閉無動淨 只為堪、交四史

因此府門牢閉閉 孟小卒 真也真是楞頭青

不管好歹不代慢 用手拍門响連声 他當是

彷彿他家一個樣 我人拍門是常情 那知此門非小可

有人拍打罪不輕 慢說你是百姓子 官宦輕拍也不能

小童燕 這一打門不要緊 他要大、吃一京

太上先皇曾有旨 這座門 受過天子三遍封

門樓之上有玉相 天子來時得打弓 孟強他硬用手打

京動了 里面之人動無明

孟小將 自幼生來鄉村內 京內之事不甚通 孟公你道此是何人的府此乃是天波樓無任府你說這個門

心中想的却不錯 說起來 還算英雄心內是 打得打不得別說是孟強再比孟強、些尔的也不敢打且慢

睛見此府多威武 定是皇親鎮國公 那知道 說里面管門的家將還沒睡竟无何此時還沒睡呢有個原

还是自己没料到 还有別人比他能 此处不是鎮國府故一則外面數处大起燒的不祥二則方才有寇丞相密、差

面一座大影必、上下有許多告示也不知上面都是什
么言詞就便是門首的這些東西小卒也不認得將馬勒住心
中暗想說道此处定是鎮國府明我哥、也曾說過鎮國公高
千歲他乃高君保之后皇親國戚方能有此体面不必进去了

人前來送信說是有呼延門中之後代之人前來上坟偷祭他
差人前來代替求救此時余太君与王氏俱不管事者家乃是
木氏夫人他乃余莫天文地理之人占了一課早知其又因此
也不回稟太君知道他使暗、吩咐合家大小俱不許安寢

此乃是

書礼表明月本傳

單說孟強小英雄

打得門環吧、响

他不知

無任府內有護衛

正然打的高其处

忽听裡面响花楊

但只見

兩廟府門分左右

教人打定救盞灯

走將出來兩傍站

後跟有

还有家將人四名

一個、

云得門來現仔細

打諒那

來者豪杰响氣精

只見他

川代打扮平常樣

藏教兒

賄來不過是英童

又不曉

此人到此有何事

黑夜間

松敢披戶惹灾星

這四人

看罢之時心不悅

用手一指語高聲

說道那人什麼事

扭自敲門罪不輕

告訴你

此地非是別所

這府外

再不容人任胡行

小豪杰

孟強聞听開言道

高聲說

我是前來我冥朋

我問你

此处可是鎮國府

元本是

我有一位大盟兄

他的那

名字叫作王三漢

他先來

尋我你們主人公

這時節

他若在此你去報

喚他出來好相逢

孟小令

一夕言詞还未盡

四名家將氣滿胸

口中高聲氣死我

滿口胡言好不明

此处包容你混鬧

言罢彼此往上冲

揪住了

孟强大家齊動手

这不就

京動了里边一位小英雄

泉公天波接無佞府金刀老令公揚雄葉余太君不但夫妻父子會武八姐九妹泉女將俱各會武這不算日是合府家將了坏了：俱非無能之輩休提別人旧是楊秋菊二排風他曾單人解圍救過元帥六郎楊景今日門上的這四名家將俱是常跟主人出去撥馬武藝精通力氣不小孟強一則出力不防二則又在步下三則這几个人寔有大將之才這才把了孟強大家揪住立刻推倒上綁推擁近了府門四將近去一層：稟知穆氏夫人且說穆桂英自從吩咐合家之人不許安寢泉家人仆婦俱不知是了什麼元改只是不敢不遵夫人正方公子楊文廣母子二人房中講話忽見一名使女近房來要報說啟稟夫人公子在上今有外面看門的家將楊忠楊順楊安稟說有一介紅臉的英童扭呼府門私行無礼他們將他上綁回稟近來請公子前去發落穆氏夫人聞听說他既是一介英童無故前來扭呼府門大料其中定有元改代我前去審問是泉使女答應連忙傳上話去夫人公子一齊出堂前听之上早以伺候停妥但見好生奇正

前所上

穆氏夫人归了生

公子文廣坐一傍

使女家將分左右

果然是

楊府威勢不尋常

滿所灯燭如白晝

叫人代過小孟強

這豪傑

虎勢昂：不下跪

一腔怒氣滿胸膛

低頭不語當中站

只听上面向端詳

叫声那了年幼子

元何無礼任猖狂

無改的

夜靜更深來胡鬧

你是何人任那鄉

既然遭拚身被獲

你竟敢

公然占立講豪強

此處非比別所在

我家世代作忠良

因此上

天子加封無佞府

我家的

軍規法令振四方

休說你這英兒輩

可為天子把名揚

你若是

說了寔話鏡過你

要你自家去思量

若不寔說也不惱

叫你立刻見君王

穆氏說罢這些話

孟強聞听暗着忙

胸中說

元來不是鎮國府

是我冒撞礼不當

言雖是我行的錯

也不該

倚強壓弱仗強梁

硬行將我用繩綁

不同青紅旧生堂

叫人寔：心不忿

小英雄

想罢代怒講端詳

小戶孟強想了多會扭着身形向上開言說你們真是倚強仗勢全不說孔我是尋我朋友的旧便是錯打了你家之門可也不該將我上綁難道錯叫了門還有死罪不成穆氏夫人又問你在何處居住你叫何名你的朋友是誰方我寔說上來我便放你出府衆公穆桂英只見方才冠丞相差人前來送信他見孟強形跡有些異樣他方永不動怒善便而言孟小戶心中直取不肯伏軟說你何必嘮叨既要仗着勢利要殺旧殺可必多向穆氏夫人開听不由的胸中暗：誇讚

穆氏語命

腹中暗：誇小將

此子可算是英雄

他既不肯說實話

我必須

如此這般這樣行

夫人想罢同言道

吩咐家將莫消停

搜：他

看他身边有何物

家將開听口內

上前來搜孟小將

上下全然看明

腰中搜出一对斧

分量定：真不輕

有一

紅色葫芦腰間代

不知何物里边藏

一同全然獻上去

旧有那

使女接過往呈

穆氏夫人現仔細

不由着忙心內

却只為

認識他這水宗物 說定：來不非輕 當初打破天門陣

孟良常：用火功 因此識認這件宝 元何得到他手中

在坐上 付又留神現仔細 打量豪傑貌方容

面目發紅又套紫 他方那 孟良一駝似相同

顛下若罢紅須去 真如何將又重生 穆桂英

看罢付又開言道 叫声那了小孩童 無改你開功臣府

論礼在當有罪名 我还好言將你問 為何

你不寔言主何情

夫人說你開功臣的府弟我不見責还用好言問你：反不說

寔話是何道礼現此二物乃是当日我家元帥老中麾下的付

將孟良之物无何到得你手內快：方我說來再不定言可怕

你自快大事孟強猛听得心中暗說我想起來了方才他說道

不是鎮國府此是無任府我在家中常：听見母親說過無極

府乃是楊元帥家我們方他家寔：相好我的祖父說過且句

言詞不听皇王三宣詔單送楊家一令傳既是這樣言來今

當对他講評寔話

孟小將

想罢向上開言道

說你向我要听明

任憑你又怎樣行

可有一件休錯想

我從來

再不仗硬你听

今日是為你的話

叫我对你講其情

我旧把

情由对你說一遍

非我惜國命殘生

问我之名我姓孟

孟強乃是我之名

我祖若官為副將

一同楊帥提調兵

都只為

此番盜骨將身喪

一但無常把命坑

我父身為指揮使

因看見

奸臣為惡定了忠

一氣拜官不願作

情愿回家務庄農

多不年

前歲暴病身辭世

對我母子度平生

只因為

跟隨盟兄王三汗

近京前來拜坟堂

只為燒紙失了仗

弟兄夫散各西東

还有一个人焦玉

說來他也有声名

他乃是

焦贊之孫同結拜

我等三人同入京

現特他被兵圍住

我却是

尋找我那大盟兄

他說去上鎮國府

高家方他是賓朋

我找他

我才把你門叫錯

你家是：礼不通

倚仗人多口講橫

硬行將我上綁繩

這旧是我定情話

說給你

小甲說這旧是我的定話要殺要剮任你施行務往英園听心中暗想胸肉說此話还有些不对冠坐相差人前來报信說有呼延門中之后前來上坟他怎說是什瘋王三汗呢大料其中还有无改想罢吩咐家將与他松綁吡家將各在解去繩縛夫

人又叫楊文廣開言叫声我兒快把孟小將軍樓上樓來大家商議谷救受困之人要緊是小英雄谷宏遠才走至孟強跟前

前代候開言口尊孟兀方才不知多有得罪我非別人我乃三

関大帥之孫現任鎮西元帥之子名喚文廣你我乃是世代交

好上面家母請兒快：相見

曾表道 書要減斷休重叙 話若勞叨不與神

孟強聞听不代慢 忙上前 拜見桂英穆夫人

一同文廣齊归坐 話命有語把話云 眼看着

孟強付又開言道 口內尊声小將軍 还有一事要向你

你等三人來上坟 一人姓焦你姓孟 可有呼家后代根

孟強說 大哥他叫王三汗 別情我却不知聞

我等結拜日不久 他說他

穆氏夫人聞此話 心內明白八九分 上坂的

定是呼將門中后 未曾与他講元因 假說姓王同結拜

危卑之言道是真 我今須當這般樣 不然他等要遭於

穆桂英 想罢眼有楊公子 叫声嬌兒你听云

快此前去速披掛 幫着這 公子去找兩個人

千万不可傷軍將 天子聞知定要嗔 凡事須

見机而作瞞光景 到处須當要留神 公子聞听声答应

母親吩咐兒謹遵 穆桂英 自知道子將人救

怕只怕 楊小卍性命殘生不能存

眾公穆桂英乃是長壽星余太君的使者祖孫俱是才天高者
馬能有錯這也是他一時向熱要叫他兒子去救忠良之后未
曾細想他把此事当作兒我險些斷送了楊文廣的性命后
話不表且說楊文廣遵母之言忙被掛早有家將伺候下了
坐李穆氏夫人對着孟強說道公子我差小兒幫与你前去尋
我二人事關緊急不得相留不可有慢孟強說小姪不救多蒙
伯母夫人如此施恩我弟兄也只好是另日再來叩諭言罢踏
起使女交还他的刀把板斧蒲芦俱掖在腰內辭別了穆氏夫
人夫人一同楊文廣出府上馬小卍並不用家將跟隨手執九
曲珠英鎗向說孟兄不兩位令友俱在何處孟強說焦玉離此
不遠旧在前面受困大哥王三汗他往鎮國府去了却不知今
在何處楊文廣說既是如此我們先找焦玉要緊你可在那引
路孟卍答应二人一同催駒來找焦玉這話不表且說的是焦
小卍被二狗子龐虎代兵圍困英雄忠勇往外相冲他可如何
殺得出來還算万幸龐虎被孟強燒的他起了一身大泡疼痛
堆当不能在此久占早日回家去了

惡狗子

龐虎這一回家去

便宜焦玉小英雄

放火的

紅臉之人又回程

衆兵雖肯出死力

一个：

動手俱是慢騰：

衆兵看見孟強齊声大嚷那說你們小心着点兒罢方才燒二

焦玉忿勇往外圍

双手掄下往里擁

旧在外面圍果定

國日的那个入又回來咧這一次可不知他要燒誰大家一陣

几次總也出不去

衆軍也不往里擁

圍過了

忙乱又听楊文廣他在馬上開言高声大呼尔等軍兵听真我

却是白：耽誤工

總言吃虧無主將

人無頭兀不能行

非別人我乃天波樓無任府鎮西元帥之子楊文廣的便是你

焦小將

圍过几次殺不透

不由無名性上升

等衆人好在眼識放着城中呼門之后偷上城堦你们不去拿

抖搜精神双眉立

小豪杰

一時忿勇把心橫

獲放火之人你等也不敢捕反將我府中之人困住胡殺混战

又战多特身乏透

渾身熱汗似蒸籠

手內中

是何道礼

双下自覺多沉重

豪傑他

暗：着忙心內京

楊公子

小兀兀是遵母命 叫他休傷將身兵

自己胸內說不好

今日之事了不成

我的這

跟隨孟強未到此

他看見

焦玉努力往外冲

兩脇酸疼难動手

力軟身乏怎战征

大哥二哥全不在

孟兀馬上開言到

他把公子口內稱

說道是

不曉他們死共生

只怕我要遭殄獲

被獲殘生必定坑

此人旧是焦三弟

焦玉二字是他名

文廣听言心大喜

想到了

此处他把精神抖

付又努力擋官兵

這才馬上語高声

吓住衆人不動手

省得彼此互相爭

又战多特寔無力

胸棧上

此時已打去五更

交上手

難保旧要傷人命

枉傷官軍罪不輕

小兀正在為难处

忽見外面鬧哄：

衆兵卒

因此他才這樣講

衆軍卒

听言个：心內京

一齊大乱不住嚷

大家仔細莫消停

千萬留神加仔細

誰人不把楊家怕

父子之言敢不遵

一个：

不敢前進朝后退 誰敢多言嘯一聲 一則本是缺主將 炮來將來稟報

軍等將令不能行 二則寔為心恐懼 誰敢出頭惹村星

他眾人 這才暗：全四散 欢喜三位小英雄

孟強時間不急慢 他对着 焦玉從頭講其情

內中元由說一遍 焦玉欢喜在心中 在馬上

他才揚尸忙見礼 商議去我呼聖僧 文廣馬上開言道

叫声二位請听明 若是提那鎮國府 咱必須

快：前去莫消停

楊文廣說鎮國府離此甚遠还有五六里之遙那里離着東門

相近你我須要快去才好孟強焦玉二人齊声各喊三位小

一齊催馬楊文廣在前引路孟強焦玉緊：跟定直扑鎮國府

來我呼延慶這話暫且按下不表書中再說鎮國府高瑾老

自從早間下朝回府用暇無事正才大公子小陳平高積二公

子小灵官高崑三公子小尉遲方魁閑談叙話了天交二占之

時忽見城中火光四起父子不知是什原元故命人前去打听

忽見家將來報說前歲三公子的那一匹高驊勇不知打從那

高千歲 听言不由心訥訥 还有三位小英雄

俱說此事真奇怪 可算得 是伴新文筆事情

此馬送給呼延慶 算來三載有余零 却元何

自己他又跑進府 必有元由至其中 大尸高積為：笑

他把拳：口內稱 這件事情何為怪 孩兒這里早心明

這如今 街上教處着大火 定是有人入都城

今日又是清明節 誰是那 黑汗他又將近京

他平生 胆大包身全不怕 定是他又拜坟塋

此火誰是他施放 不小心 才把馬難成馬京

馬有龍性心最善 此馬他却又心伶 他這才

自己跑回壽改王 這才跑進咱府中 高瑾點頭說不錯

我兒科事果然通 高積付又開言道 他把拳：尊一声

言難說 孩兒我是這樣想 內中还有事一宗

只怕大胆的呼延慶 他此時 还要吃手身受京

不然元何起大火 元何無故战馬京 高千歲

箇中代笑將頭點 我兒料事果聰明 父子正然來講話

有一名 家將進內稟事情

父子正然講話這名家將進未回事元來是丞相寇準差人前
來給他父子送信說是呼延慶又來上坟替求相救之事高瑾
又看小陳平高振鄉鬧言呼我兒果然不出你之所料呼延
慶這子小冤家他也過于的胆大前者你來上坟吸呼把性命
斷送若非是本爵父子相救你早死無存身之地得命回去
當隱姓埋名早：圖謀大事為何你可常來上坟上的什么坟
吃等冒險犯京难道這日算你尽孝不成真：胡鬧越想叫人
不
田有氣

高千歲

說道此處常以氣 曠怨呼延小勝僧

只說此來真胡鬧

又何必

三番兩次拜坟堂

此特又是天色晚

五門緊閉路不通

我看你

今晚可往何處跑

揮翅難出汴梁城

忠良正然心發恨

忽見家將走進

同上跪倒鬧言道

千歲公尸口內稱

我小人

奉命去列街市上

探得一件大事情

特地回府來稟報

千歲尸

在上留神請听明

元來又有呼門後

暗：進房汴梁城

听說道

三人催了車一輛

全然俱是小孩童

肉坵坟上去拜掃

因為化紙惹災星

這才引着各處火

烘動城中將身兵

大團田

龐龍代領兵不少

現在十字大街

困着正是呼門后

一心要

拿住見架把功等

遭困之人我認准

前次曾到咱府中

田是尸

相救那了呼門后

黑面年輕小后生

因此忙：回來報

高千歲

聞報着忙心內京

眼看高植鬧言道

只說此事怎樣行

大尸見向為：笑

說有計

我若是救不去他去柱叫小陳平

鎮國公高老尸一則喜愛忠良二則他敬呼延慶如小年輕胆
 大心雄因此吃京要谷故不論此子定是明嗣不該前來有心
 不啻可怕他大有不便老尸想到此處這才向大尸方橫說
 道此事如何是好高振卿見向為：冷笑口尊爹：此事何用
 為難孩兒有計在此若是救不出他去枉叫小陳平泉公這句
 話高老尸說的起本來胸中的事向：這料事如神計無不成
 謀為不敢故此這才敢說這樣大話不似如今說大話的又另
 是一樣如今叫作說大話使小錢俗言說言過其寔假為說這
 件事情尚無影相他日烘嚷動了世街自誇其能為烟障氣他
 又是怎樣能怎么巧怎么能言怎么能會辦事到了臨期全不
 展口咋一个大：的咧子這才完事他不倚為恥過日照樣而
 行以然如事高老尸非比尋常只然才那俗子不能一樣困又
 少叙且說鎮國公尸叫声我兒不知你有什么計能救呼延慶出
 肉脫離此難再在為官兵可是傷不得的若是傷了官兵官將
 情為謀反若是天子聞知定要見性如何是好高振卿代笑搖
 頭只說不用爹：多慮

小陳平

高頑未語腮代笑

連忙天倫口內尊

此事何必多憂慮

用不着

你老人家分費心

孩兒只有良謀計

老令在上請听云

方才說

千萬莫要傷兵將

恐怕皇尸主動哄

這件事情我不保

動手唯免不殺人

善說豈肯將人放

再者還有老龐又

他若是

看見你我父共子

谷救呼將后代根

他定要把前仇報

必定是

看是一本奏当今

總而一言抄百語

明去答救枉勞神

依着我

却是暗中前去救

我最保

是人他不也知痛

給他一个無防備

攻其無備不小心

也不怕

龐家父子他知道

只管動手殺泉軍

鬼不知來神不測

何怕倭虎狗奸臣

鎮國公尸聞此話

未語他先面代春

說道是

既然如此你快講

早此分派好動身

大尸回答兒知道

又叫声

二位賢弟細听真

你為前去速打扮

扮作兒郎馬步軍

千萬的

英用鎗鏢卡共鎗

只用刀劍代在身

須當如此這般樣

等天明

還要幫助取球門

高振卿說二弟此事千萬不可漏了形跡再將能幹家將挑他
几名跟隨你我三人前去你們須要明我行事定無者錯二下

振升三下振猛齊聲答灰小弟二人曉得弟兄們一齊改扮又

把心腹的家將挑了十名俱都扮作馬步的軍卒模樣辭別公

日往外所走高瑾囑咐三子須要小心在意三位小下齊聲答

疾都在府前上馬三日高魁奇上馬驍勇也不能打燈火火把

竟林十字大街路口所走

三小將

一齊向前催坐季

直林十字大街中

官門公子喬庄扮

三爵主

登時扮作馬步兵

頭上戴着軍卒帽 身川短衣是皂青

下面是

擱褲擱腿鞋方襪 俱是双刀手中擎

所為動手無防備

便好答救呼勝僧 這話按下先不表

再說狗子呼龐龍

代領着

軍將圍困呼延慶

定要拿獲小英雄

不住催兵往上果

眾軍將

聞听誰敢不遵行

一齊輪刀發威武

死：相圍不放松

只听得

軍卒叫喊聲振耳 火把燈球亮又明 小下身在重圍地

掄命橫心往外冲 怎奈再也殺不透 軍將圍繞几十層

總讓

你 旧是濱州一塊鉄

入炉能打几根丁

何況殺了多半夜

只竟得

兩膀發麻酸又疼

腹中暗：說不好

只怕殘生命要坑

小下他

越思不由心中惧

只得免強抖威風

此時早已露出命

事到急到把心橫

悔恨自己行的錯

絕不該

此處我要打龐龍

此時小下呼延慶後悔不听丞相之言一心我要報仇下打

龐龍那賊的命不該死我那一下中在馬的後跨之上使他

逃生我反遭因倘若遭擒被獲只怕我的性命難保還有孟強

焦玉二人也不知此時身在何處自身却是兩膀酸麻渾身無

力寔難冲圍不想道忽然圍出五門禁固也是堆出城小下越

相爭越發急早下的下剛更竟沉重怎奈英雄他是天生生成

的性傲剛強到处不肯伏軟雖說力軟身乏他还不肯显出去

能之相

呼延慶

自幼生來多性傲

英雄到處不伏人

擺動手內鞭兩把

恰好似

風魔惡虎下山林

口中吶喝聲大吶

說道尔等細听真

你老尸

寔：呼延門中後

今日特地來上坟

寃有頭來債有主

生：只恨老龐文

你等何苦來助忠

一心幫助狗奸臣

全不想

我家世代功劳大

一但被害全喪身

害了忠良胡作踐

把尸首

埋在一處傷痛心

還不許人來拜掃

不論何人就要搶

想你們

俱是皇家軍合符

為什麼

單要為忠情不分

常言忠臣乃孝子

人：尊敬了：飲

那忠了

佞党賊徒忤逆子

誰不吐罵咬牙根

我的良言自去惹

情由是假還是真

听我之言速閃路

不听立刻命难存

不由你

小尸今日說大話

管叫尔等尽歸陰

英雄說罢不代慢

他這里

付又努力抖精神

虎勢昂：住外國

剛毅不住打泉軍

怎奈這

外边人馬多稠密

英雄使得汗渾身

在也不能冲出去

小豪傑

暗：思量在

小尸呼延慶他這此時定無一准的主意心想着說了這些詞

衆軍可以有了解忘那知外面有了狗子龐龍督兵不住的傳

令只叫人前近誰人敢退兵將越添越多自身是力軟酸麻難

以支持自竟自己的剛卞沉重眼看着日要吃亏咧忽然一眼

看見正西之上圓果的那老軍卒一齊大吼這了日說哎呀不

好咕咚被力砍倒在地那一个忽然吃一大京忙說是怎么樣

啦誰砍的他呀話言未了只听哎呀咕咚他也被刀砍倒

在地衆人齊說不好了咱们衆人之內必有奸細了不無為何

兵殺兵呢咱们快些查看：話言未了只听北面上哀声不

止也是如此

衆軍卒

不知此是因何故

冒然軍卒殺衆兵

剛到西面又列北

那些人

彼此着忙心内京

大家慌：齊乱忙

都說此事了不成

常言道

明鎗可以容易朵

這宗暗箭狠又凶

須當仔細加防備

准有奸雄在內中

為人誰不惜圖命

大家彼此看分明

鈔本呼家將 卷五十二

入城內可怕此國誰保代臣在此捨命迎敵王下逃；快些回
國去要少若埃邊只怕你我君臣大家都不便千步頭者大向
西門逃走為妙

這反王

听言登時面色變

不由有些吃一索

口中連說不好

今日里

這等言來了不成

思想只向抽頭有

奉目為神睛正東

果然見

敵兵俱把圍城不

形似潮水往里湧

有要不由心害怕

忙；旋轉馬能行

地下小口名焦玉

了自奔進奔却城

直扑有

西門想要回國去

代領手下中將兵

想要拿他万不能

閃然往西朝下敗

這不用

氣坏猛烈小英雄

農志廣正然心中尋思猛志看見他國的兵將大亂一齊口中

焦玉一見冲；怒

吆喝喊叫不放松

小豪杰

亂嚷都說不好了敵人杀尽城未了咱们快些逃命要緊說有

胡里胡塗朝下赶

口中大罵不住声

我看你往那里跑

彼此分；大乱城王廟所吃這一索孔小正在有忙之間只見

你想逃生万不能

說有緊；退下去

打送西門往外冲

撒窰温慌；張；羗馬而來見了農志廣口寿十岁以今大事

且按下

焦玉返赶農志廣

再把城神明一明

不好了十索絕計竟破他們識破阿林熊多尔寿一梳農倉平

委馬独在当道站

一心要

全忠捨命把心橫

元九平元化双个匹夫归順敵人他们起势奪城人馬以免杀

看見敵兵朝上果

一声大叫似雷明

罵了声

大胆狂賊休為患

元帥下

包育千休善相容

以身遺棄人約耻咲賊冲想至其角將牙一咬暗叫了一声

賊冲之言还未尽

后边忽尔女元戎

分付那

千岁为臣的不能扶保下的江山社稷了言罢使将子内的金

帛家英么朝上撞

将城困住在居中

反叛自料难取勝

背刚住有项上一横加力一探只听的一声响壳鲜血直流

不由的

怒冲：要捨殘生把心橫

死尸住后一仰只听咕味一声我於馬下呼延守用一見不由

英么呼息不止令人抬过他的尸首来速处理葬这一全肖

寨红夫妻信令封刀全入帅府二人下馬元帥升所归坐中將

一奔恭見报功查点了查点不见焦玉佳人吃这一京不亦付

中暗說不好

贼冲撒毒温明知肉城以破大事不保一心想要捨命相撞这

肖公主

只為不見名焦玉

不由有他心内京

才单人独李在此挡塔好容那展志廣同放西門自去进生他

查訪那

黑甲素性影共宗

可不想神威赴体小甲焦玉在后跟出西門去叫他被垂好汗

口把娘：印主称

若向那

因住自料自己准死去生性命一死不保见他摆勒金背刀

方才亲眼着得清

曾在城中单受困

架中人的兵刃到底单絲不成線逃插不过頓飯之工突然的

千圍重圍出不去

兵将金杰不放松

招架不住自己心中暗忖說道恐我撤毒温乃是何等的好汗

多亏了

咱的大隊將圍合

展志廣膽去逃生

方才非我不能进走是我替那二十岁逃插逃兵我方自受困了

焦小甲

在后稍逃紫痕行

因以余城池已失我也各有臉面去見郎主不似与主全忠

但是不知言共凶

这一位

軍卒說罷將頭叩

嚇坏了

志承双全女俊英

長吉道

一声令下如山

軍將誰敢占肖傳

中象好汗開此話

人：有忙不安事

肖賽紅

此此打点香雅齋

收什下

明早拔寨好登程

先令軍卒退出去

后与中將討下功

这才性下高声叫

这话按下我不表

再說焦玉小英左

恨定了

眼取有

呼廷小將把令行

直扑西北順路行

反王只想逃生命

不任双税馬能行

胡里胡塗心不明

肖公主眼望呼廷慶廟言說話你接代我令前一支配領五百

人馬速趕出城門前去探焦玉的音信或有或去速：差人回

未報我知道哦小下答应了一声得令忙：接來代兵而去不

表再說肖公主又差人到玉營之內通請二位看玉屏南安祭

次早出榜安民使人便向降將平家弟兄面前是何胃口為此

可有多遠二下平元化見向口呼印主在上出此木蘭崗的西

門直扑西北二十里有片寬潤之地名为老英左堡再行二十

里有道山口換作雁翅口中人把雁翅口叫作剪子口

本是双座陰巖高山当中只有一条路逢有軍將在內把守甚

是難过了雁翅口便是也熱川那里甚是寬潤正可打仗元

冲向明說道二位將軍均班付又往下傳令明早起身出崗去

到老英左堡下寨

黑小下

只因暗有神獲休

拿住賊王立大功

不住催馬朝下趕

一心要

二十里

趕得堪：天色晚

西方墜落太陽星

前行來至雁翅口

越過前边英左堡

眼着紅日代均宮

一条道就在当中

豪杰馬上看分明

但見前有山一座

登時不見影共索

眼丑有

反王冲尽山中去

混内冲出一隊兵

好拜在馬才要關

忽惹見

着在那

山口以前九往隊

各把兵力手中拿

当中显出一員將

对面当头控住路

一字排開把路橫

着了着

川代打抄甚鮮明

小下焦玉現仔細

着了着

元來是了女花容

中公你道這了女將是誰此處可用是雁翅口里面鎮守之人

手持有

兩口日月双拳劍

坐下战季馬青宗

非是别人乃是塞北魚皮國的良頭番王只為當日与他哥

对面番頭控住各

黑小甲

十指連頭喝一声

全頭王二人劫奪呼延守用被大下守用一全中位小将把他

大叫來人休前各

收馬对我快通名

番女尔

二人未敢難回國去恐怕造化蘇州二王不依弟兄商义未投

也在馬上观仔細

打諒豪杰惠義行

看未好似家丁兼

廣南農志子合为一处反王命他鎮守此处雁翅口全頭王把

渾身上下一色青

席頭項厄真好汗

面如爛炭一般全

住也熊川今日良頭王同報仇是本生與与番邦造化蘇州二

生旧的

豹頭熊眉年不大

不道十五六岁零

王大战他这里不知音住正然命他女兒良平公主代兵前去

手中持定十一把

坐奇有

烟薰似墨馬駒在

探探罔然出營可用這見農志廣敗尽山口对看番女说明敗

住人有罢心暗愁

元来是个小英全

良公主

陣之情吉說后边还有敵將逃趕因此良平公主送才代兵出

用劍一指高声呼

蛮子尚神你是听

若向公主名何姓

山前观者

你听我

对你送頭細说明

此乃是

不礼表明归正信

再说焦玉小英左良平公主说道我乃塞北番邦魚皮国良頭王千岁的公主良

竟向尚神观仔細

打諒那

对面番女冒与卷屏王是也你是何人也須报过名來我好於你下馬焦玉同听

九竟冠在頭上代

左右双揮雞尾翎

身被有

心中暗愁付内说道元來良頭王父女身在外况是这等來言

玲瓏凱甲與頭裝

内襯征袍是皂青

兩眉志杰生的美未我今不可对他訴真名真姓才是我想前番全頭良頭二

不失番邦化外形

兩月畫黑金蓮大

却有杀气与威风人是被呼家父子赤袍不散回國我今何不借个字号假在我

若说是

番女他真十分俏

十八九岁正年輕是呼延慶哪他一啼岂不是好小甲想罢眼望良屏王公主未

語先旧微々冷咲

焦小尸

未曾開言先冷咲

口把番女叫一声忙猛馬趕上前去那相容

下碗麵

只听雙的簾空起

你若问我名合姓

说出末

千万你可莫吃京

我乃净山王尸后

天下各有不用名

我的父

番邦双国招付馬

六国三川总无戎

你尸我叫呼廷慶

持地前來把賊平

知我知名别當怕

只爱下馬早拔城

焦小尸

元本是有神付体

胡里胡塗信口攻

番女听了这些話

不由的

去名忠氣往上攻

大叫只说死死我

好了可愿小頑童

想番番

在下說了這等半响你道小爷焦玉元何一時之間他便

你家父子行万惡

欺心胆大任胡行

杀的伯父与我父是这義力大無窮元何内中有大七一段隱情在内此時焦玉

告教番將与番兵

今日公主迂見你

也是該為你命坑之祖三閩大帅楊景麾下的付將黑爺焦贊只為当日孟良盜

等公主

送你早归地府

说罢在廟馬駒无骨焦贊暗去奪功被孟良悞傷性命喪在番邦上帝念他生前

一摆日月双拳劍

凶定了

小尸焦玉下絕情心直性烈赤胆忠心封他北天门金刀老令公麼下作了巡查

黑尸现有神付体

那把任人放眼中

忙用那

使者一仝共享天福今日只為巡查人間善惡在云端之内望

手中閃下往上架

只听咯嗚响一声

公主虽杰力不小下一看已見焦玉在木蘭閣内重圍之内眼看性命難保付又

劍法之强武义精

怎奈焦尸有神助

此時及膀力倍增仔細閃目一看早知其义这乃是焦玉喜事臨頭但是此時難

出重圍重地只好助他一膀之力因此这才施展法力人人 此番也是天注定 良瓶女

壳馬入馬壳焦玉才能力大無窮胡里胡塗跟定反叛濃智廣 看見小爷离不远 佳人時下不消停 双手一抖只一撒

出了木蘭関跑云四十里路这才来在此地良瓶公主虽勇此 形如魚網一般全 召定焦玉頭上蓋 靴子搖下下蒙

時馬能是他的对手因此刚一交手良平公主的双劍被小爺 暗中的 焦贊一見忙撒法 神光一闪往上昇

碗壳番女吃京不小暗說好利害他那里还敢動手連忙旋馬 焦玉便覓心迷乱 这小爷 呆口默口發愣怔

敗走焦玉不肯相容往下追赶暗中焦贊元是送这焦玉到此 紅棉套貫往下落 只听刚勾响花楞 套貫召住黑小將

見他追赶番女不由閃圣目往前觀看 佳人他 馬上用力下絕情

这黑爷 生前為人多忠烈 死後方能作正神焦贊看見良平公主用紅綿套貫招住焦玉自己召展云光上

显圣前來送焦玉 暗口的 保護他那三代孫天而去良平玉这宗套貫上有四十二个刚勾尔若是把人罩

看見番女往下敗 早以明白旧里因 因此上 住刚勾尔勾在人的身上再也不能完闹对面若把总繩尔一

暗使焦玉往下赶 緊口相追女佳人 良平公主回頭看拉敵將立刻墜馬焦玉元仗焦贊付体如今黑爷归位而去焦

暗見豪杰氣乍心 我今既点敗了陣 你还大胆把我跟玉心内便加恍惚竟如傻子一般套貫往下一落他也不知朵

我今日 何不如此这般兼 定点要把小輩擒囚及至罩住这才吓了一跳正在不得主义番女他罢总繩尔

番女想罢不代慢 忙回手 取云一件宝貴珍一拽好汗坐不住安心咕咯栽下坐驕

取云九股紅棉貫 佳人熟習这般兵 如若 是 拏住小爷名焦玉 令人上綁拏進范

撒将云去人难畧 真乃是 百發百中再不空 手下番兵不代慢 一了口 上前動手不消停

忙上綁起黑小將 番女心中氣方平 代領首 自己逃回的話說了一遍又說不知後面是誰追趕大料兵抵

番卒一全把山進 入港見父來報功 按下公主先不表不少我孤此時心中甚實不爽不肯与他交手進山口幸亏令

再把番王明一明 自從女兒云山去 獨自坐在大帳中愛公主前去迎敵我孤方得來與侯王相見良頭王聞听點頭

忽有那 報說來了濃智廣 番王連忙往外迎說道元來如此千步且請放心小女云山大料可退敵兵我與

接進該死賊反叛 兩了人 見礼归坐訴其情侯王且先沽酒三杯你我等候音信代他回來我們再行商議

番王代笑開言道 他把王爺口內稱 聞听说 說首分付摆宴上來手下人答应濃智廣連忙相攔說是且慢

神机太保多尔寿 定下十條巧宰虎 詭哄敵人來赴宴 常言道 衬福窮通天造定 人力难以扭苍穷

方好旧式成大功 元何单人來到此 想是失机落下風 反叛今日該倒運 不久的 眼下旧要有灾星

濃智廣 見問不由長嘆氣 未語口內打嗒声 也因方才这炮烙 又因心中受了凉 这时

口内他把侯王叫 这件事 說來實是氣難平 實杰有些心不爽 頭昏眼運体不寧 坐上只覺神不定

十條絕計毒又狠 那件全可把功成 又誰知 心中不願飲刘伶 故此相攔說且慢 他把侯王口內

呼家父子能又巧 老少之人了口能 可恨匹夫平元化 我孤家 心中此時多不爽 侯王不必費高情

还有元垂二弟兄 投順敵人為內应 十條計 良頭王 聞听點頭說等命 又把侯王等一声

不但無功反失城 既杰欠安不愿飲 早日的 安寢歇息礼上通 速叔什

書中剪斷並不嘮叨申叙濃智廣他把多尔寿巧定下这十條 說首分付重手下 你等快去莫消停 反叛忙把身站起

絕計呼家父子桥庄改扮前去赴会火破十條絕計元垂斬関 容帳伺候二千步 手下之人口內应

告辭番王往外行 容帳安歇先別表 再把那 要赤要剛任你行 英公說罷這些話 番王坐上喜無窮

良頭番王明一明 獨自坐在牛皮帳 等候公主轉回程 不由得 自己沉音心暗想 誇獎小將是英公

不多時 有名軍卒來稟報 說公主 魚杰他的年不大 你看他 驍宏猛烈是天生

大得全勝轉回程 良頭番王聞听此报心中大喜坐上分付令他近老軍卒答应招了付馬為婚配 那知反惹大村生 想与愛女選才郎

連忙出帳去不多時良平玉走入帳内口尊父王在上為兒奉白傷無數將合兵 我这才 一怒离国归西夏

俞云了山口正与蛮賊追赶二千步被女尔把蛮賊拏住却是白費心力落坊空 今觀此子年不大 大料省

了黑小頑童名叫呼延慶此人委果本領高強力夫無窮為兒不過十五六步零 可喜心宏胆不小 才这里

实非他的对手是我用紅棉套箭將他拏住來見父王交令良女尔說他武义精 我今日 何不如此这般美

頭王代笑點頭說難為我兒且在一傍歇息公主答应坐在一偏与胡家把親成 此時間 番王正然心犯想

傍番王往下分付軍卒快把黑小頑童与我代上帳來听我孤又听焦玉語高聲 大罵反賊修邊慢 是赤是剛說了明

發放 若似這 慢上膝上真可恼 番公主

垂手下 押着小爷叫焦玉 進了牛皮大帳中听此言心大怒喚左右快綁云去立刻行刑

兩傍喊叫說下跪 黑小爷 听言法乍動無名

怒目橫眉当中站 他把反叛罵几聲 你老爷

我是何等英公汗 功臣之后將門生 豈肯輕易將人跪

公主良平玉為人甚是性傲他見小峯焦玉上帳不下跪他的

當日全你皇伯父

與你們

姐妹擇親選英宏

心中可旧有些不悅又听小峯口内不住大罵他父坐上現賄

全往蘇州去納進

代領番邦將與兵

只想招他為付馬

不語不知何故佳人心中急燥这才往下分付說好了胆大的

才面上有光榮

那知却是白費力

一場歡喜變成空

蛮賊身以遭擒被殺不說跪叩求饒还敢口中伤人真正可惡

只落得

本國反到難居住

來投西夏既身形

左右快把這了惡賊推將出去速速將他斬首田報兩邊答应

一齊歸順濃智廣

真可喜

今日机会巧相逢

一丁如狼似虎一羣大家上前旧要動手良頭王一見在坐

你今掣住呼延慶

此人我也早聞明

他也曾

上摆手說且慢重軍退後良平玉一見便問口答父王這了蛮

大鬧汴梁好几次

他也曾

誑兵拐印上攻范

賊胆大包身遭擒被殺不說跪叩求饒还敢云言不訓令人可

塞北幽州去認父

真乃將是英宏

想為父

恼杀他乃是礼之当然父王元何反倒攔挡不知是何元故番

年以五旬尚無子

思量实是可伤情

終身只好靠着你

王代笑叫声我兒有所不知為父有件大事等我与你商議說

將來指望你送終

若在番邦招付馬

那有云奇俊杰英

有望下分付叫人先把小峯焦玉押往後寨手下人把小峯代

呼延慶

為父看來实中义

又且他家世代忠

去良頭王这才又对公主闹言叫声我兒為父非是曲那呼延

义欲招他為付馬

与我兒

堪為匹配把親成

慶想他乃是净山王呼延贊之後大忠良的子孫想那呼延守

因此不肯把他害

我才將他囚寨中

公主聞听這些話

用一个人先在遵化後在蘇州两国招親火葫芦王六国三川

不由得

無語低頭臉通紅

称并全是仗着呼家的字号借得俱是人家的光彩

公主良平玉听了他父之言不由粉面通紅低頭不語又听番

这番王

口中只把兒來叫

此事令我好不明王說我兒婚姻之事非是尔戏如若情愿只管明言何必低頭

不語公主聞听万分無奈只得忍恥含羞說道兒女之事元是 把住山口人难过 这里是 番北来了一万兵

父母作主兒女那敢多言番王闻听心中大悦說我兒真正孝 鎮守之人非别个 說來諒你也知聞 乃是那

道說罢眼望国旧莫胡特開言說你乃公主的娘旧此事湏得 魚皮国王二国主 良頭王爺是人稱 打從賽北来到此

你去办理速到後寨如此这般 如此行事湏罢此事办成 一心要滅宋仁宗 可喜今朝与見你 將軍你

才好哦 莫胡特答忙往後寨而去番王父女只得前边候信 有天大的喜事情

且按下 番王父女听音信 在把番官明一明番將說我家的王爺一公大王爺金頭王了生一位公主当日

奉命采見黑小将 莫胡特 前行来至後帳中在蘇州之時為拈你们呼家弟兄要招付馬被那火葫芦王赤

此時天已黃昏後 帳内全然掌上灯 哨見那 的大敗無奈同我至此与即主濃智廣合為一处安心並力要

黑小英左名焦玉 番將滿面代春風 有語他把將軍叫奪大宋江山可喜今日与見將軍到此我家王爺只因素知你

在上亩神仔細听 小将名喚莫胡特 特来商議事一宗 們呼家乃是世代忠良不忍將你杀害一心他要將你招婚你

你若 是 应允立時得活命 还能帮助你立功 若应了与我家公主成親將軍若是情愿我家王爺又無兒子

焦玉聞听心納悶 說這話 我今心中好不明旧是这一位公主一則不但你的性命可保我料必定助你一

不知商說什麼事 若是应得無不应 番將他 膀之力這还不是一件天大的喜事

見問付又驢代笑 又把將軍口内稱 我若不說你不曉 莫胡特 番將說罢一夕話 焦玉聞听暗沉着

听我細細講其情 此处叫作雁翅口 此路凶險勝闌城 自己思諒心中事 只說是 此事却到不可心

此乃是 八寶城中咽喉路 故尔此地下連茫 番邦女子到还好 人才武义尽超群 我与他

成親我到心願義 我及堪可配婚姻 但有一事多不便前去稟報我家王爺再來相請說着返步云帳來至前帳見了

這可寔心悶死人 我是假充呼延慶 番王他方願結親良頭王把焦玉應了親事的話說了一遍番王大喜說他既應

今日里 我們成婚不大緊 令人聞知咲破唇先我想前番為拾呼家之人白費了一坊心力今日事不依遲

我若不应这件事 大料省 殘生还怕不能存倘若生變反為不美可也不用擇選吉日良辰旧是今日把親

他方才 所說之言真在礼 細想却是情义真成了才好也免得後來變卦番王想罢往下分付中番女速

当真我們成婚配 良頭王 一定他必把我跟伺候你公主換了衣粧好与呼延駙馬成配

得他父女相幫助 何怕西夏百万兵 細想未 真正是 北方之人真爽快 從來不会鬧酸文

此事却是应得好 这算肥猪拱上门 千万主义不可錯 分付中人速与備 諸般的 穿代全要一色新

如若失去怕难尋 小爷思忖多一会 只听他 伏侍公主把堂拜 好与付馬成婚姻 中手下

付又閑言把話云 焦玉思想多時問道不知將軍尊姓大名多承你的美义我先 了、無不喜在心 只見番王腮代笑 又望国旧把話云

領教、番將說我叫莫胡特我乃公主的娘旧小爷說元來 說道是 你再前去休代慢 快請付馬到來臨

是旧爷多有失敬既承美义但有一件你我兩國乃是仇敵我 今日才隨孤之愿 也催他 速、改扮換衣衿

若应親須得你家国主归順我國帮我扫滅夏回京报仇我便 好与公主把堂拜 越此之時好完婚 莫胡特

应允莫胡特聞听不由心中大悦他只要立時事成不啻後事 領命時間不代慢 忙、走進後帳門 書要剪断方為妙

連、點頭应允說道此事小將管保請將軍在此少坐代小將 話若劳刀惹人噴 番將見了焦楞屎 对他說明旧里音

連、點頭应允說道此事小將管保請將軍在此少坐代小將 話若劳刀惹人噴 番將見了焦楞屎 对他說明旧里音

又与他

上下奔把新衣喚

請入大帳配朱陳

王可也怕他知道不敢聲張諸事俱不過草草辦理此時天有

双儿拜了天合地

真正是

滿斗之中把香焚

二古小爷焦玉的心中是了欢喜心想着方才二人交战这了

夫妻又把国王拜

喜坏魚皮国内君

把夫妻

時候又作了夫妻公主本領又好又在灯下細細把他一看生

一全送入合欢帳

焦楞屎

看見公主滿面春

得虽然黑蠢此尔若論番邦之女可算得是十二分人才越看

正然欢喜心一動 想起一事吓冒魂

他的那

越喜越想想樂那知忽然想起一件大事肘内暗說 呀 不好

口中連說不好 此事怕我命难存

公主一見吓一跳

登時小爷的彥色更变口中又說如此而行只怕我的性命难

这新旧

闷坏了赶勇番邦女釵裙

保英公想到这里不由口内連連嘆氣

这小爷

想起此事長嘆氣

不由口内打嚙声

这门親事作了个剪絕办的还更剪絕番王他是一个心直性烈之人從來不会拉虎焦玉他是了有名的楞屎所以办的剪絕黑小爷到底尔缺少智畧心中想的主义可到不錯若是在此招親艮頭王又無兒子旧是这一个女尔他豈肯不跟着的道礼定杰降宋帮着女婿这才应親即至拜了天地双儿送入後帳中番女伺候两位新人归坐吃了交杯酒席大家退云帳外单儿剩下他们夫妻两个 中 公 軍 范 之内成親不能十分奔正一則番人不会縲縮二則客帳内現有濃智廣眈眈睡这良頭

鈔本呼家將

卷五十三

还是恼我將他殺 不由怀恨在心中 叫我這

心中再也透不透 奴却該當怎樣行 佳人越想心越悶

付又偷看小英么 見他寔是心不定 站不安來坐不寧

公主他 看勾多時無其奈 他只得

含羞開言問其情

重公小斧焦玉今年才交一十六岁又且心性粗魯胸中灵机

甚窄良平玉却是番邦之女天生的聪明伶俐也搭着他的岁

教尔大咧今年已是二十岁常言人大心大他見小斧那派光

景不知何故自己胡猜一回再也泰解不透寔然無奈仗着自

己的年長付馬的年幼少不得問他一向心中也好明白佳人

只怕殘生命要坑 这如今 想罢輕口站起身形眼望焦玉輕啟朱唇叫声付馬今日父王

不由心内好不明与你我完婚招你為嬌以為半子之劳日後还要帮你立功报

欲語又住臉非紅仇乃是那一座大喜的事情不知所為何事這等嗔声嘆气愁

焦愁所為那一宗眉不展面代憂容莫非你有什麼不合法之處只管对奴言講

还是他 常言道 当言不言為之怯 付馬只管請說明

不愿与我把婚成 奴家虽是一幼女 我的這 心中不算甚愚家

只說是

此親寔口不該在

性命一定保不成

他見小斧長嘆气

欲代開言把他問

不知他

恼恨我兩打战征

他心中

坐在一傍心發悶

悔恨自己一時錯

你可叫我怎麼好

番女却是暗偷情

良平玉

自己暗口心犯想

莫非不愿成婚配

氣嫌我的容貌丑

雖然生在蕃邦地 剛常大義畧也通 你有話 件非小的功勞不知你為首何事又說明日性命難保此話令

只曾对我当面講 無有一件不堪行 不知有何焦煩事我不明還須將軍細講焦玉說非別事你看我的年紀却不大

如此長嘆打嗒聲 莫非有何不如義 說明無有我不應我心中知道的事情不少我今与你成婚這叫作臨陣收妻古

焦小爺 听言不由長嘆氣 他把公主口內稱來有儿了臨陣收妻之人俱被印主元帥綁岳元門問斬休提

非是我的心不樂 你听我 对你細講其情別人旧是那当年三関元帥楊宗保臨陣收妻他父楊老元帥

我未来赴合息会 跟隨元帥入関城 都只為 还按法斬首何况我今与你匹配我家印主豈有不見我的罪

貪功追趕濃智廣 此处你我两相逢 候心被你擎下馬過之礼 說首付又長嘆氣 蕃女聞听吃一京

公主把我綁進巷 多承令尊相抬愛 叫与公主把婚成 这焦玉 說首付又長嘆氣 蕃女聞听吃一京

还許下 帮助于我将仇报 相争西夏立大功暗心中說不好 这件事 說來委果是寔情

我也明知此事喜 这一件 机元寔是不非輕若是如此这兼講 付馬应当罪不輕 奴有心

你们父女情不小 还有什么不欢容 怎奈他 由他旧在蕃巷住 料他未必肯依從 再看他家仇未报

如何曉得我的义 內有天大事一宗 今日这一成婚配豈肯久住在蕃巷 此事真難坏我 到是我父把我坑

明朝必定命要坑 小爺說道這句話 这新旧 这佳人 愁煩也是干急燥 暗不住打嗒聲

蕃女佳人臉吓紅 二人為難多半晌 蕃女他 偶然一計上眉峯

良平玉听了焦玉之言吓得彦色更變連忙便問只說此話從 曾表过 蕃那公主多性巧 佳人天生心最灵

何說起奴想你我成婚到是小事父王情愿帮你立功报仇这付又聞言聽代嘆 他把那 付馬連口內稱

不必愁煩心憂慮

我今却有巧牢籠

良平玉

說罷已往這些話

喜坏焦玉小英玄

臨陣收妻应有罪

我敢保你体安寧

不但將軍無有罪

立時他把愁眉放

只見他 滿面之上代春風

还是一件莫大功

管保功罪折的過

真乃一件巧事情

點頭誇獎說不錯

既然是

焦楞屎

听言不由心大悅

連把公主呼一声

此事以定咱旧去

快口前去莫消停

公主聞听說且慢

不知是何良謀計

你能勾

各救我的命殘生

付馬首神你是听

話虽如此这兼講

作事不可冒撞行

望求快口話訴我

速口說与我来听

良公主

咱二人

必須先当商諒定

此事实在不非輕

未語他先腮代笑

滿面之上代春風

此乃真是天注定

事要全時方可行

如不然

机関走漏了不成

这一件

大功該当你去擎

父王若是知此事

料也不肯这兼行

回来你我再去行

代我先 焦玉點頭連答应

良平玉說今日我对將軍寔說了罢我那父王只為敬愛你们

呼家乃是世代忠良才想要与你家結親是要把你苗在番邦

全仗公主你成功

公主時間不代慢

喚進番女人二名

主义尚未定准我料你未肯在我国居住你既想怕回去有罪

在耳傍

悄口說了几句話

二人一同口内应

我今帮你立件大功不但可免臨陣收妻之罪我父王还得跟

再說那

番邦佳人女俊英

你前去投降焦玉說請公主快請是什麼功勞着女說濃智廣

一同小爷名焦玉

二人改扮不消停

被將軍追趕至此地不料他的身染重病我父將他苗在客帳

彼此的

一仝暗代利刃峯

此時正然安睡我悄悄起此前去把他杀了一則你可將功

那天尚未交四古

兩名番女入帳中

折罪二則我父必得投降你们这岂不是两全其美

說道是

这此時正好前去把功成

双口跪在流平地

良平玉差去的這兩名番女乃是他的心腑之人焉能辦事果
愁思死有人可向 不識路 他又不敢往前行

真去得急來的快他們夫妻二人俱是輕庄打扮剛然收什齊
只得分付中軍將 爾等快去莫肖停 速把那

備見他二人回來稟報一了說王爺千步此時正然美寢只為
本地士人尋几了 我好細細向分明 軍卒領命前去我

方才心中一喜吃得大醉早旧安歇了一了說奴婢等奉公主
去不多時轉回程 從外代進人及了 却是高年二老翁

之命暗到了客帳探了一探二千步濃智廣只為身體不爽
一齊在 小爺面前双夕跪 將軍下尊又稱

也不曾吃用酒飯噶聲不絕方才睡熟特來回稟良平玉聞听
望乞開恩饒活命 我們是 此處百姓好良民

一企焦玉欢喜非常二人不肯代慢了代利刃前去刺赤濃智
小下一見廟言道 对二老者把話云 說你等

廣這話站且不表再說小爺呼延慶等奉元帥黃寶紅的命令
不必有忙休京怕 我輕者 不肯无故要伤人

代領五百人馬追尋焦玉小爺領令云了木蘭関的西门順首
只為余有一件事 对我細講元因 你二人

大路往下追趕走了約有二十余里过了老应堡天已黄昏行
若是說明我必賞 放你及了轉家门 我們在此夫迷路

至一條双伴义口軍將俱不認得路徑又且天晚那知走錯了
早向有位小將軍 返赶反叛儀智廣 不知今在那边存

路徑行至二更將尽走云又有二十余里也不知此是何处也
剪子口 可是從打此路去 二老者

無行人可向小爺呼延慶心中急燥只得把人馬扎住暗說這
見向廟言把話云

可走到多僻也無人来問也不知焦玉他在何处若是不得
双了老者見向齊叩頭口尊將軍在上听稟若是向那剪子口

他的音信我却是怎麼回去交令
路徑其形尤如夔翅一般通与西北將軍正走東南如今行至

呼延慶

越想不由心煩悶 口内不住打嗒声而北来了此是一条死路若再走教里便有高山拦路再也不

能過去若向交爭之事不能深知方才得人言說是木蘭園被

一直竟奔燕趙口

這一段

節目按下且消停

那北番的人馬打破如今本園的二十歲儂智廣大敗而回有

書中再表良公主

楞原焦玉小英宏

夫妻稍，出后帳

一員天朝的黑少將軍子使双下叫作呼延慶在后追赶下未

一齊去杀儂智廣

安心要立這件功

双个人

却被鎮守甯子口的女將把他活拿近了山口此時生死存亡

各代他剛利双拳

也是潘宗扑客帳

不多時

的根由底細小人等一概不曉吉罢了人一奔付又向上叩首

來到肉目細看時

呼延慶

听了二人一夕話

不由有忙吃一京焦玉良平玉夫妻二人出了自己的本帳直扑客帳而行一路

胸中暗，心有付

不由得

思量又惱動无名

之上忘有遇見楚哨的軍將那一字他不認得公主俱有善女

細想焦玉真可氣

假冒名姓礼不通

今日里

答对滅断却說双了人一全近了儂志廣所居的帳内虽有個

這一遭抄身被茂

岂不有坏我的名

又想三人全結拜候之人也是良頭王派了来的北番之人有見公主也是个道

卷似同胞亲弟兄

他被敵人拿了去

大料殘生要要坑令良平玉將他们全去支開二人一奔走將近去肉目現着但

虫說是

此時得了這个信

我却該当怎表行見反叛農志廣只為身体有病又且勞乏躺在榻上沉睡如雷

必得前去将他找

如不然

定然怕表禽殘生焦楞原一見不由心中大喜那肯代慢連忙上前忠懇用要劫

小下想罢忙分付

叫人索賜二老翁

把二人

此乃是

大宋仁宗洪福大

反叛应当把命坑

好生送他回家去

伺候之人人口内应

二老謝安忙站起

可嘆惡人儂志廣

都只為

身体有病難蒙在

各自迈步轉家中

英宏時下不敢慢

在動兜即手下兵

再也不知死常到

胡里胡塗喪殘生

焦楞原

彼此約

一全旋馬归旧路

去尋焦玉响氣精

不爱好歹旧動手

呂史反叛下絕情

略叹一声有了中

額項之內滿鮮紅 焦玉將頭提在手 二人番身往外行 一事為難他怕農志廣知道了此事他与敵國結來定然嘆怪

良屏玉 出帳分付車手下 不許聲此事情才要摆宴与公主付馬賀喜又想到无差人前去看農志廣

王口若肉俱有我 那一个 不听分付我不容 助病体如何只見伺候之人去不多时慌忙跑來稟報口叫十

車人間听齊恭应 公主之言谁不听 他夫妻 口可不好了二千岁不知被何人杀死首级不見特地回來稟

二人一全回本帳 快把那 反叛人頭收暗中報 这一名 番卒说罢一夕話 良頭看王吃一京

此时天有四更尽 小口焦玉来无窮 只說走 尉中暗說奇怪 这算得 是件蹊蹺異事情

这件功劳真不小 多亏公主相助功 明日我若回營去 这是何人來行刺 真正胆大了不成 他今日

有功方好見元成 將功正好折了罪 公主委果有才能 这一刺元農志廣 我孤便有大禍生 須去細查向

这是我 旬幼生来造化大 这段福分真不輕 何人胆大把刺行 只得坐下前言向 兩对孤家細說明

才有公主將我配 有一句 俗言說得实在通 說道那 何人胆大行此事 定不輕饒善相容

家有賢妻男兒不除 我保一世可安寧 焦小口 不点查出加重罪 我孤家 包能善罢不究情

越想不由心越樂 表过出要威而明 二人这才全安寢 番玉向了好儿遍 王岳一个哼一声 彼此的

夫妻們成全不必 云 俱看公主与付馬 見他也是声不啼 番王一見心大怒

出要滅斷小口焦玉一全公主良屏玉二人成了夫妇百年真 不由坐上勒无名 才代付又性下向 忽点跪近一个入

水合欢这些话俱都不必細表一宿晚景提过了次日早旦 只見他 向上跪倒開言道 千歲王口内称

請依番王升帳公主付馬二人一全前來恭拜番王大喜却有 山外來了兵一哨 当先下 有了年幼小英童

掛皂川里多猛烈 他与付馬一般全 說起來 我孤家的附馬乃是呼延慶怎麼又來了一個呼延慶呢 叫声

此是有些多奇怪 听他口内又通名 他說他叫呼延慶 慶附馬你們營内有人與你全名慶焦玉見問向上控背弓身口

他說他未找賓朋 說借給的是焦玉 放將出去他撒兵 兵專丈人在上此事小婿有些料知道我們營中不錯有這門一

報事的 他才問罢一夕話 良頭王 個黑面之人他比我只大一歲混名叫作小淘氣尔平生為人

心内有恁暗 說道了不成 最是促狹不過想必是他知道我在此處招了附馬了他來我

找故义尔便假充我的名字前來胡鬧代我小婿出去看。如若准是他未代我將他代進山口進大營好與丈人王尸前來相見

銀頭王正然愁思農志廣被人刺死不知是誰若是農志高聞 焦玉他 一旁說罢一夕話 生上番王信為真

知他的兄長被害岂肯善罢干休正在着急之際忽見軍卒運送。點頭說道好 此番去 須當子細要留神

門一報說是山口外又來了一個黑臉之人也呼延慶真這焦玉答應說知道 急忙迈步一轉身 下大帳

算是件新聞不由坐上犯想這焦玉他在一旁聞報不由的心手下之人齊答應 附馬非比等閑人 扛過剛進干過馬

下吃京醬說不好我這馬脚要漏我想元師若到不怕我有這小尸占墜上安心 后有打探兵一哨 隨着番兵緊。跟

件功勞可以將功折罪固是他有些難見他若知道如今假充 焦小尸 一边走着一邊想 自己心中暗沉哥

他的名字在此招親他定不肯依我這如何是好焦玉正然心少時見了呼延慶 我對他 却是該當怎樣云

中犯想猛然听得銀頭王在坐上開言說道這又是一件怪事他若知道這件事 料他一定必勤喚 我急得

想个方法将他哄

我與他

好苦全見我丈人

焦小月

看見真是呼延慶

馬上代笑叫仁兄

不言焦玉心虛莫

在表呼延小英雄

小月地

你從何處來至此

到此處

不知你有何事情

自從問明此處路

急忙撒回兵

直走了後半夜

快請對我小弟講

說着馬上把身弓

呼延慶

不覺東升太陽星

這才來到燕翅口

山口以外停住兵

見問付又呼弟

代說來你你是听

木蓋關中咱失散

他親自

叫陣說了這些話

只得在外等傳音

人一緊盡吃京

元師命我將你找

那知又把道路橫

猛然台頭往前看

忽然見

山內出來人一群

正的

走了一夜才到此

可巧你我兩相逢

他听卡人齊亂講

說是付馬把客迎

呼延慶

不知你今在何處

却元何

川代却是這般行

付又留神覷子細

正是焦玉到來臨

焦月一見心大悅

快把情由告訴我

也好回去見元戎

焦小月

但則見

內有一事好不明

听言付又腮代笑

大哥連口內稱

我若說出休動怒

小月呼延慶他見對面來了一个人正是焦玉不由心中大喜真算是件巧事情

小弟因這志願

一心想要成大功

付又子細一看不由心中詫异看見來者可是焦玉但則見他

追得他

到了北處菓子口

反叛脫逃入山中

的穿代打扮甚是鮮明頭代纏頂貂求帽上有二龍女宝左右一怒教要往里趕

但只見

里面來了一哨兵

雄尾飄物身川紅緞春袍上綉金龍腰計一条金代足登粉底為首乃是一女將

本領高強武義京

他把我

烏靴正是番國的付馬打扮來李而來呼延慶心中不明在馬硬行拿入山口內

原來里面

有連營將我押盡營中去

上高声叫說道面前來者可是焦美弟么少要往前有你好兄弟與見一件巧事情

說來是我造化大

兄長你

在此

听我仔細請分明

焦玉說原來這剪子口鎮守將不是別人乃是賽北真皮國的 焦玉才代柱下打 只見他 忙旋空手內身形

銀頭王他与農志合兵在此鎮守控我的那賣女將不是他的 馬上付又腮代笑 兄長連口內稱 我假冒

女兒名叫銀平王他門把我舒進山內叫我通名我想前次金 名性並無別的又 無非所為唬番兵 也是活該天緣湊

頭王銀頭王俱被兄長父子將他赤的大敗真是可為見影魂 姻緣大事別當輕 番王聽見呼延慶 真如尊敬活祖宗

京我便唬他門一唬假說我是呼延慶當真他門害怕听言立 他当面 在三在四求告我 我又何曾愿義應

刻与我松脚情愿將我招為付馬銀頭王還說他要歸順咱門 替你爭氣你到恹 這件事 兄長實不通情

帮助立功報仇你說這豈不是喜焦玉才說至此處只听呼延 明是以大欺負小 捏酸吃醋恹實朋 不必惱

慶一聲大叫收的氣死我也 要你弟妹我旧讓 斷不可防朋有情 呼延慶小爺抹吃

呼延慶 听罢焦玉一夕話 不由法乍動無名 罵一声 愣屎留神你是听

口中不住罵焦玉 只說是 匹夫真正好無能呼延慶說愣屎少要胡言妻子也是混讓人的麼快。跟我回

既然遭捨身被獲 瞋目而止禮正通 你既然 去但則一件我看你这臨陣收妻之罪怎樣脫逃焦玉代笑說

貧生怕死我不惱 元何假冒我的名 目今既然成昏配道不怕我這里立下了一件功勞可以將功折罪呼延慶聞听

真：這口氣難平 有心今日饒了你 豈不令人取笑咱說不知你立了件什麼功勞焦玉低聲說夫妻洞房定下計全

代我來 先打發下出之氣 舒你再去見元戎亦農志廣說了一遍呼延慶大喜那知二人在此說話早有人

臨陣收妻該何罪 定送你 無能之輩赴幽冥報与了銀頭王番王聞報親自出來觀看果見兩位黑小甲在

說罢催馬往上撞 他把剛边奔在空 服史了 江珣說話看焦玉却是悅色合容弓身控背在睛那一了小将

却是滿面的怒氣

說道是

我名呼作呼延慶

焦玉他

銀頭王

看罢不由心叱咤

不知此事為何情胸中說罢了我真急急坏楞原英衣

只得高聲呼付馬

這一位

乃是何人快說明

焦玉聞听回頭看

暗着忙吃一驚

只說是

撞頭却被他看破

事到如今只得家

想罢回言尊十歲

又把丈人口內稱

此人不是別人等

乃是小婿一盟兄

番玉他

听言不由心代笑

又把付馬叫一聲

既是令兄駕至此

你為何

還不快讓迎營

代我孤家前引路

說罢團馬在前行

焦玉他

焦玉听見番玉孟問呼延慶的名姓他在一旁听見了使眼勢

只得相讓呼延慶

黑了暗想在心中

我須跟他將山進所為叫黑丁故了名尔免得他当面出丑却知呼小丁明的

大料此去不能凶

小丁想罢崔生李

代領五百手下兵看見假作沒有看見只說在下行不更名作不改姓不似別人

進山口

入營一齐公下馬

番玉笑曰礼十公不害羞恥况借充彩我名呼作呼延慶的便是焦玉胸中暗說

突主二人忙見礼

奔归坐

手下之人現恭更承情一孟托出全都說出來了還莫他好沒說假充字号者男

番王代笑開言問

將軍貴姓為高名

焦玉他

孟女婿小丁正然思想只听銀頭王說射馬你二位原何一了

听言在旁忙努嘴

暗不佳挤眼睛

所為叫地改名姓名焦玉代笑點頭說可不我門哥尔两一了名字不為一了

心中恐怕漏真情

那知小丁呼延慶

明知故文假庄龍名字還不是哥尔两呢番王聞听心中暗想只說這可真奇

怪原合兩字人一字名字正然的納問只呼延慶口尊番王

一派的

恩情豈不變成冤

焦玉慈然非呼姓

這却何必納問為什麼你不問一問你的駙馬他姓什麼番

他却也算是英矣

由女兒

正配可也配的過

王蘭听他又回頭便問焦玉說通付馬莫非你不叫呼延慶麼

駭去猛烈是魁元

常言謀事平人力

方般的

焦玉微一發笑說你只管罵那了叫呼延慶的天下聞名赫赫

成全還是在老天

再者還有一件事

爹一千万莫遲埃

揚一真乃轟雷貫耳的焦玉是也番王說既是如此你昨日原

想那反王農智廣

忽然昨夜被刀食

咱今起此日大

合不言焦玉胸中暗說我昨日若是言語出來豈把你的女兒

豈不是

一卒兩便盡周全

給我

這焦玉

只因万分出無奈

對中才把安話言

而農智廣合兵一處實對父玉說了罷昨日原是女兒要歸大

番王聞听心不悅

不由的

無名大起往上跌

朱朱了農智廣作為見之功缺了這勇子曰咱旧暗一去到

越想不由冲一怒才代開言把臉番

但只見

野熊川通知皇伯父也來日降可與地等說胡定要把皇姐金

有名番女前來報進帳跪在地平川

奴婢尊奉公主命

屏珠拈一了呼象之人咱便日降豈不合了你老弟兄二位的

來請王了到後邊番玉站起往後走

來見屏玉女禪娟

心父可不知父王的父見如何銀頭王蘭听心中大悅說道我

進帳來

只听公主開言道

口尊父玉請听言

凡之見不差為父依你而行言罷出了後帳來至前而焦玉便

爹一為人性真烈

並不办

真假立刻把婚成

問口尊丈人你老去到後帳不知公主有何言詞番王說只為

奉功父王休動怒

還須要把駙馬寬

常言說

矣婿假充呼將軍之名由我女兒成婚真乃天配的良緣千万

婚姻本是前生定

千里姻緣一線連

反目反到失仁义

主付好生款代呼延慶在旁不由扑吃一声冷笑叫一声焦玉

你听此話臊与不臊你還問長問短快。跟我交令去罢我看銀頭王口尊將軍我想这件事虽然这等樣講來還須瞞哄
你这臨陣收妻之罪你那人頭不穩 一二才好若是見了你家兵主日說我孤父女情愿投降把这

呼小將

英公說罢一夕話

只听焦玉叫仁兄招親之事占且臨下等候騎馬在三几件功勞在講色不更妙

劝你只會將心放

不用你

替我小弟担怕京呼廷慶點頭依允書中剪断三人商諒。番王分付摆酒三

臨陣收妻总有罪 我却立下两件功

頭一件

了用畢焦玉脱了招親的衣服換上甲冑三人一全出帳上馬

是我丈人他父女 一全兵將愿投城

說起二件功更大代領軍馬出了燕翅口直扑大宋營寨而來此時公主賽紅保

說与仁兄仔細听

只為賊王農智廣

被我追趕入山中史公家番王起大对早至老英堡下寨三個人一齊來至營門

誰知他

忽然身上得暴病

他被岳父哄進營以外一全下馬銀頭王在外等候焦玉呼廷慶二位黑小爺一

我由公主你弟妹

我夫妻

暗。巧設計軍龍

一全投入他帳內

打發他去赴画冥

早把他

首級割來收藏起

准備前去見元戎

伯母公主疼愛我

定然不肯見罪名

兄長只會將心放

敢保無事体安寧

呼廷慶

听言不由心欢喜

滿面之上代春風

說道既是這般樣

這此時

咱用快走莫肖亭

銀頭番王聞此話

又罢將軍口內稱

我孤還有一句話

將軍你

須當仔細請听明

鈔本呼家將 卷五十四

我小將

一見不由心大怒

由他立刻賭關身

那知番王有一女

真不錯

本領高強武義精

他身小徑交上手

江場怒勇見輸營

我二人

杀了二百几十盞

不見勝敗與雌本

誰知他的眼力好

頗知事務與人情

說來突知天命

看見小將有奇能

他的那

心中害怕不敢戰

忙勸他父愿投城

番王听了他的話

在小將

馬前跪倒請罪名

小徑一見心不忍

大胆当面我應成

杀了賊王來交令

齊上帳來見元帥

二小將

一齊上帳身控背

齊把印主口內稱焦玉說了這些言詞呼延慶在旁暗把臉子險些笑破坐上的

呼延小爺交了令

只說是

我將焦玉轉回城肖公主開言說道既是如此你的這件功勞不小快把銀頭王

將身一闪先退後

只听焦玉把話明

說道是

令進來

小爺答應出帳而去見他去不多時番王走入大帳

奉命跟隨付元帥

昨日赴會木蓋成

因這反王農志廣向上弓身口尊印主在上小王乃魚皮國的銀頭王當日一全

一心想要立大功

一直趕到剪子口

山中守將下連世皇兄金頭王得罪了老主只為其罪而去如今情願獻此燕翅

原來那

守將不是別人等

說來他却有罪名口歸順大宋以贖前罪望乞恩准說罷便要下跪公主一見連

塞北真皮國內主

銀頭王

他与西下刃相通忙站起身行口尊矣王免礼你我兩家乃是鄉里如今既然一

全歸順天朝全降大宋往事休提

曾表過

此書永遠無重叙

處：全傲剪兇明

小孫你叩求祖父指教

只說是

二位番王具大喜

忙令人

擺宴接几代慶功

大家引至天色晚

堪：紅日要歸宮

銀頭王

这才告別出營去

明日前來請大兵

大家全近燕翅口

二王遣將送出營

番王回營先不表

在說番水女元戎

忙分付

軍將打点休代曼

明早便好近山拿

天晚大家全安寢

却知道

出了西奇事一宗

少下剛強剛睡定

忽見帳內放光明

夢中的

小下孟強聽見此人說是他的祖父名叫孟良前來指教由他

英宏內目留神看

睛見一位美英宏

頭戴金盔雙鳳翅英宏不敢代慢連忙双夕跪倒只听孟下開言叫聲孫兒我今

身川金甲頭珍旭

面如東棗一般樣

一部紅須頰下生前來非為別事自從當年我在三關自刎而亡上帝重恩念我

睛見那

法体高有八尺外

卷：杀气有成風生前的忠正封為北天門的巡查使者前日焦玉之祖焦贊保

生前為人多忠烈

死之后

名列神班有威名護他孫兒在燕翅口立下一件莫大之功又收良頭番王杀了

占在西南開言道

他把孫你叫一声

我乃是

處志廣大頭英名我今也來指你一条門路須要牢記

你祖孟良來托夢

特來与你把信通

几句良言須切記明日拔營大兵進了燕翅口定去打野熊川此功須要你立

須知你

仔細留神有表听

孟強聞听心大喜千万不可退後只管應令前去那里還有一了大机緣不可

錯過不必害怕孟強聞心中大喜連口中答應說道小孫我回言應此一令 我也在 人前頭上我的能

專命但有一件小孫不知野熊川是何人把守我須怎麼而行 当真若能將功立 臉面之上有光榮 小毫杰

才得成功須求祖父說了明白小孫便好行事只見孟良代笑 越想不由心越喜 一直思付到天明 賽紅佳人升大帳

摆手搖頭說此乃天機未來之事我也不敢與你說明你只得 小甲時下不肯奉 忙打点不代慢 伺候主帥拔大營

依我而行分付的言詞不可忘却事到臨期自有好處我今去 女元帥 一令兩位番邦王 代領兒郎馬步兵

也言要在桌案之上拍了一下只見一道金先急時不見踪影 只听响了三声炮 中將軍 直扑山口徑前行

小甲孟強唬了一跳忽然惊醒却是南柯一夢連忙扒起听了 此書剪斷無多叙 兵行不过半日功 前行來至剪子口

听營中的柳鈴正文三古 良頭王 父女連忙往外迎

小英友 猛然京醒南柯夢 柳鈴正打三更 大兵進了剪子口銀頭王他把人馬收在一處安下營寨女帥

小甲独坐心暗想 不由的 呆 默 發愣怔 升帳坐銀頭王代着女兒前來參見賽紅公主留神把良屏

只說方才明見 我祖之言記得清 分付我 玉一見但見他生的忽然面目發黑道也美茂福相非常便問

言詞一句全沒忘 牢 緊記在心中 只說其玉將功立 良頭王說道不知今愛可曾許配與人番玉見問不由得心中

營中赫 顯英名 明日兵進剪子口 叫我先把今來應 有些了為推暗說不好我若是說出話了焦玉大料公主定要

野熊川 我有机原能巧由 可以手到成大功 嗔怪這可如何是好又說有咧我所性購到底尔口尊公主帥

不知是真還是假 大料着 此話一定不能空 在上小女並未許人肖賽紅代笑低頭心中暗想昨日焦玉不

叫我放心別害怕 自然能以把功成 明日里 住跨驕此女我今何不超了他的心又兩家定然要感念而我

當真好一位有志的佳人焦玉破了剪子口這一件功勞在說 暗說焦玉真臉大 這樣的 言詞也金口中云

不小給他們配了姻緣定然是合心合義共破西涼佳人想罷 臨陣收妻不敢漏 說破一定命難存 我若是

叫声妾玉你的令愛既是未曾許人我如今保一了保山給你 為你把這兒閑淺 立刻你旧去归陰 罢了占宜便宜你

我个門婿你可愿义麼佳人這一句話把良頭王焦玉良屏玉 不然定去問君見 不言小卞呼延慶 只听那

下了一跌俱了不知他要配誰焦玉兩支眼睛多的落頭大小 銀頭蕭王把話言

一般竟胆定女元帥胸中暗說我的這个媳婦要叫他給送了 銀頭王向上弓身說道既承印主的英義施恩敢不從命尚公

別人又听良頭王說不知印主要把小女許配合人肖賽紅說主大喜旧在帳內令他二人全拜天地焦玉亦換新衣手下人

不是別人旧是焦玉 殺下香案二人拜罢選進后帳夫妻二人比比付中暗笑這話

肖賽紅 說出配的是焦玉 登時喜坏三个人 不表且說賽紅公主往下問言便問說是尔等系人誰去攻打

番国父女还罢了 為有那 焦玉实上正可心 野熊川快些應令話言未了只听孟強應声有哇小怪不才我

連忙越束住上走 双夕跪在地埃坐 只見他 愿前去

向上不住將頭叩 他把伯母叫几声 小怪今年十六歲 肖氏女 言還未了人答應 走上一位小英女

元本沒有配婚姻 多承大恩台奉我 真上难报這片恩 控背弓身尊伯母 這一件 奇功小怪我愿應

從今後 敬你真当生身母 若是須言鬼神嘆 賽紅一見心暗想 自己思諒在心中 說道是

久後我若差了勁 我定是 不逢好死刀碎身 孟強他愿應此令 可怕难以把功成 有心不叫他前去

小卞之言還未盡 笑坏呼家拜孝根 呼延慶 料他未必肯依從 明知他的心中义 早以透透内中情

定然是

看見焦玉得了勝

我又由他把婚成借着別人光未回使回來也無有什麼光未運令旁人反到恥

孟強心中氣不過

因此上

應令也要立大功笑孟強又听了摸不着頭腦說是凡長此話你是從何處說起

我須如此這般樣

好叫此子顯英名

真乃一位女卧龍

呼延慶

見問不由微

笑又把疾弟口內稱

委國肘內有奇能

勝似齊國中無燕

方能比女領兵

只管緊記不用問

過後尔

劣凡叫你自然明

這也是

呼延守用造化大

想罢住下問言道

孟強實心不解

只得含乎口內應

急忙

此是關文我不表

單言坐上女元戎

當真好位肖氏女

前去披挂不代慢

代領兇即一哨兵

提斧上了能行馬

叫声美侄你是听

你既然

愿取野熊川一道

代領軍兵出大營

且說公主肖氏女

佳人時下不肖亭

我有一言要听明

豈真若是得了勝

我这里

連忙的

暗傳了一道令

分付老少四英在

還有了女花容

我這里

都馬秀岳典祖

情跟地出營寨

代領能征一萬兵

在後面

佳人肖賽紅只為素知野熊川乃是良頭番王之凡金頭王把

守金王也有一女名叫金屏珠上未許人他又參透孟強之心

这才如此而言好叫孟小用用力又料孟強不能成功心中早

有了主义孟強如何知道听了元帥之言口中答應忙下中軍

呼延慶在後跟定暗到了帳外叫声孟美弟你去攻打野熊

川劣凡我有一言詞要对你講孟強說不知凡長有何分付呼

延慶說若是好汗自關自立在也不肯混借別人的体面若是

都馬秀岳典祖

情跟地出營寨

代領能征一萬兵

也都為了剪子口

此話按下且肖侍

書中單說孟小将

他領軍卒住前行

一边走着心暗想

不由展轉在中心

昨晚間

祖父与我來托夢

叫我來立這件功

只說大胆別害怕

誰能勾

拆開得勝把功成

我今方敢應此令

臨行元帥也說明

他說是

当真我若得了勝

還有了

女子与我把婚成

寨軍卒領命放炮安營那天以晚不是交戰時候只好等着到

果然若是這般樣 方寬面上有光榮

這小甲

了明日清晨前去討戰那知此時早有也熊川金頭王探事的

思想之間來的快 野熊川上安大營 只听咕咚大炮响

番兵打听消息忙上去报与金頭王知着王心下吃京膽說不

京動了

金頭王父女聞知大動無名

好銀頭王杀了農志廣招了女婿敲了燕翅口降大宋我想御

弟敲了燕翅口降了大宋苦這還罷了元何他把農志廣杀死

農志高聞听此事他起首于休善罷正然同上又川外大炮

京天地只見又有來报說大宋代了人馬前來現在川外安營

下寨特來禀报

金頭王

听見番卒前來报

不由自己暗沉音

在下表過多次肖賽紅他乃聰明之女休說化外番邦旧

我二人

今上孟州驛玉真

諜上國天朝曼說女子之中少有旧是男子之中也無這樣的

我弟兄

我弟兄

奇才一心要與蓋強威名只听他代了本哨的人馬三千又無途中

想招驍馬配婚姻

圍住記州將他困

一个邦手獨自一人前去攻打也熊川小英雄只為尊听他祖二人

起動大隊人合馬

仿損無數將与兵

父蓋良的夢中分付之言他也不管此去好歹胡里胡塗他便惹下

羞归故里投西下

至今惡想要招親

前來也熊川乃相與剪子口乃是七十里的路呈代至大兵來

我孤家

赤胆忠良誰不遵

到天色也旧以晚有前軍來报說敵兵主在上我兵不可前近中山

後代誰不敬

我那时

此高也熊川只有三里之遙特來禀报小甲蓋強說分付安營

忘想他家人一了

招門為婿才起心

才有光華增彥面

從那時

朝暮思念到如今

這番主

父女二人商又定

連忙歇息等天明

那知御先奪去了

先合他家結下親

我却是

到了次日齊披挂

代領着

手下番將與番兵

白枉費心兵力

白受帳羅與辛勤

如今又有兵來到

一合上馬出大寨

出川直扑大宋營

相商着

不知到此主命因

定是前來奪此路

要把輸芒勝敗分

營門不達收生季

比此閉目看分明

但見營蓋雖不大

還不知

領兵却是何人等

可是呼家拜孝根

到也齊正有威風

番王令人去叫陣

須至如此這般行

若得要是呼門後

那便是

天賜机緣巧來臨

奉命的

頭目答應不代慢

連忙催動馬能行

我也情愿投降順

共保天朝大宋君

可必須

走至營門高不遠

只听他

刀指对面喊一聲

抬了呼家為駙馬

情愿那地把他申

番王想了多一会

大叫營中軍中將

尔等留神仔細听

快上的

眼望着

公主開言把話云

番王想了多一会

大叫營中軍中將

尔等留神仔細听

如若要是呼門後

番王想罢眼望金平珠開言講話叫聲我兒元先我与你叔父

速出来打仗征

別者之人休納命

总共一百也希松

常高又要把你們姐妹養招呼門誰知你的叔父先把你妹

這一名

番卒說罢一夕話

宋軍里面具听明

子配了呼家之人归了大宋我這心中甚是不忿如今既有人

比比時間不代慢

忙進帳

前去稟報小英石

高來至川外安營不知領兵的主將是誰但能若是呼門中的

孟強正在帳中生

自己暗想在心中

他正然

後代我也将你許配他家心中此氣才平代我明早前去探听

想到川口去討政

急見跑進人一名

向上叩頭開言道

探听着他如何公主只得含羞點頭說是任平父王之義孫

兵主連口內稱

施把言詞說一遍

小毫然

兒焉敢違背

坐上依頭暗調停

報事畢平他把番兵之言說了一遍小丫孟強他心中暗想有大美相配火盆口 生旧的 髮兵具然是大紅

些了納閣胸內說怎麼他單要呼家人前去會戰這是什麼原 年紀不過十五六 正是一了頑童 金頭王

故我雖不是呼門中的後代現在是一了領兵的主將既有抵 看罷不由做口笑 馬上開言叫一聲 大嗚幼兜休前進

將前來我當出去會他蘇小丫想罷分付手下之人代馬 收馬与我快通名 可是呼延門中後 報与我仔細听

候之人答應有連忙扭過戰馬英去站起迈步下了大帳提斧 番王他 一夕言詞還尽 这边的

上馬代領五百軍卒响炮出營來至江坊軍兵排隊小英去一 小丫看分明

馬當先飛臨陣前對面之人早以京動金頭王正在江坊等候 孟強听了金頭之言收住生季仔細一看他还認得是金頭番

听见炮响旧知有抵將当先連忙奔目他性对面觀看 王不由心中暗想只說此事奇怪既然是他為何單要呼延門

金頭王 馬上留神現仔細 睛見对面閃營門之後人見他其中定有原故代我問他一問當日薊州却是恍

從內中出兵一哨 來至了 江坊奔把隊伍分 忽上方他見了一面不知是他不是小丫想罷說是对面來

一將生來多猛烈 看來笑口不全尋 紅緞乍巾頭上代 中後代麼小丫閉听暗說這事奇怪真令人好不明白我怎

項門堆累降紅英 八卦攢成魚背甲 大紅袍襯錦征裙 樣对答呢有喇舍手答應我來之時呼大哥他又主付了我那

胸前的 殺心宝鏡如明月 弓箭什物緊隨身 几句话只說不可借着人家名姓尔借先忘然得勝回來不為

坐下一匹車留馬 有一对 加剛斧在手內掄美如今這了番王他又是這等相問可叫我怎樣的答对真

又見他 面目生成如血染 濃眉相襯眼如鈴 如何是好

孟小將

恩諒不由無主義

羊駒他才把話云

他這里定睛閃目細上留神

高聲他把番王叫

說道是

我的名姓你留神

你若問我名合姓

代我說來你是听

我姓我

我的名字也叫我

番王聞听心暗況

此話他却難住我

姓我叫我是新聞

想了多時冲上怒

不由馬上面代噴

說道是

那了幼兒真可惡

一派胡言可怒人

世上那有這了姓

你竟是

任又胡說信口噴

你敢大胆來鬼混

真乃可惡胆包身

快為我

連報真名與真姓

不然叫你命難存

孟強聞听心不悅

馬上付又叫番人

小丫來到是奉命

特把尔等反叛拾

依我說

快上馬來收順

何必囉唆往費唇

問長問短真可笑

誰人有

那等工夫枉勞神

代我先來結果你

早送 you 見閻君

小英女

說罢崔開坐下馬

他把双斧手中掄

旧要上前來動手

对面氣环女佳人

金頭公主心大怒

你敢欺押我父親

金屏珠

連忙跪馬迎上去

才先上前未立功那知金頭王是無义与他交战有心正要殺

呢因此立功的心養見那金頭王听他單表名姓心中大怒他

少爺再也不想不列此處只当是元帅定然是还收有一个女子

金頭王他有一女料着番王定然也是归順故此方說那話孟

給他為妻英女不知詳細他那心内錯会其义女帥只為素知

臨末之時又听肖塞紅对他說若能得券而回还有一个女子

今日來打野熊川有個机会可成大功他的心在胆壯二則聞

少爺孟強一則伏着昨日夢見他祖父吩咐他的言詞說道是

順見此光景不由的心中大怒剛撒馬向前此時把一個金 樗原得配好姻元 我孟強 只為昨日得異夢

平朱一見氣往上壯胸中暗罵好一個不知好歹的匹夫這萊 遵依祖父指教言 我方出頭在此今 一個人

可惡代我逐了他的狗禽佳人說罷連忙上向前催馬口尊父 硬來攻打野熊川 金頭王若要也懶 元帥豈肯把心偏

王這后代女兒於拿這個小金頭王聞听委住爭駒往右退了 定合焦玉一個萊 斷然不肯兩萊看 但慮老天相保佑

几步一傍觀看少爺孟強听得明白樓住戰馬閃目現睛但見 還求那 月老快特付旧喲

金平公主他是怎生打扮总是番邦之女到也有姿色 少爺孟強胸中暗說昨日晚老祖身我托夢分付之言我是穿

孟小將 對面樓馬現仔細 打諒番邦女紅房 牢緊記可同是叫我只管出頭在令說這此處有一段机元我

頭上青點黑如墨 打連垂 左右双分在兩边 想管保是这一件事情再看我那臨未之時公主也曾說過說

雄尾双棒在后面 二龙相戏九意冠 身川省 說是若能打破野熊川我這里还有一个女子把你這話内中

紅錦穿袍圍花秀 上照金甲貫連环 百积宮裙遮馬面可也有因既是如此說來我今日定有紅喜星相照了好汗越

攢朱宝代計要問 坐李能行桃花馬 手使剛刀号秀奎想不由心中越樂正在思想之間只听公主金平朱以到了跟

只見他 面似芙蓉多紅潤 眼似秋波柳眉湾 前听他口中大叱呀 那個小蛮子元何你在那里低頭不語那

口似英桃牙如玉 黃澄澄 兩耳垂肩代金环 小佳人說罢不肯怠慢忙把手中秀奎刀一摆只見光輝閃閃

風流之中藏杀气 总說美貌相难 孟少爺 冷氣侵人照定少爺樓頭蓋頂惡恨下往下就砍

看罢不由心暗喜 自己胸内把話云 焦玉攻打燕翅口 孟小將 正然馬上心益算 那知公主到跟前

銀頭王 父女以竟受招安 公主伯母他一 見他摆刀樓頭刺 少爺用 双斧招架付面还

二人時下動了手 彼此相爭不致寬

馬上他把威風抖 板斧由如月光元

雙眉緊皺殺氣添 女將也非無能輩

他的那 刀法精奇多奧妙

杏眼無爭心發恨 只說是

問他可是呼家后 元何混語不寔言

我今可就結果你 你想脫逃万；難

不計頑皮小英雄 孟強只竟無后力

暗說番女真笨錯 他的這

今當我到梁不過 敗陣又怕惹嘆談

免強托爭未爭聞 倘有差池命難全

老祖元未是虛言 你老人家哄了我

不由一陣好心煩

孟強戰不過金平來不由胸肉暗；瞞慮他祖孟強只說你老

人家冤了我剛叫我前未說是有個机会我只當是也合焦玉

一差我已得個媳婦元未是叫我此处未送命這個媳婦有些

這一箇 難得你看這個番女的刀法利害本願高強我竟不是他的

愈勇相爭豈肯放对手這可如何是好有心敗陣一則恐怕落人恥笑二則難以

怒惱暗；咬牙根回去交令有心征闖突；刀軟身乏不是番女的对手倘有差

令人一見胆戰寒池又怕自己的性命不保那知心中一急更無後力

好個無知小南蠻 孟小將 一急他更無後力 不由胸內好為難

既如此 無奈自己心祝告 暗了的 口中不住叫蒼天

二人戰有十幾盞 媳婦情怨我不要 只要得命轉回还 少爺他

心內着忙吓一躡 正在為難着急处 佳人却是偷眼現 暗見孟強無後力

刀法突然勝過咱 斧法也慢不是先 不由馬上心大喜 自己腹內把話云

却有心 只說是 看他到相無後力 我要拿他談嘆中

大料婚姻無指望 暗說如此這般美 我料他 一定殘生命難全

這少爺 但只內有一件事 令人心內不安寧 只恐怕

他是呼延門中后 殺了他 我父一定不心安

可恨他不說實話 單前假意故庄愁 我若是

傷他却也不要緊 我父有言也在先 一心要招呼家后

女兒焉敢違背言 此時反到難柱我 難坏番国女紅彥

金平朱

思想突然無主意

不由得

少爺他

尉內暗說不好

了頭實在有奇能

暗：着急好心煩

我今再若不敗陣

道只怕

殘生一定要坑

且不說金平朱心內為難再說金頭王他在對面之上看的明

少爺思想他要取

番女一見那相容

施展那

白頭兇猛強身他女兒交戰細看那番光景乃是力怯之形一

刀法不住往上撞

真為半點不留情

擋住孟強不能敗

派兇強交戰暗：欢喜只說起此机会我孤家何不令人催陣

只得用刀不他爭

二人又走三四盞

實：走遠小莫友

正好令我女兒成功將他拿進川內訊問他的口詞便知他是

不由得

斧法一亂漏了空

番女一見喜無窮

呼延門中后代不是番王想罷連忙馬上傳令命軍卒快吹喇

連忙揮刀催坐驥

只听他

口把蠻子喝一聲

喇催陣喊着卒答症只听喇喇京天吹了個山响这不京動陣

只說你往那里跑

想進殘生万不能

左手的

上的佳人正然心中不得主意猛听得喇喇声响知是他父催

秀奎剛刀樓頭刺

照首莫友下絕情

孟強口中說不好

他成功元是令他活擒敵將金平朱一時心中不明他錯要下

明亮

光花耳目往下落

耳輪中

這番女

將刀一揮更門路

抖搜精神往上攻

只听唳以一声响 中了無情

只見刀光如閃電

恰好似

兩道霞光一般全

无本刀法多奧妙

何況這又用上功

孟強他

起先他就難招架

兇強敵關兩相爭

此時更竟難逢必

不由心中吃一京

斧法更加生散乱

心中慌忙不安寧

鈔本呼家將 卷五十五

那呼延門中之后這才後悔不該催陣女兒險些傷了他的性命當真頑童他若不是呼家之人便罷若是呼家之人那還了得番王睛見佳人趕陣連忙令人鳴金只呼囉囉響亮金平朱聞听不敢違阻只得收馬而回少爺孟強跑出的約有三箭這才想起他的至寶腹中暗說我飛燒這個因費的說有回頭一看見番女早已收馬而回胸中暗說又他娘的逃了無奈何只得回營而去

且說那

番王收兵將川進

代願番兵回進營

公主金平朱他這一口刀真正利害少爺孟強若不是命大福下馬全入牛皮帳鵠性命定然難保怎奈他們二人當有姻緣之分番女刀法雖父王在上請听明強如何傷的着他空中暗有神助不但金平朱傷不了孟強可服下便要成大功也不能傷着番女不然少爺現有至寶葫蘆代在身边他被番番王聞听聽代哄女殺了個手忙脚亂心內迷亂不然若是放出火來金平朱如何招架得佳這一刀把小英雄的孟英削將下來多未傷着可伤他大事就難成也吓他一京非小他那里還敢交戰連忙旋馬朴巷往下大敗我免留神仔細听番女催馬輪刀如飛追趕番王看見也下了一跳他怕孟強是斧法高強門路精

且說那

番女有語開言道

堪、的

归坐番王把話云
 女兒才要誅要將
 无何鳴金不叫趕
 他怕被兒叫一聲
 孤才罢战把羅鳴
 孤這里
 我看此子真不錯
 他的那
 看来是茶葉包汗

怎奈不肯通姓名 我兒這一將他敗 我料他 軍將放此不代慢 收什器械再能行 且按下

明日不敢再來征 先是差人回大隊 急去前去調救兵 番恐之事我不表 再說好汗小英衣 孟強失机敗了陣

今晚必然無準備 趁勢夜間去劫營 必須把他活拿住 代領軍卒轉向營 自己悶坐中軍帳 不由暗想在心中

不怕他 不通真姓再真器 你說此計好不好 只說是 只為遵依夢中話 我才討令把他爭

要是可行咱就行 金平末 听言有語開言道 末攻野店川一座 我料着 定是馬到就成功

父王連口內杯 此計只怕不大妥 劫營寨 那知番女多利害 本領高強實再精 險些不

倘有差池了不成 番女說父王此計雖好但有一件為兒久聞他家元帥名叫 被他傷了我的命 番女才頭果然能 這可叫我怎么好

肖賽紅此人乃是荊州王之女足志多謀用兵如神料他定無 怎奈父令見元戎 少令想至為难处 口中不住打暗声

差錯咱去劫營可怕難以取勝番王代喚桂頭說無碍赴孤家 這好汗 正然悶坐心急定 天黑帳內掌上灯

現看他的人馬不過三千之重晚間你我父女同去多代兵將 今有元帥軍令到 兵主快去接迎 將軍兵主口內稱

定然成功不然明日他若請得救兵反為不美我兒只管放心 听言時下不忌慢 連忙站起虎彪形 樓至營外現仔細

不必多慮金平末聞听不敢多言書要剪絕金頭王立刻傳令 不由歡喜代春風 見是末了人兩個 正是那

分付合川的人馬一齊打点夜間好去劫營 素日相更好宾朋

這番王 分付手下中兵將 大家打点不消停 末者乃是李能呼延明二人孟強大喜將他二人接進帳內三

夜間前去劫營寨 他想要 趁勢一陣成大功 人兒礼归坐孟強便問二位到此不知元帥有何軍令李能說

夜間前去劫營寨 他想要 趁勢一陣成大功 人兒礼归坐孟強便問二位到此不知元帥有何軍令李能說

元帥命我二人前來与你送信來帖一紙你可拿去觀看說着
 取將出來道：「好汗孟強代嘆口尊李教師別人不知道罷了
 你還不知我多恁又認得字呢。」旁二位念与我一遍李能點頭
 將字拆開念道：「分在三面密處，隱各人代領一千兵，須留下
 敵人在帳後，現看風，敵人來時放火，子
 敵人是空營計，定然着忙，心內京
 越着他，忙亂之時好動手，可保談笑把功成
 元帥還有埋伏計，曾說是，後面遣將把川攻
 此名叫着計中計，一陣定要成大功，李能說罷，一夕話

孟強見字本帥知你領兵前去定打敗仗必然失機全
 頭王他定一勝為喜夜間必未偷巷劫寨你却不可以
 敗為憂本帥巧設良謀大破番營因此差遣李能呼延
 明二人前來幫助速听李能調用快，準備甚快
 孟強听了李能之言不由心中次喜不盡只是不知公王他
 孟小將 听言心內喜無窮

連，誇獎女元帥 听罢不由心大悅 暗：腹內又吃驚是怎名取此野雄川說得這容易書要剪斷連忙遵依李能
 說道是 公王實有奇能，言詞急傳令合三軍飽吃戰飯，設立空營二更之時俱以齊
 未曾交李知勝敗 真正堪可作元戎 少爺他 各三個人各領軍卒一千名營中都是憑手打古，俄馬搖鈴帳

說罢付又開言道 未語滿臉代春風 眼望李能尊寨主 復穩有五十名幹勇胆大的軍卒令他們施放火号三人一齊
 你就分派莫消停 李能點頭說知道 將軍不必掛心中 暗：出營在三面之上，塞處去藏，桑等候金頭王前來中計送
 我二人 元帥早已分付過 腹內俱有巧牢籠 話不表書中再說金頭王一同公王父女二人也是定更之時

你先命 軍將速吃戰飯 成功須得計牢籠 令軍卒飽吃戰飯三更時候諸事齊備代了五千番兵俱是快
 你我共是人三個 必須要 如此這般這業行馬，鞋刀人尽含枚馬背勒口要去偷營劫寨

這番王

派定手下番兵將

眾人時下不消停

一個

齊輪兵刃那肯容情

那天不过二更尽

金頭王

分付人馬就起身

公主不敢祖父命

只得披掛也隨跟

暗

出了野左川一座

直扑对面把馬伸

不多一時未的快

一全未至宋老門

番王先把兵札往

馬上舉目細留神

只見那

宋老之中人寂淨

缺少灯火看不真

更古不齊都乱打

番王他

馬上看罢喜在心

只說孩童缺志畧

老規不正乱紛

我孤家

正好成功於小將

想罢高声把話云

分付軍將休代慢

就此速殺進營

番將番兵齊遵令

大家彼此抖威風

一個

呐喊揚威催戰馬

一同直往營內冲

那管門旗並鹿角

全然是

一盪而過往里擁

一直冲到中軍帳

衆人有忙吃一驚

元未是

並未碰見人一個

知道是

中了人家計空老

大家正然心害怕

又听帳後响炮声

咕咚

炮响連声起号火

京動埋伏左右兵

三面一齊往上果

話說那些番兵番將殺入營內看見是座空老不由人人害怕
個個着忙知道这是中了人家的空老之計本就慌忙沒有王
意一齊回身要跑那知帳后猛听信炮京人号火味滴飛空
而起衆人更加胆怯齊說不好金頭王一見不由心中大怒口
中罵道好個可惡的宋賊他竟能知我孤今晚前未偷營劫寨
他這里以先準備設下一座空老計真正令人可恨分付軍將
人等不必害怕有孤家在此何怕之有公主金平宋聞听馬
上開言口尊父王不可大意我想宋賊既然料定咱父女今晚

前來偷巷他便是個能人豈肯不生別計之禮咱們如今必須 果然才志真不小 謀算無差寔在精 他算定

早：回野馬川商議：再作道禮番王聞听公主之言在馬 敵人前來劫芒寨 叫殺準備設牢籠 当真敵人就未到

上點頭說道我免言之有禮就此急忙傳令人馬退後喊眾軍 大爭雙眼入牢籠 戒料今晚這一陣 穩：必定成大功

將齊聲各在彼此奮身逐步將頭作尼將尼作頭往外就闖此 這少爺 心中想到欢喜处 不由馬上料成風

時象人全然知道是中了人家的空巷之計無不害怕那知三 擺開兩把金雀斧 不住的 亂砍敵將與敵兵

面之上俱有埋伏的兵將見信炮之聲也都一全殺未只听响 李龍他也不怠慢 擺動兵刃那相容 呼延明

喊搖旂鳴锣响古真是地動山搖一齊冲入營內大家動手 少爺生來能又巧 雖說少年心性伶 不殺軍兵單救特

三面上

軍將响喊声不住

惊天大炮似雷鳴

三個人

各科有威逞其能

大家一全撤战馬

一個

料搜威風往里冲

孟强李能呼延明三人代有三千人馬打從三面上往里一

口中不住高声罵

涼賊胆大了不成

你敢來

雍金頭王的人馬雖然是五千之衆他可万：勝不过这三千

夜晚之間偷芒寨

自己前來送殘生

說着彼此槍兵刃人馬原是他們前來偷芒劫寨知道中了人家的空巷之計心

大家動手下絕情

混砍乱殺齊忿勇

哂啾啾响連声中胆怯俱各想要逃出誰不愿頭前先跑這才自想踐踏交兵

只殺得

鬼哭神嚎声不住

紛：乱吊馬能行全凭胆氣若是胆量一怯如何能勝又听外面响喊連声金鼓

灯時人頭滿地滾

又只見

血水成河滿地紅大抵不知虛實更加害怕雖然兵多如何能勝

馬死人亡無其數

遍地俱是死尸灵

孟强他

此乃是

関文不可多交代

書中再表番人

一見不由心大喜

他腹內

暗誇元帥女英雄

大家遭圍身受困

一個

俱是逃生走無門

番王一見氣破胆 生來性傲本是真 都只為 里攻此時天有四更將及代交五古之時番王父女方能殺將

不听话兒良言劝 一心他要夜劫巷 这才中了敵人計 出來五千兵卒折其大半孟強等三人看見番王父女殺出重

俱以面上少光容 因此羞惱變成怒 咬牙切齒把心橫 園林省川口逃去不由心中不捨一齊撒馬在后追赶金頭王

原先的 却到有心投降順 想合呼家結下亲 既然逃將出來豈肯叫他們圍住的緊 催駒奔了川口好容

如今父女遭圍困 他的那 投降之心無半分 易跑得相高川口不遠忽听里面咕咚一声炮响番王吃了一

擺動手中又一杆 形如惡煞似凶神 只說是 京不小連忙樓馬抬頭觀看只見灯笼火把從內擁出一支人

胆大敵賊休攔路 若不閃道命難存 說着他把叉擺動 馬當頭札隊他跑去路擋住為首當先却是一員女將細看品

不管自己並別人 碍路他就用叉挑 逢有一定見閻君 魏冉川代打扮好生俊美真正令人可怕

金平朱 公主暗中心惱怒 父王性傲愛動噴 這番王 馬上留神現仔細 打諒对面女英衣

只為不听话的話 要劫巷 自已前未把禍生 九竟朱寇垂双鳳 靛棍 左右双分雄尾翎

倘然若有不例事 那可真把入坑 番女他 蹀垂相配狐狸尾 青點如墨一般全 天生成

想到比处無其奈 只得努力往上冲 不住連磕生下馬 柳眉杏眼芙蓉面 耳墜金环黃登登 鼻如黑胆一般美

擺開手內斬將拿 父女一全朝外撞 彼此的 英桃小口含玉丁 身被金甲龍麟砌 內襟爭袍透金危

怎怒冲殺那消停 明亮 護心宝鏡如秋月 攢珠宝代計腰中

此時番王一全公主金平朱父女二人心中甚是有急全是橫 蜀錦爭裙遮馬面 配代者 三尺龙泉鞘成

心恰偷一死相冲外边的孟強呼延明等三人督兵不住的往 坐季走陣胭脂馬 味英刀在手中擊 虽是個

美貌風流一婦女 却是暗、透石風 附有奇謀人不笨

文武全才翰墨精 元是天星旅凡世 奉勅下界別多輕

一則為 扶助忠良將仇報 二為扶保宋仁宗

替天執掌兵印 一心要 平伏西下显奇能

若問女將名合姓 番邦公主肖賽紅 听他口内高声喊

叫一声 好玉你往何处行

平公你說百公主元何在比在下也曾表过教次佳人用兵如

神只為早已算定孟強自願兵前未定打败仗金頭王以勝為

喜夜間必要起發劫他这才命李能呼延明二人分付孟強

傳他空巷之計自己代領兵朋馬勇二將大隊人馬繞路先到

野熊川口此時川内缺少主將又且不防才被佳人奪下招降

了兵卒故此在出口等候听说番王父女逃回这才代兵劫檔

他的归路是這個元教書礼表明言归正傳且說肖賽紅用刀

一指叫声金頭王你可認得我么你这奸王真正好生胆大

女英公 刀指番王腮代怒 他把奸王叫一声

你們弟兄人兩個 魚皮圍 身為國王別多輕

年、我國未進貢 無故你把事非生 為什麼

松松呼延二付馬 傷我無數將与兵 懼寇脱逃归西下

又肯反叛兩均通 我家先拳他到此 但敢大胆動手爭

為什麼 你不早、归降順 還敢逞勇任胡行

言未寔、真可嘆 你逃在 鐵門弄斧設牢籠

夜晚前來偷范寨 那知却是枉用功 似你那

見識如何騙过我 方能中我計牢籠 你今雖然逃回命

想要回川万不能 此地已竟属了我 軍符全然尽投識

你父女 如今若肯归降順 全心共把反叛爭

得勝回朝去見主 宋天子 必然一定大加封

女帅之言还未尽 番王聞听動無名 只听他

一声大叫氣死我 剛須乱乍眼元爭 周又一指說佳口

肖賽紅 你說此話好不通 我元無意投西下

只為肉有事一宗 都只為 你們父女多強堪

令人心中好不平 女帅聞听心不解 忙問道

說不知是什何事要你說明

公主肖賽紅聽見金頭王之言不由心中吃異他合西下是為一件不平之事不知他是何事不平連忙使問說不知你有何事不平何不对我言講金頭王說弟兄二人身在魚皮國每歲却与你國進貢只為你父与那玉真遭化以強押弱占呼家人全是你們兩國招去齊借他家的光彩我們弟兄兩個甚是不平故此才到這西下合伙肖賽紅聞听这才心內明白說道元未如此但有一件如今你的兄弟銀頭王以竟歸順了我們他把他的女兒擇準了女婿這這就莫是罷了你又何必這着牛心金頭王聞听不由口中嘆氣說道玉弟銀頭王他到隨了心慮故此獻了燕翅。投順你等我今不能隨意豈肯歸順且說佳人肖賽紅他乃何等女子真乃是見頭知尾問一答十何事不知何事不曉听了番王之言心內早以明白了八九胸中暗說若是這等言未要伏着王須得如此這般這着定然將他收伏可有一件今我不明我想銀頭之女是我配了焦玉他為何金頭王想要關吉說道既和公主的美意但不知那位將軍他也說是呼家之人喊大料其中又有別故此事且先莫論我姓甚名誰肖賽紅說此人名叫呼延強如今他的父母把他過將這此事成全了孟強別事再作道禮

肖賽紅

住人想罢不代慢

付望对面把話云

口中只把疾王叫

你方才

言詞本神我心明

你說呼延門中后

全舟我等結下婚

你的那

令弟他也招了婿

也是呼家后代根

因此你那心不忿

也想招贅一門亲

今日說道這件事

我慮与你作冰人

我与你

今愛說謀擇付焉

定然叫你得趣心

就是昨日那小将

你若

愿意立刻配來陳

他的那

本領高強武藝好

堪與合慶把婚成

番王聞听這些話

不由得

自己暗想在心中

陣前昨日那小将

看来却到是英雄

但則是

不知他的名合姓

可是呼家后代人

若是他家还罢了

不桂貴今這片心

倘然不是他家后

這豈不

令我孤王枉勞神

計于我為子把他許你作了東床不知你的意下如何金頭王

聞听不由心中大喜說道那個小將既然也是呼家門中之后 番王付又上能行 兩家人馬全一处 此時天亮日東升

我孤豈有不允之礼但是一件昨日我在陣上那裏再三相問 他事人 齊進野熊川一座 番王奉請女元戎

元何他不說他的名姓不知是何元故少爺呼延明連性上前 進營下馬升大帳 金頭王 又行恭拜把身弓

說道我門呼延門中之人真名真姓姓又如何肯对人說番王 父女又要行大礼 佳人馬上代春風 只說是

點頭說道元來如此代我問一問小女再說說有回頭望金平 姜王既然知天命 何必這等礼謙公 分付左右人看坐

朱代咲開言叫声我兒你可听見了元來昨日那個小將當 諸生方好叙軍情 番王謝恩全归坐 只听那

真也是呼延門中之后 女帥開言問分明

這番王 未語他先腮代咲 只說此乃机会逢 尚公主眼望番王開言說道姜王不知你這野石川相為農志

此事隨我心中意 可不知 我兒你意可應情 高巢穴还有多远前面又是何处金頭控背弓身口蓮公主在

金平公主聞此話 灯時羞得臉通紅 只見他 上若問前面乃是双环峪又叫益它嶺离此不远只有四十里

馬上低頭声不語 番王一見心内明 不由馬上吟吟之遙那里的路幾十分难行小王到此日期已久可是不能深

又把公主口内称 要知小女心耐事 却在低頭不語中知无非是听人言不敢多講再若問農志高八宝城居住焉

我小王 如今情愿归夫宋 望乞公主恕罪名此还有三百餘里女帥聞听點頭說道元來如此番中急快當

說罢番身忙下馬 拋兵刃 掩袍跪在地流平日尚賽紅命人去到大營請架入川天晚遣化荊州二位番王

賽紅一見心大喜 馬上分付手下兵 快快的 一令代領中將大隊的人馬入川金頭王父女恭拜請罪說明

扶起吳王休怠慢 軍將各在不用停 中中剪断无從叙投降的元故二王俱各大喜營中大摆筵宴商諒歌兵三日与

孟強兒了婚姻再走那知到了次日眾人剛然起未便有軍卒
前來報事

中軍帳

君臣正然閑談論

高諫然後好進兵

佳人想罷連忙傳令大隊人馬前去迎敵說罷站身形出帳外
想罷時下那消停

忽見軍卒未稟報

慌張

進帳跪倒地流平

前面有敵營攔路商賚紅分付就在敵營對面安營軍卒領命

听他口中尊千戈

王爺公主請听明

我小人

只听咕咚大炮京天安營已畢兩下里相隔不过二里之

奉命去探双环峪

待未回稟大事情

今有西涼國內主

遙佳人心中将想胸內說既是農志高親自領兵前來不可遣

賊王某代無數兵

高此不遠二十里

昨晚已竟安下營

將必預我去合他一金今日天色尚早忙傳令分付中將隨

我小人

探明才敢來稟報

奉請王帥好施行

我出營

女帥佳入聞此話

在坐上

一摆玉腕把話云

女元帥

分付麾下軍令將

大將忙乱不消停

再去打探知道了

探子叩頭往外行

出大帳

何候公主臨軍隊

一個

齊促兵刃上能行

又去怎探我不表

書中單說女元戎

暗說涼賊真胆大

保獲佳人出大帳

楊威耀武奪敵營

不多時

他今及把我未通

既然是他來未到

大料一定勢派凶

未往當場扎住隊

軍卒對面討戰爭

指定營門高聲叫

我拜他

兵將一定雅不少

未者不善是實情

京動營中中涼兵

聞听時下不代慢

忙招入大帳中

我今也須扎大隊

定有坊

空兵大戰別當輕

報與那

反叛賊王說一遍

反王心內動無名

如此我須運了去

兩家方好見戰爭

這也是

不由口中高聲罵

大胆的

賊徒連那住聲

宋兵宋將該遭難

佳人帳中計穿窬

後話暫且先不表

欺孤太甚真可惱

那知我有巧穿窬

我若不

叫做君臣全死尽

你等便要逞威能

反王說罷忙傳令

分付涼將向涼兵

快隨孤去會戰

賊兵賊將那俏停

農志高

連忙出帳提兵刃

傲安上了馬能行

中將一齊跟在後

咕咚

三声大炮似雷鳴

老門以外分左右

君臣撒馬往外冲

齊在那

江場之中孔往隊

反王催馬往前冲

对面京勒肖氏女

馬上舉目看分明

賄見賊兵來臨陣

不由暗喜在心中

只說是

我當如此這般養

大料有

定把這大胆賊人反叛范

今日双环峪前兩家這一見陣非比尋常佳人肖賽紅原是光

要一看賊人的武派如何正在江場接馬等候軍卒对面向叫

陣地听炮声响亮仔細現睛但見反王出營前未會戰這番光

景真也有些威勢先是三声炮响恰似沉雷打營内冲出四支

人馬到了江場各按汛隊五对五色按紅黃青皂白旗號每对

乃是兩員將押陣摆了個刀斬斧奔後又听得是三声大炮

又有一隊川黃的軍卒冲將出來到了陣前排在当中此名叫

作五方隊又見一隊：又是數对武将摆对而出一個：穿

代的体面粉的威武真乃是全盔全甲銀盾銀甲銅盔銅甲鐵

盔鉄甲兜子盧麒麟甲一人：高矮不等常短不齊個個兵勇

奔在江場燕翅排開接馬站立緊跟又是三声大炮出來了三

個人頭前一文一武文東武西站定文官頭代綸巾身穿鶴徽

腰計絲縷足登粉底馬靴坐跨一匹白馬天生白面發青其心

最狠武将生得甚是凶惡頭全盧身穿全甲靛臉珠眉赤鬚黃

鬚坐騎青紫成馬手使巨尺飛連大砍刀比二人乃是西涼國

的軍師元帥

肖公主

接馬抬頭仔細看

看罢文武二賊人

望有那

对面迎頭把話云

又哨当中那一個

他正是

凉国反叛到未臨

佳人肖賽紅有異農智高見他相貌奇異生得面貌各別相是

到了江場收坐季

夫生品貌不全巡

代一項

一條好汗之形要用良言劝他归順天朝一則不傷兵將免得

關危金冠飄堆尾

黃面生成似凌金

兩道農眉橫一字

誤坏生果上則也好令汗归其正路又把坐季往前提了一催

扣妻二目却含神

高鼻相趁腮無肉

滿部黃頭蓋在唇

兩下里相离不遠佳人面上含春望有对面之上諱話說這是

身穿有

警紫任袍懸玉麟

黃金甲召砌危奔

对面上来者可是西凉国王麼快請上前打話且說賊王農智

手提三尖刀一口

光閃閃

光華奪目亮如銀

高出得營来到了江場接馬他这里早也就本日尚神望有对

身高約有八尺外

坐下黃馬快如云

足川有

面現有

初底战靴多威武

這個人

武又高強本是真

這賊王

本日向神仔細看

細觀来將与宋兵

任人看罢心暗想

册中喚轉自沉音

說道是

奔在江場扎住隊

果然是

軍規正肅甚慶明

难怪此人身造反

他在西下自稱尊

獨恨唐南為皇帝

有来軍將人不少

大約足有半萬寒

一了

相聚賊軍立為君

原本生成多义樣

料他本領定超群

力大身高多左狀

杀气昂；有威風

押陣乃是八員將

我今日

何不知此這般樣

且用良言打動心

了；威武是天生

金盔金甲光燦爛

良盔良甲粉压成

右肯弄邪归正道

也令他

与国出力作良臣

一了

品格生成勇奇真

有貌有俊为入京

兒得此比物兵將

惜嘆生灵軍共民

佳人他

奔在兩傍護帥主

全然是

各把兵刃手中舒

恐罢向前催坐季

慢；疏駒把馬伸

相離不遠關有道

当頭个是女元帅

公主玉諱肖賽紅

明亮

鈔本呼家將 卷五十六

九竟珠冠頭上戴 左右雙飄雉尾翎
 月宮仙子一般同 身披金甲虎彝砌
 相貌真如西施美 大紅袍上綉金龍

胸怀自料才志廣 他的那 運籌帷幄鬼神京
 天又該當遭劫數 才女臨允治太平 農志高
 看罢時下不代慢 一催坐享馬能行 用刀一指開言道
 眼看對面語高聲 口中連呼番女 閻王爺
 須要留神仔細听

農志高說你家千歲正是廣南王你可是薊州火葫蘆之女肖
 賽紅店住人點頭說道正是公主我且問你想那當今天子仁
 宗皇帝得配唐虞形如堯舜四方各國無不欽尊王化神州木昆
 虫無不沾恩那一個又敢心生別又單你為愚積聚賊中惡心
 造反傷害生靈動起刀兵有亂世界民受塗炭之災軍遭倒懸
 之苦全因你一人所起尔心何安我看你道是一條好漢英雄
 之形合苦單要作此罵名不枉你也不有沾兒人與你爭下你
 若肯听我的良言相勸合不早、願早歸順天朝投降了大宋
 仁宗天子乃是有道之君定然不肯准為与你若似你這樣的
 人物我料你定还不失一個封侯之位

這佳人 安心願說賊反叛 使奸犯战早回朝
 因此不敢生暴鬼 一冰的 悅色和容諷根苗
 只說可惜英雄漢 原合不往正路尋 豈不知
 大宋仁宗洪福旺 何苦單要把村招 况為男人稱豪俊
 当行中正是英豪 若肯听我良言劝 速、月下免兵戈
 領你那 軍將一全归大宋 也省千戈把罪消

你若是

不听本帥良言劝

怕你殘生保不牢

中將聞言便問

你死一身不大緊

可惜那

代果軍民犯虛遺

女元帥

眼望中將聞言道

誰人前去賊人

苗下朽名傳後世 枉為好漢稱英豪

肖公主

言還未吞吞吞

肖公主

听言奉目細苗神

一夕言詞還未了

对面氣坏農志高

听他馬上高声喊

对内冲出一員將

向上燒駒把馬伸

只見他

声如牛吼振天雷

只說哎哟氣死我

他付又

直往江場扑了去

佳人一見暗沉音

自己肺腑說不好

刀指佳人女葉毫

在下表邊農志高

乃是一個性救之人

肖公主

向上燒駒把馬伸

天生相貌不全

他可如何听得入耳一声大叫只說氣死我也

他可如何是对手

才代聞言把話云

到大怕

幼女可又知道些個什麼竟敢抖胆在軍陣以前施展舌旁

以然到了江場上

他代聞言把話云

大叫反叛休無礼

里旁刀取巧毀罵孤王真正令人可恼那有工夫与你說話說

代我送你命归陰

涼將一見微一

見刀臨近不閃身

首勒馬回頭吩咐雄將軍出馬与我把这個狗賊拿來

陰陽手

平托剛又往上架

令人現睛啼吊魂

身後有人答应逐步直扑江場女元帥閃目現睛但見此人生

只听咯当一声响

這一頭

剛又架刀一甩身

得好生凶惡身高約有一丈開外此人高有半節腰元膀乍面

又勾剛刀怀中代

這一頭

呂定了

如猪干黃猪紅髮真如鬼怪一般上陣並不騎馬步下而行手

敵人嘎噪咽喉刺

想要脫身枉用心

只听哧的一声响

仗一条双頭剛又此人乃是西下頭一条好漢名叫雄剛俱真

正中脖項血淋

死尸一仰栽下馬

对面啼坏女佳人

乃尚雄猛烈非常佳人一看連忙的將馬一代退將回來眼望

死尸一仰栽下馬

对面啼坏女佳人

对面啼坏女佳人

他的那
腑中暗說不好
這一陣可怕難弄這個賊人

今日里一

忽听身後有一人高叫一声反賊哪你敢大胆伤了我的兄长
代老令与你式不立說話之間一馬冲至賊人雄剛堪的跟
前不管好歹一抖剛槍分心就刺佳人見是毛海更加利害暗
說不好正想之間只見雄剛堪他的雙頭劍又一橫用一頭不
招架或杆只听咯者一声响亮將槍架住順便就姓杯中一代
勾住剛槍這一頭只直弄咽喉咬味毛海他不能搖架說不
好只听味的一声所响正中在毛海的咬味之上死尸一仰
吊下了坐奪

女元帥

一見毛海江坊死

不由心內大有忙

只說此賊真利害

狗賊他

真可惡不非常

新送弟兄人兩個

双双全去見閻君

會將官

这才叫作出去的麻力死了但快當這也是性教貪功的之人
佳人肖着紅只問了一声他便就出去判到了陣前一合未走
只一上手不可就喪了性命肖公主就知道他非抵人的對手
才要喚他回來怎奈他為人粗魯性傲早以來不忽判中你

大料全然非對手

見陣難保不受傷

可令何人去見陣

當此人是誰乃是聚雄山寨主毛山他如何知道雄剛堪的一

為難自己暗思諒

佳人正然心暗想

付又閃目看江坊

杆雙頭叉的利害且說女元帥看見毛山喪命不由心中吃

只見那

對面敵賊雄剛堪

身形站立逞毫強

京腑中暗罵好個可惡的叛徒這了得如此肖水這樣看來

听他大声哈哈

叫一声

宋賊听我講端詳

今日有些難弄此賊我須這殺如此看是如何佳人正然思忖

我家王爺洪福大

原合你等不歸降

拉還敢

泥逞英雄來史戰

無敵的

提兵來犯我西涼

女元帥

看罢一觀心大悅

見是好漢美英雄

怎知老爺多利害

聲名赫：振八方

既然是

馬上有語閑言道

說道是

將軍當神你是听

要見雌雄分上下

差遣大將礼正當

原何令這無能輩

既然要去臨軍對

却有一事記心中

他的那

白把殘生性命傷

我今若不全救

枉為好漢在西涼

既頭剛入真利害

十分伶使令人京

須至小心加仔細

雄剛填

一夕言詞还未

對面上

不可大又把賊輕

岳爺答說知道

不勞無主細丁寧

氣坏佳人女紅庄

雄剛填他在對面

說這些胡言大話

再至江場

返開双足往上

双拐他在手中

了兩陣你就如此猖狂我今若不結果你的性命料你這匹夫

身雖不高脖子大

聲如焦雷一般樣

對面京動雄剛填

也不知道公主的利害說有連忙在馬上傳令人抬過刀來

爭睛奪目看分明

打諒英雄岳與祖

天生古性身形容

代我本帥親自前去除却這個狗賊喊手下伺候打仗的中番

看身才

大料不過五尺外

面目又黃代病形

女答座才要抬刀只听身後有一位英雄高聲大叫只說兵主

兩道紅眉分八字

真少有

天生一對碧眼睛

不可古語長言劉馮馬用牛刀元帥乃是三軍司命之總合必

獅子大鼻血盈口

大耳垂輪是天生

代一頂

与这無知小輩較諒代我前去小将不才与他見個高低非是

攢天盞上廟又宝

黃殿蕭袖台身形

手執兩把分水刺

我在兵主駕前誇口大料可奉此賊肖公主聞听馬上觀看不

着底烏靴足下登

到了江場將身站

雄剛填

由心内大喜

看罢閑言把話云

中公混海蛟岳與祖本是天生成的相貌奇異與中不全對陣

上的反王君臣看的明白看見岳朋到了江場反王眼望元帥

獲惡虎兩個賊臣開言叫元帥你看這個宋賊品貌生得好

生弄樣身形不高相貌各別你看他那手中使的兵刃可也異

樣大料有本領一定不錯可怕先拿未必能是他的對手賊帥

獲惡虎聞听不啷哈大笑中公獲惡虎乃是獲海之后只為

他祖扶保西涼命喪薛丁山之手此人本領高強十分凶惡如

今他又幫助農志廣為忠武又京通付中也有些個自畧眼望

四海旁若無人今听農志廣誣岳朋因此心中不忿不住的連

聲冷笑

這賊帥

眼望賊王做冷笑

他托千歲口內稱

賊不超你家老令問我的名姓要你听真老令乃是天宋天朝

何必如此這般樣

為何

不住誇誣這宋人

表與祖的便是你有何能抗敢胆大包身連傷我家二將我今

若批為臣賄來將

殺氣威風無半分

雄剛堪

特地前來與毛山毛海報仇雪恨

他乃我國無敵將

聲名無有不知聞

料他如何是對手

岳與祖

一夕言詞還未盡

賊將聞听冲怒勾

軍前一定要奪尊

軍蹄設下埋伏計

批目說未主莫嘆

不由做只冷笑

他把那

宋將連叫几声

那却是

枉自勞神白用力

何必多費這凡心

料你乃是無能輩

不知你却有何能

軍陣前

只用臣

一全先拳雄剛堪

一陣可以托賊檢

若不殺他無臣甲

為臣的

秀面無光不見人

賊帥之言還未盡

反叛聞听滿面春

只說是

元帥此話真不錯

言罢付又細留神

奔往江場現仔細

馬上抬頭看假真

只听賊將雄剛堪

眼望英雄把話云

說道是

你且站住聽動手

快把那

名姓說與我知聞

雄剛堪說你叫何名快報名上來我看你這般樣的一個人

物也敢前來交戎岳谷聞听不由的心中不悅罵声反叛你敢

賊不超你家老令問我的名姓要你听真老令乃是天宋天朝

表與祖的便是你有何能抗敢胆大包身連傷我家二將我今

特地前來與毛山毛海報仇雪恨

一夕言詞還未盡

賊將聞听冲怒勾

不由做只冷笑

他把那

宋將連叫几声

托敢如此說大話

真正是

痴不作夢一般全

我今若不結果你

到叫傍人瞞看鞋

江場內

容你若走三兩盞

枉為好漢逞英雄

賊將之言還未及

氣坏好漢美英雄

一声大叫氣死我

小輩真了不成

代我來

早送你去地府

說有逐步往前冲

一摆手中分水刺

岳爷他

单背用尽力無窮

右手鉄拐刺了去

賊將一見不消停

明亮

看見鉄拐離不遠

忙用剛叉往上通

只听略当声振耳

二人各自有穿處

岳爷他把手一轉

凉將他犯又一橫

勾連拐

勾住剛叉勾拐

比比個攢力去窮

一全奔往怀中掖

都想有

越式全要把功成

怎奈賊人力氣大

往前一代猛又凶

岳爷他

不由身形往前湊

英雄有忙吃一京

賊人又把又一倒

岳定了

岳典祖硬噁咽喉下無情

中古語長言一力能降十會這話不錯混海蛟岳典祖他是

熱煉這一有尔右手的這一根拐刺將出去勾住敵人的兵刃

將手一奮往有怀中一代敵人往前一湊他在用左手的這一

根拐刺去便好成功那知雄剛堪比他的力大勾連的勾不就

勾住了剛叉賊將熟習這一首不高以此取券用又勾住了兵

刃往懷中一代那一頭不單刺噁喉咽喉他兩個人俱都是一

個心又怎奈岳爷身才矮小雄剛堪天生力大無窮勾連拐勾

住剛叉比比使力岳爷如何掖的過他被反叛成得不由身形

往前一湊雄剛堪得使將手一奮這一边的那大頭只拐將出

去直扑岳典祖的噁喉咽喉便刺白茫茫光明繞眼岳爷一見

吃了一大京這支手的勾連拐却是關有呢只是不敢招架什

麼原故怕他在給勾住在者剛叉乃是三股不的也難通擋英

雄果真伶俐急忙之中將身一縱這可就身竒矮小的便宜只

听吓的一声剛叉打從他的頭頂之上過去剛把他那鑽天盞

的盞英不給他挑落在地雖未傷有却把好漢嚇了一跳魂飛

魄散

岳與祖

無奈轉身忙撒步

反叛一見心大怒

本領也敢來交戰

枉為好漢逞英雄

雄剛堪

這道怒惱人一個

大叫一聲氣死我

欺敵令人真可恨

忙統戰馬往前迎

少爺他

賽紅一見說不好

狗賊天生多利害

剛鞭如何能取勝

合營無有不怕京

更加恐怕心不寧

登時唬得魂不在

扑有那

他犯小輩罵一聲

並無三合兩滿能

說有返步往下去

忿怒逞強欺敵將

呼延慶

狗賊胆大了不成

老爺送你赴幽冥

當先讓過岳與祖

這一出馬不大緊

這冤家

雙頭剛又難架封

焉得能勾把他贏

呼延守用與守信

險把殘生一命坑

大隊返步走似風

似這等

我今若是饒過你

必喝不放鬆

往下追趕將岳朋

不由無名往上升

你拉敢

黑傘說甚確坐季

馬雖坐季把路橫

唬住佳人女元戎

性傲要去惹灾星

料你那

不但佳人心害怕

他弟兄

呼延慶這一出馬合營之中無不心京為有肖賽紅更加有忙

心中害怕他乃美會女子伶俐佳人細想身為元帥執掌兵權

有了差錯若叫呼延慶受傷不但難對駙馬就是合營中將軍

定然也往議論如何還美替天報仇日後也難伏中不由暗

心中報怨黑傘性傲冒壯只好生計令他回來呼延守用守信

無不担京害怕眼着呼延慶一馬冲至了雄剛堪的跟前并

不說長道短奉起手內的剛邊召定旅人蓋頂接頭往下就打

賊人一見忙用剛又往上相迎只听咯当一声响亮賊人順便

將手一番心想有用又要勾小爺的剛邊他可知英雄粗中

有細知道他的剛又這一有不利害也肯容他勾住

呼延慶 本是天星臨凡界 報仇領袖第一名

他的那 勾中志大有奇能

方才看見雄剛堪 一連三次是他營 全都是

更有此又得的秦 他今肯肯中穿冠 因此他犯邊抽去

心中却是吃一言 只覺反叛力不小 振的席口酸又疼

小爺他 胸中只罵賊反叛 果然力大是真情

他二人

馬步相冲搶過去

比此抽身往回行

由的心中有些暗說不好總然呼小爺邊法高強大料終非這

反叛步下多快急

他先就

轉過身區不消停

但狗賊的对手

一料剛又分心刺

黑斧剛邊用力封

哈當

尚公主

細看終是心慈具

總怕小將他受傷

又听江場一声响

反叛又要把火橫

那知早就抽回去

倘然若是有閃錯

那時節

我便要把忠名揚

賊人剛又又刺空

書要剪斷無重叙

二人各自显奇能

定有別人閑談論

說我肖氏不賢良

必說我

兩個入

惡戰盤旋四五盞

大成相抵各周工

不效丈夫前妻子

枉來扶助滅西涼

休說難对他人稱

呼延小小多巧妙

原本是

邊法高強武义京

第一難见我父王

駙馬定要嗔怪我

總成功業也平常

酒仙王教親傳授

他比別人大不全

賊人他

我如今

何不如此這般樣

暗給賊人冷不妨

殺法高強難取券

忘奈力大是天生

黑令到底難招架

料他定然無處跑

管叫那

反叛君目尽昏迷

大料難以把他老

二人大戰且不表

在說那

叫他聞名心怕惧

見影管保就首忙

也不枉

公主女帥肖賽紅

中公長言一力能降十合此話說的不錯呼小爺的邊法雖好

忘奈雄剛塊力大又沉在者古來使双頭义的这个兼兵子的

人甚少呼少爺他却不通這家門路只然他得格外苗神的

仔細未免得自己有些費力多受張羅佳人肖賽紅看的明白

哨有呼小爺那番光景他是自有招架之功並無还手之力不

執掌兵權身為帥

定要此處把名揚

佳人想罢不代慢

你四人

分付李能與馬勇

還有焦玉與馬保

暗至賊人身背後

給他個

前後忙忙不提防

必須如此這般樣

前軍一定必心荒

你們不可多恣恣

我管叫

此賊殘生一定亡

佳人說罢四將聞听一奔心中大喜各自領兵而去李龍馬象

代兵一哨從左路繞去孟強焦玉代兵一哨從右路繞去各去

辦事這話不表且說公主打發了四人去後这才眼望鐵錘太

保大爺平元北代嘆開言口尊將軍你去助戰須要留神仔細

喊好漢口中答應得令連忙催馬上於口中大吡反叛哪休得

撒也代你老爺這你狗命說着到了跟前本起實鉄條條無照

定依人打去雄剛快忙用叉迎對面生的反王農志高看的明

白睛見來者的乃是鉄垂太保平元北不由心頭火起眉上生

烟冲大怒

這反王 看見英雄無名勃 口中大罵不絕声

我猴那些代錯你 你二人 俱各封為付總兵

我順賊人我不惱 还敢出頭來戰征 我猴王

今日若是等住你 不割千刀氣難平 說着馬上開言道

中位將軍仔細听 誰去擒這賊小輩 得奉回來加倍封

農志高 言还未尽人答應 口把王爺千歲稱

施又放心且慮性 這一件 功勞須當我去詳

反王他

見是英雄巴彥戶

熟使一條渾鉄棍

相貌肖水多凶惡

揚威越武不絕声

又望角

二爺答應說尊令

二人交手殺一处

大叫一声氣死我

猛听得

聞听此言現仔細

不由面上代春風

這個人 原奉力大武又京

天生小膀力無窮

形如鬼怪一般全

坐下一匹青宗馬

上前抵住平元北

女帥一見不消停

全垂太保平元北

將軍連立此功

催坐亭

却任涼將不放鬆

賊王一見眼通紅

在馬上

狗賊之數是身形

反王正然心中怒

儀營內古冬大炮惊天亞似雷鳴

肖審紅原為的是要叫農志高生點氣你這才單差平家弟兄
 二人出馬你好起此成功呼延慶抵住雄剛堪大爺平元兆上
 前幫助黑爺全戰雄剛堪把個賊王農志高只氣得馬上不住
 大罵好個可惡的賊我孤家何等樣的仇恩代中你們不想
 你這兩個該萬別的匹夫一今降了敵國孤家今日定要罕
 住你等方消此恨賊王說着才要傳令分付大軍奔動中將一
 奔出馬忽見復營軍卒來報氣喘吁吁奔在反王的馬前一奔
 跪倒口尊千歲王爺在上今有後營左右也不知打從何處冲
 過兩支人馬羅古奔鳴大炮京天來冲後營特來稟報反王聞
 听不由的心中吃緊听了听果然只听左右俱是吶喊搖旗炮
 响京天不由肘內自忙說聲不好此乃是依人他們起此前邊
 交戰未攻我孤的後寨如此說來須當分兵回去迎抵才好說
 自便要遣將只見那軍師瓦力占閉言口尊千歲不可此乃這
 兩支人馬若批為日看來还怕是抵賊用的疑兵之計不可信
 他的免詐

瓦力占

元奔為人多透漏

他的那

肘內也算有才能 泰透這是疑兵計 他這才
 相攔賊王不叫行 只說休被他人哄 倘若
 有了差池不叫行 瓦力占 總然他的才志廣
 怎奈賊王運未通 農志高 天生為人多性傲
 忠言逆耳總不听 馬上搖頭閉言道 他把軍師叫一聲
 你的這 此話說的不尽礼 這还是你欠聰明
 你說怕是疑兵計 若批我 孤家思想是真情
 你論是真与是假 礼當仔細免尖星 你可全
 元帥在此現奉敵 分派中將打戰征 我孤必須親去看
 不然心內不安宜 說罢消息旋生孝 親身領軍回後營
 等時間 這個消息全傳近 軍將比此乱哄哄
 俱知敵兵劫後寨 全都是 心懸兩地担怕京
 等時隊伍生散乱 個個無心打戰征 空有這
 軍師元帥人兩個 兵不壓詐是實情 總有法令難責中
 于自有急令难行 軍將心忙且不表 在把那
 江场之中明一明

書中單說涼將已彥席他與鐵垂太保平元兆交戰他可如何
又法高強多利害 怨不得 此賊素日有名

能是英雄的对手二人只戰了兩個回合猛然一棍呂有好漢
想我弟兄人兩個 投降以是個月工 在營中

接頭便往下打平大斧一見忙用左手兩那把鐵錘用力往上
總也未曾將功立 臉上實少光容 令人現瞞非好漢

招架只听咯當一响亮跪在圈外英雄那肯情容忙把右手
乞不小視我弟兄 我今在若不取券 宋人將我小看輕

內的這把垂跟近去了召有賊人面門上一杆而涼的已彥
這英雄 心中一急威風長 全垂一恍門路更

虎躲閃不及只听扑吃一声好都只為英雄的力大這一垂險
催馬不住性上於 一心要 仿却涼將把功成

些把腦化給他杵飛了等時隻眼皆平那里还能有命死尸一
瘋底惡虎一般兼 他比從前猛又凶 四個人

抑栽下了坐季 來回又走三四盞 涼將有忙心內哀 自己只竟無有力

平元兆 一垂結果賊反叛 死尸栽下馬能行

好漢時間不代慢 連忙的 上前幫助二英雄 他的那 力軟身乏兩臂疼

三人共戰雄剛堪 緊相攻那容情 呼延慶 功并無还手之力口中氣喘吁吁怎奈涼賊天生性傲從來不

兩系剛邊如性莽 誰肯輕饒善放鬆 吹下全鐵垂兩把 肯伏人輕易在不敗陣還是強打精氣努力相征這話不表在

乃是平家二弟兄 一齊果往西涼將 都想江場立大功 說賊軍師瓦力占他在軍前賄的明白看見雄剛堪那番光景

四個人 未往相交十餘盞 不見勝負與輸贏 暗說不好心下尋思說我原是定巧計要把他們君臣中人誑

全垂太保心更怒 平元化 不由無名性上攻 進双环塔內一齊活活餓死不料千歲性傲定要与他們打仗

英雄自己心暗想 只說涼賊果肯雄 当真他 这才多傷軍將的性命

這賊將

他在馬上心盤算

只說國王心性高只所吵，三軍內喊中英雄一一個，奔抖威風一人，個

這才多用一番力

與他們

交兵打仗費心勞掄兵力奔往對陣冲來且說雄剛堪所見他家鳴金好容易擇

那如早，誰進峪

送他君且赴陰曹

你看他

開三位好漢的兵力才來逃回本隊急走忽所身後人喊馬嘶

這些小軍人，勇

卷敗二字保不牢

必須如此這般樣

回頭一看不由下了一跳

合必定要把兵交

誰他中人人了峪

料他揀翅也難逃

雄剛堪

往後現睛心京惧

看見宋將與宋兵

瓦力占

想罢回頭閉言道

面對賊帥諱根苗

大隊人馬奔來到

一個

形如天神一般全

有語口內呼元帥

你看這

宋賊個，猛又消

有心又控在交手

又竟兩勝酸又疼

自己的

不可與他相對仗

須早行計為上角

賊帥他

身乏力軟難交戰

又况軍令敢不听

無奈只得扑本隊

點頭答应說正是

軍師實，主又高

言罢二人不代慢

往下大敗走如風

兩個賊目京又喜

喜是宋將中軍寇

分付軍卒把羅敵

軍卒領命奔各各

但德早，把命逃

官的是

宋將未得凶又猛

此番難保不伤兵

嗚哪

只听羅响声振耳

對陣上

無奈他得旋坐季

慌張

前頭他先跑進營

京動佳人女英豪

兩個賊人這一鳴金對面上的肖公主听的明白心內暗想

暗，付又傳号令

只管奔營頭里跑

直扑双环峪內行

令軍卒

內說賊人這一鳴金軍前這個狗賊定要逃將回去我須確都

人，時下不消停

羅吉帳房全不要

軍將領命不代慢

人馬起此冲頭一定大功必成佳人想罢急忙在馬上傳令他

這也是

大宋軍將該有難

人又馬能担各旁

手中的令旗一展軍將那敢代慢一齊催馬向前相冲好利害

殺人敵營現仔細

他看見

此景認作是实情

一時間

大義敢抵遭圍套

不由欢喜在心中

不住督兵叫動手

中軍將

誰肯輕饒善放松

赶上涼兵有刀剝

削水切菜一般全

只殺的

涼軍人：齊叫苦

往下逃命狂奔奔

宋兵一直往下趕

那知道

入了双环峪想要出來怕不能

鈔本呼家將 卷五十七

眾公在下時常分說書中之為總怕列位听之不明說是作書之人罵的不明前几回書常：表過肖塞紅智廣才高超得起是了夫：的才女團風知勝敗喚土定輸營元何他今日這等欺敵眾人家的詭軍之計呢此為前不搭後語非也在下未曾說明此是賊軍師瓦律占他在本國本來之時他定下了此計表明濃智高說道宋軍不曉得我們四下的道路總讓他有地理圖可也不知雙环峪內的利害乃是一派亂山四週圍約有三百餘里內中乃是盃环之路灣：轉：再也繞不出來

只有一條路口瓦律占定下巧計要把宋國君臣全部誣入峪
內再把路口捺住不用交兵只用在山頭之上牢：命人把住
活：將兵將餓死在峪內故此濃智高親身前來引陣肖塞紅
總有智畧他又不是神仙如何知曉今見賊人敗陣兵將強壯
豈不欺敵攻弼之里寔非欺敵也非無某這要是無某之人那
到不能中他之計書札表明言歸正傳再說賊首濃智高來看
後營果然見有一支人馬宋兵宋將鳴羅响鼓虛張聲勢假意
的來攻取營寨

這賊王

來至後隊現仔細

看罢左右兩哨兵

果然不是真劫寨

原來是

虛張聲勢假來攻

賊王看罢冲：怒

不由法乍動無名

忙分付

盧甲罷械馬匹帳房糧草輕重真是不少元帥先命人去探路

軍將分頭前去擋

忽听前面喊連聲

泉兵一看声大吓

天晚回來稟報探事軍向上跪倒口尊帥主娘：在上小人奉

奔嚷敵人殺近營

反叛聞听回頭看

馬上奔月驗分明

命前去探路探得前面二十里之遠是作山口小人入內但見

果然是

滿營之中紛：乱

令人观眺無不京

里面甚寬寬濶不知路通何處別處在無路經賊兵打從山口

軍師元帥頭里跑

手下的

軍將了：乱奔奔

內出去將來稟報言罷叩頭而去肖塞紅聞听此報佳人不

齊林后隊不代慢

假意大敗各逃生

濃智高

他的心中暗想

一見心中無其奈

也只得

在開坐下馬駒龍

跟隨眾人往下敗

心內寔是氣不平

這此特

總有雄心無處使

總想安心打戰爭

交兵不想難取壽

只好專依巧計行

往下誰敵來引陣

直奔双环山谷中

一心要

誰哄敵人遭圍套

他君臣

个：在駒那消停

濃智高万分無奈只得依着軍師瓦律占的毒計而行一全軍

將直林双环谷往下大敗反賊棄了營寨而逃且說佳人肖塞

紅在督人馬往者敵營之內冲殺三面加攻大得全勝只殺得

敵營之內無人收住人馬傳令叔軍敵營盡点了查点所得的

盧甲罷械馬匹帳房糧草輕重真是不少元帥先命人去探路

天晚回來稟報探事軍向上跪倒口尊帥主娘：在上小人奉

命前去探路探得前面二十里之遠是作山口小人入內但見

里面甚寬寬濶不知路通何處別處在無路經賊兵打從山口

內出去將來稟報言罷叩頭而去肖塞紅聞听此報佳人不

他的心中暗想

肖塞紅

佳人自己心盤算 付內裏轉自沉音

佳人肖塞紅代領男女眾家好漢來至双环峪馬至山口將兵

只說今日得全勝

這一陣

殺得他等走真魂

北住佳人接馬觀看果見此處乃是一派高山左右無邊無岸

定是迷回他國去

險要之處把身存

此山口

不知兩邊通子柯處只看當中一條大路甚是寬潤看了多時

既是道路多寬潤

必是非以存站身

如今代我親自看

回頭眼望全屏珠銀屏玉二人講話叫聲二位公王本帥現今

便曉其中假共真

佳人想罢傳号令

曉諭底下眾將兵

有一事相同想你姐妹久居在此一定知道里面之路不知這

彼此的

大家早：吃戰飯

打点明日趕賊人

此路通於何處山內可有險要之處無有請講明白咱好進兵

早：安歇酒仔細

防假意

賊人劫寨夜來臨

追趕全屏珠銀屏玉兩個着女聞听此言一齊馬上控背口尊

明日五古板大寨

定要趕上把賊斃

眾軍將

帥王娘：在上想奴姐妹二人眾隨我等之父自從北方到此

人：各處不代慢

印王將令誰不尊

此書表過多感斷

一則日期不久二則一來之時濃智高即命我等前去鎮守燕

一宿無語到天明

那天尚未東方亮

軍將接寨日起身

翅口野熊川兩處並未到過此處用知此處喚作环峪別情一

肖塞紅

代領孟強才焦玉

金銀二位女奴裙

概不曉不敢混講多言望乞娘：恕罪

呼延明方呼延慶

帥領着

起勇尔郎一哨兵

二番女

言罢付又身控背

佳人馬上自沉音

先在頭前住下趕

好了好勝女佳人

他命那

正想思付無主意

只听得

二位小將把話云

呼延守用方守信

押着大隊雜後隊

保定番玉人二位

呼延明方呼延慶

尊声伯母方母親

這件事

葫芦相同老玉真

佳人來到双环峪

接生季

何用犯想心思慮

交給孩兒我二人

代我弟兄人兩個

慢內秋波細留神

先到峪內看假真

若是無有這險處

回來咱在起大軍

如若是

山中要有可疑處

不可輕易入山中

了天晚君臣一同近了峪內

女帥聞听心欢喜

只見他

馬上添欢面代春

泉軍將

天晚同入双环峪

女帥付又有分明

說道你等言在理

如此快去要留神

二少尸

賄見當中多寬濶

佳人他

馬上傳令叫北營

一齊各處催戎馬

代領一隊馬步軍

先到山口去探路

三軍尊令放號火

彼此下寨把兵停

按下了

佳人外面等信音

二人去了多半响

回來稟報女佳人

大營立起中軍帳

女帥來到御帳中

一同兩位番國主

齊說是

果然里面多寬濶

並無一處可疑心

一同彼此議軍情

商量明日將兵近

接到天交二古更

女帥聞听心大悅

他这才

放下心怀把話云

才代要

安歇耽睡人來報

荒忙跑近大帳中

說道既是這般樣

催動軍將快起身

大軍奔入双环峪

氣喘吁：忙跪到

他把那

千歲王尸印主稱

那知道

眼下飛灾大禍臨

小人白晝將山近

前途探路找道行

那知道

肖塞紅听了二位少尸之言这才将心放下傳令大軍奔入双

环峪這可也是宋國君臣該有這場大難天生成的這樣一坐大

峪這般大道雖是寬濶有知裡面的道路交雜往里走直林正

西不過十教余里可就無有正面喇全是些个灣：曲：走來

走去還是此地二位呼延少尸探了一回走了十里兩外見無

什麼險要之地又無埋伏故此回來稟報肖塞紅親見到了山

內也無什麼可疑之處放心大胆催軍兒行便歸了後隊走到

好容易

走至此特才回轉

此刻方能到大營

因此特地來稟報

請王尸

帥主娘：軍令行

女帥聞听唬一跳

君臣一概吞吃京

肖塞紅

才代分付將軍退

後軍又來稟軍情

說道後面山口外

屯下無教將与兵

峪口全用石搭住

外面圍果不通風

貞塞紅

聞听此言止發怔

他这里

点：無言暗沉音

塊石頭搥斷外面扎下連營牢：守定呼延慶呼延明這二位少尹近來探着了一回這等的机謀他等二人雖有才智如何看出來就是佳人肖塞紅他也難以看破總因道路生疎之過書札表明言歸正傳且說肖塞紅聞听這一報前边的道路不通後面的歸路却又被賊人壘斷外有賊兵把守不由心下着忙只是不肯漏于面上恐怕散乱軍心有心前去觀看怎奈天已二古料着賊人既定此計將君臣誰入峪內前後定然把守得嚴緊輕易定然难冲開只好明早去看是如何正然盤算

泉公此書分說到此處仿佛是在下交代不明令列位听之胡忽听兩位番王開言講話

肖公主

正然自己心盤算

忽听二位老君王

一齊生上廟言道

大葫芦

他先有語同端詳

是正路直通入皇城賊軍師瓦律占早以定下此計他們逃將

眼望佳人將尔叫

這場大禍真不祥

既然是

回來先令人預備下石木把這般道路搭住明欺宋國不識路

賊人壘斷後邊路

定有机謀里面截

你我須當加仔細

徑料他們入了山口定朴正西順大路而行可就入在双环峪

大家計议快商諒

快住別處去找路

早出重地免禍殃

內果中其然他等却在暗处仔細現有果見宋軍中計他們暗

肖塞紅

佳人心內雖京懼

自己付內暗着忙

暗的折開路口大隊人馬奔出這才把双环峪的總路俱用大

他是不肯漏于面

他恐怕

軍心散乱禍非常

他明知

這場禍事真不小 早以心中設主張

肖塞紅

次日升生中軍帳

眾將齊來把令听

人探前途無正路

一概是

曲：灣：似盤腸

傍坐副帥人二位

乃是那

守用守信二弟兄

料着定然出不去 他那心內暗着忙

這又看

總都馬步他為首

呼家二位少英雄

還有那

後路也被人壘斷

早以變色臉焦黃

今听他父將他同

孟強焦玉人两个

李能同定將岳朋

下豹下彪与江霜

只得安尉老番王

政又他偏腮代笑

父王千万莫着忙

元兆元化本姓平

齊在兩邊躬身站

听候元帥把令行

老人家

只管放心休怕

此乃是

全屏珠

一同妹子銀屏玉

元帥左右立身形

道路生疎莫提防

齊：伺候女帥主

車籠那

坐上佳人肖塞紅

佳人說命：請教寬心此乃道路不熟之過孩兒一特大意我

对泉有語開言道

說是你等仔細听

都只為

料賊人既然搭住後路断了咱的归境賊人定是敢加防犯總

候心闖入双环塔

吃手只為道路生

後面賊人搭住路

圍也是無又玉真王說若是公主這等言來难道咱眾人用叫

將咱困住山谷中

咱今既入賊奸計

心須大泉勢力在

他們困住這里不成別者都是小事我們的粮草是不多的若

我料他

既然壘斷後山口

前邊必是路不通

是困守得日久粮尽如何是好公主說皇伯父不必愁煩代等

此時却也無別計

少不得

你我前去看分明

明日自然还有一番道理佳人說罢望下傳令分付合營一千

得圍咱便往外圍

得攻咱田加力攻

這一去

大小的眾將軍兵人等須当大家仔細小心賊人防備着他有

千萬大家加仔細

此事留神看分明

眾人聞听齊答

別計軍將令命此此留神防範一宿晚景無詞到了清晨佳人

俱罢帥主口内稱

娘：只管將心放

我眾人

陞帳生下

不必主帥与丁

肖塞紅圍听衆人之言付又傳令二位副帥守營衆將一概跟
隨前去一声令下有人伺候下了兵刃戰馬佳人站起身形出
帳接刀上馬衆將一齊也都出了營寨上了坐季男女衆將圍
隨軍兵在後跟定不多一時來至山口內相離不遠扎住人馬
肖公主一馬当先來至切近收住坐季內日現看但見果然近
山之路俱被大石壘斷搭了一个結寔付又馬上抬頭望着左
右兩山頭上觀看

女元帥

馬上奔目觀左右 定睛仔細看分明

不由佳人唬一跳

他心內

暗：着忙吃一驚

自已胸中說不好

看來委果是派山

但只見

兩山頂上人不少

尽是賊將才賊兵

旗旛招展遮紅日

劍戟刀鎗放光明

女帥一見心暗想

自已裁奪在胸中

大料着

總圖定也出不去

總然相攻枉用工

思量多時無其奈

他只得

團圍坐下馬駒龍

眼望軍將開言道

分付尔等莫消停

須當要

大家留神休代慢

去搶山口把路通

若是听见羅声响

必須要

急：退回轉身形

衆軍圍听奇各處

了：特下抖威風

一了：

奇把剛刀別身後

一同逐步往前走

彼此全想冲出去

誰不怨

元帥跟前顯威能

一則保住殘生命

二則又可立大功

俱有護身牌一面

真乃一哨猛大虫

那知尚未到谷口

只听得

山頭京動守汛兵

哪：一陣柳子响

令人一見魂唬京

兩山頭

衆軍一齊不代慢

往下不住放刁翎

滾木礮石奔乱打

恰好似

聚雨飛蝗一樣同

衆軍尚还未至山口的跟前只听兩山頭一声柳子响亮箭似

飛蝗聚雨一般射將下來滾木雷石往下乱打衆軍雖有持牌

護身可也禁架不住佳人肖塞紅在後看得明白料着定是如

此不由心下着忙恐怕傷了軍將連忙傳令鳴羅喊軍兵各處

不敢代慢只听噹：：羅声响唬攻山口的衆軍卒圍听了：

欢喜額如得了教首的一般即忙：退回還傷了三十几名兵

肖塞紅情知無法相攻也是不能不鳴金恐在傷人馬無益無

柔只得傳令回兵 我軍將各處一齊退回付至營中大家下馬

也不該 欺敵立可進大兵 如今一梳遭圍困

女英雄低頭自己心中想計不由一声長嘆

可到何處尋救星 佳人為難多半响 忽想起

女元帥 坐上自己心犯想 只說此事了不成

說我今何不這樣如此而行

恨心中了敵人計 叫他們 因此双环山峪中

我料山口唯出去 果然定准往外冲 如若是一處

出山必須人解散 应当里外兩加攻 我等君臣因一處

此地何處尋救兵 人馬算來十四万 終朝日用別當輕

倘若是一處 遭圍日久出不去 只怕殘生俱要坑

行糧能吃多少日 还只怕 全死在山峪中 泉公但几出兵營馬為兵主元帥最難必須得遠趨近畏才智

木蘭園並燕翅口 丙处糧草却豐盈 但則是 兼全運着帷帳絕勝千里之外引埋伏斬將奪旗還得知己

敵營這一將山因 三处一定保不成 全煞少兵缺大將 知彼方能百戰百勝代領多少人馬便曉多少人的性命俱各

保護定是萬不能 定被他們付奪去 这事真：把人坑 在一人之手此事非同小可若是那古人詞上的元帥可就

肖公主 表過為人多性傲 非比別者女花容 喇必有軍師不然便有參謀全是听他的調遣再不然是神仙

此時想到為難處 不由得 心似油煎一般全 來了元帥竟聚在里頭白忙、混饑飯吃一点尔用處無有動

急得渾身流香汗 登時喇皂粉面紅 暗：的 不動尔的元帥就被敵人掙了去喇那還成了什麼三軍司命

恨怨自己發才智 方中賊人計穿籠 雖說不知此出路 之主他可那里知道元帥輕易不臨險地打仗欺殺那乃是偏

將的爵任元帥輕易肯肯與人交鋒對壘抄錄之書總說不方

必領當

者意緊計有了清

如若是

古人詞一樣困文不表且說肖塞紅佳人為難了半晌忽然想

探明急速回報我 便立你等一件功

六將聞所言各處

起我雖然想山中道路崎嶇定然不能出去賊人所定此計但

一同撤步轉身形 大家下了中軍帳

是未見真是我今何不如此這般

打点收付好登程

回本帳

面探看

六位英雄一齊回到本帳之內大家打点却甲曹俱是身穿綁

下開言便叫孟強焦玉岳朋下豹李能江霸听令只听下面連

身秋尔蛮代投腰脚下穿了薄底快靴懸利刃孟強代上斧

連各處有

六位英雄一齊上了寶帳控背說道不知帥主

呼喚小將有何將令

方他那至宝葫芦焦玉振好双下二人一路去住正南李能提

眾好汗

一齊上帳身控背 只把元戎口內稱

了战杆下豹代上兩把同垂直扑西岳朋振好一对分水刺

不知呼喚本將等

有什麼

軍令分付諸說明

勾廉拐江霸乃是西口剛刀二人直扑正元一面上是二將各

佳人坐上開言道

你等留神仔細听

喚你們

代快腿趕勇的軍卒十名各持挽勾腰代弓箭一齊出營而去

眾人不為別的事

只為你我困山中

後面賊人搽住路

這話按下不表也不說女帥肖塞紅營中候信書中單表廣南

把守嚴密不能放

我料定然出不去

定是難以往外冲

王濃智高代領軍師瓦律占元帥蘇惡虎自從昨日晚因住大

命你們

六人分為三條路

速去莫消停

宋君臣齊在山口以外扎營彼此欢喜非常共下了十坐連營

前去探山查訪道

南北西

三面之上去尋踪

把一生双环谷圍了个水洩不通風雨不透各山頭之上但凡

探看回來明白報

本帥自有主見行

須當要

有險要之地俱都有軍將把守保護真正好生嚴密

好一个

眾兵把守山口外

竅探：

这条毒計根又凶
接連不斷下連營

四面山頭把守住

全無派下將与兵

全伏着

本地路途知根底

他方設下計牢籠

还怕有人來解救

恐有人來把山冲

他又治下一宗物

說來寔是令人京

乃是那

指軍兵車一百輛

這宗物件寔無情

此方前者不一樣

他与那

木蘭園內不相同

這宗兵車毒又狠

眾公听我細說明

木蘭園

前次兵車他怕火

却被孟強用火烘

此番真：多利害

想要焚燒万不能

也是指牌上遮面

生鉄石塊里边藏

前一次

乃是後面人放箭

車後藏將与兵丁

因此方脩人燒毀

說起來

还算当日法不精

此車不用人射箭

車上安定鉄弩弓

每一張

弩弓要發七支箭

要打百步有余零

万不容人臨切近

誰人想破枉用工

却在頭前迎面摆

瓦律占

此人說來也算能

上回書在下表通瓦律占这个人可也算一个能人此弩箭的

這个法尔乃是当初後汗三國之時諸葛武侯卧龍先生的制

造令他得來安在指軍車上在当頭他与賊王濃智高俱是揚

：得意只說也不用交兵打伏眾兵三四万料着他們可能

代得多少粮草只大也不過吃上一二十日不肖一个月之工

定把他們君臣一梳全無餓死在山内賊王听了甚寔欢喜滿

臉代笑點頭不住誇讚口說軍師此計委果的不錯分付手下

人擺宴代我孤家与軍師慶功叫伺候之人各展燈特設摆停

当君臣对面一齊場飲

涼營內

君臣彼此同飲酒

說：笑：樂無窮

君一盞來臣一盞

濃智高

擊杯滿面代春風

口中只異軍師叫

此計果是巧牢籠

咱把他

君臣因死山谷內

立刻孤家起大兵

定要殺上東京去

定奪大宋錦江洪

萬事全仗卿之力

还是軍師才智行

我孤家

若得上邦為皇帝

定把卿家加倍封

若不封你為王位

也可就

难報卿家這大功

你才孤

能打江山成一統

君臣彼此享安盜

一看向上躬身說道小將二人交令肖公主代笑望下便回說

不付你這箇中智

我孤家

必要重、吞報卿你二人前去探路不知如何可有出路二將見向一奇不佳的

反王之言還未盡

賊臣聞所喜在心

樂的他

搖頭

骨頭登時無四兩

一身猶如在天宮

渾身上

双元將

一奇搖頭開言道

帥主連：口內稱

瘡：不知撓何處

急忙站起不消停

跪倒向上將頭叩

小將二人專持令

去探路

忙：打点出大營

口內連：尊主公

千万的

這片皇恩真不小

繞着小路往北去

仔細留神看分明

順着那

山高地厚一般同

粉身骨碎难答報

為臣的

曲：灣：羊腸路

行往西來又往東

遍處道路真不少

絕死也要尽忠心

拜把站起重歸生

一同付又做劉伶

人：現有記不清

走不多時就轉路

堆我旧路轉回程

他君臣

一直飲到天色晚

西方墜落太陽星

我二人

胡里洞空瞞不透

想要回來不能行

按下賊營我不表

再把那

宋國君臣明一明

無奈仰天瞞紅日

也只好

便着方向往前行

眾公我國大清兩白蓮教可就是這么鬧起來的這叫作是反

叛作乱因文不表且說佳人肖塞紅自從差去六將探路獨生

帳內等候回音好好等主意那知一等也不見來二等也不見到

不由心內着急堪：天晚紅日归宮也不見三路之人回來佳

人心內更加着急好容易等到掌灯之時帳內秉上燈燭但見

岳朋江霸二人交令回來佳人大喜命他二人進帳兩家好漢

方才走出盤腸道

來見帥王請罪名

山路寬：騎不透

望乞元帥請寬容

二人說罢一夕話

付又深：打一弓

肖公主

聞听二將說無路

急环佳人女俊英

正是不肯行于面

在坐上

免强滿面代春風

說你二人無有罪

且去回归本帳中

去歇息

明日一早在去探

二好漢

一同彼此口內

道李能下的回來，叫肖塞紅大喜，分付人來不多一將李能下

回轉歇息不用表，單說女帥大元戎

他的那

豹二位英雄一齊近帳，向上控背口，尊帥主娘：在上小將交

心中着意無其奈

只得等候四英雄

一直等到二更後

令佳人代笑，便同說道：二位前去探山，不知可有出人的路徑

還不見

四將回來，叫叫佳人好不

無有二將見，向一同向上打弓，李能開言：口尊元帥在上，我等

二人奉令出營，直扑正西，順着那羊腸的小路走去，誰知道山

內甚是難行，並無一條正路，各處的樹木不少，遍地俱是野草

山花，更難行走，只好看着紅日，便着方向往西南行去，我至天

黑，不但無路可通，而且還有一宗利害之處，探得明白，特來回

報帥主知道

佳人肖塞紅听了岳朋江琪二人之言，甚是着急，付中說果然

不出我之所畏，賊人曼斯山口，絕了歸路，我旧知道前途定然

難以出去，当真如此大料，那兩路定也是如此也，只好等着他

們四人回來，坐在坐道，孔佳人想，只待付又等候，那知水也不

見回來，一直等到三更以後，還無音信，不由更加着忙，暗說道

此事莫非孟強焦玉下的李能，等有什麼吃事不成，仔細想斷

無此孔孟強焦玉下的三人，可說李能乃是了大，有才智之人

斷然不能有什麼差錯，佳人正在思想之時，忽見有人來報說

這好漢

一夕之言，還未冬

佳人聞听，心內

連：坐上開言道

他罢那

二位將軍，叫一声

不知探着什麼事

快些仔細，弄分明

李能也

見同付，又身控背

帥主娘：口內稱

小將二人，尋一日

曲：灣，往西行

總也無見，正徑路

仔細再，也看不清

不由得

一齊，彼此心焦

不得，真是怎回營

一直，我到天色晚

却可喜

一輪明月，往上升

借着那

月光付又往上走

恰如白晝一般同

走到一處山坡上

看了看

依然正是路不通

碧在山坡騎四面

暗：奉日看分明

猛然見

山頭之上灯光亮

我等留神細爭情

元來上面人不少

却是賊將与賊兵

影：抄：睛不透

到相上面安大營

不但說

無有正路难以上

總然有道也难行

他們上面牢把守

我國的

軍將想過万不能

我等万分無其奈

只得騎：田回程

照着那

鈔本呼家將 卷五十八

舊路回來見主帥 特來稟報請罪名 好汗說罢一夕話

坐上面 立住佳人女英雄

肖賽紅听了李龍之言坐下呆默：只是發怔心中难道万分
定是無計可使只是暗：胸內自怨自己少智缺才誤中賊人
之計代了許多時只得任下分付說你二人多着辛苦且去歇
息明日在議城二將各取回本帳而去不表且說佳人肖賽
紅此時專等孟強焦玉二人向那知道說也同來不知不覺
的等到東方大亮

肖公主

等候焦孟二小將 一直等到大天明

象公未從出兵發馬身為兵主元帥最難必須的先士卒遠竊

還是不見回營轉 惟恐他們有變更 倘然是

近暮才智兼全運籌帷幄馳騁千里之外斬將奪旗還得知已

素知二人缺智畧 那却真了不成 他等方那胡延慶

知彼方能百戰百勝你代多少人馬便是多少的性命佳人來

乃是同盟好弟兄 又且二人多義氣 拋母親來把賊平

至大帳見了尊代蘇州二位老番王行礼以畢坐下只听得火

如若

二人有了好共歹 面上寔是少光榮

萌王先日同言同語我兒你今被賊兵困在山口內不知

若有一差並二錯 不由得

心中寔是不安穩

這可如何是好佳人見向他却滿面含春口尊父王但請放心

不但難見他的母 在營內

枉掌兵權作元戎

憂慮孩兒這里早就設下出山之計番王聞听還要追問只見

越想不由心急躁 不竟紅日往上升 可伶運

佳人正然心憂悶

大喜分付叫他近帳焦孟近帳控背躬身口尊伯母

公主一夜無安寢 愁思二位小英雄

躬身有語兩言道 公主娘：口內稱

孟小將 口尊伯母身控背 在上留神請听明

忽見番女稟事情 二位王爺老千歲

一同騎馬把帳升

小侄二人尊軍令 我兩了 前去探路出大營

說道是

分付奴婢來請駕 令娘： 快些前去莫消停

代領軍卒往北面 順着大路往前行 那知道

肖氏聞听將頭点 英桃口內应一声

佳人他

身見一件希奇事 路徑元來全不通 左走右走出不去

無奈站起往外走 迈步出了內帳中

來到牛皮黃羅帳

堆分南北与西東 一派尽是羊腸道 忽然出了事一踪

恭見番王二老翁 礼畢一傍归了坐

蘇州王

正：的 走了一日天色晚 繞來繞去記不清

先日開言謝分明

蘇州王

西北探出一股道 但則見 路口扎定無殺兵

又是 此路雖通山口外 要走出去万不能 西北所在順路而走

雷中乃是一條洞 不見底 望下現暗黑洞

借看月光不透明 听着还有水流声 我二人

探不明白難回報 難來交令轉營中 只得等候天明亮

藏在窰處隱身形 直一等了一夜正 好容易日出東升

看了着 果然是道深潭洞 寬里十丈有余零

洞下真有一片水 对面上 賊營扎住兩山奔

我等恐怕人暗見 無索急：轉回營 特來稟報老伯母

請帥主 軍令施威怎樣行

孟少平說罢付又向上背控佳人肖塞紅閨听不由心中大喜

往下便問說道不知此處離營可有多遠孟強說道路交雜曲

：灣：大料不過二十里之內肖公主說道路你可許得明白

孟強點頭說道我等俱各記得佳人說此甚好你等可領我去

看：哦二人答庖佳人連忙傳令代領呼延慶岳朋全屏珠銀

屏玉男女四將二十名女兵一同出帳上馬仍然是孟強焦玉

代領着軍卒十名在前引路大家喜緒一看出營暗：直扑了

女元帥 代領軍將不代慢 一齊催馬往前行

男女英雄跟在后 一了： 彼此項鬚不消停

孟強焦玉前引路 留神認路細爭情 佳人他

馬上也是留神看 也怕失迷路徑宗 性巧佳人生妙計

分付男女手下兵 一边走着留神記 拔出腰刀利刃拿

一路上 樹木全無着刀剝 刮皮砍又削樹根

作為記認留在此 回來時 從此而行好看明

不多一時來得快 孟強接住馬句危 他在那

路傍有語開言道 帥主元戎口內稱 人馬不可往前走

人馬在此處停 人多恐怕賊暗見 一定必要走漏風

轉連了 這坐山坡旧是洞 須当暗：看分明

佳人問听將頭点 分付那 跟來男女手下兵

大家俱在此處等 竟代男女六英雄 彼此的

付又催動生下馬 繞過這坐小山拳 佳人仔細爭杏眼

不由心中喜又京 一边觀看心暗想 展轉付內暗調停

肖公主

正然在此來觀看

忽听得

雨了山頭咕咚：炮声响唬乱放刁翎

驚只得自己在腹中暗想勒馬不住的東眺西望那知早已驚
動兩山頭上揀望的賊兵也等看得明白只為離得甚遠看見
來了宋營男女幾員將官偷來探看路徑忙忙報與守將知道
豈肯相容親自來看果見有男女六七員宋將攔馬站在那里
指指戳戳東眺西望暗探路徑吩咐軍卒快放槍箭手下賊兵
一齊頓令大家動手只听柳柳柳一陣柳子响唬肖賽紅就知
不好是破山工的賊兵看見連忙吩咐退後果見槍箭不住往
下亂打亂射

肖公主

連忙攔馬往後退 眾將跟隨帶絲纒

只听山頭不住响

咯嚕嚕

火槍不住响連聲

箭似飛蝗如驟雨

紛紛不住走形翎

女英雄

一見無奈忙吩咐

說道你且回營 慢慢思想良謀策

須當設下巧牢籠

雖說有了這條路 大畧還是用不中

這一道

山澗本就人難過 何无把守這些兵

此書簡斷無重叙

佳人地

帶領軍將轉回程

不多一時回營內

大家齊下馬駒龍

女帥地

佳人肖賽紅細看此處果然與孟強焦玉二人所言不差當真
這道山澗不短的有十數餘丈其深無底澗內有水聲响唬對
面之上兩山頭扎着敵營有無數的軍將把守兩下里相離切
近看得真切胸得明白不由心中又驚又喜喜的是此處看來
外邊果是山外惹見得呢明顯兩山當中一道大空外邊並無
別山相連兩山頭上又有無數兵將把守可見此處定是要路
既有此路可以生計從此生圍圍困之策故爾歡喜驚的是澗
深無底而且又寬把守兵多立時並無妙策無法所治因此吃

悶坐帳中心暗想

彼此間

寔無良策往外冲

此書中

永是驚斷無重叙

話若勞以不成又

越思不由心焦燥

只怨自己少才能

二番王

女帥寔是無計策

急的也

腹中好似箭攢心

此時更加心憂慮

個個面上帶愁容

呼延弟兄他父子

一連困了三日整

真真急壞女佳人

他還是

人人全然就怕驚

眾將無不心驚懼

還有番兵與宋兵

缺少良謀出山計

難住好勝女奴裙

無奈還是差眾將

齊說是

這一遭圍怎麼好

大畧着

仍在山中把路尋

不分晝夜各處找

那知盡是枉勞神

性命全然保不成

眾將軍

整整尋找五六日

依然還是無信音

此時上至遵化薊州二位老番王並那六國的王一並金頭

前後困了十日整

這不就

急壞合營君共臣

銀頭都督展長王位謝馬來將番將下至宋兵番兵此刻無有

別者之人還罷了

女帥着急到萬分

諸般的

一個不害怕的喇第一人人皆知糧草不多人口甚眾如何禁

生心全然不中用

只好營內暫存身

探路四面俱無路

得起久在山中受困不用說定是活活餓死在峪內大家這一

扒山上面有敵兵

何況可也無路上

上面往下看真

着慌不致緊要把一位足智多謀的女英雄只急的苦心不住

關山口

也曾去過三四次

一概俱是枉用心

突突亂跳寔然無計可使腹中暗說這可真真有些不要山中

軍將人人心散亂

只說是

大眾一定命難存

道路難行四面並無出路山口把守的又嚴難以相冲難道我

再若困上七八日

定然便要命歸陰

眾軍卒

們君臣堪有四十萬之眾當真的就是這樣俱被他們困死在

想到此處齊害怕

胆小之人泪紛紛

彼此一全生散亂

山內不成想來段無此禮佳人越思越急越想不由越加心中

唬壞佳人大奴裙

無奈只得傳軍令

眼望着

愁悶

軍將開言把話云

咬眾公自古長言兵不厭乃是定之禮再者三四十萬人馬非全小可大家這一生亂元帥豈有不怕之禮他掌三軍司令若客軍將生亂他那兵權如何執掌得住總代要令中軍官去傳令吩咐他等不可生亂元帥自有道禮忽見管糧之人上帳跪倒口尊印主帳帳在上糧米只勾明日一天吃的了將來累報言罷叩頭而去佳人肖賽紅聞听這一報真不雅如炮震雷轟一樣在坐工呆跌跌只是發楞眾家王位宗親都督展長番將番兵一並大爺呼延存用二爺存信小爺呼延慶呼延明一並李能馬豹孟強焦玉岳朋等一千眾將听說後日就要換餓

無不害怕
合營內 君臣聞听這一報 說道營中缺了糧
無有一個不害怕 這件事 誰人聞知不着忙

久在山中遭圍困 人人本就心內慌 這又聞
絕糧眼下去要挨餓 彼此腹內暗思量 只說這可怎麼好
殘生定要見閻王 登時合營全傳遍 唬壞三軍眾兒郎
有那些 胆小之人流痛淚 腹中暗暗叫親娘

只說是 這可真真投了我 這樣苦楚怎樣當

誰誰要作餓死鬼 大畧着 今生難以轉運鄉

父母妻兒難見面 一家活活盼段腸 只說是

出兵到此有好處 那知餓死在西涼 胆大之人聞此話

只說此事却無妨 何必如此心驚怕 說來這算你平常

古語說 天塌只有大漢頂 帥主必定有主張

咱家公主多才志 你眾人 不可生亂心內慌

眾軍這一齊生亂 女帥一見暗着忙 腹內連連說不好

唬得那 才女登時粉面黃

你說營中這一亂非全小可佳人肖賽紅一見真是萬分着急

呼延大爺他是乾自撮手口中只罵敵賊此計實是陰毒眼望

肖賽紅開言口呼公主此事如何是好這一絕糧咱們君臣只

怕全都難保性命難道當真的就被賊人困死在這山中不成

肖賽紅見問只得免強陪笑口尊駙馬你乃是文武全才之人

如何也是這等不明自古吉人自有天禍一福能壓百禍細想

你我君臣乃是四十萬之眾連一個不當餓死之人無有不成

據我想來萬無此禮

林說是

你我君臣人烟重 豈能全無死略中

奉旨前來征反叛

此乃是

以正除邪禮正當

生靈殲有四十萬

非全小可別看輕

常言說

上天再無絕人路

全仗天子來仁宗

他若有福賊當滅

你我可保命殘生

只有機緣來巧遇

逢凶一定不成凶

如若

大來天子洪福盡

西夏涼賊禮當興

任你總有冲天志

想逃生

定然萬萬不能行

你休先忙別生亂

還頂思想計牢籠

孔夫子

當初也曾遭此難

陳蔡絕糧他不驚

秉正無私全不怕

興衰成敗任蒼窮

公主說罷一少福

好漢聞听心內應

合營中

眾人一齊將頭點

俱說印主果高明

言雖却是這樣講

一個個

還是心中不妄妄

次日果然絕了米

急壞男女眾英雄

單說那

黑小英雄呼延慶

好漢急得眼通紅

猛然想起一件事

當日辭師下山峯

老祖賣了一封字

說到難處看分明

今日里

為何我不拆開看

小英雄

想罷時取出來拆開一看喜樂無窮

眾公方才佳人肖賽紅的那言詞無非是安伏軍心他說是萬事恐天全仗造化當日孔夫子曾在陳蔡絕糧聖人也不知畏懼言雖如此第二日可就無有吃的眾人豈有不着慌的道理別人還到罷了惟有小爺呼延慶他與別人不全在下表過他乃呼延門中報仇的一個領袖自然與眾不全小爺他自己心中暗想說我師父祖師爺常常對我言講說道我家之仇眼看當報前次我却不願下山情愿跟着師父修煉老祖說我非受享清福之人我乃我家報仇的領袖苦苦的把我攆下高山

原何今日叫我在這此地受困我想現在絕糧難道他老人家
還把我餓死在此處不成萬無此禮又說哎哟我想起了一件
事來當日師父命我下山之時給了我一聯東帖叫我好好的
收存說是若到急難之時方許開看我却是用心收存總也沒
有用着細想今日裡這不是個急難之時麼何不取將出來觀
看觀看他老人家乃是一位神仙畧此仙東定有一番深意小
爺想罷不敢怠慢連忙在自己帳中取出帖來不敢輕慢放在
當中他先叩拜

冤仇已然不能報 一家人 仍是白白赴陰陽
我恩師你會福算 定然知道內中情 豈忍心
看着我們全餓死 你那心中豈不疼 我今叩拜仙東字
還求慈悲指教明 我等若是該餓死 帖上一定無救星
如若是一命不當此處喪 也求恩師說個清
小爺拜罷忙站起 他將那 仙東拿在手中掌
恭恭敬敬拆開看 舉目留神細睜睛 至尾從頭睛一遍
這不就 胸環象杰小英雄

呼延慶

他把仙東當中放

雙膝跪在地流平

呼延慶打開東帖一看只見上面寫的一首詩詞果然老仙師

向上磕頭心祝告

他把那

弟子恩師叫幾聲

真有先見之明不愧為神仙二字只見上寫的是

當初你把我兒度

疼愛猶如子親生

博搜我

雙環峪內把糧絕

徒兒不必苦憂心

兵法武藝與戰策

費盡恩師二載工

許下令我將仇報

上天從無絕人路

善惡天宮總要分

我才遵命下山峯

隨父受了招安赦

一全前來把西征

受困當有一個月

必有機緣巧來臨

所有那

老師吩咐我的話

無有一件我不听

中山再也出不去

等候扶危解救人

今日此處遭圍困

大畧着

殘生一定保不成

呼延慶看罷仙言不由心中發悶還是不明手托東帖呆狀狀

這一絕糧齊挨餓

七天一定把命坑

我家的

只是發楞

呼延慶

手托東帖心發悶 自己暗想在心中

呼延慶說罷復又往上躬身肖公主聞听不由心中大喜連忙

只說此事鬧壞我

老仙師

仙言令我好不明

站起身形打開東帖觀看暗了一遍便望兩位老翁王代笑開

上罵受困一個月

現今才有十日工

二十天

言口尊皇伯皇父不必憂心了請看仙師的仙東原來你夫君

眾人豈不全餓死

那能還有命殘生

又說有人來解救

臣乃是一月之災運當有救說着速將工去蕭州王接將過來

這句言詞更不通

此處無親又無故

山外無將又無兵

一全遵化王觀看大家腦了一遍蕭州王開言叫聲我兒仙東

連此地

可有何人來答救

想要出山怕不能

之工雖然寫得明白但是一件你我應受一月之困如今才有

若說老師話是假

他人能

早已先知內中情

十日營中可就絕糧還有二十日之工扣何受得再者還有一

定然令我心不解

只好前去稟元戎

想姨母

件你我在廣南受困我想救兵可從何處而來細想起來斷難

他老人家才志廣

代我前去請令行

小爺想罷不怠慢

指望 老番王 言罷復又長嘆氣 公主代笑把話云

邁步出離自己營

直撲大帳見帥主

朱粟佳人肖賽紅

父王只管把心放 勸爹爹 你老不必苦憂心

小爺他

手托仙東走進帳

見了兵至女元戎

自古神仙無誑語 大畧言詞定是真 咱如今

放下仙東忙控背

他把那

母親連連道又稱

就依仙東吩咐的話 你我君臣一體遵 又道吉人有天相

孩兒方才回本帳

想起當日事一宗

老愚師

定有機緣巧來臨 且先耐等三兩日 倒看解救有何人

當初命我將山下

曹賜為兒字一封

吩咐若到急難處

咱營中 絕糧只可吃病馬 山中暫把野菜尋

拆開觀看有救星

孩兒觀晴心不解

因此工

受屈不過三五日 急忙忙 傳行曉諭眾三軍

老番王

听言復又長吁氣 坐上開言把話云

乃是一道山溝地等剛然扒將工來只覺身體勞乏只得我了

說道只好連般樣

我張家

此刻是是少精神

一棵樹下暫且歇息歇息再去我菜畝人正坐內有一個猛烈

此書表過多蘭斷

當日表過到清晨

這一天

回頭看見一宗物件不由心中叱異

清早起來無了米

軍卒山中把菜尋

可喜此時天色暖

這一名

軍卒猛烈回頭看

睛見一物心不明

節令高未到秋分

遍山野菜還不少

人吃菜葉馬吃根

復又定睛觀仔細

只見他

失失溜溜往前行

又挑那

病馬宰了煮野菜

軍將將就當飯吞

身形睛來無半尺

白如雪練一般全

細巧巧

一連又過三日整

這不說

急壞軍將君共臣

四個銀蹄多急快

身體伶便是天生

尖嘴縮腮耳朵小

營中人多費用大

野菜却被吃斷根

依然的

二目生來亮又紅

幾根嫩鬚唇上長

尾長數寸有餘零

還是不見人來救

這不思壞女奴裙

只得令人遠處找

走幾步

抬頭他把人觀看

却似胆怯心內驚

眾三軍

個個焦愁把泪淋

只得令人遠處找

見人不動他又走

行幾步

復又抬頭看分明

常言靠火的先焦兵主元帥他比別人分外的着急听说山中

令人觀睛真可愛

但有一件令人驚

此乃是

的野菜吃盡病馬全無只得命人遠處去找三軍無法只得連

曠野荒郊高山工

焉有此物此間行

眾人彼此心納悶

依去上遠處去找我肚內無食如何走得動再者一派俱是亂山

個個面上代春風

一齊口中說有趣

看他真真可人疼

若不扒將上去焉能揣得着呢內中就有一起子步兵乃是呼

想他那

所作所為又可恨

端門地會蓋窟窿

延慶打從衛輝府代了來的這一起兒共是十一個人一處全

第一爰吃糧於米

噉頭兒

令他一見眼昏紅

去我菜順着一股羊腸小路扒上了一座山峯原來此處下邊

木籠傢伙地會啃

偷吃物件第一能

地生來

見猶如全人見虎

白老賊

耗子二字是別名

此書表過多少次

不與野史一般全

總講究

事場線蹟無異術

此賊來得令人驚

眾人連忙將他趕

那知道

引出了一件蹊蹺古怪事情

眾軍看見這個白耗子一齊納悶俱說奇怪此乃曠野荒山之地又無人家居住那里鑽出這個東西來了呢內中又有一個開言口尊眾位這可應了兩句俗語咧這就叫作運賊奴欺主時衰鬼弄人這宗東西他是貴變偷糧吃的東西如今知道咱們絕糧他便顯形故意來恠咱們特來招人的惡心俗名兒這叫作打糜灯待我快開這箇黑潛賊合的說着才要站起只听又有一個相攔叫聲哥呀別動你不懂得你听我對你說前者我在家無事我可最愛說書這一天賃了幾本鼓兒詞乃是

唐朝的瓦缸寨李密日昃三賢的故事只為魏徵徐茂公放走唐二主李密大怒殺了三賢五虎十二杰俊也是他該當運敗倉中的九千石糧米全都叫這個東西盜去今日他來定有緣故那一個聞听不由咻的一聲笑咧說道賢弟你定是這幾天做惡咧怎麼作夢兒總想糧米鼓兒詞那叫作野史乃是胡說道謊言你怎麼信以為寔這一個聞听說我怎麼道謊言有據有對這九千石糧米直至咱們宋朝出獻俱有對証你可听我細講

這一名

單卒復又開言道

他把兀台叫一聲

我這言詞不是假

你听我

對你說來自然明

李密積糧九千石

後來全然顯露形

尉遲公

去到荊州將兵借

被人放水困住城

在內絕糧挨了餓

堪堪就要赴幽異

城上忽然挖出米

却是飛鼠運上城

唐天子

帶領人馬征高麗

薛禮保駕去征東

越虎城中遭圍困

真正是

里無糧草外無兵

也是飛鼠將形獻

軍糧立刻便滿營

整整的

那便又是三千石

這件事

你我大畧盡知情

這名單卒言未盡

那個冷笑兩三聲

只見他

大家一齊忙站起

直撲着

耗子邁步往前行

搖頭擺手說不信

那語全是哄愚衆

古詞故民難賺我

衆人趕得離不遠

不過數步有餘容

白耗子

信他之人不正經

這個聞听心急燥

說你此語禮不通

一見時間不怠慢

連忙回身不消停

四足如飛他就跑

你說這

兩件事故全是假

我這里

直撲山凹走似風

展眼便是一箭遠

忽然站立扭身形

還有一事你听明

只見他

回過頭來朝後看

兩眼不住瞞衆兵

這個說你道這兩件事情都是假的你不信這也罷了我再問

你九千石糧我才說了六千石還有三千石直到咱們這來朝

方才出獻年代不遠難道你也不信當初無佞府的楊老元帥

不信你問余太君這不是還活着呢楊六爺他老人家困在寨

北幽州馬朗泉才獻出了那三千石難道這也是假的不成那

一個聞听說道非是我不信怎奈那時候乃是飛鼠也會盜糧

你看這耗子無有翅膀如何比得前朝之事這個說不然你看

此處乃是曠野荒郊我畧地來顯形定有緣故你且去趕他

一趕看是如何倘有好處也未可定千萬你可不要得罪冲撞

與他才是

那一個

軍卒聞听這話

點頭連連口內應

大家一齊忙站起

直撲着

耗子邁步往前行

衆人趕得離不遠

不過數步有餘容

耗子邁步往前行

一見時間不怠慢

連忙回身不消停

四足如飛他就跑

直撲山凹走似風

展眼便是一箭遠

忽然站立扭身形

只見他

回過頭來朝後看

兩眼不住瞞衆兵

衆人一見心叱異

不由得

心中又怒又是驚

惱他竟會將人誘

小小物件竟通靈

驚的是

看此光景多奇怪

定有緣故在內中

大家覆又往下趕

一齊口內罵畜生

可看你往何處跑

想要逃生萬不能

他衆人

趕得堪堪臨切近

見他覆又轉身形

仍撲山溝跑了去

不住的

回頭往後看分明

書要簡斷休重叙

話若勞叨不好听

白耗子

跑遠他便將身站

衆兵趕到又登程

一連便是好幾次

衆兵個個怒冲冲

一直趕到山溝內

只見他

忽然站住把身停

眾軍這一氣兒趕出約有一里多路趕到山凹的跟前只使得
人人氣喘個個身乏只因肚中無食之過只見那一個白耗子
站在溝邊動也不動仍然回頭往後觀看眾軍一齊大怒罵說
好個可恨的東西把我們大家溜了一身通汗這個就說你看
這個狗日的他站在那里不動叫我偏要把他多往說着單他
一人往前又趕只見耗子動也不動即至趕了他的跟前剛一
毛腰伸手一振但見耗子往前一躍躍入青棵子之內而去單
卒一把抓住了青棵子只當是振住他剛往上用刀一揪只听
咯味一聲所响

只听得

咯味一聲揪青葉 直起腰來看分明

原來還是無振住

滿滿的

一把青葉在手中

不知耗子何才去

登時不見影踪

他眾人

復又留神看仔細

到有一件罕事情

青葉連根拔出土

分量原來到不輕

身長約有七八寸

尾長也有數寸零

他與那

耗子生來一般樣

越萌寔是一般全

此物再有四條腿

與耗子

何曾不是一樣形

若說他

是個蘿蔔又不像

由由灣灣不勻停

眾人看罷心發悶

全不知

此物他却叫何名

枝葉全然揪了去

回手他往一傍扔

使雙手

襟住一振一聲响

耳內聞听响咯嚕

蘇曉登時撒兩段

大家舉目看分明

里面雪白真好看

細萌微微又透紅

他眾人

看罷一齊說奇怪

這宗東西甚眼生

放在口內用舌咂

不由得

立時添歡長笑容

只覺其甜如糖蜜

不由歡喜樂無窮

只說此乃天加護

鈔本呼家將 卷五十九

拿回營去內立刻溫水燒火煮將起來格工了幾片銀葉甲煮
不多時一齊拿將出來觀看

眾軍卒

煮的多時齊觀看

大家仔細驗分明

彼此先睹銀葉甲

不由得

一齊歡喜在心中

但見煮得明又亮

人人俱個樂無窮

就知道

此物沒毒堪吃用

眾人時下那消停

各拿一塊拿開看

有白有黃又有紅

一全張嘴咬一口

又甜又面美又香

他眾人

樂的齊把佛來念

阿彌陀佛那住聲

這個耗子真不錯

這樣的

東西正好把饑充

今日有了這宗物

你我保住命殘生

這比那

面飯全然強百倍

每日吃他我恩情

從今休把耗子罵

我願叫他活祖宗

眾人聞听哈哈笑

內有一個叫老兒

據我想

此物實實非小可

說來一定不非輕

此是上天來加護

把此物

禮當前去稟元戎

請教元帥听示下

到底此物叫何名

咱家的

兵主根根才志廣

領教領教好心明

再者你我得此物

看起來

你我殘生保得成

這名單卒口呼眾位呀你們嗜嗜這個耗子怎麼這麼甜那一
個聞听連連擺手說道別嗜別嗜你我不認他是什麼東西看
他有毒藥死那可不是頑的又有一個說道不妨你拿將回
去水煮他一煮配工銀葉東西此物若是有毒銀葉必黑那便
是個試驗眾人齊說有禮你看這一山溝俱是一樣大畧着都
是耗子你我再拔些個回營去好煮眾人點頭一齊動手果然
山溝內全是此物有大有小有長有短眾人拔了個不少一齊

也算得

是咱一件莫大功 眾人聞說有理一

齊來稟報女英雄 賽紅佳人接來看

說道是

這一件東西本帥我知情

眾人商量一定不肯怠慢一全拿着煮熟了的耗子把那生的可也拿上了幾塊齊到大帳前來稟知正元帥且說佳人肖賽紅帳中正坐心內憂思絕糧之事無計可憐山口不由心中叱異忽聞報說今有前營步兵十一名前來獻糧佳人暗說他等的糧從何來只得命他們進來眾步兵向上跪倒口尊印主根根在上萬千之喜小人們特來報功佳人聞听往下便問說道從何來眾兵見問就把他們去找野菜看見白耗子往下追趕得了一宗東西不知何名怎麼煮着試驗的話說了一遍言罷

將生的熟的一齊獻上佳人命女兵將將工來親自觀看又放了口內嚼了一嚼不由的心中大喜只說是真乃天子的洪福眾人的造化不曉天賜軍糧眾人有了此物充饑可保性命不死想罷多時往下吩咐說道爾等此功不小少時有賞眾軍卒聞听一齊答應說道謝元帥小人等還有事願教印主但不如此物叫作何名女帥聞听坐上含春說道是明明說與你等竟不知道耗子者鼠也又是白的此物北番甚多其名就叫作白鼠

肖賽紅

委果天生多才志

他與此物起下名

坐上復又開言道

叫一聲

軍卒你等仔細听

連與本帥傳軍令

大家前去莫消停

此乃是

聖上皇爺洪福太

爾等造化也非輕

天賜白鼠將糧助

大家可保命殘生

連連去到山溝內

不許聲張暗暗行

將白鼠

盡行收來存營內

便好當飯把饑充

不怕賊人將山困

且等候

不久外面有救兵

你等得獲這件事

本帥記下一大功

十一名

軍卒聞听齊答應

一個個

不由歡喜在心中

一齊叩頭將恩謝

站起邁步出大營

彼此的

齊到山溝挖白鼠

人人歡悅喜無窮

眾人挖了一日整

堆垛如山一般全

這一山溝全都是

萬斤開外有餘零

他眾人

又到別處前去我

各處留神看分明

原來也有這宗物

說起來

令人寔寔記不清

人吃白鼠馬吃葉

這才保性命不坑

但則是

不知何人來救

不由心中不交盡

暫且按下雙環喉

改節目

再把別人明一明

眾公常言一張口難說兩下里的話這兩日爭表廣南這里

事情擇下汴梁城內總未說起自從呼延慶等跟隨進化薊州

兩位番王起兵之後鎮國公高家父子一公節度使岳恒回朝

大爺小陳平高預有些放心不下與他父親高謹商議一心要

約會工眾家朋友趕去幫助只為素知廣南農志高的駕下能

人不少番兵番將俱是粗魯之輩又且廣南兵多將廣能人不

少恐怕他們難以取勝

高小將

當真暮事如眼見

不愧人稱小陳平

他父高謹聞此話

老豪杰

便又立刻就應承

問說你等怎樣去

小爺回答有牢籠

一則聞

幫助呼家平賊寇

方顯朋友重交情

二則自己將功立

臣子與國當盡忠

三則不妄舉武藝

也當展志响威名

待孩兒

明日就去請眾友

大家商量一全行

父母也好將心放

我弟兄

正好協力立大功

此乃三全齊美事

回來面上有光榮

鎮國公

听言不由心大悅

點頭誇獎小英雄

果真我兒志不小

此行真正有心胸

立刻差人去請客

家人預命不消停

咱總是

簡斷結說方為妙

話語勞叨不成文

次日眾人齊來到

三爵主

一齊接進待客廳

當頭乃是楊文廣

曾志曾信二弟兄

劉興業

一全趙忠與趙勇

還有黑爺名正通

大家進廳忙見禮

先拜老將鎮國公

禮畢一齊全歸坐

齊問道

老伯相與何事情

眾小爺見禮歸坐吃茶已畢一齊眼望高謹便問道不知老

伯呼喚小侄等前來有何見教高碩見問他先開口尊眾位

仁兄賢義家父相請不為別事只為呼家受了招安去任西夏

久聞農志高兵多將廣能人不少家父惟恐他們難以平復倘

有不測卻還了得因此特請眾位前來大家商議想我們眾人

俱與他家相好又且你我全然闌在家里無事何不仝趕下去

幫助他們一則可盡朋友之情二則這也是與國家出力正當

顯姓揚名此為三全其美如若愿去明日咱就起身此時畧着

他們人多走得遲慢去也不遠可以還能追趕得上可也不用

代兵只用隨身幾名家將走着利便只是不知眾位意下如何

故爾請來商議

眾公子

聞听高禎這夕話

一齊歡喜在心中

彼此點頭說道好

仁兄你

此話說得正通情

我等正然心懸掛

怕他此去不成功

既然是

老伯慷慨行仁義

我等焉敢不遵听

我等就此回舍下

對着父母稟告明

代着打點隨行物

明朝一早就登程

鎮國公

老將听言心大悅

口中誇獎不絕聲

只說眾人多仗義

忙吩咐

家人擺酒莫消停

一則所為全商議

又與他等算送行

咱還是

簡斷結說方為妙

酒宴擺好在太廟

眾小英雄齊歸坐

大家彼此歡到伶

席前共議這件事

高謹主付眾英雄

一路工

項要仔細身保重

到廣南

各自展志顯其能

高謹說言幾知此愿意前去還有你們的父母必須稟明就說

此事出與過叔之意此乃全忠全義之事我畧你等的尊長定

然依從不能相攔到了那里必須留神處事見機而作不可大

意眾人一齊答應說道小侄等曉得不用怕父多慮眾人飲至

天晚一全告辭回家各去稟知父母趙忠趙勇並無父母家務

之事派了老人家人照管楊文廣背着余太君只說去我他父稟

明穆氏夫人各人當夜齊把兵刃戰馬行李盤費打點停當到

了次日一早有帶四名家將的有帶兩名家將的有帶十名家

將的齊至鎮國公府會仝起身高家弟兄三人帶了十名家將

一全出行上路

眾公子

臨行高爺言囑咐

一心要想全忠義

大家辭別滿共門

獎要粗心休大意

不可性傲藐視人

處事仔細要留神

諸般之事全說到

書不重敘表開元

眾位小爺齊答應

一齊代笑說謹遵

大家辭別往外走

府外齊上馬鞍心

眾家將

一全相隨跟在後

順着大路把馬伸

高糧回轉公府內

老豪杰

在家等候听信音

這話按下我不表

再把公子眾人云

出汗梁

直撲廣南大路走

那管勞法費新勤

說說笑笑多快樂

家將緊在後面跟

微滄渴飲免不了

大家原仗有金銀

一路上

觀山頌景由心性

信意放量飲盃巡

夜宿晚行穿州縣

走了些

府城古道與莊村

箭斷箭說非一日

那日堪堪到黃昏

一抬頭

看見本蘭閣一座

但見緊閉兩扇門

眾人不由心不靜

個個腹內暗沉音

大家正在為難處

猛然高擡把馬伸

眾小爺 不由一齊跟在後

木蘭閣小爺孩智來下城

直撲着

眾位公子之內就是小陳平大爺高糧居長自離汴京一路之上散淡道過到也甚是在俱是公子爵主的皮氣身邊有的是銀子一路買酒買肉愛走走愛住便住玩景現山一路上却是暗中的打听番兵消息听見人說是北番之兵三十五萬早就進了木蘭閣啊眾人聞听心中大喜緊忙攢行那日天交有落日之時來至木蘭閣下眾位少爺心中想着眾人既然見了木蘭閣不用說若是到了閣下對守閣之人說明了來歷必然定要放他們過去好走雖即到了閣下但見城門緊閉眾人

不由心中納悶衆公你道這是什麼原故原來衆位因姓番邦

等一路而行却是並無半點阻隔只為沿途一代俱是大宋的

地面家將又在前邊引路打着前站總謀有人盤問家將對他

說明這是京中各府的公子要到軍營去辦公幹去並無敵兵

攔擋此關却因為雙環峪困住番國的君臣肖賽紅派下軍將

在此把守木蘭關無翅口野熊川三處全都是一員守備五百

人馬這可如何濟事如今復被西夏奪回因此衆人來到方見

城門關閉

都只為

君臣山中遭圍困

三處復又屬西涼

宗將宋兵俱遭害

這內中

就有喪命有投降

賊帥親派人兩個

俱是能征武藝強

代領着

幹勇雄兵一萬正

個口全是勇兒郎

二人原本多利害

天生性烈不非常

一個姓高為正印

一個副帥他姓梁

姓高的

名字叫作高元勝

副將喚作梁奎剛

因怕天朝有救應

因此事

閉門緊閉早隄防

衆位少爺來到此

見城緊閉暗思量

小陳平

對衆開言呼列位

這件事

令人心中心犯愁詳

仗兵既然將關進

此城使就屬天邦

理應該

開放關門客人過

第一也好運軍糧

原何他把城門閉

思想定心理不當

我料定有不測事

你我須要定主張

衆少爺

所言一齊心驚怕

彼此的

心內着忙臉唬黃

高昆高魁鄭通劉與素曹智曹信趙忠趙勇楊文廣等衆位少

爺一聽高禎之言想了一想何曾不是不由個口心內着忙面

生臉色鄭通為人急性緊他先開言使口尊兄長若是如此說

來這可如何是好高禎說此乃是弟兄多慮却還不知是與不

是我我上前叫開關他一問看是如何再作道理衆人一齊點頭

說道有理高禎連忙催馬上前行至海河吊橋以前接住奎騎

望上高叫說道城上听真我等乃是遠方來得要進木蘭關去

辦公幹大事快已給我們開城且說木蘭關內高梁二將早以

聞報說是城下來了一群中國之人不知何事兩個人早以上

城前來觀看

二賊將

一全早在城頭上

暗已觀看眾英雄

但見他們人不少

為首的

睛來却有十數名

後跟家將有半百

一齊乘定馬駒龍

見他們

個已生來多威武

腰圍膀厚有威風

穿代打拾多華麗

人己俱相有前程

相貌有醜又有俊

身量高矮不一全

不由得

二人現睛心發悶

立時心中好不明

不知何處來到此

不曉得

來至閣下有何情

若說他是敵軍將

他等却又沒代兵

若說是

買賣之人又不相

各有兵刃手中擎

再者人己多異樣

生成猛烈貌驍雄

二人正然心犯想

忽听下面語高聲

小陳平

下面叫開說的話

兩員賊將盡听明

二人時間不代慢

高元勝

他先邁步閃身形

走云敵樓將身站

手扶垛口細睁睛

他把那

大爺高頑留神看

打量豪杰小陳平

見他不過二十歲

形容却是一書生

看罢往下開言問

說道是

你是何人來叫城

高元勝說城下的你是何人在此何幹說明我好與你開城高

頑見問他這裡望上現睛但見立時城上審摆刀槍兵將不少

當頭一人問話只見他生的面紅紫華一部剛鬚頭代銅盔身

穿甲冑說話乃是西夏的語音少爺心中早已明白知道此是

涼將連忙往上開言說道你是閣中何人盤我若我有機密事

要過此閣你可對着我等先說明白我便好对你言講高元勝

說本鎮乃是此閣的總鎮你老爺姓高官諱元勝你們可是打

從汴梁來的麼高少爺聞听暗說果然他是涼將如此說來呼

延慶等定然有了不測我自自有道理

小陳平

想罢復又開言道

眼望城頭把話云

既是總鎮寫在此

特相求

快已與我開放門

我等要往廣南去

因有大事去探親

若要問

是從何處來到此

听我細对你說明

我們俱在南涼住

要到閣內把人尋

賊將又問什麼事

高頑假意面代春

說道是

這件公幹事不小

豈肯親對外人云

賊將聞听微冷笑

只見他

未從說話面代嘆

說道是那

你休要使鬼詐計

花言巧語哄誰人

選舉目現着

代我與你全說透

須要

仔細留神細听真

高小將

退下約有三里路

馬上本目看分明

你等既不說實話

此事令我可疑心

必定是

但見前面一簇樹

少爺他

不由欢喜在心中

汗梁奸細來到此

來救番邦君共臣

我今勸你休妄想

他先催馬將林進

連忙接住馬能行

衆少爺

冀你枉費這番心

他等現今都遭困

早在山內命歸陰

也都一齊接住馬

鄭通有語叫仁兄

此事這可怎麼好

這也是

他們自我尋死路

那知你等又來臨

兄長快已設牢籠

原來他等全遭困

細想實是了不成

勸你早走是正理

如若

多言個已命難存

小陳平

點頭有語呼衆位

這事真已禍不輕

料你小已英兒輩

竟敢胡言信口噴

賊將說罷一席話

但是不知真合假

因此上

我方假意退回程

衆小將

听言個已嚇冒魂

賊將說罷一席話

他既識破咱的意

就便是

與他多言枉用工

高元勝說罷衆位少爺聞听一個吓的懷疑不止高禎不肯顯

這如今

他既不肯將咱放

我的這

露云來心中暗忖腹內說原來他等俱被賊人困住山內了但

心中早以見畧明

番國的

君臣受困定不做

不知是真是假有心問他料着他定然不肯說云實話我須如此

他說是

喪命之言不真情

當真的

這般已這樣而行可得虛實然後再作道理少爺想要做意

若是他善養了命

賊人他

一定開關放咱行

代笑性上開言說道我們有機密大事要進關去那知你等疑

咱大家

若是一同將關進

那賊將

惑我們是奸細不肯給我們開城也罷我們就走又有何妨免

豈肯輕易善相容

一定是

必要也把咱拿住

得你等疑心言罷他同衆人一齊旋馬而回退下約有三四里之

這件事

真假他必問個清

這誰是

把他君臣困山內 他怕後面有救兵 故此把

此關復又奪回去 乘把守 要路咽喉不戰征

這如今 我却有條良謀計 咱大家

必須如此這般行 眾人聞听齊答應 說道是

這事全仗老仁兄 高大爺 點頭回說交與我

小陳平 定機謀 要問關內虛實假共真

小陳平高禎果然料事明通眼見叫他猜了一個在高原何曾不是遵依賊軍師瓦律舌之言只叫他緊守關門牢把要路怕的是有救兵前來眾位少爺听了高禎之言楊文廣他乃文武全才之人與高禎不差上下想了一想何曾不是連忙代笑便問說道若據兄長這樣說來咱當如何是好高禎說賢弟請放寬心方纔我曾說過你我若是追問賊將料着他定也不肯說出實話反到使他生疑加了防範劣兄這裡想了一條計策你看此時天色將晚咱這一走賊將定心內猜疑奈不遠我們到

底來此何意他等必差人隨後暗出城跟來打探咱的虛實關中好作準備我方退進此座林內來隱避少時定有人來你等須要留神必當如此這般也這樣先得了靈寶然後我自計破城眾人聞听一齊答應此時天已日落代有掌灯之時高禎他二目留神不住的往外觀看眾少爺也是個閃目眾人猛然看見順着大路從路旁暗處溜了瞅了走過一個人來不住東眺西望眾人一見不由彼此心中大喜

眾好漢 看見不由心大悅 高禎時下不消停

他先翻身下了馬 悄口的 拔面純剛利刃鋒

走云樹林將身站 大樹背後隱身形 但只見

那人走得離不遠 不過數步有餘零 少爺時間不怠慢

連忙邁步路來橫 也不說長不道短 手奉剛刀下絕情

照定了 那人面上只一慌 那人一見吃一驚

說聲不好身一閃 吓的他 急忙撒步想逃生

高爺連忙跟進步 反過刀背他就愕 一毛腰

照定腿灣他就打 耳內只听吧一聲 又听得

那人哎的一聲叫 咕咚栽倒地流平 少爺用脚忙踹住

走過家將人數名 立時背剪上了綁 二人抽架進林中

那個人 害怕跪在塵埃地 他把眾位口內稱

小人並無冲犯處 求眾位 快饒放命殘生

說着不住搖頭叩 猶如搗蒜一般全 高振獅

用刀一指開言道 說你留神仔細听 我今有件事問你

須要对我細說明 說明定然饒活命 如若是

假言支吾活不戒

高禎說你也不必害怕我不傷你只問你是何人到此何幹說

了實話放你走路那人見問口尊眾位大爺在上若問我小人乃是

木蘭關內探事軍卒高禎說出城何事那人又說我奉我家總

鎮之命只為你們眾位前來叫開我家兵主不明白眾位到此

何幹命我情已的出城暗口跟來打探消息高禎說此番軍將今

在何處細口对我說明我不但不傷你的性命我還有重賞

那軍卒 聞听復又搖頭叩 眾位在上請听言

若問番國兵與將 這如今 他等現在困在山

只為前者日不久 番兵來打木蘭關 我國的

王爺名叫僕智廣 城中設會摆席筵 按下十條絕戶計

料着他等命難全 誰知他們才智廣 十條巧計枉徒然

又被那 呼延元帅全職破 反目爭鬪在席前

城被番邦奪了去 所有的 守城之將盡傷殘

我家王爺得了命 又欲回朝把兵搬 又誰知

剛然進入燕翅口 忽然感冒受風寒 病在山口大營內

守將又把歹心安 殺了王爺投降順 番兵又到野熊川

那里的 守川之人也不戰 也不守汛把路攔

他也情願降塞北 我家的 國主聞知甚為難

我國軍師勳甚廣 他名叫作飛棒占 定下了

一條良謀真利害 這總引入峪雙環 今日困了十日正

全要餓死在裡邊 恐怕有人來解救 因此上

他又代兵把令傳

軍卒說我家軍師困住了番國君臣奪回了這三座關口此處木

蘭關派了兩員大將五千人馬在此鎮守截擋咽喉要路這二

位一個叫高元勝一個叫作梁至剛俱個驍勇非常本是精通方
總只為看見衆位前來叫關其情令人可疑二位兵主怕是家
營的救兵不知虛實這縲命小人云城牆上的跟來打探賄明
回去稟報這就是一往的寔話衆位饒放活命說着復又叩首
高禎一全衆位少爺聞所不由的個心中又惊又喜

衆小将

聞言又喜心又怕

彼此腹內自沉音

大家暗說不好

却原來

他們被困在山林

可喜此處得着信

但是難以入城門

一個

不由暗中心急燥

一齊閃目看高禎

听他復又開言道

又望軍卒把話云

還有一件事問你

必須對我細言明

雙环峪

離此可有多少路

守山之將是何人

還有城中根合底

說寔話

少有虛言命難存

軍卒復又開言道

衆位爺口中內存

若問那

雙环峪口不莫遠

但則是

山中道路不同尋

不過一百二十里

進山須當要留神

山中的

道路實是人難認

知者須當認樹根

不知之人走進去

想要云來枉費心

關中守將入兩個

個武藝盡超群

但他們

俱遵我國軍師令

只怕天朝救應臨

只許緊守休出陣

因此上

不放云入閉關門

少爺高禎聞此話

自已腹內暗沉音

肚內說

必須如此這般樣

定把城內守將擒

英雄想罢開言道

又對着

軍卒開言把話云

高禎又對軍卒開言說道你今寔對我說我等非是別人俱是

天朝王爺公爺侯爺大人的應襲公子爵主爺們此來是要赴

到軍營前來効力平賊我今與你商量你若依從我不傷你的

性命還有重賞軍卒見開口尊爺不知有何分付但得饒小

人的性命分付之言敢不從命高禎說非是別的我今放你進

城你對你們主將去說你探得我們乃是天朝來的前來守關

後有大兵十萬離此不遠不過二十里的光景今晚定要趕到暗

打關城去到雙环峪去解圍千萬不可說是我們在此明日我

們好去取關你若依從我就饒放你的性命不死

這一名

軍卒聞听這些話連口不任口內應

只說眾位饒活命 這一片 恩德寔上真不輕

分付小人我的話 高啟胆大不遵听 高振卿

听言假意將頭点 滿面之上代春風 說你既然遵命令

我就放你轉回程 言罢分付眾家將 上前與他解去繩

軍卒他 復又跪到將恩謝 連忙站起往外行

高爺復又言囑咐 說道是 千萬言詞要听從

軍卒連上聲答應 不由欢喜在心中 他只管

誤過一時得活命 真乃死肉又逃生 忙上云林歸正路

急上回轉木蘭城 報知主將高元勝 真他得了一件功

那知道 却是中了良謀計 當真好個小陳平

不言軍卒回闕去 單表那 樹林之內眾英雄

一齊有語開言道 齊問小將高振卿 說道是

兄長却是何主見 為什麼 你又放走這名兵

回闕他定將機洩 分付之言准不听 小豪杰

開言不由微冷笑 說我此是計牢籠 快些打点休遲慢

我敢保 這眼下你我眾人走去闕城

眾位小豪杰不知高禎主見齊說軍卒既然被咱將他擒住這
一放他回去定然洩漏機闕此城你我更不能過高禎代笑口

尊眾賢弟我這裡正要他回去洩機我方好作事你等們不必多

問只管依着劣兄而行我定保取此闕你且在此處歇息

少時等我分派你等自然明白眾人聞听俱各素知高爺才高

智廣頗有机謀听他之言俱不多問等他分付這話不表且說那

名軍卒得命而回真如鬼門闕走了一遭他可那裡還肯怠慢

急忙上跑到闕下城上軍卒將他繫上城去見了賊將高元勝連

忙跪倒高元勝便問說本帥命你出城跟隨那一群人前去打

探不知他等到底是從何處來的俱是何人如今歸於何處到

此何幹可曾打探明白快上稟報軍卒見問口尊元帥老爺在

上小人奉命前去打探不料他等俱在前面樹林之內隱藏小人

一時不防却被他們將我拿住被殺小人用些假書書他等將

我放回他們說是他等俱是京中眾王公大臣之子前來詐闕

叫我回來騙着元帥千萬不可說出是話

這一名 軍卒中了牢籠計 他對眾將講原因

鈔本呼家將 卷六

竟敢前來將閣詐 說有兵將後面跟 這些個

言詞令我難測 不知是假還是真 賊將正然心犯想

旁邊走過一個人 乃是守關梁副將 听他開言把話云

問軍卒 他等衆人今何在 軍卒說

此時依然還在樹林

副將梁至剛口尊元帥細听軍卒之言宗賊說是後有十萬人

馬此話定然不真必是他另有別計元帥不可深信運雷抵防

總是高元勝聞听說道本帥也是這樣思想料他此話定是空

言准有別計在內咱今也不管他那些閑事我只遵依軍帥之

令永與他一個閉門緊守的為是梁至剛說元帥此話也不是

這樣說法事當見机而作若依末將之見料他一共不過數十餘

人何足為論此處並無安身之地如今現在樹林之內代末將代

上主人馬情已的出城去到樹林之內我把他們全然結果性命也

免得他等天明生西別故反為不美高元勝聞听不佳搖頭只

說不可

高元勝 听言搖頭說不必 將軍此話欠聰明

只說他等分付我 見元帥 不許我把裏話云

叫我回來稟帥主 就說後有十萬兵 相離着

此處堪有二十里 單口等候到夜深 暗口前來將城破

一心要把主將擒 小人只得將他哄 只得連口說謹遵

他衆人 當真可就將我放 連忙回來不消停

軍卒說罷將頭叩 高元勝 听言腹內暗沉音

只說此事多奇怪 令人寔口難在心 細想來

這些賊人真可恨 真正是 欺心胆大包了身

你我遵奉軍師令

咱二人

鎮守一座木蘭城

只許把守咽喉路

不准出關去戰征

又何必

單要出關去交戰

多我勤勞枉費功

守城有功無有罪

出戰有罪却無功

倘然出城去征戰

少有差池了不成

如若是

傷了他們還罷了

可怕折損將與兵

賊將之言還未盡

梁至剛

又把元帥叫一聲

此話說得真可笑

小看末將不英雄

叫他們

眾人共有數十個

賄來運夠五十名

縱讓俱是英雄漢

勢孤力寡有何能

非是末將說大話

全然不放在眼中

我此去

不用多代兵合將

敢保手到把功成

趁他俱在樹林內

趁機會

定送他等命殘生

不然若等天明亮

料他一定有牢籠

再者那

軍卒方才說的話

後面說有十萬兵

也怕此言不是假

我料還怕是真情

望乞元帥休息慢

速去的

傳令代兵我就行

梁至剛定然要去高元勝心中暗想雖說自己身為兵主他為

副將怎奈軍師原是派他二人在此鎮守副將可也作得幾成

主意不好深攔又想他才說的有理明日倘有不測自己應有罪責

他這此去有功回來乃是二人平分有了不是他一人承當落得叫

他前去高元勝想罷說道既是將軍你至意的要去須當留神

仔細可代五百人馬四員偏將相隨十萬小心不可大意梁至剛答

應不勞元帥分付末將晚得說罷連忙披掛結束傳當邁步下城

接過兵刃上馬撥了五百軍兵四員偏將情上令人將城開放

這賊將也是該他活倒運 自找出關喪殘生

只為自幼心高傲 他也是 一勇之夫匹夫能

原本他的武藝好 因此他方眼內空 一心要

出關顯能將功立 小看眾位少英雄 為見他等年幼小

手下缺少又無兵 料着自已能取勝 堪可手到把功成

那晚得 禍不速與索帶到 叫他認口小陳平

代領能征兵一哨 一個口 俱無戰馬步下行

守門軍 一見時間不急慢 大家動手不消停

去鎖抬槍提牌板 梁至剛 忙催坐下馬駒龍

軍將一齊跟在後 大家邁步不消停 直撲着

樹林梢口撒坐騎 一心想要成大功 可喜今朝無月色

此時堪有鼓二更 不多一時來得快 大家奔到樹林中

賊將他 這縛傳令將林困 眾軍領命口內應

又叫眾人休息慢 快亡的 掌起火把與燈籠

登時照得如白晝 一片火光亮又明 賊將分付將林進

快亡的 捉拿賊人莫消停

梁將命人掌起火把燈球分付闖進林內拿人 賊兵各應

吶了一聲喊一齊往着林中就闖大家進內一看但是元來四顧

無人是一坐空林並無一人的踪影梁至剛一見不由的心中納悶暗

說奇怪此處並無他們存身住處可往何處去了 呢分付眾人尋

找亡 賊兵各應就在樹林之內分在四下裡尋找賊人接馬尋

候找多了時忽見有幾名軍卒前來稟報馬前跪倒說乞副帥

老爺在上小人听得正東之上有燈光明亮上到高阜之處現

看但見影亡抄亡相有十數個人直撲正東而去特來稟報

這梁將

听罢軍卒一席話 不由無名往上升

只說宋賊真該死 此是他 當在此處喪殘生

分付引路快去趕 定送他等赴幽冥 眾軍卒

听言時下不急慢 大家邁步不消停 火把燈籠前面走

吹陣呼哨勢派凶 一同順路往下趕 涼將催動馬能行

他眾人 趕上約有二十里 往前奔目看分明

果見前有人一夥 影吵亡 哨見約有十數名

個亡惊慌忙不住 各催坐騎走如風 見他們

不住回頭朝後看 一直順路撲正東 涼將催兵只叫趕

追夠約有頃飯工 忽見眾人接住馬 一字排開把路橫

梁至剛 一見不由心不解 那知眼下有禍星

听见对面高聲叫 他把那 大胆反叛罵一聲

你等狗賊真胆大 竟敢送命撞云城 你既然

不放過關就罢了 追趕前來何事情 思想情由真可恨

常言道 殺人可恕理難容 我今若不結果你

胸中這口氣難平 一言激惱涼國將 冲上前

要動手那知道自已殘生保不成

涼將梁至剛听了好漢那些言詞不由冲口大怒表過此人乃是
 一個粗魯一勇之夫他被公子罵的心火直躡借着灯光奔目仔
 細觀看但見对面站定十數餘人個個手擎兵刃擋住去路細看
 當頭說話之人可與眾人大不相同好生威武頭代素札巾勒
 甲鳳抹頭一系斗大素英蓋頂身穿白絨箭袖上綉花腰束帶
 帶大穗雙垂足登粉底烏靴乃是一家應襲爵主的打扮身材
 不過七尺年紀約有二十之內手執一杆九曲素纜玄都战桿坐
 騎一匹白龍駒看他相貌生的俊美非常天廷飽滿地格瑞方眉
 清目秀天生福相非允就是身後那些一個個也非等閑之輩
 可比梁至剛看着等一聲大叫呀尔等這些狗賊你們到是打從何
 處來的擅敢前來詐開快口說明頭死少爺見閣微口冷笑叫聲
 反叛你等要死你家少爺可也叫你死在明處你家少爺非是別
 人我乃鎮西大帥楊老爺的應襲諱文廣一全眾位爵王前來
 去到我國軍營前去効力殺賊勒手反叛那知你等胆大包身
 竟敢緊閉關城不肯讓路

真可恨

你等胆大不讓路

少爺豈肯松相容

意欲回去將兵調 定然要 打破這座木蘭城
 不把你等全殺盡 胸中這口氣難平 那知道
 你等真胆不小 自己前來送殘生 少爺正愁難出氣
 你今到此正合心 代我先送你上路 說罷催動馬駒龍
 他把那 战杆一摆分心刺 尖鋒利銳奔前胸
 涼將一見冲口怒 不由的 無名惡氣往上升
 一橫月斧忙拈架 兩膀用盡力無窮 斧架鎗
 口听咯噔響亮 兩匹馬 二騎相交左右冲
 涼將架過銀战杆 不田暗口吃一驚 只覺得
 少爺天生神力大 馬上不住恍身形 腹內暗口說不好
 連忙一代馬能行 二人復又對子面 涼將只得抖精神
 他把那 大斧掄圓接頭刺 照定了
 文廣楊爺下了絕情
 梁至剛倚仗自己之勇小看楊爺欺他年少生得清秀料着定
 然没有多大本願萬不能是自己的对手他可那裡知道這位
 少爺寔非等閑之人可比眾人之內還就屬他的根行甚眾位

按天星奉勅臨凡來扶宋室的江山社稷人雖生的俊美天生
力大無窮武藝精通家傳的槍法門路精奇賊將梁至剛只架
了少爺一鎗他便有些拈架不住只得勉強旋馬心想着旋回
馬來二人復又對面砍這一斧兩馬再若一冲趁此便好退回可
令兵卒上前圍襲作夢他也不知少爺文廣試云他的本領平常
早已安下机謀原是連依高禎之令見斧臨近那肯代慢

楊文廣

見斧臨近不怠慢 一心他要戰成功

連忙一橫銀戰杆

他的那

兩膀用力往上封

只听咯噹一聲响

豪杰時下不消停

架過了

板斧他把鎗一順

兩匹坐騎往上冲

楊爺鎗尖朝了後

公子回頭看分明

睛見敵人無防備

英雄時下下絕情

照定了

梁將左肋刺了去

大叫反叛那裡行

涼將聞听回頭看

唬得他

登時之間顏色更

料着自己難拈架

連忙跨馬閃身形

只听得

哧的一聲着了中

登時立刻淌鮮紅

正中左肋扎進去

約有數寸有餘零

少爺一擺銀戰杆

涼將馬上仰身形

他的那

死尸咕咚栽在地

殘生一命赴幽冥

楊爺鎗挑涼圍將

他這裡

催馬直奔眾賊兵

赶上前去擒賊桿

豈肯相容松改藝

哧口

耳內只听不住响

一鎗一個把命坑

賊兵回身齊避命

扔了火把與灯笼

楊爺撒馬往下趕

後跟着

眾位忠義小英雄

古語常言人無頭不行鳥無翅難飛兵無主帥不戰自亂五百賊

兵看見他家主將已死人口着忙個三言怕本就着忙想跑又見

楊文廣催馬冲入隊內形似天神一樣拈動剛鎗一鎗一個眾人

更是忙上加怕一齊拋了火把燈球直撲回路避生楊爺一全身後

的高禎高昆高魁三位少爺代着十名家將假意往下追趕

了不過二三里路楊文廣收住戰馬高聲大叫說道眾軍听真

尔等不必害怕老爺開恩不傷你等性命我有幾句言詞你們

回去要說與你家主將叫他須听我的分付不可違扭

楊小將

他在馬上聲大叫

眾兵尔等細听明

緊記老爺我的話

叫你家

主帥須當要遵听

老爺非是別人善

三關大帥老元戎

那就是

你家老爺大倫父

大料你善也聞名

我今到此無別故

一心効力到軍營

幫助呼家征反叛

特地前來把賊平

我明早

親自去到關城下

須當與我早開城

關關讓路無話講

我便是

佛眼相看被殘生

如若是一

胆大欺心違了命

我有大隊十萬兵

一怒定把城打破

合城內

軍將一個不容情

那時性命全不保

想要活命萬不能

楊少爺

後邊說了這些話

軍車個口盡听明

怎奈人心心害怕

俱想進命那消停

心急只恨腿不快

但慮揀翅會騰空

好容易

一齊來至高關下

一全開言語高聲

只叫快把城開放

我善是

跟隨主將打仗兵

副將梁爺將命喪

我善脫逃轉回程

城上驚動高元勝

不由得

心內着忙那消停

高元勝正在城上善候消息忽听下面眾軍叫城說是梁至剛

喪命他善避回叫放他們入關賊將聞听不由心下着忙往

便聞說道你善避回後面可有人來追趕眾人說他們追趕了

一回傷得我們人也不少只為天黑他們缺少兵將我們逃命

而回他叫我們說與元帥明早開關讓路原來他是三關的元

帥楊宗保之子名叫楊文廣明早開關讓路便罷如若不肯代

領十萬大兵定要將關打破殺個鴛犬不留軍卒說罷這些言

詞高元勝聞听不由心中暗想

高元勝

听了軍卒一席話

不由心中吃了一惊

暗心奪乎心犯想

都只為

素日他却有威名

提起楊家無佞府

天下之人誰不惊

但則是

不知此事真合假

只得放進眾殘兵

怎奈夜間非白晝

怕有奸細在內中

有心不把兵放進

又怕他善是真情

他此時

只是躊躇梁副帥

不決強要去云城

自己白已喪了命

我的那

金石良言再不听

今我為難無主意

還怕軍帥降罪名

賊將他

為難多時無其耐

命人高口拿灯笼

他往遠處留神看

果然後面少進兵

又往眾兵現仔細

個個俱是做陣形

睛看了

多時他總傳軍令

分付頭目快開城

藏看見殘兵敗回一同混在其內大家來至闕下眾軍只道性

點進殘兵須仔細

必須要

着意留神查看清

命誰能理論賊將高元勝原本心中怕有奸細他又不能不放

頭目答應不怠慢

連忙開闕不消停

心想着

殘兵進闕這才細問情由聽着無有可疑之處這才吩咐兵頭

查看明白往裡放

那知他等不相容

睛見剛把門開放

小心點放進來那知剛一開城鄭通為人性傲他先當先一聲

一齊邁步往裡擁

當頭不過十數個

形如惡虎一般全

閃路說着攙動雙鞭撞入城門之內劉興業曹智曹信趙忠趙

見他們

闖進闕門就動手

俱說是

勇一同帶領家將大家也都不肯怠慢齊入闕中大家動手

賊反叛你今日中了爺七巧計牢籠

眾好漢

一同齊把闕城進 彼此同把兵刃掄

眾公此乃大爺小陳平高貞之計他在林中放走探事的軍卒 鄭通當先引路 黑少爺 天生性傲目無人

假說了那些虛言使他回去說與主將知道賊將定然難辦真 幹勇心雄胆子大 武藝高強本是真 劉興業

假必要親自帶兵出城來看他把人分開他同楊文廣高昆高 擺刀不住傷擊着 刀先一恍吓入魂 曹智本是曹斌後

魁兩個兄弟四人帶領十名家將俱在樹林之內等候果見有 家傳刀法不同尋 二爺曹信伶又巧 愛使紅英槍一根

兵出城他等把眾人誑將下去離得闕門遠了動手傷了為首 他弟兄 彼此施威催戰馬 真如猛虎下山林

之人料着眾兵定然害怕殺他們一陣使大家心忙意亂又把 大爺趙忠不急慢 玉天王 才統出眾又超群

他等饒放假說那些虛詞好使他等不疑定往回里逃命劉興 一條戰杆門路巧 形如後漢將趙雲 惟有那

業曹智曹信鄭通趙忠趙勇眾人帶着家將早在半路暗處隱 二爺趙勇多利害 他的那 銀錘一對重又沉

寔是令人難招架 這不苦壞眾賊兵

只見他

分付手下休怠慢

抬兵刃

快快拉過馬駒籠

施威只聽不住响 一錘一個見閻君

軍卒被殺齊忙亂

伺候之人聲答應

梁將時下不消停

接過了

四散奔逃走無門 一齊口中不住喊

東西逃蹶亂紛紛

綱鞭連忙蹶上馬

順着馬道往下冲

那知高末將城下

齊說是 不好敵人將闖進

快報主將早知曉

迎頭遇見二英雄

借着燈光留神看

定睛仔細驗分明

一邊說着不住跑 一個個

逃生無路去脱身

但只見

二人天生多雄壯

形如惡煞一般同

眾人分頭四下走 赶上立刻命難存

城上驚動高元勝

看來年紀俱不大

都不過

二十上下正年輕

賊將他 登時眾人吓冒魂

頭前之人如黑虎

恰似玄壇爺降生

頭帶着

這一陣大亂非為等閑城中的兵將雖多如何担得起這六位

青緞扎巾勒抹額

身穿箭袖是皂青

五色麁帶腰中計

英雄還有三十餘名家將俱都是百中挑一的好漢誰人沒有溝底烏靴足下登

手使竹節鞭一對

坐騎走陣馬青宗

三五個回合的本領且說梁將高元勝正在城上觀看殘兵入

後邊的

掛素穿白多俊秀

年也不過二十零

闖忽聞下面叫殺連天他就知道有些不好定是中了敵人之素緞扎巾頭上帶

勒抹額

素緞箭袖罩彪形

計又見有軍卒來報氣喘吁吁跑上城來不及下跪口中大嚷粉衣烏靴足下登

一條麁帶腰中計

坐騎着

只說元帥老爺不好了今有賊人混進城來了現在下面動手似虎如狼銀獅豹

銀錘一對手中擊

豹頭環眼天生俊

傷人元帥老爺快快堵擋要緊賊將聞聽更加着忙心內甚是所以人稱兩靈公

賊將看罷閉言問

說道是

害怕

大膽賊人快報名

高元勝

聞聽軍卒這一報

更加着忙心內驚高元勝看見鄭通趙勇二位少爺用鞭一指一聲大吼吓好個

太胆可惡的賊撞敢混進城內傷人真是自來送死快通名姓

不由個個真魂冒

披此著忙心內驚

過來我好送你歸陰上路黑爺聞聽不由心中大怒看他的穿

黑爺時下不相容

常言道

帶打扮料着必是關中的守將說通老爺的大名豈肯說與你

軍無主掌自己亂

誰人不顧命殘生

這小輩你先吃我一鞭有話再講說着馬到了跟前舉起鋼鞭

又來一位小英雄

正是高貞將城進

照頭便打高元勝只得用鞭相迎只聽咯噹一聲响唬架將過

特來我

守城主將高元勝

那知早已把命坑

去涼將吃一大驚不小只覺黑少爺力大鞭沉振得他腸背發

看見鄭通與趙勇

那個人

酸虎口生疼二馬一冲撞將過去此時趙勇趕到跟前舉起左高貞一見心不忍

馬上開言語高聲

說道是

手的銀錘照頂便打高元勝只得舉鞭相迎只聽咯噹又是一

眾軍你等休害怕

老爺之言仔細聽

投降一概饒活命

聲响亮就如二爺趙勇雖少神力過大涼將雖然架過但是振

軍將聞聽喜無窮

彼此勒了槍與棍

大家跪倒地沉平

的他身形在馬上不住的亂恍二爺一見那肯容他兩匹馬剛

齊說道

我等俱愿投降順

眾小爺

一挫鏗英雄一掄右手的銀錘復又打來口中大叫狗賊招打

一全收住馬能行

涼將一見料着不能招架吓了個魂飛魄散說聲不好想要躲

二位小爺聽知他等說是俱愿投降彼此大喜大家停住兵刃

閃可是怎得能勾趙耀祖的錘早到頭頂之上只聽吧的一聲

書要簡斷眾位少爺一齊來至帥府大家上廳歸坐高貞吩咐

吧咧打了個腦漿碰裂萬朵桃花身形一仰咕咚栽在馬道之

家將查點降兵直到了天晚方才完畢小陳平口呼眾位賢

上

弟常言救兵如金救火既是呼家父子山中受困你我不可担

銀錘將

一錘打死高元勝

吓壞涼地將兵丁

攔理應速去解救

衆小將

聽言一齊將頭點

大哥之言理甚通

我須當這般如此這般行

你我立刻咱就走

高振卿

連忙吩咐衆家丁

留下十名將關守

帶領關內來降兵

他衆人

齊在帥府用酒飯

吃先立刻就登程

挑了兵卒軍一哨

正正五百一全行

直撲前途燕翅口

緊緊催騎不消停

出西門

順着大道朝前走

急如星火一般全

一氣走了二十里

老鷹堡

越過後又往西行

總是簡斷方為妙

不叙閑文表正衆

二十里

心忙大家走的快

又到高山俊嶺峯

衆人來到剪子口衆公上部書說的是蕭賽紅領兵來時在下可就表過這座燕

相離二里有餘窄

高貞馬上觀仔細

定睛閃目驗分明翅口為把這三個字叫白了叫作剪子口此處乃是對兩座高

但只見

此處天生多奇怪

兩座高山一般全山當中一條道路形如燕翅真是一人把守萬夫難擋高貞見

只有當中一條路

兩山嶺

却有涼軍扎定營此形勢不由心中為難只為兩山頭扎着無數連營把住路口

嚴加把守兵不少

密密雜雜不透風

別說是

你可如何能過腹中暗說此處這不勝過木蘭關多矣不用說

想要冲進山口去

想到跟前萬不能

高貞看罷勒住馬我們若是前去冲關山口西山頭定然准是往下放箭亂打滾

暗暗思忖計牢籠

只說此處真難過

看來勝似木蘭城木擋石關不成山口還怕要傷人這可如何是好想了多時說

這少爺

想罷多時心一動

暗說是

道有明我須如此這般這般這般而行且看如何再作道理矣

雄想罷復又催馬前進眾位少爺只為素日俱全高貞交好每定是木蘭關已破 殺散城中將與兵 敗殘的

日常在一處講文論武人人俱知他的才智過人又且他的年人馬到此來報信 這里知道內中情 這才如此這樣講

長見他如此光景也不問他知道他是思想至意見他復又催 前進他定不相容 高貞想罷不怠慢 往上開言叫一聲

馬前行衆人也都跟在後面一齊催馬不多一時走得相離山 說道是 你等衆人聽仔細 叫你那

口不遠此時有午錯之時來至山根以下高峯吩咐將兵扎住 主將出來比雌雄

他叫劉興業押着後陣他全揚文廣鄭通趙忠起勇曹智曹信 高貞說既知是老爺們前來就該早早讓路才是為何反列在

高昆高魁代領着手下的家丁復又往前催馬 兩山扎營擋住去路快快令你家的主將出來快見輸贏勝敗

衆小將 一齊往前催坐騎 直撲山口不消停 少若接邊將山攻破定叫你等個個的狗命全都不保且說守

走得堪堪離不遠 驚動了 山上把守將與兵 這燕翅口的首將名叫花卜方此人的本領高強武藝精通胸

見他衆人朝前進 還敢來鬧燕翅口 說道是 中有些智略手使一口大刀門路精奇因此上賊軍帥瓦律占

爾等休要往前走 彼此往下語高聲 你等來賊真胆大 才命他在此把守帶領人馬五千早間聞得木蘭關的小軍來

擅敢首來把路冲 仔細我等要放箭 早有人來把信通 報說木蘭關被宋朝來了一群小將打破內有一人名叫楊文

真可恨 詐開木蘭關一座 却是自送命殘生 廣乃是三關大帥楊宗保之子天波樓無佞府楊家之後誰人

若聽我等良言勸 快快的 給我回去是正經 不知道又聽木蘭關的二將俱死不由得賊將心中有些恐懼

早早退回是造化 可保殘生命不坑 衆少爺 這賊叛 聞聽不由心恐懼 只為楊家有聲名

聽言一齊樓坐騎 一個個 聽見此話早心明 自己暗暗心犯 這一件 此事該當怎樣行

軍師命我來此處

曾吩咐

小心仔細不可大意

命我謹守燕翅口

不許出馬打戰爭

若有宋朝兵來到

兩山口內放刁翎

任他雖有托天藝

想過高山萬不能

怕的是

他等闖過山口去

去到雙環山峪中

了多會不見有人出山會戰英雄心中明白了八九知道必是

倘然若將圍來解

救出了

着國君臣了不成

他等怕我過去到那雙環峪去解圍他這里牢把山口不肯出

既是軍師吩咐我

此今須得要遵行

若要是

來見戰

小陳平 恭透他等不見戰 定是牢守把路攔

兵來我就不出戰

不算却陣到有功

違令強要去見陣

此計到也多利害

可叫我

眾人如何過此山

反到無功有罪名

來者說是楊家將

更當緊守不出營

花下方

正然問坐心犯想

只聽走進一名兵

見他上帳忙跪倒

他把那

兵主元帥口內稱

今有宋兵來到此

山外他要見元戎

他說是

要與主將分勝敗

不然讓路教他行

小人特地來稟報

涼將冷笑兩三聲

面對軍卒開言道

說道是

軍卒仔細你聽明

花下方說不用理他任憑他等喊叫若是硬要闖路只用滾木

播石打他眾人放箭總讓他等揀翅安翎可也飛不過去只要

鼓詞繪圖楊文廣征南目錄

卷頭目錄 一

卷一 二

卷二 三六

卷三 七六

卷四 一二四

鼓詞鈔本呼家將目錄

卷首 一六三

卷二 一七六

卷三 一九〇

卷四 二〇五

卷五 二一九

卷六 二三二

卷七 二四六

卷八 二六〇

卷九 二七五

卷十 二八九

卷十一 三〇四

卷十二 三一八

卷十三 三三二

卷十四 三四五

卷十五 三五八

卷十六 三七〇

卷十七 三八三

卷十八 三九五

卷十九 四〇六

卷二十 四一九

卷二十八 四三一

卷五十二 四四三

卷五十三 四五五

卷五十四 四六七

卷五十五 四七九

卷五十六 四九一

卷五十七 五〇三

卷五十八 五一五

卷五十九 五二八

卷六十 五四〇

Z121.7
14